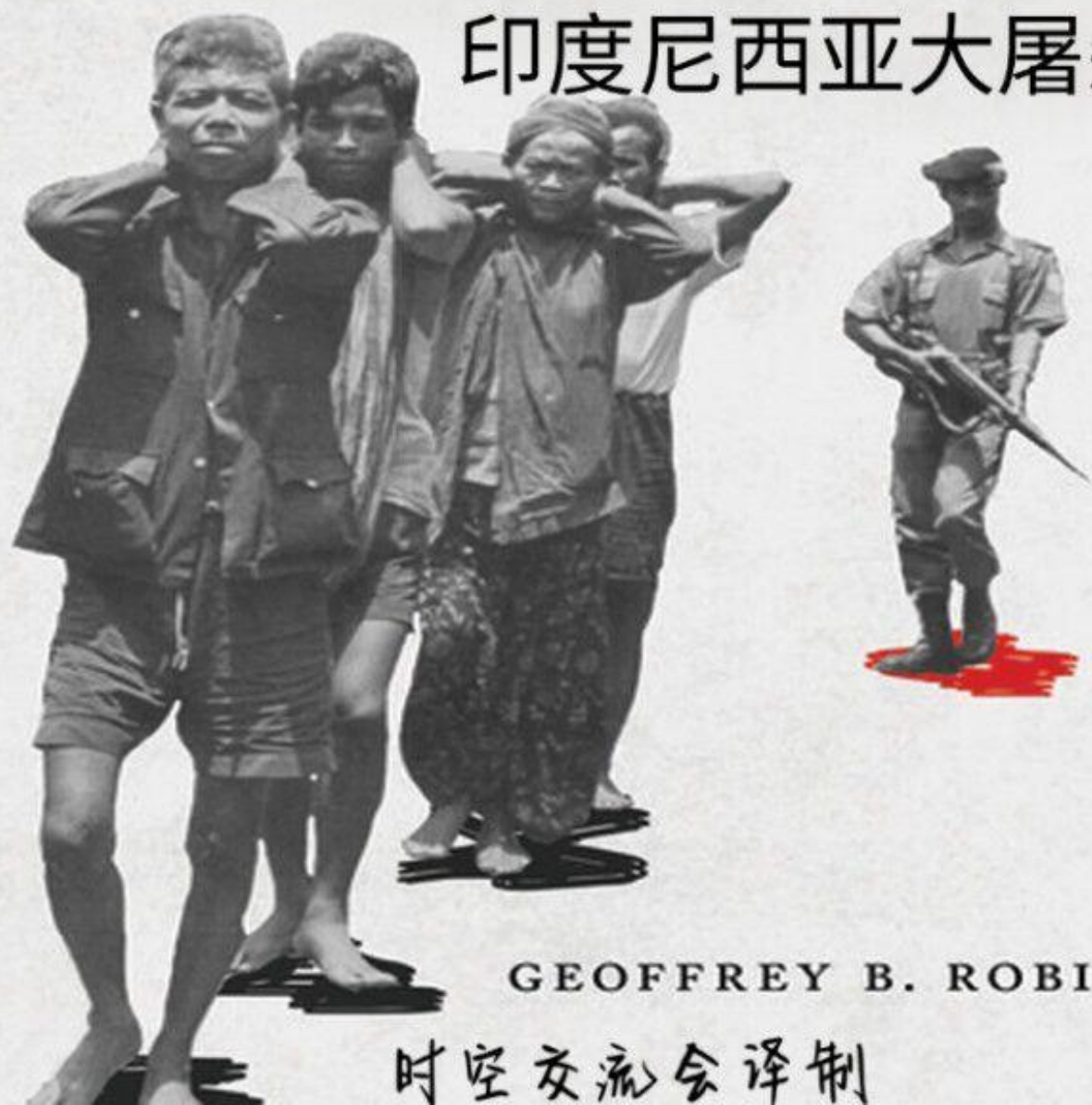


大屠杀季节

**1965-1966年的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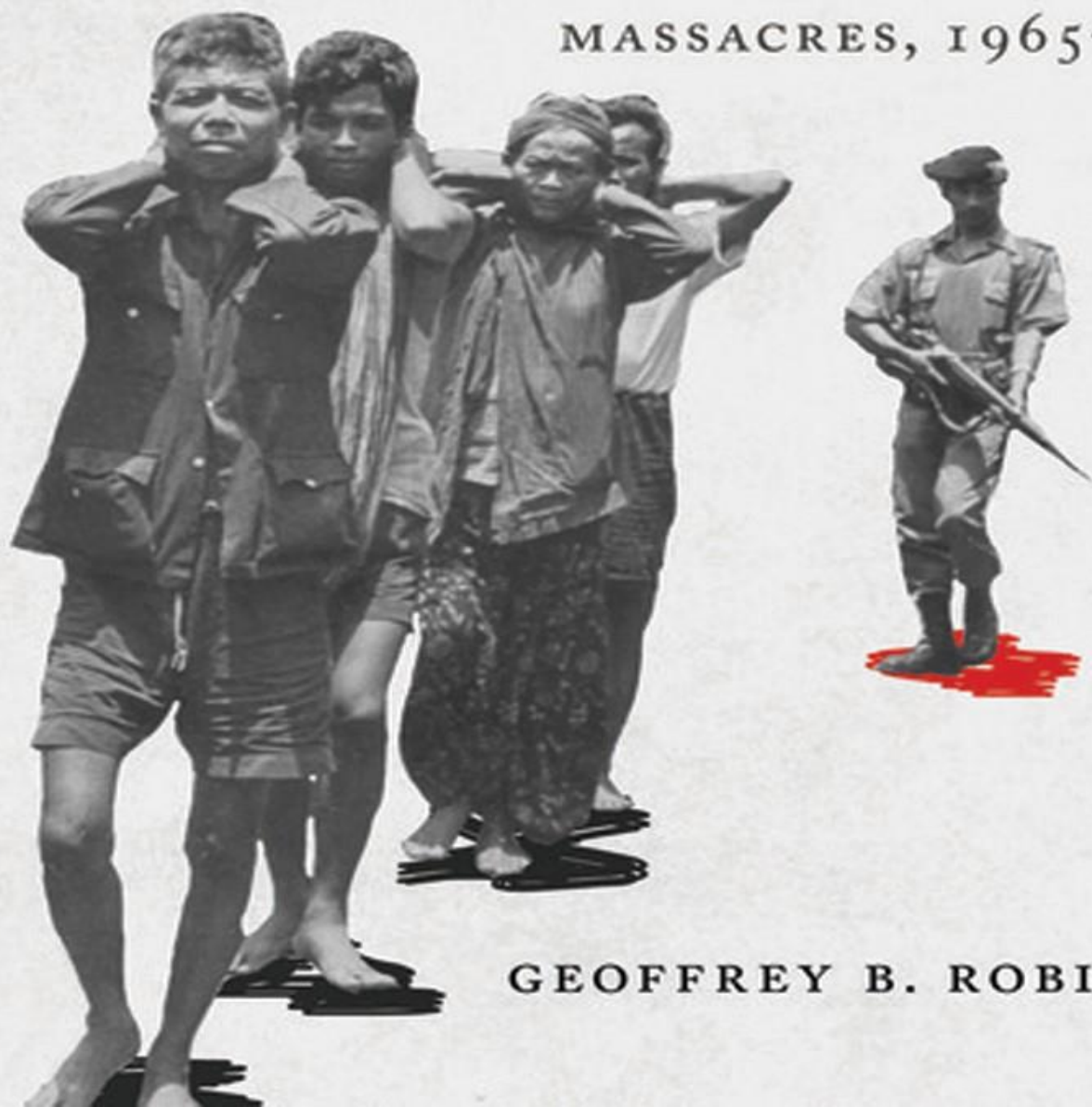


GEOFFREY B. ROBINSON

时空交流会译制

THE KILLING SEASON

A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1965-66



GEOFFREY B. ROBINSON

翻译说明，本书使用 chatgpt+人工校对翻译，仅供历史爱好者阅读学习。书内观点不代表译者观点。

原书多处语焉不详在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做适量删改，由于技术限制可能有诸多错漏，与原书不同部分以原书为准

译者 qq997863961

欢迎加入读书群
欢迎赞助汉化事业



杀戮季节

1965-66 年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



Georey B. Robin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 OXFORD 版权所有 © 2018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英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press.princeton.edu

封面图像：1965 年，中爪哇梅拉皮山脚下，军队和反共民兵拘留的疑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Perpustakaan Nasional Indonesia）提供
保留所有权利国会图书馆出版物编目

For Lovisa and So a

目录

Preface · ix

拼写和翻译注释 · xv

(提醒：由于翻译排版问题，章节与页码无法对应，此页页码仅供参考)

CHAPTER 1	介绍	3
CHAPTER 2	前提条件	27
CHAPTER 3	借口	54
CHAPTER 4	冷战	82
CHAPTER 5	大规模屠杀	118
CHAPTER 6	军队的作用	148
CHAPTER 7	"亚洲的一线曙光"	177
CHAPTER 8	大规模监禁	208
CHAPTER 9	释放，限制，纪律和惩罚	237
CHAPTER 10	真相和正义？	264

Notes · 315

Bibliography · 391

Index · 413

前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布迪亚乔时，我们在他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附近最喜欢的中餐馆共进了一顿饭。他向我讲了一点关于他上晚间课程和他作为政治犯的经历。但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当时正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变化，以及他希望能够在十五年多之后终于回家的希望。他看起来很疲倦，而且一如既往地受不了伦敦的寒冷，但除此之外，他似乎情绪很好。几个月后，我得知他去世了——离家万里，成为了他曾为之服务并为其独立而战的国家的流亡者。

布迪亚乔的经历并不罕见。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的经历代表了数百万印尼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的故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被卷入了 1965 年 10 月 1 日早上所谓的左翼政变后的任意拘留、审讯、折磨、大规模屠杀和政治流亡的可怕势力。军队将这次政变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组织了一场旨在摧毁该党及其附属组织、并驱逐受欢迎的左翼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的暴力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和纵容。当暴力行动结束时，据估计已有大约 50 万名真实或被指控为共产党人被杀害，另外大约有 100 万人被任意拘留。布迪亚乔就是其中之一；他被无罪无审判地关押了 14 年，获释后逃离了他的出生国。我在这里提到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经历异常，而是因为它如此普遍，并且为了说明我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关于成千上万的真实人物，就像他一样——丈夫和妻子，朋友和恋人，他们的生活被暴力撕裂，再也无法完整。

当我第一次了解这些事件及外国势力与其合谋时，我感到恶心和愤怒。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感到恶心和愤怒——更加恶心和愤怒的是，这些犯罪行为几乎被遗忘，那些应该负责的人还没有受到追究。在这些年里，无论我做了什么，我都无法摆脱这些情感。这也许是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希望通过分享我对这些事件的了解，至少能打破围绕它们的沉默。我并不天真到相信写作能改变历史的进程，甚至对其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它能激励一个人行动起来，或者公开谴责这些犯罪行为，或者更深入地思考作为公民或学者的责任，那我就能稍微安心一些。写这本书时，不用说，我积累了相当多的感激之情。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还是康奈尔大学的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 1965-1966 年的事件。从一开始，乔治·卡欣教授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就鼓励我进行研究，他们自 1965 年以来一直在调查这个课题，并继续了多年。同时，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奥黛丽·卡欣也鼓舞着我，她在康奈尔大学的声望很高，曾担任该校的期刊《印度尼西亚》的编辑多年。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乔治、本和奥黛丽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成百上千份一手文件、采访笔记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对我的想法给予了诚实的反馈，同时温和地催促我继续写作。如果这还不够，卡欣一家还让我免费住在他们的宾馆一年，作为交换条件，我要给他们的宠物山羊西比尔喂食并建造一个棚子。

对于卡欣斯和本来说，解开 1965-1966 年事件从来不只是一种学术练习。这是为那些被错误杀害和监禁的人发声，纠正严重扭曲和危险的官方历史，追究责任的问题。通过他们，我结识了一群致力于研究 1965 年政变及其后果多年的学者，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见

解和发现。我特别感谢加布里埃尔·科尔科 (Gabriel Kolko)，他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提供了他多年来收集的数千页解密美国政府文件，并且在 1996 年的一个难忘的星期，在他位于托斯卡纳的美丽农舍中向我开放了她非凡的档案。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些慷慨、指导和鼓励的人的帮助，以及他们认真但积极参与历史学研究的榜样，我可能无法写出这本书。如果我有任何遗憾，那就是我亲爱的导师和朋友乔治和本在我多年前开始的道路上去世之前，我没有完成这本书。

我对许多印尼的朋友和同事表示同等的感激之情，其中一些人现在已经离世，他们多年来帮助我理解了本书所述的可怕事件。为了他们的洞察力、学术贡献和友谊，我特别要感谢：Ben Abel、Andi Achdian、George Aditjondro、Haris Azhar、Suwondo 布迪亚乔、Arief Budiman、Leila Chudori、Hendardi、Hilmar Farid、Jafar Siddiq Hamzah 、 Sindhunata Hargyono 、 Ariel Heryanto 、 Diyah Larasati、Liem Soei Liong、Dede Oetomo、Degung Santikarma、Kamala Soedjatmoko、Tony Supriatma、Julia Suryakusuma、Galuh Wandita 和 Baskara Wardaya。我还要感谢我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印尼研究负责人期间在伦敦总部遇到或了解的印尼前政治犯和人权倡导者。由于本书涉及敏感的主题，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希望在这里被提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也没有引用他们。但他们包括许多前政治犯及其家属，以及勇敢为他们辩护、代表人权和法治发声的活动人士和律师，在当时这样做是不常见且有时不安全的。说这些人和经历激励我写作是最低估的说法。他们并没有激励我写作；他们让我别无选择。

通过这些印尼的朋友和同事，我开始看到了所谓政变和随后的暴力事件的一个不同的、更亲密和令人痛苦的层面。在全国各地的采访和私人聚会中，我静静地听着邻居被砍死、战士或民兵强奸同伴囚犯、父母因为新秩序政权的残忍而与所爱的人分离多年甚至永远的故事，心中震惊不已。在伦敦，我阅读了数百封由前政治犯和几十年后仍被关押的囚犯寄来的信件，感谢国际特赦组织为他们所做的努力，或者请求帮助重新站稳脚跟。在雅加达和其他地方，我与一些前囚犯见面，他们私下聚集在一起分享回忆，并相互提供支持。通过他们，我了解到了数十万前政治犯及其家人生活被打断的令人讨厌的监视和控制体系。我在国际特赦组织和后来的联合国工作中，也对新秩序国家的运作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在亚齐和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军队和民兵进行了与 1965-1966 年类似的暴力行动。通过这些经历，以及人权报道和分析的实际日常工作，我开始深刻地认识到 1965-1966 年事件对现代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了对异议的极端不容忍、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军事化，以及对抗议的极端暴力的倾向。

《杀戮季节》一书的原文中，除了印度尼西亚之外，帮助我完成这本书的朋友和同事也很多。其中包括学者、记者、作家、电影制片人、人权活动家以及以各种方式激励和支持我的朋友们。虽然我肯定会遗漏一些人，但我还是要感谢以下人士：Nanci Adler、Christine

Bloch、Martin van Bruinessen、Carmel 布迪亚乔、Michael Buehler、Patrick Burgess、Amander Clark、Robert Cribb、Harold Crouch，Leslie Dwyer、Martijn Eickho、Jonathan Emont、Victoria Forbes Adam Ross 和 Ardeth Francis、

Anthony Goldstone、Hillary Goyal、Wolf Gruner、David 和 Maria Harris、Vannessa Hearman、Eva-Lotta Hedman、Anne Lot Hoek、David Jenkins、Sidney Jones、Anett Keller、Gerry van Klinken、Robert Lemelson、Alex Li、Bill Liddle、Henk Maier、Ian Martin、Mike McClintock、John McGlynn、Kate McGregor、Jens Meierhenrich、Jess Melvin、Joshua Oppenheimer、Landon Pearson、Nancy Lee Peluso、David Petrasek、Annie Pohlman、Tessel Pollman、Hume 和 Azucena Rogers、John 罗萨、Sara Schonhardt、Henk Schulte Nordholt、Laurie Sears、Brad Simpson、Karel Steenbrink、Karen Strassler、Scott Straus、Eric Tagliacozzo、Gaye 和 Andrew Taylor、Ugur Üngör、Patrick Walsh、Jessica Wang、David Webster、Saskia Wieringa 和 Juliana Wijaya。我特别要感谢 Douglas Kammen 和 Mary Zurbuchen，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仔细阅读了整个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以改进它。同样要真诚感谢 David Jenkins 分享他精彩的照片，George Dutton 在地图方面提供的帮助，以及 John Sidel 多年

来对手稿的有益评论和激发性的对话，其中一些对我非常有用！

对过去二十年来我在 UCLA 的同事、工作人员和学生们，我也要真诚地表示感谢。作为系主任的 Brenda Stevenson、Ned Alpers、David Myers 和 Steve Aron 满足了我写作这本书期间请假的要求。其他同事们通过他们的友好合作、阅读建议和深思熟虑的评论，在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Jade Alburo、Robin Derby、George Dutton 、 Nikki Keddie 、

Robin Kelley 、Vinay Lal 、Kelly LytleHernandez、Benjamin Madley、Bill Marotti、Michael Meranze、Michael Salman 和 Peter Stacey。他们在使历史系成为一个富有成效和和谐的工作场所，以及在不间断地保持幽默感，我还要衷心地感谢 Bibi Dhillon、Diana Fonseca、Hadley Porter 和其他部门行政人员。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真诚地感谢许多不同学科的现任和前任研究生们，他们自己的工作和深入的问题使我以新的方式思考了本书中提出的问题：Marie E. Berry、Sebastiaan Broere 、Gustav Brown 、Chao-yo Cheng 、Kimberly Claire 、Nicole Iturriaga 、Viola Lasmana 、Saskia Nauenberg、Rebekah Park、Awet Weldemichael、Maya Wester、Juliana Wilson 和 Matthew Wright。在其中，特别感谢 Dahlia Setiyawan 对于苏拉巴亚市 1965-1966 年事件的重要工作，以及她在本书中的宝贵研究和编辑帮助。同样要向我本科人权史研讨课上优秀的学生们致以敬意，感谢他们在本书即将完成时提供的启发性见解和评论。

无需多言，我也非常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布里吉塔·范·莱因贝格和埃里克·韦茨，他们鼓励我写这本书，并在整个过程中给予我各种有益的建议和鼓励。出版社的阿曼达·皮里和其他人也一直以来都是同事之间的榜样，专业素养非常高。对他们所有人，我由衷地感谢。

对于我的家人，没有言语可以恰当地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他们培养了我，扶持了我。虽然我的父亲已经离世，但我感谢他和我的母亲，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鼓励我少为自己考虑一点，多为他人考虑一点，并通过他们的榜样向我展示如何与偏见和不公正作斗争。我还要感谢我的美好兄弟姐妹，凯瑟琳、大卫和安妮，以及

他们的亲人，他们在自己的考验和痛苦中仍然给予我持久的善意和支持。他们总是随时准备给我鼓励的话语或建议，他们对我的信任虽然神秘，却一直是我力量的源泉。我还要真诚地感谢世界各地的罗宾逊和斯塔诺家族的所有成员，他们慷慨地向我敞开了家门和心扉。

最后，对我的妻子洛维莎和我们的女儿索菲亚，我只能说我的爱和感激之情是无尽的。自从二十多年前我们在伦敦相遇的那一天起，洛维莎就成为了我灵感的源泉。她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倡导者，经验丰富的人权倡导者，还是一个对普通事物有敏锐洞察力的专业编辑。正是她坚持要我写这本书，当我动摇时，是她坚持让我继续下去。她也是我生命中的挚爱，是我们孩子索菲亚的母亲。索菲亚对公平的关注几乎和她母亲一样热情，她在过去几年里目睹了这本书的完成，感到非常惊讶，任何任务居然需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完成。至少和洛维莎和我的编辑们一样，正是她坚持让我按照计划进行，信守承诺，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我的作业。因此，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她正以一种骄傲的心情注视着，因为她的爸爸终于做到了他说过的话。

拼写和翻译注意事项

在处理印尼拼写的变异和变化问题时，我选择了简单和一致性，同时努力保持历史准确性。我在整本书中一贯地使用了人名和机构名称的拼写，通常使用较简单的现代拼写而不是旧拼写：u 而不是 oe（苏加诺 而不是 Soekarno）；j 而不是 dj（Jakarta 而不是 Djakarta）；y 而不是 j（Yogyakarta 而不是 Jogjakarta）；c 而不是 tj（cerita 而不是 tjerita）。这个规则的主要例外是引用其他来源的引语以及使用旧拼写的作者和标题的引文。我还保留了那些以旧拼写为人们所熟知或继续使用旧拼写的人名的旧拼写。印尼政治的晦涩词汇给翻译带来了特殊的问题，因为这些术语的字面意义通常要么没有信息，要么会产生误导。为了减少混淆，我有时会提供一个词汇解释以及字面翻译。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来自印尼和其他外语的翻译都是我自己做的。

缩写和外语术语（注：此页未翻译）

abangan	nominal Muslim, Java
ABRI	Angkatan Bersenjata Republik Indonesia (Armed Forces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ksi sepihak	PKI 和附属组织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来实施土地改革立法。
Ansor	Nahdlatul Ulama-affiliated youth organization
Bakin	Badan Koordinasi Intelijens Negara (State Intelligence Coordinating Body)
巴科斯坦纳斯	Badan Koordinasi Bantuan Pemantapan Stabilitas Nasional
Banser	Barisan Ansor Serbaguna (Ansor Multipurpose Brigade)
Baperki	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 (Deliberative Association for Indonesian Citizenship)
Biro Khusus	特别局
Brimob	Brigade Mobil (Mobile Brigade)
BTI	Barisan Tani Indonesia (Indonesian Peasants' Front)
CGMI	Consentrasi Gerakan Mahasiswa Indonesia (United Movement of Indonesian University Students)
Dewan Jendral	Council of Generals
Dewan Revolusi	革命委员会
DPR	Dewan Perwakilan Rakyat (People's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Dwikora	Dwikomando Rakyat (People's Double Command: to crush Malaysia and defend the Revolution)
ELSAM	公共政策研究与倡导机构
ET	Eks-Tapol (former political detainee)
930	Gerakan 30 September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Gerwani	Gerakan Wanita Indonesia (Indonesian Women's Movement)

Gestapu	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 (army acronym for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Gestok	Gerakan Satu Oktober (October 1st Movement)
GMNI	Gerakan Mahasiswa Nasional Indonesia (Indonesian National University Students' Movement)
Hanra	Pertahanan Rakyat (People's Defense)
Hansip	Pertahanan Sipil (Civil Defense)
HMI	Himpunan Mahasiswa Islam (Islamic University Students' Association)
HSI	Himpunan Sarjana Indonesia (Indonesian University Graduates' Association)
IPKI	Ikatan Pendukung Kemerdekaan Indonesia (League of Upholders of Indonesian Freedom)
IPPI	Ikatan Pemuda dan Pelajar Indonesia (League of Indonesian Youth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IPT 1965	1965 年国际人民法庭
神	Kesatuan Aksi Mahasiswa Indonesia (Indonesian University Students' Action Front)
KAP-Gestapu	Komando Aksi Pengganyangan 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 (Action Command to Crush Gestapu)
KAPPI	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行动前线 (Indonesian Youth and Student Action Front)
KASI	Kesatuan Aksi Sarjana Indonesia (Indonesian University Graduates' Action Front)
KKPK	Koalisi Keadilan Pengungkapan Keadilan (Coalition for Justice and Truth)
Kodam	Komando Daerah Militer (Regional Military Command)
Kodim	Komando Distrik Militer (District Military Command)
Komnas HAM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National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Komnas Perempuan	Komisi Nasional Anti Kekerasan terhadap Perempuan
Konfrontasi	对抗 (反对马来西亚形成的运动, 1963 年至 1966 年)
Kontras	失踪人员和暴力受害者委员会
Kopassus	Komando Pasukan Khusus (Special Forces Command)
Kopkamtib	Komando Operasi Pemulihan Keamanan dan Ketertiban (Operations Command to Restore Security and Order)
Koramil	Komando Rayon Militer (Local Military Command)
Korem	Komando Resor Militer (Sub-regional Military Command)
Kostrad	Komando Cadangan Strategis Angkatan Darat (Army Strategic Reserve Command)
KOTI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Supreme Operations Command)
LEKRA	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 (People' s Cultural Institute)
Mahmillub	Mahkamah Militer Luar Biasa (Extraordinary Military Tribunal)
Masyum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Indonesian Muslims)
MPRS	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 (Provisional People' s Consultative Assembly)
Nasakom	Nasionalisme, Agama, Komunisme (Nationalism, Religion, Communism)
Nefos	新兴力量
Nekolim	Neokolonialisme, Kolonialisme, Imperialisme (Neocolonialism, Colonialism, Imperialism)
NU	Nahdlatul Ulama (Council of Islamic Scholars)
Oldefos	老牌势力
Operasi Trisula	Trisula Operation
Opsus	Operasi Khusus (Special Operations)
Pancasila	五个原则 (印度尼西亚国家哲学)

Panglima	高级军事指挥官
Pangdam	Panglima Daerah Militer (Regional Military Commander)
Parkindo	Partai Kristen Indonesia (Indonesian Christian Party)
Partai Katolik	天主教党
Partindo	Partai Indonesia (Indonesia Party)
PDI	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Indonesian Democratic Party)
pemuda	青年
Pemuda Demokrat	民主青年
Pemuda Katolik	天主教青年
Pemuda Marhaen	Marhaenist Youth
Pemuda Pancasila	Pancasila Youth
Pemuda Rakyat	People' s Youth
Pepelrada	Penguasa Pelaksanaan Dwikora Daerah (Regional Authority to Implement Dwikora)
Permak	Persatuan Masyarakat Anti-Komunis Jawa Barat (AntiCommunist Peoples Union of West Java)
Permesta	Piagam Perjuangan Semesta
Peta	Pembela Tanah Air (Defenders of the Fatherland)
PKI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PNI	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Indonesian Nationalist Party)
PRRI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
PSI	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 (Indonesian Socialist Party)
RPKAD	Resimen Para Komando Angkatan Darat (Army Paracommando Regiment)
RTM	Rumah Tahanan Militer (Military Detention Center)
santri	虔诚的穆斯林；同时也是一所伊斯兰学校的学生
SARBUPRI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种植工人工会
Sekber 1965	Sekretariat Bersama 1965 (Joint Secretariat for 1965)

Seskoad	陆军参谋与指挥学院
SOBSI	Sentral Organisasi Buruh Seluruh Indonesia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Indonesian Workers)
SOKSI	Sentral Organisasi Karyawan Sosialis Indonesia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Indonesian Socialist Employees)
Supersemar	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 (Order of March 11, 1966)
Syarikat	Masyarakat Santri untuk Advokasi Rakyat (Pious Muslim Community for People' s Advocacy)
Tameng Marhaenis	Marhaenist Shield
tapol	tahanan politik (political detainee)
Tapol	一个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
TNI	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 (Indonesian National Army)
YPKP	1965-66 年杀戮受害者研究所



Map of Indonesia



爪哇和巴厘岛地图

第一章

介绍

我从未对你隐瞒过——我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实现有效变革之前，一些屠杀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不幸的是，屠杀从错误的人开始了。

—SIR ANDREW GILCHRIST, BRITISH AMBASSADOR TO INDONESIA,

OCTOBER 5, 1965

从 1965 年末到 1966 年中的短短六个多月的时间里，估计有约 50 万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简称 PKI）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被杀害。另外大约还有 100 万人被无罪拘留，其中一些人被拘留超过 30 年，许多人遭受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几乎所有被杀害和被拘留的受害者都没有武装，几乎所有被杀害和被拘留的人都属于当时合法的政治和社会组织。这不是一场内战，而是 20 世纪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却鲜少被研究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事件之一。

暴力的后果是深远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上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被镇压，该国受欢迎的左翼民族主义总统苏加诺被排挤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极度敌视共产主义的军队领导层夺取了权力，标志着三十多年威权统治的开始。从屠杀中出现的国家，被称为

“新秩序”，因其系统性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尤其是在印尼核心地带以外的地区，包括东帝汶、亚齐和西巴布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数十万人非正常死亡。这场暴力还以根本性的方式改变了该国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留下了军国主义的遗产，以及对异议的极端不容忍，尤其是对于左翼。也许最重要的是，1965-1966 年的事件摧毁了许多百万人的生活，他们因为与那些被任意杀害或拘留的人有关联而被官方污名化。即使在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在该国开始向民主过渡二十年后，印度尼西亚社会仍然深深地受到那些事件的伤害。



图 1.1. 1965 年 11 月，士兵在雅加达逮捕了一名疑似 PKI 成员。(Rory Dell/Camera Press/Redux Pictures)

在其范围和速度以及其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方面，1965-1966 年的暴力事件与战后时期发生在波斯尼亚、柬埔寨和卢旺达等地的一

些最臭名昭著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行动相媲美，并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威权暴力象征的其他一些行动，比如阿根廷和智利的行动。根据中央情报局（CIA）1968 年的报告，在被杀人数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反印尼共产党屠杀被列为 20 世纪最严重的大规模屠杀之一，与 1930 年代的苏联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大屠杀以及亚洲 1950 年代初期镇压反革命相媲美。然而，对此事仍然没有共识，一些学者将印尼的暴力行为描述为种族灭绝。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种暴力行为在国际上几乎无人知晓。

即使在美国国内，1965 年至 1966 年的事件仍然被人们所理解得很不透彻，直到最近才成为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和媒体认真讨论的焦点。在 20 世纪几乎每一次种族灭绝之后，都会出现大量的证词、回忆录、真相揭示和法医调查，更不用说和解、纪念和正义了。然而，在印度尼西亚，这一切几乎还没有开始。此外，与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大规模屠杀相比，这些罪行从未受到惩罚，甚至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也没有国际机构或国家提出任何严肃的要求采取行动。

这本书旨在打破令人不安的沉默。它的首要目标是澄清一些基本的历史问题：有多少人被杀害和拘留？受害者是谁，他们是如何死亡的？肇事者是谁，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被拘留的成千上万人及其家人发生了什么？这些基本问题是我们知识中重要缺口的证明，需要紧急回答，尤其是随着每年可靠的证人和参与者数量的减少。该书还探讨了一些更深层次的分析难题，如下所述。最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以下问题：这场非同寻常的暴力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发生的？这场暴力对印尼社会产生了什么后果？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几乎没有人提到或采取行动？

除了少数例外，学者们普遍认为 1965 年至 1966 年的事件是独特的印度尼西亚事件，主要可以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角度来解释。这意味着其中的动态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不可与其他案例相比较。尽管印度尼西亚案例确实有许多独特之处，但我认为它与其他大规模屠杀和拘留案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更广泛的比较研究方法将是有益的，既有助于理解印度尼西亚的经历，也有助于丰富关于这类问题的普遍讨论。因此，尽管本书在实质上关注印度尼西亚，但也力求参与更广泛的关于大规模屠杀和拘留动态、暴力后沉默和不作为的长期遗留影响以及人权历史的辩论。为此，本书提出以下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最有可能发生大规模屠杀和拘留？为什么有些如此严重的犯罪被记住、谴责和惩罚，而其他一些则被遗忘和不受惩罚？这些行为和沉默对受害者、施暴者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 and 道德影响是什么？我期望通过对印度尼西亚 1965 年至 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对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见解。”

简介

1965 年 10 月 1 日，根据一些说法，暴力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有人称之为借口）出现了。当天清晨，六名印度尼西亚陆军将军和一名中尉被一群属于一个名为“九月三十日运动”（Gerakan 30 September，简称 930）的低级军官拘留并杀害。该运动声称，他们的行动是为了阻止一场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将军委员会策划的政变，并表示他们忠于苏加诺总统。然而，由苏哈托少将领导的幸存陆军领

导层无视这些声称，坚称该运动是印尼共产党（PKI）策划的，并开始了一场旨在摧毁该党并迫使他们认为对 PKI 过于同情的苏加诺总统下台的运动。到 1966 年中期，苏加诺的权威已经严重削弱，军队已经有效地夺取了权力，PKI 和所有左翼组织已经被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也被正式禁止。

军队领导层在对左派的打击中采用了多种策略，包括政治、司法和军事手段。例如，在所谓的政变企图发生后几天，他们启动了一场复杂的宣传运动，将 PKI 归咎于杀害将军，指责其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并呼吁民众协助军队将叛徒彻底铲除。然而，远远最重要的策略是采取了一系列暴力行动，包括直接杀害、大规模拘留、虐待、折磨和强奸。这些暴力行为存在着独特的模式，综合起来，强烈表明了军队领导层在其策划和实施中的核心作用。

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逮捕、审讯和处决的方式。大多数受害者首先被军队、警察或地方准军事组织无正当理由地逮捕，许多人在审讯期间遭受严厉对待和酷刑。经过审讯后，根据他们被指控参与 9 月 30 日运动和左翼组织的程度，他们被分为三个大类别。经过筛选，一些被拘留者被释放，一些仍然被拘留，一些被选中被杀害。那些被选中被杀害的人通常被军车运送到处决地点，或者交给当地的私刑和准军事组织。他们被捆绑和堵嘴，然后排成一排，在大规模坟墓的边缘被枪杀，或者用刀砍成碎片。他们的遗骸被扔进井里、河流、湖泊或灌溉沟渠；很少有人得到适当的埋葬。许多人在被杀害之前和之后都遭受性虐待和暴力；男性被阉割，女性的阴道和乳房被刀子切割或刺穿。尸体、头颅和其他身体部分被展示在道路上以及市场和其他公共场所。

那些被逮捕和杀害的人的身份也有明显的模式。与许多其他大规模杀戮和种族灭绝案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受害者并非因为他们的种族、国籍或宗教而成为目标。相反，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况外，他们主要是根据他们真实或被指控的政治关联而被选中逮捕和杀害。此外，被杀和被监禁的人中包括一些高级 PKI 官员，但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农民、种植园工人、临时工、教师、艺术家、舞者、作家和公务员，他们对于 10 月 1 日的事件没有任何了解或参与。换句话说，对 PKI 及其盟友的攻击并不是基于实际犯罪的认定，而是基于联想罪和集体报复的逻辑。

肇事者们也有一些关键的共同点。虽然逮捕和处决通常由军队和警察执行，但许多行动是由武装平民和与右翼政党有关的民兵组织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或多个人被选为特殊行刑者，有时被称为 algojo。这些地方人物和团体的参与使一些观察者得出结论，认为暴力行为是不同社会和宗教团体之间自发产生的水平冲突的产物。正如我将在下文详细阐述的那样，这种观点忽视了——或许是故意掩盖了——这样的团体和个人几乎总是在军方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行动。如果没有军队的组织、训练、后勤支持、授权和鼓励，这些团体永远不会进行如此广泛和持久的暴力行为。

尽管存在这些广泛的相似之处，但杀戮的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地理上看，它们主要集中在人口众多的中爪哇和东爪哇省，巴厘岛，亚齐和北苏门答腊，以及东努沙登加拉的部分地区。相比之下，首都雅加达，西爪哇省以及苏拉威西和马鲁古的大部分地区的杀戮相对较少。杀戮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它始于 10 月初的亚齐，然后在 10

月底传播到中爪哇，11月初传播到东爪哇和北苏门答腊。1965年12月，据称发生政变企图的两个个月后，暴力行动终于在巴厘岛开始，数月内大约有八万人被杀害。与此同时，在群岛东部的天主教岛屿弗洛雷斯，暴力行动直到次年2月才开始。暴力行动在1966年3月开始显著减缓，即军队夺取政权后不久，但在该国部分地区持续断断续续地发生到1968年。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关于这些差别一直有持久的争议。



图 1.2. 1965 年 12 月左右，巴厘岛军队拘留的 PKI 成员和同情者。(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

在全国不同地区，政治拘留的水平以及拘留和杀戮的相对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长期拘留似乎在大规模杀戮水平较低的地方最为严重，比如在雅加达、西爪哇和苏拉威西的一些地区。反之亦然：在巴厘岛、亚齐和东爪哇等杀戮最为激烈的地方，长期拘留的总体水

平相对较低。换句话说，长期政治拘留和大规模杀戮似乎存在反向关系。这种模式的一个可能解释是，不同地区的军事当局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执行摧毁左派的整体命令。在某些地区，他们选择了大规模关押的策略，而在其他地区则选择了大规模杀戮。

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也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些紧张局势是由冷战所塑造的，这加剧了国内左右两派之间的激烈分裂。左派是流行且强大的印尼共产党（PKI），其根源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在所谓政变之前的 1955 年全国选举中，该党以令人瞩目的第四名成绩脱颖而出，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壮大并扩大了影响力。到 1965 年，该党估计有 350 万党员，还有 2000 万左右的附属群众组织成员，包括妇女、青年、农民、种植园工人、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群体。可以说，它是当时最强大和最受欢迎的政党，也得到了苏加诺总统的倾听，与北京建立了日益友好的联系，甚至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内部，特别是在空军中也得到了一些支持。

对抗印尼共产党（PKI）的是大部分印尼军队和一些世俗和宗教政党。其中最重要和强大的是伊斯兰学者委员会（Nahdlatul Ulama，简称 NU）和世俗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党的右翼（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简称 PNI）。尽管这些团体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对 PKI 都怀有深刻的敌意。此外，与 PKI 一样，右派政党都有附属的大众组织，经常被动员参加大规模集会和街头示威，以及在 1965-1966 年的暴力事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武装民兵组织。简而言之，到 1965 年，印尼已经深深分裂，主要沿着左右（或更准确地说，共产主

义-反共产主义) 轴线, 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地在街头由对立的大众组织及其武装对手展开。

这些内部分歧受到了更广泛的国际冲突和冷战时期激烈言辞的加剧。尽管印度尼西亚早期支持不结盟政策, 但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印度尼西亚明显转向左派, 西方国家认为这是危险的。例如, 在 1963 年至 1965 年期间, 苏加诺总统寻求与北京建立越来越友好的关系, 对美国在越南的干预进行了猛烈抨击, 退出了联合国, 并发起了一场名为“对抗”(Konfrontasi) 的大规模军事和政治运动, 针对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国家。苏加诺声称, 马来西亚是由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创造的, 旨在包围和削弱印度尼西亚。出于这些原因, 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将印度尼西亚视为一个重大问题。事实上, 到 1965 年夏季, 美国和英国官员相信印度尼西亚注定要沦为共产主义国家。正如中央情报局局长 W·F·拉伯恩在 1965 年 7 月底写给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信中所说, 印度尼西亚正在朝着一个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共产主义国家的道路上迈进, 除非这种趋势得到扭转。⁷

这样的焦虑并不新鲜。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努力破坏印尼共产党 (PKI) 并削弱或罢免苏加诺总统。例如, 通过秘密支持反共政党参与 1955 年的印尼全国选举, 通过秘密的中央情报局行动向反政府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资金 (1957-1958 年), 以及当该行动失败后, 通过一项旨在加强军队政治地位、削弱苏加诺和 PKI 的军事援助和培训计划。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及其盟友对军队在 1965 年 10 月之后对左派和苏加诺的行动表示欢迎并提供支持, 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这些以及其他主要大国热切地协助军队进行这场行动并夺取政权, 也不应该让人大为惊讶。

捕捉到当时乐观情绪的狂热氛围，时代杂志将印尼共产党的覆灭和军队的崛起描述为西方亚洲多年来最好的消息，并且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标题为亚洲的一线曙光。⁸ 这些欢欣鼓舞的评估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冷战背景下，越南战争逼近的背景下，为了摧毁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共产党之一，数十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和逮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代价。因此，在指出至少有 30 万印尼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后，1966 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事后报告得出结论，总的来说，印尼政策的变化是东南亚局势的一次重大“转折点”，也是许多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力量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生动例证。⁹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及其盟友一直是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慷慨援助其经济和军事，并在国内外对其糟糕的人权记录提出批评时忠诚地为其辩护。美国政府还采取了极端手段来掩盖自己在这场暴力事件中的角色。1968 年，中央情报局撰写并出版了一份关于所谓政变的报告《印度尼西亚—1965 年：逆袭的政变》，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军方对事件的可疑版本。同样，一系列前美国政府官员，包括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以及雅加达中央情报局站长休·托瓦尔和他的机构同事 J·福斯特·科林斯和约翰·T·皮齐卡罗，发表了回忆录和文章，试图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同时质疑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学者的诚信和政治忠诚度。¹⁰

尽管大规模屠杀在 1966 年中期减少，但对左派的打击行动仍在继续，其中最明显的是任意大规模拘留计划。据估计，在所谓的政变未遂后，有约一百万人被拘留，但只有几千人被指控犯罪，并在明显不公正的审判中被判刑。其余的人在可怕的条件被拘留，其中一些

人被关押在强制劳动营和刑罚殖民地，不知道何时或是否会被释放。虽然许多被拘留的人在几个月或几年后获释，但仍有相当数量的人随后再次被捕，大约三万名未被起诉的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改营直到 1970 年代末。面对新兴的跨国人权运动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政府的非同寻常的压力，印度尼西亚终于在 1979 年释放了大部分剩余的被拘留者。然而，即使在他们获释后，前被拘留者及其家人仍然受到对其公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严重限制，并遭受官方鼓励的社会污名。此外，多年来，数百名在审讯中被判刑的政治犯被处决或在拘留中死亡，而数十人一直被关押在监狱，直到苏哈托总统于 1998 年 5 月最终下台。

苏哈托面对广泛抗议而辞职，激起了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调查的强烈要求，对该时期历史的重新评估，对受害者的道歉和赔偿，以及和解与正义。在这些年里，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1999 年，时任总统阿布杜拉曼·瓦希德，一个前 NU 的领导人，为该组织在屠杀中的角色道歉，并呼吁废除禁止印尼共产党的新秩序法律。2004 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2012 年，该国人权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的详细报告，要求检察长进行进一步调查并对被认定有责任的人提起诉讼。不幸的是，这些和许多其他倡议遭到了政府成员、退休军官和民间社团的愤怒抵制，包括上述所有项目在内的最有希望的倡议要么未能实现，要么被推翻。这种强烈反弹表明，新秩序对于 1965 年问题的教条主义态度在印尼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中仍然根深蒂固。同样，这些都适用于军队反印尼共产党宣传运动产生的各种神话。与此同时，支持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并全力支持新秩序政权的西方和其他国家，对

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保持了沉默。因此，印尼在真相、正义和和解方面的前景仍然难以捉摸。

解释和谜题

那些深入研究 1965-1966 年事件的人们提供了各种解释，主要集中在心理和社会心理动力、文化和宗教分歧、社会经济冲突、军队规划和国际干预等方面。事实上，对这些事件的可用学术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可以利用它来发展一个更全面的暴力及其遗产的描述。¹¹ 这些学术研究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进行深入讨论，但在这里概述一些主要贡献，同时也强调一些未解答的问题和谜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许多关于印尼暴力事件的描述，无论是学术的还是通俗的，都强调了肇事者的个人和心理动机。¹² 就像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在他对德国后备警察营的普通人的重要研究中以及亚历山大·欣顿在他对柬埔寨种族灭绝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他们强调了同伴压力、恐惧、服从权威和文化规范在激发参与和默许方面的作用。¹³ 在印尼，这些动机无疑是重要的；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参与了暴力行为。它们也可以帮助解释随后出现的非同寻常的社会沉默；很少有人愿意冒着风险对其发声。但正如我们从其他案例中所知道的，并且印尼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仅仅个人动机无法解释大规模暴力的发生和发展。尽管个人动机在理解这些动态方面至关重要，但它们必然受到其他结构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其他解释试图通过指称印度尼西亚文化和宗教生活中明显的特点来解释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其中最持久的解释之一认为，这

些杀戮根源于像疯狂行为一样的异国文化模式。一篇 1966 年中期的《时代》杂志文章就是典型的例子：Amok 是爪哇语，它描述了共产党政变崩溃时发生的情况。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被压抑的仇恨爆发中，印度尼西亚展开了一场屠杀狂欢，夺去的生命比美国在本世纪所有战争中失去的生命还要多。这种解释在印度尼西亚官员及其最亲密的盟友中受到青睐，但学者们通常不会认真对待，或者至少不应该认真对待。除了其有问题的文化简化和对责任关键问题的模糊处理之外，它甚至不能解释案件的最基本事实。最明显的是，它无法解释持续了十多年的大规模任意拘留计划；根据定义，一个跨越广阔国家并持续多年的拘留计划不可能是自发或积压的愤怒的产物。它也没有提供任何合理的解释来解释随后的大规模拘留和屠杀后多年的沉默。

更复杂的分析强调了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差异的重要性，例如，爪哇岛上更虔诚（santri）和不那么虔诚（abangan）的穆斯林之间的差异，这为暴力行为奠定了基础。这些描述揭示了可能导致敌意和冲突的不满情绪，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暴力的语言和象征在不同地方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像大多数将种族灭绝的起源归因于长期冲突和紧张关系的描述一样，它们并没有真正解释为什么这些紧张关系会突然升级到大规模杀戮。如果这些群体之间的分歧如此激烈和棘手，为什么在所谓的十月政变之前它们没有导致更多的孤立暴力事件？为什么在一些冲突严重的地区暴力爆发之前有如此长时间的延迟？为什么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紧张关系没有导致大规模屠杀？

一些作者主要将暴力的根源归结于导致印尼不同地区印尼人之间激烈冲突的社会经济条件。这些紧张局势似乎与观察到的暴力模式相关，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中爪哇、东爪哇和巴厘岛，这些地方在

所谓政变前的几年里土地争端（和土地改革）最为激烈，以及北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地带，那里的劳资紧张关系在 1965 年达到了临界点。然而，像那些试图通过深层次的文化和宗教紧张关系来解释大规模屠杀的分析一样，基于潜在社会经济冲突的分析未能解释为什么这些紧张局势会升级到大规模杀戮和监禁的程度。它们也无法对暴力的独特时间模式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

一些学者认为，大规模屠杀应该被理解为军队和政治领导人的计划和协调的结果。杰斯·梅尔文最近在印尼军队的一批罕见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一观点，我在其他地方为巴厘岛提出了这一论点。其他学者，包括道格拉斯·卡门、约翰·罗萨和罗伯特·克里布，也强调早期研究过于强调当地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军队在煽动和组织暴力方面的作用。然而，其他人对这一说法持有异议，主要是因为暴力行为在地理和时间上存在显著的变化，使得一般化变得不可能。虽然他们承认军队在某些地区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指出这些变化是在其他地区，水平社会和文化冲突是暴力的主要推动因素的证据。正如下文所述，我个人的观点是这种后一种解释是错误的，而明显的时间和地理变化实际上指向了更广泛的国家模式。

最后，许多作者认为这些杀戮主要是外国情报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秘密情报局（MI6）与一些印尼军方人物如苏哈托将军和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甘将军密谋策划的结果。²¹ 虽然毫无疑问外国机构在所谓的政变前鼓励军队采取行动对付印尼共产党（PKI）和苏加诺，并在之后促成了暴力行为（这些论点我将在本书中详细讨论），但有理由怀疑整个事件是外国阴谋的结果。也许最重要的是，这种情景可能过分神化了一小撮的 CIA 和 MI6 特工的重要性，同时忽视

了印尼行动者的充分动机和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印尼军方领导层。因此，它延续了一个简单化、新殖民主义的叙述，其中非西方世界的重要政治变革，无论是好是坏，都被常常归因于美国和其他强大外部行动者的影响。无论如何，正如我将在后面详细阐述的那样，对这个问题进行最仔细的研究并不支持国际阴谋的说法。

这些解释明显提供了重要的见解，没有这些解释，我们几乎无法理解随后发生的所谓政变的暴力行为。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它们仍然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回答：是什么造成了暴力行为在地理和时间上的独特模式和变化？也就是说，为什么它集中在某些地区，如巴厘岛、亚齐、中爪哇、东爪哇、北苏门答腊和东努沙登加拉的部分地区，为什么它在国家的不同地区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明显不同？为什么尽管存在这些变化，暴力行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广泛相似的形式？例如，为什么在各地都有自发组织或死亡小队发挥如此核心的作用，为什么暴力行为经常似乎是一个社会、文化或宗教群体对抗另一个群体，为什么失踪、身体残害、尸体展示和性暴力等手段如此普遍？深层次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紧张局势如何升级到大规模杀戮和监禁？大规模杀戮与大规模拘留计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最终谁对这些暴力行为负有责任？外国势力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有的话）？最后，这些暴力行为对印尼社会产生了什么后果，为什么在过去五十年里几乎没有人提及或采取行动？

更广阔的视角

回答这些问题时，我发现以比较的方式思考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是很有成果的，通过思考 1965-1966 年事件和遗产与关于种族灭绝、大规模暴力、人权和冷战的广泛文献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印度尼西亚在大部分文献中几乎没有出现，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例子也有助于完善和丰富这些讨论。

广泛文献中的许多见解对印尼案例尤为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认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本质上是政治行为，由具有政治动机和目标的行动者（人们和机构）发起。也就是说，种族灭绝并非仅仅发生，它们不是社会经济或文化冲突的自然副产品，而是政治和军事领导者有意识的行为结果。这一观点由本杰明·瓦伦蒂诺、斯科特·斯特劳斯、海伦·费恩等人有力地论证，有助于将焦点从纯粹的心理和社会动力学转移到那些担任权力职位的人们有意识地发动和推动大规模屠杀，并提供鼓励和手段来实施这些行为。这种转变有助于我们关注促成大规模屠杀发生的结构条件，以及对此类行为的法律和政治责任的重要问题。

国家和国家机构的能力和特点在创造大规模屠杀和监禁的条件以及进行这些行动中至关重要。在后勤、宣传、行政以及对暴力手段和组织的控制方面，国家的能力无疑是孤立事件和大规模屠杀和监禁计划之间的区别。

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国家机构，如军队、警察部队、准军事组织和民兵，它们具备组织和实施系统性暴力的后勤能力和倾向。²³ 这些机构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我所称的*机构文化*，即其内部规范和行为模式的简称，这取决于它们的历史经验和训练，在一定影响下可能具有暴力倾向。机构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其暴力手段，我指的是与该机构

相关的所有人学习和使用的暴力例行程序。²⁴ 我相信，这样的机构文化和手段有助于解释某些与个人心理或同辈压力难以解释的大规模暴力的独特模式。

广泛的文献也指出，意识形态在煽动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方面的重要性。例如，埃里克·韦茨（Eric Weitz）认为，大规模政治运动、种族纯洁观念和革命乌托邦意识形态的独特结合推动了 20 世纪最严重的四起种族灭绝事件。其他学者也同样强调了根植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以及对国家存在威胁的恐惧，这些解释了种族灭绝的发生和动态。虽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无可否认，但印尼的案例对革命乌托邦主义和种族纯洁观念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质疑。印尼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很难被描述为乌托邦或革命性的，也没有明显根植于种族纯洁观念。军队领导层及其盟友所想象的对国家的存在威胁并不来自特定的种族或民族群体，而是来自一个政治团体和意识形态——印尼共产党（PKI）和共产主义。解决办法不在于种族净化甚至革命性的转变，而仅仅是通过处决、监禁、再教育、镇压和宣传来消除冒犯的政治类别。因此，如果说有任何意识形态驱使了 1965-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以及之后在亚齐、东帝汶、巴布亚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暴力事件，那就是一种强烈、甚至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受到一种叙事的影响，将左派描绘成对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威胁。

大屠杀的文献中另一个洞见是，当地条件以及当地与国家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会以重要的方式影响大规模暴力和种族灭绝的发展轨迹。正如 Straus 所主张的那样，例如，当地行动者在实施国家领导人发起的计划和命令时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识别、拘留、分类和杀害指定

的敌人。²⁷ 大规模暴力可能会加速或减缓，这取决于当地盟友履行国家计划的意愿和能力，以及国家领导人动员和管理当地盟友和网络的能力。同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塑造了哪些紧张局势（例如土地、政治职位、工资或宗教）成为政治上显著的问题，并提供了语言、符号和相关集体记忆，通过这些冲突可能被升级或限制。

现有的研究还指出，语言和视觉在导致种族灭绝和其他大规模暴力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²⁸ 描绘一个群体为不人道、威胁、背叛、不道德或性堕落，以及对该群体成员进行暴力的明示或暗示煽动，有效地将其置于加害者的责任范围之外，使大规模暴力行为更加可能发生。²⁹ 无论是在大规模集会、印刷和电子媒体、宗教法令、艺术作品还是精心设计的宣传和心理战运动的背景下，对目标群体的贬低描绘有助于创造框架，使对其进行暴力行为被视为合理、合法甚至必要。语言与暴力之间的关联似乎特别强烈，当负面描绘与对该群体的既有观念产生共鸣，并且由强大的军事、政治或宗教人物发声或明确默许时。通过消除对暴力行为的道德约束，这种描绘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或至少是大规模暴力行为的普遍遵从，这是大规模暴力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向更广泛的背景，一些学者提出了种族灭绝和其他种类的暴行往往在战争背景下出现的观点，并提供了各种解释。³⁰ 例如，有人认为，现代战争的经历导致了士兵和整个社会的普遍残暴化，并出现了一种暴力文化，使大规模暴力更有可能发生。其他人则强调，战争中的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心态，以及对国家存在威胁的恐惧，为大规模暴

力和杀戮奠定了言辞和政治基础。国际人权史学家们在承认战争在种族灭绝逻辑中的重要性的同时，采取了更广泛的视角，展示了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环境和跨国网络如何既有助于又限制了大规模暴力。³¹ 这些贡献表明，换句话说，战争只是国际行为者和背景在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中发挥作用的众多方式之一。此外，除了解释为什么种族灭绝可能发生之外，它们还提供了如何防止、结束或纠正暴力。

同样，冷战历史学家们强调，在全面战争之外，大国在历史上帮助创造大规模暴力的前提。至关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并不声称冷战的考量以线性方式决定了其他国家事件的进程，或者说那些年份的军事政变、战争和叛乱完全是外国阴谋的产物。相反，他们表明，中立派或左翼领导人的被推翻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政权和暴力的崛起，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地方利益和这些利益与地区和国际目标和发展的相互作用所塑造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在直接将大规模暴力爆发归因于外国和秘密机构时需要谨慎。然而，正如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对危地马拉所做的有力论证一样，冷战的逻辑和干预确实对这些年份的政府和人口产生了真实而且有时是严重的后果。这在印度尼西亚无疑也是如此，外国干预在 1965 年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形成的更广泛背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种族灭绝学者强调了历史进程、事件和偶然性在理解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的发生、动态和结束中的关键作用。³⁴ 他们展示了，例如，历史经验，尤其是在集体和官方记忆中回忆起的经验，可能会鼓励或限制大规模暴力。他们还认为，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是对地面上特定历史条件的响应，这种历史上的相关性和过程驱动的对种族灭绝的理解对于解释其地理和时间上的变化以及其结束方式至关

重要。可以补充的是，历史记忆以及官方历史对于大规模暴力的记忆、纪念和补救方式可能产生特别深远的影响。在那些负责暴力的人仍然掌权的地方，他们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书写其历史，从而构建一种社会记忆，转移责任、掩盖责任并阻碍所有补救努力。

新框架

基于这些洞见，并在前面概述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丰富的现有工作基础上，我想在这里提出一种新的方法，该方法解决了上述许多问题，并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案例的变化和特殊性，同时也使其能够与其他大规模屠杀和拘留案例进行比较。这种方法包括三个广泛的主张，每个主张在下面简要阐述，并共同构成本书其余部分的讨论基础。

军队

我第一个观点是，1965 年至 1966 年的暴力行为——其模式和变化——如果不承认军队领导在引发、促进和组织这一行为中起到关键作用，就无法得到适当的理解。不是军队单独进行了所有的杀戮或独自行动；军队面临来自各种社会、宗教和政治团体的压力，要求采取坚决行动打击左派，而其行动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印尼人的通力合作。我所主张的是，大规模屠杀和拘留并非不可避免或自发的，而是在军队领导的鼓励、促进、指导和塑造下发生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军队领导，这些压力以及个人、社会经济、宗教和文化上的紧张局

势就不会导致如此广泛的大规模屠杀或拘留，并且也不会导致五十年的沉默和不作为。



图 1.3. 军官向士兵和当地民兵成员介绍针对 1965 年中爪哇的印尼共产党（PKI）的行动，地点为中爪哇的一个村庄。（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

军队的决定性作用有五个关键方面。首先，在所谓的政变未遂之后，军队制定并传播了一种对国家的存在威胁的论述，激发和赞美了对真实和所谓的左派进行暴力行为。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体和宣传活动，军队妖魔化和非人化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并呼吁将其彻底摧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军队领导层授权党的敌人做同样的事情，并为将潜在的紧张和冲突转化为实际暴力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因素。

其次，军队领导层做出了一系列决策，并下令拘留、运输、分类、登记、审讯和起诉大量的人。为了执行这些决策，他们必须建立和管理一个地方盟友网络，并在长时间内维持这个网络。如果没有这样的中央计划，并且没有军队独特的组织和后勤能力，大规模的暴力就不可能扩展到国家的这么多不同地区，并且也无法持续这么长时间。军队的核心角色还有助于解释这场运动的独特特点；失踪、肢体残害、尸体展示、性暴力和酷刑是军队暴力手段的组成部分，受到其制度文化的影响。

第三，为了实施其计划，军队领导层动员了一个庞大的民兵组织网络，比如 NU 的 Banser 和 PNI 的 Pemuda Marhaen，并鼓励他们在大规模暴力行动中进行必要的基础工作，如辨认、拘留、运输和杀戮。虽然确实有一些组织偶尔在没有明确的军队授权的情况下行动，尤其是在东爪哇地区，但这些情况是局部的且有限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兵力量都是在地方或地区军队指挥官的充分知情和通常的指令下行动的。因此，他们深受军队的体制文化影响，他们所犯下的暴力行为也借鉴了军队的标准手法。而且，正是通过这些经过官方授权的民兵组织，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才转化为大规模暴力行为，暴力行为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了很长时间，也使得很多人成为了犯罪的共犯。

其四，尽管军队独自拥有独特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来实施这个计划，但其能力并非无限。在一些地区，军队无法动员当地盟友，甚至遭到当地的抵抗，从而延迟或破坏了计划的实施。例如，在巴厘岛，中央军队领导层遭到了省长和地区军事指挥官的抵抗，导致了两个月的延迟。相比之下，在亚齐，当地的文职和军队领导层团结一致支持

中央军队指挥部的计划，暴力行动几乎立即开始。因此，军队领导层动员当地盟友的能力不均有助于解释暴力行动的地理和时间变化。

通过夺取权力，军队领导层得以撰写和传播自己对暴力事件的历史，同时压制了其他版本。军队采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公开仪式、示范审判、普及教育、电影和其他宣传手段，唤起了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并提醒潜在的批评者被贴上左翼标签的严重后果。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极具误导性但又异常顽强的叙述，这个叙述对于维持五十多年的沉默和不作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背景

我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强大的外国国家的行动，尤其是美国 and 英国，以及国际背景的某些方面，对于促进和鼓励 1965-1966 年军队大规模暴力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并不是在暗示美国或其他外国势力事先策划了所谓的政变或暴力行为。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但我认为可以证明，在没有强大国家的支持的国际背景下，军队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计划不会发生。强调国际背景、大国的行为的描述，比其他大多数观点更好地解释了军队如何逃脱惩罚，以及为什么在结束后的五十年里一直保持着如此沉默和不作为。

这一主张基于五个主要观察结果。首先，关于美国及其盟国在推翻苏加诺和摧毁印尼共产党方面发挥的作用，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他们确实有所作为。事实上，在所谓政变之前的十多年里，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通过向反共产主义政党提供秘密援助和向反苏加诺叛军提供军事支持，孜孜不倦地破坏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此外，从 1958 年

开始，他们还鼓励军队中的反共主义派别采取强硬行动对抗印尼共产党，并在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他们提供增加的军事援助以及秘密保证支持此举。在所谓政变前的最后一年，美国及其盟国还进行了一场秘密运动，旨在玷污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声誉，并为军队采取行动提供借口。

其次，现有证据明确表明，在所谓政变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美国和英国鼓励并促成了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他们通过秘密的虚假信息 and 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抹黑印尼共产党（PKI）的名声，以及在他们明知军队对平民发动的暴力行为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故意保持沉默，并向军队领导层提供秘密的经济、军事和后勤支援。这些干预行动在所谓政变发生后的几天内启动，为苏哈托及其盟友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毫无顾虑地对抗 PKI，并在关键时刻支持了军队的暴力行动。

第三，这种暴力在广泛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得到了重要的塑造，更具体地说是冷战。如上所述，这种背景主导了印尼的政治局势，并帮助形成了高度两极化的左右分裂，这可以说是大规模暴力的先决条件。冷战对印尼的国际关系的实质和风格也起到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 1963 年之后，其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疏远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以及苏联。正是苏加诺向左倾斜，导致美国、英国及其盟友将印尼视为一个重大问题，因此他们支持军方领导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采取行动。而印尼（和印尼共产党）在中苏分裂后选择站在中国一边，导致苏联在屠杀开始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保护印尼共产党。

第四，我认为可以证明，暴力行为是由于当时国际规范、机构和与人权相关的网络的普遍薄弱所促成的。也许最重要的是，1965年至1966年间几乎没有跨国人权和民间社会网络，这些网络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在防止或制止大规模暴力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这样的网络的情况下，联合国对暴力行为没有予以关注，大多数国家表示满意或根本不发表意见，大众媒体基本上只是重复官方观点。相比之下，国际人权组织和讨论在1970年代迅速增长的可信度，以及这种新权威与美国总统卡特政府的短暂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何在1979年底之前，印度尼西亚政治犯的释放运动取得了异常的成功。

最后，强大的国际行为者促使印度尼西亚军队重写了暴力事件的历史。通过他们对1965-1966年屠杀事件后上台的政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以及他们对这些事件几乎完全保持沉默，西方政府帮助确保了官方版本的盛行，并阻止了对这些在任何标准下都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罪行之一的事件进行适当的调查和起诉。这些条件也意味着与一些种族灭绝的幸存者（尤其是大屠杀）不同，自1965-1966年事件发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1965-1966年事件的幸存者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力量引起世界的关注。

历史条件

最后，这个框架强调了历史条件和前因在理解1965-1966年大规模暴力动态中的作用。更具体地说，我认为潜在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紧张关系之外，与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相关的五个关键历史条件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屠杀更有可能发生。它们通过影响政治观念

和冲突，塑造关键的政治机构和结构，并为具有政治力量的历史重建和记忆提供基础。

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是殖民和反殖民历史，使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后政治的主要分界线。尽管印度尼西亚在语言、文化和宗教上具有巨大的多样性，但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反殖民政治开始在意识形态上结晶，而不仅仅是基于种族或文化身份。在这个政治星座中，左派异常强大，PKI 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然而，左派的地位屡遭挑战，不仅来自支持殖民统治的人，也来自那些认为它与伊斯兰教相对立的人，以及一些认为它对国家团结和稳定构成威胁的人。这些紧张关系延续到了独立后期，并为 1965 年达到顶点的左右冲突奠定了基础。

军队和右翼政治界普遍出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印尼共产党（PKI）对军队的团结和国家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威胁。这种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 1948 年 9 月，当时 PKI 支持的一支武装团体试图在东爪哇省的马迪乌恩省会城市建立一个自治政治指挥机构。军队和国家（共和国）领导层对他们的权威受到的明显威胁感到震惊，迅速采取行动镇压了这一运动，并拘留和处决了其领导人。从那时起，军队及其右翼盟友将马迪乌恩事件描绘为 PKI 的武装叛乱，并将其视为该党本质上的背叛倾向的证据。因此，它们成为了压制 PKI 的目标的一个集结点，特别是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军队及其盟友反复提及马迪乌恩事件，将其作为彻底镇压 PKI 的理由。

暴力的第三个关键历史条件是在战争和革命背景下进行的国家形成过程，这导致了一个保守且政治上强大的军队以及独立后高度军事化的国家。如果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概念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已经被阐

明，那么一个新的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基础只在印度尼西亚被日本占领（1942-1945）和为独立而进行的为期四年的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1945-1949）期间开始形成。尽管在外表上关注民主和人权，并且名义上是共和领导层，但在这些年里崛起的国家是由一个对民主的承诺最多只是表面的国家军队支撑的。在独立后的时期，军队一再主张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并且在1957年总统宣布戒严后，它获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与此同时，国家本身在风格和实质上越来越军事化。

第四个条件是早期发展一种军事学说和实践，即动员民兵力量来对抗国内敌人。受到日本占领军的影响，其成员在战时占领期间接受了培训，并在1945年后应对荷兰和盟军在印度尼西亚领土上的挑战时，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地人民和他们的斗争组织，即所谓的*拉斯卡尔*。这一战略最终形成了一种全民防御的学说，实质上要求动员地方民兵来对抗国内和外国敌人。这一战略不仅对抗荷兰及其盟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对抗军队认为威胁其至高无上地位或国家的国内团体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战略以及在该战役中使用的特定战术和手段在独立后再次被采用，并成为1965年10月1日后拘留和杀害左派分子的民兵组织动员的重要基础。

60年代初期，最终的情况是政治上的巩固，以其激进性和大规模动员的水平而闻名。这种情况得到了冷战的极化逻辑、苏加诺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引人注目但有时好战的言辞以及美国和其他强大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常常令人讨厌的行为的加速。美国对1950年代末地区叛乱的支持以及对越南的武装干预尤其具有挑衅性；英国对马来西亚新成立的国家的支 持，无论苏加诺反对与否，都

没有缓解紧张局势。另一方面，这些年来与中国的日益紧密的联系鼓励了左派的激进主义，同时也加剧了右派的焦虑。总之，这些因素强化了印度尼西亚内部现有的左右分歧，并在其中产生了危机感，谣言、怀疑和敌意蓬勃发展，为大规模政治暴力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刺激。

简而言之，这里所呈现的描述，并在本书的其余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强调了军队领导的关键作用，国际行为者和背景的影响，以及历史条件对大规模暴力和随之而来的长期沉默的影响。在提出这些论点时，我并不是说个人动机、社会心理学、文化和宗教紧张关系以及社会经济冲突在产生大规模暴力方面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始终受到更广泛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决定性方式的塑造和限制。

同样地，在强调 1965-1966 年暴力行为的某些结构条件，并提到军队领导层的故意行为时，我并不是要暗示大规模屠杀和监禁是注定的，或者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相反，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暴力行为是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出现和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个描述留下了偶然性和纯粹的巧合作为解释的重要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偶然性，是 1965 年 10 月 1 日所谓的政变。无论是谁策划了那次行动，杀害六名将军为军队及其盟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以强硬手段对抗左派。如果没有那个事件，也就没有军队领导层决定将其转化为政治优势，就不能确定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紧张局势是否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第二章

前提条件

如果革命没有持续的斗争，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这不仅是对外敌的斗争，还是对内心的斗争，与阻碍或损害革命进程的所有负面因素进行斗争和征服。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是一曲强大的胜利交响乐，既是对敌人的胜利，也是对自己的胜利。

—PRESIDENT 苏加诺, INDEPENDENCE DAY SPEECH, AUGUST 17, 1957

将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作为解释 1965-1966 年大规模暴力的常见手法，并且毫无疑问，这种暴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经验的影响。关于哪种历史起到了作用，以及历史与 1965-1966 年的暴力之间的联系如何，人们意见不一。例如，印尼官方的说法几乎完全集中在印尼共产党被指控的背叛历史上，强调其在 1926 年对殖民当局的武装起义、1948 年对新生共和国的武装起义，以及其据称在 1965 年 10 月再次企图夺取政权的计划，似乎这种描述足以解释随之而来的暴力。相比之下，许多通俗和一些学术叙述隐含地将暴力的起源定位于印度尼西亚的永恒过去，其中包括奔放行为、对权威的顺从和宗

教狂热等异国文化模式，这些模式完全成形并指导了那些杀人和被杀的人的行动。这两种描述都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导致 1965-1966 年暴力的历史力量。

本章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强调了我认为在促进和塑造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中最重要历史力量、行动者和偶然因素。它首先简要回顾了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历史，然后追溯了 20 世纪初左翼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1942 年至 1945 年的日本占领，反对荷兰统治的斗争，以及 1949 年独立和独立后的动荡十五年。然后，它更详细地考察了独立后期出现的主要政治行动者以及他们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最后一部分描述了所谓政变前最后一年的情况，展示了一系列关键决策和事件如何为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和随后的暴力事件创造了先决条件。通过这个账户，本章强调了印度尼西亚现代历史中的五个方面，这些方面似乎对镇压左派的大规模暴力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殖民和革命经历加剧了意识形态差异，并导致了广泛分歧和冲突的历史叙述；军队和一些穆斯林早期认识到 PKI 对国家构成了存在威胁；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强大、集中、政治保守的军队，对现状有着强烈的利益；军队内部形成了一种制度文化、行动方式和教条，为对国内敌人的暴力镇压提供了模板；以大规模政治动员、激进主义和极化为特征的后殖民政治。

殖民主义和革命

今天我们所称之为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是一个广阔的群岛国家，横跨三千英里，包含数百个不同的语言群体，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的现代地理轮廓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产物，之前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这并不意味着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个群岛是一片空白。相反，这些岛屿——爪哇、苏门答腊、巴厘岛、苏拉威西、婆罗洲和其他数百个岛屿——以及连接它们的水域，是自公元前几个世纪以来令人印象深刻的文明和广阔的贸易网络的所在地。其中包括位于今天的苏门答腊的伟大的印度教-佛教贸易帝国斯里维贾亚，以及马查帕希特王国，其影响范围覆盖了爪哇和巴厘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延伸到婆罗洲南部、苏门答腊和今天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岛屿。

这些文明虽然重要而令人印象深刻，但没有一个被称为印度尼西亚，也不能准确地被描述为印度尼西亚。这个名字以及其核心的民族观念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出现，当时一小撮（主要是受过荷兰教育的）土著人形成了第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表达了这样一个观念：尽管他们有很多不同之处，印度尼西亚的各个不同民族共同面临着一个困境、一个身份和一个命运。这也是一个区域贸易和行政语言被规定为印尼语的时刻。选择这种语言而不是数百种当地语言或荷兰语，从政治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强调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更广泛原则，即没有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群体——无论其规模有多大、经济上有多么占主导地位或复杂——会主导或定义这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只能在团结的原则和基于公民而不是种族的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取得成功。

殖民和反殖民的遗产那个理想，虽然有时会受到争议或遭到侮辱，但它在在一个世纪的政治辩论中起到了指导作用。尽管印度尼西亚拥有庞大的种族和语言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紧张局势，但种族和宗教并没有定义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辩论或国家身份。换句话说，与许多其他殖民地和后殖民地国家以及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种族、种族和宗教并不是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的主要分歧线。相反，主要的辩论和分歧是意识形态或哲学性的：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反殖民斗争？这将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和民族？

实际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世俗民族主义的立场最终成为主导辩论的只是众多政治愿景中的一个。除了那些试图以某种形式维持殖民统治的人之外，主要竞争者还包括伊斯兰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革命派和温和派左翼立场。早期倡导统一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苏加诺希望通过坚持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同等重要，将这些力量汇聚成一个统一的运动。这个想法后来由苏加诺用缩写词 Nasakom（即国家主义、宗教、共产主义的结合）来表达，成为民族主义斗争的关键要素，但也成为 1965 年所谓政变前后的激烈争议点。然而，这种争议和试图克服它的努力只能凸显出，中心辩论和关键分歧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愿景，而不是基于种族、种族或宗教的身份主张。



图 2.1. 苏加诺（拿书的人）与同事和律师站在殖民地法院前，于 1926 年左右，万隆市。
(莱顿大学图书馆)

殖民统治也导致或加剧了群岛上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无论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土著人民之间。这些冲突包括争夺贵族或其他特权的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他们经常在荷兰官员和军队的帮助下动员当地人口对抗对手。其他紧张局势源于阶级冲突，例如不满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或者农业劳动者与种植园主之间的冲突，后者经常得到荷兰人的支持。还有一些冲突涉及宗教和文化信仰或实践，荷兰当局经常支持表面上的传统特权，反对现代化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主张。

殖民时期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持久影响的其他特征包括常规使用土著辅助力量来镇压叛乱，以及将批评者和反对者流放到内地。在荷

兰军官的指挥下，土著部队组成了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从亚齐到巴厘岛对抗反殖民叛乱运动的殖民军队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土著士兵主导了殖民武装部队，并在荷兰指挥下被派遣去杀害和拘留其他土著人。这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并且可以说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革命和时期中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所采用的战略和战术。同样，印度尼西亚当局后来采用了荷兰殖民时期处理叛乱运动领导人和其他反对者的方法，将他们流放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偏远地区，如巴布亚岛的博文迪古尔。荷兰曾将 1926 年 PKI 起义的领导人和民族主义人物（如苏加诺）流放到这样的惩罚性殖民地。

日本在战时占领印度尼西亚（1942-1945）也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迅速传播，加快了大规模政治动员的步伐，并且按照安德森的说法，使印度尼西亚人第一次尝到了军事化国家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滋味。除了促进苏加诺等老一辈民族主义人物的活动外，日本当局还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吸引年轻人参加大规模政治组织，并鼓励他们参与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在国家革命后的印度尼西亚发挥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国家青年的战斗精神，并成为许多以青年为中心的准军事单位（被称为 *lasykar* 和斗争组织）的温床。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是日本于 1943 年末建立的本土辅助部队，被称为祖国的捍卫者（*Pembela Tanah Air*，简称 *Peta*），以应对盟军的军事进攻。值得注意的是，*Peta* 成为印度尼西亚军队从 1945 年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主要军官来源，其中包括苏哈托将军。

关键是，日本占领当局还向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战士介绍了一些更为臭名昭著的技术和做法，并通过他们传授给了印度尼西亚的国

家军队，包括酷刑、严厉对待、任意拘禁和集体惩罚。⁸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军队在 1965-1966 年使用的许多具体酷刑和惩罚技术，包括模拟处决、浸泡在污浊的水中、性侵犯、用燃着的香烟烧伤和使用军用发电机电刑，似乎直接借鉴了日本战时的做法。同样，在形式上以及他们采用的囚犯控制和惩罚系统方面，1965 年之后用于拘留政治犯的高度军事化监狱营地与 1942 年至 1945 年日本军队在印度尼西亚建立的战俘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⁹换句话说，日本占领似乎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国家军队（Tentara Nasional Indonesia，简称 TNI）的制度文化和暴力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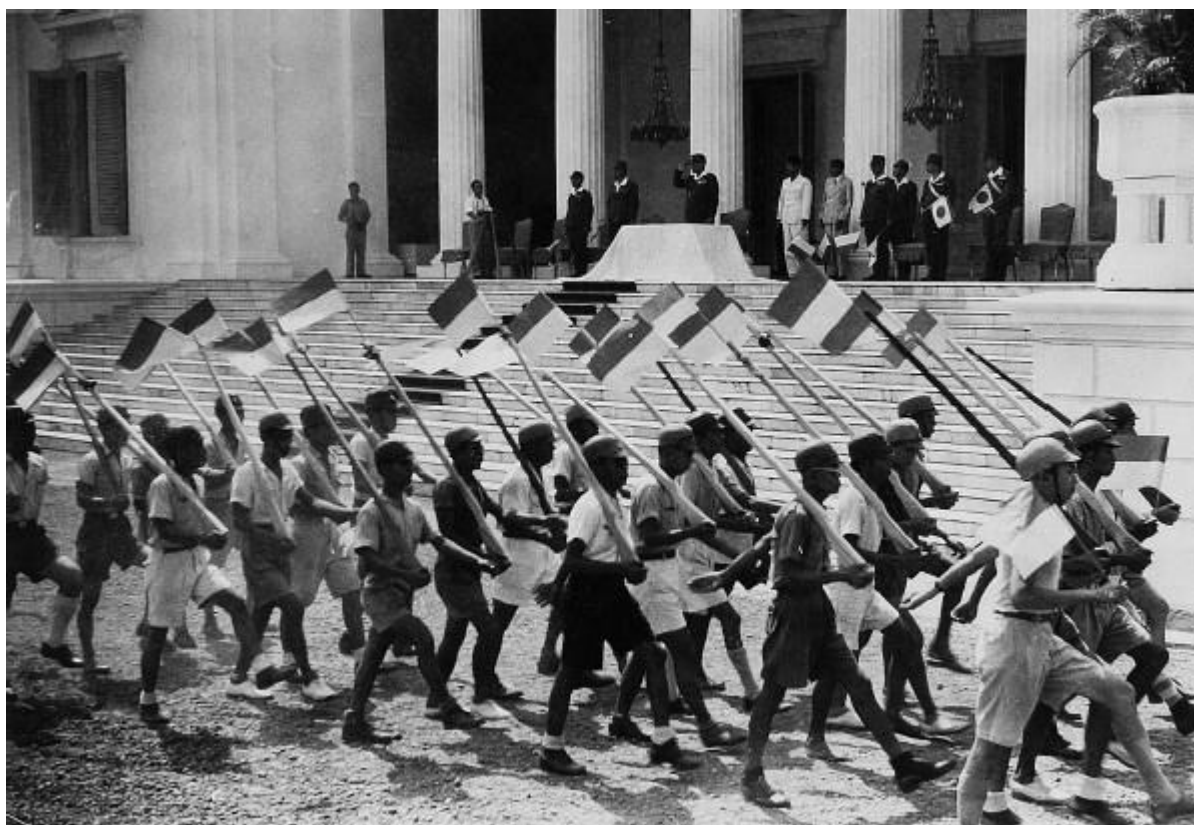


图 2.2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在 1942-1945 年间在雅加达前往日本军事当局游行。（莱顿大学图书馆）

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

1945 年 11 月，盟军登陆时，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尤其是由苏加诺和他宣布独立的同事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共和党人，对放弃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毫不感兴趣。荷兰人则坚称印度尼西亚属于他们，而共和党人只代表了一小撮激进分子和恐怖分子，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这一指控尤其针对苏加诺，他确实在追求民族主义目标时与日本人合作过。荷兰和盟军的到来导致了激烈而长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1949 年末。在联合国和美国的压力下，荷兰最终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值得注意的是，荷兰受到的外部压力只是在 1948 年 9 月共和党当局镇压了共产主义起义后才真正开始。这一行动在美国政府眼中证明了他们的反共立场。

革命的军事维度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度尼西亚军队的规范和实践，包括其制度文化和行动方式。¹¹ 荷兰军队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的明显合作感到愤怒，并因自己在日本战俘营中的可怕经历而怀恨在心，他们采用了当时被称为纳粹战术的方法，最近更被描述为战争罪行。¹² 也许是模仿他们以前的敌人的方法，他们无理地拘留了数千名独立支持者的嫌疑人，以惩罚或获取信息的目的对待囚犯，并以报复的方式焚烧整个村庄。荷兰殖民军队还在被认为支持共和国叛军的村庄进行了大规模处决，将尸体丢弃在附近的河流和灌溉渠道中，就像印度尼西亚的死亡小队在二十年后对待他们的共产主义受害者一样。¹³

另一方面，印尼民族主义力量常常采用被对手描述为恐怖主义的技术，而今天这些技术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受到他们从日本人那里吸取的好战和战斗精神的推动，他们可能借鉴了占领期间这些力量使用的方法，也焚烧了那些他们怀疑支持另一方的村庄，拷问囚犯以获取信息，这些方法成为了 1949 年独立后印尼武装部队的制度库和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 1965 年末军队开始对左派进行镇压的时候仍然存在。

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对军队的教义和结构产生了长远的影响。¹⁴它是全民总体防御教义的温床，根据这一教义，军队将依靠与平民人口的密切合作来对抗内部叛乱和颠覆。这一观念成为独立后几年中动员平民作为义务警察和准军事力量的战略核心。革命还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应该拥有一个领土军队的想法，每个省、县、区和村庄都有常驻的武装部队，重点是对抗内部动乱和颠覆的威胁。最后，在革命的过程中，军队变得越来越集中和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它将独立斗争组织纳入其中央指挥，并试图清洗威胁其权威的左翼和伊斯兰主义组织，如 Pesindo 和 Hizbullah。印度尼西亚军队教义和结构的所有这些方面都为 1965-1966 年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提供了便利，并且可以说是关键的先决条件。当然，这场革命远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军队之间的军事竞争，其影响超越了军事领域。同样，涉及到了关于谁应该领导斗争（共和党人、联邦主义者、伊斯兰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根本问题，以及如何进行斗争（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以及新的民族国家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世俗、统一主义、联邦主义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辩论的解决方式，或者说未能解决，影响了后殖民国家的性质以及独立后出现的政治力

量的配置。它们也加强了 1965-1966 年大规模暴力的苦涩意识形态冲突的政治。

革命对后殖民国家的影响最明显体现在独立宣言后头脑发热的第一天颁布的宪法中。在 1945 年 8 月起草宪法的小组意识到需要迅速行动和明显的有利于强大中央统治的论点，他们设计了一份基本文件，将大部分权力放在总统办公室，并设想了一个统一的、即非联邦制的共和国政府。但这种世俗、威权和统一的国家构想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其他提出的可能性包括一个社会主义但非共产主义的国家，其民主制度模仿西方国家的制度；一个以约瑟夫·斯大林的苏联为模式的共产主义国家；一个联邦制国家，各个地区政府将被授予相当大的自治权；以及一个神权国家，其中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法将成为国家法律。这些立场都有坚定的支持者，在争取独立的力量体系中不断争夺影响力和权力，并在独立后的岁月中清楚地回忆起他们的胜利和失败，心怀愤恨。

最早的挑战来自伊斯兰主义立场，他们要求在独立宣言时，宪法应包括伊斯兰法将适用于印尼绝大多数信奉伊斯兰教的公民。这一要求在一份被称为《雅加达宪章》的文件中得到了表述，但被狭隘地、并且据其支持者称不公平地拒绝，而选择了一个所有宗教都平等地位的世俗国家。¹⁶ 这一失败并没有终结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相反，在 1948 年，一个名为达鲁伊斯兰的反叛运动崛起，要求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达鲁伊斯兰及其武装对应物——印尼伊斯兰军，得到了该国某些地区的强烈支持，特别是在西爪哇和亚齐，但也包括南苏拉威西和南加里曼丹，并对共和国构成了持续的威胁，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才最终被击败。¹⁷ 对达鲁伊斯兰的打击代表了中央军队权力在爪哇岛内外的显著加深，而这次叛乱本身在世俗民族主义者和军队内部留下了对伊斯兰主义的深深不信任。对达鲁伊斯兰的长期军事打击也为军队发展反叛策略和战术提供了机会，包括臭名昭著的腿墙战术——即通过组成人链将村民动员起来，将叛军逼出据点。这样的战术可怕地预示并可能为军队在 1965 年后镇压印尼共产党的行动提供了蓝图。左派政党成为第二个重要威胁，到 1948 年，他们发现自己与共和党领导层，特别是保守共和支持者越来越不合拍。左派政党坚信需要真正的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民族解放，并对军事化计划感到不安，因此开始采取批评共和党领导层的立场。在 1948 年中期，即战前印尼共产党（PKI）人物穆索返回印尼并重新组织了左派，左派政党开始公开反对共和党领导层。1948 年 9 月中旬，东爪哇省马迪乌恩市的左派官员和军事单位与共和军队发生冲突，并宣布成立了一个全国阵线政府。尽管马迪乌恩的起义似乎是一个局部事件，让全国范围内的 PKI 领导层感到意外，但共和党领导人和外国政府迅速指责 PKI 策划了一场政变——他们认为这是苏联阴谋推翻该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府的一部分。伊斯兰领导人呼吁对无神论的 PKI 发动圣战，并动员他们的准军事力量，即真主党和沙比利拉。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共和军队在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突袭行动，范围从西爪哇的温奴吉里到东爪哇的克迪里。在这些行动中，他们逮捕了约三万五千名 PKI 成员，并杀害了许多人，有时进行了可怕的集体处决，其中包括穆索和至少十几名其他 PKI 高层领导人。

尽管马迪乌恩事件中被杀的人数相对较少，大部分印尼共产党（PKI）的被拘留者很快被释放，但这一事件极大地加深了 PKI 与军队和伊斯兰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马迪乌恩为 1965 年的暴力事件奠定了基础。例如，在镇压马迪乌恩的 PKI 的行动中，军队采用了预示了 1965-1966 年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概要处决（见图 5.2 和 5.3），以及无罪拘禁和无审判。与达鲁尔伊斯兰组织的情况类似，军队动员当地的准军事组织来协助其识别、拘留和杀害嫌疑人。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广泛分歧和政治上充满争议的历史叙述，这些叙述一直影响和激化着 1965 年的政治辩论。一方面，PKI 及其盟友坚称马迪乌恩是由印尼共和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设计的陷阱，旨在陷害该党并消灭它。与此同时，它的对手，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将马迪乌恩视为 PKI 背叛的明显例证，并警告说作为外国利益的心甘情愿的仆人，它永远不可信任。事实上，在所谓的 1965 年 10 月未遂政变之后，PKI 的反对者将马迪乌恩的历史版本作为该党不忠诚和颠覆意图的证据。他们称 1965 年政变失败为第二次马迪乌恩，并将其归咎于 PKI，坚称这一次必须彻底粉碎该党，以免其再次崛起。

从这些各种斗争中幸存并胜出的立场是由苏加诺和共和运动提出的世俗、民族主义模式。这个模式及其所寻求接纳的妥协是苏加诺于 1945 年 6 月创作的国家意识形态或哲学，被称为五原则

（Pancasila）。苏加诺本人在革命中成为了国家英雄、总统和竞争政治力量之间不可或缺的调解人。在这个星座中，军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 1945 年相比，它的力量更强大、更集中、意识形态更为一致。相比之下，左派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在革命中变得衰弱且政治上受

到妥协。但是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的支持者寄望于独立时期作为扩大权力和扭转失败的机会。

自由主义和指导性民主，1950 年至 1965 年

1949 年 12 月转让主权的谈判解决方案为受过教育、具有国际视野的印尼人提供了机会，他们用一部更符合自由、战后规范的宪法取代了威权主义的 1945 年总统宪法。新的自由宪法采纳了最近在《世界人权宣言》（1948 年）中确立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等原则，建立了一种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并将总统职位降低到一个远不那么强大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数十个政党，并且政党之间为争夺职位和追随者的竞争日益激烈。

“观察家们赞扬了首次全国议会选举，认为这是一个在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战争和革命多年的国家中取得的非凡成就。更重要的是，选举揭示了四个主要政党——PNI、Masyumi、NU 和 PKI 的实力，并标志着之前有影响力的政党如印度尼西亚社会党（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简称 PSI）的消亡（见表 1）。选举因此迫使政治发生了重大重组；从此以后，内阁和其他政治机构必须考虑到各党派的实际选举实力，使得 PKI 及其主要对手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

表 1. 1955 年议会选举结果：四大党派

Party	Seats	% of Vote
PNI	57	22.3
Masyumi	57	20.9
NU	45	18.4
PKI	39	16.4

共产党（PKI）在全国选举以来的这几年来变得更加强大；事实上，该党在几个地方的市长和其他职位的竞选中获胜。这些迅速的进展在右派政党和一些对 PKI 感到紧张的军队部分中引起了严重的警惕。

大约在同一时间，该国的外岛地区爆发了地区性叛乱：苏门答腊的 PRRI（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叛乱和苏拉威西的 Permesta（普遍斗争宪章）叛乱。虽然这两次叛乱都没有要求独立，但它们都寻求与雅加达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中央与爪哇以外地区之间财富、收入和权力的更加公平分配。在这两种情况下，叛乱者都包括地区军事指挥官，并得到了 PSI 和 Masyumi 以及美国政府的支持，如第 4 章所述。

这些叛乱为一系列决策提供了理由，加强了军队和总统的地位，并以根本性的方式改变了印度尼西亚的进程。1957年3月，在军队领导的敦促下，苏加诺宣布戒严，从而赋予军队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新的广泛权力。根据戒严法，许多最近国有化的工业，包括外国拥有的种植园、油田和炼油厂，最终落入了军官和部队手中。这一转变加深了军队在现状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且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之间实质性地改变了权力平衡。

然后，在1959年，苏加诺呼吁结束自由民主，恢复1945年总统宪法。他宣布建立一种被称为“指导民主”的新体制，声称这更适合印度尼西亚文化。²⁸这一举措受到了军队领导层以及更加保守的平民人物的欢迎，他们认为议会制度是一个不适合印度尼西亚传统的外来物，并且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有利。²⁹通过在所有主要立法和行政机构中保证军事代表与政党并列，通过恢复1945年宪法中规定的职能团体委任代表原则，指导民主加强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利益。这也标志着印度尼西亚议会民主制度结束了大约四十年。

至少在最初阶段，指导性民主似乎为议会制度的分裂和瘫痪提供了一个答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发挥了苏加诺的卓越政治才能。例如，苏加诺通过号召人民要求荷兰根据1949年的独立协议将伊里安查亚的广阔领土归还给印度尼西亚，似乎找到了一个能够团结人民追求共同目标的公式。各种政党和群众组织纷纷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活动，支持苏加诺充满激情的民族主义言论。但是，当伊里安争端在1962年以印度尼西亚的利益解决后，这种魔力开始消退，苏加诺随后试图找到一个能够团结全国的民族事业都未能成功。其中

之一就是他在 1963 年 9 月发起的对抗运动，作为对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英国殖民地遗留问题的回应。与团结国家相反，打击马来西亚的运动可能帮助创造了一个政治日益两极分化、印尼共产党变得更加激进、军队变得更加坚决阻止其政治崛起的氛围。"

简而言之，尽管指导性民主加强了总统和军队的力量，并试图通过取消选举削弱各党派，但它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标志着争议性政治的结束。相反，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政治活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街头，左派和右派的政党通过动员越来越多的人群、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来展示他们的力量，并争取总统的支持。这样，来自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民，包括青年、妇女、工人、农民、艺术家和作家，直接参与了政治和随之而来的有时激烈的冲突。这些示威活动的语言和语调模仿了总统日益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宣言。其效果是，即使是右派政党也用革命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要求，宣称他们的目标是与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Nekolim）作斗争，支持新兴力量（Nefos），苏加诺是人民心目中敬爱的代言人，他们是潘卡西拉、Nasakom 的坚定捍卫者等等。这种大规模动员的氛围和其中常常带有战争色彩的革命语言在旧秩序的最后几年加速发展。

关键人物

1959 年后，大规模政治的升级标志着 1965 年 10 月 1 日事件后随之而来的暴力的另一个主要前提条件的开始。除了一个深受政治化影响且日益强大的军队的参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激烈政治分歧，以及动员平民组成民兵团对抗内部敌人的传统外，新的大规模政治为所

谓的政变和随之而来的暴力奠定了基本的结构基础。除了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的这些一般特征外，关键参与者的行动以及在所谓政变之前的最后一年中事件的不可预测发展，加剧了紧张局势并使暴力更加可能发生。

苏加诺

在指导民主体制的中心是苏加诺总统，他是印度尼西亚现代历史和所谓的 1965 年 10 月政变故事中的关键人物。³³ 尽管被他的批评者视为煽动者、花花公子和危险的左派，但在印度尼西亚内部，苏加诺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民族英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如此。1929 年，他因领导世俗民族主义运动而被荷兰殖民当局监禁，他是一个勇敢、聪明和有魅力的反殖民主义象征。³⁴



图 2.3.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约 1951 年。（莱顿大学图书馆）

苏加诺也是一个狡猾的政治操作者，他利用自己相当高超的政治技巧，从一个极其多样且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地区和政治团体中建立了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联盟。尽管他的民族主义包含了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但他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从未是 PKI 的成员。事实上，尽管他支持左翼政权，但他的意识形态立场更准确地可以被描述为民粹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在他的方案和政策中，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合理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他拒绝了无产阶级的概念和阶级分析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称为 Marhaen 的小人物概念，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意识形态，他称之为 Marhaenism，这个术语后来被 PNI 所借用。

最重要的是，苏加诺是国家团结理念的热情捍卫者——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明确对比了被荷兰殖民当局试图利用来削弱反殖民主义共和运动力量的被鄙视的联邦主义。他最著名的雄心勃勃的概念，Pancasila 和 Nasakom，都是试图将看似不相关甚至矛盾的冲动、信仰、思想和政治倾向融合在一个整体中的尝试。Nasakom 主义是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组合，而 Pancasila（五大原则）则试图将现代、世俗的社会公正和人道主义观念与古老的宗教信仰如信仰一个神的信念结合起来。

独立后的十多年里，苏加诺还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调解者和统一者的角色，谨慎地平衡了军队和印尼共产党这两个国内最强大的政治集团的要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明显地向左倾斜，支持各种印尼共产党的倡议，并在国际上采取了更具攻击性的反帝姿态。在所谓

的十月政变之前的最后两年，这种趋势加速发展，苏加诺在国内反复谴责反共主义，并在国际上谴责尼科林。³⁶

1963年后，例如，苏加诺对美国和英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鼓励或至少容忍对他们的财产和外交机构进行实体攻击。随着与西方关系恶化，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到1965年，中国可能是印度尼西亚最亲密和最可靠的盟友，两国之间的官方交流频繁。1965年1月，印度尼西亚以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主导并投票批准马来西亚加入为由退出了联合国，而在5月，苏加诺在印尼共产党成立45周年的庆典上发表了一次大规模集会。然后，在他8月17日独立日演讲中，他在印尼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的帮助下宣布：“我们现在正在培育一个反帝国主义的轴心——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简而言之，在所谓的10月1日政变前的最后一年，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可以确信他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而军队及其右翼盟友则有理由担心总统和国家的发展方向。

THE PKI

PKI是另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亚洲最古老的共产党——成立于1920年，比中国的共产党还要古老——到1965年，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执政共产党。1963年，它声称有约350万会员和另外2000万属于附属组织的成员。更令人瞩目的是，它是一个合法的党派，没有武装组织，也没有革命计划。根据下面讨论的一些说法，该党采取议会道路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也是1965年10月后它突然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短期内，这种方法通过和平手段将PKI带到了权力的

门槛上。因此，在冷战的高峰时期，它似乎代表了左翼成功的一种新策略。



图 2.4。PKI 主席艾地在 1955 年 9 月的党派集会上发表讲话。(Howard Sochurek / Getty Images)

PKI 并非总是遵循议会道路。1926 年 11 月，当印度尼西亚仍然牢牢控制在荷兰的统治下，它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希望能引发一场危机，从而结束殖民统治。然而，荷兰军队迅速镇压了起义，并禁止了该党；大约有一万三千名党员被逮捕，其中超过八百人被送往印度尼西亚群岛偏远东部的布文迪古尔殖民地。该党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期间再次出现，并如前所述，支持了 1948 年 9 月在东爪哇省马迪乌恩镇发生的另一次失败起义。这次起义也被印度尼西亚自己的军队

镇压了，这场痛苦的对抗在二十年后的印度尼西亚政治中仍然产生影响。

尽管遭受了组织和声誉方面的重重挫折，印尼共产党在独立后不久又重新崛起。不久之后，该党的老一代领导人被一批致力于合法、议会道路的新一代取代。这些关键人物是艾地、卢克曼和恩约托，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于 1951 年 1 月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核心。虽然在此后的几年里，印尼共产党在高级政治职位上或多或少地被排除在外，但它的新战略在 1955 年印尼首次全国选举中似乎取得了丰厚的回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它在众多竞争者中意外地获得了第四名。

那种强势表现为 PKI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并打开了该党通过议会手段上台的可能性。1957 年至 1958 年的地方选举中，该党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使这种可能性变得更加明显。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军队和右翼党派支持 1957 年实行戒严，并在 1959 年用苏加诺的指导民主取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从选举政治转向动员政治并没有削弱该党的受欢迎程度。事实上，PKI 在大规模动员工作中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

PKI 的成功和受欢迎程度部分归功于其组织效能，但也有其他因素起作用。首先，它以最不腐败的形象而闻名于所有主要政党中。它还明确并争取了土地改革、提高工资、价格控制和工会权利等政策，这些政策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人。此外，尽管它具有国际主义倾向和联系，但它始终坚定支持苏加诺的民族主义立场，包括对伊里安查争端、对抗尼科林势力的国有化以及反对尼科林势力。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受欢迎的政党，具有适应当时和指导民主政治的组织能力和信

息。即使是该党的敌人也承认其实力。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的执行董事詹姆斯·雷在 1960 年 12 月写道，PKI 相对组织有序、财务充裕且领导能力强。在其纪律性、目标一致性和政治行动技巧方面，它在印尼政党中独一无二。它控制着劳工运动，显示了选举实力，并避免非法行动，因此处于强势心理地位。

该党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其日益强硬的立场，特别是在 1963 年之后，引起了军队和右派政党的极大警惕。在外交政策、土地改革和武装力量控制等一系列问题上，他们认为该党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真正的威胁。他们还担心，在苏加诺明显的支持下，印尼共产党可能很快在国家的政治领导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

此外，尽管党的战略在短期内有很多优势，但也存在着重大风险。首先，党明显致力于在 1951 年后走和平、非革命的道路，有时限制了它表达和推进工人阶级利益的能力，而这些利益正是以其名义动员起来的。这反过来导致了团队士气的下降和对其群众基础的内部控制的丧失，正如在一些地区的单方面行动 (aksi sepihak) 运动中所看到的，这些地区在土地改革方面的行动比领导层希望的要积极得多。此外，党对苏加诺的赞助和保护依赖越来越多，这使得党对他的任何立场变化都很脆弱，无论是由于健康问题还是政治计算。最后，也许最关键的是，致力于和平战略使党的庞大成员群体暴露在敌人（尤其是军队）的屠刀之下。

军队

尽管军队在动员政治方面不如印尼共产党 (PKI) 熟练，但它仍然是指导民主政治格局中的关键角色，并且在 1965 年 10 月所谓的政变

之前的几年里，其实力大幅增长。它的影响力部分源于事实，即它控制了全部或大部分的武器，但也源于在戒严法下获得的重要政治和经济实力。⁴⁶ 这种实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此期间，许多外国拥有的种植园和其他财产被移交给了军队。由于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包括对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地区叛乱以及亚齐和西爪哇的达鲁伊斯兰叛乱的打击，以及支持夺回伊里安查亚和镇压马来西亚的行动，其政治实力和地理覆盖范围也大幅增长。⁴⁷ 最后，正如第 4 章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军队在这些年里的实力增长是由于其获得了外国军事援助。外援使军队能够升级和现代化必要的装备，而且也同样重要的是，使中央指挥部能够获得可以用来加强赞助网络和巩固权威的慷慨援助。

由于所有这些发展的结果，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集中，意识形态也更为一致。此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军队的重点几乎完全放在了打击国内颠覆活动上，而不是外部威胁。军队的实力和对内部敌人的关注进一步得到了加强，这是由其结构和教义中一些追溯到革命时期但在独立后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方面所造成的。其中包括军队的地域结构，实际上意味着中央指挥的部队驻扎在全国各个城市、镇和村庄，以及全民国防的教义，根据这一教义，平民人口可以作为辅助民兵力量在军队指挥下与内部敌人作战。基于这些原则，到了 1965 年，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名为 Hansip（民防）和 Hanra（人民防御）的辅助力量网络，该网络遍布全国，有能力迅速动员数十万平民在军队指挥下作战。同样重要的是双重功能（dwi-fungsi）的教义，该教义在 1950 年代首次提出，规定军队在国家防御之外还有合法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角色。这一教义对军队的角色和自我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其在

1965 年及以后的干预提供了基础。综上所述，军队教义和结构的这些要素为 1965 年后对印尼共产党的打击提供了关键的基础设施和模式。

印尼军队在指导民主下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统一的机构，尽管它非常强大。虽然军队领导层普遍对印尼共产党持怀疑态度或敌对态度，并真正担心其夺取政权的潜力，但大多数军官也忠于苏加诺，并广泛支持他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观点。此外，一些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在中爪哇、东爪哇、巴厘岛和北苏门答腊，更进一步支持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对苏加诺左翼民族主义立场的同情在空军中最为强烈，其指挥官奥马尔·达尼经常采取与军队相冲突的立场。军队内部还对激进伊斯兰教持有强烈的怀疑，这源于其与 20 世纪 40 年代末武装达鲁尔伊斯兰叛乱分子的交锋经历。

武装部队内部的政治团结的缺乏部分是印尼共产党(PKI)有意为之的结果。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甚至更早，该党一直试图争取军队和其他武装部队的军官和士兵的招募，或者至少获得他们的同情。这就是该党秘密特别局(Biro Khusus)的主要目的，据说该局在策划 9 30 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不团结也是独立后几年国家机构普遍薄弱的自然结果，这种薄弱使得大多数机构容易因个人敌对关系以及政治影响、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根源的分裂而分裂。武装部队内部的不团结反过来塑造了导致所谓政变和随之而来的暴力的冲突。

其他反共党派

与指导性民主的动员政治对抗的是几个具有更为保守倾向的宗教和世俗政党。其中最重要的是 NU、Masyumi 和 PNI 的右翼。这些

政党独自或联合竞争着与 PKI 争夺总统的支持，并在立法和行政机构中争夺政治职位。在没有选举的情况下，他们主要通过动员大规模集会和示威、宫廷阴谋和政治导向的新闻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国最古老、最大的宗教协会之一，NU 多年来避免直接参与政党政治。然而，在 1955 年的选举中，它作为一个政党参选，并赢得了 18.4% 的普选票，其支持主要集中在东爪哇和中爪哇这两个人口众多的省份。这种支持使其在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发言权，同时也赢得了苏加诺和他的盟友们有时不情愿的尊重。NU 是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党派，它遵循受人尊敬的乡村伊斯兰教师 (kiai) 的领导，但并不主张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及 60 年代初，NU 对 PKI 采取了公开敌对的态度，指责其反宗教和无神论。该党还对 PKI 和 BTI (印度尼西亚农民阵线) 支持土地改革以及所谓的一方行动 (aksi sepihak) 持有严厉批评，而这些行动往往针对 NU 和其他伊斯兰人物拥有的土地。与这些年的 PKI 和其他政党一样，NU 动员了各种群众组织来展示其政治力量并推动其要求。其中包括两个准军事青年组织——Ansor 和 Banser (Barisan Ansor Serbaguna, 或 Ansor 全能旅) ——他们经常与 PKI 的青年团体 Pemuda Rakyat 发生冲突，并在 1965 年 10 月后在东爪哇和中爪哇等地大规模屠杀 PKI 成员和其他左翼人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Masyumi 是第二个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党派。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伊斯兰党派，Masyumi 拥有受过教育和西化的领导层和支持基础，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爪哇的核心地区。Masyumi 坚决反共。事实上，Masyumi 与 PKI 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到印度尼西亚国家革

命时期，并在马丁事件中达到了顶点。正是因为其强烈反对 PKI，Masyumi 在当时受到了美国官员的青睐，并在 1955 年选举中获得了美国政府的秘密财政和战略支持。这种援助帮助 Masyumi 赢得了 20.9% 的选票（57 个席位），使其成为选举中第二受欢迎的党派。尽管在选举中表现强劲，但 Masyumi 对其政治地位感到不满，以及其领导人所认为的雅加达和外岛之间权力失衡的问题。因为这些原因，一些党派领导人与反共的 PSI 领导人一起支持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地区叛乱。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两个党派的民族主义信誉，并最终导致它们被取缔。尽管这两个党派正式解散，但 Masyumi 和 PSI 的人物继续在幕后工作，批评苏加诺和 PKI。此外，与 Masyumi 有关的伊斯兰大学生协会（Himpunan Mahasiswa Islam，简称 HMI）继续在地面上运作。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这两个党派和 HMI 经常成为 PKI 批评的目标，并且在所谓政变之后，它们都积极参与了镇压 PKI 和排挤苏加诺的行动。

PKI 之后，世俗政党中最重要的是 PNI，它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60 凭借其悠久的历史 and 坚实的民族主义信誉，PNI 在 1955 年的全国选举和随后的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然而，它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尽管在这方面并不孤单，但 PNI 成员以利用官职谋取个人和党派利益而闻名。党内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分裂也削弱了它——两派争夺全国和地方层面的领导职位。左翼广泛支持苏加诺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因此在某些问题上愿意与 PKI 合作，而右翼更加保守，对与 PKI 过于密切的联系深感担忧，并更倾向于与军队合作。与 PKI 和 NU 一样，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PNI 已经动员了大量的群众组织，开展示威和集会，以支持党的目标。其中包括在 1965 年 10

月之后积极参与大规模屠杀的 Marhaenist 青年团体 (Pemuda Marhaen)。

危险年代

这些政治行动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框定独立后政治生活的广泛历史力量——大规模政治、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军队对政治的深度介入以及民兵的动员——在所谓的 1965 年 10 月政变之前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高潮。这一年中，印尼共产党的激进主义明显上升，苏加诺在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上明显向左转变，并伴随着印尼共产党和军队领导层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这一年还带来了苏加诺生命脆弱性的令人担忧的提醒，政治团体之间孤立但重要的身体冲突，以及外国干涉印尼事务的传言。这些趋势和事件无疑对这一结果做出了贡献。

61

仿佛他已经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样，苏加诺在 1964 年 8 月的独立日演讲中创造了《危险生活的一年》这个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印尼共产党 (PKI) 开始推动在政府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并采取了一系列日益激进的立场，引起了军队领导层的警惕。对军队来说，最直接的威胁是 PKI 提议武装多达 2100 万农民和工人，创建第五力量。⁶² PKI 主席艾地在 1965 年 1 月首次提出了这个想法，此前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刚刚从北京的正式任务返回。⁶³ 在那次旅行中，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据报道提出了这个想法，并提供了 10 万支轻武器供新部队使用。苏加诺本人似乎没有明确表态，但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个想法，从而引起了军队领导层的警觉。

对第五力量提议的反应褒贬不一。空军支持这个想法，其指挥官达尼（Dhani）倾向于支持苏加诺和左派，反对其他军种。与此同时，陆军、海军和警察领导层担心这个计划会削弱他们对武力手段的垄断地位，把武器交到数百万最顽强敌人的手中。另一方面，他们知道直接反对这个想法将使他们面临被指责不够忠诚于对抗运动甚至反革命的指控。因此，他们在指导民主政治中经常采取的做法是，假装支持这个提议，同时在实践中削弱它。⁶⁴

军队对 1965 年初提出的第二个 PKI 倡议采取了类似的态度。基于苏加诺的“Nasakom”概念，各方普遍援引该概念以展示对总统的忠诚并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辩护，PKI 提议在包括军队在内的所有领域进行“Nasakom”化。实际上，这意味着军队必须接受代表三大政治流派（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咨询团队插入其指挥结构中。该提议将为 PKI 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影响军队的政治思想和方向。空军领导再次接受了这一提议，而陆军领导则对此表示警惕。与“第五力量”概念一样，陆军领导承诺在所有领域支持“Nasakom”的精神，同时明确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在实践中接受这一提议。通过这些经历，一些陆军领导人产生了新的决心，即即使意味着与苏加诺发生冲突，也要抵制 PKI 的进击。⁶⁵

1965 年初，有传言开始流传，称一群将军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正密谋推翻苏加诺，并得到了外国情报机构的帮助。尽管军队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否认了这些传言，但传言并没有消失。五月份，一份文件浮出水面，看起来显示英国和美国政府正与印尼军官密谋进行某种秘密行动。这份文件被称为吉尔克里斯特信函，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吉尔克

里斯特致英国外交部的草稿信。信中最具煽动性的段落提到了与我们当地军方朋友合作的行动计划。尽管军队和大多数外国大使馆坚称这封信是伪造的，苏班德里奥、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却将其视为对印尼事务进行秘密干涉的证据。

苏加诺回应道，他召集了军事司令官到他的宫殿，询问陆军司令扬尼将军，他的军官是否与英国和美国大使馆有联系。据报道，扬尼承认帕曼将军和苏肯德罗将军确实有联系，并且高级军官们偶尔会在扬尼的家里聚会发泄情绪。然而，他否认存在将军委员会或任何推翻苏加诺的阴谋。尽管有这些否认，苏加诺与苏班德里奥和印尼共产党（PKI）继续坚称确实存在将军委员会，并且军事政变的威胁是真实的。根据 PKI 自己的说法，这种信念成为其接下来几个月战略规划的核心，并鼓励党的一些领导人加大努力与更进步的军官合作，以阻止或推迟军队计划中的政变。

在雅加达政治的幕后交易和谣言之外，1965 年也被乡村和全国各地城镇街道上不断升级的政治紧张局势所标志。在反帝国主义情绪的推动下，1965 年 1 月和 2 月，印尼共产党（PKI）附属的工会领导了对美国和英国财产和种植园的接管，引发了军队和反共党派的愤怒反应。例如，二月份，PKI 附属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种植园工人工会（Sarekat Buruh Perkebunan Republik Indonesia，简称 SARBUPRI）试图夺取美国橡胶公司在北苏门答腊的种植园。远非谴责他们的行动，苏加诺告诉美国橡胶和固特异的高管，政府将临时行政控制外国橡胶庄园。他还赞同接管其他西方财产的想法，引起了外国石油公司卡尔泰克斯、斯坦瓦克和壳牌石油的高管们的警惕。⁶⁸

在其他地方，PKI 和 BTI 通过单方面的土地没收行动（aksi sepihak）推动土地改革，引发了与 NU、PNI 及其各自的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东爪哇、巴厘岛和北苏门答腊，PNI 和 NU 动员他们的群众组织来抵制土地改革，这些冲突有时会导致肢体冲突和伤亡。虽然在这些事件中实际被杀或受伤的人数相当少，但这些冲突加剧了各组织之间的对立，并为据称发生在 1965 年 10 月政变之后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提供了重要背景和先决条件。北苏门答腊 Simalungun 的 Bandar Betsy 种植园在 1965 年 5 月发生的一起暴力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一名退伍军官在试图驱逐声称拥有该土地的 BTI 成员时被杀。他的死亡成为 1965 年 10 月后军队和右翼政党在对抗 PKI 的运动中的一个集结点。

同样，在城镇和城市里，大规模示威和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和愤怒，有时甚至变得暴力。尽管所有派别都确保引用了革命的认可语言和符号——表示他们支持苏加诺和 Nasakom，坚决反对尼科林，呼吁摧毁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对立团体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在左派方面，示威者要求停止美国在越南的轰炸，指责西方势力干涉印尼政治，要求重新调整包括内阁部长在内的反共主义人物，谴责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腐败的资本主义官僚，并呼吁禁止包括 HMI 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与此同时，在右派方面，示威者和反共主义媒体谴责印尼共产党的无神论，指责 BTI 通过其一边倒的行动恐吓人民，警告革命正在偏离正轨，并暗示 PKI 和苏加诺已成为中国的傀儡。

所有这些紧张局势都被迅速恶化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剧。⁷² 由于猖獗的通货膨胀，大米价格迅速上涨，而公务员、教师和士兵的工资和薪水则保持停滞或下降。印尼货币盾的价值急剧下降，也意味着进

口商品只有极少数富人或有关系的人才能够购买得起。除了给工资收入者和大多数城市居民带来生活困难外，这些条件还助长了政府、军方官员和政治家之间的腐败，并导致了一种普遍的不确定和焦虑感。在这种背景下，印尼共产党反腐败、支持物价控制、集体谈判权和工资增加的运动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大部分人口的欢迎。难怪那么多教师、公务员、大学教授、作家甚至一些士兵开始支持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

所有这些紧张局势都是所谓的十月政变和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的重要先决条件，但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 1965 年 8 月初。8 月 4 日，在他计划发表惯例的独立日演讲不到两周之前，苏加诺在接待一支官方代表团时晕倒并呕吐。关于他病情的谣言迅速传开，尽管细节难以证实，但它们表明他可能活不了多久。这一消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焦虑，各个政党和人物开始为他的死亡做准备。这一消息对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尤其令人担忧，他们担心苏加诺的死亡或失能会使党处于几乎无法自卫的境地。他们担心突然失去他们的关键政治支持者——他们对抗军队和右派政党的捍卫者，因此开始考虑如何最好地为苏加诺的去世做准备。与此同时，军方领导层意识到苏加诺的死亡，甚至是失能，可能为他们夺取权力或至少阻止他们所认为的国家向左倾斜的危险提供机会。

结果是政治紧张局势在争夺权力的主要竞争者——军队和 PKI 之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升级，并且双方都开始认真规划苏加诺下台后的情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哈罗德·克劳奇写道，政治氛围变得极度紧张。由于总统的健康状况不确定，并且有关政变的谣言四起，武装部队正准备在 10 月 5 日的武装部队日进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以应

对 PKI 在去年 5 月举行的大型周年庆典。当约两万名军队集结在雅加达时，人们感到 ‘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⁷⁴’

1965 年 10 月 1 日清晨，它发生了。

第三章

借口

那些狂妄自大的将军和军官们，他们忽视了士兵的处境，过着奢华的生活，纵情玩乐，侮辱我们的妇女，浪费政府资金，必须被赶出军队并受到相应的惩罚。

—LIEUTENANT COLONEL 翁达,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清晨，印度尼西亚的六名高级将领被陆军士兵小队从他们在雅加达的家中绑架。其中三名将领抵抗了绑架者，在被带到城市郊区的哈利姆·佩尔达纳库苏马空军基地之前就被当场枪杀；另外三人被活捉到同一地点，然后被刺或枪杀致死。第七名将领纳苏甘设法逃脱，但受伤，而他的副官被杀。所有七具尸体被倒入一口名为鳄鱼洞（Lubang Buaya）的干涸井中，并被土和树叶掩埋。

这些事件虽然令人震惊，但并不是必然会导致大规模暴力。事实上，那一天的危机本可以通过逮捕和起诉直接参与杀戮和指挥官的

人，并由总统巧妙干预而得到相对较少的流血解决。然而，由于这次行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杀戮和拘留，使其具有了本不应有的重要性。因此，对这些事件的竞争性解释——尤其是谁在 930 运动中背后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争论的焦点已经持续了大约五十年。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辩论可能看起来像是对随后发生的事件的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手段，特别是大规模杀戮和数十万人的关押。那种暴力行为是如此令人不齿，比 10 月 1 日的事件更具有重大影响，以至于谁对 930 运动负责的问题似乎并不相关。然而，对这场运动的辩论是重要的，因为它将我们带到了问题的核心：军队及其支持其诋毁、监禁、酷刑和杀害印尼共产党成员和其他左派的行动是否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在权衡证据后，我认为很明显他们是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是有意为之。本章分两部分为这个案件奠定基础。首先，根据少数不争议的历史事实，对 10 月 1 日事件及其后果进行描述。然后，概述了对这场运动的各种竞争性解释，突出了官方版本的不可信和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对其他解释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后面的章节探讨了在此期间确立的官方叙述如何被传播和利用，以为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行动提供借口，包括大规模杀戮和关押，以及军队夺取权力。

930 运动

对于绑架和杀害将军的组织，其自称为九二零运动，由总统卫队的一名营长翁达领导。在绑架行动进行时，忠于该运动的部队夺取了

雅加达的关键设施，包括总统府和国家广播电台——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RRI）。大约在早上 7 点 15 分，翁达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该运动为了保护总统和国家免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而采取行动。

将军委员会是由中央情报局赞助的颠覆性运动，最近非常活跃，特别是自今年 8 月初苏加诺总统病重以来。然而他们希望苏加诺总统因病去世的希望没有实现。因此，为了实现其目标，将军委员会计划在今年 10 月 5 日的武装部队日进行一次武力展示 (machtvertoon)，并从爪哇东部、中部和西部调集部队。凭借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集中，将军委员会甚至计划进行一次反革命政变。

该声明称苏加诺总统安全，并受到运动的保护，并宣布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Dewan Revolusi）来维护革命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这场运动是军队内部事务，针对的是将军们的行为，他们玷污了军队的名誉，并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怀有邪恶企图。它还谴责他们奢华腐败的生活方式，对下属的忽视和纵欲行为。在听到早晨事件后，苏加诺总统先去总统府，然后去哈林空军基地。得知将军已经被杀后，他下令停止行动，但一段时间内没有公开发表声明。

与此同时，仅几个小时后，其他军队单位开始动员以镇压这场运动。这一努力的领导者是苏哈托将军——他最终将取代苏加诺成为总统。虽然他是军队战略储备指挥部（Komando Strategis Angkatan Darat，简称 Kostrad）的指挥官，但苏哈托神秘地没有成为目标，因

此他可以自由地掌握军队指挥权并动员部队对抗这场运动。他的道路也因将军们的死亡，特别是陆军司令尤尼将军的死亡，以及纳苏甘的受伤而暂时离开现场而得以畅通。

在午后，运动领导人发布了一系列宣言，其中的混合信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一方面，第一号法令重申运动完全局限于军队内部，以制止那些是将军委员会成员及其帮凶的将军们的任意行动。另一方面，它宣布所有权力将从现有内阁转移到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苏加诺总统现有的内阁将被解散。因此，与早先宣言中保护总统的说法相反，后来的法令给人留下了运动是针对总统行动的印象，或者至少没有得到他的完全批准。苏加诺总统自己的沉默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印象。

由于这个原因，以及苏哈托将军的努力，对这个运动的支持迅速开始崩溃。到10月1日下午6点左右，雅加达的大部分力量已经投降或逃离，苏哈托忠诚的部队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实际上，这个运动在开始不到一天后就已经失败了。随后不久，雅加达的军队指挥官乌玛尔·维拉哈迪库苏马将军关闭了大多数主要媒体机构，但两份由军方控制的报纸《武装力量》和《尤达新闻》是例外。当晚稍后，苏哈托通过广播宣布这个运动是反革命的，总统安全无虞，但他自己已经接管了军队的领导。他还发出了一种最后通牒，称苏加诺必须离开哈利姆，那里的军事单位必须在第二天早上投降，否则他将派遣部队将其驱逐。

在空军基地，情况紧张而混乱。在这一天的过程中，有几个关键人物聚集在那里，包括苏加诺总统、空军指挥官达尼、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以及一些总统顾问。其中，只有达尼站出来支持运动，而苏加

诺、艾地和其他人保持沉默。此外，还有运动部队的其他单位以及印尼共产党附属的妇女组织 Gerwani (Gerakan Wanita Indonesia) 和青年组织 Pemuda Rakyat 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参与了对将军们的行动。随着苏哈托晚间宣布并对支持运动的人发出最后通牒，必须做出决策。到了第二天早上，10月2日，哈林剩下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消失或被拘留，所有关键人物都离开了空军基地——苏加诺前往雅加达以外约50英里的波哥尔总统住所，而达尼、艾地和乌图恩前往中爪哇。

苏加诺处于防守状态

接下来的几天见证了苏加诺总统权威的削弱和苏哈托将军领导下军队权力的确立。10月2日，在与军事指挥官和亲近的助手的会议上，总统重申他已经任命普拉诺托·雷克索萨姆德罗将军接替已故的尤尼将军担任陆军指挥官。前一天，苏哈托宣布他将接替尤尼将军，对总统的决定表示抵抗。面对军队中一位最高级别军官的激烈反应，苏加诺屈服了，授权苏哈托恢复安全和秩序。

10月3日清晨，苏加诺终于通过广播向全国保证他的安全和指挥权，并呼吁保持冷静。但是，他的保证很快被地面上的事件超越。在他的全国广播不到24小时后，死去的将军们的尸体在哈利姆附近的旧井中被发现，10月4日早上被挖掘出来。苏哈托将军亲自见证了挖掘工作。在那个可怕的背景下，他谈到了谋杀将军的背叛和野蛮行径，并首次暗示了 Gerwani 和 Pemuda Rakyat 志愿者以及空军在这起谋杀案中的串谋。一队士兵、摄影师和记者出席了挖掘工作和苏哈托的讲话，这些内容后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印刷和电子媒体广播。

在军方控制的印刷和电视媒体上出现的可怕图像，再加上苏哈托将军的煽动性演讲，为第二天早上 10 月 5 日的军事队伍和葬礼奠定了基础。在士兵和重型军事装备的陪同下，死去的将军的遗体被抬过雅加达的街道，送到卡利巴塔英雄公墓。这场队伍的设计精心考虑到了军事力量和团结的展示；它也标志着诋毁左派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在墓地上，纳苏甘（Nasution）发表了一次感情激动的演讲，他的年幼女儿在被绑架未遂中受重伤，当时仍在医院里与死神搏斗。他在演讲中将这此将军描述为国家英雄，并多次提到那些杀害他们的人的背叛和残忍。宣传和军事仪式的综合效果令人震撼；人群开始聚集，要求对杀害将军的人进行报复，并禁止与该运动有关的所有组织。很快，这些愤怒的要求演变成了暴力行为，人群洗劫并焚烧了“人民青年”和印尼共产党的办公室和住所。

为了遏制对左派的复仇和暴力行为，并确立自己的权威，总统于 10 月 6 日在波哥尔召开了内阁会议。他援引革命精神，警告被帝国主义者愚弄的危险，恳求部长们和军官们保持冷静，等待他对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然而，苏哈托和他的盟友再次抵制了总统的权威，并从他那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以恢复安全和秩序。10 月 10 日，在苏加诺的许可下，苏哈托成立了恢复安全和秩序行动指挥部

(Komando Operasi Pemulihan Keamanan dan Ketertiban, 简称 Kopkamtib)，这个强大的非宪法机构将成为军队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对左派进行打击和军队主导力量的主要机构基础。一周后，即 10 月 16 日，苏哈托正式宣誓就任陆军司令，为消灭左派和军队最终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



3.1 图。1965 年 10 月 8 日，位于雅加达的印尼共产党总部遭到袭击和烧毁的遗址。横幅上写着“死于将军绑架者”。(Bettman/Getty Images)

仅两周后的 10 月 1 日事件之后，930 运动在军事上被镇压，军队的领导权被苏哈托及其忠诚的人掌握。苏加诺仍然名义上掌握权力，但苏哈托实际上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军队还控制着印刷和电子媒体，并开始利用它们广泛传播自己的事件版本。一些与印尼共产党（PKI）有关的群众组织，特别是 Pemuda Rakyat 和 Gerwani，被指控参与将将军们杀害，并且他们的成员正遭受攻击，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室被摧毁。与此同时，PKI 的领导层陷入混乱；一些领导人逃往中爪哇，而其他则躲藏起来，或者已被逮捕或杀害。

尽管发生了这些戏剧性的发展，但对苏加诺和左派的打击既不简单也不迅速。事实上，在军队及其盟友能够夺取权力之前，还需要六

个月的时间，而在苏加诺最终被免职并苏哈托被任命为代理总统之前，还需要一年的时间。延迟的原因之一是总统在该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非常受欢迎。军队及其盟友不能贸然行动，比如发动政变或逮捕总统，因为这样的举动很容易引起叛国罪的指控，并可能适得其反。相反，他们需要逐渐削弱苏加诺的合法性和权威，以使他最终的免职看起来自然合法。他们采取的主要策略是首先暗示，最终公开指控苏加诺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运动，或者至少默许了这场运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系统地追求这一策略——通过媒体、组织的大规模示威和政治审判，最终要求总统回答与所谓政变企图的串谋指控。

苏加诺和许多其他人都不接受印尼共产党（PKI）对这场运动负责的事实。根据纳苏甘的一位高级助手的说法，直到 1966 年 1 月，仍有人不相信 PKI 要对此次事件负责，或者认为这是一起军队内部的事务。“实际上，军队处于困境中，情况非常敏感。我们不得不说服人们，没有将军委员会存在...我们播放了乌图恩的录音供词，但他（苏加诺）并不相信。¹³”

对左派的行动需要一些时间的第二个原因是，在该国的某些地区，对 930 运动有相当大的支持。最大的挑战在于中爪哇，那里的一些关键军队单位和指挥官支持该运动，并且比雅加达的运动领导人坚持得更久。即使在那些军官被拘留或被杀之后，中爪哇的政治力量仍然保持着大致的平衡，持续了近三个星期。正如后来所讨论的，只有在苏哈托下令部署精锐陆军空降突击团（Resimen Para Komando Angkatan Darat，简称 RPKAD）到该省时，平衡才开始转变，对左派的暴力行动才真正开始。

对于迅速采取行动打击苏加诺和左派的第三个障碍是，尽管苏哈托坚称相反，但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其他军种，尤其是空军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不团结。正如下文所讨论的，这种不团结可以说是导致行动发生的条件，并且是军队能够自信地对抗敌人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苏哈托还知道，在军队和公务员中存在一些对印尼共产党的同情，他必须制定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计划。军队领导层最终通过对所有表现出支持这一运动迹象或被认为对苏加诺或任何左派党派持有同情态度的军官、士兵和公务员进行系统清洗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苏哈托的“和平演变”

由于这些原因，从 1965 年 10 月到 1966 年 3 月的六个月期间，总统和他在左翼的盟友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局面，而苏哈托将军和他的盟友则站在另一边。总统苏加诺试图利用自己的声望和职权来保护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免受暴力袭击，并为他的关键顾问，尤其是苏班德里奥、黄周达和达尼，辩护，以免他们被指控参与 930 事件。他多次呼吁保持冷静和团结，以免新殖民主义势力利用局势，谴责不断蔓延的暴力，并敦促人民等待政治解决方案。总统还拒绝使用军方创造的“Gestapu”（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一词来描述这一运动，坚持称其为“十月一日运动”（Gerakan Satu Oktober，或 Gestok）。

另一边，苏哈托采用了多种策略来削弱苏加诺的权威，并为对左派进行攻击创造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场复杂的媒体和宣传运动，详细描述在第六章中，鼓励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进行攻击，并

将军队描绘为维护秩序和国家救世主的英勇保证人。这场运动得以实施，是因为军队在 10 月 1 日晚上关闭了几乎所有雅加达的媒体机构，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所有媒体实施严格控制。例如，媒体报道（后来证明是虚假的）煽动了对印尼共产党的愤怒，报道称将军们被属于 Gerwani 的妇女阉割并剜眼睛，这些妇女在 10 月 1 日清晨的阳光下赤身裸体地围着他们跳舞，并咯咯地笑，就像女巫一样。这些虚假报道出现后的几个小时内，雅加达和全国各地开始聚集大量人群，首先要求禁止印尼共产党，然后洗劫该党的办公室，最终袭击和杀害印尼共产党成员。

苏哈托和他的高级指挥官同事们还通过授权和动员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行动包括示威、请愿和公开声明，要求禁止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驱逐苏加诺及其盟友，并采取坚决行动对付那些负责杀害将军们的人。在指导民主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主要手段，而军队现在则将这种旧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军队的指导下，这些要求在 1966 年初以人民三大诉求（Tri Tuntutan Rakyat, 或称 Tritura）的形式汇聚在一起：禁止印尼共产党，清洗内阁中的所有 Gestapu 和印尼共产党成员，降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苏哈托和军队欣然接受了这些要求，借口示威、集会和请愿是人民意愿的自发表达。实际上，这些要求及其表达方式都是由军队及其民间盟友讨论和协调的。

在追求这一战略的过程中，军队得到了热情的平民盟友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来自印尼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最重要的是 NU 的领导人，随着 Masyumi 的禁止和 PNI 内部的分裂，NU 已成为该国最大、最有权势的政党。在 10 月 1 日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NU 副主

席 Z. E. Subchan 成为一个关键人物，同时领导他的党对 PKI 和苏加诺发起攻击。军队的运动还得到了 Partai Katolik（天主教党）和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人物的支持，比如强烈反共的约瑟夫斯·贝克神父（Joop Beek），他与军事情报部门的密切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关键的支持还来自高中和大学学生，其中许多人显然认为，反对苏加诺和 PKI，他们是在打击威权主义和经济崩溃。他们被组织成各种行动指令，如 KAMI（印度尼西亚学生行动联盟）和 KAPPI（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行动联盟），他们参加了相对和平的街头示威，但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协调了大规模行动，以识别和逮捕疑似的左派分子。最后，这场运动得到了广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通常被称为伯克利黑帮，他们与军队合作，终结了他们认为是苏加诺灾难性的左翼民族主义经济政策，并向外国投资开放了该国。他们还包括一些著名的记者和作家，如小说家莫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他们在旧秩序的最后几年成为该国向左转变和与 PKI 有关的文化协会 LEKRA（人民文化研究所）的公开批评者。总的来说，这个中产阶级联盟给军队的运动赋予了平民的支持。

苏哈托摧毁左派的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赋予其合法性的——是创建具有净化、拘留、审讯和监禁权力的伪法律机构，以清除任何被认为参与运动或被视为对安全和秩序构成威胁的人。其中最强大的机构是 Kopkamtib。凭借其广泛的权力来恢复安全和秩序，它在政治或司法机构，包括总统和最高法院，都没有任何有效的控制。在其成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Kopkamtib 及其地区和地方指挥部成为清洗和消灭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的关键渠道。苏哈托以

Kopkamtib 的名义发布的命令成为地区和地方军事和警察指挥部行动的基础。它们为反共政治和宗教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指导和理由。

军方领导战略的一个相关要素是建立准法律的司法机构，以制造对苏加诺及其盟友的证据和宣传，这些证据可以用来证明他们的逮捕合理，或者削弱他们的权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机构的关键机构是特别军事法庭（Mahkamah Militer Luar Biasa，简称 Mahmillub），这些法庭举行了最重要的政治审判，包括对平民和军方嫌疑人的审判。Mahmillub 和机构的其他部分都受到苏哈托作为 Kopkamtib 指挥官的最高权威的控制。除了像翁达这样直接参与运动的人之外，像 Subandrio 和 Dhani 这样的关键人物也在 1966 年初开始在这些法庭受审。这些政治审判的明确目的是牵连苏加诺最亲密的盟友，对苏加诺本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政治损害，并为彻底消灭左派铺平道路。¹⁸

军队战略中最重要且极其有效的元素是从 1965 年 10 月初开始的系统性暴力运动。这一运动，如后续章节中更详细地阐述的那样，既包括大规模屠杀和大规模监禁，也包括虐待、酷刑、强奸、不公正的政治审判和奴役。它主要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但在某些地方也针对苏加诺的支持者、国家民主党和印尼公民协商机构（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的成员，甚至针对被认为有左倾倾向的军事人员。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亚齐、巴厘岛、中爪哇、东爪哇和北苏门答腊等地，除了亚齐外，这些地区都有强大而活跃的印尼共产党成员。大部分屠杀发生在 1965 年 10 月至 1966 年 3 月的六个月期间，但暴力运动并未完全停

止。涉嫌左派和苏加诺主义者继续遭受任意逮捕和拘留，直到 1968 年。在 1967——1968 年期间，军队进行了两次针对所谓的印尼共产党残余势力的重大军事行动，其中一次发生在东爪哇的布利塔尔附近，另一次发生在西加里曼丹。此外，对涉嫌参与所谓政变的人进行的政治审判持续了数年，其中一些审判甚至延续到 1970 年代末。



图 3.2。1965 年 11 月，反共青年加入军队在中爪哇梅拉皮山上搜寻 PKI 领导人艾地的行动。

(Bettman/Getty Images)

SUPERSEMAR

在苏哈托和苏加诺之间的权力竞争中，以及更普遍地说，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竞争，1966 年 3 月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点。由于印尼共产党陷入混乱，成千上万的左派分子被拘留、逃亡或死亡，苏加诺因

失去关键顾问和与该运动有关的指控而削弱，军队成为该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现在，需要以表面上宪法的权力转移的形式正式确立这种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时刻发生在 1966 年 3 月 11 日，当时苏加诺总统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似乎签署了一项授权令，授予苏哈托将军行政权力，从而标志着他自己的权威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并为军队夺取权力提供了关键的法律基础。

3 月 11 日颁布的命令，通常被称为 Supersemar——印尼语的缩写，意为 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即 3 月 11 日的命令——在印尼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议。新秩序的支持者指出 Supersemar 清楚地证明了权力的转移是合法的，而批评者则坚称它是一场伪装的政变。有人声称这个命令是伪造的，而其他人则说，向苏加诺总统呈递这封信的军官们明确或暗示地威胁了总统。他们指出，苏加诺在被包围在苏哈托忠诚的重兵部队中的总统府时接到了这封信。还有人认为这个命令可能从未存在过，或者如果存在过，也从未签署过——当政府当局后来无法找到原始文件时，这一说法获得了一些可信度。

无论事实如何，3 月 11 日的行动令苏加诺的权威彻底终结，左派的消亡以及军队作为该国主导政治力量的崛起。这为清洗所有苏加诺派和左派成员铺平了道路，他们被从临时人民协商会议（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简称 MPRS）中清除，并在 1966 年 6 月的 MPRS 会议上要求苏加诺对 930 事件及其在其中的角色负责。这实际上是一次弹劾，结果是注定的。此后，尽管偶尔试图维持其权威，苏加诺只能担任象征性的角色，直到 1967 年 3 月，他

被 MPRS 正式剥夺总统职务，被禁止从政，并被软禁在家中。他在三年后的 1970 年 6 月 21 日去世。3 月 11 日的行动还为 1966 年 6 月 5 日 MPRS 通过第 XXV 号决议铺平了道路，该决议禁止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禁止印尼共产党（PKI）和其他数十个左派组织。尽管其合法性存疑，但该决议成为半个世纪以来镇压左派的基本法律依据和理由。最后，它为苏哈托通过表面上的宪政过程成为总统铺平了道路。1967 年 3 月，经过全面清洗和顺从的 MPRS 宣布苏哈托为代理总统，并在 1968 年选举他为总统——他担任该职位长达三十年。

问题的解释

如果现在对于 1965 年 10 月 1 日发生的事件及其后几个月的大致轮廓有了一些共识，那么对于这场运动的责任人以及他们的确切目标，就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五十多年后，对于这些问题至少有六种不同的说法。大多数依赖于间接证据以及一系列有限且仍然有争议的文件证据。因此，我们可能得出结论，无法确定哪种说法最接近真相。但问题并不像那样棘手。有些说法本质上更具有说服力。接下来将尝试概述主要的解释，并评估它们的优点和缺点。

版本 1：PKI 作为幕后策划者

这些事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官方版本将六名将军的杀害完全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声称这些杀戮是该党企图夺取国家权力的大胆行动的

一部分。虽然承认一些军官参与了这场运动，但官方版本坚称他们只是被利用的傀儡，而印尼共产党的领导人策划了所谓的政变企图。在这个版本中，苏哈托将军和他的盟友被描绘为挽救国家的英雄，阻止了印尼共产党的权力夺取，而大规模的杀戮和逮捕印尼共产党成员（如果提到的话）被描绘为人民对该党背叛行为的自发愤怒和愤慨的不幸但不可避免的后果。官方版本还暗示印尼共产党是应中国的要求行动的，同时否认或掩盖了西方国家可能的参与。

官方叙述的更复杂版本突出了 PKI 特别局的作用，这是一个与现役军人进行沟通并试图影响他们的秘密机构，以及其所谓的领导人——一个名叫斯贾姆的神秘人物。尽管怀疑者认为斯贾姆可能是一个煽动者，其角色是将 PKI 卷入一场灾难性的阴谋，然后以此为借口镇压左派，但军方坚称他只为 PKI 工作，并被指派将军官卷入 PKI 的阴谋中。

这一说法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它没有提供印尼共产党（PKI）企图发动政变的合理动机。正如第 2 章所述，到 1965 年中期，PKI 通过合法政治活动和与苏加诺总统的密切联系取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政治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问为什么 PKI 会冒险尝试夺取权力，冒险放弃已经坚持了 15 年并且毫无准备的武装起义策略，尤其是当这样的举动几乎肯定会引发军队的愤怒和暴力反应时。1965 年 3 月，美国驻印尼大使霍华德·琼斯在菲律宾对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他对 PKI 是否有夺取权力的动机表示怀疑：“PKI 通过目前与苏加诺合作的策略做得太好了。除非 PKI 领导层比我想象的更冒失，否则他们不会给军队提供明确的挑战，这可能会激起有效的反应。”事实上，最有

可能从军事政变中获益并且有能力这样做的团体并不是 PKI，而是军队本身，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以及其他不太可能的情况在当时引起了外国观察员的关注，包括那些有兴趣归咎于印尼共产党的大使馆工作人员。例如，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在 1965 年 10 月 19 日的一份内部分析中得出结论，最好不要相信任何将印尼共产党定为 10 月 1 日策划重大起义或争夺权力的理论。印尼共产党的准备不充分和整个政变过程的普遍无能...远非共产主义阴谋的特点。同样，在 1965 年 11 月，曾驻雅加达并与印尼高级军官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上校乔治·本森告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印尼共产党参与其中是不可能的。正如乔治·卡欣在 1971 年指出的那样，很难看出这对于印尼共产党或苏加诺来说是符合利益的——共产党冒险杀害军官，从而提供了一个借口、口，使军队更容易以强硬手段回击。

第二个问题涉及证据问题。在这里，官方版本的基础更加不稳固。首先，10 月 1 日的绑架和杀戮明显不是由印尼共产党成员执行，而是由身着制服的军官指挥的常规士兵执行。此外，雅加达的运动领导人得到了大约 2500 名军队支持，而中爪哇的领导人得到了一些常规军队指挥部和部队的支持。虽然印尼共产党附属组织——人民青年和格尔瓦尼——在哈利姆空军基地，有一些人参与了对将军们的行动，但他们的人数和角色与代表运动的军队部队的人数和火力相比相形见绌。

已经出示的一些文件证据来支持官方版本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印刷在印尼共产党全国日报《Harian Rakyat》

上的社论，发表于 10 月 2 日，表达对 930 运动的支持。这篇社论事实上成为军方用来指控印尼共产党参与所谓政变的唯一一份文件证据。因此，它的真实性和作者身份至关重要。在这两个方面，令人不安的问题仍然存在。例如，为什么共产党的官方机关会决定发表一篇支持已经失败的政变企图的社论？此外，在雅加达的其他全国媒体机构都被军方控制或关闭的情况下，为什么允许共产党的报纸发表最后一篇自证其罪的社论？更加可疑的是，就在 10 月 1 日的早晨，其他报纸的编辑明确被军方告知不要发表任何关于这次运动的报道。其中之一是伊斯兰报纸《Suara Islam》，其编辑后来透露，在所谓政变的那天上午 11 点，两名军官（其中一名中校）来到他们的办公室告诉他们不要发表他们已经撰写并送交印刷厂的报道。正如其中一位编辑在 1967 年向卡欣解释的那样：“所以我们把报道从印刷厂撤回来，没有发表出来。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接近发表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乐于助人的军官当天去《Harian Rakyat》办公室告诉他们不要发表呢？至少，现有的证据表明，军方领导有意诱使《Harian Rakyat》的编辑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次运动的社论，同时明确警告其他人不要这样做。另一个可能性是，这篇罪证社论根本不是由共产党领导层写的，而是由某个对制造共产党罪证有兴趣的人写的，以此为借口发起一场彻底摧毁该党的激进运动。

在支持官方版本的其他证据中，包括从囚犯身上通过酷刑或极端压迫下得到的证词和供词。即使我们暂且不谈使用这些供词作为证据的明显伦理和法律问题，对它们的可靠性仍然存在疑问。考虑到这些供词被获取的情况，很可能有一些，如果不是全部，都是由情报人员和审讯者准备好供囚犯签字的。党主席艾地的所谓自白就是一个例

子。根据军方的信息，他在被军方拘留期间写下了一份声明，承认自己和印尼共产党对这场运动负有责任。然而，由于他随后被军方抓捕者立即击毙，我们无法验证这一说法。²⁹

对于两个关键的军事阴谋者翁达中校和 Abdul 拉蒂夫上校的证词，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官方报道对此高度依赖。1965 年 11 月，军方选择性引用了他们的审讯记录，声称这两个人是根据印尼共产党的命令行动的。但是，当他们接受审判时，两人都对这些官方审讯报告提出了相反的说法。³⁰ 对于 1965 年 10 月 3 日被捕的 PKI 政治局成员 Njono 的证词也存在类似的怀疑，他的所谓自白书在 1965 年 12 月初由军方信息中心公开。他的自白中包含了关于政治局成员构成的基本事实错误，任何党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犯这种错误，并且概述了自己的“阴谋企图”，这个“阴谋”需要几个党的领导人在印尼，而事实上他们都在国外。³¹ 在 1966 年，安德森和麦克维怀疑 Njono 可能不是这份罪证自白的作者，他们写道，更有可能的是...至少关于政治局讨论的部分是军方事先准备好让他签字的。³²

高级 PKI 领导层对该运动的法律上可接受的唯一证据是神秘人物斯贾姆在法庭上作证。在 1967 年政治局成员苏迪斯曼的秀场审判中，斯贾姆声称自己是党的特别局的领导者，并按照艾地的命令协调了该运动。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对斯贾姆的证词仍存在严重的怀疑。令人困惑的是，一个承认在该运动中扮演如此核心角色的人竟然能够长期逍遥法外，而其他许多人却很快被逮捕、审讯和杀害。此外，虽然斯贾姆最终被监禁、审判并判处死刑，但狱友们注意到他与军队和监狱官员之间有异常友好的关系，从未受到虐待，并且有时参与对其他囚犯的审讯。这些和其他奇怪的事情导致一些观察家得出结

论，即尽管他无疑是艾地的亲密知己，但斯贾姆也可能为军队工作。鉴于斯贾姆的角色和与党的联系的神秘性，唯一能够反驳他的证词的人是军队已经杀害的艾地。怀疑者们建议，他可能已经与抓捕他的人达成协议，以提供对 PKI 的指控证词以换取宽大处理。正如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 1979 年告诉一位采访者的那样，当政府发现某件事的证据时，斯贾姆会欣然确认或否认。[我们]现在咨询他关于一切与 PKI 和 930 有关的事情。

最后，有人暗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是在中国的要求或影响下行动的，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不真实的。当时，英国大使写道，有传言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些传言并不重要……我怀疑中国的参与程度与 PKI 相当——可能有提前预知，但没有直接关系。³⁶ 最近对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评估，³⁷ 同样，军方坚称西方大国没有任何作用的说法与现有证据相矛盾，这些证据在第 4 章和第 7 章中有详细阐述。

版本 2：康奈尔文件

另一种说法最早由康奈尔大学的安德森和麦克维在 1966 年提出，认为九月三十日运动或多或少是其所宣称的：一群不满的中级军官对视为腐败、对总统不忠诚并与中央情报局勾结的军队高层发起的行动。根据他们的初步分析，翁达和他的同事们出于坚定的信念行动，认为军队高层与中央情报局合谋，将在十月五日，即军队节，策划发动军事政变³⁸

这个说法，后来被称为康奈尔文件，是基于对运动自己的公告的仔细阅读，以及对军队内部现有的紧张局势和分歧的分析。例如，它

强调了运动的声明和行动如何反映了低级和中级军官的关切之处。安德森和麦克维还指出，参与这一运动的关键军官都来自中爪哇，他们的行动也受到了某些文化规范和态度的影响，这使他们与他们所针对的生活奢华、腐败的雅加达将军们有所区别。

他们的争论对所谓的十月政变的官方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在政治上取得如此成功的情况下，印尼共产党（PKI）有什么可能的动机来采取这样的行动？一个通过和平动员策略取得成功的政党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方针，发动武装起义，尤其是当它没有武装力量时？如果确实是该党组织了政变，为什么它没有采取最基本的失败预防措施，比如获得总统的支持并动员其庞大的民众成员？由于提出这些问题并坚称所谓的政变主要是军队内部事务，安德森（Anderson）和麦克维（McVey）提出的这些观点引发了一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并导致他们被禁止进入印度尼西亚长达三十年。事实上，正是作为对康奈尔文件的回应，苏瓦尔托上校（Colonel Suwanto）和苏哈托将军委托两位作者在 1967 年撰写了军队关于 930 的第二份官方报告。

自康奈尔账户写成以来的五十年里，许多学者对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质疑。首先，它似乎刻意回避了任何可能与印尼共产党（PKI）有关的证据。在哈利姆，Gerwani 和 Pemuda Rakyat 志愿者的存在，一些 Pemuda Rakyat 单位对该运动的支持以及某些军官与 PKI 官员在中爪哇的密切合作，这可能并不证明 PKI 对 10 月 1 日行动的策划负责。然而，它们确实表明了 PKI 和军官们一定程度的合作。此外，正如下文所讨论的，最近的学术研究认为 PKI 主席艾地确实直接参与了该运动的策划，即使他没有与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分享这

些计划。安德森和麦克维伊坚称 PKI 及其附属组织与该运动没有任何联系或支持，似乎有些过分抗议。

这些不足之处尽管如此，《康奈尔文件》的核心论点仍然令人信服。无论关于 PKI 领导人在阴谋中的角色还有什么可能被揭示出来，毫无疑问，军官和士兵在雅加达和其他地方的策划和执行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任何掩盖或否认军官和士兵的角色，并淡化军队内部紧张局势在触发行动中的存在的解释都是误导，必须被视为蓄意欺骗。

版本三：苏加诺——狡猾的领导者？

第三种解释将所谓政变的责任归咎于苏加诺总统，将其描述为一个狡猾的领导者或影子傀儡大师。根据这个说法，苏加诺要么亲自发起了将将军绑架的行动，要么知道有一种阴谋正在酝酿中，并允许其继续进行，期望这将对他的政治利益有利。

苏加诺参与的指控最初是由军队及其盟友在 1965 年末和 1966 年初提出的，作为削弱他合法性并使他下台的协同努力的一部分。这场运动动用了大量的国家资源，包括苏哈托在 10 月 1 日后建立的情报机构和准司法机构，最终导致类似弹劾审判的情况。⁴⁰ 安东尼·达克 (Antonie Dake) 是与苏哈托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作家，后来在一本名为《苏加诺档案》的书中基本上提出了同样的观点。⁴¹ 最近，这个论点由印尼军事专家萨利姆·哈吉·赛义德 (Salim Haji Said) 提出，他在 1965 年曾在军队报纸《安格坦·贝森贾塔》(Angkatan Bersendjata) 担任记者。⁴²

在这个情景的一个版本中，苏加诺设计了绑架计划，但并不杀害尤尼将军，而是用一个更易控制的人取而代之。毕竟，在印度尼西亚，利用绑架来迫使政治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先例的。1945 年 8 月 16 日，苏加诺本人曾被激进的民族主义青年绑架（连同哈达一起），他们坚持领导人应立即宣布独立并发动对日本的起义。他们很快被释放，毫发无损，但受到了警告，并在第二天宣布了独立。支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考虑到这段历史，苏加诺可能把绑架尤尼和其他人视为处理政治上麻烦的对手的一种方式。但当计划演变成了杀害六名将军时，苏加诺试图与之保持距离。1976 年，在一次采访中，苏加诺最后一届内阁的前副总理约翰内斯·莱梅纳告诉卡欣，他认为苏加诺没有预料到将军们会被杀害：他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使用暴力。

苏加诺涉嫌参与所谓的政变的主要证据是在绑架事件开始前和之后的行动和动向。例如，他的控告者声称，总统在 8 月份的某个时候与翁达会面，表面上是为了讨论绑架计划，并且他在 1965 年 9 月 30 日签署了一项将尤尼撤职的命令。他们还指出，苏加诺选择在 10 月 1 日的清晨早早被送到 Halim 空军基地，并在那里一直待到晚上很晚，当时运动已经失败。尽管苏加诺坚称他去空军基地是为了与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一起确保在危机加剧时他能够迅速获得安全通道，但他的控告者认为他在 Halim 的出现证明了他与运动的勾结。

苏加诺关于该运动的声明也被引用为他参与阴谋的证据。例如，他据报道称 10 月 1 日事件只是印度尼西亚革命中的涟漪，拒绝将这些事件称为政变，这被他的控告者视为对该运动的同情和对六名将军死亡的反应冷淡的证明。同样，他多次呼吁保持冷静，拒绝禁止印尼共产党，保护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和内阁中的其他左派人士，并坚持

要求各方保持克制并等待政治解决方案，这被认为是他参与和支持所谓政变企图的证据。

这些论点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它们严重依赖于可疑或可以有合理替代解释的证据。例如，关于苏加诺的意图和行动的关键证据，包括他与翁达和 930 下令替换雅尼担任军队指挥官的所谓八月会议，都是基于邦邦·维吉亚纳尔科的证词。他声称自己在军方拘留期间遭到了拷打。鉴于我们对当时嫌疑人遭受虐待和在拘留期间伪造自白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至少对那份证词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考虑到苏哈托及其盟友在此时寻找削弱苏加诺证据的极端重要性，这一点更加明显。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坦率地说是倾向性的，远非决定性的。

即使我们暂且搁置这些疑虑，并且接受 Widjanarko 的证词表面价值，证据仍然无法提供苏加诺在这场运动中串谋的初步证据，原因很简单，总统对他的行动所提供的解释至少和他的控告者提出的解释一样合理。同样，他呼吁冷静和结束暴力的言论也可以被视为理性和政治家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叛国罪的证据。⁴⁶

版本 4：苏哈托——断掉的线索

第四种理论将矛头指向苏哈托将军，他是这一阴谋的关键人物——阴谋中的缺失环节。在这种情况下，苏哈托是一次旨在失败的政变中的关键人物，这是一次故意挑衅，旨在为军队采取广泛的惩罚行动提供借口，以打击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没有确凿的文件材料支持这种解释，但间接证据足以对苏哈托的角色提出严重质疑。

首先，有一个奇怪的事实，即苏哈托——陆军精锐战略预备队（Kostrad）的指挥官居然没有成为运动的目标，使他能够自由调配自己的部队和权威，在运动开始后几小时内镇压了它。支持这一理论的人认为，只有严重的无能或蓄意设计才能解释这种明显的疏忽，而蓄意设计是更合理的解释。否则，为什么这样高低位的人物会被放过呢？

那个谜题的一个答案在于，主要的军事策划者翁达和拉蒂夫与苏哈托有着长期的个人和职业联系，并且有理由相信他会支持他们的计划。苏哈托曾是翁达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和西伊里安（Trikorā）战役期间的指挥官。1964年4月，他曾前往中爪哇参加翁达的婚礼。拉蒂夫在革命期间也曾在苏哈托的麾下服役，并且是苏哈托家族的亲密朋友。基于这些紧密的联系，翁达和拉蒂夫显然不仅相信苏哈托对他们的计划没有威胁，而且还相信他很可能成为他们的盟友。正如拉蒂夫在1978年的审判辩护声明中写道：“我坚信，如果有人可以被认为忠于苏加诺总统的领导，那只有他。我早在日惹就认识他，我知道‘巴帕克苏哈托将军’是谁。”

苏哈托可能对行动计划有预知，这是解谜的第二个相关答案。证据主要是930晚上，即行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拉蒂夫和苏哈托之间的奇怪会面。两人在雅加达的主要军事医院见面是毋庸置疑的，苏哈托最小的儿子当时正在那里接受治疗，他几天前被烫伤了。但是这次会面的目的仍然存在争议。当被问及这次会面时，苏哈托坚称拉蒂夫要么是来杀他的。然而，拉蒂夫坚称他去医院是为了告知苏哈托行动计划，以预防将军们的政变，并随时寻求他的支持。换句话说，苏哈托声称他对行动计划没有事先了解，事实上他勉强逃脱了成为其中一员

的命运，而拉蒂夫则说苏哈托事先知道行动计划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可能永远无法完全解决，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苏哈托和拉蒂夫在将军们被绑架和杀害前一晚的会面引发了对苏哈托动机的质疑。

苏哈托卷入阴谋的第三个证据是，他是被绑架将军将军的竞争对手，例如尤尼，而且他对另一个将军纳苏甘怀有深深的怨恨，因为纳苏甘曾因腐败对他进行过处分。⁵² 高级指挥部的六名将军被撤职将确保苏哈托的主要竞争对手离开，使他成为该国最高级别的军官。因此，除了对镇压左派可能有兴趣外，苏哈托可能将这场阴谋视为自己职业发展的机会。

简而言之，可得证据至少同样有力地指向苏哈托是这场运动的策划者之一，即使不接受苏哈托策划阴谋的说法，至少有合理的怀疑他事先知道计划，并可能给人支持的印象，但在关键时刻却反对阴谋，并将其作为粉碎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借口。这种做法与当时的政治逻辑是相符的。1965 年末，印尼共产党拥有总统苏加诺的支持，他仍然非常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团体，无论多么强大，都不敢直接对抗印尼共产党。苏哈托及其盟友将运动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将正是他们需要的借口，以打击该党并代表军队夺取权力。

版本 5：一个外国阴谋？

阴谋论的一种变体是，10 月 1 日的行动是外国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与印尼盟友合作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产物，旨在为反共势力镇压印尼共产党和推翻苏加诺提供借口。苏加诺本人最

早提出了这一主张，他将运动归咎于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偏离、新殖民主义势力的阴谋以及某些个人的犯罪阴谋。⁵³ 但外国学者，尤其是彼得·戴尔·斯科特，以及一些印尼观察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⁵⁴

不用说，美国参与的说法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美国政府官员坚决否认美国与所谓的政变有任何关系。当时的美国大使马歇尔·格林在回忆录中也附和官方说法，称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同样，苏哈托坚称摧毁印尼共产党的行动完全由印尼人自己完成……没有一丝来自中央情报局的援助。考虑到随后发生的大量生命损失以及苏哈托的反共新秩序政权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的重要性，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和印尼政府坚定地坚持这个说法。然而，正如第 4 章和第 7 章详细讨论的那样，迄今发现的纪录和间接证据清楚地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对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及随后的暴力事件负有直接和间接责任。

在所谓政变之前的十多年里，概率谜题的第一部分是，美国秘密国家安全文件明确支持使用一切可行的隐蔽手段和一切可行的公开手段，包括武力，以防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控制之下。⁵⁸ 这些不仅仅是纸上的文字；在 1957-1958 年，美国根据这一授权行动起来，积极支持反对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武装起义。此外，美国对这些起义的支持还涉及军事装备和弹药的供应，以及向那些公开宣称要推翻印度尼西亚政府的人提供美国飞行员和军事顾问。

鉴于对共产主义传播的极度关注，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威胁的看法也是相关的。再次强调，证据支持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可获得的文件清楚地表明，到 1965 年，美国政府确信印度尼西亚正在不可避免地滑向共产主义。正如早先所述，1965 年中期，中央情报

局局长拉伯恩写信给约翰逊总统，称印度尼西亚正在朝着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道路上稳步前进，除非这种趋势得以逆转。如果美国政府在 1957-1958 年间准备军事干预，当时共产主义威胁相对较小，那么很难相信 1965 年，当这种威胁被认为更为严重时，它没有计划以某种方式干预。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在该地区其他地方的行动，这一可能性进一步得到加强。毕竟，1965 年是约翰逊政府开始在越南进行大规模升级战争的一年，北方进行了密集轰炸，南方部署了数以万计的美国地面部队。如果美国准备为了阻止越南的共产主义而发动战争，我们必须假设它在印度尼西亚也考虑了某种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从解密文件中得知，直到 1965 年，美国政府一直在鼓励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一些成员采取强硬行动对付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其中一种建议是向印尼军队的朋友们提供保证，即美国及其盟友将提供支持，并在军队对付印尼共产党时保持沉默。尽管存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但可获得的美国文件显示，到 1965 年，美国官员已经确定苏哈托是这些军方朋友中的一员，他们是少数坚定的反共军官，可以指望他们采取行动对付印尼共产党。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美国提出的打击印尼共产党（PKI）的策略之一几乎与 1965 年实际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同：指责 PKI 犯下叛国罪，以此为借口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实施这样一系列事件的完美机制将是一种挑衅行为，可以是谣言或文件，声称揭示了右翼政变的计划，这将导致 PKI 和其他进步力量采取鲁莽行动，被解释为叛国行为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计划的美妙之处在于，它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源和几乎没有外国介入的痕迹来实现。所需的只是一些秘密资

金，一些帮助制作必要文件的帮助，以及对可靠朋友的秘密支持保证。从这个角度来看，1965 年初关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将军委员会策划政变的谣言可能会有新的含义。⁶¹

谣言和文件，甚至将军们的谋杀，是否可能是一个巧妙的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的行动产物，旨在引发或证明军队的反击？这是完全可能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种情况的证据主要是间接的，有理由怀疑整个事件是外国阴谋的结果。然而，正如后面章节中详细讨论的那样，有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及其盟友在 1965 年鼓励军队采取行动对抗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并促成了随后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

版本 6：多方势力合作

这些事件的最新解释由历史学家约翰·鲁萨提出，对所有这些说法都有异议。鲁萨根据新的证据认为，10 月 1 日的行动是一项由一小部分进步军官和 PKI 领导人艾地共同计划的有缺陷的方案，通过神秘人物 斯贾姆作为中间人。这个行动并非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苏哈托故意设计的失败计划，而是由于计划不周、实施失败和苏哈托迅速采取的对策而崩溃。此外，这一行动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外国政府的支持，这些政府在 1965 年之前一直鼓励军队领导人计划最终接管。鲁萨的观点承认了艾地的作用，但坚决否认了官方声称 PKI 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策划了这次运动，并强调整个党员没有任何关系。印度尼西亚当局认为鲁萨的书直接挑战了他们自己的说法，2009 年印尼检察长禁止该书出版。

在这种解释中，策划者最初的意图是绑架六名将军，以预防军方高层计划的“政变”。通过扣留将军而不杀死他们，策划者将按照印度

尼西亚政治中古老的绑架传统行事。只要得到总统的认可，而策划者显然期望会得到，这样的举动将阻止预期中的军事政变，同时为国家政治的进一步左倾开辟道路。然而，将军们被谋杀，而不仅仅是被逮捕，使苏加诺无法支持这一行动，并导致其迅速崩溃。

罗萨认为，这完全是军队内部的事务。同时，他认为艾地没有与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分享这些计划，并证明这些计划是与进步军官共同制定的，从而使他的论点与军方的论点有所区别，后者试图牵连整个印尼共产党领导层和党派，并坚称印尼共产党是唯一的幕后策划者。确实，根据罗萨的观点，如果有一个中心罪犯，那就是斯贾姆：斯贾姆是军官和党派领导人之间的中间人，无意中把双方都拖入了一个双方都没有妥善计划的行动中。

罗萨的描述还提供了对苏哈托角色的合理解释，解释了为什么他没有成为所谓的政变企图的目标，以及他为什么能够在行动开始后如此迅速和有效地做出反应。他认为苏哈托不太可能自己计划了这次行动，并否认这次行动是为了失败而设计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很有可能苏哈托事先知道了他们的计划，这是因为他与拉蒂夫和温通的友谊，以及他自己的情报来源。这种事先的了解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 10 月 1 日早上如此迅速行动。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苏哈托确实对抗将军们的行动有一些预知，但未报告或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它，那么根据他自己政权的标准，他将因直接参与这一运动而被判入狱多年，无论是否经过审判。⁶⁷

最后，罗萨坚称苏哈托在十月初对印尼共产党（PKI）的行动之所以那么迅速，是因为军队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鼓励下，早已有了一项计划，只要有借口，就会立即对 PKI 和苏加诺采取行动。

从 10 月 1 日早上开始，苏哈托就知道这次运动有潜力成为将军队带上台的期望已久的借口。军队迅速将印尼共产党归咎于此，组织了反共的民间团体，并策划了一场宣传运动，这表明他们做了应急计划。将军们的行为不能仅仅解释为“临场发挥”。⁶⁸

罗萨的说法有很多优点。但它也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涉及动机的问题。即使接受罗萨的建议，原计划是绑架而不是杀害将军，为什么艾地会采取如此高风险的行动仍然不得而知。他真的如此政治上的粗心，以至于愿意冒险放弃在这场赌博中的有利地位吗？当我们回想起之前提到的关于斯贾姆身份和角色的严重怀疑时，动机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考虑到他在运动崩溃后从当局那里得到的特殊待遇，以及他显然急于证明军队希望听到的任何事情，我们必须问斯贾姆为谁工作。在罗萨将他在策划这场运动中的关键角色归因于他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重要。如果答案指向军队，或者像军方情报部门这样的一部分，那么再次出现认为这场运动是军队及其盟友故意挑衅的理论似乎是可信的。当然，这些问题都没有动摇罗萨的重要断言，即 PKI 的普通党员对这场运动的计划一无所知，苏哈托及其盟友利用 10 月 1 日的事件作为摧毁党派并夺取权力的借口。

总之，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早上发生的事情上，人们对于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存在着合理的共识，但是关于谁领导了这场运动，他们为什么采取了他们所做的行动以及他们的历史和政治意义是什么，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根据一些说法，关于这场运动的起源和性质的看法似乎无休止的争论威胁到了对于随后发生的更加重大的事件的关注：五十万人的死亡，超过一百万

人的大规模监禁以及左派的完全消亡。毫无疑问，1965 年至 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远比六名将军的被杀更加重要。同样真实的是，包括官方解释在内的各种解释都无法解释，更不用说为 1965 年至 1966 年的大规模杀戮和监禁辩护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解释的辩论与暴力问题无关。这场辩论仍然重要，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同的解释使得随之而来的事件——尤其是对左派的大规模暴力行为——更或多或少地令人不齿。如果官方说法试图为暴力行为辩护并为其负责的人开脱罪责，许多其他解释则明确表示这种暴力行为不仅非法，而且完全不能被辩解。更重要的是，解释的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特定叙述的传播——官方叙述——与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暴力行为有着内在的联系。

换句话说，1965-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是一种特定解读运动的产物，将将军们的杀害归咎于印尼共产党，并将该党描绘为谋杀和背叛的罪魁祸首。这种叙述既引发了极端暴力行为，又试图为之辩护。它还在短期内为军队夺取权力提供了正当性，同时在长期内为新秩序政权及其名义上的民主继任者提供了创立神话。

第四章

冷战

一个过早的 PKI 政变可能是对西方最有帮助的解决方案——前提是政变失败。

——英国外交部关于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告的注释

1964-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意外。

——马歇尔·格林，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930 事件是北京政权安排的共产主义政变，作为其世界革命概念的一部分。

——ANGKATAN BERSENDJATA, ARMY NEWSPAPER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所谓政变问题中，最持久且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外国影响或干预对其产生的程度。一种可能是美国及其盟友与关键军官合作，设计了这次行动以失败为借口，以打击印尼共产党并削

弱苏加诺的权力。另一种可能是美国及其盟友与所谓的政变毫无关系，并且实际上对此毫无准备。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军方和一些外国观察员的支持，认为这次运动是中国政府干涉印尼内政的产物。事实可能在这些观点之间。虽然官方记录的重要部分仍然封闭，但迄今为止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美国或其盟友事先计划了这次事件。无论如何，这种情况可能高估了一小群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能力，并忽视了当地行动者的充足动机和能力，尤其是印尼军队高层指挥部内部。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所谓的政变是由北京策划的。

但是说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行动不是由外国势力策划的，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相反，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们确实参与其中。这个案例有两个要素。首先，更广泛的国际背景，特别是冷战和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言论和逻辑，影响了印度尼西亚政治的轮廓，使其更加激进和两极分化。这种普遍的氛围，连同该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主要大国的行动，为印度尼西亚内部的政治条件创造了更有可能发生军队夺权的局势。在制造这种两极分化和危机的氛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主要大国都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主导角色主要是美国、英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

其次，除了这种无意或间接的影响之外，主要的政府——尤其是美国、英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还有意识地采取政策，旨在削弱印尼共产党（PKI）和苏加诺总统，并希望看到它们被由反左派力量组成的联合政府取代，其中军队是最主要的力量。更具体地说，早在 1958 年，制定的计划就旨在创造条件，鼓励军队对 PKI 采取有力行

动。为此，美国及其盟友向军队领导层的反左派势力提供军事援助、秘密保证和财政支持，并鼓励他们采取行动对抗 PKI 和苏加诺。他们还进行了一场秘密的宣传运动，旨在玷污 PKI 和苏加诺的声誉，为军队采取行动提供借口。相比之下，虽然中国也试图影响印尼的政治格局，但其对事件进程的实际影响有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它鼓励 PKI 夺取权力或参与策划 10 月 1 日所谓的政变。

国际背景

1965 年 3 月，美国对北越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轰炸行动，代号“滚雷行动”，几个月后，数万名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在南越进行战斗行动。对越南的干预代表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事务中几个更广泛趋势的顶点，这些趋势在当时深刻地塑造了印尼政治的轮廓。其中最重要的趋势包括冷战的开始和加速，亚洲和非洲许多新独立国家强大的反殖民主义崛起，以及外国大国对这些国家事务的公开和隐秘干预。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以各种方式加剧了印尼内部的政治激进和极化，并为政治中使用武力创造了新的合法条件，从而为一场对峙、军事夺权和广泛暴力的发生提供了完美的先决条件。

冷战，反殖民主义和秘密行动

1965 年所谓政变未遂之前的十五年，是冷战中最具分裂和好战性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分裂言论和政治在 1961 年中苏分裂之后增添了一个维度，此后中国在亚洲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就像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在拉丁美洲一样，毛泽东的中国成为了该地区左派和革命者的榜样。尽管苏联在六十年代初继续向各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中国及其盟友在核战争、经济发展和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不可避免地使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向左倾斜，同时也加剧了右派对中国意图的长期怀疑。此外，冷战在当时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是炽热的，涉及到了溃散军事力量的迅速扩张、酷刑实践和非法杀戮。这在亚洲尤为明显，冷战的计算和军事干预，无论是秘密还是公开的，都导致了缅甸、柬埔寨、中国、朝鲜、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的长期血腥冲突。这些冷战的特征共同加剧了印度尼西亚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紧张局势，并为 1965 年 10 月的暴力对决铺平了道路。

同样重要的是，强大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崛起，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国家中。像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埃及的加迈勒·纳赛尔和加纳的克瓦梅·恩克鲁玛这样的领导人公开挑战西方霸权和帝国主义，并寻求一种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中间道路，即不结盟运动。苏加诺总统是该组织的重要人物，并主持了其首次重要会议——

1955 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尽管华盛顿及其盟友倾向于将不结盟运动视为共产主义推进的木马，而不结盟领导人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两边主要大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对不结盟和国家自给自足的承诺是真实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印尼的政治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指导了苏加诺与邻国的互动，影响了他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态度，并成为他在印尼人民中广泛受欢迎的关键原因。

正如这些观察所暗示的，印尼政治在这些年间也受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行动的影响，特别是他们持续不断地试图破坏左翼和中立领导人，并用对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更为顺从的人物取而代之。这种模式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包括 1953 年推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穆萨德克，1954 年推翻危地马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以及 1961 年通过军事入侵方式试图推翻卡斯特罗的猪湾事件的失败。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仍然重要的例子包括美国支持 1960-1961 年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被逮捕和谋杀，中央情报局努力确保社会主义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 1964 年政变中的失败，以及美国对玻利维亚发生的军事政变起到的作用，该政变在 1964 年底罢免了文职总统维克多·帕斯·埃斯滕索罗。1965 年 4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两万人登陆多米尼加共和国，以阻止胡安·博斯恢复权力，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大国意图颠覆左派政权的观念。这些事件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外国干预的更广泛模式，突显了印尼人对西方大国意图的看法之间的差异，并促成了印尼与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政治冲突。

这些效应在 1965 年之前，西方大国在东南亚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了。在那里，干预的模式早已形成。当然，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直接军事干预越南，但这并不是西方在该地区干预的唯一例子。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大多数欧洲大国试图通过武力恢复他们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法国为了夺回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而战斗了八年（1946年至1954年），而荷兰为了阻止印度尼西亚独立而战斗了四年（1945年至1949年）。此外，尽管美国在1946年7月授予菲律宾独立，但在菲律宾和该地区其他地方，它几乎立即开始组织秘密行动来摧毁左翼和中立派运动，尤其是在缅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肯尼迪政府于1962年发起的中央情报局在老挝的秘密战争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行动。与此同时，英国在战后返回了马来亚殖民地，并于1957年才授予该国独立。在那些年里，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对马来亚共产党进行了残酷的反叛运动。然后在1963年，它支持将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的前英国领土合并为一个名为马来西亚的单一国家，这一举措被苏加诺视为一个包围印度尼西亚的帝国主义阴谋。

这些干预行动在该地区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印尼批评帝国过度干涉的焦点，并强调了印尼政治生活中已经存在的冲突。与冷战的两极化动态和强大的新反殖民主义崛起并行，它们构成了1965年之前政治形成的更广泛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威胁

冷战也塑造了主要大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态度和政策。一个明显的例子发生在1948年末的马迪乌恩镇，东爪哇，那里，我们应该记得，左翼势力的起义被印度尼西亚的共和军镇压了。在早期冷战的背景下，一些观察家立即将马迪乌恩视为苏联干涉的长臂，并将起义称为企图的共产主义政变。尽管很少有证据支持这种观点，但当时美国

官员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因此，共和党领导层打击这一运动的意愿被视为其强烈反共的证明，足以让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对抗荷兰的独立斗争中提供支持。但对共产主义意图的担忧在独立后仍然存在。

美国继续认真对待印度尼西亚可能发生共产主义接管的可能性，在 1953 年 11 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NSC 171/1）中明确表明了这一点，该声明将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描述为防止印度尼西亚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同样，1954 年 12 月关于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声明（NSC5429/5）中包括以下段落：

为了保护该地区的领土和政治完整性，美国应该...采取一切可行的隐蔽手段和一切可行的公开手段，包括根据宪法程序，必要和适当时使用武力，以防止印度尼西亚或其重要部分受到明显攻击、颠覆、经济控制或其他手段下的共产主义控制；与其他 ANZUS 国家协调公开行动。¹²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华盛顿及其盟友对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统治问题越来越担忧。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担忧集中在苏联的可能影响上，苏联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苏美缓和的努力并没有减轻西方对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威胁的担忧。事实上，在 1963 年中国拒绝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力量在整个地区的影响越来越担心。例如，1964 年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提到了共产主义印度尼西亚可能在马来西亚倾向共产主义，然后进一步影响东南亚大陆。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各自的共产党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迹象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从 1964 年底开始，中国领导层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支持苏加诺在国内外的左翼立场，并支持印尼共产党对抗军队及其盟友的举措。例如，在 1965 年 1 月与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的会晤中，周恩来强烈支持武装工人和农民的第五力量的想法。随后，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提议向印尼提供十万支轻武器，并与达尼就先期转交二万五千支武器给空军进行了谈判。与此同时，中国还提出为印尼提供核武器开发专业知识，并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已经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来推动该项目。最后，从 1964 年末到 1965 年，北京派遣的中国医生为苏加诺总统提供医疗护理，苏加诺已经对之前咨询的西方医生产生了不信任感。中国则将印尼视为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对印尼共产党的规模和实力印象深刻，并对拥有苏加诺作为反帝国主义阵营成员感到满意。

暂且不论这些中国的举措是否真的导致了所谓的十月政变和随后的暴力事件，毫无疑问，就像美国及其盟友鼓励印尼军队和右派一样，中国及其盟友，如阿尔巴尼亚和朝鲜，鼓励了印尼左派和苏加诺。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及其盟友在创造了可能导致所谓政变和暴力事件发生的条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在这些年里，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是一个推动力量，但在与印度尼西亚的交往中，外国政府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同样重要的是维持对重要自然资源的控制、确保市场、保护私人资本的利益。印度尼西亚是该地区仅次于中国的最大国家，大约有八千万居民（1953 年），被视为政治关键。在经济上，它代表了一个丰富的矿产资源宝库，包括锡、石油和天然橡胶。从战略上讲，印度尼西亚群岛

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道上，被视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军事和商业通信的重要地区（至今如此）。正如 NSC 在 1953 年所写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对美国 and 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具有战略重要性，它是一个广阔的群岛国家，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以及亚洲和澳大利亚之间的通道，拥有 8000 万人口，并且是橡胶、锡和石油的生产国。如果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将对美国 and 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全产生严重影响。15

这些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为对印度尼西亚的外国竞争增添了另一个维度和紧迫性。美国 and 英国担心苏加诺向左转变代表着对私人投资的直接威胁，特别是在石油和橡胶领域，而中国似乎准备取代西方成为印度尼西亚广阔自然资源和出口市场的主要受益者。这些担忧在 1965 年初达到了顶峰，当时印尼的工会和其他人开始要求没收英美的财产，包括石油设施和种植园。受影响的公司包括摩比尔、加尔泰克斯、斯坦瓦克和固特异等主要参与者，他们都能够与华盛顿的关键决策者保持良好的联系。此外，正如历史学家布拉德·辛普森所言，美国及其盟友急于确保印度尼西亚完全融入他们主导的自由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并阻止民族主义或左翼经济实验的成功，因为这将侵蚀西方霸权。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在所谓的政变未遂之前的几年里，美国、英国及其盟友都将印度尼西亚，特别是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视为一个重大问题。

极化、激进主义和武装斗争

无论他们更深层次的动机和利益是什么，主要外国大国在所谓政变之前的几年里所追求的政策，以及他们通常用来为这些政策辩护的冷战言辞，都帮助塑造了印度尼西亚内部的政治分歧和紧张局势，加剧了左右矛盾，增加了政治极化、激进主义和好战性。¹⁸ 美国及其盟友的行动，例如，证实了苏加诺对西方帝国主义目标的最坏猜疑。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他对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变得更加尖刻。英国是一个明显的目标，因为它被视为创建马来西亚作为帝国主义堡垒以包围和威胁印度尼西亚。1963年9月，当一群愤怒的人群焚烧和洗劫英国大使馆时，印尼安全部队旁观。美国被视为与新帝国主义阴谋串通一气，明显站在英国和马来西亚一边。美国与马来西亚和英国勾结的其他迹象给苏加诺和大多数印尼人明显理由怀疑美国中立表达的真诚性。就在这个背景下，1964年3月，在一大群人面前，苏加诺说道：“美国——去你的援助，见鬼去吧！”



图 4.1. 1965 年，苏加诺总统在雅加达发表五一劳动节集会演讲。人群上方的画面描绘了世界工人对敌人的打击。（贝特曼/盖蒂图片）

美国对越南以及印度支那其他地区的干预是另一个主要的刺激因素，并提供了其帝国主义意图的充分证据。1965 年 6 月，詹姆斯·汤姆森在给麦克乔治·邦迪的备忘录中准确地总结了美国在越南行动的副作用问题：

我们的越南行动除了给印尼那些寻求将该国置于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强大势力带来了宣传上的好处外，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¹⁹

苏加诺的批评早于美国在 1965 年中期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越南。在 1964 年 8 月初，他承认了北越政府并断绝了与西贡的联系。²⁰ 在 1964 年 8 月 17 日的激昂的独立日演讲中，他谴责了美国在越南和马

来西亚的政策。他的言论有效地打开了闸门，反美主义成为印尼国内政治逻辑的核心。

1965 年 4 月，约翰逊总统派遣个人使者、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前往雅加达，试图在两国关系恶化之际化解矛盾。这次使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邦克无法承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根据他们会晤的记录，苏加诺向邦克解释说，美国在马来西亚和整个非洲亚洲世界的行动是对美印尼关系的严重阻碍和刺激。²¹ 美国在对抗问题上的明显两面派行为，以及中国对该运动的大力支持，使得激进的群众动员政治作为解决印尼问题的成功途径显得更加吸引人。但这种做法也加剧了紧张局势、两极分化和好战情绪，为危机的发生铺平了道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美情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七月份，苏加诺在新任美国大使马歇尔·格林的信任状仪式上向美国讲述了有关马来西亚和越南的问题。七月和八月相继发生了一次愤怒的示威活动，抗议者聚集在格林的官邸外，袭击美国在棉兰和泗水的领事馆。然后在 8 月 17 日独立日演讲中，苏加诺对美国和其他新殖民主义国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使国内政治局势两极分化。

在印度尼西亚右派看来，西方国家在该地区及其他地方的行动被视为西方制止共产主义的决心的证据。以这种方式，美国和其他地方在的姿态可能鼓励了军队及其盟友在 1965 年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采取行动。这确实是美国所希望的。例如，在 1965 年 3 月 3 日，美国大使馆团队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写道：*从长远来看，我们相信展示明确证据的军事和其他行动，表明美国决心坚守在南越、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附近自由世界地区，将对印尼的行为产生有益影响。*²³

苏加诺发动的“对抗运动”也是苏加诺和军队之间严重紧张关系的根源，这些紧张关系导致了军队与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利益契合。尽管军队领导人最初支持对抗运动，但他们很快开始将其视为几个方面的负担。首先，他们对其为左派（尤其是支持对抗运动的印尼共产党）提供的政治机会感到不安。其次，他们认为对抗运动危及军队资源，使其远离印尼共产党在爪哇岛的核心势力中心。最后，他们将对抗运动视为对其主要现代武器和军事援助来源——美国 and 苏联的长期威胁。而迄今为止，中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微不足道，其领导人的动机也值得怀疑。因此，军队高层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阻碍政策有效实施的操纵。

右派也认为苏加诺与中国的关系改善对印尼共产党（PKI）和军队的竞争对手，如空军，是一种福音。虽然苏加诺接待了高级别的中国代表团，空军元帅达尼与北京谈判了小型武器合同，但军队感到自己从美国和苏联获得的援助供应正面临危险。中国支持建立第五力量的想法，并提出帮助苏加诺建立核武器的提议，进一步引起了警觉。出于这些以及更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军队开始抗议苏加诺与中国的接触，并声称 PKI 和苏加诺的政策只是北京的命令。尽管坚称自己绝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束缚，但这些举动明确将军队置于与美国及其盟友在反共斗争中的一边。

美国的影响力

在 1965 年之前的十年里，外国势力有意影响印尼政治的走向，。尽管中国和苏联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具影响力且有充分记录的干预行动是由美国实施的。美国的干预行动至少开始于所谓政变之前的十年。通过观察美国在 1965 年之前十年内为阻止共产主义传播所做的努力，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它在 10 月 1 日事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对从 1955 年开始的这些努力的回顾，不仅可以提供它们的长期轨迹的感知，还可以预示其背后的思维和采用的方法。

1955–58 的秘密行动

美国在所谓政变之前的十年里对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的干涉形式之一是提供信息和组织援助，旨在让印度尼西亚人清楚地了解国际共产主义威胁。当然，这种援助还得到了秘密资金的补充。这种干预的第一个明显例子出现在 1955 年印度尼西亚首次全国选举之前。美国官员相信，两个坚决反共的政党——伊斯兰党和 PSI——将获得最高支持率，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在地位上遭受相对损失。为了加速这一结果，美国向伊斯兰主义者和 PSI 提供了秘密资金、技术援助和政治建议。

1955 年 1 月的《运作协调委员会进展报告》明确提到了美国在宣传工作中对伊斯兰主义者的选举前景提供援助，削弱印尼共产党的吸引力。随着伊斯兰主义者越来越积极和公开地反共，该党愿意寻求美国信息署（USIS）的帮助的意愿也在增加。该机构为伊斯兰主义者的会议提供了电影和小册子，为党的出版物提供了反共特写材料，向

党的领导人提供背景信息，并协助伊斯兰主义者出版强烈反共的书籍。²⁹

美国影响选举的努力远远超出了提供反共情报的范畴。根据在 1950 年代曾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瑟夫·史密斯的说法，选举前 1 百万美元被提供给了伊斯兰主义者党。同样，当时驻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休·卡明回忆说，他在 1954 年 12 月的一次华盛顿之行中被告知某种秘密行动即将在印度尼西亚展开。这次行程的时间表明，所涉及的行动可能涉及秘密的财政和宣传支持伊斯兰主义者党。一份 1957 年 4 月的备忘录向国务卿助理确认了与伊斯兰主义者党的秘密联系，其中指出，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党的联系，尤其是在秘密领域，过去主要是与伊斯兰主义者党的。美国还与印尼社会主义党的主要人物有密切联系，并很可能在选举中为该党提供了支持。

在事件中，美国试图影响 1955 年的选举结果，但未能成功。被广泛预测会赢得选举的伊斯兰党 Masyumi 党在普选中只获得了惊人的低 20.9% 的选票，而 PSI 党只获得了 2% 的选票。与此同时，PKI 党和 PNI 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两者共赢得了近 40% 的选票。Masyumi 党的糟糕表现和 PKI 党的惊人成功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警惕。美国的焦虑进一步加剧，当 PKI 党在 1957 年的地方选举中取得更大的进展时。在那个阶段，美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干预，使用公开和隐秘手段来削弱 PKI 党并破坏苏加诺总统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行动中，美国继续依靠 Masyumi 党和 PSI 党的主要人物，同时还寻求与印度尼西亚军方的更紧密联系。

在这些年里，美国对苏加诺进行破坏的努力采取了各种形式，其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一系列在其他地方频繁使用的卑劣手段。例如，

1975 年的一个参议院委员会报告称，他们收到了一些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暗杀苏加诺总统的计划，并且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特工。中央情报局还策划了一个制作色情电影和照片的计划，声称这些照片展示了苏加诺与一名苏联空姐在床上的情景。完成后，这部电影和照片将匿名发送给其他国家的新闻机构，同时附上暗示苏加诺被苏联人勾引或敲诈的报道。一位参与其中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道：“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主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中出现了。”然而，美国最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干预行动发生在 1957 年至 1958 年间，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秘密提供资金、军事装备和空中支援给两个反叛组织（PRRI 和 Permesta），这两个组织当时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基地地区与苏加诺政府作战。这些叛乱由不满的军官领导，同时也得到了与 Masyumi 和 PSI 有关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的大力支持。尽管叛乱分子并不寻求推翻政府，但华盛顿官员们在这些叛乱中看到了削弱苏加诺、加强主要反共政党并阻止共产主义接管的机会。

因此，一个关于印度尼西亚的临时部门委员会在 1957 年末得出结论，美国应该加强外岛地区反共势力的决心、意志和凝聚力，以便在共产党人接管爪哇岛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作为一个集结点。联合参谋部甚至更进一步，认为需要提供额外的秘密军事支持给叛乱分子，以防止共产主义在印度尼西亚以及整个地区一直到穆斯林中东地区的胜利。在 1958 年 4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参谋长们提出了这个有些夸张的观点。

目前的限制不允许及时提供足够的美国援助给持不同政见者，以确保胜利。持不同政见者的失败几乎肯定会导致印度尼西亚的共产主义统治。这样的事件发展将在马来亚和泰国引起严重反应，在老挝可能引发麻烦，在柬埔寨可能引发问题。它可能导致东南亚条约组织 (SEATO) 作为一个可行的协议消失，并扩大共产主义在穆斯林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此，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统治，必须采取行动，包括根据需要采取公开措施，以确保持不同政见者的成功或镇压苏加诺政府中的亲共产主义分子。³⁹

尽管美国的援助延长了冲突并使其更加血腥，但叛军最终被击败了。更糟糕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对叛乱的大量财政和军事支持——长期以来一直被苏加诺怀疑——在 1958 年 5 月得到了证实，当时一架被印尼军队击落的 B-26 飞机的飞行员被证实是一名名叫艾伦·劳伦斯·波普的美国人。美国声称波普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说法很快被揭穿，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秘密军事行动的薄弱掩护。⁴⁰ 这一揭示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进行的，而这次揭示发生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坚称美国在冲突中没有任何角色的不到一个月之后。他宣称，*我们的政策是非常谨慎中立和适当的举止，以免在与我们无关的地方站队。*⁴¹ “毫不意外的是，苏加诺和左派充分利用了这个事实——以及在苏门答腊发现美国军事装备——来还击叛乱分子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包括穆斯林民主协会和印度尼西亚社会党的领导人。苏加诺坚信，即使在叛乱被击败后，他们仍在继续密谋反对他，最终苏加诺禁止了这两个政党，并监禁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对叛乱分子的支持导致美印尼关

系急剧恶化，使苏加诺对美国的意图产生了深深的、有充分根据的不信任。正如 1965 年 6 月，尤尼将军对美国大使馆官员说的那样，[美国是]自独立以来唯一公开支持叛乱的国家。总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这也是使反美指控在总统府得到同情的原因之一。

进击的军队 1958-65

随着 1958 年地区叛乱的崩溃，美国开始了一项新战略，但目标仍然相同：削弱苏加诺并摧毁印尼共产党。与试图分裂该国的战略不同，美国开始与印尼军队建立联系。美国政策制定者将军队描绘为该国内唯一可靠的反共力量，试图鼓励其在政治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将自己视为该国文职领导的可行替代方案，更具体地说，与文职盟友一起采取有力行动，以移除或替代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通过有意制造分裂的军事援助和培训计划来推行这一战略。

援助计划背后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强调国内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以期引发一场几乎可以确保军队获胜的冲突。实际上，一系列美国政府有意识地支持了深化的政治斗争一方，同时疏远并撤回了对另一方的支持。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帮助培养了一个政治环境，使军方得到鼓励并有强烈的动机采取行动。

在 195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援助相当有限。事实上，从 1951 年到 1954 年，美国没有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任何军事援助。⁴⁴当最终决定提供一些援助时，金额也相当少。例如，在 1955 年 6 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根据 1954 年《相互安全法案》拨款 20 万美元，用于印度尼西亚的警务管理培训计划和采购警务通信设备。⁴⁵但在这些年里，缺乏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并不是官方的漠不关心。这是基于这

样的判断：与一个受到或尚未充分受到反共主义影响的政府谈判任何军事援助协议是不明智的。

1958 年，这种观点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转变部分是由于一个认识的结果——尤其是在地方选举之后，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弱。这也源于对苏联向印尼提供的军事援助远远超过美国或其盟友的担忧，这种不平衡必然会影响政治方程。例如，1958 年 3 月，海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的备忘录警告称，苏联的援助很可能导致印尼早日加入红色阵营。

因此，美国开始加大其军事援助计划，尽管它确保将援助有选择地投入到军队和警察部队，而不是其他力量。军队之所以成为援助的目标，不是因为与国家防御有关的任何原因，而是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政治盟友和对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堡垒。因此，1958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发出的备忘录指出，援助军队的工作已经认真开始，根据估计情况进行。

印度尼西亚军队是印度尼西亚唯一能够阻碍印尼共产党在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非共产主义力量；而且，在得到美国援助的鼓励下，印度尼西亚陆军参谋长纳苏甘将执行他对共产党控制的计划。

47

由于军队也强烈反对民主，这种姿态非常适合美国的利益，主要是因为美国官员相信自由选举将有利于印尼共产党。因此，在 1959 年 1 月向总统推荐将对印尼的军事援助翻倍的备忘录中，国务院特别赞扬了军队采取的一系列有限但重要的措施来限制共产主义活动。在

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是推迟了原定于 1959 年 9 月举行的大选，预计共产党将获得重大收益。这次选举的推迟为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个相对政治稳定的时期，可以发展一个有效的政府，作为对共产党纲领的可行替代，并为美国和自由世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大大减少甚至消除共产主义接管的危险。⁴⁸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印度尼西亚寻求结束选举政治的人并不只有军队。然而，美国政策制定者对那些希望结束选举的人的积极支持是明显的。美国政策的逻辑也是如此。只要选举似乎有可能产生有利于美国的政党或联盟的胜利，它们就应该被支持。但一旦有可能让反美的一方会获胜，选举就应该被反对。

尽管 1958 年之后美国军事援助幅度仍然相对较小，尤其是与大规模的苏联援助相比，但美国陆军服务学校对军队训练的关注是非常具有成本效益的。正如内部备忘录反复强调的那样，这些计划有助于发展美国和印度尼西亚军事人员之间的政治上有价值的个人联系。1964 年 4 月，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在给纳苏甘将军的信中强调了这些印尼美国联系的重要性，并希望它们能够继续下去。

*近年来，我们两国军队军官之间建立起的特殊关系令我和我在联合参谋部的同事感到满意... 当我们超越眼前的问题，关注我们在东南亚的共同长远目标时，我认为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对于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都是重要的。*⁵²

1950 年至 1965 年期间，大约 2800 名陆军军官参加了军事训练计划，这些计划被认为对于激发军队军官团队中的反共情绪非常有价

值。例如，1960 年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指出，军事援助计划增强了印度尼西亚的非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力量对抗共产主义影响的决心。⁵³或许值得注意的是，1965 年 10 月 1 日早上被杀害的六名将军中，有五人曾在美国接受过军事训练。``

美国对印尼军队的援助的另一个重点是 1962 年启动的市民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模式源自在菲律宾、韩国和南越等地尝试过并取得一定成功的项目。市民行动的理念是，军队将在有助于当地人民的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包括公共工程、农业和卫生等。对于印尼军队来说，市民行动并不是新鲜事物。自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以来，它一直参与到村庄层面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这一方法在其领土战争和双重职能的教义中得到了正式化。但是，这个计划现在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并成为纳苏甘将军的心头好，他在 1962 年至 1965 年期间与美国市民行动特别顾问本森上校密切合作。

虽然公开目标是促进农村发展，但公民行动也是一个有用的掩护，用于削弱印尼共产党的秘密行动。解密美国政府文件揭示，公民行动是特别小组批准的计划的一部分，该小组是负责协调秘密政府行动的秘密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尽管 1961 年 12 月会议的记录仍然部分被审查，但可以清楚地看出该计划的性质和规模。例如，它们显示在 1962 财年中拨款了一笔未公开的金额，用于支持通过[印尼][未解密的源文本]工具进行的公民行动和反共活动。它们还透露，在 1962 年和 1963 年的财年中拨款了一笔未公开的金额，用于协助[未解密的源文本]进行对选定人员和平民的秘密培训，这些人员将被安置在[未解密的少于一行的源文本]公民行动计划的关键职位上。简

而言之，秘密行动和公民行动计划密切交织在一起，两者都是一个更广泛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削弱印尼共产党。

美国援助和培训计划还帮助促进了印度尼西亚军官与美国官员之间的密切个人关系。这最终为军队领导层、选定的学者（印尼和美国）以及包括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之间建立了一个影响力网络的基础。⁵⁷ 其中一个这样的个人联系是在兰德公司担任政治学家的盖伊·帕克（Guy Pauker）与苏瓦托上校之间建立的，苏瓦托是一个倾向于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协会（PSI）的军官，也是陆军参谋和指挥学院的负责人。⁵⁸ 在帕克的鼓励下，苏瓦托开始接受了军队是该国最可靠的社会政治机构的观念，并教导军官们，军队应该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上做好准备，这被描述为军队的公民使命。⁵⁹ 同时，正是通过苏瓦托，一些接受过美国培训的经济学家——其中许多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过教育，被邀请在 Seskoad 主持研讨会。这个团体有时被称为伯克利黑手党，最终形成了一个将反共军队领导层与现代化经济技术人员联系起来的网络。⁶⁰

在这些关键年份之一，Seskoad 的军官之一是苏哈托，当时他是一名上校。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 Seskoad，苏哈托参与了领土战争学说的形成以及军队的公民使命政策。而正是在那里，他与一群军官和接受美国培训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密切联系，这些人在 1965 年 10 月之后成为他的核心内阁成员。在这些年里，苏哈托的网络还包括一些商人和军官，他们充当着大型外国公司和军队之间的中间人。随着 1957 年宣布戒严，军队控制了主要经济企业，并直接从外国公司获得了版税，这些联系得到了发展。

1961 年，美国官员寻求进一步调整援助计划，使其更加灵活。美国大使琼斯在一份绝密电报中建议取消对军事援助的政治限制，以加强印度尼西亚军队对美国的信任，防止苏联对军事装备的垄断，并提供现代化、复杂的武器系统，以发展对美国更大的培训存在的需求。琼斯认为，这些变化是基于承认援助的根本目的是政治的事实；即加强反共军事领导力。更具体地说，琼斯认为，美国应该提供纳苏甘、尤尼和军事参谋所强烈需求的装备，以改善在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内部的影响力。⁶³

如果琼斯的备忘录突显了美国关于军事援助的决策基于政治考虑的程度，他提到防止苏联在军事装备上垄断的言论则突显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1960 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 1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接下来五年中几次重大拨款的第一次。据估计，1960 年至 1965 年间，印度尼西亚从苏联获得了大约 11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远远超过了美国的贡献。因此，到 1965 年，大约 90% 的空军装备和 80% 的海军装备来自苏联。⁶⁴

尽管出现了这些发展，但在 1963 年秋季，国会通过了新的对外援助法案，限制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随着 1964 年印度尼西亚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国会和美国媒体对进一步限制施加了压力。例如，1964 年 8 月的塔奥尔修正案呼吁终止对印度尼西亚的所有援助。然而，对于那些了解军事援助计划真正目的是政治的内部人士来说，完全切断援助显然不是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选择。这样做将放弃影响印度尼西亚政治平衡的任何希望。因此，国务卿迪恩·拉斯克于 1964 年 7 月 17 日写给总统的备忘录强调，美国的军事援助并没有在军事上帮助印度尼西亚。然而，它确实使我们能

够与对抗共产主义接管感兴趣并有能力的印度尼西亚关键人物保持联系。我们认为这对整个自由世界至关重要。

为了避免与国会和媒体产生问题，约翰逊政府公开同意削减援助，但私下继续向军方的盟友提供援助。在 1964 年 8 月的削减计划摘要中，拉斯克向总统报告说，我们的项目现在已经足以达到与印尼关键团体保持有价值联系的程度，但我们并不支持苏加诺或他的马来西亚政策。⁶⁷

最终阶段的援助削减是最明显的，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苏加诺的对抗运动。但是，被认为有利于与军队保持联系的关键项目仍然保留，尤其是军事训练计划。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一个现在熟悉的维持该计划的论点：我们认为这是与印尼军方的重要联系，其长期资产价值仍然相当可观。此外，公民行动计划也得以保留，这是纳苏甘的个人项目，它为对印尼共产党进行秘密行动提供了有用的掩护，同时为国家警察提供技术援助，以保持美国在这个重要阵地的影响力。

在当时，美国援助战略的指导逻辑由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在 1964 年 8 月底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总结。

我们正处于一个下滑的斜坡上，这使得不要断绝与印度尼西亚的联系变得更加重要：（1）考虑到越南和老挝已经在我们的东南亚战略布局上，我们现在不能承受与印度尼西亚的重大危机；

（2）无论多么微弱，我们都应该保持与印尼军方的一些联系，他们仍然是阻止共产主义接管的主要希望；（3）...我们希望能有恢复援助的前景；（4）我们不希望成引发对美国投资造成重大攻击。⁷⁰

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但 1964 年 8 月中旬通过塔奥尔修正案还是引发了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反美示威。8 月 16 日，国会批准修正案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国信息署在日惹的托马斯·杰斐逊图书馆被一群年轻印尼人的喊叫声中所占领，他们声称该建筑现在是印尼人民的官方财产。在印尼政治日益激进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美国的援助在反共力量方向上的差异性和自由裁量分配可能有助于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分子倾斜天平，正如大使琼斯所说。无论如何，美国政策的意图是明确的。关键问题是是否以及如何采取这样的行动。

挑衅

在 1964 年至 1965 年间，随着与印尼关系的急剧恶化，并且苏加诺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 and 英国官员对印尼的局势越来越担忧。对美国和英国财产的暴力袭击，对外国拥有的种植园和石油设施的企图夺取，充满敌意的反美演讲以及大规模示威，都给美国 and 英国提供了更紧迫和重要的理由。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公开支持非共产主义盟友将是灾难性的。因此，虽然表面上保持不干涉甚至不感兴趣的姿态，但他们对行动的建议变得越来越绝望和隐秘。从 1964 年末开始，他们有效地放弃了外交关系的常规工具，转而考虑了各种非常规方法，包括秘密行动和心理战。在同一时期，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可能鼓励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对抗军队的举措，从而加剧了印尼内部的紧张局势。

非同寻常的措施

1964 年底至 1965 年中期的一系列内部备忘录揭示了美国官员日益增长的焦虑，并提供了在所谓政变前九个月内所考虑的行动方案的一瞥。

1964 年 12 月的国务院备忘录涉及即将到访华盛顿的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建议总统表示美国和英国必须准备好全面军事对抗印度尼西亚。⁷³ 1965 年 1 月，中央情报局备忘录断言，美国 and 苏加诺的利益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发生冲突。⁷⁴ 同一份文件认为，印尼共产党的成功几率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使得军队的迅速和先发制人的行动变得更加紧迫。它以结束，[苏加诺]正在将印尼推向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被中国共产党主导或印尼被印尼共产党接管的最终可能性。在三月初的 NSC 秘密 303 委员会会议上，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敦促制定一个更大的计划或总体规划，以阻止印尼向中国阵营的进军，指出失去一个拥有 1.05 亿人口的国家将使在越南取得的胜利毫无意义。⁷⁵ 3 月 15 日，乔治·鲍尔在与麦克乔治·邦迪的电话交谈中表示，印尼的发展正在以错误的方向迅速推进，在长期政治层面上，印尼对我们可能比南越更重要。⁷⁶ 1965 年 6 月，国防部助理部长致麦克乔治·邦迪的绝密备忘录将苏加诺的政权称为一个显著的威胁。⁷⁷ 正如上面所述，1965 年 7 月 20 日的一份草稿信中，中央情报局局长拉伯恩向总统建议，除非逆转趋势，否则印尼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⁷⁸ 几周后的 8 月中旬，国务次卿鲍尔和国家安全顾问邦迪一致认为，

应该召开一次会议，向总统警示印尼局势的严重性，即共产党可能接管印尼——鲍尔称这将是自中国共产党获胜以来最重大的事件。⁷⁹

因此，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政府最高层就有共识，需要采取新的坚决措施来应对一个可能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亚洲其他地区甚至全球地位的共产主义国家。在这些讨论中，被视为苏加诺的辩护者和无效的大使琼斯被强硬的格林取代，据说格林带来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⁸⁰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 and 英国寻求他们在军队和反共平民中的朋友，确定他们是否准备面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当他们发现对于采取有力行动存在不情愿时，他们讨论了如何最好地推动他们的当地盟友采取行动，并为与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决战创造条件。

1964 年 9 月，中央情报局在一份秘密电报中提出的最早的想法之一是组建一个由可靠的军队和平民成员组成的反共联盟。该电报指出，这样一个联盟在继任斗争中获得权力的机会尤为良好，并判断其成功将对美国有利。它还明确表示中央情报局更倾向于在联盟的核心拥有可靠的军方人物，指出在继任政府中增加其他军方人物（即我们目前可以评估其态度的人）将有助于加强这种优势（对美国而言）。具体而言，中央情报局列举了那些被认为友好并在对抗和共产主义方面站在好的一方的军官，他们是纳苏甘将军、苏哈托将军、苏迪曼将军、阿吉将军、萨尔巴尼[已删除]，还有一个中间类别，目前对反共产主义不那么坚决的将军们……尤尼将军、帕尔曼将军和马尔塔迪纳塔上将。因此，尽管后来美国声称苏哈托是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但至少在 1964 年 9 月之前，他已经成为中央情报局关注的友好将军，被认为在对抗和共产主义方面站在好的一方。美国官员还在这个时候确定

了一些关键的民间和宗教组织，认为他们有可能成为与印尼共产党作斗争的合作者，并开始向他们提供援助和建议。其中包括强大的 NU 组织，这个伊斯兰党派的成员后来成为了暴力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尤其是在东爪哇地区，杀戮行为非常严重和广泛。⁸² 根据中央情报局（CIA）的认定，潜在的资产还包括一些政治内部人士，如第三副总理查鲁尔·萨莱和贸易部长亚当·马利克。⁸³ 根据一位曾在雅加达任职的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马利克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与该机构关系密切。⁸⁴ 大约在这个时候，萨莱和马利克成为了两个强烈反对印尼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促进苏加诺主义的机构（BPS）和穆尔巴党（Murba Party）的关键人物，后来这两个组织都被指控受到中央情报局支持而被取缔。⁸⁵

创造条件

美国及其盟友不断考虑如何创造条件寻找潜在的朋友和联盟，使印尼军方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一个提议是向军队领导层提供保证，即西方国家不会干涉军队对印尼共产党采取强硬行动。美国驻吉隆坡大使贝尔建议他在雅加达的对应人采取这一策略。在 1965 年 1 月 9 日的一份电报中，贝尔指出，在对抗的背景下，军队中反共产党的成员可能因为担心英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军队的报复而犹豫不决。贝尔的提议是悄悄向军队领导层保证，他们将得到自由行动的机会来对付印尼共产党。

我们有没有办法与印尼军方取得完全可靠的联系，并确保马来西亚政府和英联邦不会干涉，至少在印尼共产党明显占上风之前？...我们的政策已经依赖军队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能给他们这种支持，他们可能更有意愿采取行动。⁸⁶

仅仅两周后，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报告称，军方高层对在苏加诺下台之前进行军事接管的想法表现出了积极的接受态度。根据 1965 年 1 月 21 日日期的一份透露（但部分被审查）的秘密电报，琼斯报告了一次优秀消息来源与陆军情报局长帕曼将军之间的会议。根据电报，帕曼表示，高层军事指挥部内存在着强烈的意愿，希望在苏加诺下台之前接管政府，并且正在制定具体的政变计划。此外，根据电报所描述的，军方领导层意识到直接针对苏加诺的政变永远不可能成功，因此建议以一种方式处理政变，既能保持苏加诺的领导地位完整，又能让他面临既成事实。这个描述相当准确地描绘了 1965 年 10 月 1 日实际发生的情况。

1965 年 3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 303 委员会也开始关注印尼危机，更具体地说，关注美国在该国的秘密行动计划。为该次会议准备的备忘录揭示了自 1964 年夏季以来，国务院和另一个机构（其身份仍属机密，但很可能是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制定一项在印尼进行政治行动的操作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利用印尼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强调印尼人对中国的传统不信任，并将印尼共产党描绘为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以减少 PKI 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并支持反共势力。⁸⁸

那个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了实施。备忘录指出，通过安全机制，已经向关键人物提供了一些资金，以增强他们继续进行反共活动的能力和决心，这些活动基本上是朝着美国的方向进行的。除了对反共个人和组织提供秘密财政支持外，新计划还设想了一系列心理战活动，下面将详细讨论。尽管资金的数量和来源仍然是保密的，但 303 委员会于 1965 年 3 月 4 日批准了拟议的秘密行动计划，并立即生效。

一个月后，邦加大使代表约翰逊总统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尽管表面上是为了最后一次努力让苏加诺加入反共联盟，但这次访问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与反对派人物会面并讨论应急计划。在他 1965 年 4 月向总统提交的报告的总结中，邦加概述了当时美国的立场：创造条件，使由军队及其反共盟友领导的反共势力采取有力行动对抗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因此，他报告的第十二点总结如下：美国政策应该致力于创造条件，为潜在力量提供最有利的对抗条件。在文件的其他地方，明确列出了潜在力量的要素：a) 军队，尤其是陆军；b) 温和的穆斯林政治组织；c) 其他目前不活跃的温和政治要素。

综合来看，我们在 1965 年 10 月所谓政变之前的一年中，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美国（可能还有马来西亚和英国）官员正在认真考虑并开始实施旨在鼓励军队及其民间盟友采取行动反对印尼共产党（PKI）的策略，而又不留下美国或其他外国的痕迹。尽管反美情绪的势头和政治的激进化在这个时刻限制了正常的外交政策工具的效力，但是对立政治力量之间的极端两极化和接近平衡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让印尼人民参与到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战争的斗争中。到 1965 年中期，军队高层似乎完全认同这一观点。在 1965 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据报道，印尼陆军的美国公民行动顾问本森告诉尤尼说，

*“我们有枪，我们已经把枪从他们（共产党人）手中拿走了。所以如果发生冲突，我们会将他们消灭掉。”*⁹¹

心理战和黑色行动

在据称的政变前几年，美国和英国试图通过心理战和黑色行动来影响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平衡。这些行动旨在玷污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名声，并且更重要的是，引发他们与反共主义势力之间的政治冲突。事实上，来自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揭示，挑衅与印尼共产党的对抗并不仅仅是美国在印尼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其真正的意图。该运动的一个关键焦点是创造条件，为军队对左派采取强硬行动提供借口。这一战略并不新鲜，但在 1965 年初的危机氛围中，它得到了恢复并以更大的力度实施。

1960 年 12 月的一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不祥地预示了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该文件称美国应优先考虑那些能够孤立印尼共产党（PKI），迫使其与印尼政府公开对抗的计划，从而为政治上合理的镇压措施创造条件，符合印尼国家自身利益。⁹² 一个月后的 1961 年 1 月，美国官员开始更明确地讨论心理战行动。在一份给国务院的绝密电报中，日期为 1961 年 1 月 26 日——就在肯尼迪总统就职的几天后——琼斯大使建议美国应当为可能的重大心理战运动做好准备，协调隐秘和公开资源，等待适当的氛围

的形成。⁹³很可能不是巧合的是，美国在印尼进行的隐秘行动，是在不到一年后以公民行动计划的掩护下开始的。

1963年后，心理战行动在强度和复杂性上达到了新的水平，美国、英国和马来西亚开始合作，以削弱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PKI），这是在当年1月由苏班德里奥宣布的对抗行动背景下进行的。对于英国和马来西亚来说，心理战计划是更广泛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支持，旨在削弱苏加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引发该国的分裂。除了向各种反印尼叛乱组织提供武器、军事训练和资金外，英国和马来西亚高级官员还授权并制定了心理战运动的指导方针，旨在支持和鼓励印尼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运动。该运动包括秘密广播谴责共产主义，并提倡在爪哇岛以外地区获得更大的自治或独立。

然而，到了1965年初，英国开始担心对分裂主义运动的支持会干扰军队抵抗印尼共产党的能力，因此相应调整了他们的计划。因此，在1965年3月，英国新工党政府的高级部长批准的一份备忘录中，联合行动委员会建议... 在长期来看，对印度尼西亚异议运动的有效支持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因为这可能会削弱军队抵抗印尼共产党的能力... [并且] 因此，[英国应该]通过隐蔽手段向印尼军队明确表示，对异议者的支持只是对对抗运动的战术回应而已。⁹⁷

这些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军官们对抗的战略完美契合。⁹⁸ 这些军方战略的两个重要因素始于1964年中期，涉及苏哈托少将及其亲密伙伴阿里·穆尔托波中校、尤加·苏加马上校和穆尔达尼少校，他们都有军方情报背景。通过他们以及参与1958年叛乱的人士的协助，军方

安排了一系列秘密会议，计划了一项相互避免敌对行动的隐秘战略。⁹⁹ 此外，苏哈托利用自己作为对抗运动的多军种指挥副司令（被称为科拉加（Komando Mandala Siaga））的职位，确保与马来西亚对峙的前线部队保持不足和装备不全。¹⁰⁰ 这两种战略显然旨在颠覆苏加诺的政策，并在此过程中削弱他和印尼共产党（PKI）。在这方面，苏哈托及其亲密伙伴的利益与英国、马来西亚和美国的利益一致，他们所采取的隐秘行动正是这些大国所希望的。此外，苏哈托及其同事作为对抗运动的公开批评者，并参与这些隐秘行动，为未来与这些政府的军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所谓的政变未遂的最后一年，英国和美国官员讨论的计划与1965年10月1日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秘密策略的关键是挑衅：应该挑衅印尼共产党采取激进行动，这既能刺激也能证明军队的强硬反应是合理的。从1964年末开始，美国、英国和其他外交官经常讨论的理想情景与1960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非常相似：一个过早发生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将引发军队的强有力反应，并以印尼国家利益的名义合理地摧毁印尼共产党。

在上述提到的1964年9月的美印尼关系情报备忘录中，中央情报局提出了该战略的初稿。报告概述了有利于反共主义胜利的情况，并提出了两个关键观点。首先，报告称，在某种继任斗争中，成功的机会最大；其次，如果印尼共产党采取一些挑衅行动，军队更有可能做出有力回应：后者（印尼共产党）的突然或侵略性举动肯定会引发军队的反应。¹⁰¹ 1965年3月，琼斯（Jones）回应并支持了这个想法，在菲律宾向国务院官员闭门会议表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印尼

共产党的未遂政变企图可能是开始逆转印尼政治趋势的最有效手段。

102

D SOUTH-EAST ASIA DEPARTMENT		(Security Grading—to be Up-graded where Appropriate)
		DH 1015/112
FROM Mr. M.J.C. Templeton New Zealand High Commission London to Mr. Peck	SUBJECT: <i>The succession to Sukarno.</i>	
No.	Encloses Copy of: <i>a despatch from the New Zealand Minister in Djakarta.</i>	References and Relevant Papers:
Dated <i>December 18</i>		
Received <i>December 29</i>		
(Outward Action)		
MINUTES <i>A premature PKI <u>coup</u> may be the most helpful solution for the West - provided the <u>coup</u></i>		

图 4.2. 英国外交部关于 1964 年 12 月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告注释：提前的 PKI 政变可能 是对西方最有帮助的解决方案——前提是政变失败。（英国国家档案馆）

在这个时候，挑起一个过早的共产党政变的想法也开始在英联邦政府中流传开来，同时还有扩大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秘密行动的计划。在 1964 年 11 月 27 日的备忘录中，英国外交部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佩克写道，在苏加诺还在世的时候，鼓励一个过早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可能会有很多好处。¹⁰³ 对于新西兰准备的 1964 年 12 月关于印尼的报告，另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一个过早的印尼共产党政变可能是西方最有帮助的解决方案，前提是政变失败。¹⁰⁴ 此后不久，在 1965

年 1 月，英国采取行动扩大了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秘密行动，设立了新加坡信息与研究部门的政治战争主任职位。¹⁰⁵

1965 年 3 月 4 日，美国大使馆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强调了对反美行动的有限选择。它得出结论，我们唯一有效的报复手段在于军事领域，但主要基于这样的理由反对采取这种行动，即它会损害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信誉和政治地位。这个结论突显了美国在处理印度尼西亚问题上的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秘密行动成为不可否认的必要手段，并且根据现有证据显示，这是首选的方法。恰好，一个秘密行动计划已经制定出来。在 1965 年 3 月初，正如前面提到的，NSC 的 303 委员会批准了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秘密行动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包括与现有的反共团体秘密联络和支持，特别是在[源文本未解密]之间，开始黑色行动，媒体行动，包括可能的黑色宣传广播，以及在现有的印度尼西亚机构和组织内进行的政治行动。

鉴于这些证据，并考虑到秘密心理战行动的标准做法，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启动的行动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和外国出版物中发布不真实或挑衅性的报道，散布有关各方意图的谣言，以及传播伪造文件，所有这些都旨在营造一种有利于对左派采取强硬行动的敌对氛围。在美国和英国的规划中，这种操纵的理想终点是激怒共产党人采取妥协行动，最好是以失败的政变企图的形式，从而为军队镇压他们提供借口。¹⁰⁸

根据这个背景，一些在 1964 年末和 1965 年初开始传播的文件和谣言变得有了新的意义。首要的重要文件是巴基斯坦驻巴黎大使 J. A. 拉希姆写给外交部长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的信。¹⁰⁹在这封信中，拉希姆大使报告了他最近与一名荷兰情报官员（隶属于北大西洋公约

组织) 的对话。该官员告诉拉希姆, 西方情报机构正在组织一场过早的印尼共党政变。这场政变注定会失败, 但会为印尼军队提供一个合法的机会.....来镇压共产党人并使苏加诺成为军队的囚犯。这位北约官员得出结论, 印尼已经准备好好像一个烂苹果一样落入西方的怀抱。这个描述支持了这样的说法, 即从 1964 年末开始, 西方政府与军队中的一些势力勾结, 创造了一个局面, 使军队能够有力地对付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¹¹⁰

1964 年末出现了一些迹象, 表明某种西方心理战行动正在进行中。

1964 年 12 月, 恰埃鲁尔·萨莱 (Chaerul Saleh) 开始传播一份声称是印尼共产党 (PKI) 夺取政权计划的文件。值得回忆的是, CIA 在 9 月份曾将他列为一个很有可能争取的人选, 他是反 PKI 的穆尔巴党和 BPS 的关键人物。PKI 和苏加诺将这份文件视为伪造,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明显是为了诬陷 PKI 而设计的, 原因是因为它的语言与大多数 PKI 文件使用的语言相去甚远。考虑到时间的安排, 西方机构刚刚开始讨论制造继任危机的条件和计划提前发动共产主义政变, 这份文件很可能是由军方 (或在西方情报机构的建议下) 制作的。这将是一种相对简单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 可以制造出来自左翼的政治威胁氛围, 从而可能引发强有力的军队反应。

然后在 1965 年初, 有传言称一群将军成立了一个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委员会, 并开始策划某种政变。当苏加诺质问尤尼时, 尤尼坚称这个故事是不真实的, 但承认他已经组建了一个高级军官智囊团来讨论晋升事宜。美国国防武官威利斯·埃瑟尔上校, 与尤尼关系密切, 后来证实军队已经组建了一个咨询小组, 制定了在苏加诺去世或印尼

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情况下进行军队接管的应急计划。无论将军委员会的故事是真是假，它都成为接下来几个月发展的事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至少，它引发了印尼共产党内部和进步军官之间的紧急讨论，讨论如何最好地阻止这样的政变。至少一些左派和忠于苏加诺的人认真对待将军政变的威胁，足够制定预防措施。这正是九月三十日运动的宣称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变的传言完全按照心理战的剧本进行，激起了左派的行动，并且正如 1960 年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规定的，为镇压措施创造了政治上合理的印尼国家利益的理由。

五月份，印尼情报官员声称发现了一封来自英国驻印尼大使吉尔克里斯特的信函，似乎提供了西方密谋的证据。这封信据称是在英国大使馆的信头上写的，据报道，其中包含以下内容：再次强调给我们当地的军队朋友们，谨慎、纪律和协调对于这次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¹¹⁶ 这封信引起了总统府和军队高层的震动。5 月 27 日，尤尼在给地区指挥官的秘密讲话中报告说，苏加诺前一天召见了他和其他武装部队首脑，总统要求知道这些军队朋友是谁。¹¹⁷ 英美官员坚称这封信是伪造的，并暗示它可能是苏班德里奥的情报机构捏造出来打击英国和他自己的国内敌人的。这可能是真的。但考虑到时机和背景，这封信有可能是由英国或美国准备的，无论是作为与军队朋友的真实交流，还是作为心理战的把戏，旨在引发印尼共产党的贸然行动。¹¹⁸ 如果吉尔克里斯特信被证明是英国或中央情报局故意植入以激怒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采取行动的伪造品，那么我们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自 1960 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机构提出的计划实际上正在实施中。

在所谓的 10 月 1 日政变前的最后几周，有关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将军委员会计划在武装部队日（1965 年 10 月 5 日）之前或当天发动政变的传言非常广泛，以至于有理由怀疑它的传播也是一种故意挑衅。根据克劳奇的说法，这样一个传言在 1965 年 9 月的紧张、摇摆不定的政治氛围中具有足够的可信度，足以引发一些亲苏加诺、亲印尼共产党和反高级指挥部的预防性行动。至少，这将给这些团体提供理由来考虑支持，一种预防性或报复性行动。因此，与亲印尼共产党不同，保守派势力在 1965 年 930 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总之，在所谓的十月政变前夕之前，伪造文件、谣言或传播错误信息的方法可能对激发对所谓的将军委员会的暴力行动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种行动可以被用作 NSC 提出的情景中，迫使军队采取强硬行动对付 PKI 的借口。虽然目前还无法明确证明，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谣言和文件是故意挑衅 PKI 与预防性政变策划者联手的有意努力的一部分。无论如何，这些文件连同 CIA 和政府处理共产主义威胁的建议的证据，都支持了一种解释，即美国和其他外国故意挑起左右之间武装对抗的假设，并认为在武装对决中，右派会获胜。¹²⁰

中国扮演的角色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是唯一试图影响印度尼西亚政治事件进程的国家。例如，通过大量的军事援助计划，苏联显然试图将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地区盟友，并且似乎至少在空军和陆军之间制造了分歧。此外，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所谓政变前的最后一年，中国的国

家和党的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影响印度尼西亚政治的举措，毫无疑问这是有意为之。中国提供给印度尼西亚十万支小型武器的提议，对第五力量理念的支持，对苏加诺的反帝外交政策以及对印度尼西亚发展核武器能力的愿意明显地支持了左派，可能也使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鼓起勇气更直接地面对军队。

同时，需要谨慎评估这些举动在解释 1965 年 10 月 1 日及其后的暴力事件中的意义。首先，对中国政府记录进行仔细检查表明，1965 年 7 月前后承诺交付给空军的两万五千支小型武器在 9 月的最后一周仍未运送，因此不可能在 10 月 1 日早上被运动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声称在人民青年团成员和其他左派手中发现了中国武器的说法必须持怀疑态度。事实上，有充分理由怀疑这些指控是军方与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下策划的宣传活动的一部分，旨在抹黑印尼共产党的名声，将其描绘成北京的傀儡。同样，分享核技术和专业知识的计划也因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而受到干扰，因此未能实现。对中国的文献记录进行回顾的学者周涛默认为，北京在印尼 1965 年的政治发展中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

谨慎评估中国参与策划或策划 930 运动的证据也是必要的。周提供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线索，但没有直接证据。文献记录似乎显示，到 1965 年 8 月初，艾地或该党已经制定了一个与 10 月 1 日早期发生的事件相似的计划。据报道，1965 年 8 月 5 日在北京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艾地描述了该计划如下：

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计划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将是左翼，但也应该包括一些中间派。这样，我们可以迷惑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会对这个委员会的性质感到不确定，因此

对右翼有同情心的军事指挥官不会立即反对我们。如果我们立即展示我们的红旗，他们会立即反对我们。这个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将是我们党的地下党员，但他会自称为中立。这个军事委员会不应该持续太久。否则，好人会变坏。

*在成立后，我们需要及时武装工人和农民。*¹²⁴

周将这段文字解释为艾地在策划 930 运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与毛泽东分享了这些计划。虽然这是一种可能性，并且与罗萨关于艾地角色的说法一致，但这并不是这段文字唯一的解读方式。考虑到这个时间点正好对苏加诺的健康问题存在严重担忧——他在 1965 年 8 月 4 日晕倒并呕吐——艾地向毛泽东详细说明了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病重或去世的情况下可能采取的行动，这种解读至少同样有可能。此外，这段文字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计划已经实施，或者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健在时有任何意图将其付诸实施。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这份文件还是其他任何已经被发现的文件，都没有提供任何支持中国策划了这次运动或参与了其策划的证据。事实上，在审查和权衡现有证据之后，周断言，与印尼军方的说法相反，毛泽东并不是这次政变的“总设计师”。

外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秘密干预很容易猜测，但很难证明。这也是 1965 年 10 月 1 日所谓政变中外国干预的情况。然而，如果无法证明这一行动是外国秘密行动的产物，那么很明显外国和更广泛的国际背景对此结果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毫无争议的是，美国政府及其盟友非常希望做出这样的贡献。我认为，这足以让我们对美国和英

国声称不涉入以及印度尼西亚军队声称中国指使下的 PKI 独自负责的说法持怀疑态度。我并不是在暗示 1965 年 10 月的所谓政变企图是由外国特工计划并执行的，旨在推翻苏加诺并消灭 PKI。我认为，更确切地说，主要外国大国的政策和行动以间接和有意的方式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国内政治，从而使军事政变和左右派之间的暴力冲突更有可能发生。

三个相关的动态在起作用。首先，尽管不是唯一促使国家行为的因素，但冷战的整体氛围对 1965 年前印尼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影响了政治的语言和风格，使其朝着越来越极端、好战和好斗的方向发展。这种氛围绝不仅仅是西方大国有时歇斯底里的反共主义的结果。中国及其盟友，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苏联，也负有责任。印尼左翼的日益好战并不是独创的，毕竟它是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运动的一部分，在 1965 年达到了巅峰。除了好战的整体氛围外，冷战背景还加强和强调了印尼内部现有意识形态分歧，有时将它们重新塑造为左右之间的冲突，或者在本来可以和解的立场之间制造分歧。

其次，通过在亚洲和其他地区采取一系列具体行动和干预，美国 and 英国政府进一步加剧了印尼政治的左右两极化和激进化。英国在 1963 年创建马来西亚以及美国对其的支持，以及 1965 年美国对北越进行的轰炸和在南越部署地面部队，这些因素都对苏加诺对美帝国主义的猛烈攻击产生了影响，并增加了这些反美主义在印尼民众中的可信度。与此同时，中国明显支持印尼共产党以及苏加诺国内外政策的左倾使军队领导层和印尼右派党派感到警惕，进一步加剧了它们与印尼共产党之间的两极化。正是在军队和印尼共产党-苏加诺联盟之间的这种两极化危机时刻，所谓的政变发生了。

其次，除了他们的行动的间接影响外，美国和英国的决策者有意削弱和破坏苏加诺政府，并摧毁印尼共产党。他们在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以各种方式这样做。1955 年，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向反共党派提供财政和其他秘密援助来影响首次全国选举的结果。几年后，它直接向武装叛乱分子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希望他们能推翻苏加诺并击败印尼共产党。后来，它押注在印度尼西亚军队身上，提供大量军事训练和援助，希望它能成为美国摧毁印尼共产党并推翻苏加诺的盟友。从根本上说，所有这些举动都旨在利用和加剧内部政治分歧，以达到推翻现政府及其合作伙伴的目的。

国家和国防部采取了各种措施来维持美国对军队的支持和影响力，中央情报局及其英国同行直接参与了鼓励军队摧毁印尼共产党和夺取政权的行动。从 1964 年开始，美国和英国官员似乎协调一致地启动了一场秘密心理战运动，旨在明确地玷污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名誉，并更重要的是，为军队采取强硬行动提供借口，以符合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真对待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的断言，即我们与政变无关。¹²⁶

或许值得强调的是，所有这些背景因素和行动方针的重要性取决于它们强调国内政治分歧的能力，并鼓励内在力量采取与这些目标一致的政治行动。我们知道，到 1965 年，有强大的国内力量——尤其是在军队高层指挥部，他们的利益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根据这里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外部势力尽力为这些力量提供方便的行动机会，并保证他们可以无罪行事。相比之下，至今还没有证据支持军队声称中国直接策划或计划 930 运动作为世界革命战略的说法。

第五章

大规模屠杀

被谋杀的 PKI 成员和同情者被捆绑双手。然后一个安索尔帮派，在一支军队部队的陪同和保护下...把他们带到了杀人地点，分别是 Sentong 村和 Purwodadi 的植物园 (Kebun

Raya)。这些地方已经准备好了坑洞。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地被带到坑洞边；绳索被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被勒紧直到他们倒下。然后他们被用铁棍和其他硬物件打击。在受害者死后，他们的头被砍下。在 Sentong 有数十人被这样杀害，在植物园约有一千人。香蕉树被种植在坟墓上方。

——匿名者，关于印度尼西亚反革命残忍行为的附加数据

对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的暴力行动始于所谓的政变几天后，到 1966 年中期，估计已有约五十万人被杀害。1968 年的一份报告中，中央情报局将这些事件描述为当代最可怕和最集中的大屠杀之一。半个世纪过去了，对这些杀戮的最基本事实仍存在不确定性和分歧。对于这些事件的重建工作缺乏任何系统性的官方记录，需要仔细挖掘各种资料，包括目击者和施暴者的证词和回忆录、外国政府的解密文件、军事官员的内部报告和官方声明。本章是关于这些杀戮的两章之

一，利用这些资料回答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为了澄清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至少消除一些持久的误解，它问道：有多少人被杀害？受害者是谁？他们是如何死亡的？他们是谁杀害的？然后，它审视了一些解释这些杀戮的论点，重点关注那些强调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紧张关系的论点。本章最后对这些解释的优点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它们未能回答的问题。



图 5.1. 1965 年左右，巴厘岛反共主义者 Pemuda Marhaen 民兵持刀砍刀的成员。

(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

模式

五十年的官方混淆、社会恐惧和国际冷漠，助长了对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一些严重误解，更不用说我们对所发生事件的知识中存在的

重大空白。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些事件并进行比较性思考，就需要澄清这些不确定性并纠正这些误解。

有多少人被杀死了？

在所谓政变之后的立即时期，有多少人被杀害了？估计数字从 78,500 到 3 百万不等。这个广泛的范围部分是由于杀戮行动的迅速进行，以及受害者的尸体被倾倒在全国各地无数无名坟墓中的事实所导致的。或许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一直掌权，使得对杀戮程度进行任何严肃调查变得不可能。正如在其他地方讨论的那样，这也是西方国家、国际组织和媒体在冷战高峰期对共产主义者被杀害问题采取的故意沉默和漠视的结果。

不难发现数字问题一直是新秩序的批评者和辩护者之间的激烈争论的一部分，批评者通常引用较高的数字，而辩护者则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坚持较低的数字。后者中的一些人甚至利用数字的不确定性质疑是否真的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例如，尽管上述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但当时驻雅加达的一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到了屠杀的存在，其他机构官员声称数字被大大夸大。而印尼当局从未明确否认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他们通常是混淆而不是阐明被杀人数。事实上，从一开始，他们就试图将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六名将军的杀害上，将其作为一部官方历史的核心，赞美军方，而将左翼分子的大规模屠杀只当作一个附注。在官方记载中，我们徒劳地寻找关于被杀人数的任何严肃讨论或计算。例如，1968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政变企图及其后果的官方历史书籍，仅在 200 多页的书中的两段文字中提到了这些杀

戮，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其规模或原因的概念。作者只是写道，紧张局势最终在印尼某些地区爆发了导致大量流血的群体冲突。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近年来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认为被杀害的人数大约在 50 万左右。这个数字与主要西方大使馆的内部估计一致，他们在 1966 年 2 月底得出结论，400,000 的数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低估，真实数字可能高达 100 万。这也与当时印尼高级军官给出的估计一致，其中包括一位武装部队军官在 1966 年 1 月向西方军事武官进行的简报中引用了这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50 万人死亡的数字低于其他印尼高级官员引用的数字，包括身居高位的 Kopkamtib 参谋长苏多莫上将在 1976 年 10 月接受荷兰电视采访时表示，尝试政变后有超过一百万人被杀害。此外，这个数字也低于苏哈托将军的亲信之一 Jan Walendouw 在 1966 年 9 月在美国国务院的会议上引用的 120 万人被杀害的数字。

换句话说，被杀的 50 万人的数字不是印度尼西亚军队批评者的修辞幻想，而是与其官员和盟友提供的数字相等或更低的估计。至少在更彻底的调查和文件证据证明之前，这个 50 万人死亡的数字必须被视为保守估计。

受害者是谁？关于这些杀戮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它们主要是由种族或种族敌意驱使的，并且许多或大多数受害者是华人。¹⁰流行的描述和一些学术描述也表明，许多被杀的人是私人仇杀的受害者——因为爱情受挫、商业交易失败或家族纷争。¹¹毫无疑问，有些人是因为这些原因而被杀害的。在雅加达和其他大城市如棉兰、三宝垄和泗水，许多印度尼西亚华人在所谓政变之后被殴打和拘留，有些人被判

处长期监禁，有些人被杀害。¹²无疑，10月1日之后的混乱氛围也为解决私人恩怨提供了绝佳机会。例如，约书亚·奥本海默的电影《杀戮行为》中的主要人物自豪地描述了在所谓政变之后，他们在棉兰市四处游荡，杀害了所有能找到的华人，包括一个年轻女子的父亲，他阻碍了他与一个年轻女人的爱情。¹³

但是印尼大屠杀最引人注目的是，绝大多数受害者之所以成为目标，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或个人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活动和组织关系。¹⁴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尤其是人民青年团、Gerwani、BTI、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运动

（Consentrasi Gerakan Mahasiswa Indonesia，简称CGMI）、LEKRA、印尼大学毕业生协会（Himpunan Sarjana Indonesia，简称HSI）以及印尼青年和中学生联盟（Ikatan Pemuda dan Pelajar Indonesia，简称IPPI）的领导和成员。即使是那些在1965年10月之后被杀的华裔印尼人，似乎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本身，或者至少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左倾或苏加诺主义政党或组织（如Baperki和印尼党，简称Partindo），被指控参与了所谓的政变。¹⁵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PKI的高级国家领导人是被针对的对象之一：艾地、Lukman、Njoto和Sakirman等人，在被军方扣留后，在神秘的情况下都被枪杀。对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关于艾地的被杀事件比其他人更为了解。据称，在承认自己和PKI对政变企图负有责任后，他被军队迅速处决。一份官方军队历史描述了他的被杀经

过：艾地随后在证人的面前接受了审讯并作出了他的供词。他的供词包括以下陈述：930 事件的全部责任由我独自承担，该事件未能成功并得到了其他 PKI 成员和 PKI 的群众组织的支持。众所周知，我制定了一个计划，将共产主义力量集结在中爪哇地区 ... 审讯结束后，艾地在签署了他的供词后，由 Yasir Hadibroto 上校开着吉普车将他带出了城市。他们在 Boyolali 的主路上转了弯，来到了一个香蕉林中的一个干井。在那里，艾地被枪杀。他的尸体被扔进井里，用香蕉树干覆盖。¹⁷

1965 年至 1966 年间，除了艾地和其他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谋杀外，大多数被杀的人并非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绝大多数是贫穷或中下阶层的人，包括农民、种植园工人、工厂工人、教师、学生、艺术家、舞者和公务员，他们生活在农村村庄和种植园，或者位于省级城市和城镇郊区的简陋的村落。他们并非因为直接参与或了解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而成为目标。相反，他们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自己、家庭成员或亲密朋友加入了印尼共产党或其许多附属组织，这些组织在当时都是合法和受欢迎的。肯·杨在写东爪哇的 Kediri 时捕捉到了普通人因为这些关联而卷入暴力的感觉：“他们的事业突然失败了，他们不仅因为他们所做的或所信仰的东西而死去，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被贴上了 ‘PKI’ 的标签。拥有错误的朋友，佩戴这样的标签就意味着被判处即决处决。” 简而言之，绝大多数被杀的人并非因为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当然也不是因为任何犯罪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合法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成员。

他们是怎么被杀的？

在短短几个月内被杀害的大量人数可能让人以为这种屠杀依赖于现代毁灭技术，比如高威力的枪支、空袭、毒气室或化学武器。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像二十世纪末的大多数大规模屠杀一样，印尼的屠杀是用最简陋的工具进行的，并没有使用高级技术，除了无线电、枪支和机动车辆。因此，最接近的比较对象不是德国，而是卢旺达或柬埔寨。虽然有些人被自动武器或其他枪支杀害，但绝大多数人 是被刀、镰刀、砍刀、剑、冰锤、竹矛、铁棍和其他日常工具击倒的。而且，虽然有些人死在军事或警察拘留中心，但大多数人是在孤立的杀戮场地——在种植园、峡谷、稻田、海滩和河岸上——在遍布整个群岛的成千上万个农村中死去的。

与此同时，除了个别例外，这些杀戮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即兴的。相反，几乎所有的报道——无论地点如何不同——都指向在嫌疑人的辨认和处决以及尸体处理方面存在高度组织化。它们还清楚地表明，受害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被拘留者，也就是说，这些杀戮是概要处决。正如罗萨所写的那样，尽管在反共杀戮中存在着多样性，但在各省份中，人们发现了一种显著的一致性，即消失了已经被俘虏的人。嫌疑人经常在夜间被集中起来——有时是根据军方审讯员、反共组织或有帮助的外国大使馆准备的名单——然后被捆绑和蒙住眼睛，装车运送到杀戮现场。在那里，他们经常被迫排队站在大坑前、河岸旁或峡谷边。然后他们会被枪杀、用重物击打或被砍死，尸体被扔进露天坑或附近的峡谷或水道中。



图 5.2。1948 年，位于东爪哇马吉坦附近的马迪乌恩，共和国士兵用刺刀处决了被俘的 PKI 成员。(莱顿大学图书馆)

大多数被杀的人是拘留者，而这些杀戮实际上是摘要处决，这一事实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证人和行凶者的证词证实。1965 年 11 月，英国军官 K.L.查尼根据他从印尼军官那里获得的信息，在东爪哇提供了以下描述：

PKI 的男女成员正在被大量处决。[删除的词]说他认识首席审讯员（他告诉我一些非常可怕的细节，这里不再重复），他也参与了处决。显然，这些受害者是无法通过任何康复措施改变的恶棍，他们被给予一把刀，被要求自杀。大多数人拒绝了，然后被告知转身背后被枪杀。当[删除的词]问他如何能够参与这些处决时，他回答说，如果他

[删除的词]见到并听到他所见到和听到的，他会认为将这些不如动物的东西消灭掉是一种责任。²⁰



图 5.3。1948 年，在东爪哇马代坦附近的马迪乌恩，由一名共和党士兵处决后，PKI 俘虏倒在战壕中的尸体。（莱顿大学图书馆）

1966 年 2 月，瑞典大使哈拉尔德·埃德尔斯塔姆在他对东爪哇的研究之行中报告了一份关于巴苏鲁安东爪哇地区系统性处决的描述。两名英国纺织工程师正在帮助印尼人在苏拉巴亚以南 40 公里的帕苏鲁安建造一个纺织工厂，他们描述了在圣诞节期间受邀见证了帕苏鲁安的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情况。在这次事件中，工厂建设工人中的三分之一，即所有共产党党员，被杀害。军方事先根据当地共产党的成员名单进行了预选。²¹

一位目击者描述了 1965 年 12 月初，在中爪哇索洛市附近，士兵们进行的一起大规模屠杀。从索洛回到卡兰加尼亚尔的路上，当我们经过 Bengawan 河时，我看到很多被捆绑起来的人...我心里想，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感到困惑。然后，囚犯和军队之间进行了一些讨论... 突然间，囚犯被枪杀了。当他们被枪杀时，他们的尸体直接掉进了 Bengawan Solo 河里。地点就在铁路桥下面。²²

在 1966 年中期，位于北苏门答腊省棉兰的固特异橡胶种植园负责人向瑞典大使透露了被拘留的数百名种植园工人的遭遇：每个星期六晚上，几辆卡车会到达并将大约一百人带到靠近种植园总部附近的一座快速流动的河流旁的桥上。他们会在桥上被用丛林刀杀害，然后尸体被扔进河里。²³

这个描述与北苏门答腊岛蛇河附近一个村庄死亡小队的前领导提供的描述一致：每天晚上，我们会把我们的人质装上卡车，然后开到蛇河。卡车会在那里停下来。我们会把囚犯从卡车上拉下来，拖到下游 100 米处。有些人尖叫，有些人哭泣，有些人乞求饶命。我们在卡车上殴打他们，这样一旦到达目的地，他们就没力气逃跑。²⁴

来自亚齐洛克苏马韦的目击者提供了类似的关于那里囚犯系统性处决的描述：

被捕并关押在监狱中的 PKI 囚犯，他们在深夜被带到了 Meunasah Lhok（离 Lhokseumawe 沿海以西 30 公里）。随后，几个被 Koramil 选中的社区人员（平民）成为了行刑者（algojo）.... 在他们被杀后，会挖一个坑将尸体埋入。²⁵

一个小农民的证词，他目睹了在东部数百英里外的西帝汶发生的连续三天的大规模屠杀，同样突显了它们的系统性。

囚犯们被像一袋米一样扔到地上，有些落在头上，有些落在屁股上。好奇的旁观者被命令抓住每个囚犯...士兵们喊出数字，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站在事先挖好的坑边上，然后被从后脑被枪击，随后他们倒下掉进坑里。²⁶

这个账户与一个参与在西帝汶处决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囚犯的警察的证词一致。

囚犯们被命令在白天挖掘自己的坟墓。枪杀通常在夜间进行。在被带到处决地点之前，他们被殴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双手被绑起来，被命令上卡车。当他们到达处决地点时，他们被蒙上眼睛，被命令背对坟墓，面对行刑队。然后他们被枪杀。如果有人在被枪杀后仍然活着，他们将被刺刀刺杀。然后他们被推进坑里。行刑队成员被分配了指标。军队有指标，警察有指标。²⁷

除了杀戮的系统性质外，加害者和目击者的陈述常常强调了他们令人震惊的残忍性。来自北苏门答腊的一名前死亡小队成员总结了他们杀害囚犯的多种方式：我们把木头塞进他们的肛门直到他们死去.....我们用木头压断他们的脖子。我们把他们吊起来。我们用电线勒死他们。我们砍下他们的头。我们用车辆撞死他们。我们被允许这样做。证据是我们谋杀了人，却从未受到惩罚。²⁸

同一地区的一名死亡小队队长提供了他对一个囚犯处决的描述：我的人害怕血，所以我用这种方式掐死了他。他的舌头伸了出来。你问了！我剖开了他。他的肠子流了出来。²⁹

一名作案者对图伦（Turen）马朗（Malang）的印尼共印尼共产党（PKI）领导人苏沃托（Suwoto）的杀害也描述了杀戮的即时性和残忍性：

苏沃托逃跑了。他被追赶。然后用一把宽刃刀（砍刀）狠狠劈开了他的背部。刀口切到了他的胸膛。苏沃托倒在地上。他的身体抽搐着。然后他死了。苏沃托的尸体就留在了路上。³⁰

似乎是为了强调那些被杀的人不如人类，也许还为了在囚犯的命运上制造混乱和不确定性，死者的遗骸很少，甚至从未得到适当的埋葬。大多数人被倒入干井、扔入海中、抛入河流、峡谷和灌溉渠，或者被埋在集体坟墓中。例如，在巴厘岛报道当时的西方记者听说在 Klungkung 地区有一个海滩上埋葬了 1500 人。另一位记者报道说，在巴厘岛的 Jembrana 地区，成千上万的尸体被倒入集体坟墓或抛入海中。³¹

在最臭名昭著的案件之一中，据说东爪哇的布兰塔斯河被尸体堵塞，其中一些尸体漂浮在水面上，一些被绑在竹桩上，还有一些被堆在筏子上。该地区的一名居民在据称的政变后为了自己的生命而躲藏在河边，后来描述了当时的情景：11 月[1965 年]下起了雨。河水浑浊而湍急，充满了杂草、树叶、人体残肢和无头尸体。另一位与印尼共产党无关的目击者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通常，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为人类。无头。腹部被撕开。气味令人难以置信。为了确保它们不下沉，尸体被故意绑在或者刺在竹桩上。当尸体被堆放在筏子上，上面飘扬着印尼共产党的旗帜时，Kediri 地区沿着布兰塔斯河流就已经陷入疯狂。³⁴

正如这些记录所清楚表明的那样，那些被杀的人经常被斩首或肢解。事实上，俘虏的斩首和肢解在全国各地的目击者和加害者的记录中都有出现。同样，还有关于无头尸体和身体部分被留在公共场所的故事。关于与罗斯·泰勒的对话的报道，他是东爪哇的一个纺织厂的雇员，一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 1965 年 12 月中旬写道：

大约两周前，泰勒在住宅区旁的一条小溪边散步时，惊恐地看到三具无头尸体，其中一具是女性，漂浮在溪流中。稍远处，有六个头被整齐地放在一座小桥的护栏上，再往前一点，一群小孩子用竹竿帮助几具无头尸体顺流而下。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在与朋友度过一个晚上后，骑着摩托车回家时，当他的车灯照亮一块路边的里程碑时，震惊地发现一颗头被装饰在离住宅区有一段距离的地方。³⁵

来自东爪哇的 Banyuwangi 的一份描述描绘了类似的画面：受害者被绞死，脖子上套着绳索。然后将尸体放在主要道路沿线的树下坐着。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被斩首，身体留在路中间，头部被带走。这些杀戮发生在道路和河岸上，尸体被埋在集体坟墓中。

同样地，回忆起 1965 年 10 月中旬在 Kediri 发生的几名 PKI 成员的被处决，当地自卫组织的一名成员描述了另一名成员使用宽刀（kelewang）的技巧：每次持剑的右手挥动，就会砍掉一个 PKI 成员的头颅并掉落在地上。³⁷ 一名目击者后来写道，Ansor 成员对一位年迈的学校教师 Mukdar 先生进行了砍头处决：他的双手仍被绑着，他的脖子被来自 Wiyung 的[Ansor]青年 Rejo 砍断。他杀死了这个失去意识、虚弱的老人……他的头被割下并放进袋子里。然后他们把他的尸体拖到河边扔了进去。在我面前，它慢慢地被冲走了。³⁸

在关于巴厘岛杀人案的报道中，肢解和斩首也是主要内容。记者唐·莫瑟在描述一名 BTI 官员在克龙贡海滩被其朋友谋杀时写道：“然后阿里拿起他的巴朗——一种用于田间砍伐的短剑状刀具——先砍下他朋友的左耳，然后是右耳，接着是鼻子。最后，他高高举起巴朗，砍下了他朋友的头。”³⁹

在北苏门答腊岛的一个种植园经理告诉美国领事官员，最近几周至少有 100 具无头尸体被遗弃在他的庄园上。⁴⁰ 而来自亚齐的一名目击者回忆起看到一个名叫劳夫的男子的头被插在一根杆子上，并附在一辆吉普车的前部……然后在城里游行……车上有人，都是军人……这是一个盛大的队伍……我的孩子跟着游行，绕着城镇走。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一颗头顶在车上。哎呀真主真主。⁴¹

尸体、头颅和其他身体部位的公开展示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散播恐怖。⁴² 来自北苏门答腊的一名前刽子手的故事很有启发性。他告诉电影制片人奥本海默：“我曾经把一个女人的头颅带进了一家中国店。中国人尖叫起来。”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这个人说：“这样他们会害怕。”⁴³ 几乎可以肯定，同样的目的，即散播恐怖，是当

局有时安排公开处决的原因。其中一起特别可怕的案例是东努沙登加拉省恩德市一名当地 PKI 官员被公开肢解和活活烧死。Gerry van Klinken 对这一场景的描述如下：

军方逮捕了他，并在中央纪念碑上张贴了一张广告，宣传他被处决的地点和时间。这一行动是由属于安索尔组织的穆斯林活动人士在白天进行的。在前往丹戎的路上...他被用剃刀割伤并被拖在地上。他几乎奄奄一息，在火焰中挣扎，被一大群人围观。⁴⁴

女性们没有被放过，特别是那些被认定为 Gerwani 或其他 PKI 附属组织的成员。有些人在被杀之前被强奸和用刀子或镰刀肢解。例如，东爪哇的一个 Banser 指挥官描述了他部队中男子对一名 Gerwani 成员的谋杀：在被拘留的 Gerwani 领导人中，有一个名叫 Jamsiah 的非常漂亮的女人。恰巧她坚信 PKI 在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最后，Jamsiah 被抓起并带到 Gadungan 的 Sumberbage 森林。她进行了抵抗，但她的身体被 Banser 切成两半。⁴⁵

一个来自东爪哇布利塔地区的账户，讲述了另一名 Gerwani 妇女被强奸和杀害的故事：“Japik, Gerwani 当地分支的一名主要人物，PGRI 的一名成员，和她的丈夫 Djumadi 一起被杀.....他们结婚才 30 天。她被强奸了很多次，然后她的身体从胸部到外阴被切开。这是由 Ansor 团伙所为。”⁴⁶ 在东爪哇马朗省的一个报道中，描述了一个 PKI 成员女性遭遇的类似命运。

Oerip Kalsum, 一个来自 Singosari 村 Dengkol 的女人，是 PKI 的成员。在被杀之前，她被命令脱光所有衣物后遭到轮奸。然

后，她被捆绑起来，带到 Lawang 的 Sentong 村，她的脖子上套上绞索并被残忍地杀害。⁴⁷

正如这些例子所示，性暴力是许多杀戮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妇女遭受了特别令人震惊的暴力，但男性也遭受了虐待。例如，一些男性被阉割，仿佛在模仿对六位将军虐待的虚假指控。据匿名账户在 1970 年代编写的，描述了 1965 年末和 1966 年初在东爪哇的 Banyuwangi 地区发生的暴力行为。

在许多情况下，女性被长刀从阴道刺入，直到腹部被刺穿。然后，他们的头部和胸部被切割成 o 形，挂在路边的警卫小屋里展出...。男性受害者的阴茎被切割成 o 形，这些阴茎也被挂在岗哨上。Pemuda Rakyat 成员的头被砍下，放在路边的竹桩上或挂在树上。⁴⁸

另一个来自东爪哇的报道，由 Pipit Rochijat 提供，描绘了一个类似可怕的场景，发生在东爪哇的一个红灯区附近的地方：一旦对共产主义分子的清洗开始，客户们停止前来妓院。原因是：大多数客户和妓女都太害怕了，因为房子前面挂着很多男性共产主义者的生殖器，就像挂出来卖的香蕉一样。⁴⁹

在北苏门答腊岛的屠杀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一些男性最近提供了类似的对待他们监禁的妇女和男子的描述。例如，两名前死亡小队成员描述了他们如何阉割了一个名叫 Ramli 的年轻男子，当他们在蛇河岸边再现了他被处决的场景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割 Ramli，像这样刺他，直到他看起来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把他推进了河里。他紧抓着树根乞求：“救救我！”所以我们把他捞了出来，通过切断他的阴茎来杀死他。

这些可怕的记述并非仅仅为了耸人听闻，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关于 1965-1966 年杀戮的性质和模式的重要线索。例如，它们清楚地表明，这些杀戮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自发的。相反，它们明显涉及了相当程度的计划和组织。这些行动远非出于情感或民众愤怒，而是精心组织的摘要处决。这些记述还突显了在广泛分散的地区由施害者采用的方法和技术中的显著共同之处，包括蓄意残暴、斩首、肢解、尸体展示和性暴力。因此，它们指向了在全国范围内负责杀戮的团体所共享的独特和共同的暴力手段，这些手段似乎是有意设计来恐吓左派和更广泛的人口。这些模式提供了一些关于施害者身份和动机的关键线索。

谁杀了他们？

与受害者一样，这些杀戮的行凶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或宗教而被定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和机构关联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事实上，这些杀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以及将印尼案例与许多其他大规模杀戮案例区分开来的是，行凶者和受害者几乎总是属于同一种族和宗教群体。因此，爪哇穆斯林杀害了爪哇穆斯林，巴厘岛印度教徒杀害了巴厘岛印度教徒，巴塔克新教徒杀害了巴塔克新教徒，佛罗伦萨天主教徒杀害了佛罗伦萨天主教徒，等等。事实上，凶手和受害者不仅来自同一广泛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他们通常来自同一个村庄，同一个社区，甚至有时来自同一个家庭。因此，除了针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袭击之外，行凶者并没有因为种族、种族或宗教而与受害者区分开来。

凶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需要强调，因为这与许多大规模屠杀案例不同，而不是宗教或种族身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尼案件中的伊斯兰教角色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伊斯兰教领袖、象征和言论经常被认为是点燃和推动屠杀的原因。的确，大多数屠杀是由穆斯林实施的，伊斯兰教的象征和观念被用来煽动和辩解暴力，然而，在一个大约 85% 是穆斯林的国家，这并不奇怪。更重要的是，所有主要宗教的信徒，特别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和印度教徒，都参与了屠杀，并利用宗教象征和权威来煽动或辩解暴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伊斯兰教省份西爪哇，屠杀案相对较少。这些模式强烈表明，与大多数普遍的智慧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屠杀的主要动力，尽管宗教象征和身份在广义上无疑是促成因素。

无论他们的种族或宗教信仰如何，甚至超越他们共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几乎所有的肇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是军事、准军事或治安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说，那些杀人的人要么是士兵，要么是民防组织的成员，要么属于为镇压 930 和 PKI 而动员起来的众多反共民兵组织和学生团体之一。这些组织的关联以及这种联系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影响，可以说塑造了那些杀人者的态度和行为。事实上，我认为这些团体的成员很可能接受并拥抱了一种赞美极端暴力的独特机构文化，并从团体的行动中学会了进行特定类型的暴力行为。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杀人者与克里斯托弗·布朗宁所描述的德国预备警察营成员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群体动力、权威压力和恐惧使本来普通的人做出了他们本来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军事和准军事机构在 1965-1966 年的杀戮中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社会心理学和群体动力学的领域。可以说，更重要的是杀戮主

要是由军队发起和组织的事实。与官方声称 1965-1966 年的暴力是人民对印尼共产党的愤怒的自发结果以及杀戮主要是由当地紧张局势驱动并由当地人领导的普遍看法相反，上述账目中所提到的证据的压倒性证明以及第 6 章中详细描述的证据都指向军队是暴力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

军队内部，某些单位比其他单位更加活跃并参与了更多的杀戮行动。最臭名昭著的单位是 RPKAD，一个精锐特种部队，在中爪哇和巴厘岛尤其参与了杀戮行动。但是许多其他军队单位也参与其中，独立行动以逮捕、审讯和杀害所谓的共产党人。警察、海军陆战队和海军的单位参与度较低。由于空军单位被认为与左翼有关并据称参与了 9 月 30 日运动，他们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几乎没有在杀戮行动中发挥作用。

在义务警卫组织中，最积极参与的是与某个反共政党或宗教组织有关联的军事化青年团体。其中包括 NU 的 Ansor 和 Banser，PNI 的 Pemuda Demokrat 和 Pemuda Marhaen（在巴厘岛被称为 Tameng Marhaenis），IPKI（Indonesia 独立支持者联盟）的 Pemuda Pancasila（Pancasila 青年团），以及 Partai Katolik 的 Pemuda Katolik（天主教青年团）。在某些地区，还有各种宗教倾向的学生运动，包括与 Masyumi 有关的 HMI，天主教大学生联盟和印度尼西亚基督教学生运动。这些组织有时会独立行动，组织大规模集会，签署请愿书，破坏住宅和办公室，并殴打所谓的左翼分子。然而，当涉及到杀人时，他们很少独自行动。虽然有一些例外，但他们几乎总是按照军队的要求行动。

他们在哪里和什么时候被杀害了？

尽管全国各地似乎都发生了杀戮，但最集中的地区是人口稠密的中爪哇、东爪哇和巴厘岛，以及亚齐、北苏门答腊和东努沙登加拉的部分地区。⁵⁴ 大规模杀戮在某些地区的集中程度明显较低，包括首都雅加达和西爪哇省。⁵⁵ 时间上也有变化，最早的杀戮在一些地区在所谓的政变几天后开始，而在其他地区则推迟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何时开始，大规模杀戮几乎像钟表一样在几个星期后停止。虽然到 1966 年中期，杀戮的最糟糕阶段已经过去，但在全国的某些地区，暴力行为在 1968 年期间仍然断断续续地发生。⁵⁶

根据所有记载，大规模屠杀首先发生在苏门答腊岛最北端的亚齐省，据说是在政变企图后的几天内，然后在 1965 年 11 月突然停止，导致大约 1 万人死亡。在邻近的北苏门答腊省，尽管存在严重紧张局势和一些暴力事件，但大规模屠杀直到 1965 年 11 月初才开始，在那时迅速蔓延到棉兰市以及该省的许多农业庄园和种植园。到 1966 年 3 月，至少有 4 万人，甚至可能是两倍于此的人死亡。在人口稠密的中爪哇省，大规模屠杀始于 10 月第三周，并持续到 1966 年中期。虽然对于那里的死亡人数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估计有 14 万人被杀。在邻近的东爪哇省，暴力行为在 11 月初急剧加剧，特别集中在凯迪利、布利塔尔和帕苏鲁安等城镇，以及该省东北沿海地区的一系列农村县。在那里，屠杀在 12 月减少，并在 1966 年中期基本结束，据估计有 18 万人死亡。在 1965 年 12 月初，即所谓政变企图发生两个月后，屠杀开始在巴厘岛上发生，该岛总人口略超过 100 万，约有 8 万人在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内被杀害。在其他地区，屠杀甚至更晚开始。

例如，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即群岛的最东端，直到 1966 年 2 月中旬才发生屠杀，而在杀害多达 6,000 名所谓共产主义者后，屠杀在 1966 年 3 月中旬结束。

暴力行为的广泛地理分布清楚地表明，它并非根源于纯粹的地方冲突或个人敌意，而是源于更大的、国家层面的动态。与此同时，杀戮的独特地理分布，尤其是在亚齐、巴厘、中爪哇、东爪哇、北苏门答腊和东努沙登加拉的集中，以及在雅加达和西爪哇几乎没有发生，需要一种解释。如果推动这一行为的是国家层面的指令、命令或动态，为什么杀戮会发生在某些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独特的空间模式？同样，谋杀案的时间分布——在某些地区几乎立即开始，而在其他地区则延迟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引发了关于因果关系的问题。我们如何解释这种变化的模式？至少，长时间的延迟表明暴力行为并非是自发的，而是依赖于某种外部刺激，这迫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其直接原因。特别是，我们需要问的是是什么导致了地方紧张局势升级为大规模屠杀。

解释杀戮

在过去的五十年左右，政府官员、记者和学者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回答至少其中一些问题。许多人试图通过参考印尼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冲突来解释这些杀戮。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常常谈论潜在原因和长期存在的冲突，这些冲突会爆发或引发大规模杀戮。虽然这样的分析很少能完全满足对种族灭绝或其他形式的

大规模暴力的解释，但它们可以成为解释的一部分。在这个前提下，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为印尼案件提出的这种类型的主要论点。

个人和群体心理学

许多关于 1965-1966 年屠杀的流行和文学记载都聚焦于加害者（士兵、民兵成员、私刑者和歹徒）的个人和心理动机，以及那些袖手旁观或无所作为助长暴力的旁观者。这些记载强调了同伴压力、恐惧、服从权威、文化规范、复仇以及解决纷争的机会等因素在激发参与和默许方面的作用。

印度尼西亚的大屠杀，遵从压力是 1965-1966 年凶手自传中的一个核心主题。在其中一篇名为《死亡》的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描述了他在抵抗社会压力和军官的敦促时所面临的痛苦困难。事实上，他没有抵抗，而是参与了对他的村庄邻居，包括一个名叫拜迪的朋友的冷血杀戮。等待被捆绑和蒙上眼睛的囚犯从军车上卸下并被带到执行地点时，他反思了自己的参与。

我后悔来了。城市的军事指挥官住在我们的街区。我们关系很好；他坚持让我来。这将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朋友。我本可以拒绝，但是我的几个朋友在其他晚上参加了，我感到被排除在外。阿里坚持，我很害怕但还是想去。现在我非常痛苦。当我的一个同伴图里告诉我拜迪在另一辆卡车上时，情况变得更糟了。

在回忆录和证言中，许多前行凶者也引用了遵循命令的义务和未能这样做的后果的恐惧作为他们参与的主要原因。例如，来自西帝

汶的一个小镇警官解释了他的参与如下：苏哈托命令我们杀死那些共产党人。当地警察局长将这个命令传达给我们。那时，没有人敢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甚至对受害者说一句安慰的话也被视为同情共产党人，你可能会因此被杀。⁶⁶

对于一些犯罪者来说，这种考虑与他们帮助保卫国家的想法混合在一起。在奥本海默的电影《沉默的眼神》中，一个在 1965 年被杀年轻人的叔叔向亲戚解释说，尽管他守卫着男孩被关押的监狱并且知道他将会发生什么，但他无法干预，因为他的民兵组织是按照军队的命令行动的。Komando Aksi 是在军队指挥下行动的，我也是。我被命令守卫监狱，所以我就这样做了...我这样做是为了保卫国家。当被迫解释为什么他至少没有要求上级不要杀死他的侄子时，他回答说，如果我拒绝，我也会被指控。最好还是遵循命令。⁶⁷

许多人出于这样的原因而卷入了这些杀戮中——因为他们受到权威人士的压力，感到恐惧，相信自己在为国家服务，或者不想与同龄人有所不同。一旦他们成为军事单位或民兵组织的一部分，并且对极端暴力的预期变得明确，想要不随波逐流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无疑是布朗宁对纳粹德国预备警察第 101 大队的研究以及辛顿对红色高棉低级行刑者的分析《你为什么杀人？》中最清晰的结论之一。

同时，许多人也出于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加入帮派和军队的原因而参与了这些杀戮——为了刺激、证明自己的坚韧、远离日常生活的机会以及获得一定程度的不可能实现的权力。这是从奥本海默的《杀戮行动》和《沉默的眼神》中获得的强烈印象。在这两部电影中，我们通过梅丹地区一小撮低级黑帮成员的可怕回忆和再现来了解这些杀戮。根据他们的叙述，他们主要是出于对那些轻视他们的人的复仇心

理，以及一种令人陶醉的无拘束权力和性暴力的混合物的驱使。正如前民兵组织 Pemuda Pancasila 的成员后来吹嘘的那样：“如果她们漂亮，我会强奸她们。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当没有法律……当我们就是法律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只有 14 岁的女孩。我会说对她来说会是地狱，但对我来说是天堂。”⁶⁹

在印尼的屠杀中，这样的动机无疑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动机，很难看出大规模暴力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然而，正如我们从更广泛的文献中所了解的，并且正如上面所概述的杀戮的描述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这样的个人动机从来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暴力事件的发生和整体轨迹。在每一个情况下，它们都是依赖于和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

大屠杀作为文化

其他的记述表明，这些杀戮最好从印尼人的性格、文化和宗教的某些基本特征来理解。其中一种坚定的观点认为，这些杀戮反映了印尼的狂躁文化。这种观点认为，印尼人很容易突然、莫名其妙地发作，表现出无法理解的暴力行为，他们会毫无选择地攻击周围的人，造成伤亡。根据这种说法，1965 年至 1966 年的杀戮只不过是大规模的狂躁事件。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种解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印尼官员及其盟友的青睐，并出现在许多流行的记述中。例如，1966 年 4 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供了以下描述：印尼人温文尔雅、本能地礼貌，但在他们微笑背后隐藏着那种奇怪的马来人特质，那种内心

狂躁的嗜血欲望，这个特质在其他语言中也有少数马来词汇：“狂躁”。这一次，整个国家都陷入了狂躁状态。

将这种东方主义的幻想与对一群不守规矩的农民群众的召唤结合起来，Le Figaro 在 1966 年中期告知读者，在印度尼西亚，人口已经失控——这种奇怪的、致命的热潮有时会降临到马来人和爪哇人身上。而其中有 50 万人在农民们的呼喊声中丧生。⁷² 而在 1966 年 12 月，美国大使馆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大规模的屠杀源于恐惧，源于对旧账的清算，源于一种群体性的失控，而不仅仅是对共产主义本身的仇恨。⁷³

对这种论点有一种特定的吸引力；它似乎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本来温和和驯服的人会犯下如此可怕的暴行。但是对于这种观点存在怀疑的理由。除了其简化的文化还原主义的明显问题之外——即所有印尼人都是同样的，他们的行为只能通过异国情调和不变的文化来解释——暴走论点甚至无法解释暴力的最基本事实。例如，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屠杀发生在何时何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被针对的人几乎都是左派。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历史上至少，暴走一直是一种仪式性自杀，因为社区的其他成员或政府当局通常会杀死暴走者。⁷⁴ 这在 1965-1966 年的屠杀中绝对没有发生。相反，如上所述，那些杀手与当局密切合作，并且从未因他们的行为受到惩罚。最重要的是，它无法解释暴力的系统性质，其广泛的地理分布或其长时间的持续性。印尼当局及其辩护者普遍认为，杀戮是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破坏性和威胁性行为的自发反应。例如，记者约翰·休斯在 1967 年的一篇文章中回答了为什么这些优雅迷人的人会在巴厘岛上进行如此疯狂的大屠杀的问题，他写道：“显然，催化剂是对共产党分子的怨恨突然

爆发，他们在巴厘岛平静的表面下一直活动，但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仅试图破坏岛上的宗教价值观，还破坏了深植于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⁷⁵ 同样，在 1972 年的一份报告中，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军事总督声称，屠杀始于库邦市，当人们的情绪和他们粉碎 930/PKI 的热情达到顶峰时。⁷⁶ 同样，一位曾担任北苏门答腊省死亡小队指挥官，后来又担任多年地区立法机构发言人的人声称，大规模屠杀是人民的自发行动。人民憎恶共产主义。⁷⁷

自 1966 年以来，美国学者和官员发表的许多研究中都反复出现了相同的主题。1968 年，保克（他是塞斯科阿德指挥官苏瓦尔托的亲密密友）发表了一篇文章，正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借鉴了克利福德·吉尔茨的工作，声称爪哇地区的当地习俗（他暗示巴厘岛也是如此）是以安静、微妙、礼貌和共同体的方式做所有事情，甚至包括挨饿。他认为，PKI 和 BTI 在爪哇和巴厘岛的行动与当地习俗截然相反。使自己不仅成为村里更富裕的人的敌人...而且成为整个社区的敌人，他们打乱了社区的古老方式。这些考虑因素可能比真正的意识形态争议更具决定性，这些杀戮在巴厘岛上和爪哇东部和中部一样普遍。⁷⁸

在 1990 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当时担任印度尼西亚驻美国大使的格林几乎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总结了关于爪哇和巴厘岛社会和谐性的大部分熟知的神话，格林将大屠杀的责任完全归咎于那些成为受害者的人。在最后的分析中，他写道，

印度尼西亚所遭受的大屠杀主要归因于共产主义，其无神论和阶级斗争的言论与农村印度尼西亚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尤其是在爪哇

*岛和巴厘岛，这些地区的文化非常强调宽容、社会和谐、相互帮助.....通过对话以达成可接受的共识解决方案。*⁷⁹

与此相关的争论，最常见于关于巴厘岛大屠杀的记述中，是暴力行为是由神秘的宗教文化激情所驱使的，更具体地说，是一种形式的驱魔或净化仪式。在一段典型的文字中，莫泽在 1966 年写道：“从一开始，政治动荡就带有一种不合理的氛围，甚至有点疯狂。除了这些奇怪而可爱的岛屿之外，别的地方不可能如此不可预测地爆发，如此猛烈，不仅带有狂热主义，而且还带有嗜血和类似巫术的东西。”⁸⁰ 这种观点认为，受宗教激情的驱使，巴厘岛和爪哇人突然爆发了对共产主义者的野蛮和疯狂的清洗。同样强调暴力行为的所谓自发性和不可预测性，休斯写道，直到 1965 年 12 月，巴厘岛仍然过着它的生活，但突然间就爆发出比爪哇更加野蛮的狂热。⁸¹

这种解释看起来似乎是合理的。许多巴厘岛人和爪哇人可能确实将对印尼共产党的打击解读为需要驱除邪恶或清洗无神论者的需要。然而，这种观点中也有很多误导之处。因为尽管印尼人的文化和宗教热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暴力发生后的强度，但它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要物理上消灭印尼共产党成员的想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会在特定的时间开始，以及为什么会采取特定的形式。此外，正如上面对屠杀的概述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们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有计划的；它们不是无法控制的情绪的产物，而是计划的结果。正如梅尔文在关于亚齐的写作中所说，无论是省内的文件证据还是口头证词都没有支持屠杀是自发、大众和宗教动机的暴力行为的说法。

简而言之，大规模暴力行为可以以宗教信仰或文化类比的方式被合理化或描绘，这可能对屠杀的动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物理消灭并不仅仅是自发、宗教和文化冲动的不可避免结果。正如我将在后面论述的那样，这些行为更多地是政治过程的产物，其中人类行为主体，尤其是军队高层的愤世嫉俗的政治计算发挥了核心作用。

宗教和种族紧张关系

显然，将杀戮的动机归因于简化的印尼人性和文化观念的论点必须持怀疑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和宗教冲突毫无意义。每个地区的杀戮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宗教信仰和实践冲突的广泛线索，并以它们的语言和符号来表达。因此，为了理解杀戮的模式，我们需要对这些冲突有一些了解。

在文献中经常讨论的一个模式将暴力和杀戮的动态定位于穆斯林社区内的明显差异，至少在中爪哇和东爪哇地区。主要的紧张关系存在于那些认为自己更虔诚（santri）的穆斯林和那些被他们视为不够虔诚（abangan）的穆斯林之间，因为后者的宗教仪式将伊斯兰教与各种前伊斯兰教、爪哇主义的信仰和实践融合在一起。santri 社区的一个关键标志是伊斯兰教师（或称为 kiai）的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在各种事务上为社区提供指导。例如，传统的伊斯兰寄宿学校经学院（或 pondok）通常由 kiai 主持，年轻男孩在那里学习背诵古兰经和接受生活教诲。相比之下，abangan 社区中的伊斯兰教实践与古老的印度教和萨满教的实践，如祖先崇拜和黑魔法，和谐共存。擅长这些实践的人被认为具有精神力量（sakti）。abangan 社区的领导者不太

可能是伊斯兰学者，他们的孩子很少入读经学院。在这些和其他无数方面，这两个社区是不同的，而且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相不信任，甚至恐惧，这种情况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

这些是重要的文化和宗教区别，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引发大规模屠杀。⁸⁴可以说，更加易燃的是它们在晚期“指导民主”时期日益分裂和极化的政治中，作为政治和阶级身份的代表和重叠的方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所谓的“三教九流”分裂与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差异有了显著的重叠，尽管当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三教九流中的圣人社区更有可能由富有的地主领导，并支持像NU这样的保守宗教党派。相比之下，abangan社区更可能是贫穷的，有更多无地和佃农。他们也更可能与PKI或PNI的左翼有关联。鉴于这种重叠，宗教和文化紧张局势越来越多地以政治方式表达，而政治对手关系则被框定为宗教身份和实践的冲突。⁸⁵例如，NU和其他较小的伊斯兰党派经常指责PKI成员是无神论者或黑魔法的实践者，而PKI则谴责NU和其他保守党派是腐败分子、剥削者和宗教狂热分子。

这种紧张局势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1965年10月事件之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内，尤其是在爪哇岛的一些地区，NU和其他宗教党派对PKI表达的强烈敌意。宗教和政治身份的重叠以及这两个社群的先前政治动员可能加剧了敌意和暴力，部分原因是通过提供语言、符号和领导力来煽动敌意和暴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东爪哇的NU和Ansor成员会出发攻击PKI成员时高呼“真主至大！”，以及为什么圣徒青年们要求解散PKI，并要求每个将军的死亡都要以10万名共产党员的死亡来偿还。正如Rochijat在1965年末所写的那样，在充满对PKI如此仇恨的危机氛围中，一切都变得可以接受。毕竟，每个

人都有责任与异教徒作战，不是吗？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仅仅是这些紧张局势导致了暴力。但从潜在冲突到大规模屠杀的转变确实简单了很多。

在其他地区，不同种类的宗教和文化紧张局势正在发酵。例如，在巴厘岛，绝大多数人信仰一种独特的印度教变体，那里存在着那些认为自己更虔诚的人与那些被视为异端、无神论者或至少是不虔诚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源于长期以来关于种姓的冲突，也源于不同社群对由自封的宗教裁决者提倡的更正式和等级分明的印度教版本的接受程度。⁸⁹

但这并不仅仅是宗教差异的问题。与爪哇一样，巴厘岛上的宗教冲突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地位和政治派别重叠。那些认为自己是宗教正统的仲裁者往往是高种姓（*triwangsa*）的人，他们是岛上贵族家族之一的成员，拥有可观的土地财富。他们倾向于支持右派政党，尤其是 PNI 和 PSI 的右翼，许多贫困人口也将他们视为不可或缺的赞助人。他们也倾向于抵制 PKI 实施国家土地改革法的积极努力。那些不太愿意追随宗教保守派和封建家族的领导，支持土地改革，或者忠于苏加诺和他的地方门徒苏特加省长的人，更倾向于支持左派政党，尤其是 PKI 和 Partindo。

与 Java 一样，这种重叠的身份意味着政治和社会差异常常以宗教和文化的语言以及对传统的辩论来表达，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极化的情况下。例如，保守派的 PNI 支持者指责 PKI 追随者是无神论者，威胁巴厘岛文化传统。相反，左派指责他们的对手坚守巴厘岛封建势力，阻碍经济和社会进步。政治和宗教身份

的重叠，以及宗教主张和反主张的融入辩论中，无疑使政治辩论更加激烈。这无疑为保守派在所谓的政变后攻击 PKI 提供了强有力的修辞基础。但与 Java 一样，仅凭这些紧张关系无法解释如此规模的大规模屠杀。

在其他情况下，冲突具有民族色彩。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华人的长期敌意。在所谓的十月政变后，一些华人遭到袭击和杀害。这种敌意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有时表现为对华人文化习俗的不容忍，比如说讲中文、用筷子吃饭、阅读中文报纸以及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域。这种敌意也具有经济维度。无论在任何特定情况下的现实如何，华人印尼人被广泛认为是富有的。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紧张关系也具有重要的政治维度，特别是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极化氛围中。保守派政治领导人和军队经常有意强调华人印尼人所谓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与众不同，导致了敌意、敌视和有时的暴力。与此同时，由于印尼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在捍卫他们的利益方面有记录，许多华人印尼人加入或支持了他们。

在 10 月 1 日事件之前和之后的几个月里，这种紧张局势尤为明显。由于苏加诺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以及印尼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各种反共派别的人开始质疑华裔印尼人是否能够忠于印尼。有传言称华裔印尼人在中国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充当间谍，并资助印尼共产党。因此，当所谓的政变企图发生时，对华裔的敌意达到了高潮。此外，许多军队中也存在着对华裔的敌意和怀疑，因此当人群袭击华裔时，他们往往煽动了这种情绪，或者至少拒绝干预。在所谓政变之后，一些华裔在 1965 年 12 月的梅丹可能在一天内被杀害了多达一百人，在 1966 年 5 月的亚齐，许多华裔被杀害，大约有一万

人被驱逐。然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杀戮是个例。总体而言，华裔并不是主要的目标，而那些被杀害的人往往是左翼党派或组织的成员或领导人，如 Baperki。

简而言之，潜在的宗教和种族紧张关系指出了一些可能导致敌意和冲突的不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暴力的语言和象征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与那些将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视为种族灭绝起源的大部分描述一样，强调潜在的宗教和种族紧张关系并不能真正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这些紧张关系会升级到大规模屠杀。如果不同群体之间的分歧如此激烈和棘手，为什么在 10 月 1 日事件之前它们没有导致更多的孤立暴力事件？为什么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暴力爆发之前有如此长的延迟？为什么全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紧张关系没有导致大规模屠杀？

社会经济冲突

一些学者强调社会经济冲突的作用，尤其是在所谓政变之后的暴力和杀戮中，土地和工作条件的冲突尤为突出。⁹³ 这些冲突似乎在塑造暴力的模式，特别是其地理分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定义了其施暴者和受害者。

例如，土地纷争在人口密集的巴厘省、中爪哇省和东爪哇省尤为激烈，而这些省份恰恰是 1965-1966 年发生最集中屠杀的地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引入国家土地改革立法之后，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尽管印尼共产党（PKI）及其农民联盟 BTI 积极寻求改革的实施，但国家党（PNI）、NU、天主教党及其附属的农民组织要么拖延，要么积极反对改革。BTI 单方面的土地没收行动（称为 aksi

sepihak) 加剧了紧张局势，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导致了一些对立方之间的孤立身体冲突。似乎在所谓的政变之后，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土地改革最成功实施或至少最激烈争议的地区，包括中爪哇的 Boyolali、东爪哇的 Kediri 和巴厘岛的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认为这些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自然或必然源于土地纷争是错误的。因为尽管这些冲突并不新鲜，但暴力却是新的。关键问题是现有的土地纷争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普遍屠杀的基础。

劳资冲突也是如此。这种冲突在大城市和港口城市，如雅加达、泗水和棉兰等地越来越普遍，左翼工会在印尼工人中央组织（Sentral Organisasi Buruh Seluruh Indonesia，简称 SOBSI）的保护下，积极要求改善工人条件。在商业庄园和国有种植园集中的地区，如橡胶、棕榈油、糖和烟草等，也普遍存在这种冲突，PKI 附属工会（如 SARBUPRI）在动员农业劳动者要求更好待遇甚至土地权益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⁹⁵

所有这些努力将工人和组织者置于与工厂和种植园所有者和经理相冲突的位置上。大部分后者与右派政党如 PNI、NU 和被禁止的 Masyumi 有着积极的联系或关联。此外，在 1957 年实施戒严之后，许多工厂和种植园的经理都是军官，因为国有化的种植园和工业被置于军方控制之下。这种转变使军队在这些企业中直接拥有经济利益，并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其对左翼工会的态度和立场。⁹⁶这也激发了军队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即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雇员中央组织（Sentral Organisasi Karyawan Sosialis Indonesia，简称 SOKSI），作为 SOBSI 和 SARBUPRI 的对抗力量。在某些地区，军队还开始训练和武装激进青年团体和反共工会，导致与倾向于左翼的工会发生孤立的肢

体冲突。简而言之，到 1965 年 10 月，工会已经为数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或许为随后发生的暴力创造了条件。⁹⁷

总之，社会经济冲突似乎与 1965-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观察模式相关，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在中爪哇、东爪哇和巴厘岛，这些地方土地冲突最为激烈，以及北苏门答腊的种植园地区，那里的劳资紧张关系在 1965 年达到了临界点。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除了一两个例外情况外，这些关于工作条件和左翼与右翼工会之间紧张关系的冲突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并没有导致广泛的暴力行为。因此，与那些通过深层次宗教和种族紧张关系来解释大规模暴力的分析一样，基于这种社会经济冲突的解释未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冲突会突然升级到大规模屠杀的程度。它们也没有对屠杀的时间变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关键问题是，为什么这些紧张关系，尽管它们可能非常激烈，却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升级为广泛的暴力行为。

简而言之，对于这些杀戮的解释中，有些明显比其他解释更有说服力。那些根植于印尼人性和文化表面上不可变特征的分析很难令人信服。印尼当局和一些流行说法声称，这些杀戮代表了人民对印尼共产党的愤怒的完全自发爆发，这也是不可信的。那些聚焦于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论点似乎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杀戮的逻辑。例如，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暴力行为的独特空间分布，即最严重的大规模杀戮与最深的冲突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它们还可以帮助解释在许多地区引发杀戮的仇恨和相互猜疑。重要的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暴力行为的语言和象征，尽管在不同地方有所不同。

然而，专注于根本原因和长期紧张局势的方法仍然无法回答关键问题。为什么文化、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紧张局势在某些地区升级为大规模屠杀，而在其他地区却没有？为什么不同地区的屠杀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明显不同？为什么尽管地理和时间上有所变化，大规模屠杀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呈现出广泛相似的形式？例如，为什么在各地都有私刑队或死亡小队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摘要处决、肢解、尸体展示和性暴力等手段如此普遍？也许最重要的是，将暴力的根源定位于深层次的根本原因的方法往往会转移对更直接的政治过程和人类行为的关注。以这种方式，它们不是增进我们对暴力模式的理解，而是模糊了我们对责任的关键问题。

第六章

军方的作用

亲爱的听众，很明显，九三〇事件的行动是反革命的，必须彻底摧毁。我们毫不怀疑，在进步和革命人民的全力协助下，反革命的九三〇事件将被彻底粉碎。

—MAJOR GENERAL SUHARTO, RADIO ADDRESS, OCTOBER 1, 1965

那么，谁对 1965-1966 年的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呢？简而言之，是军队。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军队是独自行动的。事实上，它与各种地方团体和行动者密切合作，这些团体和行动者有自己采取行动反对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的理由。我也不是说文化、宗教和社会经济因素没有重要性；显然它们是重要的。它们提供了真实和想象中的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机构的不满理由，以及一些表达这些不满的语言和象征。最后，我也不是说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强大国际行为者在促进或煽动暴力方面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毫无疑问，他们起到了作用。我的观点是，无论 1965 年 10 月存在着什么样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冲突，无论平民是否愿意加入战斗，无论国际背景有多么宽松，1965-1966 年的大规模屠杀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自发的。相反，现在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这些屠杀是军队领导层有意鼓励、促成、指导

和塑造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军队的领导，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不会导致一些作者所称的种族灭绝。

该章节在几个部分中阐述了这一论点。首先，它展示了大规模屠杀的时间和地理变化与特定地区军队指挥官的政治姿态和能力密切相关，以及军队后勤资源如何促成了这些屠杀。这种密切相关性强烈暗示，除了其他考虑因素外，特定地区军队领导层的姿态和能力是引发和维持大规模屠杀的关键因素。接下来，它概述了军队如何通过动员民间青年团体和死亡小队来鼓励和执行大规模屠杀，并鼓励他们识别、拘留和杀害印尼共产党及其盟友的成员。军队与这些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了杀手们是根据宗教或其他根深蒂固的冲动自发行动的常见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第三，该章节描述了军队如何通过发起精心策划的媒体和宣传活动来挑起和合法化大规模屠杀，指责印尼共产党绑架和谋杀将军，并呼吁对该党及其附属组织进行物理消灭。第四，它展示了各种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如何接受和复制军队的极端化和报复性言论和宣传，为暴力行动增添了他们的重要影响力。最后，它根据这些证据回答了责任的关键问题。

时间和空间变化

在 10 月 1 日将军们被绑架和谋杀的几天后，苏哈托少将领导下的新军队开始镇压 930 运动以及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它以多种方式实施了这一意图，其中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比对所谓的肇事者和数以十万计的无武装平民使用压倒性武力更为重要。如果没有军队诉诸

武力，并且没有获得其大量后勤资产的支持，大规模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军队态度和能力

军队在屠杀中的核心角色最清晰的证据是军队指挥官在某一地区的政治倾向和能力与那里的暴力行为的时间和强度之间的神秘关系。这种模式清楚地表明，与苏哈托政权及其继任者一直坚称的自发民众反应相反，屠杀是由军队领导层自己发起的。同时屠杀模式中明显的地理和时间变化并不直接或必然源于某一特定地区长期存在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紧张关系，而是源于每个地区的军队指挥官煽动和动员这些紧张关系以摧毁左派的能力。他们能够这样做，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民政和宗教领导人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在自己队伍中遇到的合作或抵抗程度，以及他们在支持他们事业方面动员反共义勇军团的成功程度。

军队指挥官的姿态和能力与某一地区的杀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可以从三种不同的模式中看出。首先，在地区军事指挥部统一并拥有足够的部队时，杀戮要么是迅速而广泛的，如在亚齐，要么是有限，如在西爪哇。例如，在亚齐，第一次大规模杀戮的发生地，军事指挥官伊沙克·朱阿尔萨准将和他的直接上级艾哈迈德·莫科金塔中将在反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方面保持一致，并拥有忠诚于他们的大量部队。他们立即展开了一项行动，以迅速而高效地消灭这一运动和印尼共产党。因此，与传统智慧相反，亚齐的暴力并非是由其虔诚的穆斯林人口的愤怒所驱动的一种圣战，现有的证据明确表明，这些杀戮是一次有意的军事行动，旨在摧毁印尼共产党。

与此同时，在西爪哇，由伊布拉欣·阿吉将军领导的地区军事指挥部也得到了统一，并且有足够的部队可用。然而，西爪哇发生的杀戮相对较少。决定性的区别在于阿吉决定不采取大规模屠杀的策略，而是更倾向于大规模逮捕的方案。尽管是一个热衷的反共主义者，阿吉对苏加诺有着深厚的个人忠诚，与他的许多同僚不同，他遵循了苏加诺不要诉诸暴力对待印尼共产党的忠告。毫无疑问，他在平定该省麻烦的达鲁尔伊斯兰叛乱后不愿意立即武装和赋予穆斯林村民和民兵权力。阿吉在 1966 年 2 月初与英国军事随员和另一位英国大使馆官员的交谈中解释了他的做法。根据他们的说法，

阿吉评论说，血腥并不是必须的。他的策略是将印尼共产党领导人关押在集中营中，努力让群众意识到这些领导人如何欺骗他们，然后释放这些领导人... 阿吉对东爪哇采取的不同策略持批评态度。进行的内战是错误的，留下了许多伤口。⁶

第二，当军队指挥部在政治上分裂、面临抵抗或没有足够的部队可供使用时，大规模屠杀被推迟了一段时间，但当反共立场的力量对比倾斜时，屠杀进程则急剧加速。例如，在北苏门答腊，地区军事指挥官达贾特莫准将和省长乌隆·西特普都对左派持有同情态度，据估计有多达 30% 的部队对左派持有同情心。结果是与反共势力之间的紧张僵局，导致大规模屠杀至少推迟了一个月。因此，尽管该省存在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冲突，但屠杀直到 10 月 29 日之后，美国官员形容为达贾特莫被极端反共索比兰准将取代后才开始。

同样地，在巴厘岛，地区军事指挥官 Sja uddin 准将是苏加诺的支持者，并得到了左翼州长 Suteja 的支持，因此大规模屠杀被推迟了

整整两个月，直到 Sja uddin 和 Suteja 都被边缘化后才开始。此后，屠杀迅速蔓延，仅仅三个多月的时间就导致了大约八万人死亡。在东爪哇，地区军事指挥官 Basoeki Rachmat 准将手下的部队有限，对他们的忠诚也不太有信心，因此大规模屠杀直到 11 月初才真正开始。此外，当军方领导人开始担心被动员起来参与屠杀的保守派穆斯林对军队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时，暴力行动迅速结束。与此同时，在弗洛勒斯岛，副地区军事指挥官 Soetarmadji 中校不愿支持反共运动，大规模屠杀直到 1966 年 2 月才开始，此时他已被一个更服从反共的军官取代。因此，在每个案例中，大规模屠杀都被推迟，直到相关的军队指挥官（和文职官员）被撤职或更换。

第三，在军事领导层内部没有共识的地区，或者忠诚部队的实力不足的地方，大规模屠杀的开始与苏哈托的忠诚部队从指挥区域外部部署的时间相吻合或紧随其后。其中最臭名昭著的部队来自精锐的空降特种兵团 RPKAD。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争论的关于巴厘岛的情况，以及其他人在中爪哇已经证明的，这些争议地区的暴力行为与这些精锐机动部队的到达时间相吻合。13 RPKAD 部队首先从雅加达部署到中爪哇，在那里军队的一些成员公开支持 930 运动。他们于 10 月 18 日抵达省会城市三宝垄，迅速开始镇压对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一切可能支持，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极端残忍的声誉。总结这些行动，詹金斯和卡门写道，未来几个月，在苏哈托的要求下，[RPKAD 指挥官]萨尔沃·埃迪将在中爪哇发动恐怖统治和大规模屠杀，彻底打破了共产党和军队的政治平衡。¹⁴ 完成中爪哇的任务后，RPKAD 部队似乎在 11 月底返回雅加达。¹⁵

最后，在十二月初，RPKAD 部队抵达巴厘岛，在所谓政变之后的两个月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杀戮。他们抵达后的几天内，杀戮行为急剧加剧，并迅速达到或超过其他地区的水平。很多人认为，巴厘岛的暴力行为是自发蔓延并变得如此疯狂，而 12 月份从爪哇派遣来的精锐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制止它。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证据表明，RPKAD 部队与政党当局一起策划和煽动了巴厘岛的暴力行为，就像他们在爪哇和亚齐那样。¹⁶

枪支、卡车和名单

虽然这些杀戮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武器进行的，并没有依赖复杂的现代技术，但它们需要计划和后勤支持。军队在提供这两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通过动员当地人口和没收私人财产来补充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军队的后勤和组织领导，大规模的屠杀不可能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和广泛。



图 6.1。1965 年 10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被拘留的印尼共产党附属的人民青年成员在一辆军车的后部被武装警卫押送。（Bettman/Getty Images）

军队的后勤角色有多种形式。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是向自己的士兵和民兵盟友提供火器。火器并不是唯一的杀戮手段——正如我们所见，刀、砍刀、竹矛和剑也很常见——但它们在展示军队力量方面非常重要。例如，高威力火器的展示和使用是印尼陆军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采用的武力展示策略的关键方面。装甲运兵车和坦克也是如此。1965 年 11 月的美国大使馆电报提供了一个情报，该电报是从中爪哇一起杀害九名 Gerwani 妇女的官方军方记录中获得的。陆军情报局还报告说，装甲车辆中的空降突击队（RPKAD）进入苏拉卡尔塔市时，在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被印尼共产党妇女组织 Gerwani 的九名女巫阻挡，并受到侮辱，拒绝让他们通过。在安静地要求她们让路并向空中开火后，RPKAD 空降突击队最终终止了这九名 Gerwani 女巫的呼吸。¹⁷

火器在赋予军队授权的地方盟友中也很重要，这些地方盟友负责围捕和杀害印尼共产党成员。这些地方盟友包括被称为 Hansip 和 Hanra 的民防单位，它们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到村级。根据最近发现的一份文件，北亚齐的 Hansip 和 Hanra 单位被提供了步枪和自动武器，用于协助消灭 930 的行动。考虑到 Hansip 和 Hanra 是国家民防机构的一部分，可以合理地假设全国其他地区的单位也被提供了武器。军队还向动员的反共义勇团成员提供了武器和训练。例如，根据东爪哇的一份报告，第 16 步兵旅的指挥官 Sam 上校向 Kediri 的 Ansor 主席赠送了一把 Luger 手枪，并教他如何在 Kediri 西部的 Kolotok 山射击。同样，中爪哇的一位前学生领袖回忆了军队如何向他和其他人提供武器、训练和杀害共产党成员的许可证。

我有权杀死那些被证明与印尼共产党有关的人。十个人被配备了 FN 手枪，并在卡留朗接受了训练。这些手枪是在 1965 年 11 月左右提供的...我经常回到位于日惹的陆军特种部队总部来获取子弹。带着手枪，我从 1965 年末到 1966 年中期几乎每天都在日惹展开行动，寻找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和领导人。²⁰

军队提供的卡车和其他车辆对于士兵、私刑杀手和受害者的运输同样重要。全国各地的报道描述了嫌疑人被捆绑在敞篷军用车辆中的情况。其中许多卡车属于军队自己，而其他一些则是作为军队行动的一部分从私人手中征用的。其中最生动的报道之一来自于尼科，他是来自西帝汶的一名前囚犯。

当卡车停下来时，发出了可怕的声音。喇叭声就像死亡的声音。当卡车停下来时，就像你在收音机上听到的死亡乐器的声音。甚至壁虎也安静了。鸟儿也静止了。公鸡停止了啼鸣...当我们听到那个声音时，我们的头发会竖起来，我们会感到最可怕的恐惧。一些囚犯会被装上卡车。我们会等着他们回来，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回来过...任何被叫名字的人都会迅速爬上卡车的高板。如果他们不够快，就会被从后面推走。

在巴厘岛的内加拉镇，目击者报告称，数十辆载满了从周边村庄抓捕到的所谓共产党人的军车，形成了一个缓慢有序的队伍，在主街上行进了几天。在一个大仓库里，囚犯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卸下来，双手被绑起来，然后被带到里面，用自动武器射杀。在 1965 年 12 月的三天时间里，据估计有六千人被杀害。在 1965 年 12 月第二周的巴厘岛当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他们甚至不需要看到[印度尼西亚特种部队的]红色贝雷帽，只需听到卡车的轰鸣声，那些大人物的心就会因恐惧而狂跳不已。在亚齐，一名曾参加过军队组织的夜间巡逻的人也记得那些卡车：我们当时正在夜间巡逻.....我看到他们[那些被拘留的人]被带上了卡车的后面。他们被杀时我没看见.....但我知道他们是被卡车带来的，一辆卡车，两辆卡车。我[还]看到了坟墓。照片和电影画面同样突出了军用车辆在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计划中的核心地位。

许多账目还提到了基于这些名单的存在，这些名单决定了被逮捕或处决的受害者。²⁶ 1965 年 12 月，一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报告与居住在东爪哇巴苏鲁安村的英国工程师罗斯·泰勒（Ross Taylor）的对

话时写道，这位工程师向他提供了关于在巴苏鲁安村的 Nebritext 工厂发生的大规模清洗的可怕细节。

[Taylor]告诉我，当地的军队指挥官有一个包含五个类别的印尼共产党人名单。他被下令杀死前三个类别中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 2000 人在周边地区被杀害，从住在主要道路附近的人开始，然后向外扩散...在工厂本身，大约有 200 人被消灭。²⁷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名单是由军队准备的，然后传递给自发组织的人，并命令他们杀死被列名的人或选择应该被杀的人。例如，根据来自 Kediri 的 Banser 领导人的说法，通常的情况是 Banser 会收到一个由地区军事指挥部（Kodim）提供的 PKI 囚犯名单，并指示他们选择哪些囚犯应该被处决。因此，这些杀戮是按照法律进行的。同样，来自亚齐的一名前自发组织成员证实，我们只抓住了我们确切知道是 PKI 的人...我们在领导层制定的名单上读到了他们的名字。根据北苏门答腊的一名前死亡小队指挥官的说法，我们白天晚上连续三个月消灭了共产党人...我们得到了我们带到蛇河的囚犯名单。每晚我都签署这份名单。

在某些情况下，军方当局寻求并获得了当地宗教和政党领导人的默许，以编制和审查死亡名单。例如，来自弗洛雷斯岛的毛梅雷镇的一份匿名报告描述了 1966 年 2 月下旬在军队总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会上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领导人被迫参与决定哪些被拘留的人应该被拘留。被拘留者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被宣读出来，他们被拘留的原因和所谓的罪行性质也被宣布。气氛紧张，他们的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房间里的每个军事人员手里都拿着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各

方和组织必须逐一明确表明他们对被宣读出名字的被拘留者的态度... 1966 年 2 月 27 日的这个夜晚是天主教领袖开始失去控制的时刻，或者更严重地说，他们已经抛弃了天主教原则。

据报道，军事情报官员在库邦、西帝汶编制了类似的名单，并由当地政党代表进行了审查。³²

这些程序和名单本身无疑表明这些杀戮是经过计划和预谋的，而不是突发狂乱的结果。事实上，这些程序和名单几乎可以肯定是在 10 月 1 日之后不久由军方建立的清洗政治嫌疑人的体系的一部分。根据这个体系，嫌疑人根据他们被指控在 930 运动中的涉入程度被军方官员分为几个广泛的类别之一。这个分类体系在苏哈托将军于 11 月 15 日以苏加诺总统的授权发布的法令中被明确规定，并具有法律效力。

33

最后，军队提供了许多嫌疑人被关押的地点，其中一些人要么在酷刑下死亡，要么被运送到杀戮场。除了小型地方监狱和大型监狱外，拘留地点还包括军营、建筑物以及体育场、仓库和被军队夺取的私人住宅。在该国的某些地区，军队还建立了集中营和劳动营，以容纳不断增加的囚犯数量。这些后勤设施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员人口

当然，军队并不是独自行动的。相反，由于对一些军事单位和军官的忠诚度和能力存在持久的不确定性，以及为了掩盖他们的行踪，军队领导层寻求与任何可以找到的盟友结盟。其中最重要的盟友是坚决反共的政党领导人，如 NU、PNI、IPKI 和 Partai Katolik，以及他们各自的群众组织。至关重要的是，军队还与各种武装自卫团和民兵力量结盟，并动员它们协调进行针对左派的暴力行动。

群众组织

大规模组织在 1965 年 10 月事件之前已经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且在此后迅速动员起来。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宗教和政党的青年组织，自 1963 年以来，它们与 PKI 附属团体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偶尔还发生暴力冲突。军队在对抗 PKI 及其盟友的行动中，转向这些组织。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发生的变化是，大规模组织开始与军队更加密切和公开地合作，协调示威、声明和大规模行动的计划。在明确和默许的军队支持下，这些大规模组织被动员起来，要求对杀害将军的叛徒采取行动，为军队提供了采取坚决行动打击 PKI 的有力理由，理由是人民要求如此。在这些行动过程中，他们犯下了暴力行为，包括破坏住宅和办公室、抢劫、殴打，最终导致大规模拘留和杀戮。

这种新合作的最早表达是一个由激进反共的大规模组织组成的伞形团体，被称为 KAP-Gestapu (Komando Aksi Pengganyangan 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或者粉碎九月三十日运动动作指挥部)。参与的大规模组织包括与 NU、IPKI 和天主教党有关的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尽管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但 KAP-Gestapu

是在所谓的政变后几天内由军队领导发起的，并且在美国政府秘密提供的财政援助下，实际上是军队的反共政治行动指挥部。一旦 KAP-Gestapu 建立起来，就会设立更多的协调机构和行动阵线，每一次都得到军队当局的支持。



图 6.2. 1965 年左右，中爪哇梅拉皮山脚下，军队和反共民兵拘留的疑似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印度尼西亚国家图书馆）

在新组织中最活跃的是 KAMI、KAPPI 以及针对大学毕业生的平行组织 KASI（印度尼西亚学者行动联盟）。除了这些全国性组织外，军方当局还在省级和地方级别设立了平行组织。尽管这些学生行动前线的名称和外观都很温和中产阶级，但它们在 1965-1966 年对左派的暴力行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一个政治内幕人士在 1966 年底向一位研究者透露的那样，这些学生是狂热的右翼分子，

被军队和 [NU 副主席] Z.E. Subchan 利用。人们永远无法确定他们会逮捕谁，如果他们逮捕了会发生什么。它们不是民主主义的，而是法西斯主义的现象。

这些组织与军队之间的密切合作并不是秘密。美国大使馆官员自然地谈到了学生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与这些团体领导人之一 A.B.纳苏町（与高层的纳苏町将军无关）会面的一份报告指出，报告人对纳苏町与军队以及印尼政府其他部门的年轻人的联系印象深刻。报告继续说，A.B. 纳苏町是一家新的反共主义周报《独立精神》的创始人和编辑之一，随着 KAMI 行动的加剧，纳苏町成为一家大学毕业生并行合作组织的创始人...KASI，后来成为一个与军队和学生团体密切合作的重要压力团体。总之，正如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利克在 1966 年 10 月对鲁思·麦克维（Ruth McVey）所说，学生们之所以能够行动，是因为他们与军队有关系。军队会告诉他们何时以及如何行动。

民兵和死亡小队

然而，更重要的是，煽动暴力和杀戮的是 10 月 1 日之后动员起来的反共民兵组织。其中大部分直接隶属于政党，如 NU 的 Ansor 和 Banser，PNI 的 Pemuda Marhaen（也被称为 Tameng Marhaenis），以及 IPKI 的 Pemuda Pancasila。其他单位，如 Hansip 和 Hanra，则是现有民防机构的一部分。在 10 月 1 日之后，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成为了反共民兵。军队转而寻找这些组织和他们的领导人，以确定和找到当地 PKI 领导人和成员；正是他们在夜间包围所谓的左派分子的住所，愤怒地要求逮捕他们，摧毁他们的财产，焚烧他们的房屋。

正是他们组成了追踪和拘留所谓左派分子的小队，将他们带到拘留地点，并参与杀害他们。目前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有多少人加入了这些组织，但人数肯定在数十万人以上。根据 1965 年 11 月中旬的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在 Solo 地区光是军队就训练和装备了约 2.4 万名穆斯林青年对付共产党人。同样，东亚齐和北亚齐地区据报道各有约 1.5 万名民兵成员。这些团体与军队之间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是广受猜测和讨论的话题。一些观察家支持或无意中支持了官方立场，即这些团体是根据长期存在的地区敌意和冲突，独立于军队之外自发行动的。⁴³ 更普遍的观点是，在一些地区，私刑团体是根据军队的要求行动的，而在其他地区，它们是根据地方利益和冲突独立行动的。⁴⁴

现在清楚的是，这种共识观点是错误的，除了个别例外，这些民兵组织和死亡小队都在军队的指导和控制下运作。虽然在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无论大规模屠杀发生在哪里，基本模式都是相同的。民兵由军队动员、武装、训练和支持，往往是实施逮捕和杀戮的执行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组织成员总是简单地听命于上级。大多数人与军队合作有真实的动机，包括恐惧、同辈压力、愤怒以及真诚持有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大规模屠杀是自发的或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他们只有在得到军队的默认或被军队催促行动后才进行杀戮。全国各地的几个例子都表明了这一点。

在 1965 年 11 月初的一份报告中，一位美国大使馆高级官员描述了军队的战略，这是他从印尼军方联系人那里得到的解释：在中爪哇军队（RPKAD）正在训练穆斯林青年并为他们提供武器，并将他们派

往前线对抗印尼共产党（PKI）。军队将尽可能避免与 PKI 直接对抗。而 RPKAD 指挥官 Sarwo Edhie 告诉一位记者，我们决定鼓励反共的平民帮忙。在索罗，我们聚集了青年、民族主义团体和宗教组织。我们给他们两三天的训练，然后派他们出去杀共产党。军队的内部文件以更加迂回的措辞确认，动员民众攻击 PKI 是一种有意的策略。例如，中爪哇对抗 PKI 的军事历史书中说：

为了打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激起其追随者的大规模恐怖和破坏行动的策略，政府本身动员了人民大众。印度尼西亚陆军特种部队（RPKAD）提供军事训练，包括武器使用和保护村庄的技巧，作为军队与人民之间合作的一部分，以粉碎 930/PKI 的残余势力。⁴⁷

1965 年 11 月，美国驻泗水领事馆关于东爪哇的凯迪利和帕雷屠杀的报告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来自基督教浸信会医院的美国传教士告诉我们，11 月 4 日至 11 月 9 日期间，安索尔（Ansor）可能在马哈恩主义青年的协助下，杀害了 3400 名印尼共产党（PKI）活动人士……消息来源还称，在离 Kediri 东北方向 30 公里的 Pare 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据报道有 300 名共产党人在那里被杀害……武装部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场屠杀，事实上似乎与反 PKI 的青年们勾结，并可能煽动了他们。据消息来源报道，马迪乌恩-科迪里地区指挥官韦

*利·苏德约诺上校当时在科迪里，并告诉青年领袖，如果他们真的去找，他们在科迪里可能会找到超过 3500 名共产党人。*⁴⁸

东爪哇地区军队和民兵之间合作的进一步证据来自于民兵成员和指挥官自己的陈述。一份关于东爪哇民兵打击印尼共产党（PKI）的历史提供了事实的论据。有三个明显的模式。首先，当地的民兵指挥官反复提到他们的人员接受了来自精英军队单位（如突击队、移动旅和陆军特种部队）的军事训练，并且这种训练使他们在打击 PKI 的努力中具有重要优势。例如，万隆的一名指挥官指出，民兵通过与陆军特种部队教官进行军事训练，悄悄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其次，民兵领导人描述了当地军队单位如何协助安索尔（Ansor）和民兵袭击 PKI 村庄，往往造成致命后果。一份陈述解释说，民兵打击 PKI 的行动在暗中得到了当地军事力量的支持，而另一份陈述则直言不讳地说，军队支持了对 PKI 的消灭。最后，他们描述了 1965 年 10 月底，军队告知他们只有在获得军队许可的情况下才能逮捕和杀害 PKI 成员。因此，民兵和安索尔单位收到了正式书面命令来逮捕和杀害 PKI 成员。正如来自马朗图伦的一名安索尔成员所说，杀害 PKI 成员的命令来自于 ABRI。将 PKI 囚犯转移到民兵单位总是伴随着一份官方命令

（surat perintah）。东爪哇仁格尔区（土班）的一名民兵领导人后来告诉研究人员，每当有一次执行计划时，我们都会被召集起来。通常是在晚上的祈祷之后。有一个时间表，上面列有受害者的名字，这个时间表从区政府转交给区军事指挥部。

从北苏门答拉报告了同样的基本模式。正如肯·杨所写，军队鼓励首都（棉兰）的当地青年团体谋杀他们的共产主义对手。这里的青年

队伍是穆斯林、天主教和 Pemuda Panca Sila。根据 1965 年 12 月棉兰的美国官员的说法，苏门答拉军官报告称，军队在劝告公众克制的同时，实际上鼓励穆斯林杀死所有印尼共产党干部，而且每天在北苏门答拉都有数百人被杀害。在蛇河附近负责许多处决的死亡小队指挥官同样描述了军队在幕后的角色：他们在路上看着卡车。他们没有下来 [到河岸].....他们称这是“人民斗争”，所以他们与被屠杀者保持距离。如果军队被看到在做[杀戮]，舆论会对军方不利。

在巴厘岛，军队与平民和义务团体密切合作进行屠杀。主要的义务团体是与 PNI 有关的 Tameng Marhaenis，但 NU 的 Ansor 在岛上的某些地区也活跃。有时军队带头行动。根据休斯的说法，当来自爪哇的部队到达后，军警与平民当局会一起确保逮捕哪些人。人们被逮捕，通常由士兵开枪射杀。在其他情况下，杀人的任务被委托给村民。休斯写道，有时村庄被特别指派清除共产党分子。然后，村庄会集合其共产党分子并用棍棒或刀子将他们打死。

证据表明，亚齐的情况与此类似，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了主要的私刑团体是经过官方批准的。这些团体包括正式成立于 1965 年 10 月 6 日的巴淡岛亚齐前线 (Front Pembela Panca Sila)，以及几天后在西亚齐成立的人民捍卫者 (Pembela Rakyat)，以及在 10 月上半月在南亚齐成立的人民捍卫者。与巴厘岛一样，亚齐的杀戮有时是由军队自己执行的，有时是由在军队监督下运作的死亡小队执行的。几乎每一起杀戮案件都发生在地区军事指挥官 Djuarsa 准将和其他高级官员抵达某个地区并敦促人民采取行动对抗印尼共产党 (PKI) 之后不久。约翰·鲍文回忆了 10 月初他访问亚齐塔肯贡之后的情况。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的每个晚上，男人和女人们被从家中抓走，送往【Takengon】监狱，然后被带到通往北海岸的偏僻地点处被处决.....军队执行了这些杀戮，但命令男孩和年轻人参与逮捕。政府希望我们站在最前线.....一位分区民防指挥官说道。⁶³

在西帝汶库榜，宗教青年团体（新教、天主教和穆斯林）与地区军事指挥部参谋长诺尔少校密切协作，进行反共清剿行动。正如范·克林肯所写，这些清剿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拘留和许多情况下的简易处决：青年们交给军方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旧殖民监狱的空间不够，许多人被关押在独立足球场。从 1966 年 1 月初开始，军方开始在夜间将他们带出去处决。⁶⁴

总之，现在从各地收集到的证据表明，除了少数例外，民兵部队和义务警察在军队的明确控制下行动，尤其是在涉及杀戮行为时。这个案例在中爪哇长期以来一直被接受，现在在该国其他地区，包括亚齐和巴厘岛，也有了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根据传统智慧，正是在这些地区（亚齐和巴厘岛），当地人明显采取了主动行动并失控，而军队的角色是制止暴力。现在清楚的是，这种描述是不真实的，而声称的民众自发暴力行为实际上是军队官员故意编造和传播的谎言。

语言和宣传

对 PKI 和左派成员的杀戮的想法并非自发产生。相反，军队领导通过使用旨在制造敌意和恐惧氛围的语言来鼓励和促进这一行为，使

得与 PKI 有关的杀戮不仅在道义上具有正当性，而且还是一种爱国和宗教责任。这种语言迅速传播到整个群岛，部分是通过军队控制的报纸和电视，还通过广播以及无数的大规模集会、示威、仪式、宣言、布道和面对面会议。在反共恐慌的氛围中，现有的政治、宗教、文化和土地冲突很容易被点燃。

"直到根除"

这种官方语言和宣传在煽动对印尼共产党的暴力行为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极具好战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在苏加诺的指导下，政治生活的斗争风格和语调的延续。毕竟，在那个体制下，各方政党都习惯用高度攻击性的语言谴责他们的敌人，呼吁粉碎马来西亚，改造资本主义官僚，将美国大使绞死。然而，即使按照那些标准来看，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军队的言辞也是令人震惊的。包括苏哈托少将在内的高级军官早早宣布，必须粉碎、击溃、埋葬、消灭、扫荡 930 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直到根除。就像许多导致种族灭绝的运动一样，对罪犯的行动被反复描述为清洗行动和扫荡行动。

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晚上 10 点 10 分的 RRI 全国广播中，苏哈托首次使用了这些短语，这些短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被重复使用，并被用来为对印尼共产党的暴力行为提供正当理由。

亲爱的听众们，苏哈托说，毫无疑问，九三〇事件的行动是反革命的，必须彻底摧毁。我们毫不怀疑，在进步和革命人民的全力帮助下，反革命的九三〇事件将被彻底粉碎。⁶⁷

几乎立即，全国各地的军事和宗教人物开始模仿军队领导的暴力和排斥性言论。10月1日午夜，莫科金塔中将在棉兰发表讲话，宣布为了保卫国家和革命，命令武装部队的所有成员坚决彻底地消灭这场反革命和叛国行为。10月4日，亚齐行政委员会发布的一份官方声明更进一步，宣称人民必须协助彻底消灭反革命的930运动及其走狗。同一天，在雅加达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穆斯林团结协会副主席苏布查恩代表一个反共组织宣读了一份声明，其中部分内容如下：“我们呼吁所有政党和群众组织……协助武装部队彻底消灭‘反革命的930运动’，并且我们愿意与武装部队一起……捍卫和保护五原则国家……至死方休。”

同一天，10月4日，苏哈托将军利用将军们尸体的挖掘仪式，直接将他们死亡的责任指向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⁷¹一天后，穆斯林团体的领导机构紧随军方的步伐，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定为罪魁祸首，并警告说每一个反革命运动必须立即被消灭到根子上。⁷²在巴厘岛，一个与印尼国民党有关联的青年团体呼吁所有成员为武装部队在消灭930事件中提供具体帮助。⁷³在1965年11月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新任反共县长告诉约十万人的人群，那些不愿悔改和固执己见的人必须被彻底铲除。⁷⁴1965年11月12日，纳苏甘将军在雅加达对学生行动队成员说，印尼共产党明显背叛了国家和民族…因此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他们从印尼的土地上消灭。⁷⁵稍后，北苏门答腊的莫科金塔中将在一次演讲中警告防止印尼共产党的复兴，他告诉听众，如果反革命的Gestapu再次发生，我们将受到我们的子孙的谴责。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印尼共产党必须被埋得越深越好，这样它就无法再从坟墓中复活来困扰人民。⁷⁶

叛徒和妓女

军队的宣传活动还试图将运动和印尼共产党描绘成野蛮、非人道、道德败坏和邪恶。苏哈托在 10 月 4 日通过全国广播和电视发表讲话时，特别指责格尔瓦尼和人民青年参与了对将军们的野蛮行为 (tindakantindakan jang biadab)。他的讲话内容于次日刊登在军队控制的报纸上，并附有被杀将军腐烂尸体的可怕照片。10 月 5 日举行的将军葬礼和仪式，以及纳苏甘的年幼女儿在随后一天的去世，进一步提供了诋毁所谓肇事者的机会。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军队创造了术语 “Gestapu” 来描述 930 运动。这个术语显然是要将这个运动与盖世太保（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相提并论，并唤起其任意权力和邪恶的内涵。事实上，在 1965 年 10 月 7 日向报社编辑进行的简报中，陆军信息中心主任 Subroto 准将明确提到了这种历史比较，将 930 运动描述为类似盖世太保的恐怖行动。为了认识到这个术语的危险政治影响以及创造它的人的阴险目的，苏加诺总统坚持使用 “Gestok” 这个术语。但是 “Gestapu” 这个术语占了上风。

在其他方面，军队的语言常常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描绘为文明、道德社会之外的存在，将他们描述为叛徒、魔鬼、儿童杀手、无神论者、妓女、恐怖分子和动物。10 月 14 日，军队报纸《Angkatan Bersendjata》的编辑写道，

找不到词语来描述盖斯塔普 (Gestapu) 残忍谋杀军官的恐怖行为有多么卑劣和缺乏体面。

正如海伦·费恩所说，在许多种族灭绝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模式，军队将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描绘为加害者。通过这样做，军队促进并鼓励对他们的暴力行为。

正如对恶魔和无神论者的提及所证明的那样，军队的宣传引用了强大的宗教规范和象征。纳苏甘将军在 10 月 5 日在将军墓前的演讲中提到了军队受到的侮辱和诽谤，并呼吁阿拉提供指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军方控制的媒体充斥着关于军队及其盟友在摧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PKI) 中的神圣任务的引用。例如，10 月 8 日，军队报纸《武装力量》呼吁进行圣战：“剑不能与古兰经相遇...但必须用剑来对抗。古兰经本身说，与你对立的人应该像他们对待你一样对待他们。”而在 10 月 14 日，同一份报纸发表社论称：“上帝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是他为我们设定的道路。”首都以外的军队领导人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在北苏门答腊，莫科金塔将军向新成立的北苏门答腊穆斯林联合委员会发表讲话，敦促听众将他们的组织扩展到地区乃至村级，以便“对 PKI 进行伊斯兰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没有哪种官方诋毁的意图如此明显，后果如此严重，像对与印尼共产党松散联系的妇女组织 Gerwani 的妖魔化那样。在这次运动失败的几天和几周后，军方宣传家及其盟友传播了一个故事，声称六位将军在 10 月 1 日早上被杀之前曾遭到性侵和肢解。这个故事在军方控制的媒体上报道，并不断重复，详细描述了 Gerwani 成员在将军们周围裸舞，然后用剃刀割去他们的阴茎，用冰锥挖掉他们的眼睛。除了将 Gerwani 妇女描绘成非人类的女巫外，这个故事还强烈唤起了男性对阉割的焦虑。此外，正如 Saskia Wieringa 所说，它还利用了保守派印尼男性的特定焦虑，对于他们

来说，Gerwani 妇女表面上不受控制的性行为——更不用说她们的自主权和活跃的政治参与度——这对它们的家长地位和世界观构成了无法接受的威胁。不久之后，类似的故事开始在雅加达以外的地方出现。在巴厘岛，官员声称他们对一名高级 Gerwani 成员的审讯揭示了该组织的成员被指示向士兵出售自己以获取 PKI 的武器，并在这样做后，谋杀和阉割他们所诱惑的男子。正如当地报纸忠实地报道的那样，

从这些揭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PKI 计划是多么“卑劣和堕落”。Gerwani 成员从他们无耻的性活动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后，应该谋杀并同时切断受害者的生殖器。

这些故事明显旨在使 Gerwani 成员和 PKI 整体上不仅显得是政治叛徒，而且还是不道德、堕落和非人道的。

以所有这些方式来看，这个故事似乎是为了激起对 Gerwani 的深深仇恨和恐惧，从而为对其成员进行暴力行为提供强大的动机和理由。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是虚假的。对将军们进行的官方尸检证实，他们没有受到酷刑或肢解——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苏加诺总统曾试图徒劳地向人民强调。更令人不安的是，鉴于存在这些尸检，可以肯定的是，包括苏哈托在内的高级军官当时就知道这个故事是虚假的。从这些事实中可以得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军队领导故意编造和传播虚假的故事，诬蔑 Gerwani 并煽动对其成员的暴力行为。

文件，坟墓和武器

与此同时，军队已经开始了扫荡行动，为挑衅和暴力行为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在实践中，扫荡意味着袭击印尼共产党成员的办公室

和住所，并对他们进行殴打或拘留。在这些突袭行动中，军队及其民间盟友声称发现了详细记录印尼共产党计划消灭反共分子的文件。这些发现在军队控制的媒体和广播中被激动地报道，并被作为证据表明印尼共产党确实是这场运动的幕后策划者，并计划摧毁敌人并夺取国家权力。⁹²

很快，全国各地的军事和政治当局开始报告类似的发现，并在大规模集会、布道和宣言中强调这些发现。11月，巴厘岛当局声称找到了涉及当地印尼共产党（PKI）的文件，包括一份据称涉及地下 PKI 的军队人员名单。同样，在中爪哇的许多城镇发表的演讲中，特种空降部队指挥官萨尔沃·埃迪声称发现了文件，他声称这些文件揭示了共产党计划屠杀“民族主义”和“宗教团体”的成员。而在亚齐，国家阵线的负责人声称收到了一封来自 PKI 的匿名信，上面警告道：“我们将对伊斯兰青年进行报复。”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这些文件中没有一份被作为 PKI 领导人或成员的政治审判的证据。军队及其盟友还报告了大坑的发现，他们声称这些坑是由印尼共产党和人民青年团挖掘而成，用作他们的受害者的集体坟墓。就像文件的情况一样，关于大坑的报道很快在全国各地出现，故事迅速传开，声称这些坑是印尼共产党挖掘用来埋葬他们计划杀害的人。军方当局还声称他们找到了将要使用的武器。这些武器包括据称来自中国的枪支，以及刀具、镰刀、弯刀和冰锥。尽管除了枪支以外的武器都是当时几乎每个家庭都会有的日常工具，但军队及其盟友将它们描绘成最邪恶的形象。他们说，冰锥将被印尼共产党用来挖出受害者的眼睛，就像据称 Gerwani 挖出将军们的眼睛一样。

无论这些关于文件、杀戮、坟墓般的洞和武器的说法是否属实，对于这些说法存在合理的怀疑——军队领导、政治家和宗教当局抓住这些说法来传播信息，即鉴于印尼共产党邪恶的计划，除了杀人或被杀之外别无选择。⁹⁸ 这个信息在数百次演讲、会议和大规模集会中被反复强调，并通过全国各地无数次面对面的对话传播。这样的言论——尤其是来自某些权威人士——会给予真实的暴力行为以合法性，包括杀戮。事实上，大多数加害者对于这些杀戮的描述都强调了这些发现是他们别无选择地镇压印尼共产党的原因。

媒体战和心理战

正如这些例子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军队煽动性言论和宣传的传播关键途径是大众媒体，当时指的是印刷报纸、广播，以及为少数人所拥有的电视。大众媒体在 1965 年 10 月之前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战场，大多数报纸都与某个政党或机构密切相关。国家通讯社安塔拉以及国营广播和电视机构（RRI 和 TVRI）理论上是无党派的，但它们也成为了激烈政治争夺的焦点。因此，毫不奇怪，运动领导人首先夺取了国家广播电台，苏哈托对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之一就是夺回广播电台。同样自然的是，在运动首次行动的 24 小时内，军队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国家报纸，除了那些由它拥有或控制的报纸。

被允许保持开放的报纸《Angkatan Bersendjata》和《Berita Yudha》都受到了军方的控制。不久之后，军方允许其他报纸出版，

但始终在军方信息办公室的严格控制和指导下进行。根据一位知名报纸编辑的说法，他和其他人在十月初被告知军方正在对印尼共产党（PKI）发起一场运动，任何刊登批评该运动信息的报纸都将被视为 PKI 的盟友。不允许中立立场。¹⁰⁰ 因此，实际上被允许出版的报纸要么由军方经营，要么像以反共闻名的《Api Pancasila》和 NU 的《Duta Masyarakat》一样，紧密地模仿官方军方声明。主要新闻是 PKI 犯有叛国罪。正如英国大使于 1965 年 10 月 19 日向伦敦报告的那样：“自 10 月 2 日以来完全由军方掌控的新闻媒体一直在持续提供关于 PKI 罪行的报道和文章。”¹⁰¹ 这就是一个奇怪的背景，根据这个背景，PKI 的全国日报《Harian Rakyat》被允许出版一期最后一期，其中包含一篇支持 930 运动的社论。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篇 10 月 2 日的社论最终成为军方能够用来指控 PKI 参与所谓政变的唯一一份文件证据。

在摧毁印尼共产党（PKI）和左派的努力中，军队还采取了一种心理战策略，几乎肯定加剧了紧张局势并增加了暴力，包括杀戮。在被认为对 PKI 及其附属组织持同情态度的国家部分地区，军队部署了心理战队伍，有些地方称之为 Tim Penerangan Operasi Mental（心理信息行动队），而其他地方称之为 Tim Komando Operasi Mental（心理指挥行动队）或 Tim Indoktrinasi（灌输行动队）。在巴厘岛，这些队伍从村庄到村庄传播军队的致命非中立信息：一个人要么反对 PKI，要么支持 PKI，没有中间立场。正如一家报纸所描述的信息，强调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站在 930 一边，或者支持政府镇压 930，不存在中立立场。

军官强调，忠诚宣言是不够的。在巴厘岛大规模屠杀开始前的几天，克兰比坦地区的军事指挥官在一次正式仪式上告诉听众，军队需要印尼共和国和五原则的前印尼共成员忠诚的具体证据，因为写一份声明很容易，最重要的是真实的证据。同样，在 10 月份的一系列大规模集会上，亚齐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伊沙克·朱阿尔萨将军敦促人民杀死印尼共成员，否则将受到惩罚。正如来自塔肯贡的一位目击者回忆道，朱阿尔萨告诉人群，我将彻底摧毁他们！如果你在[村庄]发现印尼共成员，但不杀死他们，将由你们来受到惩罚！这种言辞，再加上自我保护的本能冲动，不仅迫使真正中立的人，甚至连前印尼共成员也加入了对印尼共的攻击。

很可能，这些心理战行动是在苏哈托于 1965 年 10 月 10 日成立的强大的 Kopkamtib 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受到他的直接指挥。苏哈托从一开始就广泛解释了 Kopkamtib 的任务，包括军事和政治领域，并且在 12 月份，总统令明确规定它有通过身体军事和心理行动恢复政府权威的权力。¹⁰⁶一份军令概述了粉碎印尼共产党战略，明确提到了使用心理战：930/PKI 不应该有成功的机会。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心理战，有计划地将其粉碎。¹⁰⁷

这种语言除了暗示和煽动暴力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听起来非常像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修辞。整个政治领域被简化为善与恶、忠诚者与叛徒、国家与敌人之间的战斗。在这里，或许可以看到指导性民主和冷战的修辞印记。但这并不是全部。在程度和性质上，这种情况与以往不同的是，战争的语言现在是由军队来表达的——也就是说，由一个几乎垄断武力手段并接受暴力使用训练的机构，而且这种

语言是针对成千上万的无武装平民的。这与一群愤怒地谴责他们的政治敌人并挥舞手绘标语的学生团体完全不同。当一支军队宣布战争，尤其是对自己的平民人口宣战时，赌注就会更高，结果必然更加灾难性。

宗教盟友

军队并非唯一使用妖魔化、恐惧和战争的语言，或者挑起暴力的。这种语言被宗教领袖、政党官员和其他反共团体热衷地接受和再利用。当宗教领袖使用时，它尤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挑衅性，并且肯定对许多人具有说服力。

NU 领导了这一行动，该组织一直努力推动对印尼共产党（PKI）采取强硬行动。10 月 5 日，NU 呼吁禁止该党及其附属组织，并指示其分支委员会积极为此目标进行宣传。10 月 7 日，该党的报纸

《Duta Masyarakat》发表了一篇好战且挑衅性的反共主义文章，引用了上帝的名义，并回应了军方的宣传：让我们捍卫革命，帮助武装部队完成摧毁所谓的 930 运动的神圣任务...并且时刻向上帝祈祷，愿我们正确的斗争得到祂的帮助和祝福。108

10 月 8 日，由穆斯林青年组织主导的大规模人群举行了一次集会，随后袭击了国家 PKI 总部，掠夺并纵火。几天后，全国各地的穆斯林政治和宗教领袖开始用宗教意象和语言来描述 930 运动和 PKI，以激励他们的追随者采取行动并使用暴力。声明中说，杀害将军的人不仅是叛徒，还是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他们邪恶的行为要求穆斯林做

出坚决回应。他们说，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但当人们违背它和违背上帝时，不能显示任何怜悯。所需要的是对异教徒的圣战。

这些主题在东爪哇和中爪哇的一些地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受人尊敬的穆斯林人物，如被尊为伊斯兰教师的 kiai，鼓励年轻人加入对 PKI 的运动，并为那些这样做的人提供精神指导。当这些年轻人出发去袭击一个 PKI 村庄时，他们会高呼真主至大！PKI 所谓的无神论常常被用来作为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其成员的理由。东爪哇图伦加贡的经学院 PETA 的 Kiai Abdul Ghofur Mustaqim 提供了以下描述：我曾目睹一个年仅 14 岁的伊斯兰寄宿学校（经学院）学生抓住了一个伪装成香烟小贩的印尼共产党（PKI）成员。这名学生知道这个 PKI 成员过去经常侮辱宗教/伊斯兰。因此，他一抓住这个家伙，就用刀割开了他的喉咙，几乎将他的头剁下来。

这名学生浑身是血。

他们也通过精神指导和祈祷来解释和合法化这样的杀戮。回忆起在柯迪里发生的一起 PKI 成员大规模屠杀的故事，一位 Banser 指挥官后来评论道，也许是由于他们从 kiai 那里接受到的精神训练的结果，没有一个 Banser 成员受伤或被杀。¹¹² 在另一个故事中，一位 kiai 解释了他如何利用伊斯兰的力量帮助他的学生击败并杀死那些使用黑魔法使自己无敌的精神强大（sakti）的 PKI 成员：为了击败这样的人，我给我的学生提供了经过祝福的藤条。感谢真主，有了那些藤条，‘sakti PKI 成员被击败然后被杀。¹¹³

许多前杀手的陈述清楚地表明，宗教的认可对于激发他们的行动并在事后为其辩护至关重要。一位曾参与在东爪哇的 Kediri 和

Probolinggo 地区的杀戮行动的伊斯兰寄宿学校的前成员解释说，他将这些杀戮视为个人宗教义务...因为如果印尼共产党（PKI）获胜，伊斯兰教将被摧毁。此外，我的父母和伊斯兰教导师（kiai）也表示同意。¹¹⁴ 一位来自东爪哇 Tempeh 地区的 Ansor 成员回忆起在 Ansor 和 Banser 成员出发进行杀戮之前，他参加了 NU 领导人组织的会议。他指出，在这些会议上，宗教人士说杀害 PKI 成员是一种圣战，即“如果我们不先杀死他们，我们就会被杀死”。¹¹⁵ 一位来自东爪哇 Summersuko 地区的 Banser 成员承认后来杀害了许多 PKI 囚犯，他回忆起在这样做时，他想起了一位 NU 宗教学者的话，他曾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想消灭 PKI 成员，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¹¹⁶ 一位来自东爪哇 Rengel 地区的前 Banser 领导人解释说，我感到与 PKI 的这场冲突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是一场圣战...他们攻击了我们的信仰。¹¹⁷ 但不仅仅是穆斯林教士和党派领导人利用宗教语言和符号来鼓励和合法化杀戮。领先的印度教、新教和天主教人物也传播了类似的信息。巴厘岛的宗教当局，包括婆罗门教士（pedanda）、平信徒（pemangku）和预言者（balian），有能力激起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愤怒情绪，从而导致了暴力行为。有时出于真正的宗教信仰，但更多是出于狭隘的政治原因，宗教领袖们以 PKI 反宗教为理由来正当化对共产主义者的杀戮。唐纳德·柯克引用了一位牧师的话，他说：“我们的宗教教导我们不要杀害或伤害.....但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打击任何试图亵渎上帝的人。”¹¹⁸ 宗教符号和认可也以其他方式被使用。一位来自巴厘岛的前政治犯回忆说，他们村里的 PKI 成员和其群众组织被召集到主要寺庙，他们被迫发誓：“我诅咒共产党的行为，我不

再想成为他们的成员。”然而，这个誓言并没有使他们幸免，反而被用作证明他们的罪行，并成为将他们拘留和处决的依据。¹¹⁹

巴厘岛的政党，尤其是 PNI，也培养了反对 PKI 的运动是一场圣战的观念。根据 1967 年一位 PNI-巴厘岛成员的写作，杀害 PKI 成员和同情者在杀手们自己看来并不是一种犯罪行为或政治行为。如果问一个巴厘岛人为什么参与杀戮，答案总是一样的：履行清洁土地的宗教义务。但这个观念并不是巴厘岛印度教神学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由宗教和政治领导者编造和传播的解释。因此，例如，后来成为巴厘岛省长的受过教育的高种姓人物，Ida Bagus Oka 博士在巴厘岛的一次集会上说：“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敌人也是宗教最残忍的敌人，必须被消灭和彻底摧毁。”

基督教宗教领袖也帮助推动了恐惧和仇恨的情绪。瑞典大使埃德尔斯塔姆在 1966 年 4 月访问马卡萨尔时，报道了以下关于他与那里的新教主教的遭遇的故事，他将其描述为一个大约 35 岁的印尼人，富有同情心。

他在马卡萨尔的教众约有 10,000 人，我受邀参加了一次礼拜... 他们热情地唱诗篇，但整个礼拜的重点是长达一个小时的布道。我听到传道人经常提到共产主义和杀戮这些词，这让我在礼拜结束后问主教，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是否更应该谈论和解、宽恕和平。他有点尴尬地回答说，如今在所有布道和公开演讲中，谴责共产主义是标准做法，而且他补充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已经没有共产主义者了。

在以天主教为主的弗洛雷斯岛上，教会领袖不仅未能保护教友免受逮捕和杀害，还积极运用他们的宗教权威，支持军队对印尼共产党的打击行动，并鼓励天主教徒参与其中。1965年12月初，恩德大主教加布里埃尔·马内克从罗马写了一封牧函，对军队打败共产主义表示赞赏，并呼吁所有天主教徒帮助政府净化土地。

对全能的上帝致以无尽的赞美和感谢，祂战胜了共产主义者的残酷目的。对我们武装力量的警惕表示充分的赞美和感谢，他们拯救了我们的祖国免受如此可怕的灾难... 感谢上帝没有让我们全国的天主教信仰落入国家和宗教的敌人手中... 无论你参与哪个天主教组织，我们恳求你尽可能多地协助我们的政府，尽你所能帮助我们清除革命的敌人，清除那些背叛国家的人和9月30日运动（930）的成员。在请求这样做时，我希望你以最大的慷慨和我们自己的天主教方式在各处提供帮助。在支持清除行动时，让我们继续坚持仁爱原则和天主教的爱原则。¹²⁴

两个月后，该地区的天主教党派和天主教青年组织积极地加入了军队进行清洗行动，大约在六周时间内杀害了约两千名所谓的共产党人。在这场屠杀的中间，大主教向教区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发出了第二封信，再次赞美上帝和军队根除和消灭毒蛇，并告诉天主教徒他们有义务支持清洗和消灭行动。

从去年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由衷地感谢上帝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无尽爱意...除此之外，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正在进行并即将达到高潮的净化行动上。我们感谢上帝，蛇的毒素

已经在社会的身体中广泛蔓延，现在正在被根除和摧毁。这种消灭行动，是受到危险因素威胁的国家的义务，无非是为了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125

简而言之，政治和宗教领袖对文化和宗教符号的操纵对屠杀的动态至关重要。虽然印尼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是偶像破坏者，但它并非明显或正式的无神论者，也没有其成员实际犯下任何罪行。关于印尼共产党性质和罪责的这些观念必须被培养并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此外，通过大规模屠杀解决印尼共产党所谓的罪行并非源自伊斯兰教、印度教、新教或天主教的教义，而是起源于印尼军队领导层。所有这些观念都在政党和宗教领袖的协助下有意传播，他们渴望以任何代价看到印尼共产党的覆灭。

远非印尼新秩序政权及其继任者所坚称的，1965-1966 年的大规模屠杀并非对印尼共产党背叛的自发民众反应。事实上，这场屠杀是由军方自身发起的。正是在苏哈托少将的领导下，军方提出了政治危机可以通过诉诸暴力来解决的想法，并提供了实现这一意图的手段。军方的地方和精英准军事单位在清洗行动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他们逮捕、殴打和杀害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成员。军方为这些行动提供了必要的后勤物资和组织支持。军方动员、训练和武装了数万（甚至可能是数十万）年轻人，让他们加入民兵组织和死亡小队，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军方领导了一场诽谤运动，将印尼共产党及其成员描绘成无神论者、叛徒、魔鬼、野蛮人、妓女和恐怖分子，从而为杀害成千上万无辜平民提供了动机和理由。军方巧妙而

无耻地利用大众媒体来实现这些目的，并很可能制造了虚假的文件证据来证明印尼共产党的罪行。军方刻意营造了战争的语境，使人们只能分为友军和敌军，但暴力只能由持有武器的人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

军队在这个努力中有盟友，当然，没有比反共宗教和政治领袖更热情的了，他们通过提到长期存在的宗教和文化差异来煽动仇恨和暴力的火焰。正如下一章所论述的，这种暴力也受到了冷战的广泛国际背景以及关键外国势力的行为和不作为的推动。但如果没有军队精心策划的将印尼共产党描绘为邪恶，没有有意决定实施其物理消灭，也没有动员军队相当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来执行这一决定，那么这些长期存在的紧张局势或外部影响很可能永远不会导致如此广泛和残酷的暴力。

第七章

"亚洲的一线曙光"

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发展看起来令人鼓舞。穆斯林昨晚在雅加达烧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他们似乎正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进行行动.....军队第一次不服从苏加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并且清理掉印尼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将迎来新的一天。

——乔治·鲍尔，美国国务次卿，1965 年 10 月 8 日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直坚决否认对 1965 年 10 月 1 日所谓政变后发生的可怕暴力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坚称，那些暴力事件是国内政治力量的产物，外部势力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影响力。¹ 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现在有明确证据表明，在所谓政变之后的关键六个月里，西方大国鼓励军队采取强硬行动打击左派，促成了大规模暴力事件，包括大规模屠杀，并帮助巩固了军队的政治权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帮助实现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政治和物质毁灭，将苏加诺及其最亲近的同事们从政治权力中排除，由苏哈托将军领导的军队精英取而代之，并使印尼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地震般的转变，朝向西方和资本主义模式。² 正如澳大利亚总理哈罗德·霍尔特在 1966 年 7 月在纽约市对澳美协会的演讲中开玩笑说的那样：“有 50 万到 100

万个共产主义同情者被清除，我认为可以安全地假设印尼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新定位。”³

这场戏剧的中心角色是美国和英国，但包括澳大利亚、德国和新西兰在内的关键盟友以及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等地区伙伴都给予了他们有力的支持。虽然一些外国官员对印尼共产党的罪责持有怀疑态度，并私下讨论了屠杀的程度和残忍性，但很少有政府对暴力行为或军队夺权表示反对。此外，尽管处于冷战背景下，甚至苏联及其集团成员也采取了消极和沉默的立场，并迅速适应了新的军事政权。只有中国和瑞典在较小的程度上表达了对暴力行为的真正关切，对军队接管表示批评。外国势力的协同行动包括三个主要元素。第一个是向印度尼西亚军队领导层提供秘密保证，表示政治支持和不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这些保证旨在鼓励军队对左派采取有力行动，并等同于对随后发生的暴力行为的黄灯。第二个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心理战运动，旨在诋毁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并在印尼国内外激起对他们的反对。在所谓的政变几天后开始进行的这个行动传播了煽动性和误导性的信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军队宣传的，这些信息鼓励了广泛的暴力行为，并使批评或怀疑的声音沉默。这个行动的第三个元素是一个精心计划的物质援助计划，向军队提供大米、棉花、通信设备、医疗用品、现金和可能的武器，从而促进并有效地奖励了军队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打击行动。以这些方式，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对我们今天所称的反人类罪行负有共同责任。

鼓励军队

西方官员很快意识到 10 月 1 日的未遂政变为摧毁印尼共产党 (PKI) 并推翻苏加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他们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为此，他们欣然接受了军方将将军们被杀的罪责归咎于 PKI 并将这个可疑的指控作为对左派全面进攻的借口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们意识到他们公开支持军方将会适得其反，因此早早决定任何援助都必须秘密进行。

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寻找并保持与军队领导人和其他反共团体的秘密联系，同时避免与苏加诺总统及其内阁除最基本的接触外。他们还与盟友密切协调，向军队提供秘密的支持和不干涉的保证，以应对印尼共产党。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涉及的政府对大规模逮捕、搜捕和杀戮的可信和不断增加的报告表现出冷漠。事实上，随着军队通过这样的行动展示出决心，西方对其的支持得到了巩固。

保持沉默

在所谓政变之后的几天和几周里，美国高级官员充满热情地报道了针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持续行动。例如，在 1965 年 10 月 8 日的电话中，国务次卿鲍尔告诉副总统。印尼的商业发展看起来令人鼓舞。穆斯林昨晚在雅加达烧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他们似乎正在全国范围内对付共产主义者... 第一次，军队不听从苏加诺的命令。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印尼将迎来新的一天。

如果美国官员在这个阶段有任何担忧，那就是他们的印尼军队朋友可能不会迅速或有力地对付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一份日期为 10 月 5 日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估计，印尼军队现在必须迅速行动，以利用对付印尼共产党的机会。并在指出印尼军队在所有报纸上刊登了死去将军的可怕照片后，约翰逊政府的印尼工作组评论说，主要问题是军队是否会利用将军死亡引起的情绪，与印尼共产党决战。两天后，即 10 月 7 日，中央情报局写道，美国大使馆表示，军队可能会满足于对直接参与将军谋杀的人采取行动，并允许苏加诺恢复大部分权力。换句话说，大使馆官员更倾向于对印尼共产党成员进行广泛、武断的攻击，而不是对那些可能实际有罪的人采取有针对性的警察行动。中央情报局向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的最高当局传达了这一信息，就此可见，这一信息从未受到质疑或反驳。



图 7.1。纳苏甘将军（左）和苏哈托将军在 1966 年 9 月的聚会上。（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社 /Redux Pictures）

为了确保不会浪费粉碎印尼共产党（PKI）并驱逐苏加诺的机会，美国采取行动以向军方领导层保证，鼓励其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为此，在所谓的政变之后美国官员立即寻找并与关键的反苏加诺军官保持密切联系。除了收集有关军队计划的信息之外，这些联系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方面的保证。格林大使向华盛顿发电报，建议他明确向军队中的关键人物（如纳苏甘和苏哈托）表明我们希望在我们能够提供帮助的地方提供援助。⁹ 如何在不显露身份的情况下支持军队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如果军队被视为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支持，那么它将成为苏加诺和左派普遍批

评的目标，这样的批评可能会严重削弱军队的政治地位和民众认可度。此外，军队领导层还必须考虑到在其内部和军官队伍中对苏加诺（和印尼共产党）的残余力量。若苏哈托和纳苏甘与外部势力合作以破坏苏加诺甚至印尼共产党的行动被发现，很可能引起军队内部的强烈反弹，导致苏加诺地位的复兴，或者被其他军官取代。这些考虑导致了早期的结论，即为了对军队最大的利益，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任何支持都必须是秘密的。1965 年 10 月 14 日，美国大使馆概述了这一立场的逻辑。

我们必须谨慎行动的主要原因是，如果我们的支持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将削弱军队的影响力，至少在苏加诺担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期间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为军队做的任何事情显然都必须非常谨慎或秘密。在这些限制和具体情况的基础上，我相信我们可以：(A) 做一些表达我们真实本性的善意之举..... (B) 在我们可以间接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为整个印度尼西亚提供帮助，比如为福利组织提供食品..... (C) 在他们感到不确定时，找到一种安抚军队的方式，比如在对抗问题上表达我们的同情..... (D) 通过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保持沉默来帮助军队。

总之，没有外国干预是一个有意制造的幻觉。与其阻止向军队及其盟友提供援助和支持，不如暂时性保持沉默。正如国务院在 1966 年中期所写的那样，直到 3 月底，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发展问题上的主要政策是保持沉默...这一政策在大规模屠杀伴随过渡的情况下仍然是合理的...在继续坚持这一公开立场的同时，我们一直私下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合适的时机开始提供有限的物质支持，以帮助新领导人确

立地位。¹¹正是在这种沉默的背景下，军队得以在没有担心批评或挑战的情况下进行对左派的暴力行动。

除了有意保持沉默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友还讨论了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鼓励军队对左派和苏加诺采取强硬行动。在所谓政变发生后仅两周，美国和英国就达成了一项联合战略。计划是向苏哈托将军和纳苏甘将军提供秘密保证，表示两国将不会干涉军队处理印尼共产党的必要任务。

该计划是由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在所谓政变发生不到一周后提出的，并迅速得到了英国远东地区司令部政治顾问办公室的支持，该办公室位于新加坡。在一封给外交部的电报中，政治顾问办公室同意我们应该向将军们传达消息，即在他们追击印尼共产党时，我们不会攻击他们，以确保军队不会分心，从而保证我们认为必要的任务。¹² 这些讨论为所谓政变发生后仅两周的关键的美英联合干预奠定了基础。10月13日，美国国务院向驻伦敦大使馆发出的电报概述了该计划。

1. "你将会接受简报 [删除的文字] 关于我们和英国不会攻击印尼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军队-印尼共斗争的保证。" 2. "部门（伯杰）今天与英国大使馆（特伦奇）回顾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认为最有效的步骤是给予正式的保证，关于我们的意图... 并递给他以下的语言，我们将通过适当的渠道传达给印尼人... [W]我们希望向您保证，我们没有任何干涉印尼事务的意图，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其次，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的盟友们没有任何对印尼的攻击行动的意图。¹³"

在一封后续电报中，美国国务院向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指出，该信息的语言已经经过轻微修改得到批准，表示：您可以通过[美国军事武官埃塞尔上校]传达消息，以明确消息源自华盛顿，但不应以书面形式呈现。鉴于其重要性，如果有其他安全渠道可用，您可能希望通过其他安全渠道向纳苏甘和其他军事领导人重申此事。第 14 天，大使馆满意地报告道：

埃塞尔上校今天向纳苏甘的助手传达了我们的口头信息...助手将其记在一张纸上，并表示将在一个小时内交给纳苏甘。他评论说，这正是我们（军队）在整顿这里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保证，以免受到各个方面的打击。¹⁵

正如美国人和英国人肯定理解和意图的那样，这份直接交给纳苏甘将军的保密不干涉承诺对军队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保证，表明它得到了两个强大国家的政治支持。实际上，它相当于军队继续甚至加速对左派进行暴力行动的明确授权。"

纵容暴力

1965 年 10 月底，西方官员开始对军队摧毁印尼共产党（PKI）的决心表达更大的信心。随着 11 月份暴力行动的展开，这种信心似乎在增长，尽管人们担心军队可能不愿意通过罢免苏加诺来完成任务。当军队最终在 1966 年 3 月中旬夺取政权时，西方官员对苏哈托以温和力量取得胜利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在这关键的六个月期间（或之后），任何西方政府都没有对负责屠杀行动的个人和机构发表批

评之词，而正相反地，在每一个环节上他们都默许并鼓励了这一行动。

在一份致国务院的电报中，日期为 10 月 20 日——即在 RPKAD 在中爪哇地区开始恐怖统治的两天后——大使格林报告说，军队正在努力摧毁 PKI，我个人对其决心和组织能力越来越敬佩，以完成这一关键任务。16 一周后，即 10 月 28 日，大使馆报告称，到目前为止，军队的表现远远超出了预期。尽管总统公开表达了希望停止对 PKI 的攻击，但军队仍然坚持进行攻击。总体上，我们相信高级军队领导人准备继续违背总统的意愿，以彻底清除共产主义者及其盟友。

到了 11 月，西方大使馆的报告开始提到大规模的杀戮、屠杀和大屠杀，并准确描述了军队在这种暴力行为中的关键作用。但大使馆官员千方百计强调他们的政府支持军队的镇压行动。因此，在一份概述中爪哇中部军队支持的清洗、逮捕和杀戮的报告结束时，美国大使馆副首席代表（弗朗西斯·J·加尔布雷斯）写道，他已经明确表示[给一位高级军官]，大使馆和美国政府普遍对军队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和钦佩。这份报告被复制给了白宫、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美国国际信息局，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对其所传达的立场提出过任何异议。

到 1966 年初，西方官员已经完全意识到这场暴力的非同寻常规模。加拿大当局在一月份得知，据尊敬的印度尼西亚驻渥太华大使称，截至那个日期，可能已经有多达 50 万人被杀。¹⁹ 在二月中旬，英国和澳大利亚大使馆得出结论，被杀人数可能远远超过 40 万。这个结论在 1966 年 2 月 23 日的一份给外交部的机密电报中被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报告。²⁰ 这个结论是基于他从瑞典大使埃德尔斯坦那里得到的情况，埃德尔斯坦最近与瑞典爱立信-印度尼西亚公司的负责人

和他的印尼妻子一起参观了中爪哇和东爪哇。吉尔克里斯特写道，大使离开之前，我们曾讨论过这些杀戮，他发现我提出的 40 万人死亡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调查使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低估。吉尔克里斯特与美国大使格林分享了这一信息，格林随后向华盛顿发电报解释，英国大使告诉我，根据他们大使馆和澳大利亚人的计算，截至 9 月 30 日事件，约有 40 万人被杀...但瑞典大使确定的 40 万人的数字对这个国家来说‘远远太保守了。²¹ 西方大使馆官员还知道，这些杀戮要么是军队直接实施的，要么是在军队支持下由暴力团体实施的，它们发生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必然引起广泛的反抗。²² 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惊讶的是，除了瑞典大使之外，这些官员没有提出任何抗议，也没有表达对这些杀戮的关切。

不久之后，同样的官员们对苏哈托 3 月 11 日对苏加诺的行动表示赞赏，称其符合宪法且无流血，仿佛与之前发生的暴力事件以及仍在全国某些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毫无关联。例如，在 1966 年 3 月 18 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吉尔克里斯特对苏哈托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赞同一位同事的评论，称苏哈托既有巴顿的勇气，又有蒙哥马利的智慧，他毫不讽刺地说，将军夺取政权必定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巧妙、最符合宪法的政府清洗行动之一，在这个政府更迭中，暴力和无法无天已经变得司空见惯。同样地，在 1966 年 4 月初撰写的一份政治评估中，美国大使馆官员爱德华·马斯特斯避免提及任何暴力事件。相反，他写道，温和的政治力量以一种迂回、独特的爪哇方式成功罢黜了苏加诺，这种方式几乎没有造成伤亡，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

西方大国的冷漠以及他们默许和支持的暴力行为，也得益于关键国际组织的沉默，其中最显著的是联合国。这种沉默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印度尼西亚在 1965 年 1 月愤怒地退出了该组织，从而减少了其成员和决策机构对提出关切的热情。另一个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及其地区盟友认为在联合国提出对他们利益广泛有利的事态发展的问题并无任何好处。无论是出于设计还是疏忽，联合国在面对 1965-1966 年反左翼暴力时的沉默，可以说扩大了这种暴力行为能够传播和蔓延的道德和政治空间。这种影响在 1965 年进一步加剧，因为当时还没有像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那样出现强大的国际人权组织和网络。例如，尽管国际特赦组织成立于 1963 年，但它要过了十年才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和声誉，更不用说必须要基本的研究能力，才能在麻烦地区应对人权危机。

怀疑者和批评者

值得强调的是，默许、暗中支持和沉默并不是对军队夺取权力和随之而来的单方面暴力的唯一可能回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国家或组织都轻易相信印尼共产党对明显的政变企图负有责任。也并非所有人一致认为广泛的暴力是对危机的适当回应，或者军队统治代表了最好的可能结果。例如，荷兰、澳大利亚甚至一些英国官员对印尼共产党的罪责和军队的可靠性表示怀疑，而瑞典大使对对左翼的暴力行动表示严重关切。苏联也有一些轻微的批评。但最强烈的公开批评来自中国，中国谴责对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以及中国公民的袭击，并对寻求避难的印尼左翼人士表示欢迎。

对于军方声称印尼共产党（PKI）负责以及支持军方作为解决方案的智慧性，最早对此表示怀疑的是荷兰政府官员。根据 10 月 7 日的一份英国电报，荷兰驻北约代表认为共产党很可能没有策划政变。荷兰官员（Rookmaker）在海牙告诉英国大使，他对 PKI 或苏加诺背后的所谓政变表示怀疑，并对印尼军队领导层表示强烈保留意见：正如大使所写，Rookmaker 向我强调，把这些将军们视为身披光鲜铠甲的骑士，只需镇压共产主义就能一切都好，这将是一个严重错误。其中几位将军众所周知是腐败的，不适合担任民众领导的材料。

也许有些令人惊讶的是，澳大利亚外交部也对印尼共产党（PKI）和苏加诺在将军们被杀一事上的责任表示了早期的怀疑。在 10 月 14 日给其驻伦敦高级专员的电报中，该部门指出，虽然苏加诺可能对这个阴谋有所了解，但我们怀疑他是否会容忍谋杀。该部门还对将整个政变归咎于 PKI 的中心角色表示谨慎：PKI 人员确实参与了 10 月 1 日的事件，但党本身很可能并非指挥这次行动。²⁸

即使一些英国官员对美国立即与印尼军队合作的热情持怀疑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印尼与马来西亚的对抗持续关注。例如，伦敦的一些官员之间的交流显示出对一个在强大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支持下上台的政权的担忧。不可否认，一个强大的右翼军事政权比一个共产主义政权更可取。然而，一个尚未停止与马来西亚对抗的强大军事政权对我们来说将会非常尴尬，甚至可能比苏加诺政权在政变前还糟糕。²⁹ 而在一封给其北约代表团成员的信中，外交部明确表示其不同意美国认为印尼局势几乎完全是国内事务的观点：不幸的是，一些美国人倾向于将他们的目光过于集中在内部权力斗争上，而忽视了国际

对抗的重要性。外交部建议该官员告诉他的北约同事，对外界的态度仍然是我们区分不同印尼派别的试金石。³⁰

奉行中立主义中等大国也对此表示反对，尤其是瑞典大使埃德尔斯塔姆，他在 1966 年上半年穿越爪哇、北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亲自调查了这些杀戮事件，动摇了雅加达的外交共识；其他大使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³¹ 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死亡人数 40 万是一个严重低估，他的报告与其他大使馆的报告形成鲜明对比，明确表达了对印度尼西亚军队行为的关切和厌恶。例如，他在 1966 年 5 月 13 日的一份报告中明确将印度尼西亚的事件与纳粹德国的场景进行了比较。他写道，情况让人想起 1930 年代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 1955 年至 1965 年间伊斯坦布尔的希腊少数民族遭受的迫害。³²

苏联及其集团伙伴并未立即对 10 月 1 日的事件或随之而来的对左派的镇压做出回应。部分原因是中苏分裂导致苏联判断，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确实是暴动企图的幕后策划者，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因为缺乏纪律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对于采取错误行动可能危及约 10 亿美元的债务偿还并使该国更加亲近西方的担忧。然而，苏联官员最终谴责了这些杀戮行为。例如，据一份报道，苏联驻雅加达大使向纳苏甘将军抱怨了对左派的迫害。当 1965 年 11 月大规模屠杀开始时，苏联外交部长阿纳斯塔斯·米科扬据称对这种镇压表示了官方关切，称之为白色恐怖。尽管存在这样的批评，苏联及其盟友最终寻求与新的军事政权妥协。

军队在 10 月 1 日之后的行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尖锐的批评，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例如，雅加达的外交官们注意到，中国官员在将军葬礼当天没有将大使馆的旗帜降至半旗。中国官方的抗议和

谴责在示威者开始反对中国机构和个人后变得更加强烈，导致中国一所大学被焚烧，中国商务参赞馆总部在十月中旬遭到印尼安全部队的袭击。中国对这次袭击提出了正式抗议，指责印尼军队袭击了一名商务参赞，并掠夺了馆内的文件。北京方面要求道歉，并惩罚罪犯及其策划者，同时要求对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做出保证。接下来的几周里，北京电台和《人民日报》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尖刻社论、要求和对印尼事件的评价。据报道，1966 年底，《人民日报》称 930 运动是对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颠覆性运动的反击。1966 年初，中国大使馆遭到反共学生和军队的袭击，中国军队回应称中国是“黄色新帝国主义”的罪名。尽管中国的抗议往往集中在印尼对其国民或华人印尼人的待遇上，但它为 4500 名滞留在中国或在 10 月 1 日后寻求保护的印尼左派提供了庇护所。1967 年，两国断交。

最后，尽管他们在主流媒体中受到了很少的关注，但一些国际组织，或者正如 Katharine McGregor 所称的抵抗社区，也发起了重大的抗议和运动。其中包括亚洲人民团结组织，该组织包括一些 1965 年后滞留在流亡中的印尼左翼人士；一群与印尼有着密切联系的荷兰社会主义妇女网络；总部位于荷兰的印度尼西亚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国际特赦组织。除国际特赦组织外，这些组织都与国际社会主义网络有联系，他们的批评往往反映了左翼的政治和经济关注，而不是广义上的人权侵犯。同样，左翼国际媒体不仅批评大规模杀戮和拘留行动，还批评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方向。例如，法国共产党的日报《人类报》一直坚决反对军队的政治行动，并为印尼左翼辩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批评声音被对军队的持续支持所淹没，从未真正有机会减缓或扭转对左翼的无情打压。

心理战

批评者和怀疑者不容易被听到的一个原因是，关于所谓政变和暴力的信息被英国和美国政府机构及其印度尼西亚军方朋友有意地歪曲。这个运动在 10 月 1 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开始，明确旨在抹黑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加强军队的政治地位，并加速苏加诺的下台。英国和美国当局及其盟友，包括澳大利亚、德国、马来西亚等，鼓励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同时削弱了国际社会对受害者的同情和行动。

“抹黑共产党”

尽管在西方国家中，到底谁应该对此事件负责仍然存在争议，但英国和美国官员却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扭转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态度。来自英国政治顾问办公室的 10 月 5 日备忘录，致远东地区总司令部外交办公室，详细阐述了思路 and 战略。

我们不希望看到印尼共产党（PKI）恢复其影响力并为夺取政权的那一天做准备。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错过目前利用这种情况的机会来谋取我们的利益... 我建议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偷偷地在印尼军队和人民眼中抹黑 PKI... 此事已由总司令向国防参谋长提出。⁴⁶

在 10 月 6 日的回复中，外交部完全支持了关于无法归属的宣传或心理战活动的提议，这将有助于永久削弱印尼共产党（PKI），并提供了一些适合的宣传主题的具体建议。其中包括 PKI 在谋杀将军和纳苏甘的女儿方面的残忍行为；中国干预特定武器运输；PKI 作为外国

共产主义者的代理人破坏印尼；艾地和其他共产主义者躲藏起来；翁达和 PKI 绑架苏加诺等等。同一备忘录强调了在执行行动时需要极度谨慎和保密，并提供了以下具体指导：

我们希望在印度尼西亚人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迅速行动，但治疗需要细致，例如：所有活动应严格保密。英国的参与或合作应该尽量隐蔽。我们应尽可能与马来西亚人密切合作。材料最好看起来来自巴基斯坦或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英国的外交态度保持中立。⁴⁷

在同一时间，美国官员正在策划几乎完全相同的心理战计划。例如，大使馆于 10 月 3 日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建议，美国之音（VOA）对明显的政变企图报道目前应该坚持事实，但同时着重于印尼共产党（PKI）和空军的责任：如果可以巧妙地做到，可以将有关 PKI 在 9 月 30 日运动中的角色和空军领导层参与的事实信息有用地融入广播的总体内容中。如果在第三国的广播中用于背景简报新闻，可能会特别有效。⁴⁸

在幕后，美国 and 英国官员已开始协调他们的宣传计划。⁴⁹ 10 月 5 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与英国同行分享了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几份电报，更新了情况并为 VOA、USIS 和其他机构提供了宣传指导。⁵⁰ 这些电报明确指示美国机构强调印尼共产党在所谓的政变中所谓的角色，并强调其残暴行径，同时淡化军队内部分裂的迹象。

根据军方的暗示，他们还建议唤起 1948 年马迪乌恩斯宁起义的记忆。例如，一份电报建议：

这些事件需要立即处理。目前，强调共产党的参与，对苏加诺和陆军空军之间的矛盾轻描淡写，并反复强调针对被杀将军的暴行，印尼人民的震惊以及参与政变的人所展示的其它残忍行为。可以有用地暗示 1948 年马迪乌恩共产党协会的类似残暴行为。⁵¹ 随着事件的发展，美国和心理战运动的重点也扩大了。印尼共产党的罪责和残暴仍然是主要主题，但现在还加上了关于中国在所谓的政变中的所谓角色（尽管从未被证实）以及其与印尼共产党的联系报道和评论。这一重点提供了一个机会，既能攻击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同时又能对北越进行宣传攻击。例如，1965 年 10 月 11 日的一份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建议在印尼境内的广播中含沙射影地暗示中国在 10 月 1 日的事件中扮演了角色：对于印尼，我们应该声称中国人试图控制印尼，利用印尼共产党和其他受其影响的势力——甚至包括印尼政府的最高层。对于非印尼广播，大使馆建议将焦点放在所谓的中国暴力和恐怖主义战略上，并评论说印尼共产党的行为导致了灾难性后果。

虽然这些试图将中国与 930 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责任联系起来，但美国官员本身对中国参与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因为缺乏甚至最基本的证据来支持这一说法。例如，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在 1965 年 10 月底总结了对所谓政变企图的详细分析时承认，*中国的参与尚未得到证实，有间接证据表明北京知道或者甚至参与了这一阴谋，但这尚未被证实。*⁵³

大约在同一时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对中国参与所谓政变的指控表示强烈怀疑，指出这些指控仅基于间接证据，并且是由有明显有政治目的的人传播的。领事馆还指出，任意传播谣言可能损害美国政府可信度。尽管存在这些保留意见，但领事馆的电报最后还是提出了如何最好地传播“中国阴谋论”：总之，美国当局相信最好的传播方式是首先让印尼自己讲述故事；其次，继续进行秘密宣传；第三，根据印尼和当地情况的新证据，在其他国家进行宣传。

使用军方媒体

西方外交官们深知，在所谓政变之后的几天里，印刷和广播媒体已成为政治斗争中至关重要的领域。他们也知道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军队最明显的优势是，在所谓政变发生后的两天内，它关闭了所有反对派媒体机构，并几乎完全控制了那些仍然开放的媒体。

根据美国大使馆于 10 月 5 日的声明，除了两份军队报纸以越来越反共的口吻发表偏激文章外，安塔拉新闻服务和所有报纸都已被停刊。作为整个国家的主要新闻来源，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受到军队的严格控制。⁵⁵ 大使馆在几天后描述了军队的主导政治地位，并评论道，附加的资产是军队控制了信息媒体...[它]采取了有效的立场反对了 930 运动及其支持者（印尼共产党）...军队继续对新闻媒体保持严格控制。

《印度尼西亚每日邮报》今天上市，列出了军队信息主任 Soeghandi 为总编辑。⁵⁶ 美国官员意识到军队控制的新闻报道非常耸人听闻和故意挑衅。⁵⁷ 正如中央情报局在其关于对印度尼西亚的秘密

行动的备忘录中所写道，军队领导层已经建立了心理战机制，控制媒体是影响公众舆论的先决条件，停止了共产主义的输出。⁵⁸

基于这个认知，美国政府决定使用印尼媒体报道和军方新闻发布会作为其自己的报道和对媒体的指导的来源。⁵⁹

10月6日，国务院写道，

我们计划并已经开始根据印尼的引用来源和官方声明进行VOA和信息节目，目前阶段我们不会注入美国的编辑意见。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相信来自Radio Djakarta和印尼新闻界的大量材料都将矛头指向印尼共产党，并夸大930叛乱分子的残暴行为，但如果在未来的几天或几周内这些新闻来源枯竭，我们将重新评估情况。同时，VOA在除印尼以外的关键广播中也将对印尼的情况提供类似的报道。⁶⁰

这是一个虚伪的举动，以便传播诽谤性和煽动性的军队宣传。正如当时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一位官员所说，美国人感兴趣的是印尼军队报纸所采取的立场，试图将印尼共产党与930政变联系起来，煽动对死去的将军们的情绪，要求禁止印尼共产党青年团等等。

尽管他们对美国人喜欢的故事类型发表了居高临下的评论，但英国人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策略，正如《英联邦关系办公室电报》所揭示的那样，该电报于10月13日发送给堪培拉的英国高级委员会。在重复了上述引用的10月6日外交部电报中明确规定的心理战指导方针后，该电报还在军队控制的媒体使用方面增加了以下指示：我们正试图通过BBC、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等公开广播的方式向印度尼西亚人传

达这些观点，利用雅加达广播、军队报纸等通常有帮助的输出，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自己的通信媒体部分无法运作时。⁶²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与外交部在 11 月底的一次交流中提供了证据，证明英国官员普遍愿意使用军队宣传。例如，它揭示了吉尔克里斯特关于将军们被残忍肢解的指控是直接来自军方控制的报纸《每日邮报》。此外，吉尔克里斯特还模仿军队新闻的轰动文字，添加了以下评论：“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前一个小时，或者可能更短的时间内，发生了肢解等残忍行为。”尽管苏加诺总统等人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否认，但外交部官员仍然不断重复了这个故事。其中一位官员（汤金）评论说，尽管苏加诺在 12 月 12 日否认将军们被虐杀的事实，这个暴行的故事仍将被保留在官方叙述中。几个部门的官员随后依次签署了这份文件。

还有证据表明，美国和其他西方官员愿意根据印度尼西亚军方的直接和间接要求调整自己的报道。例如，在 1965 年 10 月 7 日的一份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写道：

印度尼西亚军方间接要求不要过分强调军方报复共产党的事实。军方认为，恢复秩序和稳定国家已经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不应给人留下军方将屠杀共产党的印象...我们不应该对印尼共产党放松警惕，或削弱我们将共产党与 930 运动联系起来的努力。但是，我们应该避免过多地推断军方将对所有共产党展开报复，并且应该避免给军方贴上反共标签。⁶⁵

澳大利亚和德国官员显示出类似的态度，以满足印尼军方的外交需求，并基于其宣传目的来影响本国媒体报道。例如，理查德·坦特

(Richard Tanter) 写道，澳大利亚外交部有计划地确保 RA (Radio Australia) 对印尼事件的报道符合其大方针，并指出在屠杀高峰期，印尼军队请求该部门协助确保 RA 以军队立场报道印尼政治。同样，伯恩德·谢弗 (Bernd Schaefer) 报道称，在所谓政变之后，德国驻雅加达大使馆通过德国新闻社 DPA 的记者乌尔里希·格伦丁斯基

(Ulrich Grundinski) 协助策划了西德新闻报道。谢弗指出，除了为格伦丁斯基提供大使馆设施提供他的报道外，大使馆官员还确保他能够获得所有军方提供的信息。

印尼军官还直接向友好的地区政府请求宣传援助。在这些举措中，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前陆军情报官兼国务部长苏肯多准将，他是尤尼将军智囊团中唯一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未被杀害的成员。在 1965 年 11 月初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官员的会议上，苏肯多详细说明了军队破坏印尼共产党 (PKI) 并削弱外交部长 Subandrio 的计划。为此，他请求马来西亚政府协助对 Subandrio 进行政治上的暗杀。苏肯多提供背景信息。苏肯多还向马来西亚官方的 Suara Malaysia 广播电台提出了具体要求：不应攻击苏加诺，而应强调 PKI 的暴行和 930 政变。录音带上翁达等人关于 930 政变宣言将不会由 Suara Malaysia 广播。

鉴于西方政府在 10 月 1 日行动后的几天内启动了秘密心理战和宣传行动的证据确凿，并且这些行动主要针对印刷和广播媒体，认为他们的特工也参与了在印度尼西亚境内的秘密心理战活动并不是没有道理。人们怀疑的焦点集中在所谓政变之后几周和几个月内启动的媒体攻势上，详见第 6 章。例如，安德森认为，那次行动的协调和复杂

程度本应超出了陆军情报局的能力范围，这提供了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在协调和资助国内媒体宣传活动方面的可能性。⁷¹

在这个时期，更加可疑的媒体事件之一是所谓政变后仅仅几天，耸人听闻的反印尼共产党报纸《Api》突然出现，并在引发暴力后消失。这份报纸被怀疑是一次与国际联系紧密的心理战行动的一部分，更加深入的原因是它的所有者和出版人是前陆军情报官员苏肯多。或许更加与他可能参与心理战行动的问题相关的是，10月1日后的时期，苏肯多作为陆军与一系列外国政府之间的重要联系人，在亚洲和欧洲广泛旅行以获取经济和军事援助与支持。此外，考虑到他作为《Api》的所有者和出版人，很有他可能与外国的接触也涉及心理战媒体策略和规划。

友好的记者

国际心理战运动的另一个要素是各个西方政府对友好外国记者。正如10月13日发送给英国驻堪培拉大使馆的电报所解释的那样，

英国政府官员正在尽力刺激相关媒体评论。并向新闻界提供背景指导。我们还试图让印度尼西亚阅读的报纸刊登正确的内容，例如《海峡时报》。

电报随后要求通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局这些计划，并邀请他们在宣传工作中提供合作。电报称，我们将感谢他们在这些短期宣传活动中可能提供的合作。最后，电报暗示将通过其他渠道讨论更多秘密的活动：

*我们还在考虑更多隐秘的活动，我们将通过其他渠道告诉澳大利亚人。*⁷³

澳大利亚人热衷于宣传工作。1965 年 10 月或 11 月，澳大利亚大使馆官员理查德·伍尔科特自豪地向堪培拉发电报，报告我们现在有能力影响几乎所有主要大都市报纸的领导人的内容。⁷⁴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向有同情心的记者提供简报、接触和鼓励，希望他们能传播有关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有益报道。10 月 4 日，在与有影响力、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兼副主编詹姆斯·雷斯顿的电话交谈中，国务次卿鲍尔提出了一个首选的故事情节，称他不知道是否希望将此归因于政府，但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说，印尼共产党……是幕后黑手，苏加诺试图利用自己的策略恢复平衡并将印尼共产党拉入其中。鲍尔补充说，这对于军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军队行动起来，他们有能力彻底消灭印尼共产党，如果他们不行动，他们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⁷⁵ 作为美国政府在越南的政策坚定支持者和可靠的反共主义者，雷斯顿回答说，每个人都有权利憎恨某人，而他（苏加诺）就是我要恨的人……。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雷斯顿后来描述印尼共产党的覆灭和苏加诺的下台的一篇文章标题为《亚洲的一线光明》。⁷⁶

1966 年 2 月，大使馆表达了对美国错失传达印度尼西亚发生事态及其含义的机会的担忧。为了解决这一情况，它建议邀请可靠的美国记者，并根据最近大使馆的报告给他们提供背景简报，以便他们可以通过美国和世界媒体传播这一消息。电报中提到的两位记者是《纽约时报》的杰里·金和 UPI 的泰德·斯坦纳德，他们都是经验丰富、谨

慎的记者，大使馆对他们很了解。⁷⁷毫无疑问，其他记者也从大使馆和印度尼西亚军方接受了简报，结果很少有人对官方立场有任何重大分歧的报道。实际上，大多数美国记者在没有批评性评论的情况下重复了军方控制的新闻报道中夸张的故事，尽管当时已经知道这些报道的可信度存疑。例如，布赖恩·梅写道，一位西方记者报道称将军们的尸体被斩首和肢解。但军方提供的照片并没有显示肢解；在尸体被找回时见到尸体的苏甘迪准将也表示没有肢解。⁷⁸

经济和军事援助

在 10 月 1 日之后，除了秘密的政治保证和心理战行动之外，美国政府及其盟友几乎立即开始向军队领导层提供秘密的物质援助，包括通信设备、大量的大米、棉花、医疗用品、现金、后勤支持，以及可能的武器。⁷⁹ 当军队最终通过 1966 年 3 月 11 日表面上无血的政变夺取了权力，并在同年结束对抗时，援助闸门打开了，各个国家纷纷提供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⁸⁰ 尽管这最终不那么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及其盟友在整个这一时期继续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只有当印尼的新统治者拒绝偿还债务时，他们才会威胁停止援助。⁸¹

在 10 月 1 日之后的前六个月中，以美元计算的援助金额相对较小，但它被精心调整，以确保军队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同时削弱或摧毁其竞争对手。例如，文献记录明确表明，援助是明确是为了加速

印尼共产党的毁灭。值得注意的是，在暴力行动加剧并且西方政府在 1965 年 11 月至 12 月了解更多情况之后，对军队及其盟友的物质援助流动甚至增加。例如，12 月 3 日，格林大使呼吁通过秘密渠道迅速提供紧急大米，以扭转有利于友军的力量平衡。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所谓政变后六个月内对左派的屠杀被军队视为走在正确道路上证据。

援助的政治逻辑

西方官员在所谓的十月政变后几乎立即开始讨论对军队的可能援助。从一开始，这些讨论就权衡了援助的潜在价值与公众对此类援助的了解可能带来的政治危险。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在 1965 年 10 月 11 日给外交部的一份绝密电报中指出，尽管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罪责仍然存在疑问，但他在雅加达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同行都希望支持军队，帮助他们镇压印尼共产党。吉尔克里斯特写道，我可以补充说，我的澳大利亚同事与美国人一样，都急于通过满足他们的主要需求——资金和大米，来巩固将军们的地位。目的是让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共产主义者的问题。⁸³

10 月的第三周，美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短期援助政策基本上已经制定出来。一份国务院备忘录，日期为 10 月 22 日，明确表示将向军队提供有针对性的物资援助，为了避免给双方带来政治问题，援助必须秘密进行，并且要根据军队的需求作出响应。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假设印度尼西亚人会避免明显转向美国的行为。因此在短期内，我们对他们的援助可能需要以隐蔽

*或半隐蔽的方式，与特定、小规模、临时的需求相关。此外，向印度尼西亚人表明我们不会利用困难的内部局势进行干预，我们认识到印尼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冷静下来... 如果真的发展出 PKI 暴动的情况，我们当然会尽力满足军方向我们提出的需求。*⁸⁴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赞同国务院的评估，强调援助的目的应该是加强军队在政治对手面前的优势。它建议给予小额的、谨慎安排的援助，以加强我们的人的力量。因此，如果大使馆被要求提供这样的援助，可以考虑一次性秘密的美国政府援助。我建议部门探究现在用于此目的的资金的可能性，以便迅速回应，并探究如何进行这项行动。

85

正如这些以及后来的电报所显示的，美国援助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它旨在帮助军队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摧毁印尼共产党（PKI）并削弱苏加诺的影响力。1965 年 11 月 19 日的一份大使馆电报强调了这一点，该电报讨论了在曼谷计划举行的会谈之前对印尼提供援助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该电报强调，我们不应该提供任何会使苏加诺受益的援助。然后，在阐述了在军队的政治意图明确之前，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公开援助需要谨慎的需要后，它补充说，对协助军队镇压 PKI 的援助不受此类考虑的限制：谨慎地提供帮助以帮助军队应对 PKI 的行动[是]不同的。⁸⁶

所有关于食品援助的讨论都围绕着稻米展开。作为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的主要主食，也是公务员和军人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稻米被认为对帮助军队巩固其政治地位至关重要。在所谓的政变发生后的

一周多一点，美国国务院写信给雅加达大使馆：我们有兴趣能够帮助印尼军队满足紧急需求的稻米。为此，国务院要求大使馆估计稻米库存和供应情况 - 包括普通民众和公务员以及武装部队的分配。在这方面，军队可以分发政府的稻米库存，以此提高自身在民众中的支持度。⁸⁷

可能并非巧合的是，就在几天后，印度尼西亚的大米价格突然下降了。根据 NU 报纸 Duta Masyarakat 的报道，价格下降是因为军队发现了 PKI 仓库里囤积的大米，现在军队正在将其释放到市场上。这是一个具有政治价值的说法；一举两得，诋毁了 PKI 并为军队赢得了声望。然而实际上，新大米很多是秘密从泰国和日本等反共国家运送到军队的，并得到了美国的帮助。根据美国大使馆于 10 月 21 日的报告，每升大米的价格从之前的 2,000 卢比降至上周六的 900 卢比，原因是当地仓储的大米释放以及在 PKI 场所查获的大米。军队之所以能够进行这些释放，是因为预计将有约 70,000 吨大米从泰国运抵。正如大使馆在另一条消息中指出的那样，军队的行动将价格压到了政变前的水平，而农村地区的解释是苏哈托上台后大米供应畅通。这种秘密粮食援助策略起到了作用。

军事支持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也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军事援助方面的政策重大变化，而该援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出于政治考虑。⁹² 几天之内，美国官员开始秘密向军队提供军事和后勤支持，包括便携式通信设备、医疗用品，可能还有武器和弹药。尽管在金钱方面相对较少，但这种援助被精心选择，旨在为军队提供支持和鼓励，特别是纳

苏甘将军和苏哈托将军，在对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斗争中。1966年9月，当军队孤立了苏加诺并正式结束了与马来西亚的对抗时，正式的军事援助计划得以恢复，为军队领导人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并保护他们免受因他们上台而引发的暴力行为的追究。⁹³

例如，在所谓的政变未遂几天后，美国大使馆提供了纳苏甘将军所请求的便携通信设备。不久之后，纳苏甘的高级助手告诉美国军事武官埃塞尔上校，纳苏甘对便携通信设备表示了极大的赞赏。⁹⁴ 在11月中旬，国务院发电给大使馆报告说，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份要求提供简单通信设备以使军队领导人能够与我们保持联系请求，目前正在考虑中。⁹⁵

美国官员认为向军队提供现代通信设备具有操作和政治价值。从操作上讲，这样的设备将帮助军队领导人在对抗印尼共产党和苏加诺的微妙平衡斗争中协调行动。这也使得美国情报机构能够监控这些行动，从而让美国了解军队对印尼共产党的攻击情况。从政治上讲，这将传递出美国对军队的支持和信任的强烈信息，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和几年中带来回报。在谈到提供即使有限数量的这种设备的政治利益时，格林大使写道，我自然希望看到军队获得最适合他们需求的设备。建议303委员会尽早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官员还考虑了向军队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军事和后勤援助的政治优势和危险。据称发生政变三周后，国务院建议美国可能协助军队将部队从外岛运送到爪哇，以增强那里的反共军力。然而，驻雅加达大使馆官员反对这个想法，理由是无法保守秘密，而美国参与的证据将对军队信誉造成伤害。然而，美国官员仍存在继续支持向军队提供有针对性的秘密军事援助的想法。在考虑这种援助时，官员们明确表示其核心目的是与军

队领导人保持重要的影响渠道，增强他们对能够成为挽救印度尼西亚免于混乱的主要行动者的信心，并向他们保证他们有一些真正的朋友。关于向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官方思考逻辑在 1965 年 10 月 29 日的国务院电报中得到了阐明。

印度尼西亚军队领导人与我们军队的密切联系提供了重要的影响渠道... 接下来的几天、几周或几个月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有机会影响印尼国际形势，因为军方开始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我们应该努力增强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可以摆脱混乱的信心，并且军队是拯救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工具... 我们应该提供帮助。⁹⁹

同一份文件明确提到可能提供军事援助，指出可能需要小型武器和装备来对付 PKI。大使馆在回复这份电报时表示，*我们同意部门分析的总体结论。在武器的具体问题上*，它补充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信息中对可能需要小型武器进行了探讨。同时如果莫斯科认为这是阻止中共势力扩展的最佳方式——即军队正在攻击 PKI，苏联可能会提供这些物资。¹⁰⁰ 在后来的一条信息中，该部门指出，它预计可能会收到军队对小型武器的请求，并且这样的请求将涉及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考虑。¹⁰¹ 在 1965 年 11 月初，作为对苏肯多的请求的回应，讨论转向了向军队提供医疗物资的可能性。一些观察家得出结论，文件记录中的药品和医疗物资这些术语是武器和弹药的代称。下面将探讨这种可能性。但值得强调的是，即使电报的主题只是医疗物资，向军队提供这样的援助也具有真正的政治、后勤和心理意义。这将向军队领导

层发出明确信号，表明美国支持他们的行动，并将为对抗 PKI 释放出有限的军队资源。

美国官员之间关于医疗用品的交流表明了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军队提供帮助的热切愿望。在 1965 年 11 月 4 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大使馆敦促对苏肯多代表苏哈托和纳苏甘提出的医疗用品请求给予同情回应。

军队在这里对付共产主义者做得非常出色，并且根据所有当前的迹象，它是印度尼西亚新兴的权威... 在这种背景下，我相信我们应该对苏肯多请求药物给予同情的回应。这正是我们塑造自身权威所需要的物资。¹⁰⁴

11 月 5 日发送的第二份电报强调了这种援助对美国 and 印度尼西亚军方官员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政府提供援助的渴望。该电报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的医疗用品和药物是否实际上指的是更致命的东西。

这份电报通过白宫传达，部分内容如下：

DCM 在 11 月 5 日下午见到了消息来源，并执行了指示...来源感到高兴。他说，为了让士兵们保持尽可能强壮，需要大量的维生素。DCM 强调，在我们能够进一步进行之前，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印度尼西亚军队对政治未来方向的思考。¹⁰⁵

这个电报的几个方面都支持了这样的建议，即讨论的主题可能根本不是医疗用品。首先，对提供维生素以尽可能保持士兵强壮的重要

性的强调似乎令人困惑，以及故意省略来源名称。维生素对印度尼西亚军队真的如此重要吗？他们的供应真的如此敏感，以至于甚至在秘密电缆中也不能提到来源的名称吗？此外，计划向印度尼西亚军队提供维生素的计划需要经过白宫批准，这似乎很奇怪。从雅加达到总统办公桌的电缆很少。为什么这个例外呢？最后，如果对话的主题只是医疗用品和维生素的供应，那么美国政府在进一步行动之前需要了解军队的政治思想的评论似乎很奇怪。

无论所谓的药品、维生素和医疗用品指的是什么，它们秘密地被送到了军队，得到了 303 委员会的快速批准——这是负责协调秘密政府行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委员会——促使大使馆写道，非常感谢第 576 号部门电文授权供应药品。相信这是一个明智的投资，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辩护，将来会带来回报。¹⁰⁶

物流和静态现金

除了这种物质援助之外，有证据表明美国官员在暴力活动达到高潮时向军队领导及其盟友提供了重要的后勤援助和秘密资金。正如早先所述，一位记者在 1990 年报道称，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官员罗伯特·马滕斯在所谓政变未遂后的几个月里向印尼军队提供了包含成千上万名印尼共产党官员姓名的名单。根据记者凯西·卡丹的说法，这些名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提供给了印尼军队多达 5,000 个名字，而美国人后来核对了那些被杀或被捕的人的名字。尽管马滕斯后来否认有任何这样的意图，但这些行动几乎肯定有助于许多无辜人员的死亡或拘留。它们还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信息，即美国政府支持并赞同军队对印尼共产党的打击行动，即使这场行动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

美国当局还向军队组建的明显民间团体提供财政援助，这些团体直接参与了对印尼共产党及其他左派的暴力行动。例如，在 1965 年 12 月初，当时美国和其他官员已经了解到对左派的暴力行动的程度和性质，国务院授权向 KAP-Gestapu 支付 5000 万卢比，这是军队于 10 月初成立的强烈反共行动前线，旨在镇压 930 运动和印尼共产党。在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的秘密（罗杰频道）电报中，大使格林详细说明了现金转账计划和逻辑。

这是确认我早先的同意，我们向马利克提供了他要求的五千万卢比，用于卡普-盖斯塔普运动的活动[未解密的原文]。迄今为止，卡普-盖斯塔普的活动对军队的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从结果来看，我可以说非常成功。这个由军队激发但由民间人员组成的行动组仍然承担着针对印尼共产党的当前镇压努力的重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幕后的作用被发现可能性非常小 [未解密的原文]。108

有趣的是，1966 年 1 月 20 日的一份美国大使馆电报报道了一份传言，称美国政府，尤其是格林，一直在策划反苏加诺和反印尼共产党的抗议活动。这些报道指出，格林是组织青年示威活动的专家，并提到他在韩国前任职期间的成功。同一份电报还提到了一个 Api Group 的消息来源关于苏加诺和苏班德里奥指控学生示威活动是由 Nekolim 策划的。尽管美国官员对这些指控不屑一顾，但格林支持资助 KAP-Gestapu 的文件记录表明，他们并没有差太远。

尽管迄今为止解密的官方文件没有提供更多此类秘密行动的案例，但可以合理地假设其他个人和组织也收到了一些财政援助。¹¹¹ 可能会得到一些秘密资金的候选人包括可靠的反共人士和大使馆联系人，如种植园部长和天主教党主席弗兰斯·塞达、Api 集团人物达尔马万·穆纳夫、各种穆斯林团体领导人、反共行动阵线成员阿·B·纳苏甘，以及一些纳哈杜派领导人和其它成员，包括副主席 Z·E·苏布昌。¹¹² 最后，虽然仍没有确凿的文件记录来证明，但似乎有些财政援助是直接但秘密地流向个别军官，包括苏哈托在内。例如，1965 年 11 月，纳苏甘将军的助手向格林暗示，虽然政府仍然可以获得政府资源和资金，但军队的获取渠道有限，像苏哈托就缺乏资金。¹¹³

援助与暴力

在这一时期，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分配中出现了一种更加令人不安的模式，即援助与军队支持的暴力行为的证据呈正相关。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外交沟通中，援助提供与军队的政治可靠性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是，消灭印尼共产党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西方政府还希望军队摆脱苏加诺，并将印尼经济重新定位到他们主导的自由市场上。扩大援助计划的采纳仍然取决于军队是否愿意满足这一期望。¹¹⁴

1966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在向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中澄清，虽然继续向军队提供有针对性的秘密援助，但更加实质性和公开的援助计划必须等到印度尼西亚温和派真正能够并有意接管时才能实施。

¹¹⁵ 随着苏哈托于 1966 年 3 月中旬夺取政权，这一政治条件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得到满足，援助开始流动。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此时提供援助将具有深远的政治效益。正如美国国务院在 1966 年 3 月 29 日向驻吉隆坡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电报中所指出的，我们相信紧急援助食品和纤维可以帮助加强当前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从而符合自由世界的利益。¹¹⁶

因此，在 1966 年 3 月底的华盛顿高级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拉斯克告知英国大使，美国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五万吨大米。¹¹⁷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内部备忘录还指出，已经在进行安排，向印度尼西亚以优惠条件出售七万五千吨棉花，并且美国正在提供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包括债务重组。¹¹⁸ 4 月初，日本宣布计划向印度尼西亚提供 3000 万美元的大米和棉花。¹¹⁹ 1966 年 5 月，英国也效仿此举，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百万英镑的双边援助。¹²⁰ 在同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新任驻华盛顿大使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讨论了长期多边援助和债务重组以及临时双边援助的计划。大使告诉美国国务院官员，印度尼西亚的总债务为 25 亿美元，超过了他们可能偿还的能力范围，因此希望得到来自美国、德国、日本、荷兰和英国的大量经济援助。¹²¹

1966 年 7 月，格林表达了他对事态积极转变的热情：我敢说，在最近几年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印度尼西亚在过去一年里的共产主义运势逆转更加戏剧性。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援助形式，包括军事训练、教育交流和经济援助，包括 10 万包棉花和高达 50 万吨大米。¹²² 8 月，据报道，格林承诺向苏哈托提供 5 亿美元的双边援助，9 月，一位名叫塞达的国务部长的代表带来了一封信，要求立即提供 5000 万美元以偿还印尼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债务。9 月，马利克外长访问华盛顿期间，美国政府承诺向印尼提

供进一步的 5 万吨大米和 15 万包棉花，条件优惠。¹²³与此同时，格林与一位印尼官员进行了会谈，该官员的姓名被删除，讨论了印尼的短期援助计划。根据格林对会议的描述，这位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已经与苏哈托讨论了美国的提议，并报告说苏哈托对我们的支持表示感激和鼓励，这将有助于推动事态在稳定方面向前发展。¹²⁴

与此同时，友好国家已经开始与印度尼西亚军方官员和技术官员会面，计划进行经济复苏。这些计划包括重组债务的重大项目、长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承诺，以及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1967 年，这些努力以一个名为“印度尼西亚政府间集团”的新多边财团的形式汇聚在一起，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和友好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多边经济援助计划为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复苏和现代化提供了基础。但是，从 1966 年中期开始的大规模援助和外国投资也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支持了新的军政府，并掩盖了它上台时进行的大规模暴力行动。

苏哈托于 1966 年 3 月中旬夺取政权，这也引发了军事援助的显著增加，而不考虑军队对数十万平民的死亡和任意监禁的责任。在 1966 年 10 月 27 日的备忘录中，即在最严重的暴力事件平息几个月后，美国大使馆敦促尽快恢复全面的军事援助计划。大使馆提议，除其他项目外，援助计划应包括选择性的非战斗物品，以帮助提高军队士气，并加强苏哈托将军及其同事的地位。与经济援助一样，恢复军事援助的决定主要基于政治考量：认为由军队主导的政权是美国最好的可能结果，应尽一切努力巩固其政治地位。

简而言之，西方国家并非对所谓政变后的国内政治事件无辜旁观者，正如他们经常声称的那样。相反，从10月1日之后几乎立即开始，美国、英国和他们的一些盟友展开了一场协调一致的行动，协助军队在政治和物质层面上摧毁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推翻苏加诺及其最亲密的助手的政治权力，由苏哈托领导的军队精英取而代之，并在印尼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上进行了一次地震般的转变。他们通过向军队领导人提供政治保证、在暴力事件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保持沉默、进行精心策划的国际宣传攻势以及秘密提供物质援助给军队及其盟友来实现这一目标。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帮助确保对左派的打击将持续不断，并最终导致数十万人成为受害者。

第八章

大规模监禁

整个家庭都在平静地睡着。突然被唤醒，惊慌和震惊。他们敲打着门，靴子的重击声。镀镍的手枪指向，蹲在那个角落里只穿着内裤的你。这个场景留在我的记忆中，在黎明时分遭到伏击。

——苏迪斯曼，印尼共产党总书记

在所谓的十月政变后，超过五十万人在印尼军队的要求下，被任意拘留、审讯、折磨、强迫劳动和长期监禁。与屠杀事件同时，大部

分大规模拘留发生在所谓政变后的六个月内，但在 1966 年末至 1968 年期间还有进一步的逮捕浪潮，而零星的拘留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被拘留者中只有一小部分被指控并因涉嫌参与所谓政变而受审。其中一些被审判的人被处决，而其他人在多年后在拘留期间死亡；一些剩余的囚犯在苏哈托将军于 1998 年下台后不久终于获释。然而，绝大多数被拘留者从未受审；相反，他们在恶劣的条件和法律漏洞中被关押数月或数年，最终在没有解释、道歉或赔偿的情况下获释。即使在获释后，那些曾被拘留的人及其家人仍然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理由是曾经被逮捕或涉嫌参与九月三十日运动。

这一章是关于大规模关押的话题的两个章节中的第一个，旨在理解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大规模关押，它与同一时期的大规模杀戮有何关联，以及对那些被关押者的后果是什么。简言之，它认为这一运动具有三个定义特征：它是一个高度组织的计划，在国家层面上需要详细的规划和协调；它是由军队领导层发起和执行的，更具体地说是由苏哈托发起和执行的；在其逻辑、理由和实施方面，它与其他威权背景下的大规模关押运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占领，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本章还主张，大规模关押和大规模杀戮在两个方面密切相关：首先，大多数最终被杀害的人最初都被关押起来；其次，在杀戮率最高的地方，长期监禁率较低。最后，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在其理由、言论、方法和组织方面，几乎在每个方面，大规模关押运动都是苏哈托政权超军事化和对秩序的痴迷的象征。

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来发展这些论点。它首先回答了一些关于大规模拘留的基本事实问题，询问有多少人被拘留，他们是谁，谁拘留了他们，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对待？然后，它更详细地研究了长期监禁计划中的关键模式，包括囚犯的分类、拘留条件以及监禁与杀戮之间的关系。最后，这一章详细讨论了布鲁岛的案例，这是一个在 1969 年至 1979 年期间关押了大约一万名未经起诉或审判的被拘留者，并对他们进行强迫劳动的惩教殖民地。

拘留、审讯和折磨

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被指控发生政变企图后的至少十年时间里，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政治囚犯人口之一，与苏联、中国、法西斯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拉丁美洲的威权政权相媲美。散布在群岛上的拥挤殖民时代监狱、军队拘留所、秘密拘留中心和强迫劳动营地中，成千上万的男性以及数量较少的女性度过了他们的日子，不知道何时，甚至是否会被释放。如果对于 10 月 1 日事件后对左派和苏加诺的袭击是否是由军队领导层协调的有任何疑问，那么这个大规模关押计划的基本事实和模式肯定会消除这些疑问。

拘留模式

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被拘留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据，就像那些被杀害的人一样。事实上，拘留行动如此广泛和迅速，以至于即使负责此事的印尼当局也无法清楚地知道任何时候有多少人被拘留。正如总检察长在 1971 年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由于这个数字就像浮动汇

率一样，每天都在变化，所以无法给出确切的政治犯拘留人数。人数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原因是，许多被拘留者要么在拘留期间被杀害，要么在被当局借出后被杀害，他们的拘留或死亡都没有留下记录。

被拘禁的人数估计从最低的 106,000 人到最高的约 3 百万人。106,000 人的数字肯定太低了，考虑到印尼军方在 1970 年代中期试图淡化问题时说被拘留者人数在 60 万到 75 万之间。3 百万的更高数字不是不可能，但很少有确凿证据支持。一个更合理的数字似乎是 100 万，正如国际特赦组织在 1977 年提出的。虽然比当时印尼当局报告的数字稍高，但 100 万实际上比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官员引用的数字要低。例如，1985 年，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宣布，在 1987 年全国选举之前，将有超过 140 万名参与政变的人员（其中超过 140 万人是前 C 类囚犯）需要重新登记。而在 1990 年代中期，据报道，因为他们作为前政治犯的身份而被剥夺某些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人数为 140 万。

那些被拘留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从最高级的政府和政党官员到最低微的农民。最知名的被拘留者包括苏加诺政府的关键人物，如苏班德里奥和黄祖达，PKI 的主要人物，如苏迪斯曼和尼约诺，以及高级军官，如奥马尔·达尼、苏帕尔乔、拉蒂夫和温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 1966 年至 1976 年间被起诉和审判；他们全部被判有罪，并被判处长期监禁或在某些情况下死刑。此外，拘留行动还针对了知名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包括著名作家如普拉莫迪亚·阿南塔·图尔，以及记者、公务员、艺术家、舞蹈家、木偶师、教师和音乐家。军方显然特别担心这些人，因为他们被认为有潜力影响那些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而军方对这些群体的信任不足。



图 8.1。1965 年 12 月左右，位于雅加达附近的 Tangerang 监狱中的政治犯在武装警卫下。

(Bettman / Getty Images)

但是，被拘留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也不是知名的文化人物；他们是普通人——农民、佃农、种植园工人、街头摊贩和其他人——仅仅因为他们真实或被指称为左派党派或数十个被认为是左倾的组织的成员或与之有关而被拘留。尽管所有这些组织在所谓的十月政变之前和之后一直是合法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直到 1966 年正式被禁止，但在 1965 年十月之后，仅仅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被视为逮捕的充分理由。

除了因其政治活动和关联而被拘留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人因明显不是政治原因而被拘留——他们是被错误认定身份或个人纠纷的受害

者。然而，这些情况并不是常态，不应被视为拘留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随机或自发的证据。相反，正如下文所述，所有关于拘留的事实都表明它们是官方政策的产物。这一政策创造了一个宽容的环境，使得个人纠纷得以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尼西亚的经历与其他大规模关押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比如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弗朗哥的西班牙，或者阿根廷和智利的军事政权。逮捕通常由穿着制服的士兵或警察根据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士兵和警察与民兵组织以及与某个反共党派或宗教组织有关的义务团体合作。正如在前几章中所探讨的，这些团体包括正式组建的民兵团体 Hansip 和 Hanra，与政治有关的青年团体如 PNIs Pemuda Marhaen 以及 NU 的 Banser 和 Ansor，以及 IPKI 的 Pemuda Pancasila。据所有报道，这些民兵团体的参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正如我们所见，从一开始，包括苏哈托本人在内的最高军事当局明确呼吁广大民众协助军队将 930 运动彻底铲除。

参与大规模拘留行动的人民在其中发挥了许多相关目的。首先，它有助于营造这样的假象，即对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行动是由人民的自发愤怒对叛徒的结果。这是军方当局在被质疑责任问题时经常使用的说法。地方民兵的动员也有助于确保非法逮捕的责任不仅仅落在激励他们的军官身上，而是广泛共享。这种做法不仅加速了消灭左派的努力，还限制了广泛的民众对军队的强烈反弹的可能性。由于有这么多人参与在这场运动中，共谋的网络也广泛铺开，反弹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作为大规模拘留的其他案例一样，在印度尼西亚的行动是依靠一些被拘留者愿意为其抓捕者工作的消息人士和审讯者的配合而实施

的。¹¹ 一些印尼共产党员和领导人出于恐惧，或者是由于酷刑或其他形式的身体或心理压迫，被转变为军队行动中的工具。¹² 大多数报道称，例如，印尼共总书记苏迪斯曼最终于 1966 年 12 月 6 日被捕，是因为印尼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出卖了他。根据苏迪斯曼的说法，这位共产党成员陪同士兵们到他躲藏的地方。¹³

除了这些一般性的观察外，逮捕行动遵循了一些可辨认的模式。除了个别情况外，嫌疑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拘留，并在街头突然被抓起来，或者在半夜被抓进他们的家中。在某些情况下，士兵会要求嫌疑人跟他们一起去提供澄清，而没有表明他们实际上是被逮捕的。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嫌疑人被民兵拘留，并被押送到最近的警察或军队部队进行处理。在其他情况下，逮捕行动会以当地民兵成员或义务警察对嫌疑人进行威胁或攻击开始。然后士兵和警察会出现，并在保护他们免受愤怒人群的假象下将嫌疑人带走。

1965 年 10 月 13 日，针对作者普拉莫迪亚·阿南塔·图尔的逮捕行动相当典型。

晚上 10 点半，普拉莫迪亚被声音惊醒。他从窗户往外看，发现门口聚集了一群人。大多数人戴着口罩。他们要求进入。这群人从附近的建筑工地搬来石头，开始向房子投掷，打破窗户，砸碎门，威胁要把作者的家烧成废墟，连同他一起……突然，一阵自动武器的枪声响起。人群稍微退后了一些。四五名警察和士兵从小巷走出来。人群在他们走向大门时分开。其中一名士兵对普拉莫迪亚说：“我们来带你去安全的地方。收拾好你需要的东西。”

在几乎所有记录的案例中，逮捕行动都伴随着相当大的残暴，即使被拘留者年纪相对较大并且没有抵抗。被拘留者经常遭到殴打，有时被捆绑和蒙上眼睛，然后被押送或装载到军用车辆上送往拘留中心。目击者描述了 1966 年逮捕 Partindo 秘书长 Adisumarto 的情况，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情况如下：他被打得脸部肿胀和流血。他试图对这次没有搜查令的逮捕进行抗议，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最后他被拖上等待的吉普车，被送往政治监狱。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得不目睹这可怕的场景。¹⁶ Rahim Marhab 的故事也是典型的，他和他的亲属于 1965 年 11 月在苏拉威西中部的一个村庄被逮捕。

在我向工厂扔砖头的时候.....来自佩拉瓦村的大约 300 人的暴民赶到了。他们抓住了我、我的哥哥哈萨萨、我的叔叔哈拉提和我的表弟阿吉。突然间，他们开始用黑木头片打我们，打遍了我全身，除了脚底和脚趾。他们打到我头部出血。我晕倒了两次后，我们被带到了帕里吉地区警察局。¹⁷

逮捕经常伴随着嫌疑人个人财产的破坏。Sumiyarsi 是一名儿科医生，也是 HSI 的成员，她描述了在 1965 年被捕时，一切都被摧毁了，包括她家的书籍、音乐收藏、照片相册、信件和私人文件、有价值的文件等等。同样，前来逮捕普拉莫迪亚的士兵和义勇军也以摧毁他的书籍和手稿为目标，将它们扔进院子里的一堆并点燃。这种肆意破坏这些材料的行为表明，目的不是为了找到和保留违法证据，而只是为了惩罚和打击所谓的叛徒。这与 1930 年代末斯大林主义清洗中对人民所谓敌人财产的摧毁有着相当明显的相似之处。

当然，一些财产被没收而不是被摧毁；值得注意的是，在军队突袭中，许多文件被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官员的办公室和住所中带走。然后，军方官员使用其中一些文件来准备印尼共罪行的官方叙述。除了这些文件之外，进行突袭的人经常没收财产，包括金钱、手表、珠宝、摩托车、汽车、房屋和商业建筑。这些没收行为是士兵和义勇军明显得到指挥官的批准的掠夺行为。除了为军队提供有价值的资产外，其中一些资产被用于拘留和杀戮行动，允许士兵和民兵进行掠夺也提高了他们的士气，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审讯和拷问

如果他们没有被立即被杀害，被拘留者会被运送到一个许多监狱和拘留中心之一进行初步审讯，通常是通过卡车，但有时也会通过船只或火车。有些人被带到附近的军事驻地，而其他人则被带到陆军在 10 月 1 日之后建立的非正式设施之一。许多这些审讯地点是商业和住宅建筑，被军方当局夺取。其中包括在棉兰的甘地街上的臭名昭著的两层建筑，许多被拘留者在那里被军方当局酷刑和杀害，以及在雅加达的 Gunung Sahari II 街上的一座普通建筑，那里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军事单位被称为 Tim Operasi Kalong。这些地方没有任何标志或标记来表明它们的目的，实际上它们是秘密拘留中心。尽管没有正式记录显示它们的数量和位置，但前囚犯和人权组织的证词表明，至少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每个城镇都存在一个秘密设施，而像雅加达、泗水、万隆和棉兰这样的大城市则有几个。²¹

审讯通常由军队或警察人员进行。审讯员根据各种授权进行操作，但主要是根据 1965 年 10 月中旬成立的强大国家安全机构

Kopkamtib 的命令。²² 进行审讯的人员在正式认可的反共主义背景下行动，正如前面所述，所有左派被认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他们超出了文明人类的范围。因此，审讯并未遵循任何接近正常法律程序的规定。被拘留者没有提供法律顾问，既没有沉默权也没有无罪推定，也没有上诉逮捕当局决定的程序。简而言之，审判就是个幌子。

最初的审讯过程包括例行的数据收集；被拘留者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党派关系等信息被记录在宽大的账簿上，或者由军事人员忠实地打印三份。然而，在某个时候，焦点转向了被拘留者在被宣布为颠覆性组织或活动中的真实或所谓参与。这个审讯阶段可能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尤其对于重要人物来说。例如，苏迪斯曼声称，他在 18 天的时间里被审问了 14 次，总计 70 个小时，填写了 152 页的庭前陈述文件。²³

在拘留后的那段时间里，酷刑十分常见。²⁴ 酷刑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用木棍、电线和其他材料进行严重殴打；用桌子或椅子的腿碾压脚趾或脚部；折断手指和拔出指甲；电击；以及用香烟和熔化的橡胶烧伤。一些被拘留者被迫观看或听到其他囚犯，包括他们的子女或配偶，被折磨的情景。²⁵ 在她的回忆录中，Sumiyarsi 讲述了她在房间里目睹了一名年轻男子被审讯人员殴打的故事。

这两个恶棍立即开始用他们的棍子打他。他们打他的右肩和左肩，他的脖子，他的喉咙和他的头，一次又一次，然后打他的胸口和背部，完全不理睬那个年轻人的尖叫和乞求饶恕，他一直试图用双臂保护自己。到处都是血。他的脸开始肿胀，变得青一块紫一

块，但是打击还在继续。然后那个年轻人停止了反应，而指挥官约翰上校则完全沉默，像一个机器人。²⁶

卡梅尔·布迪亚乔向她的狱友、SOBSI 活动人士斯里·安巴尔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当时她亲眼目睹了一名年轻活动人士在审讯中被殴打致死。

他们在他们开始鞭打他的时候在房间里。他们瞄准他的背部和脖子，身体最脆弱的部位... 鞭打的力度越来越大，Sri 试图不去看。她盯着桌前的一张纸，试图集中注意力，不去关注她所目睹的暴行。但当她听到他倒下的声音时，她转过身去看发生了什么。他躺在地板上，嘴里冒出浓密的白色泡沫。当她冲过去时，折磨者们没有阻止她... 几分钟后，那个男孩就死了。²⁷

囚犯，无论男女，也遭受了各种性暴力。²⁸ 有些人被给予电击器对其生殖器的电击。²⁹ 其他人被迫在审讯者面前进行性行为，而审讯者则辱骂并发表下流言论。有些女性被迫脱光衣服，遭受审讯者的强迫触摸和强奸。³⁰ 一位在中爪哇被以涉嫌是 Gerwani 成员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女性的描述是相当典型的：我被殴打并被脱光衣服。我的阴毛和头发被烧毁。我只能尖叫并呼唤上帝的名字...我曾被迫坐在一男性囚犯的腿上。在裸体的情况下，我被抓住并被命令亲吻所有审讯我的官员们的阴茎。³¹

根据一位同被拘留者的说法，有几名被指控参与在哈利姆空军基地参与政变的少女被军方抓捕者猥亵和强奸。稍后，她们仍然被羁押

时，被拍摄下来重新表演她们在哈利姆时所做的淫秽舞蹈。³² 军方和监狱官员也普遍存在性剥削行为。一些监狱和军方官员利用他们的权力地位强奸女囚犯，或将她们卖作监狱外的妓女。³³



图 8.2. 1977 年，中爪哇普兰通甘监狱，女性政治犯祈祷。(大卫·詹金斯)

与大多数其他政治监禁案件一样，酷刑经常被用来获取可以用来追踪和逮捕更多嫌疑人的信息。例如，囚犯被迫透露其他党派成员的姓名和行踪，或者有关他们党派的计划、网络和意图的信息。酷刑还被用来强迫承认，以在政治审判和公开活动中使用。实际上，承认和审讯陈述几乎是政治审判中唯一引入的证据；例如，几名年轻女性关于 Gerwani 成员在 Lubang Buaya 的所谓行动的承认成为军队恶俗但有效的心理战运动的基础。与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和佛朗哥的西班牙

的同行一样，印尼的审讯者似乎对实际事实不太关心，而更关心获取支持一个既定有罪叙述的证据。

超越这样的工具性目标，对印尼囚犯的酷刑还有其他几个目的。与其他大规模关押行动一样，其中一个目标是羞辱、恐吓和转变囚犯。需要明确的是，这种酷刑没有司法目的，它仅仅旨在惩罚囚犯的被认定为背叛或政治信仰。例如，一个囚犯讲述了两名左翼记者

(Suroto 和 Walujo) 在军事拘留中经历了一场痛苦和羞辱的仪式：士兵们首先在地板上摔碎了大量啤酒瓶。当锋利的碎片均匀散落后，他们让这两个人趴在手膝上爬过碎片。他们的衣服被撕成碎片，鲜血直流，他们不得不大声喊叫“Hidup 苏加诺！（苏加诺万岁！）”。³⁵

折磨有时也是由于下级或政治可疑的士兵和官员认为有必要向上级官员证明他们的可靠性而进行的。类似的需求也可能解释审讯者的异常残忍的行为。为了自救，他们有时试图通过施以异常残忍的虐待来证明自己的价值。³⁶

长期监禁

如果初步拘留的基本事实表明，1965 年 10 月后的大规模关押是军队鼓励和促成的，那么长期监禁的模式毫无疑问是由军队高层设计和组织的。该计划的三个方面尤为显著。首先，政治犯分类制度在所谓政变发生后的几周内启动，由军队领导层设计，并通过军队指挥链实施并在其授权下进行。其次，政治拘留者的拘留条件（以及释放条件）明显反映了军队领导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并对正义或正当程序

的规范置若罔闻。第三，大规模拘留的地区差异，如杀戮模式的差异，似乎直接与地区军方当局的姿态、利益和策略相关联。

囚犯分类

在初步审讯之后，军方官员将被拘留者分为三个广泛的类别（A、B 和 C），根据他们被指控在 930 运动中的涉入程度。A 类被拘留者被认为是明显直接参与该运动的人，无论是因为他们参与其中、参与规划，还是知道计划但没有向当局报告。B 类被拘留者被认为是明显间接参与该运动的人。该类别针对印尼共产党（PKI）及其许多附属组织的领导人，以及任何据称对该运动表示赞同或反对镇压努力的人。实际上，B 类包括了那些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实际参与了所谓的政变的左翼领导人。正如总检察长苏吉·阿尔托在 1971 年解释的那样，*然后还有 B 类囚犯。我们确定他们是叛徒，他们有意识地具有意识形态，但没有足够的证据将他们送上法庭。* C 类被拘留者是那些间接参与政变的人。更具体地说，C 类涵盖了 PKI 的同情者和 PKI 附属的群众组织成员。它还包括那些据称曾参与 1948 年马迪乌恩斯林起义并没有立即反对所谓的 1965 年政变的人。这种分类系统首次在 1965 年 11 月 15 日由苏哈托将军根据苏加诺总统的授权发布的一项法令中详细说明了逮捕和处理嫌疑人的指南。这项法令在苏哈托的授权下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和重新发布，但基本的分类系统保持不变。

这个系统有几个显著之处。首先，它确认了仅仅是加入或同情 PKI 或其附属组织就足以被拘留。而且，这是在这些组织正式被禁止之前的几个月做出的，使得加入或同情一个合法组织成为被监禁的理由。其次，这个分类系统是基于一种对被告的罪行的理解，而不是基于他们的行为，而是基于他们的关联和被假定的思想、态度和意图。第三，它引入了直接和间接参与的模糊区分，好像这些术语和分类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法令的措辞是如此模糊，以至于给人一种匆忙起草的印象。但这种模糊可能是故意的，并为军方领导人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权力，可以随意拘留、扣留或释放任何人。最后，Kopkamtib 的法令和他们所创造的囚犯分类系统强调了这一点，即大规模的政治监禁是一个有意的、集中的、协调一致的运动，而不是任何方式下的自发愤怒或民众情绪失控的产物。

根据估计，自 10 月 1 日以后被关押的大约一百万人中，绝大多数被指定为 C 类囚犯——那些根据其政治关联或被推测的同情心可以合理地认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正如上文所述，这个群体包括成千上万曾经是与印尼共产党有关的各种大众组织成员的人。这个群体中，很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有任何了解，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较少的人，可能有三万人，被指定为 B 类囚犯——那些明显间接参与了这场运动的人，因为他们在左翼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提出任何指控。这个群体包括左翼团体的地方和地区官员、知名文化人物，以及被认为有左翼或苏加诺主义同情心的一些军官和民政官员。正如下文所讨论的，大约有一万名 B 类囚犯最终被转移到布鲁岛的监狱，他们在那里没有受到指控或审判长达十年之久。只有很少的人，可能是几千人，被指

定为 A 类囚犯——那些明显直接参与策划和执行所谓政变，或者没有向当局报告的人。他们包括知名政党人物、苏加诺忠实支持者以及被牵涉到所谓政变阴谋的高级军官。许多 A 类囚犯最终在 1966 年初至 1976 年间被判刑。

监狱条件

无论其类别如何，被拘留者都遭受了等同于严重虐待的监禁条件，许多囚犯生病或死亡。尽管监狱条件各不相同，一些被拘留者受到了合理的对待，但大多数人经历了极度拥挤、严重不足的营养、缺乏基本设施、不卫生的环境以及几乎没有医疗照顾。更糟糕的是，被拘留者时刻生活在被监狱当局借出（dibon）的恐惧之中，也就是说，他们被从牢房中带走，带往一个不为人知的地点，通常是为了被杀害。最后，被拘留者遭受了心理和情感问题的折磨，部分原因是与家人和朋友的隔离以及对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但也因为高层 Kopkamtib 官员解释的强硬意识形态灌输计划，这些计划旨在调整被拘留者的精神状态。

数以十万计的人在几个月内被逮捕，导致拘留场所严重过度拥挤。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拘留场所是由荷兰殖民当局建造的，原本只能容纳一两名囚犯的牢房，却不少于几名囚犯被关押其中。在雅加达臭名昭著的卡隆拘留中心，通常有五名囚犯被关押在一个 2.5 米乘 3 米的牢房里；在万隆的一个拘留所，六名囚犯被关押在一个 3 米乘 4 米的牢房里；在中苏拉威西的梅萨监狱，二十名囚犯被塞进同样大小

的牢房里；还有一名囚犯描述他与其他八人共同被关押在一个 1.5 米乘 2.5 米的牢房里。48

军方提供的食物不足——这个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还被腐败问题所加剧。即使预算足以供养大量的囚犯，食物通常也会在抵达囚犯之前被监狱当局偷盗或出售。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囚犯每天会得到一些米饭和一点咸鱼或豆腐干。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每天只能得到一小部分玉米、木薯或其他根类作物，配上一块咸鱼或盐。为了保持相对健康，囚犯必须通过从外界的家人或朋友那里获取食物来补充饮食。但对于那些被拘留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没有家人或家人太穷或太害怕前往拘留中心的人来说，这个选择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囚犯通过吃老鼠、蜥蜴、蛇、昆虫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蛋白质来补充饮食。这种食物短缺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正如普拉莫迪亚从监狱写给女儿的信中所说。

你可能从未见过体重不到正常水平一半的人所表现出的异常身体动作或奇怪的精神表现。这个人的眼睛凸出眼眶，但视力模糊。他的皮肤干裂，当他移动时，关节像无声电影中的金刚一样僵硬。当他走路时，他环顾四周，头慢慢而不确定地摇晃，但他的目光茫然而不确定。这样的景象在日本占领时期是常见的，现在又再次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中普遍存在。

拘留者也被剥夺了基本的生活设施。牢房通常没有床、床垫或枕头，没有椅子或桌子，也没有用于防止疟蚊叮咬的蚊帐。大多数拘留者睡在水泥地板上，或者如果他们幸运的话，睡在外面的家人或朋友

提供的编织垫子上。基本的洗漱用品如肥皂和牙膏很少提供，因此必须从外面获取，或者通过与其他囚犯或看守交换来获得。更糟糕的是，拥挤的牢房通常没有自来水和厕所。这样的牢房里的囚犯别无选择，只能在桶和塑料袋里或者地板上排便。普拉莫迪亚在 1969 年写道他被关押的地方：“当我们进入努沙坎巴岛卡朗滕加监狱分配给我们的营房时，我们发现那里……有一座山一样的人类粪便。在每个营房里都是一样的：从门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厕所的一堆石化的粪便。”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被拘留者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一些人甚至死亡，这并不令人意外。到了 1970 年代末，国际特赦组织得出结论，结核病已经在印尼的政治犯中成为了地方性疾病，在最糟糕的监狱中，超过一半的囚犯受到了影响。⁵³ 在大多数拘留设施中，缺乏适当的医疗护理，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很少有设施雇佣全职医务人员，更多时候依赖于流动医生或护士的偶尔访问。在没有医务人员的情况下，囚犯依赖于其他狱友的专业知识，其中一些人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护士。⁵⁴ 其他人则学习传统医学实践，如针灸和反射疗法，以此为自己和狱友提供一些缓解。即使那些有护士或医生在场的设施，通常也面临着药物严重短缺的问题。因此，囚犯再次被迫自行解决，不得不从外部或腐败的监狱官员那里获取药物。在 Salemba 监狱遭受严重支气管炎数月后，Suwondo 布迪亚乔终于能够从外部获得药物。在获释后，他写道：“如果没有我家人、其他被拘留者以及国际特赦组织、教会团体和其他善心人士的帮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肯定会在 Salemba 中死去。”⁵⁵



图 8.3. 1977 年东加里曼丹 Sumber-Rejo 监狱的政治犯。(David Jenkins)

除了这些繁重的条件外，一些囚犯被要求进行强制劳动。事实上，某些拘留中心被有效地组织和管理成为工作营地，为政府的建筑项目、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提供无报酬的劳动力。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下面要讨论的布鲁岛监狱，但它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南苏拉威西省的莫孔洛埃营地、中苏拉威西省的阿梅罗罗和南加南加营地，以及南苏门答腊省的克马洛岛营地都是 A 类和 B 类囚犯的有效惩罚殖民地。同样，在雅加达的萨伦巴监狱、城市外的丹格朗监狱，以及爪哇岛南海岸的努沙坎巴岛监狱综合体，政治犯被要求在监狱农场和其他无报酬项目上工作。在许多情况下，营地当局还强迫囚犯进行苦役劳动，以谋取个人利益，如建筑、园艺和清洁工作。

尽管这些物质条件令人震惊，但对于至少一些人来说，他们被拘留最具破坏力的方面是心理和情感上的。因为他们被当作不如人、仅仅是动物，被剥夺了作为社区一员和人类尊严的最基本要求。例如，陈瑞玲写道，在他们被拘留的整个时期里，930 政治犯从未被当作同胞对待。同样，在她的回忆录中，苏米亚尔斯强调，我们似乎根本不被视为人类，而只是一些咸鱼片或木头。在 1977 年，记者大卫·詹金斯在东加里曼丹省的 Sumber-Rejo 监狱营地进行参观时，描述了那里的氛围是一种顺从和憋闷的怨恨。当时，该营地拘留了 525 名 B 类囚犯，其中 470 名男性和 55 名女性，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被拘留了十二年而没有受到起诉或审判。詹金斯写道，在长时间的囚禁后，囚犯们对自己的处境有着复杂的感受，但他们的愤怒和决心是毫无疑问的。

一方面，他们表现得像是认识到外部反对的无效性的人……另一方面，他们明显对长时间拘留感到愤怒。当卫兵不在场时，他们对营地条件感到愤怒……在 Sumber-Rejo，最强烈的感受是被拘留者的自豪和尊严；他们脸上写满了顽强的决心……在 Sumber-Rejo，没有任何人显得屈服或顺从——没有像其他营地那样展示出来的模范囚犯，毫不犹豫地捍卫 Pancasila 的生活方式。⁶¹

在 1965 年 10 月之后的政治监禁中，最令人担忧的方面之一是将囚犯借出的做法。在几乎所有前囚犯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这个术语，它描述了一种做法，即当局会将囚犯从他们的牢房中带走，通常是在半夜，带到一个不公开的地点，可能永远不会回来。借出，作为军队奥威尔式双语的一个典型例子，可能意味着囚犯被转移到另一个拘留

中心，被传唤进行审讯，或者被派去做苦役劳动。但这也是执行死刑的常见准备。对于亲眼目睹这种做法的政治囚犯来说，他们肯定是这样理解的。⁶²

被拘留者还遭受着可怕的不确定性，这是他们被拘禁的任意性直接导致的结果。⁶³ 因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所有被拘留者都没有被指控或审判，也没有解释他们被拘留的原因，所以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可能被拘留多久，或者是否会被释放。在 1975 年的一次政治审判中，勇敢的人权律师叶添贤引用了一名政治犯的请求：“我们就像树上的叶子，只是等待着落到地上并与之融为一体。帮助我们恢复自由，重新与我们无保护的家人团聚。至少帮助我们接受审判，以结束这种摧毁灵魂的不确定性。”⁶⁴

许多政治犯感到同样不安的是，他们在拘留期间被要求接受意识形态灌输计划。该计划旨在清除犯人的旧观念，包括共产主义、无神论和旧秩序思维，并用基于对上帝和军队版本的五原则信仰的健康思想取而代之。1977 年，一位高级 Kopkamtib 官员解释了该计划的理念，他说：“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思想，使其符合五原则的思想。” 仿佛在回应米歇尔·福柯，负责实施该计划的军方官员将囚犯描述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而他们自己则是可以治愈他们的医生。一位前政治犯回忆起在萨伦巴监狱，一位陆军上尉对被召集参加灌输会议的犯人说：“我把你们当作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对待，因为你们被旧秩序和无神论的思想感染了，而我就像是那个将使你们康复的医生。” 正如詹金斯对 Sumber-Rejo 的观察所示，军方的治疗并不总是有效的。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印尼军队和政府当局通过对政治囚犯进行心理测试进一步推进了这些想法。在中爪哇的普兰通甘女子监狱中，被评估的囚犯中有 400 多名妇女。1975 年底，一批来自不同学科的大约 25 名学者，以及武装部队的心理学家、少将苏米特罗教授，到达监狱进行工作。第一天，囚犯们被聚集在一起填写冗长的心理问卷，并接受长达数小时的面试；第二天，他们被召集在一起听学者们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提出的结论。学者们的评估结果是极其积极的；他们对囚犯们如何适应新环境感到惊讶，并认为他们的良好心理健康是强大的宗教信仰的结果。詹金斯在 1977 年访问普兰通甘监狱时提出了一个稍有不同的解释。

在这里，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对囚犯施加了强烈的心理压力，以使他们符合 Pancasila 社会的规范。结果是，在某些情况下，曾经独立性格的女性被转变成了对自己曾经谴责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人；脆弱的外壳低声诉说着对政府的感激之情——正是这个政府剥夺了她们十多年的自由。⁶⁹

值得注意的是，荷兰的高级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建立心理测试计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初步研究表明，对政治犯的心理评估是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几所大学之间被称为 KUN-2 项目的正式合作的一部分。根据该项目的条款，荷兰学者协助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合作伙伴设计了对政治犯的心理测试。根据 20 世纪 70 年代末荷兰媒体的报道，该项目的目的是调查被拘留者的共产主义程度。因此，除了揭示军队对科学专业知识的政治目的性冷嘲热讽，该计划还暗示了医疗专业人员和学者（无论是印度尼西亚的还是外国的）在军队任意政治拘

禁和思想改造计划中可能存在的串谋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强调了历史学家 Petteri Pietikainen 的观察，即在威权国家中，精神病学和其他所有科学，尤其是如果它们对人类进行研究，很容易被卷入政治、权力和阴谋的轨迹中。

杀死还是拘留？

尽管存在广泛的相似之处，但监禁的模式因地区而异；在一些地区，如雅加达、西爪哇、苏拉威西和布鲁岛，仍有很多人被拘留，而在其他地区，如亚齐、巴厘岛和东爪哇，长期囚犯的数量相对较少。更重要的是，长期拘留和大规模屠杀之间似乎存在着反比关系：长期拘留者数量较多的地区，屠杀数量较少，反之亦然。因此，拥有最多长期拘留者的地区是那些屠杀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雅加达、西爪哇、北爪哇、南爪哇和布鲁岛。相比之下，长期拘留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屠杀水平较高：亚齐、巴厘岛和东爪哇。事实上，亚齐和巴厘岛在 1967 年后似乎几乎没有囚犯。

与杀戮案件一样，长期监禁的比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同地区军事指挥官的姿态和策略的影响。尽管摧毁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命令显然来自中央军队领导层，但地区军事指挥官在决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⁷⁵ 显然，某些地区的地区指挥官更倾向于采取杀戮政策，而其他地区则采取大规模监禁的策略。因此，亚齐地区的地区军事指挥部选择杀害而不是拘留运动的支持者，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杀害拘留者而不是长期拘留他们。相比之下，西爪哇地

区的地区军事指挥部采取了大规模拘留的策略，几乎没有杀戮。⁷⁶ 这种策略上的差异可能也有助于解释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背景下的变化。

第二，监禁的模式似乎是由后勤考虑所塑造的，比如不同地区当局可用的设施和资源。大量被拘留者的拘留和处理既耗时又昂贵。必须建立全新的官僚体系并提供资金以便处理和跟踪囚犯。一些地区和地方指挥部能够更好地建立这些体系，也许更倾向于建立这些体系。因此，在地区和地方指挥官设施和资源较少（如监狱、拘留所、兵营、仓库、审讯员、文书、食物和汽油），或者不愿将这些资源用于拘留目的时，监禁率往往会稍低。这种模式的可怕结果是，那些本可以被拘留的人更多地被杀害。简单来说，当拘留的后勤变得困难时（要么是因为空间不足，要么是因为拘留大量被拘留者的成本太高），结果似乎是更多地采取杀害的手段。

这种模式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被观察到。举例来说，Yenling Tsai 和 Douglas Kammen 观察到，最初在北苏门答腊农村地区拘留的大量囚犯对军队预算构成了压力，这可能导致了更多的杀戮：有持续的传言称拘留中心的预算不足，因此军队打算杀死许多囚犯，甚至可能将他们送到亚齐执行。同样，在 1966 年 2 月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写道，... 在雅加达，当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在早期，有大量人员（可能有数千人）被集中起来关进监狱，或者当监狱满员时，被送往离岸的小岛之一。由于（如在棉兰），养活他们的问题如此繁重，所以似乎有些人已经被杀害了。⁷⁸

在爪哇岛的某些地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在东爪哇的 Banyuwangi，据报道，军队无法或不愿扣留所有被捕人员。因此，许多人被送回 NU 的准军事 Banser 单位被杀。根据一位前 Banser 领导人的说法，“每天晚上，地区军事指挥部（Kodim）都会派遣数十名 PKI 成员给我们，并下令杀死他们。”同样，在 1965 年 11 月底，美国大使馆报告称，在中爪哇，有大量被拘留的人员，军方无意或无能力提供食物和住所。解决办法与其他地方一样，就是让军事人员在夜间将被拘留者转移，并在途中交给指定的民间死亡小组。两年后，在中爪哇普罗沃达迪地区对所谓的共产主义分子进行清剿时，据报道，地区军事指挥官对一位印尼记者说：“如果我们逮捕了每个 PKI 成员……我们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地方拘留他们。”在那里，数百名政治犯被杀害。

最后，军方当局为政府项目或个人利益而占用或利用被拘留人员劳动的杀戮似乎较少，这再次表明长期拘留和大规模杀戮之间存在着相反的关系。因此，例如，在南苏拉威西和中苏拉威西，政治拘留人员劳动的利用很常见，杀戮水平相对较低。然而，最明显的情况是布鲁岛上的强制劳动营，那里有大约一万名 B 类拘留人员被关押长达十年。作家和前布鲁岛囚犯普拉莫迪亚在获释数年后曾说，去布鲁岛的人是被免于处决的人。⁸²

布鲁岛：监狱岛

1969 年，大约 2500 名 B 类政治犯被秘密地从他们在爪哇岛的监狱中乘火车和船运送到印度尼西亚广阔群岛的最东部地区的布鲁岛。在那里，他们只有最基本的工具和材料，在重兵把守下，开始建造营房、道路、工作人员总部、围墙和警卫室，最终形成了亚洲最大且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一。⁸³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第一批人员陆续有 B 类囚犯加入，直到 1975 年，布鲁岛上被关押的人数至少达到一万。除了因饥饿、自杀和疾病而死亡的数百人外，所有这些囚犯一直留在布鲁岛，直到 1970 年代末。最后一批囚犯终于在 1979 年末返回爪哇，整整十年后第一批囚犯抵达。这个营地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被指控犯罪。也没有给出任何合理的理由解释他们最终被释放。

当印度尼西亚军方在 1969 年末承认该营地的存在时，他们坚称这不是一个集中营。他们说，这是一个重新安置项目，将为定居者提供成为有生产力的公民的机会，开发该国的偏远地区，同时进行政治康复。正式由检察长协调，布鲁实际上是由军队管理和控制的一个惩戒殖民地，更具体地说是由强大的 Kopkamtib 控制。从布鲁的兵营和院子的地理布局，到所谓的定居者的待遇和合理化的语言，一切都带有军队的独特印记。1969 年 12 月，苏哈托总统首次公开评论布鲁时，军队的军事精神变得明显：“一些外国媒体试图将布鲁贬低为印度尼西亚版的[荷兰流放地]博文迪古尔或集中营。他们忘记了在历史上，战争总是带来风险。”在他的叙述中，囚犯被视为战争中被击败的敌人。

实际上，尽管一些观察家和前囚犯试图将布鲁岛与荷兰殖民当局送往流放地的最麻烦的政治对手之间的相似之处进行对比，但布鲁岛

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实际上更糟糕。更合适的比较是与日本军方在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地方设立的战俘营。与那些战俘营一样，布鲁岛的囚犯们被迫在军事警卫的监视下从早到晚工作，修建兵营和职员宿舍，道路和人行道，并将茂密的丛林和草地变成农田。像日本战俘营中的战俘一样，布鲁岛的囚犯们只能得到最基本的食物供应，他们必须自己补充才能维持生命；他们住在几乎没有设施的兵营里；他们患病却得不到医疗照顾；他们时刻生活在对违反规定或冒犯规则或特定指挥官的最轻微违规行为的惩罚的恐惧中。而且，与日本战俘营中的情况一样，布鲁岛的囚犯们还不断受到政治信息和指示的轰炸，表面上旨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改进和再教育，但实际上只会导致挫折和绝望。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布鲁岛的囚犯们遭受这些条件和侮辱长达十年之久，而不是日本战俘营中囚犯们待了三年半的时间，而且他们所受的不是占领者的折磨，而是来自自己的安全部队。

在布鲁岛上，囚犯们经历了进一步的虐待和侮辱，包括强迫劳动。他们只使用最基本的工具，如镰刀、斧头和锄头，清理茂密的森林和草地，以建造连接营地不同部分的道路和路径。他们花费了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将草地和茂密的森林变成灌溉的稻田。他们建造了军官住宅、营地建筑，以及未来囚犯将居住的营房。更糟糕的是，他们劳动的农作物和其他产品经常被营地官员没收，无论是用于自己消费还是在纳姆莱小镇的市场上转售。这样的劳动总是在武装警卫的监视下进行，因此一直面临着惩罚的威胁。这些惩罚更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除了它们的残酷和不公之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战俘营高度军事化的风格。疲惫不堪、营养不良的囚犯们如果违反规定或冒犯了警卫，就会被迫做一百个俯卧撑，站立数小时面对倾盆大雨或炙热

的阳光，或者反复在院子里蹲着走动，双手放在头后。看起来，军队似乎只是缺乏想象力，使用了从日本占领时期学来的有限手段来惩罚囚犯。

囚犯劳动的产品，包括大米和其他食物，表面上是用来喂养囚犯自己的。事实上，囚犯生产的食物确实为营地当局提供的微薄口粮提供了必要的补充。然而，寻找足够的食物是一种持续的心理负担。正如普拉莫迪亚所写，吃蛇是常见的。有些人也吃木虫，先处理掉头部，然后吃身体的肥下部分，有时生吃。狗也进入了我们的胃。⁹¹

心理负担

在布鲁岛上，囚犯们面临的身体上的要求之外，心理和情感上的巨大负担更加严重。布鲁岛囚犯的叙述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是沉默。例如，前囚犯们悲叹他们过去对国家的贡献要么被忽视要么被遗忘，他们被禁止说话或写有意义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报纸、听收音机或阅读除宗教文本以外的书籍。作家们被剥夺了笔和纸，即使他们被允许写作，他们的作品也有可能被没收或销毁。因此，当普拉莫迪亚用九个笔记本记录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运动早期年代的笔记后，营地当局将它们全部没收，并且从未归还。⁹²

另一个常见抱怨是在布鲁岛囚犯的回忆录中，以及其他政治犯的回忆录中，他们被当作不如人的待遇：被当作野兽、东西或机器人。囚犯被剥夺人性的尊严以多种形式展现——他们反复说他们所得到的食物不适合人类食用，他们与所爱的家人和社会联系被切断，这些联系使他们成为人类。在汉娜·阿伦特的回声声中，前囚犯塞蒂亚万写道，政治犯不被承认为政治存在，而只被视为动物；他们以编号而不是名

字为人所知。同样，普拉莫迪亚写道，多年来被当作动物对待剥夺了政治犯的自信、尊严和人格感。

在布鲁岛上被囚禁的囚犯以及其他地方被拘留的人所承受的心理负担之一无疑是不确定性——不确定他们自己的未来，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所爱之人的命运。⁹⁵ 因为他们从未被审判或判决，囚犯们不知道自己可能要在岛上待多久，而当局也可能故意不对此事进行澄清。一些被拘留者简单地放弃了希望，假设最坏的情况，陷入绝望或精神疾病；或许不可避免地，一些人自杀了。⁹⁶ 其他人则依靠从可能在营地指挥官的住所工作的囚犯那里听到的模糊传闻，或者在他们的营房里隐藏的一两个囚犯的收音机上寻找线索。而当他们想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释放时，他们担心并渴望着他们在爪哇的家人。除了多年来与他们分离，大多数囚犯甚至无法通过邮件与家人沟通。理论上，囚犯被允许每月寄一张明信片回家，但实际上很少有这些明信片能够到达目的地。⁹⁷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布鲁岛的囚犯们还要接受一项严厉的洗脑和再教育计划，委婉地称为“心灵引导计划”，由一名总部心灵引导官协调。这个计划的明确目的是让所有囚犯放弃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接受并实践国家承认的宗教之一，并接受军队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版本，即五原则。正如总检察长在 1972 年 10 月所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满足成为真正的五原则主义者的条件，他自然可以从布鲁岛回来。⁹⁸ 这个计划存在几个明显的问题。首先，它假设布鲁岛上的所有囚犯都是共产主义者，而实际上许多人并非如此。据报道，被拘留者 Setiawan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对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说：“实际上，

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共产主义者。我们只是被政权敌视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作为民族主义者和苏加诺的忠实支持者，绝大多数囚犯已经是五原则的热情支持者。事实上，在 1965 年之前的多个时期，有许多人在五原则受到攻击时帮助捍卫了它。对于那些囚犯以及无数其他印尼人来说，成为左派、苏加诺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与信仰五原则并无矛盾。所谓的冲突是军队自己制造的冲突——这是出于政治需要和对国家政治历史的有限理解。囚犯反对的是，他们实际上对五原则了解很多，并长期接受它，却不得不接受军官们关于五原则的讲座，这些军官不仅对其含义理解不深，而且现在正在歪曲它。例如，h 在一部关于政治犯的荷兰纪录片的采访中，信息部长自己也无法记住五原则的五个主要原则。

拘留者们在营地当局偶尔提供的文化活动、体育运动和宗教崇拜的机会中找到了一些解脱。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一些前拘留者怀念地写到，他们被允许参与音乐和戏剧表演，他们在泥土足球场和排球场上的壮举，以及他们在教堂或清真寺中的共融感。然而，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是在晚上聚集在普拉莫迪亚的小屋里，聆听他讲述印度尼西亚国家觉醒的早期历史，这个故事是由一群衣衫褴褛的政治流亡者的建议逐渐积累和改编而成的。这个故事成为了普拉莫迪亚历史小说的杰作《布鲁四部曲》的基础。在普拉莫迪亚从布鲁岛释放后不久出版的前两卷立即成为畅销书；一年后，总检察长以荒谬的理由禁止了它们，声称其中包含共产主义教义。

国际联系

尽管布鲁岛位于偏远地区，但布鲁岛的故事还是开始传到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以及更远的地方。最早报道来自囚犯们通过某种方式偷运回爪哇的信件，这些信件在朋友和同情者之间流传，并有时与人权组织分享。随着消息的传播和人权组织开始表达担忧，印度尼西亚当局试图向国内和国际观众保证，监狱岛并没有什么邪恶之处。

1971-1972 年，当局允许一些印度尼西亚和外国记者访问布鲁岛，亲眼目睹情况。其中一个最早前往并报道那里情况的是印度尼西亚记者马塞尔·贝丁，他于 1971 年末访问了布鲁岛。他的文章发表在全国日报《康帕斯》，意外地表达了批评的态度，询问着，

他们需要在那里（在布鲁岛）待多久？他们自己也在问这个问题。他们的家人也在问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加入询问。答案和 1971 年 12 月那个下午上方的天空一样黑暗……他们都是孤独的人。他们从早到晚辛勤劳作，但仍然感到孤独。他们也为未来和远在海外的亲人，父母、妻子、孩子、亲戚的未来感到不确定而困扰。¹⁰³

大多数外国记者和人权组织的报道同样批评了布鲁岛囚犯的生活现实，并对他们无罪无审判的拘留的智慧和合法性表示怀疑。一位于 1971 年 12 月访问布鲁岛的外国记者在《新闻周刊》上评论说，对于那些没有农业经验的人和年长者以及知识分子来说，劳动是一种严酷的惩罚。¹⁰⁴

由于这些新闻报道的语气和内容令人不悦，军方宣布在接下来的五年内禁止记者和游客进入该岛。在此期间，唯一能进入营地的访客是军方当局，包括 Kopkamtib 指挥官 Sumitro 将军、偶尔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一些传教士、少数精心挑选的记者以及一支心理学团队。囚犯对这些访问的描述提供了有趣的洞察，揭示了印尼当局的态度和行为，并进一步证实了布鲁监狱营地以及整个政治关押计划都是军方中央领导层的项目。在 197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布鲁斯拘留者与外界唯一有意义的接触是通过小型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的短暂访问。这些访问的准备工作对拘留者和当局来说都是疯狂的。拘留者们策划如何智取营地当局，以便向代表团传递敏感信息。其中一种策略是指派一名能够说欧洲语言，如法语或德语的囚犯与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沟通。这样狱卒们不会理解说的是什么。另一种更危险的方法是准备书面报告，在他们的检查过程中秘密地传递给代表团的一员。与此同时，军方警告拘留者不要说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批评的话。他们还设法将访问时间限制在一两天，并阻止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与拘留者进行长时间的交谈；每个拘留者大约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在 1973 年或 1974 年的一次访问中，一名囚犯成功地在为代表们提行李上船时，传递了一份关于布鲁岛状况的手写报告。不幸的是，这份报告的消息传到了营地指挥官那里，并引发了愤怒的回应。正如一名囚犯回忆的那样，

访客离开的第二天，所有囚犯都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点名。指挥官咆哮着要求知道哪个囚犯给了瑞士访客一封英文信……这封信没有署名，但描述了囚犯们真实的处境，说这与访客所见到的完

全不同。在等待认罪的过程中，所有囚犯都被留在雨中站着。因为没有人认罪，首席看守威胁要使用全新的技术来找出罪魁祸首——测谎仪。¹⁰⁷

尽管面临困难的条件，国际红十字会还是能够对营地的情况有一个相当准确的了解。尽管按照其标准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承诺不公开其调查结果，但仍然能够坚持一些变革。例如，在一次访问之后，普拉莫迪亚和其他人被提供了纸和笔，并被允许再次写作。此外，通过与其他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的非正式联系，国际红十字会能够以一种普遍的方式传达其对营地条件的印象；这些交流使其他组织有信心进行自己的报道和活动。

其他访问布鲁岛的游客包括一支由政府批准的学者代表团，其中大多数是心理学家，以及少数印尼记者，他们在 1973 年 10 月中旬在那里度过了几天。由心理学教授 Fuad Hasan（后来成为教育部长）领导的大学间心理学团队由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大学和加雅玛达大学的几位教授组成。表面上是为了评估被拘留者的心理福祉，但该团队显然是在军队的授权下行动的；事实上，Kopkamtib 指挥官 Sumitro 和其他高级军官陪同了该团队。就像 1975 年在普兰通根女子监狱研究被拘留者的心理学家一样，这些学者也可能无意中成为军队和新秩序国家的科学工具。同样，陪同他们的记者也成为政权宣传活动的工具，以回避或扰乱对政治拘禁计划日益增长的批评。

普拉莫迪亚的描述表明，心理学家在与被拘留者的面谈中可能违反了基本的医疗保密和独立原则。例如，他们并非评估被拘留者的心理健康，而是询问他们的政治信仰，问他们对 930 运动和将军们的杀

害有何看法，以及他们偏好何种政治体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囚犯们接受了一系列书面心理测试，随后又与心理学家、记者和高级军官（包括苏米特罗）进行了进一步的集体面谈。在这些面谈中，被拘留者再次被问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一位记者询问普拉莫迪亚在拘留期间是否找到了上帝，而另一位则问监狱是否具有精神价值。会议以苏米特罗将军发表了一篇愚蠢的演讲结束，记者们热切地记录着，鼓励囚犯不要放弃希望。

一名被无罪无审判关押了十二年的印尼政治犯问当局，为什么你们不把我送上法庭？他们告诉他，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政治问题中，真相并不重要。¹⁰⁹这句话巧妙地捕捉到了1965年10月1日后开始的大规模监禁计划的一个关键维度：其潜在动机不是司法的，而纯粹是政治的。这句话没有明说政治目标是什么，以及谁在推动它。但各方面提供的证据毫无疑问表明，这次运动的主要目标是摧毁印尼共产党和印尼左翼，而这一举动背后的主要力量是苏哈托领导下的军队。

除了总体结论之外，值得强调的是该运动的几个特点。首先，大规模和系统化的大规模关押，包括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拘留和虐待模式、复杂的囚犯分类制度以及对行政命令和法令的高度依赖，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这是经过中央计划和协调的，与所谓自发性的说法不符。其次，对待囚犯的各种方法，包括对他们的惯常残暴行为、审讯期间的酷刑和性暴力常态化，以及高度军事化的惩罚和理由，无疑表明军队要为此负责。第三，行动的地理变化，如大规模杀戮的强度与空间变化，似乎与地区和地方军事当局在执行国家级指令时的态度、

利益和策略有关。综合起来，这些事实揭示了暴力行动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其组织、语言、方法和领导层面上，是深深根植于军国主义的。

第九章

释放，限制，纪律和惩罚

我们都知道筛查是政府对共产主义成员和潜在共产主义威胁进行纪律检查和清除的手段。它在创建一个清洁且具有权威的国家的过程中具有非常地位。

——1990 年，武装部队总司令特里·苏特里斯诺将军

大规模拘留、酷刑、强迫劳动和示威审判的计划持续了十多年，但到 1979 年底，除了少数几十名 A 类囚犯外，所有人都被释放了。考虑到该计划的规模庞大，以及新命令坚称它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决定限制该计划的决定需要进一步审查。为什么政权最终决定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释放除了少数政治犯之外的所有人？这些释放是否意味着政权性质的根本变化？对于前囚犯、他们的家人和整个印尼社会来说，这些释放有什么后果？

本章论述释放大多数政治犯的决定是由人权组织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进行的一场重大国际运动的结果。这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与全球人权观念和态度以及美国政府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正好在印度尼西亚容易受到外部经济压力的时候发生。然而，本章明确指出，军方领导层对释放这些囚犯的想法存在强烈的抵制，并坚持继续保护政治体制免受共产主义的潜在危险。因此，即使在囚犯被释放后，他们及其家人仍然继续遭受严重的限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这些监视涉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式的限制一直持续到 1998 年苏哈托时代结束，但深层社会和心理遗留问题持续时间将会更长。

最后，这一章节论证了释放囚犯所面临的挑战是新秩序政权的暴力威压。这在意识形态审查、监视和控制计划中得到了体现，1979 年大释放之后威权体制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变得更加强化。通过这些制度，军国主义深深嵌入了印尼社会和政治生活中。

发布

1965 年 10 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对印尼的大规模逮捕计划保持一种暧昧的沉默。尽管西方大使馆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这些逮捕行动，但没有人公开或私下对此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在乎被拘留的数以万计的人的命运。事实上，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最重要的批评不是来自任何政府，而是来自一小部分外国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NGO)，偶尔还有被拘留者自己。大审判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审判在 1966 年初开始时，一些西方大使馆派遣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和报

告。然而，随着审判的进行，越来越少的大使馆官员出席，到了1967年，只有少数人还愿意出席。回忆起1967年7月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苏迪斯曼的审判，安德森后来写道，在审判的第一天之后，大使馆官员们似乎厌倦了出席，所以在苏迪斯曼被判死刑之前的最后几天，我是唯一一个还在那里的外国人。¹

印尼囚犯的反运动

大逮捕在1970年代初之前基本上没有改变，直到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开始积极为印尼政治犯进行宣传活动。这些组织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国际法官委员会、Tapol和一些教会团体。与早期的倡导努力不同，这些组织采取了明确的非意识形态立场，认为绝大多数印尼政治犯是因为其无害的政治信仰而被关押，他们应该接受公正审判或无条件释放。他们在公共领域中媒体，不仅点名批评印尼当局，还呼吁其他国家政府坚持要求印尼遵守基本的人权准则。这些努力最终在1977年达到高潮，当年国际特赦组织发起了一场重大宣传活动并发表了一份报告，同年该组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各种原因，这次运动引起了西方政治和文化精英的关注，而十年前的杀戮和拘留并没有引起这种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与西方对苏联和东欧政治监禁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国际人权运动的兴起相吻合。印度尼西亚囚犯的命运与国际社会对言论自由、任意拘留、酷刑和强迫劳动等问题的关切产生了强烈共鸣。事实上，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中（至少是新闻中的那些）有相当数量的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这使得这个问题能够被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听众所理解。

部分原因是，从 1973 年开始，印度尼西亚囚犯的事业开始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荷兰)，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等世界机构的支持。

印尼政治犯的抗议运动也因卡特 1976 年 11 月的选举而得到了推动。无论卡特政府是否彻底贯彻了其人权政策，他至少打开了一扇门，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权为基础的要求和论据，这些要求和论据不容易被忽视。⁵ 这场运动也与美国的一段政治自省时期相吻合。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以及许多记者、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物都在批判性地重新审视美国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外交政策中被视为严重失败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6 年中期，国会就印尼人权问题举行了听证会。⁶

卡特总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华盛顿。印尼国内的人权倡导者，甚至印尼政治犯自己，都听说了他的愿景，并将其视为可以在他们的斗争中使用的武器。在他的回忆录中，一位曾在布鲁岛被关押的政治犯回忆，卡特 1977 年 1 月就职演说的消息立即在整个营地传开，引发了他们即将获释的希望谣言。而在 1977 年 8 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一位刚刚获释的政治犯引用了卡特的新方法，说道：“这种对人权的重新呼吁无疑带来了新的希望！”简言之，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是对囚犯运动核心信息极其敏感的时期，非政府组织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人权活动人士是在追随政府官员的脚步。相反，记录清楚地表明，人权活动人士在大多数西方政府加入之前多年就开始了他们的运动，并且在卡特上任前后都面临着对无兴趣或固执的政府的抵制。比如美国国务院于 1976 年中期就印度尼西亚的人权问题准

备的一份官方人权报告直接借用了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宣传，与现实完全不符：

*第三条：人的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受到 1966 年紧急权力法案的限制。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实施**非法杀人，人的自由和人身安全通常**得到遵守**。*

第 5 条：政府不会将酷刑、残忍、不人道或侮辱性的对待或惩罚作为政策工具。第 8 条：由于问题复杂性以及人手不足和庭审拥挤，获得法律救济可能会很困难。

第九条：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中，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逮捕和拘留。约 31,000 人的持续拘留是合理的，即如果允许共产主义者东山再起，印度尼西亚将再次陷入混乱。

第 11 条：印尼的刑事审判一向遵循适当的保障措施。这样的程序似乎也适用于政治审判。同时根据 1966 年紧急权力法案，拘留者无需接受审判。

报告还声称，印度尼西亚的新闻媒体在亚洲（除日本外）是最自由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报告还说印尼对结社自由的限制很少。除了取缔共产党外，该部门平淡地指出，对一般公众的结社自由没有不寻常的限制。⁹

尽管美国国务院采取了卑躬屈膝的姿态，但到 1976 年中期，反对大逮捕的运动已经开始引起西方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注意，更不用说印尼国内的人权组织了。虽然自然而然地希望与印尼当局保持密切关系，因为他们仍然被视为重要的战略和政治盟友，但美国和其他大

国开始对印尼严重的人权侵犯提出质疑，甚至暗示他们自 1966 年以来提供的慷慨经济和军事援助可能会因未解决这一问题而受到威胁。例如，1976 年底，一批美国参议员访问雅加达，呼吁苏哈托解决囚犯问题，否则将丧失大量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帕特里夏·德里安和其他政府官员也在努力推动他们的释放，并明确表示美国和其他外国援助将受到影响。正巧，这些举措发生在印尼经济不景气的时期。1975 年初，印尼国家石油公司 Pertamina 几乎破产，揭示了印尼经济和政治体系的潜在灾难性脆弱性。

官方回应

从一开始，印尼军方当局对于镇压印尼共产党和边缘化苏加诺的行动这一话题持有极度敏感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康奈尔大学学者安德森和麦克维提出异议的未发表论文引起了印尼军方的愤怒反应。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尼军方关于此事的官方出版物是用英语写成，而只有极少数印尼人能够阅读英语。¹² 这本书的前言提供了一个窥视其出版背后机会的机会。它不仅揭示了这本书是为了外国读者而出版的，还揭示了它是根据军方领导的指示进行研究和撰写的，目的是驳斥外国批评者的说法。

鉴于在西方国家的某些圈子中存在一场针对印度尼西亚新秩序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以共产主义分子的观点为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某些东方集团国家发起的政治舆论攻势已经被认为是众所周知

*的，通过研究这些敌对运动，作者们（印尼军方）能够重写他们的手稿以应对这些圈子的问题。*¹³

该书表明印尼当局确实很在乎外界对于 930 事件的看法，但到了 1970 年代初，军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政治犯的问题。显然，原因是政治犯现在成为外界批评的主要焦点。

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印尼当局不断让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提供了一系列前后矛盾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囚犯在没有被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继续被拘留。印尼当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借口为我们提供了对该政权的性质和其领导人思维的重要见解，因此值得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下。

他们最初辩护重点是审判，强调审判是根据印度尼西亚 1945 年宪法和国际人权标准进行的。然而很明显，絕大多數囚犯從未被指控或审判過，而且审判無論如何都沒有接近达到國際公平标准¹⁵。于是印尼当局转变了思路，他们说，囚犯之所以被拘留，是出于对他们自身安全的考虑；政府表示，由于外界对他们的敌意很大，如果他们被过早释放，可能不会被他们的社区接受，甚至可能受到身体上的暴力对待。例如，在 1976 年 6 月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上，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声明中声称，如果过早释放被拘留者，可能会对被拘留者本人的人身安全构成真正和严重的危险，因为他们原来的社区成员可能没有忘记这些被拘留者在恐怖时期以及未遂政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

也许更接近真实原因的解释是，政府认为这些未经审判的囚犯对国家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所谓共产主义的潜在危险。即使他们从未受到审判，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犯有任何罪行，当局确

信，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和过去的关联，这些被拘留者对国家和民族以及 Pancasila（五大原则）神圣意识形态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因此，在一本关于布鲁岛的官方小册子的前言中，总检察长苏吉·阿尔托说，被关在那里的囚犯是那些当局认为在策划、监督和执行 9 月 30 日/PKI 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进一步起诉他们。但我们认为将他们送回社区仍然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但是与官方的宣传相反，到了 1970 年代中期，成千上万的 B 类和 C 类囚犯已经被释放，但政府无法指出有一起对他们的暴力袭击。此外，在 1968 年彻底镇压印尼共产党抵抗活动之后，共产主义颠覆的威胁几乎不存在。事实上，1976 年 11 月，一位高级军官阿里·穆尔托波将军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马丁·埃纳尔斯，共产主义颠覆对印尼政府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同时民间也没有对[被释放的]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面对这些明显的问题，印尼政府官员急于寻找其他的理由，以继续对成千上万名政治犯进行任意监禁。国际社会的压力不断增加，特别是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也促使印尼寻找合理的解释。正如国际法官委员会在 1976 年 12 月所写，1976 年，美国国会和其他地方对印尼的政治犯进行了密集的施压。因此，印尼当局开始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官员们表示，由于当时的经济困难条件下，B 类囚犯尚不能释放到社会上，因为他们将很难找到工作。失业情况反过来将导致安全威胁。正如 Kopkamtib 参谋长 Sudomo 海军上将在 1976 年 12 月解释

的那样，在 B 类囚犯被释放之前，必须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因为失业将为各种违法行为创造肥沃的土壤，这本身就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²³ 军方当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B 类囚犯不会返回他们在爪哇和其他地方的家园，而是将被重新安置到人口较少、发展较低的国家其他地区，包括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他们将组成定居殖民地，开辟新的农田。换句话说，正如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当局实际上提出了重新安置计划的建议——创建一个惩罚性殖民地集中营。²⁴

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特赦组织发布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囚犯的综合报告，并发起了一场重大的媒体和宣传活动，呼吁释放他们。这份报告于 1977 年发布，而宣传活动的启动则恰逢卡特总统上任之后不久，标志着印度尼西亚政府为继续拘留政治犯所做努力的一个转折点。

印尼政府对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的最初反应是将其视为一项政治动机的黑客工作。政府和军方官员暗示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国际特赦组织，²⁵ 国际特赦组织是共产主义温床，以及其位于伦敦的印度尼西亚人权研究部门由印尼共产党成员和同情者组成的说法，在新秩序时期一直存在。1993 年在雅加达的一次会议上，前外交部长莫赞·库苏玛阿特马德扎告诉我，国际特赦组织印尼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是印尼共产党的党员。碰巧，我当时担任这个职位，所以我告诉他他是错的。然而 j 部长坚持自己是对的。

最终，政府认识到需要更认真地回应报告中提出的证据。因此，在 1978 年 1 月，印尼外交部发表了一本小册子，用英文回顾了早期关于法治的主张，并借鉴了其他解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政府添加

了另外一个囚犯类别 (X)，用来涵盖那些在 1965 年事件之后仍未经过完整审判的政治犯，这本小册子的引述值得一读。

对于参与 930/PKI 事件的人员的逮捕和拘留，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秩序和安全。相反，他们的拘留也是为了为他们的案件在司法法院审理前做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对他们违法行为负责，或者根据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有条件地回归社会。

作为实施该政策的第一步，有必要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彻底调查、细致筛查和数据交叉核对的过程，确定一个人在 930/PKI 事件中实际参与的程度。根据这个本质上是持续进行的过程，确定了四个类别，分别是：

A 类别：那些明确且直接参与策划、领导或执行未遂政变的人，有足够证据证明他们的罪行，以便将他们的案件提交法庭审判...

B 类：有强烈迹象表明他们在未遂政变的准备工作中扮演了与 A 类囚犯类似的角色。由于迄今为止证据不足，他们尚未被提审，但也不能过早释放，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和稳定以及他们自己的安全...

C 类：对于那些间接参与 930/PKI 事件的人，经过调查确认他们既不属于 A 类也不属于 B 类的，可以重新融入社会...

X 类别：一个临时分类，表示那些仍在处理中以确定它们应该被归类为 A 类还是 B 类，或者应该被释放。²⁶

除了这些千奇百怪的辩解之外，印度尼西亚当局还试图通过提供一系列不准确、误导性和不断变化的关于拘留犯数量的信息来回避批评。政府显然希望这些数字能够安抚其国外支持者，并转移批评者的注意力。然而，与维护政府声誉相反，这些数字实际上成为国际批评的新焦点，进一步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²⁷

在那个阶段，印尼军方的老盟友们加紧努力，为印尼的立场进行最后的。例如，在 1978 年初，曾任美国驻印尼大使的弗朗西斯·J·加尔布雷斯（他曾在九三〇事件发生时担任大使馆副首席）对《纽约书评》上两位国际特赦组织工作人员撰写的《印尼监狱》一文作出了愤怒的回应。在他的信中，加尔布雷斯不仅重复了政府那些不靠谱的数据，还试图为印尼继续拘留政治犯的行为辩护，理由是他们都是共产主义干部，政府正在与共产主义叛乱作斗争。

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多数邻国正在与共产主义叛乱作斗争，这已经持续了多年。苏哈托政府在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理所当然地犹豫不决地释放了略多于 30,000 名仍然被拘留的共产主义干部（并非国际特赦组织所声称的 100,000 名），以避免这种叛乱。然而，过去几年里，政府已经释放了数万名干部，并宣布计划在今年年底再释放 10,000 名，接下来的两年每年释放 10,000 名。²⁸

事实上加尔布雷思的核心主张是错误的——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进行一场共产主义叛乱，而他的信似乎抛弃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和法治原则。

正如恩纳尔斯在回信中写道，

总之，公平地指出，加尔布雷思先生的论点背后有着深刻而可怕的逻辑。他说苏哈托政府理所当然不愿释放那些未经审判的政治犯，因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构成了共产主义威胁。但是在没有审判和证据的情况下，将大量人员拘留多年是独裁的象征。在一个国家存在政治撕裂的某些时期，只有法治才能保护人权。如果加尔布雷思先生稍作反思，他就会意识到人们不能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可怕而任意的对待。

面对如此严厉的国际批评，到 1978 年中期，印尼当局已经接受了 B 类囚犯必须被释放的事实。最终，在 1979 年末，也就是他们被指控参与的事件发生后的十四年多之后，尽管他们从未被起诉或审判，但最后一批囚犯被释放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苦难已经结束。

限制

在回忆录、信件和偶尔的公开声明中，印度尼西亚的前政治犯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尽管他们正式获释，但他们从未获得自由。正如一位前布鲁岛政治犯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想说我们被“释放”了，因为事实上，一旦我们回到爪哇岛，我们根本就不自由。另一位人士将所有前政治犯的状况描述为受限制的人的自由，也就是说，不自由。在新秩序的高峰期，批评者将对前囚犯及其家人的限制描述为一种集体惩罚制度，类似于古代爪哇国王、荷兰殖民当局、日

本占领军和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著名的印度尼西亚人权律师叶添贤将这些限制称为近乎于民事死亡。

关于囚犯自由有限性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他们被释放的那一刻。作为释放的条件，他们被要求承认曾经属于一个被禁止的组织，谴责 930 运动，并发誓忠于国家意识形态 Pancasila（五大原则）。这些条件只是未来的一种预示。正如 1978 年 12 月 Kopkamtib 参谋长 Sudomo 所澄清的那样，他们被释放并回到社会后，仍然必须通过具体行动向政府保证，他们已经自觉抛弃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忠于 Pancasila（五大原则）意识形态...这个调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也需要社会总体以及执法机构的监督。

三十多年来，新秩序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政策和做法，摧毁了成千上万名前囚犯及其无数亲友的生活。这些政策和做法触及并有效地限制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表达和结社到经济活动，甚至到家庭关系的最私密细节。正如 1974 年一份内部军事文件所描述的那样，其目标是通过建立一个高效而有效的监视和控制前政治囚犯和囚犯的综合系统，从政府、军队和社会中清除所有 930/PKI 的残余。在这个系统的实施中，政权还呼吁广大民众的协助，从而给整个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培养了一种对批判性历史研究和政治辩论的恐惧、相互猜疑和焦虑的氛围。

政治权利

首先，前政治犯的政治权利受到明确限制。根据该国的基本选举法，安全部队可以否定那些被认为对宪法不忠诚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人的投票权。1985 年的总统令第 63 号授权对前政治犯进行

审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投票。同年，正如前面提到的，内政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宣布，约有 170 万人因涉嫌参与 930 运动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而将接受审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有资格在 1987 年的选举中投票。即使那些被允许投票的人也在官方监视和压力的阴影下进行，以支持执政党 Golkar。来自巴厘岛的前政治犯 Luh Sutari 的经历并不罕见。她后来告诉一位采访者说，每次选举时，我们都必须参加一个宣传课程，并被命令加入 Golkar 党。

其他方面，前囚犯的政治权利也受到限制。例如，前政治犯（ekstahanan politik）在被接受为政党成员候选人之前，需要接受意识形态审查。那些已经担任选定官员职位，但后来被发现或指控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有某种联系的人，可能会被免职。不可避免地，对个人过去与 PKI 或 930 运动的关联的指控有时被用来攻击或诋毁某些政治人物，特别是那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例如，1995 年，新印度尼西亚民主党（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简称 PDI）的三百名成员被指控与共产主义有关联。与 PKI 或 930 运动有关的指控也常常被用来骚扰和限制劳工组织、学生活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

政府和军方官员还试图通过以荒谬的理由重新逮捕他们、对他们进行含蓄威胁，或要求他们接受军方所谓的指导来限制前囚犯的政治权利和活动。这些行动通常发生在全国选举或其他重大政治事件的背景下。例如，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某些地区刚刚释放的政治犯有时会被重新逮捕以确保总统访问当地期间的安全。

1972 年，内政部长警告 C 类释放囚犯，如果他们被抓到试图复兴共产主义，他们将被重新逮捕并被归入 B 类。为了回应对 1977 年选举中不正当行为的批评，苏哈托总统威胁说，选举管理的批评者可以被归类为非法的共产党成员或非法的穆斯林组织成员。1994 年，大雅加达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亨德罗普里约诺将军宣布，军方将在雅加达举行重要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之前对所有前囚犯进行教育活动。他说，目的是防范可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威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前政治犯选择保持沉默，避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一位前政治犯解释了他们保持沉默的逻辑：如果我们做了哪怕最轻微的事情来引起公众注意，我们就会被指控从事共产主义或苏加诺主义。⁴⁶事实上，保持沉默和担心被揭穿的恐惧在前政治犯的回忆录和证词中一直是不变的主题。一位来自中爪哇的前政治犯描述了他 1983 年去雅加达帮助装饰游行时的经历，他回忆说，我非常害怕我的前政治犯身份会被发现...我远离媒体，以免被发现我的身份。我只是听着，保持沉默。⁴⁷另一位来自巴厘岛的前政治犯解释说，即使在自己的村庄，我也从不谈论敏感的事情。如果我说话，我只谈论一般的事情，可以说的事情。⁴⁸

社会和经济权利

尽管已经被释放并且没有被判犯有任何罪行，而且，前政治犯在释放后数年内被要求向各地方当局报告 (wajib lapor)，通常是每周或每月一次。⁴⁹ 那些未能出席的人，无论是因为健康问题还是家庭义务，都将由相关当局自行决定进行纪律和惩罚。虽然似乎没有法律依据要求这样做，但前政治犯通常需要获得官方许可才能出国旅行。

1992 年底，政治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宣布，约有三万三千名前印尼共政治犯被列入政府的出境限制名单。此外，数千名印尼人（只有其中一些是前印尼共党员和附属组织成员），在 1965 年 10 月出国后在至少三十年内无法有效地返回家园。⁵⁰ 尽管政府官员表示流亡者将被允许返回，但他们警告说，那些这样做的人应该准备好面对与他们过去的政治活动有关的法律诉讼。

前政治犯每次申请续办国民身份证、贷款、上课或从事任何经济活动时，都需要获得特别许可。每个报告都为当局监控、限制、骚扰和勒索前囚犯提供了新的机会。此外，由于这些要求不是基于法律，而是基于一系列模糊的官僚和军事法规，其合法性值得怀疑，同时这些监视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不可避免地给前囚犯本已不稳定和混乱的生活增添了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前政治犯也被禁止从事各种敏感职业。⁵¹ 没有政府和军事当局的明确批准，他们不能在公务员或军队中工作，也不能在任何战略性行业工作，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矿业、化工制造、电力、糖和橡胶生产、邮政服务、银行业以及海陆空运输。⁵² 根据规定的解释方式，前政治犯也可能被禁止担任公司和合作社的董事会成员，从事教师、记者、木偶师、大学教授、演员、神职人员或律师等职业，总之，任何可能传播左翼思想的职业。⁵³ 被禁止从许多就业领域后，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小型企业来谋生，比如卖面条和蛋糕、修理自行车或辅导。⁵⁴ 但即使在方面，他们也面临严重的障碍。例如，获得银行贷款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需要政府官员的批准。它还需要财产，而很少有前政治犯拥有财产，因为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在被拘留时经常被没收，而且从未被归还。⁵⁵

在官方更为臭名昭著的机制中，一项可以与纳粹德国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相提并论的政策是，前政治犯强制性的国民身份证上必须注明 ET，代表 Ekstapol（被标记者）。这一政策在 1981 年的《内政部关于指导和监督前 930/PKI 政治犯和囚犯的规定》中被明确规定，影响了大约一百万人。这种 ET 标记对于被要求佩戴它的人来说，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日常后果。通过确保政府机关、潜在雇主、熟人和未来的亲戚都了解他们被污名化的过去，ET 标记妨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与官方的互动到个人关系和家庭生活中最亲密的事务。不止一位批评家将 ET 标记与纳粹要求犹太人佩戴的大卫之星进行了比较。

这些政策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是，它们不仅影响了那些被不公正地拘留的人，还影响了他们的亲属、子女，甚至是他们的孙辈。⁵⁸ 按照当时批评者使用的术语，新秩序国家将与印尼共产党和左派有关的关联视为一种可继承的罪孽或代际罪孽（dosa turunan）。那些可能在所谓的政变时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年轻人，仍然带着强烈的社会污名生活。这种污名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情感负担，并导致了各种心理问题。⁵⁹ 对于无数普通公民来说，这也意味着失业、与朋友和家人疏远、欺凌、辍学以及找不到生活伴侣的困难，因为雇主、朋友和潜在的亲家都害怕与他们有任何关联。对许多前囚犯来说，解决办法是与家人断绝关系，改变或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⁶⁰

纪律与惩罚

新秩序国家对前囚犯的限制具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对整个印尼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个特点是一种深度侵入式的意识形态监控和大规模监视系统，旨在清除、孤立、纪律和惩罚任何与印尼共产

党或其他被禁组织有关或受其影响的人。第二个特点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宣传和审查体系，同样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纪律和控制。这两个特点不仅因为对成千上万名印尼人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且因为它们揭示了印尼国家的思维方式和内部运作，所以都值得密切关注。虽然在 1998 年新秩序垮台后，许多限制和规定被正式废除，但支撑这些限制和规定的有害思想和规范在国家和整个社会中仍然存在。

心理筛查意识形态警察制度于 1960 年代末建立，旨在通过一系列法规清洗左派分子，使其远离军队和公务员队伍。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该制度得到了完善和加强，通过总统、部长和军事法令以及指示的眼花缭乱，扩大到国家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武装部队和战略产业的所有成员或潜在成员。此外，在 20 世纪 80 年代，该国的意识形态审查标准和协议还被许多私营雇主和服务提供商采纳，从而有效地创建了一个由国家和准国家实体以及印尼社会本身实施的广泛监控和意识形态警察的天罗地网。

1965 年 10 月 1 日后不久建立的意识形态审查程序在内部文件中被称为心理筛查（筛查心理）或意识形态心理筛查（筛查心理意识）。通过筛查的人将获得一份保证他们没有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证书（Surat Bebas 930/PKI），理论上允许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原则上，这些证书只对寻求在公务员、军队或战略产业就业的人员进行要求。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几乎每个人在各种业务中都需要这些证书，包括申请安装电话、查看政府土地局的土地所有权证书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入学申请等常规事务。事实上，这些证书

如此广泛地被要求，以至于那些没有证书的人生活在一个被 Justus M. van der Kroef 称为亚安全的状态中。⁶³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法规颁布之后，审查过程被称为清洁环境 (bersih lingkungan) 运动，因为新系统不仅评判个人的行为、言论和信仰，还评估他们更广泛的家庭和社会环境。⁶⁴ 正如其中一项法令所澄清的那样，“意识形态心理筛查包括对公务员和拟任公务员的环境进行评估，该环境包括他们个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家庭和更广泛的环境、居住地和熟人。”⁶⁵ 只有那些完全没有政治污点人才能通过审查。

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官方筛选问卷和面试中提取出来的以下问题，可以让我们对这个过程有一些了解：⁶⁶

概述你的家族历史（包括你父母双方的祖父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状况）。

如果你已婚，也请为你妻子的家族历史做同样的事情...

你对 Golkar（执政党）有什么看法？ ... 你

对 P-4 [意识形态灌输的官方计划] 有什么看法？

你对 930 事件了解多少？你对该事件有什么看法？

你的家人中有人参与了 930 吗？如果有，以什么方式参与？

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为什么？

你对新秩序有什么看法？你对带有横幅的抗议行动有什么看法？你对拒绝投票的印尼公民有何看法？你对[武装部队]的双重职能有何看法？

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1990 年，审查过程被命名为特别审查 (penelitian khusus, 或 litsus)，而“清洁环境”一词被逐渐淘汰。然而，除了名称的改变外，该制度保持不变——具有同样的奥威尔式思维方式，同样对忠诚和服从的迷恋，以及同样广泛的意识形态罪行和不纯洁观念。与早期安排一样，特别审查旨在应对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惩戒和清洗与 930 运动或印尼共产党 (PKI) 有任何关联的人，并强制绝对忠诚和服从国家及其意识形态。

而且，虽然每个政府部门和机构都设立了特别小组小组进行审查，但整个系统的责任仍然掌握在 1988 年取代 Kopkamtib 的强大国家安全机构手中，该机构被称为国家稳定发展协调支持机构 (Badan Koordinasi Bantuan Pemantapan Stabilitas Nasional, 简称 巴科斯坦纳斯)。这一政策的威权理由——强调纪律、秩序和清洁——在 1990 年政策宣布的官员会议上，由军队指挥官兼巴科斯坦纳斯负责人 Try Sutrisno 将军明确阐述。

我们都知道，筛查是政府纪律和清除国家机构中的共产主义成分威胁的手段，同时也包括清除极端活动。它努力建立一个干净且具有权威的国家。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努力确保这种筛查全面、持续，并且牢固地依法进行。

巴科斯坦纳斯于同一日期发布的新闻稿提供了实施该政策的进一步理由：为了防范潜在的共产主义威胁，特别是为了阻止九三零运动和印尼共产党的回归。

尽管我们在物理上已经能够镇压这些[PKI]起义，并且根据法律禁止了 PKI 和其他教义的教学，但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尚未被根除...实际上，这些教义的支持者继续参与 930/PKI 活动，并进行了各种非法的东山再起尝试...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并加强对潜在共产主义威胁的警觉。以阻止所有当前和未来在 930/PKI 遗留的人中死灰复燃。⁷⁰

根据这些目标，新政策明确了对于可能涉及到 930 运动或印尼共产党（PKI）以及其他被禁组织的广泛范围的界定。基本上，任何一个人，只要通过言语、行动或写作表达过支持 930/PKI 参与者或 930/PKI 事件的政治信仰和策略的态度，都可以被视为“参与了 930”。要明确的是，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在 1965 年之前没有出生的人，但是读了一本书、写了一篇文章或表达了一个可以被解释为对 PKI 持同情态度的观点的人，也可以被判定为参与了 1965 年的政变企图。

但筛选系统并没有止步于此。与早期系统一样，litsus 旨在探索和评判个体与其环境中他人互动的可能负面后果。正如 1990 年的一份官方文件所明确的那样，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机构将对每位公务员进行特殊审查，以检查是否与 930/PKI 事件相关人员以及共产主义

支持者有互动，因为这种互动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态度、观点和思维方式，从而对他/她对 Pancasila、1945 年宪法、国家和政府的忠诚和服从产生整体负面影响。⁷²

这种安排显然存在问题。首先，它容易受到严重滥用；雇主和审查委员会可以利用政治不可靠性的借口来解雇不受欢迎或麻烦的员工，或为朋友和家人创造工作机会。然而，其中最恶劣的方面之一是，有罪与否的判断不仅基于被审判者的行为或言论（这本身已经够糟糕了），当然也不是基于任何已经犯下的罪行，而是基于他们被假定的思想、观念和关联。实际上，这是一种基于片面的前提，即政治观念是一种病毒感染，或者可能是一种遗传问题，可以通过身体或社交互动传播的集体惩罚形式。

尽管名称有所更改，但意识形态审查系统的基本原则仍然保持不变。其目标是通过纪律和清洗来确保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绝对服从和忠诚。根据这一制度，国家机关有权调查成千上万的人，以确定他们与印尼共产党及其他被禁组织的可能联系。那些被发现具有这种倾向或联系的人可以被剥夺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非法的系统，旨在监控和惩罚思想，其语调和对反共的狂热程度可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媲美，其广泛影响力可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清洗相媲美。

"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

新秩序政权的第二个任务是一项由国家资助的、密集而长期的宣传计划，它塑造了前囚犯和整个印尼社会的生活。通过这个计划，新

秩序当局成功地普及并确立了一个极具误导性的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历史描述，同时压制其他版本的声音。从一开始，它将印尼共产党描绘为引发暴力事件的责任方，并将反共暴力描绘为英勇的、为国家稳定和安全所必需的。官方叙述还将印尼共产党描绘为残忍和堕落，反复唤起共产主义的潜在威胁，并提醒任何潜在的批评者被贴上“左派”的标签的严重后果。

正如 Ariel Heryanto 所辩称的那样，官方对共产主义残忍和颠覆的召唤深入渗透到流行文化中，阻止了政治反对，引发了大规模的服从和沉默。⁷⁷ 在新秩序时期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不管批评者喜欢与否，相当多的印尼人实际上相信这些描述。正如安德森和麦克维在五十多年前预测的那样，对印尼共产党的官方妖魔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后果。无论如何，现在呈现出来的观点无法证明共产党人是一切事情的始作俑者。⁷⁸

新秩序宣传最重要的例子之一是长篇电影《九月三十日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背叛》（Pengkhianatan Gerakan 30 September/PKI），其影响至今仍存在，该片从 1984 年到 1998 年成为全国所有学童的年度必看影片。通过对所谓政变的生动和暴力描绘，该片引入了所有官方对 PKI 的陈词滥调，包括对妇女的所谓放荡行为，强调该党对六位将军遭受的折磨和杀害负有责任。电影的配乐将流行歌曲《Genjer-Genjer》编织到描绘最残忍行为的片段中，将该歌曲与 PKI 的所谓野蛮行为联系在一起。观看这部电影所带来的强烈而令人不安的感官体验无疑对那些观看过它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孩子发现这部电影极其恐怖，一些人后来还经历了创伤和噩

梦。考虑到这部电影在十五年间是所有学生的必看之物，并且每年九月三十日都要播放，受影响的人数可能保守估计在数亿之内。这个结论得到了 1998 年苏哈托辞职后进行的民意调查的证实。1999 年，受到公认的国家媒体机构《Tempo》和《Kompas》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97%的受访者看过这部电影，72%的受访者表示这是他们对 1965 年 10 月 1 日事件的主要信息来源。次年，《Kompas》的一项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同意将共产主义者描述为残忍、无神论和不道德的，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共产主义者可与杀人犯相提并论。

三十多年来，数百万印度尼西亚学生也成为无情的国家宣传的目标，通过他们在历史和公民课上的全国性义务课程。在新秩序时期，学校教科书和教师手册只呈现了所谓政变企图的官方版本，对比了印尼共产党的残忍、堕落和背叛与六位将军的英勇和牺牲——他们被毫不例外地描述为革命英雄——以及军队拯救国家和民族免于毁灭的无私勇气。虽然详细描述了六位将军被虐待和杀害的情况，但教科书和手册却没有提到五十万无武装公民的被杀和百万人被监禁的事实。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扭曲的官方历史版本并不是过去的遗迹。相反，在苏哈托被迫下台、印度尼西亚开始向民主过渡的多年之后，它仍然在学校里被播放。⁸¹ 在纪录片《沉默的眼神》中，拍摄于苏哈托辞职数年后，一位小学教师向他的学生讲述了所谓的政变企图的故事，如下：

共产党很残忍。共产党不相信上帝。为了改变政治体制，共产党绑架了六名军队将军。他们用剃刀划开了将军们的脸。你喜欢这样吗？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眼睛被挖出来，那会有多痛苦。他们的

眼睛被剥离出来！如果你屠杀一只鸡，只是把它的头割掉.....那不是
是很残忍吗？共产党很残忍，所以政府不得不镇压他们。共产党被
关进监狱。他们的孩子不能成为政府官员。嘿，你是一个共产党的
孩子！你不能为政府工作。嘿，你的祖父是共产党！你不能参军！
嘿，你的祖母是共产党！你不能加入警察！你反抗国家，你就会进
监狱。所以让我们感谢那些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成为.....民主国家而
奋斗的英雄！⁸²

新秩序版本的历史也通过准宗教公共仪式来宣传，这些仪式美化了军
队，并加强了关于印尼共产党的负面和非人性化的神话。其中最重要
的是圣洁的五原则日（Hari Kesaktian Pancasila），每年在政变纪念
日举行，纪念在将军们被杀的地点竖立的圣洁五原则纪念碑。这个仪
式悼念将军们的死亡，同时抹去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或拘留的记忆，
并警告共产主义的危险。⁸³



图 9.1. Pramono Edhie Wibowo 将军，当时的陆军参谋长，于 2012 年 10 月在雅加达参观陆军武器展览。(Yamtomo Sardi/库存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共仪式和其他仪式在新秩序结束后仍然持续进行，有效地保持了一套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开始的观念和模式。例如，在 2011 年的仪式上，陆军参谋长、臭名昭著的 RPKAD 指挥官 Sarwo Edhie Wibowo 的儿子 Pramono Edhie Wibowo 将军告诉全国，必须保持警惕，以防止共产主义者再次发生 930 事件：

这次宣读信仰告白和共同祈祷的活动是由军队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延长怨恨，而是我们必须明白[930]事件确实发生了。作为国家的继承者，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重演。⁸⁴

当局还试图通过持续监禁和偶尔的司法处决剩余的 A 类囚犯来强制保持沉默和服从。例如，在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间，有 20 名 A 类

囚犯被枪决。其中四人，全部是总统卫队的成员，于 1990 年 2 月的一天被处决，这发生在他们被捕后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另外六人，全部是前印尼共产党成员，原计划在随后的一个月內被处决，但由于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他们的处决被推迟了。与此同时，至少有二十多名年迈的囚犯，其中一些病得很重，通过 1990 年代一直在监狱中苦苦挣扎。

沉默和顺从也是通过官方审查得以维持的。在新秩序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审查员审查了书籍、电影、艺术品和媒体，以防止任何提及 1965-1966 年事件并对官方叙述提出质疑的内容。他们还禁止了与印尼共产党或左翼组织有过前期关联的作者的作品，即使这些作品本身没有任何可能被解释为支持或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内容。他们还对那些被发现拥有或传播这些作品的人进行了监禁。新闻编辑和出版商如果超越了限制，就会受到国家机构的访问，并且偶尔会受到惩罚，或者他们的印刷厂被关闭。逐渐地，出版商、编辑和大多数作者都形成了一种自我审查的规范。

抵抗

很多人认为，对新秩序和对 1965——1966 年暴力的批判，起源于 1998 年 5 月苏哈托辞职的改革和民主时代。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外国和印尼的批评家们在屠杀开始几个月后就开始发声，并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威权统治期间持续发声。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康奈尔大学的学者们早在 1966 年 1 月就公开质疑军方的事件版本，引发了与印尼当局长达数十年的激烈辩论。1976 年，其中一位学者安德森在关于印尼人权的国会证词中得出了这样的尖锐评估：/问

题不在于个人滥用权力，而在于一个在整整十年中越来越威权主义、对自己的公民怀有猜疑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漠不关心的政府。同样，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起，国际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Tapol 和国际法官委员会一直是对这些问题的批评和讨论的持续来源，并通过他们的活动帮助释放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犯。

即使在印度尼西亚国内，早期就有批评声音。1967 年被判处死刑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苏迪斯曼的辩护词是对新秩序暴行最早、最雄辩的批评之一。同年，印尼学生活动家苏福·吉埃 (Soe Hok Gie)，后来神秘去世，他在去世前公开批评了军队在没有起诉或审判的情况下拘留政治对手的做法。这些孤立的异议之声得到了一些勇敢的律师的鼓励，他们通过呼吁法治和成立初创人权组织（如法律援助机构）来限制政权。此外，尽管军队对新闻进行了严格审查，但总有一些印尼记者和学生活动家尽力揭示暴力行为。甚至是强烈反共的前国防部长纳苏甘将军也发表了一些批评，他在 1975 年表示，应该释放政治犯，同时考虑到已经犯下的罪行和安全要求... 不应该出现歇斯底里的反共反应。

这些早期干预虽然存在，但对于 1965-1966 年和对待前政治犯的处理的批评在 1990 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部分得益于一代有活力的年轻活动家的努力，他们接受了跨国民主和人权的理念，部分原因是新秩序内部的衰败和分歧，部分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人权观念的普遍转变。在这种背景下，新秩序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内批评，其中一些来自现任或退休的国家官员，特别是对待年迈政治犯以及前政治犯及其家人的批评。这些批评为知名公民和人权组织参与辩论提供了机会，并增加了改革的压力。

对于其对前政治犯的限制的批评，新秩序的高级官员定期表示，有些人可以逐步取消其受限制身份。1993 年中期，一群退休军官呼吁将 ET 标识从国民身份证上删除，声称这一标识已经过时，与现代社会的法治不一致。⁹²

1993 年 12 月，武装部队指挥官费萨尔·唐容告诉一个议会委员会，军方不反对将 ET 标识从前政治犯的身份证上删除，但这取决于内政部的命令。⁹³ 而在 1995 年，随着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五十周年的临近，一些知名公民再次呼吁废除 ET 标识。⁹⁴ 总统的国家宣传顾问 H·罗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呼吁政府停止使用这一标识，并对前政治犯给予宽大处理。他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是时候原谅我们自己人民的罪过了。⁹⁵ 最后，在 1995 年中期，政府宣布将从国民身份证上删除 ET 标识，并释放了一小部分年迈的政治犯，包括前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⁹⁶

尽管这些是积极的发展，但人们对此反应不一，既感到遗憾这么长时间才采取行动，又对是否会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持怀疑态度。对于拟议中取消 ET 标记的提议，一位曾被拘留了十三年而未经审判的老前政治犯表示：“我年纪太大了，这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他们早些年这样做，那么我们大多数人还年轻，仍然能享受生活。”他还表达了对政策变化能否显著改变政府和军方官员对前政治犯的态度和行为的合理怀疑。他说：“邻居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对我们很友好，但地方官员更加谨慎，心理上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改变他们的思维。”⁹⁷ 那种怀疑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尽管宣布了 ET 政策的改变，而且在此后的许多年里，高级军官们仍然坚称共产主义代表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前政治犯需要受到控制和监视，并且意识形态审

查的做法应该继续。例如，在宣布 ET 政策改变之前，丹戎将军对为年迈的 PKI 囚犯减刑的想法予以驳斥，他说，如果他们被释放，我们仍然会遇见危险。众议院议长，一位前军官，同样敦促谨慎：尽管囚犯们相当年老，我们必须记住 PKI 的潜在危险。与此同时，信息部长哈莫科和高级军官强调，即使 ET 戳章现在被移除，前政治犯仍将受到监视。⁹⁸

总结一下，政权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释放了成千上万未经审判的政治犯的决定，毫无疑问是由人权组织发起的协调跨国运动，并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这场运动的成功依赖于三个因素的罕见而暂时的巧合：人权非政府组织、美国国会和白宫有共同的行动倾向；国际环境在一段时间内有利于以国际人权语言发出呼吁；以及印度尼西亚政府在经济制裁的真实或威胁下独特地脆弱。

然而，即使新秩序最终屈服于人权组织和美国政府的综合压力，释放了未经审判的政治犯，但并未因此停止对其敌人的政治行动和思想进行监控和控制的努力。相反，在释放之后，它实施了越来越复杂的限制制度，打乱了前政治犯及其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持久的伤痕。此外，这些限制还表明了军队领导人对于对他们所认为的危险的无秩序人口施加控制、秩序和纪律的深深执念。这种执念在思想控制、监视、警察、宣传和审查制度中得以体现，这些制度成为新秩序政权和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标志。这些制度不仅给前政治犯及其家人带来沉重负担，而且阻碍和扭曲了社会大众的正常政治讨论和社交互动。

另一方面，对这些政策和体制总是存在一些抵制，随着新秩序政权在 1990 年代开始瓦解，言论自由、讨论和自由的愿望在政治改革的热烈时期中得到了空前表达，这发生在在苏哈托将军于 1998 年 5 月辞职前后。

第十章

真相和正义？

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要保持沉默呢？我开始思考那些命运与我相似的人们，那些像我一样被抛弃的人们。我决定开始谈论那些导致这个国家走上错误道路的谎言。我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我人民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邪恶再次发生在未来。

——AGATHA SUMARNI，前政治犯

2001 年 3 月，为了重新安葬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中死亡的大约 20 人的遗骸，举行了一场仪式。一个受害者团体从中爪哇省温诺索博地区的一个集体坟墓中挖掘出这些尸体，计划在靠近特曼贡的卡洛兰举行一场多宗教仪式来重新安葬它们。遗骸被安放在棺材中，悼念者准备前往当地的墓地。但是在他们出发之前，一群人袭击了他们，夺走了棺材，打开了它们，将遗骸散落。袭击者宣称共产主义者

不能被埋葬在他们的墓地，并呼吁当地政府解散受害者团体，以防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复兴。当地警方对于这次袭击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它或者在它开始后停止它。袭击者中没有任何人被拘留或被指控犯罪。相比之下，该仪式的主要组织者，一位前政治犯，被迫躲藏起来，而其他家庭成员和支持者则被警告不要再尝试类似的行动。这次袭击达到了它的目的：暴力威胁阻止了该地区十多年内的任何进一步挖掘和重新安葬行动。

1998 年 5 月，苏哈托总统因广泛要求改革而辞职，为重新审视 1965-1966 年事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激发了对暴力事件进行彻底调查、重写历史、追究犯下严重罪行者的起诉、向受害者道歉和赔偿以及实现和解的呼声。在过去的几年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正如上面的故事所示，每前进一步至少也有一步后退。更糟糕的是，与其逐渐减弱，有迹象表明新秩序对于 1965 年问题的不容忍和专制心态仍然根深蒂固。军队反印尼共产党宣传运动产生的可疑神话也是如此。因此，在实现 1998 年提出的寻求真相、正义和和解的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章探讨了建立公正和真实的 1965-1966 年事件记录以及为受害者争取正义所面临的相关问题。首先简要回顾了自 1998 年以来印尼官员、历史学家、活动家、幸存者、艺术家和记者为挖掘过去所做的努力。明确指出，在苏哈托辞职后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官方还是公众对 1965-1966 年事件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开放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改革的普遍精神和信息共享与政治观点交流的多种新途径的推动。然后，本章将这些希望的迹象与自 2000 年以来的政治反弹。

文章认为，这种反弹意味着国家官员对政策变革、真相搜集的举措的教条式拒绝，从而激发了各种保守宗教和政治团体对改革的抵制。

向前一步

首先是好消息：自新秩序结束以来，已经有一系列官方倡议对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进行重新审视，并解决幸存者和前囚犯的不公正待遇。许多这些倡议都是在 1998 年之前开始蓬勃发展的改革精神和国内人权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这一运动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和学生团体组成，同时也得到了国家人权委员会（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简称 Komnas HAM）的支持，为苏哈托下台后立即引入的许多积极变革提供了关键的法律和修辞框架。例如，1998 年之后出现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使用的语言，以及 1999 年和 2000 年颁布的新人权法律的制定，都显示了人权理念和规范的重要性和可信度。

官方声明和行动

新的历史回顾得到领导人阿卜杜拉曼·瓦希德的大力支持，他在 1999 年 10 月成为总统。瓦希德在 2000 年 3 月向全国道歉，承认政府在 1965-1966 年大屠杀中的角色，并敦促公民们揭开那个时期的历史。这些并不是孤例，在 1999 年就职典礼后不久，瓦希德邀请了著名作家和前政治犯普拉莫迪亚在总统府会面，普拉莫迪亚的作品被禁止了三十多年。在 1999 年 12 月 10 日国际人权日的讲话中，他邀请

政治流亡者回国，并指示他的部长们采取措施恢复前政治犯、拘留者和流亡者的权利。瓦希德最大胆的举动可能是呼吁废除 1966 年第 XXV 号 MPSR 决议，该决议禁止印尼共产党和一切共产主义教义，并称其违宪。他这样做公然挑战了新秩序最持久的法律和象征基础之一。甚至在成为总统之前，瓦希德在 1999 年初就打破了官方对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长期否认传统，提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和解真相委员会 (Komisi Pencari Kebenaran untuk Rekonsiliasi, 简称 KINKONAS)。尽管该提议从未实现，但一群人权活动人士和立法者继续推动这一想法，并于 2004 年通过了一项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律。

在这个时期，类似的改革和开放精神在 Komnas HAM 的工作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 Komnas HAM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成立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印尼人权记录不断增加的批评，但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末，Komnas HAM 已经发展出了令人瞩目的独立性。2003 年，它开始对苏哈托时期发生的最严重的人权侵犯展开广泛调查，包括 1965-1966 年的罪行。尽管该调查仅针对布鲁岛上被关押的政治犯案件，但所得出的报告代表了重大突破，并对几十年来官方对此事保持沉默提出了挑战。

2012 年，Komnas HAM 发布了一份关于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各个方面的详细报告，并呼吁检察长进一步调查以起诉那些被认定有责任的人。Komnas HAM 的报告是印尼官方机构首次明确指出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构成反人类罪，并得出印尼军官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结论。尽管它建议检察长办公室应进行进一步调查，但

它还提出了一个非司法的解决方案，即成立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正义感。这些是大胆的建议，受害者团体和广大人权界人士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在 2012 年初，向和解和开放迈进的势头似乎进一步增强，当时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市长向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发表了一次罕见的公开道歉，这是自 2000 年总统瓦希德以来政府官员首次道歉。市长还发起了一项当地的赔偿计划，包括为幸存者及其家属提供免费医疗保健、奖学金和小额商业补助。尽管他没有明确支持对暴力事件负责的人进行起诉，并明确表示不向印尼共产党道歉，但市长的公开声明和赔偿计划被视为公众对 1965-1966 年事件态度转变的迹象，并成为其他公职人员可以效仿的一个范例。

2014 年 7 月，新总统的选举使人权活动家们满怀希望，希望国家层面上的和解与正义势头能够得到加强。在竞选期间，新总统佐科·维多多（通常被称为佐科威）承诺解决长期存在的人权问题，包括 1965——1966 年的棘手问题。由于佐科威被视为政治局外人，既不是雅加达政治精英的成员，也不是军人，人们期望他的政府能够以开放和坦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在索罗市市长任期内支持 1965-1966 年受害者团体，并以其诚实和坦率的人民形象而声名远扬，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期望。

2016 年 4 月，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措，组织了一个名为《讨论 1965 年悲剧》的全国研讨会。¹² 这个活动由 Komnas HAM 和总统咨询委员会牵头，汇集了数十名幸存者、学者、人权活动家以

及军事和政府官员，听取证词并讨论暴力事件及其遗留问题。人们对这次研讨会表示谨慎乐观，认为它标志着官方态度对待 1965-1966 年事件的重大转变，政府可能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解决国家黑暗的过去。¹³

非政府组织的努力

官方倡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65-1966 年犯罪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以及通过各种形式寻求和解与康复的运动，有时是由国家和地方非政府组织主导，有时是与国际组织合作。¹⁴但是，这场运动也反映了参与组织的根本目标和理念上的显著差异。因此，一些较老的国家和国际级非政府组织强调建立历史真相和正义，以及进行结构性政治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而许多较新的地方级非政府组织则专注于和解、康复，并满足幸存者的即时身体和情感需求。当然，这两种方法之间存在一些重叠，但这种区别仍然捕捉到了公众对于 1965 年的讨论中的有意义的分歧。

许多以寻找历史真相和正义为重点的全国级非政府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哈托时代的最后十年，当时人权的语言和理念在印尼活动人士中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其中一些组织最初是作为前政治犯的地下支持团体开始的，后来发展成为为幸存者的基本权利进行倡导的活动组织，同时仍提供必要的心理和适度的经济支持。其中最著名的组织之一是 1965 年杀戮受害者研究所（Yayasan Penelitian Korban Pembunuhan 1965-66，简称 YPKP）。YPKP 成立于 1999 年，由前

政治犯组成，其目标是揭示真相和澄清历史，参与推动印尼的正义、真相、繁荣、和平、民主和人权。¹⁵

其他以人权、历史真相和正义为重点的国家级非政府组织包括政策研究与社会倡导研究所 (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 简称 ELSAM), 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消失人员和暴力受害者委员会 (Komisi untuk Orang Hilang dan Korban Tindak Kekerasan, 简称 Kontras), 成立于 1998 年改革运动的高潮期; 以及独立的国家反对妇女暴力委员会 (Komisi Nasional Anti Kekerasan terhadap Perempuan, 通常称为 Komnas Perempuan), 也是在 1998 年成立的。¹⁶ 这个领域中还有两个较新的国家级组织, 分别是正义和真相联盟 (Koalisi Keadilan Pengungkapan Keadilan, 简称 KKPK), 以及亚洲正义与权利 (AJAR), 一个总部位于雅加达的区域人权组织。¹⁷ 这些组织以各自的方式, 并经常联合行动, 坚持努力挑战官方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叙述, 要求为受害者和幸存者争取正义, 并倡导他们认为能够限制未来发生类似罪行的基本结构性变革。

作为过去的一样, 印尼的非政府组织继续与国际人权组织密切合作, 以更广泛地传播他们的信息。像国内非政府组织一样, 国际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观察、Tapol、东帝汶行动网络、观察印度尼西亚等团体在 1965 年问题上积极开展活动, 一般强调真相、正义和问责的必要性。国内外活动人士也在他们的活动和信息传播中密切合作。其中最重要的合作之一是共同发起成立 1965 年国际人民法庭 (IPT 1965)。由印尼人权活动家和学者 Nursyahbani Katjasungkana 领导, 并得到广泛的跨国活动人士、律师和幸存者的支持, IPT 1965 于

2015 年 11 月在海牙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庭审。根据其自身的说法，法庭的使命是审查 1965-1966 年犯罪的证据，制定准确的历史和科学记录，并将国际法原则应用于收集到的证据。在听取证词和审查大量文件后，IPT 1965 的法官组裁定这些暴行构成了反人类罪，包括种族灭绝。尽管该法庭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但它引起了国际社会对 1965-1966 年犯罪不受惩罚问题的广泛关注。此外，该法庭的组织者还希望将法庭的调查结果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建议联合国就印尼对反人类罪，包括种族灭绝的责任问题进行调查。

尽管这些更广泛的努力至关重要，但大多数国家组织也已开始致力于更为温和但同样重要的目标，即确保幸存者及其所在社区的即时情感和物质福祉。他们朝这个方向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国家层面改革和行动的缓慢进展的失望，以及意识到幸存者的需求需要更直接的措施，包括疗愈、和解和赔偿，而不仅仅是更遥远的真相和正义的目标。例如，2015 年末，国家组织 ELSAM 支持社区发起了在巴厘岛一个村庄中挖掘一处集体坟墓并为逝者举行适当的宗教仪式的倡议。挖掘的目的不是为了收集犯罪证据，例如通过对遗骸进行法医检查，而是为了履行村庄社区认为的宗教义务。ELSAM 指出，作为一个社区共同完成这项工作远比那些通过禁止讨论 1965 年事件来持续污名化受害者的政治精英的做法更为重要和有意义。

那种广泛的转变方法是受到了数十个小型社会、宗教和社区团体的启发，这些团体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致力于解决他们的社区在 1965-1966 年和其他问题上的需求和关切。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地方

倡议是“团结支持人权侵犯受害者”（Solidaritas Korban Pelanggaran Hak Asasi Manusia，简称 SKP-HAM）。²⁵ 该组织成立于 2004 年末，辛苦地收集了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地区约 1200 名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的受害者的证言，同时致力于支持受害者并扩大公众对他们困境的认识。它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功。例如，正是由于 SKP-HAM 的努力，帕卢市长在 2012 年向上述受害者道歉，并建立了赔偿计划。与此同时，该组织几乎放弃了将加害者绳之以法的期望。该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在 2013 年的一次采访中评论道：“我们知道人权法庭的可能性不大。但像市长所做的公开道歉对我们帮助很大。”⁴

另一个关注和解与赔偿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倡议是 1965 年联合秘书处（Sekretariat Bersama 1965，简称 Sekber 1965）。Sekber 1965 自觉避免政治色彩，将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物质和情感福祉以及与前敌人的和解工作放在首位。出于这个原因，除非确定这些活动不会给成员的生活带来复杂性，否则不参与政治倡导，例如关于真相和正义的问题。出于类似的原因，该组织不支持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的要求。在他们看来，法律体系无法被信任地实现正义，而且主要的肇事者都已经去世。简而言之，像许多当地组织一样，Sekber 1965 专注于和解与赔偿，而不是真相和正义。正是这个组织在 2005 年至 2012 年间，当时担任 Solo 市长的维多多总统的支持下获得了认可。

一个在这个模式中的第三个重要例子是一个名为虔诚穆斯林社区人民倡导组织（Masyarakat Santri untuk Advokasi Rakyat，简称 Syarikat）的非政府组织。虽然与 NU（一个在 1965-1966 年屠杀中起到核心作用的伊斯兰党派）有关联，但 Syarikat 致力于重新审视暴

力的历史，并促进 NU 和 PKI 的前成员之间的和解。作为该组织的项目协调员，伊玛目·阿齐兹告诉一位研究人员，Syarikat 一直在调查屠杀事件...以启动和解进程。这个进程主要涉及 NU，因为大部分暴力行为是由 NU 的年轻人所犯下的。但它并没有主张司法补救措施。事实上，Syarikat 得出结论，司法救济途径仍然被未经改革的政府和腐败的法律体系所阻塞，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地方层面的社区和解来实现恢复性正义。近年来，这种地方层面的恢复性正义倡议已经越来越受欢迎和普遍。根据 2013 年的一项估计，它们已经在成千上万个家庭和数千个印度尼西亚社区中被实施。

文化干预

对于 1965-1966 年的沉默也开始被印尼的记者、学者、前狱友、活动家、教师和艺术家们打破，他们以各种形式和媒体进行工作。通过他们在文化领域的介入，他们开始挑战一些在新秩序时期形成的霸权。这在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他们通过使用图形、电影和音乐，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这些作品，这些可能对印尼社会产生比传统媒体（如历史书籍、报纸和回忆录）更大的影响，而这些传统媒体只被相对较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所接触。³¹

自 1998 年起，印尼记者和媒体机构利用政府控制放松、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进行了更加开放和严肃的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调查。像《康帕斯报》和《雅加达邮报》这样的主要日报，发表了在新秩序时代中不可能发出的报道和社论，而像《时代周刊》、《编辑》和《D&R》这样的大发行量周刊，则发表了调查报告、特写

和采访，对官方叙述提出质疑。例如，2012 年，《时代周刊》发表了一期爆炸性的特刊，标题为《行刑者的忏悔》，其中包括对杀手、幸存者和人权倡导者的采访。³²

同样，长期对 1965-1966 年事件保持沉默的印尼学者们也利用新环境进行新的研究，并探索以前被禁止或至少是敏感的主题。其中最多产的历史学家是巴斯卡拉·瓦尔达亚，自 1998 年以来他已经出版了几本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及其后果的书籍和编辑的专著，并在国内外论坛上发表了讲话。同时，历史学家阿斯维·瓦曼·亚当也积极寻求对历史的更清晰理解，并公开谈论过去的不公正。与此同时，一批新一代的印尼学者已经开始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和分析，其中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出自批判社会历史和人类学传统的学者，包括希尔马尔·法里德、阿尤·拉提和德贡·桑蒂卡尔马。他们的工作不仅增加了我们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实质性理解，还显著拓宽了调查的分析焦点。这个新团体还包括接受美国培训的学者，如赫尔马万·苏利斯蒂约和伊万·加尔多诺·苏杰托莫科，他们的博士论文为大规模杀戮事件带来了新的启示，以及约瑟夫·贾卡巴巴，他的博士论文探讨了九月三十日运动在新秩序历史建设中的作用。或许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前政治犯和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激增。自 1998 年以来，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此类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在苏哈托下台后不久出版的，当时改革的精神仍然强烈。它们包括前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和知名的前政治犯，如前 Gerwani 领导人伊布·苏拉米和作者普拉莫迪亚的回忆录。普拉莫迪亚的回忆录于 1999 年出版，同年进行了国际巡回推广，似乎对开展关于政治犯经历的讨论并鼓励他人有所重要。因此，除了主要政治人物的回忆录外，现在还有很多由不太知名的人物写作并由全国各地

的印刷厂出版的书籍。这些包括因为加入左翼组织而被拘留的人的经历，以及被杀害或失踪者的子女的记述。它们还包括与前行凶者合作或由其撰写的回忆录和地方历史。过去十年中出现的另一种新类型是基于幸存者、目击者和行凶者的证言和口述历史的编辑集。这些作品似乎表明回忆录领域正在逐渐民主化，这一发展对于我们理解那些年的历史具有希望。它们似乎也反映了幸存者打破几十年的沉默的新意愿和甚至决心，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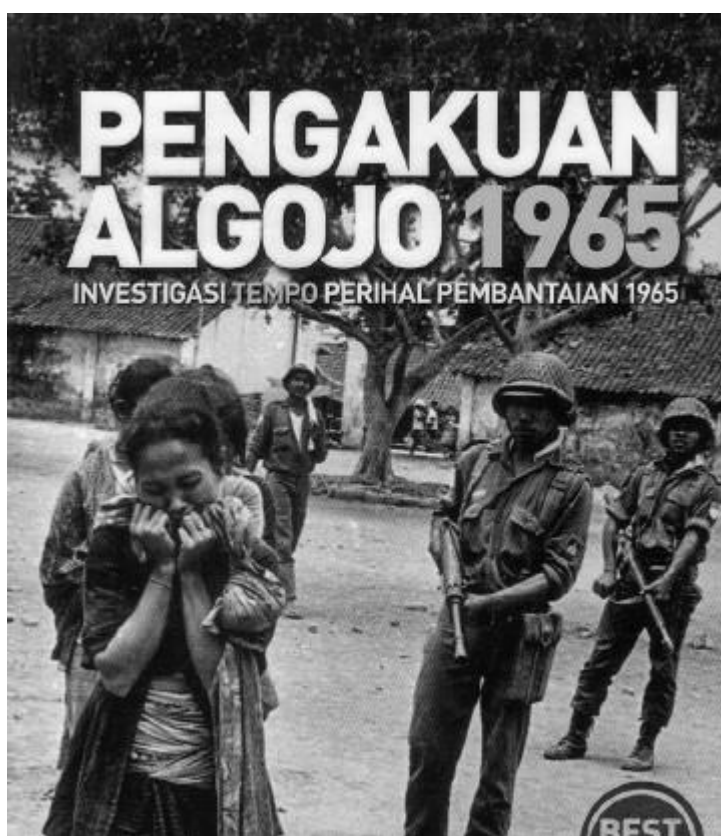


FIGURE 10.1. Cover of special issue of the weekly Indonesian magazine *Tempo* titled “Executioners’ Confessions 1965,” published in 2012. (Tempo)

正如一位在被释放三十多年后所说的前政治犯所说：所以，现在我的孩子们开始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要保持沉默呢？我开始思考那些命运与我相似的人们，那些像我一样被抛弃的人

们。我决定开始谈论那些导致这个国家走上错误道路的谎言。我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我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发生在未来的时代中。42

印尼的学校教师，尤其是历史教师，正在出现一种类似的趋势，尽管还处于初期阶段，即民主化的趋势。对于官方批准的教科书和课程中呈现的片面观点，以及对于改变这些标准的障碍感到沮丧，一些教师已经开始使用替代材料和方法。在一个创新项目中，由 Komnas Perempuan 和 Syarikat 赞助，中学生采访了 1965-1966 年的女性幸存者，制作了一部合作纪录片，名为《Putih Abu-Abu: Masa Lalu Perempuan》。2012 年，印尼历史教师协会的负责人承认她自己使用了替代文本，并通过其他来源推广外部学习。2016 年，来自 Riau 的一位高中教师表示她在课堂上放映了 Oppenheimer 的电影《沉默的眼神》，并鼓励学生们在互联网上探索 1965 年的历史。她对当局发出了直接的警告：不要再欺骗人民了。年轻一代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愚蠢，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一切。

过去的二十年中，虚构作品的出版数量也大幅增加，这些作品在其中批判性地描绘了或至少将 1965-1966 年的事件作为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著名的是两位印度尼西亚女作家 Leila Chudori 和 Laksmi Pamuntjak 的小说。⁴⁶ Chudori 的《回家》探索了 1965-1966 年事件的个人影响，重点关注一群因为与左派有真实或被指控的关联而在巴黎流亡生活的人们。⁴⁷ Pamuntjak 的小说《安巴》本质上是一个以 1965 年中爪哇中部的暴力事件以及布鲁岛的大规模关押和强迫劳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⁴⁸ 通过这些亲密的人物画像和对历史背

景的细腻描绘，这两部小说使读者能够以新的方式看待 1965 年的事件；通过这样做，它们有效地挑战了官方叙事。⁴⁹ 因此，这两部小说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外都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好评。⁵⁰

除了作家外，以各种风格和格式工作的艺术家，包括电影、摄影、音乐和社交媒体等，也在创造新的意识，挑战新秩序的正统观念，特别是在没有直接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印尼人一代中。⁵¹ 这些作品之所以强大，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触及新的受众，而且因为它们使用了许多相同的媒体格式，尤其是电影和音乐，这些正是新秩序宣传者所使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直接面对旧的叙事，并与之对抗。有些人利用这些格式来表达对 1965 年的长期压抑的主题、故事和观点，特别是前政治犯和左派的观点。还有一些人直接借用官方宣传作品的电影镜头和音轨，并对其进行混音或重新解释，以表达新的、更具颠覆性的叙事和可能性。例如，在最近的一个视频中，印尼视频艺术家重新混音了臭名昭著的政府电影《930/PKI 的背叛》，旨在揭秘、解构和颠覆国家宣传，并打开新的理解之门。⁵²

在这一流派中，更为新颖的干预之一是由 1965 年公园社区（Komunitas Taman 65）创作的作品，这是一个由年轻艺术家组成的松散集体，于 2005 年在巴厘岛 1965 年受害者纪念公园附近形成。他们除其他事务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忘记：1965 年公园社区的故事》的散文和故事集，对 1965-1966 年的官方记载提出了质疑。该团体还制作了一张由前政治犯创作和演唱的歌曲集：《监狱之歌：被压抑的歌声》。

与左派相关的音乐的恢复和表演也成为其他许多团体和艺术家关注的焦点。在这个复兴中，没有一首歌比曾经流行的民歌《GenjerGenjer》更加核心，它可以追溯到日本占领时期，但因其被指与印尼共产党有关而被新秩序禁止。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一个贫穷的妇女采集野菜在市场上卖来养家糊口的故事，已经成为对 1965-1966 年暴力行为进行历史重新评估和为受害者争取正义的倡导者的一种歌颂。在 YouTube 上快速搜索可以发现，除了 Bing Slamet 和 Lilis Sur 尤尼在 1960 年代的原始录音外，年轻的印尼艺术家还制作了数十个新版本的这首歌，包括说唱和雷鬼变种，并继续在各种场合，正式和非正式的演唱。其中一个艺术家是居住在德国的印尼人 Tomi Simatupang，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遇到这首歌的经历：我的生活在我走进一部电影 [Gie] 的放映场时改变了。在那部电影中有一首歌，一首简单而令人难忘的旋律，从那以后它占据了我的日子。那首歌叫做《GenjerGenjer》。受到音乐的吸引，Simatupang 花了接下来的五年时间进行研究和制作了一部名为《Genjer 狂热》的纪录片音乐会，这是一部关于这首歌和 1965-1966 年事件的现场音乐、档案片段和家庭视频的拼贴作品。

正如这个故事所暗示的那样，电影在激发对 1965 年事件的批判性反思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中间。尽管在新秩序时期制作了一些关于这些事件的外国电影，但它们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影响力远不及苏哈托下台后出现的电影。关于 1965 年的国内电影包括一些商业电影，比如《舞者之歌》，这是一个以暴力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与标准叙事有着显著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清楚地描

绘了军队和民兵在屠杀中的角色，并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因此，赫里扬托写道，它迄今为止对官方意识形态最具政治批判态度。

然而，绝大多数较新的电影都是纪录片，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其中一些影响较大的外国纪录片有《影子戏剧》(2001 年)、

《Terlena：一个国家的崩溃》(2004 年)、《妇女与将军们》(2009 年)和《沉默的 40 年》(2009 年)。关于 1965-1966 年的国内纪录片数量更多，尽管在质量和公众影响方面有所不同。许多电影由前政治犯和对他们遭遇表示同情的非政府组织制作。例如，纪录片《白色灰色：女人的过去》是在非政府组织 Syarikat 和 Komnas

Perempuan 的指导下制作的。此外，创意人类学研究所 (Lembaga Kreati tas Kemanusiaan, 简称 LKK) 也制作了六部短纪录片，该研究所是由因为加入 LEKRA 而被拘留的前政治犯组成的网络。尽管这些电影的发行和公众影响力有些有限，但它们值得注意的是为前政治犯发声并挑战官方叙事。近年来，国内纪录片中一些影响较大的作品包括《大坟墓》(2002 年)、《Tjidurian 19》(2009 年)、《布鲁岛，我的家园》(2016 年)和《恐惧的起源》(2016 年)。

但迄今为止，对这一主题影响最大的电影，无论在印度尼西亚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由乔舒亚·奥本海默执导的那些。他的两部纪录片，《杀戮之行》和《沉默的眼神》，无情地关注了 1965-1966 年的事件。两部片子都讲述了最令人震惊的残忍行为：肇事者割喉、砍头、喝受害者的血液。然而，这些电影最令人震惊的或许是它们揭示了这些行为五十年后的后果——因为这些电影讲述了那些经历过这些事件并且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生活被摧毁、社会被腐化的人们故事。63 年来，这个遗产最令人不安的迹象之一是加害者可以自由地讲述他们

可怕的故事，而不用担心受到起诉或谴责。然而，在《沉默的眼神》中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五十年前的事件如何继续困扰一个名叫拉姆利的年轻人的家人，他在 1965 年被一个军事支持的民兵组织残忍杀害。随着电影的展开，我们看到拉姆利的哥哥——一个名叫阿迪的中年验光师——勇敢地面对那些对他兄弟的谋杀负有责任的人，要求他们承担责任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然而，他却面对着否认、威胁和沉默。

由于其令人不安的主题以及其独特的电影特质，这些电影在印度尼西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并在国外引起了全新的关注。事实上，这些电影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分析人士将其称为奥本海默效应。最初以秘密方式放映，印尼语版的《杀戮行动》最终在公共场合和在线上被数以千计的印度尼西亚人观看。许多观众注意到，这部电影与他们在历史课和父母那里学到的一切相矛盾，并对政府对他们撒谎感到难以置信和愤怒。第二部电影《沉默的眼神》于 2014 年末首次放映，比第一部更广泛地被宣传，并引发了更多的公众评论和反应。可预见的是，政府官员和反共团体声称这部电影是共产主义宣传，并试图阻止其放映或禁止。尽管有这些努力，大多数印度尼西亚评论家认为这部电影应该是必看的，并坚称当局应该对所犯下的罪行负责。从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阿迪在放映会上受到长时间的喝彩，可以看出这些电影的影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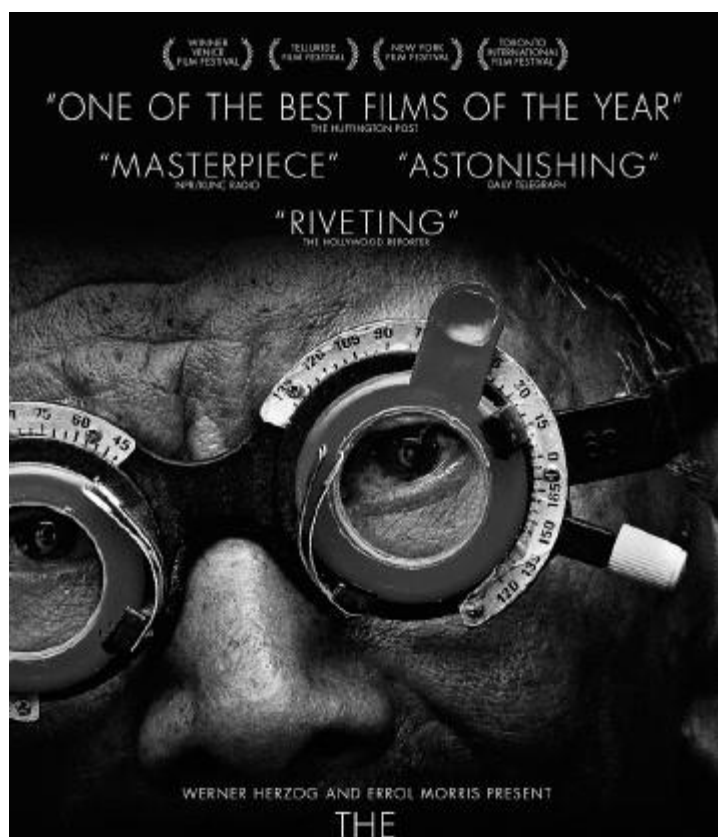


图 10.2.《沉默的眼神》的海报，这是奥本海默关于 1965-66 年暴力及其遗产的两部开创性作品之一。(DrafthouseFilms/Participant Media)

抵触

但并非所有的消息都是积极的。事实上，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强烈的反开放浪潮。可以说，印度尼西亚仍然在经历一场强大的反共浪潮。这种反弹部分归因于一套对共产主义和印尼共产党的规范和态度，这些规范和态度在整个印尼社会中根深蒂固。它还受到强大的国家官员和政治家们的言论和姿态的推动，以及一套早期新秩序时期的法律和法规体系的支持。

国家机构

尽管苏哈托总统于 1998 年辞职后，许多限制前囚犯和印尼共产党成员权利的行政法令和规定很快被废止，但立法者仍保留了限制左翼思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法律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 1966 年的 MPRS 第 25 号决议，该决议禁止传播或倡导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禁止 PKI 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关的所有组织或活动。该法律由 MPRS 在清洗了所有左翼和苏加诺主义成分后不久颁布，故意模糊而广泛。新秩序规划者设计它作为限制和惩罚异议的综合性手段，尤其是来自左翼的异议，并且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起到这个目的。

尽管随着苏哈托政权的结束，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开放的迹象，但立法机构不愿废除那个严厉法律的态度表明反共思想和焦虑根深蒂固。事实上，立法机构不仅没有废除该法律，还通过了新的反左翼立法，加深了镇压的法律基础。最明显的例子是 1999 年第 27 号法律，规定传播或拥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或者表达对印度尼西亚五原则的反对，将面临最长二十年的监禁。这些法律共同为对左派异议的抵抗和反弹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政治理由，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上的。

反共立场的显著坚韧也在国家当局和政治家对前述各项举措的反应中得到了体现。对于瓦希德提出关于 1965-1966 年的讨论的举动的反应尤其迅猛，尤其是他向 NU 暴力的 PKI 受害者道歉以及提议废除 1966 年的 MPRS 第 XXV 号决议。根据一些说法，这是他在 2001 年 7 月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宗教领袖、议员和军官对此提出了批

评，而学生组织和反共组织则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抗议他们所称的复兴共产主义和 PKI 的企图。同样，2004 年通过并引起了热烈欢呼的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法律很快遭到了一个反共联盟的挑战，然后在 2006 年被宪法法院废除。

相同的命运也降临在改变 1965 年事件在学校课程中处理方式的计划上。在国家教科书标准放宽和修订以反映新的开放精神的一段时间后，2006 年，教育部命令将所有对 930 事件的提及改为 930/PKI（将 930 与印尼共产党强行绑定在一起），这是新秩序偏好的术语。根据同样的原则，并以扰乱公共秩序为借口，检察长下令撤回所有偏离官方叙述的教科书。确实，尽管 1998 年新秩序的结束带来了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但官方审查的实践并没有停止。例如，2009 年，国家官员禁止了历史学家约翰·鲁萨的关于 1965 年的书籍《大规模屠杀的借口》。这项禁令最终在法庭上被推翻，这表明官方对审查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软化或至少是分裂。此外，正如鲁萨所指出的，禁令的结果是比原本预期更多的人读了这本书。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审查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其实施看起来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致。

对 Komnas HAM 2012 年报告的官方反应同样是压倒性的。现任和前任军官以及知名政治和宗教人物公开批评了该报告。在一次由军事退伍军人组织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副议长、乌拉玛理事会（Majelis Ulama）成员以及民兵组织 Pemuda Pancasila 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该报告因未宣扬印尼共产党的暴力行为而受到批评和坚决拒绝。会议结束后，一批退伍军人和其他人士会见了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将

军，并敦促他不接受向印尼共产党道歉。八月份，乌拉玛理事会的领导层同样否决了该报告。面对这样的反对，总检察长办公室只好将报告搁置。参加国家英雄日国家仪式后，总检察长澄清，从原则上讲，反共暴力不符合被视为严重侵犯人权的要求。根据 Komnas HAM 成员 Stanley Adi Prasetyo 的说法，这些发展削弱了人们对 1965-1966 年事件可能会得到认真处理的期望：看到这一切，公众变得悲观，因为前方的道路似乎变得越来越狭窄和曲折。我们要把这些严重的罪行的解决方案传给我们的孙辈吗？与此同时，在任职三年后，佐科维总统并未实现早期希望，即他的政府将产生真正的影响。例如，在 2015 年 8 月，他回避了对 1965-1966 年暴力问题的全面解决要求，提议成立一个和解委员会来审查和处理过去的人权犯罪，包括 1965-1966 年的犯罪。佐科维在 2015 年 8 月 14 日在人民协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政府希望实现国家和解，以使未来的后代不必承担历史的负担。我们的孩子必须自由地面对广阔的未来。”司法和人权部人权总干事在 2015 年 8 月重申了这一观点，主张应通过和解来解决过去的人权侵犯。同样，总检察长表示，这样一个委员会将以和解精神通过非司法手段解决人权侵犯问题。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和解原则上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但在印度尼西亚，这个想法并不乐观。通常情况下，和解的语言被用来回避对正义和真相的呼吁。印度尼西亚当局也经常表示，出于与印度尼西亚价值观更一致以及不愿打开旧伤口的理由，他们更倾向于非司法解决方案。因此，和解和非司法解决方案并没有被提出作为更广泛的过渡正义进程的一部分，而是被提供作为独立的机制，作为真相追

求和司法救济的替代品而非补充品。这当然是印度尼西亚当局在东帝汶问题上采取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军队在非法占领东帝汶（1975-1999）期间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种族灭绝。借助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的幌子，印度尼西亚当局成功地阻挠和破坏了从 1999 年开始的国际和国内对将那些负有责任的人绳之以法的严肃要求。结果是，尽管有压倒性的证据证明了反人类行为，但二十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印度尼西亚军官因在东帝汶犯下的罪行而被成功起诉。对于 1965-1966 年犯下的严重罪行，官方对和解和非司法救济的呼吁必须以此为背景加以审视。

更具体地说，这就是印尼总统在 2016 年 7 月决定任命臭名昭著的维兰托将军担任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的背景。作为 1999 年的武装部队指挥官，维兰托曾主持东帝汶的系统性暴力事件，因此他被起诉犯有反人类罪。⁸⁴ 在他 2016 年任命几个月后，维兰托重申政府打算通过非司法机制解决 1965-1966 年的问题。维兰托明确表示，政府认为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因此非司法机制不仅是政府首选的方法，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维兰托说，当司法程序不再可行时，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可以通过讨论和理解来解决案件。

为此，维兰托在 2016 年底宣布政府将成立一个由国家机构、执法机构和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 1965-1966 年任务部队。⁸⁶ 尽管人权倡导者并不反对和解的想法本身，但他们坚持认为，在没有其他倡议（如寻求真相、道歉、正义和康复）的情况下，和解是行不通的。⁸⁷ 然而，政府似乎坚持认为和解可以独立存在。正如维兰托在 2016 年

10 月所解释的那样，非司法途径将采取不责怪任何一方、不煽动仇恨或复仇的原则，并通过法律来证明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⁸⁸

无论如何，近年来的官方声明已经明确表明，在没有严肃的真相揭示和正义机制的情况下，即使是象征性的和解也几乎无法实现。例如，在有关佐科维可能在 2015 年独立日演讲中向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的受害者道歉的传闻中，伊斯兰团体和高级军官愤怒地坚称没有必要向印尼共产党道歉。2015 年 8 月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国防部长 Ryamizard Ryacudu 将国家向印尼共产党受害者家属道歉的想法嘲笑了起来。他说，

但从逻辑上来想想.....是谁反叛了？是谁先杀人的？是谁杀害了将军们？我们为什么要向那些杀人和反叛我们的人道歉？就好像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还向抢劫我的人道歉一样。⁹⁰

为了加强他的观点，部长坚持认为道歉将是一种承认有罪的行为，并且一如既往地声称谈论过去只会引起麻烦：够了，忘了它吧。让我们展望未来。请求原谅意味着承认我们错了，这将导致索赔要求。然后呢？永远都不会结束.....不要把我们取得的一切都弄得肮脏。最后，他引用了一个常见的威权主义的比喻，将印尼共产党受害者比作应该爱和原谅自己的父母的孩子，即使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印尼共产党应该爱印尼。没有必要怀有复仇的情绪。他们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如果他们被复仇的情绪所消耗，就不会有进步。⁹¹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当他在 2015 年 10 月 1 日的阵亡将军年度纪念活动上谈到这个问题时，维多多总统明确拒绝道歉。向谁

道歉？他问道。当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时，谁应该原谅谁？⁹² 人权活动人士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在了解发生了什么之后，道歉才有意义。正如其中一位写道，*道歉只能基于一个不公正的历史叙述，道歉需要真相。即使真相是痛苦的。*”⁹³

在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印尼政府对 2015 年 11 月的 IPT 1965 和 2016 年 4 月的 1965 年全国研讨会的回应并未给人以乐观的理由。包括副总统朱素福·卡拉、国防部长 Ryamizard Ryacudu、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 Luhut B. Panjaitan 以及总检察长 Muhammad Prasetyo 在内的高级官员批评了法庭干涉印尼事务，煽动虚假的新殖民主义主张，并暗示参与审判的印尼人不忠诚。当法庭对种族灭绝发表裁决时，印尼宪法法院前首席法官被引用称 IPT 1965 是一个笑话。⁹⁴ 同样地，尽管政府因 2016 年 4 月举办 1965 年研讨会而受到赞扬，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对集会发表讲话时，总检察长拒绝向受害者道歉，淡化了死亡人数，并质问活动人士找到所谓的大规模坟墓。值得注意的是，四月会议并未推动任何有意义的补偿或道歉受害者的举措，也没有结束犯罪的免责，或加强对暴力事件的历史理解。相反，四月的研讨会引发了愤怒的反弹。2016 年 6 月，一群退休将领组织了一场反印尼共产党研讨会，会上发言的包括国防部长 Ryacudu 以及来自各种保守伊斯兰组织的代表。可预见的是，发言者警告不要复兴共产主义，呼吁印尼共产党向印尼人民道歉，并敦促公众不要过度思考过去。⁹⁵

地方政府和社区地方和地方政府也采取行动，以阻止或压制艺术家、记者、活动家和学者的活动。虽然一些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

的会议和研讨会得到了许可并顺利进行，但许多其他活动要么被阻止，要么在中途关闭。这种禁止在围绕 10 月 1 日事件周年纪念日的几周尤其常见。几乎每一种情况下，这些干预行为都被认为是对 1966 年 MPRS 第 XXV 号决议和 1999 年第 27 号法律的执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为还被认为是对所谓重新揭开旧伤口以及印尼共产党的回归的回应。此外，与 1965-1966 年的反共行动相似，当局与地方反共团体合作，即使不是公开动员他们，也至少乐意接受他们的要求，或者未能干预停止或阻止他们对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攻击。

值得强调的是，自 1998 年以来日益活跃的激烈反共组织。其中许多组织与上世纪 60 年代的反共民兵组织有直接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联系，或代表军警自身的利益和关切。尽管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包括近二十年的改革和民主，但他们用来攻击敌人的语言立即被认出是上世纪 60 年代煽动大规模屠杀的反共宣传语言，并在新秩序时期维持了一种恐惧和仇恨的氛围。

例如，组织 HMI，它在 1965-1966 年领导反对 PKI 及其附属组织的运动中非常积极。2006 年 9 月雅加达两所大学学生发生冲突后，HMI 采用了当时和新秩序时期一直使用的语言和言辞。一份 HMI 声明声称，对方大学团体曾持有锤子和镰刀的图片，存在共产主义倾向，呼吁当局采取坚决行动——逮捕那些故意传播共产主义的学生，逮捕保护共产主义传播的大学官员，并呼吁印尼人民对校园及其周边潜在的共产主义危险保持警惕。⁹⁶

正如这个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在关于 1965-1966 年的辩论中，学生和学者并没有都站在同一边。实际上，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出现

了更加开放和批判性的调查，但仍然有学者和大学管理者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历史修正、正义或和解的讨论。其中之一就是阿敏翁达·卡斯迪，他是苏拉巴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前安索尔活动家，也是反共印尼历史学家协会（Masyarakat Sejarawan Indonesia，简称 MSI）的创始人和成员之一。尽管卡斯迪因其强烈的反共观点而闻名，但很少有人预料到他在 2009 年 9 月决定与反共阵线（Front Anti-Komunis）一起，在备受尊敬的地方报纸《爪哇邮报》总部外公开焚烧左翼书籍。虽然书籍焚烧引起了同事和学生们的一些不安，但值得注意的是，卡斯迪既没有因危及公共安全而被逮捕，也没有受到大学当局的任何纪律处分。三年后的 2012 年 9 月，卡斯迪再次煽动了反共情绪，在苏拉巴亚穆罕默迪娅大学法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警惕印尼的潜在共产主义危险》的研讨会。

另一个得到官方支持的组织是西爪哇反共人民联盟

（Persatuan Masyarakat Anti-Komunis Jawa Barat，简称 Permak），该组织的支持者包括臭名昭著的伊斯兰捍卫者前线（Front Pembela Islam，简称 FPI）、HMI 和 Kasdis MSI。⁹⁹ 2008 年 4 月，Permak 发表了一份广泛谴责国家人权委员会调查 1965-1966 年犯罪行为的声明。这份声明是反共团体常常提出的论点的目录，其中夹杂着新秩序宣传和恐吓手法。例如，它声称镇压印尼共产党（PKI）是人民对 PKI 片面行动的自发反应，暴力行动是为了维护法律、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统一国家而进行的合法警察行动，而 1965 年的政治局势就像一场战争，谁掌握权力就会打败敌人。基于这些断言，Permak 得出结论，重新探讨 930/PKI 是不符合历史的，可能会

危及印尼国家和国家的凝聚力，破坏一个相对和谐并已经忘记过去的社会。它认为，进行调查只会无谓地重伤旧伤。Permak 坚称，更好的做法是封闭那段黑暗历史，展望未来。最后，以 20 世纪 60 年代和新秩序时期的语言，它呼吁政府清洗 Komnas HAM，清除那些寻求再次崛起并发动复辟的前共产党员和新式共产主义者的捍卫者。¹⁰⁰

计划调查 1965-1966 年事件的 Komnas HAM，也成为军警退伍军人沟通论坛（Forum Komunikasi Purnawirawan TNI-POLRI）在 2008 年 4 月发表的愤怒谴责的对象。该声明认为，Komnas HAM 在处理 1965-1966 年的问题上偏离了其最初的目的；安全部队在 1965-1966 年所做的事情只是履行他们对国家的职责，符合积极法律，并没有构成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该声明还批评了 Komnas HAM 的一些成员以及某些非政府组织，指责他们以傲慢和挑衅的方式利用法律和法规，可能破坏国家的团结和和谐，削弱现在和未来武装部队的精神和士气。因此，它反对 Komnas HAM 调查 1965-1966 年事件的计划，支持拒绝在委员会面前作证的安全部队退伍军人，呼吁尽快更换委员会的领导层，并敦促停止将其作为打击我们自己国家的工具。

反共团体也自行追踪一切他们认为是复兴的共产主义的迹象，并向当局报告。例如，2009 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爱国者运动（Gerakan Nasional Patriot Indonesia，简称 GNPI）致信国家警察总长，敦促立即逮捕一名前政治犯组织的领导人，理由是该组织试图在他们的一个家庭聚会上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这个组织是 YPKP，即上述合法注册的受害者支持团体。在信中，GNPI 叙述了一些成员向当地官员和警察报告了这次聚会，随后他们干预并解散了聚会。然后，他们援引

了一些禁止传播共产主义教义的法令和法律，包括 1966 年的 MPSR 第 XXV 号决议和 1999 年的第 27 号法律，要求警察总长取缔 YPKP 并逮捕其领导人。

近年来，这种反共姿态一直持续不断。例如，2015 年 11 月，繁荣正义党的一名成员表示，参与 1965 年国际人权法庭的印尼人是为了捍卫印尼共产党而背叛者，并呼吁对他们进行起诉：共产党是叛乱分子，他们怎么能被捍卫呢？你可以说[参与国际人权法庭的人]通过违反 1966 年禁止共产主义的规定而对抗国家。而在 2016 年 4 月，一个名为“五原则前线”的非政府组织以熟悉的理由谴责了关于 1965 年事件的全国研讨会，称其会重新激起旧伤口，违背了 1945 年宪法和 1966 年 MPSR 第 25 号决议。该组织声称，85%至 90%的参与者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并警告称研讨会将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复兴，并迫使政府为对待共产党成员的暴行道歉。

文化领域

1965-1966 年相关的文化和艺术作品一直是抵抗和批评的特别焦点。上面讨论过的奥本海默的电影经常成为反共分子扰乱的目标，对社区的关切表示回应后，很多放映会被取消。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武装组织如伊斯兰捍卫者前线或反共民兵组织如五十年青年团领导了这些扰乱活动。¹⁰⁶但就像在 1965-1966 年一样，这些组织的公众角色经常掩盖了国家官员的串谋，他们通过命令不播放这些电影来回应对这些组织的关切。¹⁰⁷例如，2014 年，电影审查机构禁止公开放映《沉默的眼神》，理由是它会让观众对印尼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产生同情。¹⁰⁸

很久以前，尤其是在奥本海默电影成为争议的话题之前，许多与 1965 年有关的印尼电影已经成为政治争议的主要焦点。例如，2008 年，在中爪哇省，一部特色电影的制作因所谓社区成员的抗议而被迫停止。这部电影名为《拉斯特里》，讲述了一对男女在 1965 年 10 月之后因为他们加入左翼组织（Gerwani 和 CGMI）而受迫害的爱情故事。尽管据报道导演已经得到了国家警察的拍摄许可，但当地社区抗议并迫使拍摄停止。总结这些抗议的原因，一个名为印度尼西亚反共产主义联盟（Koalisi Masyarakat Anti Komunis Indonesia）的团体强调，该电影基于前 Gerwani 成员的证词，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的企图。然后，重复了由军方制造的 Gerwani 谣言，该联盟写道，Gerwani 当时的历史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妓女，有很多证人证明 [Gerwani 成员] 信奉性自由。Gerwani 在卢邦布亚折磨将军的残忍行为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道德和人性是多么卑劣……简而言之，反共产主义者表示，这部电影不应该制作，因为它是一部宣传和挑衅的作品，如果被放映，将引发新的社会冲突并重伤旧伤口。近年来，相同的模式变得明显。事实上，与其消失不见相反，对印尼共产党（PKI）和左派的反弹似乎在维多多成为总统后加速，这表明它可能受到政治反对和机会主义的推动。例如，在 2015 年 7 月，Pemuda Pancasila 的成员与当地警察一起前往中爪哇肯达尔的一位诗人和活动家 Kelana 的家中，调查他们所说的他非法和挑衅地传播共产主义教义的努力。更具体地说，他们声称他在 Facebook 页面上上传了他的一次表演的照片，并指责他的墙上有与歌曲《Genjer-Genjer》相关的材料。这些民兵成员援引 1966 年第 XXV 号 MPSR 决议，要求

Kelana 从 Facebook 页面和他的房子中移除所有共产主义属性，并敦促警方逮捕他。¹¹¹

2015 年 8 月，幸存者团体 YPKP 的计划会议因伊斯兰团体的死亡威胁以及情报官员和警察的建议而被取消。原定于 8 月 7 日至 8 日在中爪哇的萨拉蒂加市举行的会议原本将由 Komnas HAM、Komnas Perempuan 和司法与人权部长的代表参加。但反共团体坚称该会议是共产主义活动的幌子，并在 Facebook 上散布了 YPKP 在城镇周围竖起锤子和镰刀旗帜的消息。YPKP 的负责人 Bedjo 翁达称这些指控是虚假和挑衅。他还表示，威胁来自伊斯兰捍卫者前线和伊斯兰捍卫者卫队（Garda Pembela Islam 或 GPI），他们使用圣战的言辞，并声称 [流]放前政治犯的血是合法的。¹¹²

一如既往，在所谓政变周年纪念日，情况变得更加紧张。2015 年 10 月，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岛的警方干预了各种纪念或讨论 1965-1966 年事件的和平活动。在萨拉蒂加市，一群大学生在 10 月中旬因出版一本审查该市 1965-1966 年事件的杂志（《Lentera》）而受到质询。尽管没有学生被正式起诉，但他们被命令烧毁所有杂志的副本。警方声称并不是他们，而是大学当局要求烧毁杂志。然而，该杂志的学生编辑表示，他们最初收到了来自警方、军方和市长对该杂志的负面评论，并表示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他们被警方审问，并命令烧毁所有杂志的副本。^{113"}

2015 年 10 月，西苏门答腊当局拘留、驱逐并将一名瑞典印尼人汤姆·伊利亚斯列入黑名单，他试图前往一个据说他父亲与其他 1965-1966 年屠杀受害者被埋葬的墓地。Ilias 是 1965 年时数以千计流亡的

印尼人之一，他们在海外工作或学习，被阻止回国。多年来无国籍，他最终在 1980 年代初获得了瑞典国籍。当他在 2015 年返回苏门答腊时，当地当局指控他和同行的人制作了一部关于对印尼共产党的残酷行为的电影，他们否认了这一指控。根据与他同行的朋友的说法，

汤姆·伊利亚斯正在进行一次个人朝圣，可能是为了最后一次看望他父母的坟墓……他父亲的坟墓是 Komnas HAM 对 1965 年屠杀进行调查时记录的众多坟墓之一。现在，汤姆的意念已经消亡，因为他被驱逐出境并被列入黑名单。他再也不能回到印度尼西亚了。

地区警察局长承认伊利亚斯和他的团队已被拘留，但声称我们只是试图拯救他们免受村民的围攻，这位官员声称村民对拍摄关于 1965 年屠杀的纪录片感到不满。¹¹⁴

几天后，巴厘岛警方干预了乌布镇的一个国际作家节上与 1965-1966 年事件有关的三场专题讨论和一场电影放映。解释这一决定时，吉安亚县警察局长可预见地指向了 1966 年的 MPRS 第 25 号决议。像几乎所有国家官员一样，他还提到了社区的利益和避免揭开旧伤口的需要。他说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节日的主题不是揭开旧伤口。对于这一禁令，印尼著名作家埃卡·库尔尼亚万表示，最近似乎出现了一股新的反共浪潮，即使在印尼共产主义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对思想进行审查被容忍，它将持续发展，直到达到顶峰：消灭被认为与众不同的人的生命。这种干扰模式，即执法官员以安全和关切社区的名义干预，以阻止与 1965 年有关的文化活动，自那时以来一直持续存在。例如，在 2016 年 3 月，伊斯兰捍卫者前线威胁要干扰

雅加达歌德学院放映的电影《布鲁岛，我的家园》。在与警方会面后，主办方选择取消了活动。这只是许多关于 1965 年的电影被干扰的例子之一。事实上，根据 2016 年底的一份报告，印度尼西亚在前一年的言论自由受限方面有所增加，大多数限制形式是干扰或禁止电影放映和研讨会。而被禁止的电影中，大多数是关于 1965 年的主题。

当然，对于 1965-1966 年的问题，沉默和不作为并不完全是国家宣传、官方审查和根深蒂固的反共主义的产物。它还源自一系列社会压力和个人选择。玛丽·祖布琴在 2002 年的著作中敏锐地指出了个人记忆的普遍压制，指出受害者、目击者和施暴者的记忆一直被保持在谨慎的沉默中。¹²⁰ 沉默，无论是被强制还是自愿，肯定是前囚犯们关注的焦点。沉默似乎比言语更可取，因为言辞无法充分表达他们的感受，而且作为前囚犯说话仍然是危险的。最近，赫里安托提出这种沉默可能源自简单的冷漠，特别是对于许多年轻印尼人来说，1965-1966 年的事件似乎十分遥远。¹²¹

还有理由相信，许多直接或间接参与杀戮和逮捕的人选择了沉默，无论是作为施害者还是旁观者。鉴于军队在 1965-1966 年动员人民进行暴力行动的策略，这一类人的数量一定是巨大的，保守估计在数十万人。这些人之所以选择保持沉默，可能是出于内疚感、遗忘的愿望，或者更不太可能的是对追究责任的恐惧。这表明，大规模杀戮中的民众参与可能与事后的沉默和无为有关。通过动员民兵等方式进行暴力行动的大规模动员，可能成为后来追求真相和正义的严重障碍。

简而言之，自 1998 年以来，虽然有追溯 1965-1966 年历史的新开放和勇气的迹象，以及在帮助受害者方面取得了一些温和的进展，但对这些努力的抵制并未消失。事实上，有理由认为随着对旧有正统观念的挑战增加，反对派变得更加敌对。此外，显然，虽然反共行动通常由当地社会和宗教团体进行，但他们这样做是按照官方反共主义的长期规范和传统行事，并且他们的行动得到并且甚至受到国家当局、政治家和限制性法律的鼓励。在改革派方面，过去几年的记录表明，重心已从过去依赖国家解决问题转向基层地方实验。虽然这些地方解决方案看起来有一定希望，但它们也更容易受到当地反共团体和联盟的干扰。无论如何，前方的道路将充满困难和冲突。

第十一章

暴力，遗产，沉默

是的，死者确实在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说话。布痕瓦尔德、拉文斯布鲁克、达豪、奥斯维辛以及所有其他人类屠宰场，甚至包括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地方，都无法让死者沉默。

—PRAMOEDYA ANANTA TOER, *THE MUTE'S SOLILOQUY*

1965 年至 1966 年的暴力事件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改变了印度尼西亚历史的走向。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场暴力事件在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地方几乎被遗忘，对其的基本历史和分析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在前面的章节中，我试图以一种既能捕捉到其中复杂性又能回答那些未解之谜的方式来讲述这场暴力事件的故事。我希望通过这样做，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其他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人们所做的努力做出贡献，以打破长期以来围绕这些事件的沉默。现在，是时候将故事和论点的主要线索汇集起来，并提出一些更广泛的影响。我想通过回顾最初提出的三个核心问题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如何解释这场暴力事件？它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没有人谈论或采取行动？在关注印度尼西亚的故事的同时，我还想指出一些这种经

历可能如何影响我们对大规模屠杀和监禁逻辑、这种暴力行为的遗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处理它的一般理解的方式。

暴力

1965 年至 1966 年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如何解释？简单地说，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这种暴力行为并非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紧张局势，而是由军队组织，得到强大国家和国际环境的支持，并在印度尼西亚现代政治历史的某些独特特征的推动下更有可能发生。既有的冲突以各种方式塑造和助长了暴力行为，但并非自发发生。如果没有军队的领导，没有强大国家和支持性的国际环境的帮助，这些冲突永远不会导致如此广泛和激烈的暴力行为。

军队领导的关注解释了长期困惑观察者的某些暴力模式和变化。例如，它解释了社会和经济紧张局势如何转化为大规模暴力，为什么暴力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如此相似的形式，为什么民兵组织在各地都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以及暴力的独特语言来自何处。重要的是，对军队角色的强调还有助于解释杀戮和长期拘留在地理和时间上的显著差异。最重要的是，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指挥官在实施中央指令时的政治立场、策略和能力。但这些差异也反映了军队在执行其行动时依赖于一系列地方和区域中间人的事实，其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可靠，并利用了各地现有的社会经济、宗教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的地理分布和时间上的差异反映了中央军队计划如何通过不同的网络和地方条件进行插值。

军队的核心角色和整体性质的协调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不久开始的大规模拘留行动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首先，广泛不同地区拘留的普遍关押方法，尤其是在审讯期间常规使用的酷刑和性暴力，以及采取高度军事化的惩罚，表明军队应对此负责。其次，大规模和系统化的拘留，尤其是囚犯分类和运输的精心安排，清楚地表明这是中央计划和协调的结果，而不是自发或随机的。最后，拘留水平的地理变化似乎与地区与当地军事当局在执行国家级指令方面的姿态、能力和策略有关。

我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大规模屠杀和拘留是一场针对左派的由单一军队领导的运动。杀戮和拘留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许多模式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大多数被杀害的人首先被拘留，然后被从拘留地点移走并处决。同样令人不安和具有启示性的证据——尽管还不完整——表明，杀戮的程度最高的地方，长期拘留的比率最低。杀戮和长期拘留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一些军方当局将杀戮作为拘留的替代手段。综合起来，这些特征强调了拘留计划的一个定义特征：与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更广泛的暴力运动一样，它是经过有意组织和实施的军队行动的一部分。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暴力行为是针对政治左翼的协调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随着上世纪 70 年代末释放了大多数政治囚犯，公开的暴力行为转变为一项更为隐蔽的计划，以镇压、控制和纪律前囚犯，并清洗国家和社会中的左翼分子和其他政治不受欢迎的人。这个计划直接影响了大约一百万名前囚犯，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形成了一种深深的白色恐怖——或者是安德鲁·内森所说的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焦虑一致性，这种焦虑一致性持续了三十多年。¹ 虽然在 1998 年苏

哈托总统辞职后，一些镇压和控制的机构被拆除，但其中许多威权主义思想、态度甚至基本法律仍然存在，并且似乎在整个印尼社会中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对左派的军队暴力行动得到了强大的外国势力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同时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国际背景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外国势力事先策划了所谓的政变或暴力行动。相反，通过及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秘密宣传和心理战行动以及故意保持沉默的政策，美国及其盟友帮助创造了政治条件，使军队夺取权力的可能性更大，并鼓励军队及其盟友对左派进行暴力行动。也就是说，美国及其盟友协助并纵容了可能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反人类罪行。

除了强大国家的影响之外，更广泛的国际背景也对相同的结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冷战、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人权规范和网络的薄弱。冷战背景下的深度两极化政治逻辑和语言，以及对被视为共产主义者的暴力受害者缺乏同情心，都促使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像苏加诺这样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者采取了好战的政治风格，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人权规范几乎没有起到作用，主要被左翼跨国团结网络的抗议声被淹没。另一方面，正如我在这里所论述的，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国际规范转变，特别是关于国家暴力和人权的规范，以及一个新兴有影响力的跨国人权网络的出现以及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衰落，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尼西亚调整其对左翼政治犯的政策。

最后，我在这里提出了五个广泛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使得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屠杀和监禁变得更加可能，并有助于解释它们的独特模式。首先，该国的殖民地和革命历史使得左右派之间的意识形态差

异成为印度尼西亚政治的一个关键分歧线，并形成了军队、PKI 和某些穆斯林党派在历史叙述和记忆方面的分歧。其次，革命时期的严重冲突导致军队和一些穆斯林之间产生了一种对 PKI 代表国家威胁的看法，并引发了深刻的相互猜疑和敌意。第三，革命期间和革命后立即进行的国家形成过程导致了一个在政治上强大且保守的军队的出现，他们对现状有着强烈的利益。第四，军队内部发展出了一种从日本和荷兰殖民军队以及革命经验中借鉴的制度文化、行动方式和教义，这使得对国内敌人的暴力镇压变得更加可能，同时也塑造了实现目标的手段。最后，独立后出现了一种以激进主义、极化和大规模动员为特点的政治运动，为广泛参与军队暴力行动奠定了基础。

这些具体结论之外，印尼案例突显了一些关于大规模屠杀和监禁发生条件的更一般性观察。也许最重要的观察是，大规模暴力不是古老文化倾向、深层宗教差异、潜在社会经济条件甚至政治冲突的自然或必然结果。相反，它是由处于政治和社会权力地位的人们在历史上特定的行为和疏忽所造成的。换句话说，无论它们根深蒂固，潜在的偏见、紧张、冲突和仇恨并不会自动或必然导致大规模暴力。转向大规模屠杀和监禁需要的是比敌意或冲突更多的东西；它需要一个能够表达冲突可以和应该通过暴力解决的行动者，以及一个有意愿和能力这样做的机构。明显的候选人是军队、警察部队、民兵组织和革命运动，它们的制度规范和教义将暴力描绘为实现政治目标的合法和有效手段，并具备进行这种行动的后勤和组织能力。我认为，正是这些机构在将敌意和冲突转化为大规模暴力，包括种族灭绝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传播者或加速器的作用。

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内部机构的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构会形成独特的机构文化，这些文化多多少少具有暴力性，并且会确定对自身存在和权力的特定威胁。这些机构还会形成暴力行为的惯例，这些惯例实际上是与该机构有关的人员所学习的暴力行为的例行程序。通过各种过程，包括社会化、灌输、指挥权威和同辈压力，机构成员会接受这些机构文化，并以可以加速暴力并赋予其独特特征的方式来实施这些惯例。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案例中，这种机构文化和惯例可能导致了暴力的某些共同特征，如使用特定的酷刑技巧、对受害者进行斩首和阉割、公开展示尸体和身体部分以及将尸体丢弃在井、灌溉沟和河流中。这些行为和模式不容易通过个人心理、偶然事件或深层次的社会或文化紧张关系来解释。事实上，它们也不太可能是书面命令或指令的产物。

同时，印尼案件凸显了地区和地方行为者以及条件在大规模暴力的逻辑和动态中的重要意义。正如 Straus 和其他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暴力是由中央下令的，其实施也始终取决于这些中间层行为者和条件。如果他们是中央指挥的热心盟友，具备执行其指令的意愿和能力，大规模暴力将得到促进或加速。相反，如果重要的地区和地方行为者对中央指令持抵制态度，或者缺乏组织和后勤能力来执行指令，大规模暴力很可能会减缓，至少在这些条件改变之前。关键是，即使在最为集中和专制的政治体制中，这些中间层行为者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而这种自治权的行使可以解释观察到的暴力模式在地理和时间上的重要变化。在印尼，情况确实如此，暴力的强度和性质根据地区和地方军事指挥官及其民事盟友的不同政治立场和能力而有所变化。

印尼的例子也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的判断，即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杀戮是由贬低目标群体的语言所引发和促成的，比如将他们描绘成无神论者、叛徒、动物、野蛮人、妓女或恐怖分子。正如费恩和其他人所争辩的那样，有效地将目标群体从施暴者的道德共同体中排除在外的公共话语、叙述和视觉表现，使得从冲突转变为大规模暴力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个过程中，大众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政治权力或武力允许一方控制或垄断它们，几乎排除了其他声音的情况下。印尼案例中的另一个典型是，这些叙述和表现加速暴力的力量，远不仅仅取决于它们的可信度或真实性，而更取决于其作者或发言人的被认为具有的权威。根据情境的不同，这可能是一名军官、政治领导人或宗教权威，尽管随着暴力的爆发，可以推测军事人物的权威相应增加。

对于这些主要是国内的过程，印尼案例表明国际行为者和背景可以在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的动态中做出贡献或限制。简单地说，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杀戮是通过一系列国际行动（和不作为）来加强犯罪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力量对比而实现的，包括军火转让、宣传和心理战行动、军事干预、非致命援助、不作为和故意保持沉默。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杀戮可以通过普遍的国际规范来实现，这些规范将暴力视为实现某些政治或道德目标的合法手段，比如乌托邦和革命意识形态。但印尼的例子表明，其他规范，包括国家安全、法律和秩序以及发展，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被引用，从而促进或合理化国家的极端暴力行为。

如果这些结论倾向于证实我们对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最研究的案例所了解的内容——尤其是大屠杀、亚美尼亚和卢旺达种族灭绝案——那么印尼的经历至少有三个特点可以与这些案例区分开来，并可

能指向新的方向。首先，与标志性的种族灭绝案不同，印尼的受害者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种族、种族或宗教而被定义，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左翼人士。其次，大规模屠杀和拘留并未发生在战争背景下，无论是国际战争还是内战，而是在相对和平的时期。第三，实施这一运动的政权——苏哈托的新秩序——明显不是出于乌托邦的愿景，就像其他许多种族灭绝政权一样，包括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和波尔布特的柬埔寨。

这些差异对一些现有的种族灭绝和大规模暴力的理论构成了挑战，或者至少表明了它们可能需要进行修正的方式。例如，如果印度尼西亚的受害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而被定义，那么强调种族、种族或宗教仇恨导致大规模暴力的论点必须扩大范围，以解释基于政治身份的针对行为。所呈现的情况是，像我在这里为印度尼西亚勾勒的那样，国家和特别是军事当局的故意行为在产生大规模暴力方面比个人心理、原始情感、古老的种族敌对、宗教仇恨或社会经济条件更为重要。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还提醒我们，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大规模政治暴力和种族灭绝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维度，而政治身份与种族、宗教或种族身份之间的界线很少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即使暴力的目标主要是以种族、种族或宗教的方式定义的，以这种方式针对他们的人的意图几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的。

同样，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屠杀发生在战争背景之外，我们需要考虑战争对种族灭绝的所谓影响——如残暴化、威胁感、背叛论述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对立心态——在其他情境中同样可能出现。印度尼西亚的案例表明，这些影响不仅可能在传统战争期间出现，而且可能在激烈但主要非暴力的政治意识冲突时期出现。这两种情境显

然都可能加剧对国家存在威胁的声索、严重的政治两极化、大规模动员和背叛论述，从而鼓励或加速大规模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的经验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挑战、颠覆或削弱这种二元论辞令的国际规范和法律体系，无论是以人权还是其他原则的名义，可能有助于抑制甚至制止大规模暴力行为，包括种族灭绝。

最后，就苏哈托的新秩序而言，如果不是出于乌托邦的愿景，我们需要考虑的可能性是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的根本意识形态力量并非必然是乌托邦主义，正如魏茨所坚持的，而是其他东西。一个可能性是，将希特勒、弗朗哥、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和苏哈托联系起来的共同线索是一套国家规范、实践和制度，可以总称为军国主义。从规范上看，军国主义包括一系列的教条和言论，通过这些教条和言论，国内的反对派可以被轻易地描绘成国家的敌人，或者是对国家构成存在威胁的敌人，对他们使用或威胁使用大规模暴力是合理且必要的。在实践上，军国主义提供了实际的暴力例行程序和手段，国家领导人通过使用武力来应对这些被感知的威胁。在制度上，军国主义提供了结构和组织能力，这对于在长时间内进行大规模暴力行为的任何计划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简而言之，军国主义为对人口进行大规模暴力行为提供了关键的规范、教条和组织基础。

遗产

1965-1966 年印尼暴力事件的后果和遗产是什么？最明显的是，至少有五十万人死亡，许多人的生活也被摧毁。在他们获释后的三十多年里，约一百万名前政治犯及其家人遭受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和经济

济权利和自由的限制，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为了维护秩序和稳定，他们的选举权受到了官方的限制，被禁止在各种敏感职业中工作，并受到了令人讨厌的监视和控制制度的束缚，影响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人还因为与印尼共产党（PKI）或所谓的政变有实际或被指控的牵连而遭受社会污名。此外，对于那些被杀害者的家人和朋友来说，1965-1966 年的事件经常意味着家庭生活的破裂，丧失了配偶、父亲、母亲、叔叔、阿姨、侄女或祖父母。即使那些失踪的家庭成员回来了，造成的伤害也不容易弥补；配偶通常已经再婚或搬走了，孩子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或者在听到了关于 PKI 暴行和背叛的官方说法后，不愿与他们有任何联系。这种长期的心理和社会后果，由国家权威和社会规范多年来强制执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尽管我们对此了解较少，并且我在这里没有详细描述，但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似乎对参与其中的人们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心理影响，无论是作为施暴者还是旁观者。奥本海默的电影《杀戮之行》和《沉默的眼神》中所展现的施暴者的折磨行为就是一个例子，但在各种情况下，回忆录、虚构故事和施暴者与旁观者的证词中都可以观察到相同的症状，如噩梦、身体疾病、心理困扰、家庭暴力和药物滥用。例如，在 1994 年我在巴厘岛采访社区成员时，遇到了两个小时候被军队处决的印尼共产党成员的血肉溅到身上的男孩。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时，他们首先开心地微笑，然后开始失控地哭泣。其他的描述中还有一些前杀手显然失去了理智，变得无法控制地暴力，或者遭受各种幻觉的折磨。

学者和其他观察者倾向于将这类回应描述为创伤的迹象。虽然使用这样的术语可能有一定的价值，而我对这个主题并不是专家，但值

得指出的是，大多数印尼人在遭受这种症状时并不以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更常见的解释是根植于关于鬼魂、附身和宗教失衡或义务的信仰。同样，对于这种干扰的治疗方法通常采取具有文化特定形式的方式。例如，当一名来自西帝汶的前警察参与杀戮后开始行为异常并殴打妻子时，家人决定是时候让他接受一个冷却血液的仪式了。正如他的女儿后来回忆道，他被带到河边，在那里他必须喝一些被宰杀的狗的血滴。他们用狗的血在他的额头上做了一个十字，以冷却他体内的热血。那似乎还不够，所以他们去找了一个信仰治疗师。我父亲后来告诉我，只有那时他才感到内心的平静回来了。

宏观来看，1965 年至 1966 年的事件还意味着与左翼有关的整个一代作家、活动家和艺术家的沉默，无论是通过杀戮、监禁还是审查。这个事实已经削弱了或至少深刻改变了印度尼西亚文化和知识分子生活的进程。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包括一些该国最受尊敬的文化人物。但对印度尼西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的后果。更大、更棘手的问题是，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对现代印度尼西亚政治身份和文化建设至关重要的整个左翼思想、写作和政治行动传统已经被摧毁并被宣告非法。这个过程剥夺了印度尼西亚对自己过去的认识，同时削弱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的重要传统。更直接地说，它加剧了印度尼西亚人在批判性分析 1965 年至 1966 年事件方面已经面临的巨大困难。

此外，通过摧毁左派，实施暴力并扭曲历史的联盟关闭了一条重要的民众政治表达和批评的途径。这样做，很可能将民众的愤怒和不满转向其他机构形式，包括伊斯兰捍卫者前线等激进伊斯兰组织、右翼民族主义青年团体如 Pemuda Pancasila，以及臭名昭著的普拉博

沃·苏比安托将军等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正如 Heryanto、Ricklefs 和其他人所主张的，1965-1966 年后左派的毁灭是新秩序最后几年伊斯兰化进程的基本前提，而且一直持续至今。⁵ 左派的毁灭还引入了政治精英雇佣暴徒（称为 preman）的普遍做法，正如奥本海默的电影生动展示的那样，这导致了该做法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巩固。⁶ 远非削弱这种倾向，自 1998 年以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分权化反而助长了新形式的政治暴力，包括其伊斯兰主义变种。正如一个 preman 告诉一位研究者的那样，“现在，在改革时代，民族主义，维护国家……以及那些屁话都行不通了。关键是要加入那些关于圣战和打击罪恶的团体。”⁷ 这些团体及其所宣扬的暴力不容忽视，虽然尚未主导印尼政治，但它们确实对该国的传统、宗教宽容和文明形象构成了持续存在的威胁。

由于不同的原因，1965 年至 1966 年的大规模暴力也导致了宗教生活和信仰的重大重组。在官方压力和对被指控无神论的恐惧之下，1965 年之后，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放弃了他们旧有的、与动物崇拜有关的宗教信仰体系，转而选择了五个官方承认的信仰：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新教和佛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转变对于那些未被承认的信仰体系的信徒来说，代表着重大的损失，而对主要宗教的活力几乎没有任何提升。实际上，通过强制实施宗教正统观念，新秩序无疑为针对明显异端群体（包括艾哈迈迪派、七日安息日派和爪哇岛的古伊斯兰信仰体系 Kejawen 的信徒）的歧视、迫害和暴力行为铺平了道路。这些模式不仅在新秩序结束后仍然存在，而且据说自那时以来加速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既定宗教在 1965 年至 1966 年的暴

力事件中的明显串谋使他们的领导人不愿以有意义的方式审视那段历史，更不用说采取措施来赎罪了。

1965 年至 1966 年的事件对印度尼西亚的妇女和性别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我们所见，妇女和女孩，尤其是那些与 Gerwani 有关的人，成为了杀戮和拘留的目标，许多人还遭受了攻击者和狱警的性暴力。除了成为目标外，妇女和女孩还因为作为在反左翼运动中被杀害或拘留的男性的母亲、妻子、姐妹和女儿而遭受创伤和歧视。此外，通过对妇女的身心折磨，新秩序还破坏了在二十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中扎根的妇女政治和社会赋权的强大运动。取而代之的是，政权强加了一个过时的父权理想，认为妇女应该是温顺、不涉政治的，她们的地方就是家庭。与 1965 年至 1966 年大规模暴力的其他遗产一样，这个过时的理想在新秩序结束后的二十年里受到了挑战。但这个过时的理想并没有被推翻。它以各种形式存在，包括立法者和行政官员的决策，这些决策要么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和对妇女的暴力，要么忽视了这些问题，并且还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暗示，即参与政治生活的妇女不符合印度尼西亚传统的行为规范。

1965 年至 1966 年的暴力事件在冷战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预示着左翼政党在东南亚合法政治动员的不寻常实验的结束，以及对越南、柬埔寨、老挝、菲律宾、泰国和其他地方的左翼进行武装干预的加速。随着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覆灭，合法议会竞争政治权力的道路被彻底关闭，只剩下暴力起义、冲突和战争的途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覆灭还鼓励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错误乐观，即通过武力和与根本上反民主的军事政权结盟来击败共产主义。一些观察家进一步认为，摧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行动，尤其是故意挑衅、心理战

术和死亡小队的使用，可能已经成为其他地区秘密反共行动的模板。例如，斯科特提出，美国在 1970 年推翻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在 1973 年推翻智利的阿连德，以及自 1960 年代以来在中美洲支持死亡小队，可能是根据 1965 年至 1966 年印度尼西亚行动的成功进行的。1965 年至 1966 年的事件最终凝结了印尼国家的某些特征，并塑造了其对异议和反对派的处理方式，这种方式延续了半个世纪。1965 年之后，政权常常采取极端暴力手段，包括非法杀戮、酷刑和任意拘留，对待真实或被认为是对手的人。在 1965 年至 1966 年期间磨练出来的技术和手法的基础上，政权依靠民兵和准军事力量对付真实和被指控的政府对手，尤其是在爪哇心脏地带以外的地区，如东帝汶（东帝汶）、亚齐和巴布亚。在那些地方和其他地方，政权杀害和拘留了大量批评者，并对被拘留者施加了与 1965 年后对待左派分子所使用的酷刑和性暴力相同的手段。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法律或政治制裁对这种滥用行为进行约束的情况下，暴力和免责的文化深深扎根于军队及其相关机构中。这些新秩序的特征使其赢得了一个当之无愧的侵犯人权的恶名，并导致了 1966 年之后数十万人的死亡。即使在 1998 年新秩序的结束和民主和分权进程的开始之后，这些国家的特征中的许多仍然存在。



图 11.1. 1977 年东加里曼丹省 Sumber-Rejo 监狱营地的入口。标牌上写着：注意：门必须保持关闭和锁定。（大卫·詹金斯）

除了这些结论之外，印度尼西亚暴力事件的长期后果可能对更广泛的问题提供一些见解，即大规模暴力对受害者、施暴者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影响是什么？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证实了我们对大规模杀戮和监禁对受害者及其亲人的影响的大部分了解。这些影响包括心理困扰、精神疾病、家庭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破裂、经济困难、社会排斥和政治权利的否定。也许不太明显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案例告诉我们，大规模暴力和沉默的后果对施暴者和旁观者也可能是重大的。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参与杀戮或折磨的人来说，长期影响可能包括心理困扰和精神疾病。即使只是目睹了这些行为的人，也很可能遭受困扰，特别是在没有提供表达悔意或请求宽恕的途径的情况下。

印尼的经验也表明，这种暴力和沉默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深远影响。仅举最明显的后果，大规模暴力事件之后，人们可能会发现对国家的所谓威胁采取常规暴力手段，使得安全机构内部存在一种免罪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活普遍军事化或残暴化，性暴力和家庭暴力水平升高，公众对关键国家机构缺乏信任。这在许多经历长期暴力的国家中都是事实，比如柬埔寨、东帝汶和南非，并且已经成为过渡正义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

虽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但在那些曾经被正式压制了替代历史解释并且没有进行补偿、赔偿、纪念和正义的情况下，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会显著加剧，至少会持续两代人。因为如果那些已经采纳了一些或全部过渡正义机制的社会仍然受到深刻的个人和社会创伤以及政治功能障碍的困扰，那么可以合理地假设在那些没有采取这些机制的社会中，这些问题会更加严重。

关键问题是这样的损害是否能够被弥补，尤其是在如此长时间的延迟之后，以及哪些机制可能会证明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是有效的。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种损害是无法被弥补的。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和整个社会来说，答案更加复杂。有些人似乎相信一个正式的道歉就足够了，还有人认为澄清历史记录才是最终目标，还有人认为只有通过一个完整的司法程序，追究最有责任的人才能够满足要求。这种观点的多样性应该让我们对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保持警惕，特别是那些试图将一个单一价值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的解决方案。尤其是那些试图以和解的方式取代正义和惩罚目标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如果从印尼案例中能够得到任何教训，那就是

虽然和解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仅仅有正义是不够的，有充分理由怀疑以和解为代价而放弃正义是否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沉默

鉴于 1965-1966 年的暴力行为所带来的深远而令人不安的后果，我们可以问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对此事几乎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但首先，让我声明一下。说印尼的暴力行为完全没有受到关注是对那些勇敢发声的人们的不公平。正如我们所见，许多人，包括记者、艺术家、教师、作家、电影制片人、人权活动家、学者，甚至一些政治家，都已经这样做了。尽管他们面临着严重的障碍，但他们已经开始以重要的方式挑战主导的叙述。

然而，在重要方面，这种描述是正确的：尽管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改变情况，但对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公开讨论仍存在严重限制，甚至禁忌。同样重要的是，尽管公民采取了行动，印度尼西亚当局未能追究或故意阻挠几乎所有认真解决暴力事件的努力。截至 2017 年，没有成立真相委员会，没有全面努力挖掘遍布全国的数百个集体坟墓，没有修建纪念遇难者或其他受害者的纪念碑，没有进行适当的司法调查，没有对涉嫌犯罪者提起刑事诉讼，也没有国家提供正式道歉或赔偿。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拒绝对这些事件发表谴责的言论，甚至不将其描述为对人类罪行。相反，在这些事件发生半个多世纪后，否认、阻挠和不受惩罚的模式仍然存在。

印尼在这方面的失败与其他一些曾经有类似暴力历史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虽然取得了一些艰难的、尽管不完全的进展，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努力应对过去的暴力历史，通过成立真相委员会寻

求对历史的共同理解，将一些肇事者绳之以法，承认和纪念过去的罪行，并向受害者提供某种形式的赔偿（或至少道歉）。实际上，尽管印尼的民间社会做出了英勇努力，但其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不佳，可以说与一些以逃避有意义的人权行动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包括中国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方面、苏联在大清洗和集体化运动方面以及美国在对待土著人民的种族灭绝以及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方面。

问题是为什么？尽管公民社会行动者做出了勇敢的努力，为什么印度尼西亚还是属于这个不起眼的群体？为什么在这些罪行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它们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为什么政府没有正式道歉，没有可信的和解尝试，也没有朝着赔偿的方向迈进？

最简单的答案是这是一个政治权力问题。与许多负责种族灭绝或其他反人类罪行的政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哈托将军的新秩序政权存活了三十多年。在此期间，他们利用宣传、（误导性）教育、公共仪式、镇压和恐惧来压制批评者。此外，由于那些负责暴力行为的人长期掌握权力，他们能够书写有关暴力的历史，并以使质疑官方版本变得危险且不太可能的方式重塑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换句话说，与他们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同行一样，他们对国家权力的长期掌控限制或阻碍了实现真相和正义等目标的努力，这些目标与肇事者的个人、政治和制度利益相冲突。

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在 1998 年之后取代新秩序的表面上民主政权，采用了许多相同的技术和机制，产生了类似的恐怖效果。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的法定和立法遗产，这些遗产继续构成对左派采取镇压行动的法律基础之外，最值得注意的是自 1965 年以来一直存在的旧威权主义思维方式，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描绘为一个必须被粉碎的背叛敌人，对国家和政权的存在构成了颠覆性威胁。

如果印尼政府内部仍然主导着激烈的反共主义和威权主义观点，那么可以推断出，关于 1965-1966 年的有意义变革的动力不太可能来自该政府。自 1998 年以来，国家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总统和武装部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的记录堪称惨淡，这无疑表明了同样的结论。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近年来，真正关心人权问题，包括 1965-1966 年问题的印尼人越来越多地转向基层策略，绕过或简单地忽视国家政治行为者和机构。虽然范围更为有限，没有快速解决方案，但这些非国家解决方案实际上已经开始取得一些成果，例如地方和解、道歉和赔偿。但是，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从下面逐步变革的策略显示出更多的希望，那么它也更加困难，特别是在整个批判性思维和政治行动的传统已经被摧毁，或者至少是无法挽回地被玷污的情况下。

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原因在于，社会上仍存在大量的保守势力抵制，其中一些抵制是相当不堪的。这种抵制的原因很复杂。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当局煽动或促成了所谓的社区愤怒。在其他情况下，对印尼共产党和左派的反对似乎是基于真实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在这种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来极化政治和语言的遗产，这种政治和语言已经成为霸权。无论人们对这些观点本身有何看法，无论批评者和外界认为它们已经过时，那个时代和深度的遗产都不容易抹去。如果这种分析即使部分正确，我们可以预见，1965-1966 年的事件将继续

成为可预见未来深度和潜在暴力对抗的焦点。从长远来看，我们只能希望人们意识到某种形式的和解是必要的，并且这种和解不会在没有对替代真相的开放和某种形式的正义的接受下实现。与此同时，对于真相的讲述、纪念和正义仍然存在进一步的障碍。其中之一是，尽管人权倡导者尽力而为，但公众对此类倡议的支持仍然有限，即使是幸存者中也是如此。正如 Zurbuchen 所指出的，一些幸存者可能只是不愿意表达他们的苦难和不满，或者与他人分享这些。他们的沉默也可能源于语言和记忆有限的的能力。

——这是 Zurbuchen 所描述的无法完全恢复或代表过去的问题。Heryanto 提出了令人沮丧的建议，即这种沉默可能只是反映了对 1965-1966 年历史的兴趣不足，尤其是年轻的印尼人。当然，选择沉默可能也根植于对新秩序结束后二十年仍然深深植根的恐惧。

像暴力本身一样，对于 1965-1966 年的沉默和不作为，是强大国家的行为以及国际环境的某些特征所导致的结果。正如我们所见，新秩序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热心帮助，这些国家认为 1965-1966 年的暴力是为了摧毁印尼左派所付出的微不足道的代价。这种支持采取了多种形式，包括秘密经济、宣传和政治支持，以及在暴力发生前后几十年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及其官员还竭尽全力将注意力从他们在所谓的政变和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中的参与转移开来，并混淆可能证明这一说法不正确的文件记录。事实上，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官员一直拒绝或转移学者们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解密与 1965-1966 年事件相关的文件材料，尤其是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中央情报局情报报告。例如，2001 年，国务院竟试图

撤回已经出版并分发给图书馆的 1964-1966 年解密文件的一卷，这种行为又透露了一些信息。

过去五十年来，可以毋庸置疑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揭示真相或为 1965-1966 年的受害者寻求正义方面，既没有发起也没有支持任何严肃的计划或进程。唯一的重要例外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卡特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施压，要求释放在所谓政变发生十多年后仍然被关押的数千名政治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举动发生在一场有力的国际运动的背景下，该运动代表这些囚犯。如果没有这场运动，美国可能根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

简而言之，虽然对于 1965-1966 年的罪行的沉默和不作为的主要责任完全落在印度尼西亚当局身上，但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应承担部分责任。通过对在 1965-1966 年罪行之后上台的政权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持，并且几乎完全对此保持沉默，他们帮助确保了官方版本的事件获得胜利，并阻止了对这些在任何标准下都是二十世纪最严重罪行之一的事件进行适当的调查和起诉。除了国家的行为和不作为之外，对于 1965-1966 年事件及其后果的沉默和不作为，可能是国际人权历史和实践的两个特点的结果。其中之一是 1948 年联合国《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将种族灭绝的潜在受害者定义为排除政治团体。根据公约第二条的规定，种族灭绝是指以意图全面或部分摧毁一个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特定行为之一。通过将种族灭绝的范围限定在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公约可能减轻了基于政治身份大规模杀戮的污名。反过来，这使得为他们寻求国际司法或政治行动的呼吁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正是一些学者和倡导者（最近是 1965 年国际人权法庭的法官们）试图将印尼的

暴力行为称为种族灭绝的原因。预期使用种族灭绝这个术语将为受害者带来更多同情，同时提高严肃政治和司法回应的前景。关于印尼的情况是否会如此，还有待观察，但目前的机会似乎很渺茫。

人权历史的第二个方面，导致了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沉默和不作为，是当时跨国人权和公民社会网络的相对薄弱。国际人权运动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勤奋地报告几乎每一起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在 1965-1966 年期间，该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结果几乎没有对印度尼西亚事件进行详细报导。尽管国际团结组织和初创的国际特赦组织做出了最大努力，但在那种氛围下，愤怒的表达几乎听不到，影响力网络也基本无效。媒体中的异议声音同样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强大的国家，也没有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感到任何压力来表达对正在犯下的罪行的关切，更不用说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或惩罚那些负有责任的人了。

因此，可以说那些成功逃脱国际谴责的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所涉及的罪行都是在人权规范和网络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获得重要地位和合法性之前数年内犯下的。相比之下，那些罪行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权运动兴起之后或之中的大多数国家，比如阿根廷、柬埔寨、智利、危地马拉和卢旺达，被以不同方式加以描述，并在日益主导的普世人权语境中受到评判。换句话说，所涉及的罪行发生的时间与人权规范和网络的地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批评和回应的程度和性质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显而易见的例外是纳粹德国，其罪行确实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之前就受到了谴责和惩罚。另一方面，它的罪行可以说是如此独特，而且它们的谴责与战后盟国的议程和胜利紧

密相关，以至于它们可以被视为证明规则的例外。部分归功于自 1970 年代末以来国际人权准则的重大转变，新秩序时期的显著沉默逐渐被要求某种问责、真相揭示、正义和对印尼暴力受害者的赔偿所取代。这无疑是印尼在东帝汶进行种族灭绝行动受到广泛谴责并最终于 1999 年停止的原因之一。如今，印尼和国际组织、活动家、学者和艺术家之间形成了真正的跨国网络，促进了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信息传播，并支持为受害者进行的各种运动。这些事件在国际媒体上开始得到广泛报道，新一代学者、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对此也越来越关注，这都证明了过去二十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然而，正如我在这里所辩论的，无论在印尼国内还是国外，对任何有意义变革的抵制力量仍然强大，并且在未来很多年内可能仍将如此。

鉴于这些经历，印尼案件可能对我在一开始提出的第三个广泛问题提供一些见解：为什么有些严重犯罪被记住、谴责和惩罚，而其他一些则被遗忘和不受惩罚？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见解就是权力至关重要。只要对暴力负有责任的人仍然掌权，寻求真相、正义、和解、赔偿和纪念的过程就不太可能发生。即使政权被废黜后，这些过程也将很难启动。特别是那些有能力利用其执政时间责备受害者、转移责任问题注意力并威胁异议者人身安全的政权。换句话说，历史的斗争涉及到权力。印尼的经验还表明，沉默和不作为可能源于国际环境的特殊性，包括大国采取的姿态、有关人权的国际准则以及跨国民间社会网络的实力和倾向。印尼案件凸显了令人失望的事实，即这些因素中的第一个，即大国的姿态，可能是决定性的，而当这些利益不支持披露时，国际准则和民间社会网络的影响将较小。

更积极地说，印度尼西亚的经历表明，国家控制历史叙述、记忆和正义的力量从来不是绝对的。即使在新秩序最黑暗的年代，尽管存在威胁和暴力的现实，普遍的恐惧和意识形态的监控，仍然有那些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外愿意挑战官方叙述、分享或坚守自己记忆、见证他人经历并为正义努力的人。自 1998 年新秩序崩溃以来，这些愿望和机会都在增加，可以几乎肯定它们将继续增加，尽管会面临障碍。这种经历提醒我们一个有用的事实，即历史并非命中注定，历史记忆和正义问题永远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被解释和争论的。也就是说，即使强大的利益似乎使改变变得不可能，法律和社会规范似乎与正义背道而驰，即使只有少数人采取行动，也可以并且经常产生影响。这一切都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在印度尼西亚等地的情况下，学者和公民应该做些什么，如果有的话。一个答案是我们应该什么都不做——出于熟悉的理由，最好不要揭开旧伤口，我们没有权利告诉别人如何处理他们自己的历史，学者尤其不应该参与他们试图研究的主题。冒着违背所有这些规范的风险，我想提出另一个建议，即我们可以和应该做些什么。首先，至少就印度尼西亚而言，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要求我们的政府无限制地打开这个时期的档案，以澄清历史记录。事实上，事隔五十多年，没有任何理由保密这些文件中的任何一份。其次，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我们的政府支持对被认定为犯下罪行的人进行所有可信的司法程序，同时支持朝着真相和和解的方向采取认真的举措。最后，我相信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打破可怕的沉默和无知，这种沉默和无知使得这些罪行和类似的罪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未被察觉和未受惩罚。我希望这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实现这些目标，无论它

还有其他什么目的。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希望，但肯定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注意事项

第一章：引言

如第 5 章所述，有关数字存在不确定性，估计范围从 78,500 到 3 百万不等。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大约有 50 万人被杀害。

2. 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局，印度尼西亚—1965 年：逆袭的政变（华盛顿特区：CIA, 1968），71。

3. 这个立场已经在罗伯特·克里布（Robert Cribb）的《后殖民亚洲的政治种族灭绝》（Political Genocides in Postcolonial Asia）一书中进行了辩论，该书收录在《种族灭绝研究牛津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Genocide Studies）中，由唐纳德·布洛克斯汉姆（Donald Bloxham）和 A. Dirk Moses 编辑（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年），445-65 页；杰斯·梅尔文（Jess Melvin）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印尼军队如何发动和实施印尼种族灭绝——以亚齐为例》（博士论文，墨尔本大学，2014 年）。另一方面，一些其他学者，包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道格拉斯·卡门（Douglas Kammen），对种族灭绝这个术语持否定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种族灭绝百年：关键论文和目击者账目》（Century of Genocide: Critical Essay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第四版（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3 年）最近的一版中，关于 1965-1966 年印尼的章节被排除在外。

1965 年发生的事情，请参阅 2017 年 5 月 23 日访问的网址 <http://worldhistoryproject.org/1965>。

5. 1967 年至 1968 年，军队对所谓的 PKI 残余力量进行了两次重大军事行动——其中一次在

西加里曼丹，另一次在中爪哇的普尔沃达迪地区和东爪哇的布利塔尔地区。

6. 这些模式反映了我们目前知识的现状，但不应被视为最终确定的。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特别是在爪哇岛和巴厘岛以外的地区，以确定暴力行为的真实地理和时间范围，以及杀戮与监禁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7. CIA 局长 W. F. Raborn 给总统的草稿信，1965 年 7 月 20 日，George McT. Kahin 的个人档

案[卡欣文件]，按时间排序的文件。

8. 印度尼西亚：微笑中的复仇，时代杂志，1966年7月15日，第26页；詹姆斯·雷斯頓，

《亚洲的一丝光明》，纽约时报，1966年6月19日。

9. 美国国务院报告，印度尼西亚，[1966年5月?]，美国解密文件目录[DDC]，1994年，#

3183。同样，1968年的国务院历史报告得出结论，印度尼西亚从一个稳步朝着共产主义控制的國家转变为自由社区的负责任成员，是近年来的重大成功故事之一。行政历史：国务院，第1卷，第7章，第L节—印度尼西亚[ND]，DDC，1994年，#3184。

例如，参见前美国大使马歇尔·格林的回忆录《印度尼西亚：危机与转型，1965-1968》（华盛顿特区：指南出版社，1990年）；前CIA雅加达站长休·托瓦尔的文章《1965-1966年印度尼西亚危机的回顾》（《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第7卷第3期，1994年秋季）：31338；前CIA雅加达官员约翰·T·皮齐卡罗的文章《印度尼西亚的九月三十日运动》（《情报研究》第13期，1969年秋季）：97-111。还请参阅CIA官员J·福斯特·科林斯和休·托瓦尔对印度尼西亚学者乔治·麦克特·卡欣和奥黛丽·卡欣的偏见攻击，《国际情报与反情报杂志》第9卷第3期（1996年秋季）：337-57。

11. 这些贡献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包括一些出色的地方和区域研究、各种普遍和主题性的记述，以及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和施暴者的回忆录和证言。有关最近学术研究的样本，请参阅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尔（Douglas Kammen and Katharine McGregor）编辑的《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68》（新加坡：NUS出版社，2012年）；马尔廷·艾克霍夫（Martijn Eickho）、杰里·范·克林肯（Gerry van Klinken）和杰弗里·罗宾逊（Geoffrey Robinson）编辑的《1965年至今：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共存》（《种族灭绝研究杂志》特刊，第19卷，第3期，2017年）。

12. 这是真实的，例如，乔舒亚·奥本海默的引人入胜的电影：《杀戮行动》（Drafthouse

Films，2013），DVD；《沉默之眼》（Drafthouse Films，2016），DVD。这也适用于许多由印尼作者虚构的叙述。例如，普图·奥卡·苏坎塔，《残留的灵魂》，收录于《被沉默的声音：印度尼西亚新写作》，弗兰克·斯图尔特和约翰·麦克格林编辑（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年），214-23页；穆罕默德·斯乔克尔，《死亡》，收录于《盖斯塔普：关于1965年930未遂政

变的印尼短篇小说》，哈利·阿维林编译和翻译（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5年），23-26页。

13. 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普通人：101号预备警察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纽约：哈珀柯林斯，1993年）；亚历山大·L·辛顿，《你为什么杀人？柬埔寨种族灭绝和面子与荣誉的黑暗面》，《亚洲研究杂志》第57卷，第1期（1998年2月）：93-118。

14. 印度尼西亚：微笑中的复仇，23。

见，例如，格林，印度尼西亚。有关对这一立场的详细批评，请参阅杰弗里·罗宾逊，《天堂的黑暗面：巴厘岛的政治暴力》（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5年），特别是275-80页。

16. Kenneth R. Young, 1965年暴力事件中的地方和国家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屠杀，

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编辑，编号21（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年），63-100页；Margot Lyon, 爪哇农村冲突的基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专著第3号，1970年）；罗伯特·W·赫夫纳，爪哇山区的政治经济学：一部解释性历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

17. 例如，参见Ann Laura Stoler的《苏门答腊种植园带的资本主义与对抗，1870-1979》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年）；Robinson的《天堂的黑暗面》。

18. 梅尔文，《大规模屠杀的机制》；罗宾逊，《天堂的黑暗面》，尤其是第11至12章。

19. Kammen和McGregor，《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24页；John 罗萨，《关于一个公开的秘密的知识状态：1965-66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失踪事件》，《亚洲研究杂志》第75卷，第2期（2016年5月）：281-297页；Cribb，《殖民后亚洲的政治种族灭绝》。

20. 例如，参见Hermawan Sulistyio的《被遗忘的岁月：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缺失历史》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Christian Gerlach的《极端暴力社会：20世纪世界的大规模暴力》（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1. 对于那个案例的经典陈述，而且仍然是最复杂和有说服力的，参见彼得·戴尔·斯科特

(Peter Dale Scott) 的《美国与苏加诺的推翻, 1965-1967》(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苏加诺, 1965-1967), 《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 58 卷 2 期 (1985 年夏季): 239-64。

22. 参见本杰明·瓦伦蒂诺,《最终解决方案: 二十世纪大规模屠杀和种族灭绝》(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斯科特·斯特劳斯,《创造与解体的国家: 现代非洲的战争、领导和种族灭绝》(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海伦·费恩,《对种族灭绝的核算: 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国家回应和受害情况》(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9 年)。

23. 一些学者指出, 由国家资助的准军事和民兵组织是种族灭绝的常见特征。参见斯特劳斯,《国家的生成与解体》; 迈克尔·曼,《民主的黑暗面: 解释种族清洗》(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参见杰弗里·罗宾逊,《如果你离开我们, 我们将死亡: 东帝汶如何停止种族灭绝》(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25. Eric D. Weitz, A Century of Genocide: Utopias of Race and N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Eric D. Weitz, The Modernity of Genocides: War, Race, and R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53-74.

26. 本·基尔南 (Ben Kiernan),《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 从亚美尼亚到东帝汶的潜在意识形态主题》, 收录于《种族灭绝的幽灵: 历史视角下的大规模屠杀》, 罗伯特·吉拉特利

(Robert Gellately) 和本·基尔南 (Ben Kiernan) 主编,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29-52 页; 雅克·塞梅兰 (Jacques Sémelin),《净化与毁灭: 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政治用途》,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曼恩 (Mann),《民主的黑暗面》; 罗伯特·梅尔森 (Robert Melson),《革命与种族灭绝: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起源》,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斯特劳斯 (Straus),《国家的建立与解体》。

27. 斯特劳斯指出, 在对种族灭绝最为研究的案例中——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大屠杀和卢旺达种族灭绝——当地行动者在识别和分类目标人群以及对他们实施暴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斯特劳斯,《国家的建立与解体》, 131。

例如, 参见 Fein 的《算计种族灭绝》; Erwin Staub 的《邪恶之根: 种族灭绝和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René Lemarchand 的《中非暴力动态》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9 年)；Sara Lipton 的《黑暗镜像：反犹太图像的中世纪起源》(纽约：大都会，2014 年)。

29. Helen Fein, *Revolutionary and Anti-Revolutionary Genocides: A Comparison of State Murders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5–1979, and in Indonesia, 1965–1966*,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 no. 4 (October 1993), 799. See also Helen 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especially chapter 1; Helen Fein, *Genocid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Current Sociology* 38 (Spring 1990): 1–126.

30. 例如，Doris L. Bergen, 《战争与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简明历史》(牛津：罗曼与利特菲尔德，2003 年)；Scott Straus, 《种族灭绝的秩序：卢旺达的种族、权力和战争》(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6 年)；Norman Naimark, 《斯大林的种族灭绝》(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 年)；Manus Midlarsky, 《杀戮陷阱》(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John W. Dower, 《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纽约：兰登书屋，1986 年)；Valentino, 《最终解决方案》；Melson, 《革命与种族灭绝》；Weitz, 《种族灭绝的现代性》。

31. Margaret Keck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Patrice McMahon, *Taming Ethnic Hatred: Ethnic Coope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Eastern Europ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7)；Anja Jetschke, *Human Rights and State Security: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Robinson, *If You Leave Us Here, We Will Die*.

例如，参见 Christopher E. Goscha 和 Christian Osterman 编辑的《连接历史：1945–1962 年东南亚的去殖民化和冷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 年)。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和智利等地。参见 Thomas C. Field Jr. 的《从发展到独裁：肯尼迪时代的玻利维亚和进步联盟》(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4 年)；Greg Grandin 的《最后的殖民大屠杀：冷战中的拉丁美洲》(修订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 年)；Tanya Harmer 的《阿连德的智利和美洲洲际冷战》(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1 年)。

33. 在《从发展到独裁》一书中，菲尔德举例说明，美国实际上反对 1964 年玻利维亚的军事政变，但在 1961 年之后，通过对军事主导的现代化计划的不懈支持，它直接促成了这一结果，这一计划是在进步联盟的框架下进行的。

34. 例如, 参见 Donald Bloxham, 《最终解决方案: 一场种族灭绝》(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Christopher Browning 和 Jürgen Matthäus, 《最终解决方案的起源: 纳粹犹太政策的演变, 1939 年 9 月-1942 年》(林肯: 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Mann, 《民主的黑暗面》; Straus, 《种族灭绝的秩序》; Valentino, 《最终解决方案》; Ugur Üngör, 《当迫害演变为大规模屠杀: 种族灭绝的进程性特征》, 种族灭绝研究与预防 1 卷 2 期 (2006 年): 173-76。

第二章: 前提条件

1. 虽然欧洲在群岛上的存在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 但荷兰所称的荷属东印度殖民地直到 20 世纪初才最终形成。当时确定的地理边界成为了 1945 年 8 月 17 日宣布脱离荷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边界。关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历史, 请参阅乔治·麦克·卡欣 (George McT. Kahin) 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和革命》(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第 37-100 页。

3. 苏加诺, 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 trans. Karel H. Warouw and Peter D. Weldon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70). See also J. D. Legge, 苏加诺: A Political Biograph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0). "3. 苏加诺, Nationalism, Islam, and Marxism, trans. Karel H. Warouw and Peter D. Weldon (Ithaca, NY: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South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70). See also J. D. Legge, 苏加诺: A Political Biograph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0)."

参见 George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巴厘岛的政治暴力》(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第 2、3 和 6 章。

5.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主编, 《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的暴力与国家》(Ithaca, NY: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2001), 第 11 页。关于日本占领的政治意义, 请参阅本尼迪克特·R·OG·安德森 (Benedict R. OG. Anderson) 的《革命时期的爪哇》(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罗宾逊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Dark Side of Paradise), 第 4 章; 鲁思·麦克维 (Ruth McVey), 《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后革命转型》(The Post-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印度尼西亚》杂志 11 期 (1971 年 4 月): 133-42。

这些包括 Peta (祖国卫队), Heiho (辅助部队), Barisan Hizbullah (上帝之力量), Seinendan (青年军), Keibodan (警戒部队), Jawa Hokokai (爪哇服务协会) 和 Barisan Pelopor (先锋部队)。参见安德森, 《革命时期的爪哇》, 22-30 页。关于 Peta, 请参阅安德森的《革命时期的爪哇》, 22-25 页。

8. 日本的战时军政府经常在私下进行酷刑, 公开处决, 导致了大规模饥荒, 并将数十万人送入强迫劳工队伍中致死。

9. 安德森指出, 那些在日本人到来时未能逃脱的荷兰人被送往严苛的拘留营, 那里的看守通常是接受过日本培训的土著人。引用, 11。

"关于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 请参阅卡欣 (Kahin) 的《民族主义与革命》; 安德森 (Anderson) 的《革命时期的爪哇》; 安东尼·里德 (Anthony Reid) 的《印度尼西亚国家革命》(维多利亚州霍桑: 朗曼出版社, 1974 年)。

11. 关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历史, 请参阅哈罗德·克劳奇 (Harold Crouch) 的《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还请参阅乌尔夫·松德豪森 (Ulf Sundhaussen) 的《权力之路: 印度尼西亚军事政治, 1945-1967》(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杰弗里·罗宾逊 (Geoffrey Robinson) 的《印度尼西亚-走上新道路?》(收录于《强制与治理: 亚洲军队政治角色的衰落》, 编者: 穆提亚·

阿拉加帕 (Muthiah Alagapp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6-56。"例如, 一位瑞士学者获得了之前保密的荷兰军事档案的访问权限, 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参见 Rémy Limpach 的《照常经营: 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中的大规模暴力》, 收录于《殖民地反叛和大规模暴力: 荷兰帝国在印度尼西亚》一书中, 由 Bart Luttikhuis 和 A. Dirk Moses 编辑 (纽约: Routledge, 2014), 第 64-90 页; 《General Spoor 的燃烧村庄》(阿姆斯特丹: Uitgeverij Boon, 2016 年)。

13. 例如, 参见 Anne-Lot Hoek 的《Wij gaan het hier nog heel moeilijk krijgen》(NRC Weekend, 2016 年 1 月 9-10 日); 《Ook op Sumatra richtte Nederland en bloedbad aan》(NRC, 2016 年 2 月 13 日); 《Waarheidscommissie Indie is nodig》(NRC Weekend, 2015 年 10 月 10 日); 《Bloedbaden op Bali》(Vrij Nederland, 2013 年 11 月 13 日)。

14. 关于军队学说和结构的演变, 请参阅罗宾逊 (Robinson),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230-33 页。另请参阅鲁思·麦克维 (Ruth McVey), 《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后革命转型》(The Post-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印度尼西亚》(Indonesia) 11 期 (1971 年 4 月): 133-42 页; 克劳奇 (Crouch), 《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以及桑德豪森 (Sundhaussen), 《通往权力的道路》(The Road to Power)。

15. 由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提出并由陆军副司令官纳苏甘上校主导的军队合理化计划旨在将大约 80 万名常规和非正规军队减少到约 16 万人的纪律军队。关于 1945 年中期雅加达宪章的起源, 请参阅雷格 (Legge) 的《苏加诺》一书, 第 170-71

页。关于达鲁尔伊斯兰, 请参阅 C.范迪克的《以伊斯兰之名的叛乱: 印度尼西亚的达鲁尔伊斯兰

兰》(海牙: 马丁努斯·尼霍夫, 1981 年)

18. 对于马迪乌恩起义的最完整记录, 请参阅斯威夫特的《通往马迪乌恩的道路》。

19. Musso 在 1948 年 10 月 31 日被杀, 而其他 11 名 PKI 领导人在 12 月中旬被杀。在 1948 年 12 月荷兰人打破停战协议后不久, 除了少数被拘留的人之外, 其他人都被释放并获准参加战斗。无出处, 第 80 页。Hamish McDonald 写道, 到了 12 月份, 叛乱已被粉碎, 其领导人被处决; 数以千计的人被杀, 政府逮捕了约 35,000 人。Hamish McDonald, *Suhartos Indonesia* (悉尼: Fontana, 1981 年), 第 18 页。

20. See, for example, Mirajadi, "Tiga Tahun Provokasi Madiun," *Bintang Merah*, August–September 1951.

例如, 参见 1953 年 9 月 4 日由 Masyumi 运营的报纸 Abadi。有关马迪乌恩事件的官方政府描述, 请参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出版的《九月 30 日运动: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叛乱。背景、行动和镇压》(雅加达: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 1994 年), 第 17-23 页。

22. See, for example, Tim PBNU, *Benturan NU–PKI, 1948–1965* (Jakarta, 2013).

23. 五个原则, 正如苏加诺最初所表达的, 是民族主义、国际主义 (和人道主义)、民主、社会公正以及在宗教自由的背景下对上帝的信仰。关于 Pancasila 的起源, 请参阅 Legge 的《苏加诺》一书, 第 184-188 页。

参见赫伯特·费思, 《1955 年印度尼西亚选举》(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57 年)

25. 对所选省份 1955 年和 1957 年选举结果的比较, 请参阅 J. D. Legge 的《印度尼西亚的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 1950 年至 1960 年地方行政研究》(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1 年), 第 150 页。

26. 关于地区叛乱, 请参阅乔治·麦克·卡欣 (George McT. Kahin) 和奥黛丽·卡欣 (Audrey

Kahin) 的《颠覆作为外交政策: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印度尼西亚的秘密惨败》(纽约: 新闻出版社, 1995 年); 芭芭拉·哈维 (Barbara Harvey) 的《Permesta: 半个叛乱》(伊萨卡, 纽约: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77 年)。

27.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39; Daniel Lev, *The Transition to Guided Democracy: Indonesian Politics, 1957–1959* (Ithaca, N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1966), 34, 69–70. 见丹尼尔·列夫, 《过渡到有导向的民主》; 赫伯特·费思, 《印度尼西亚宪政民主的衰落》(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2 年)

29. 对议会制度的常见抱怨是它产生了薄弱且短命的政府。1949 年 12 月至 1957 年 3 月期间, 共有七届内阁, 没有一届能够持续超过两年。Feith, 《宪政民主的衰落》, 第 17–19

页。

30.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45.

31. 关于对抗的这种观点, 请参见上述文献, 第 55–62 页。另请参阅约翰·苏布里茨基 (John Subritsky) 所著《对抗苏加诺: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对抗中的英美澳新外交, 1961–

1965 年》(纽约: 圣马丁出版社, 2000 年)。

32. 安德森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大众政治的加速, 不断渗透到印尼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 以至于这些政党 (PKI、PNI 和 NU) 中的每一个都声称自己是一个庞大、有组织、意识形态的“家庭”的核心, 每个家庭大约有 2000 万人, 他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全天候竞争影响力。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旧国家, 新社会: 印尼新秩序的比较历史视角》, 收录于《语言与权力: 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主编 (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107 页。

关于苏加诺的生活和政治思想, 请参阅莱格的《苏加诺》。

34. 苏加诺于 1929 年 12 月被逮捕，并于 1930 年与其他三人一起受审。他于 1931 年 12 月获释，但于 1933 年 8 月再次被捕，一直被拘留至 1942 年战争爆发。卡欣，《民族主义与革命》，90-94 页。苏加诺为他 1930 年的审判准备的辩护词《印度尼西亚指控！》成为了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立场的经典陈述。详见苏加诺，《印度尼西亚指控！苏加诺在 1930 年政治

审判中的辩护词》，罗杰·K·佩吉特（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的编辑和翻译。

35. 参见 Benedict R. OG.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ed. Claire Holt, Benedict R. Anderson, and James T. Sieg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9. 也参见 Legge, 苏加诺。

36.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68.

37. Cited in *ibid.*, 67.

38. PKI 成立于 1920 年 5 月 23 日，而其前身印度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于 1914 年。Kahin, 《民族主义与革命》，74-75 页。中国共产党成立于 1921 年 7 月 1 日。

39. Rex Mortimer, 《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366 页。Mortimer 提供了以下会员人数，单位为百万：PKI (3.5)，Pemuda Rakyat (3)，SOBSI (3.5)，BTI (9)，Gerwani (3)，LEKRA (5)，和 HIS (0.07)。另见 Harian Rakyat, 1965 年 5 月 14 日；Crouch, *军队与政治*，第 67 页。

"见，例如，Sudisman, 责任分析：苏迪斯曼将军在 1967 年 7 月 21 日雅加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前的辩护词，翻译：Benedict Anderson（墨尔本，维多利亚：Works Co-operative, 1975）；Olle Törnquist, *第三世界共产主义的困境：印度尼西亚 PKI 的毁灭*（伦敦：Zed Books, 1985）。"

41.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86. 1926 年 11 月 12 日，起义开始，直到 1927 年初在一些地区仍有持续，但参与者从未超过几千人。关于 1926 年起义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早期历史，请参阅鲁思·麦克维（Ruth McVey）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崛起》（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5 年）。

42. 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在 1948 年 8 月底在穆索领导下成立的新 PKI 政治局的一部分。1951 年，艾地 27 岁，卢克曼 31 岁，恩约托 23 岁。《迈迪乌恩之路》56-57 页。

43. 见 Ruth McVey, 《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和组织》，收录于《制造印度尼西亚：献给 George McT. Kahin 的现代印度尼西亚论文集》，编者 Daniel Lev 和 Ruth McVey（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东南亚项目，1996 年），96-117 页；Rex Mortimer, 《印度

尼西亚共产党和土地改革，1954-1965 年》(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72 年)；Mortimer,《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

44. Memorandum from Executive Secretary of NSC, "US Policy on Indonesia," December 19, 1960,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atalog*, United States, 1982, #592.

1967 年，反共主义 PSI 的一位高级人物告诉乔治·卡欣，艾地让印尼共产党过于依赖苏加诺：部分原因是艾地的个性，特别是他的虚荣和封建主义观念，使他对苏加诺感到过分敬畏和崇拜，达到了危险的程度。乔治·卡欣采访反共主义 PSI 的高级人物，1967 年 6 月 14 日，雅加达，卡欣文件。

46. 军事法从 1957 年 3 月持续到 1963 年 5 月，但在 1964 年 9 月根据军队的要求部分恢复。这确保了军队实力的持续存在，直到 1965 年 10 月的事件发生。Crouch,《军队与政治》，76,

33。

关于军队权力的巩固，参见列夫的《过渡到有导向的民主》。另见克劳奇的《军队与政治》，第 47 页。

印度尼西亚陆军结构和教义的简要概述，请参阅罗宾逊的《印度尼西亚》。

49. 1958 年，陆军参谋长纳苏甘最初提出了中道主义原则，后于 1965 年 4 月进一步完善并正式确立为军队的三圣诺言 (Tri Ubaya Sakti) 军事原则。Crouch,《军队与政治》，82 页；Robinson,《印度尼西亚》，232 页。

50. 根据纳苏甘将军的高级助手，艾地的日记中列出了中爪哇和东爪哇的一些军事情报官员作为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乔治·卡欣与亨尼·赫利中校的采访，1967 年 6 月 13 日，雅加达，卡欣文件。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卡欣，在 1965 年，中爪哇和东爪哇地区领导机构中有多达 30% 的军事代表是亲印尼共产党的。乔治·卡欣与苏马曼的采访，1967 年 6 月 20 日，雅加达，卡欣文件。同样，北苏门答腊的军方据报道告诉美国官员，多达 30% 的北苏门答腊部队对印尼共产党表示同情。道格拉斯·卡门，个人通讯，2017 年 1 月 24 日。

例如：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奥马尔·达尼和其他高级空军军官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印尼共产党，但他们对军队的敌对态度使他们站在了印尼共产党一边，支持总统对抗军队领导层。克劳奇,《军队与政治》，84 页。关于海军和警察的立场，请参见前述文献，84-85 页。

52. Ibid., 37.

关于印尼共产党在武装部队内招募以及特别局的形成，请参阅上述资料，第 82-83 页。

54. 军队内部存在着一种较为重要的紧张关系，例如，军队指挥官尤尼将军与武装部队指挥官纳苏甘将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主要是个人敌意的敌对关系。关于军队和武装部队的凝聚力不足以及尤尼-纳苏甘分裂的情况，请参见上述文献，第 79-81 页。

55. 当然，右派还有其他几个政党，包括 PSI，它在 1960 年与 Masyumi 一起因支持地区叛乱而被禁止；Murba，在 1965 年 1 月被冻结；以及 Partai Katolik。但与 PNI、NU 和 Masyumi

相比，它们的作用相对较小。

关于 NU，请参阅 Greg Fealy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的《东爪哇和纳赫杜拉乌拉玛在 1965-1966 年反共暴力中的角色》一文，收录在《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1968 年》一书中，由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104-30 页。另请参阅 Andrée Feillard 的《NU 对抗国家：内容，形式和意义的探索》

(Yogyakarta: LKiS, 1999 年)。

57. Masyumi (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协商委员会) 最初由日本占领当局于 1943 年 11 月组建，旨在统一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各个派别。参见 Harry J. Benda 的《新月与旭日：日本占领下的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海牙：W. van Hoeve, 1958 年)。关于美国在 1955 年选举中对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请参阅第 4 章。

关于这些年的 HMI，请参阅 M. Alfar Al an 的著作《HMI, 1963-1966: Menegakkan Pancasila di Tengah Prahara》(雅加达：Kompas, 2013 年)。

"关于 PNI 的历史，请参阅 J. Eliseo Rocamora 的《寻找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

民族主义党，1946-1965》(康奈尔大学博士论文，1974 年)。"

61.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42.

二千一百万的数字是据报道自愿加入打击马来西亚运动的人数。关于第五力量的概念和围绕它的辩论，请参见上述文献，第 86 至 94 页。

63. 艾地据报道在 1965 年 1 月向苏加诺提出了这个想法。参见《*Harian Rakyat*》，1965

年 1 月 15 日。

64.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91.

65. *Ibid.*, 87-89.

66. 关于吉尔克里斯特信件，请参阅布赖恩·梅 (Brian May) 的《印度尼西亚悲剧》(伦敦：劳特利奇和基甘保罗，1978 年)，125-26 页。信件的不可辨认副本和一份日期为 1965 年 3 月 24 日的记录，包括在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 (Subandrio) 1966 年审判的官方记录中。请参阅《930 运动面对马哈米卢布，苏班德里奥案件》第 1 卷 (雅加达：教育司法中心，1967 年)，102-3 页。该信件在第 4 章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根据其他报道，雅尼将军告诉总统，确实存在一种将军委员会，但它只是一个讨论人事问题的论坛。一些观察家推测，将军委员会的整个概念可能是由科斯特拉情报官员阿里·穆尔托波故意挑衅，为科斯特拉对印尼共产党采取行动提供借口。

68. Bradley Simp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Killings in Indonesia, in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ed. Bernd Schaefer and Baskara T. Wardaya,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54-55.

69. 关于土地改革的冲突，请参阅莫蒂默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第 7 章；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235-72 页。

70.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64. 对于 PKI 在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立场的详细描述，请参阅 Mortimer 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132-40 页。

有关班达贝齐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克劳奇的《军队与政治》，第 87-88 页。

72. Crouch 写道，1963 年通货膨胀率为 119%，1964 年为 134%，而 1965 年 1 月至 8 月之间上涨了 50%。尽管物价继续上涨，出口下降，外国政府也不愿提供新的信贷。随着进口支付能力的下降，总统宣布了“自力更生”原则作为革命五个魔力符之一，并宣布 1965 年停止进口大米，1966 年停止进口纺织品...与此同时，政府筹集收入的能力下降，道路、铁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设施开始破败。Crouch, *军队与政治*，95-96 页。另见 J.A.C. Mackie,

《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问题》(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67 年)。

73.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82.

74. Ibid., 96.

第三章：借口

1. 参与的主要军队单位是 Tjakrabirawa 团的第一营，中爪哇的 Diponegoro 指挥部的 454 营，以及东爪哇的 Brawijaya 指挥部的 530 营。总共，该运动控制了大约 2500 名士兵。

尤尼将军，Pandjaitan 将军和 Harjono 将军在被绑架时被杀害；Soeprapto 将军，Parman 将军和 Soetojo 将军稍后被杀害。

3. 这里的记述主要来自一些可靠的来源，包括哈罗德·克劳奇 (Harold Crouch) 的《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 年)；约翰·罗萨 (John 罗萨) 的《大屠杀的借口：1965 年 930 运动与苏哈托政变》(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06 年)；道格拉斯·卡门 (Douglas Kammen) 和凯瑟琳·麦格雷戈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的《1965-1968 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它还参考了乔治·麦克·卡欣教授在 1960 年代末和 1970 年代对关键人物进行的一系列采访，其中的笔记对作者是可获得的。乔治·麦克·卡欣的个人档案[卡欣文件]。

4. 翁达是特贾卡拉瓦团的第一营指挥官，总统卫队的一部分。其他直接参与的军官包括阿卜杜勒·拉蒂夫上校和苏帕尔乔准将。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一次政变、未遂政变或夭折政变。一些观察家指出，这些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似乎接受了有争议的前提，即 930 运动试图发动政变，并掩盖了在 10 月 1 日之后几个月发生的军队夺权的事实。基于这些原因，我将 1965 年 10 月 1 日的事件称为所谓的政变。在可能的情况下，我将领导 10 月 1 日行动的团体称为

930 运动。

6. 《印度尼西亚 1965 年 10 月 1 日政变初步分析》(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71 年)，第 164-166 页中重新印刷的翁达中校的初始声明。

例如，它说，那些狂妄的将军和军官们，忽视了士兵们的处境，过着奢华的生活，侮辱我们的妇女，浪费政府资金的人，必须被开除出军队并相应地受到惩罚。引自，第 166 页。

8. 第一号法令关于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刊登在安德森和麦克维，初步分析，

167-69 页。同样，第二号决定通过宣布中校为军队中最高可能的军衔，有效地降低了所有将军的地位，并提升了所有支持该运动的人一级军衔，对于直接参与的人则提升两级。第二号决定关于军衔降级和晋升，刊登在安德森和麦克维，初步分析，175-76 页。

9. 达尼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上午 9:30 签署了一份支持运动行动的命令。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该命令直到当天下午才在 RRI 广播。有关该命令的文本，请参阅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

《Gerakan 30 September》第二版（雅加达：Lembaga Pendidikan Ilmu Pengetahuan dan

Kebudayaan Kosgoro, 1966 年），83-84 页。

10. 对于苏加诺的讲话文本，请参见上述文献，第 79-81 页。

11. 关于纳苏甘的演讲文本，请参见上述文献，97-100 页。

12. See, for example, *Angkatan Bersendjata*, October 9 and 14, 1965; *Duta Masyarakat*,

October 13 and 15, 1965.

13. George Kahin interview with Colonel Henu Heli, June 13, 1967, Jakarta, Kahin Papers.

14. 在中爪哇，支持翁达运动的关键军事人物是底波内戈罗师的三宝兵营的年轻军官。他们包括苏赫尔曼上校，马尔约诺上校和乌斯曼·萨斯特罗迪布罗托中校。在日惹，运动队杀死了两名囚犯，卡塔姆索·达尔莫库苏莫上校和苏吉奥诺中校，但在索洛和萨拉蒂加，所有囚犯都被释放无恙。关于此时中爪哇的情况，请参阅安德森和麦克维的《初步分析》，89-101，

106-11，115-18。

15. Kammen 和 McGregor 写道，在这段时间里，苏加诺继续公开谴责明目张胆的谎言、煽动平民报复和暴动。Kammen 和 McGregor, 《大规模暴力的轮廓》，3。

1965 年 12 月，苏加诺对将军们被肢解的指控提出质疑，并引用官方验尸报告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呼吁被视为代表左派的特殊辩护，并被视为他对将军们死亡缺乏悔意的证据。

17. 关于贝克神父，请参阅 Made Supriatma 的《信仰中的同志：Joop Beek 神父，SJ 和 BA

Santamaria 在东南亚的网络》，印度进步报，2016 年 9 月 29 日。

18. Crouch 写道，这些审判主要旨在通过代理来诋毁总统，并展示他无力挽救他最忠诚的同事。Crouch, 《军队与政治》，211 页。关于这些审判，还可参阅国际特赦组织的《印度尼西亚：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伦敦：国际特赦组织，1977 年)，45-54 页。

19. 在布利塔尔的军事行动的焦点是一小群在大规模屠杀后试图在一群已知持有同情态度的村庄建立据点的印尼共产党成员。1967 年，军队将该组织描绘为危险的武装叛乱分子，在被称为“三叉戟行动”的地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军事行动，导致数百人死亡。详见范妮莎·赫尔曼 (Vannessa Hearman) 的《拆除堡垒：东爪哇与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过渡》(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在西加里曼丹的行动是针对所谓的共产党分子，其中大部分是印度尼西亚华人。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动员了当地的达雅克族人，并利用民族差异和敌对关系，煽动他们袭击和杀害他们社区中的华人。详见杰米·戴维森 (Jamie Davidson) 和道格拉斯·卡门 (Douglas Kammen) 的《印度尼西亚未知的战争和西加里曼丹暴力的渊源》(《印度尼西亚》杂志，2002 年 4 月，第 73 期，第 53-87 页)。

20. 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 (MPRS) Republik Indonesia, *Ketetapan*

MPRS Republik Indonesia No: XXV/MPRS/1966 tentang Pembubara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ernyataan Sebagai Organisasi Terlarang Diseluruh Wilayah Republik Indonesia bagi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Larangan Setiap Kegiatan Untuk Menjebarkan Paham atau Adjaran Komunis/Marxisme-Leninisme, July 5, 1966.

尽管这个故事在所谓的政变企图之后的几天内就开始在轰动的媒体报道中出现，但它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在一本军队出版物《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40 天失败的 930》(雅加达：国防安全部，1966 年)。第二个官方版本于 1968 年以英文出版，作者是 Nugroho Notosusanto 和 Ismail Saleh，书名为《印度尼西亚 930 运动的政变企图》(雅加达：Pembimbing Massa, 1968 年)。最后，一本官方的印尼语版本，即政府所谓的白皮书，于 1994 年出版，书名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930 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叛乱。背景、行动和镇压》(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1994 年)。罗萨认为，这些记述实际上在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差异：印尼共产党的责任性质、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是如何被摧毁的。参见 John 罗萨，《930 运动：官方叙述的困境》，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68 年》，编者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第 25-49 页。

22. 这个版本与 1968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发布的官方版本非常相似：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局，印度尼西亚—1965 年：逆袭的政变 (华盛顿特区：CIA，1968 年)。美国官员也赞

同这个观点。弗朗西斯·加尔布雷思 (Francis Galbraith) 曾在雅加达担任副首席使节，后来担任大使，他在 1971 年告诉卡欣 (Kahin) 他确信印尼共产党 (PKI) 在 10 月 1 日的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乔治·卡欣 (George Kahin)，1971 年 6 月 1 日，雅加达，卡欣文件，接受弗朗西斯·加尔布雷思采访。

23. Howard P. Jones, 美印尼关系, 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 上的演讲, 菲律宾巴基奥, Howard P. Jones 文件, 盒子 21, 胡佛机构档案馆, 12, 引自 罗萨,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193.

24.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吉尔克里斯特) 致外交部 (斯图尔特), 印度尼西亚未遂政变, 1965 年 10 月 19 日, DH 1015/215, FO 371/180320, 英国国家档案馆[UKNA]。

根据安德森的说法，本森确信在政变失败后，印尼共产党 (PKI) 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绝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乔治·本森上校的访谈，1965 年 11 月 10 日，鲁思·T·麦克维个人档案 [麦克维文件]，第 9 箱，第 190 个文件。

26. George Kahin, interview with Francis Galbraith, June 1, 1971, Jakarta, KahinPapers.

27. 1967 年 6 月 18 日，乔治·卡欣在雅加达对 HMI 的五位高层领导进行了采访，卡欣文件。

28. Benedict Anderson and Ruth McVey, What Happened in Indonesi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1, 1978.

29. Dinas Sejarah TNI-AD, Crushing the 930/PKI in Central Java, in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ed. Robert Cribb,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165.

30. 罗萨,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36.

31. 对于 Njono 所谓的自白文字以及对其的详细评论，请参阅安德森和麦克维的《初步分析》，211-17 页。

32. Ibid., 217.

33. Siauwi Giok Tjan 的采访，1979 年 6 月 14 日，McVey 文件，Biog 盒子 2; Supeno 和 Siauwi Giok Tjan 的采访，1979 年 6 月 16 日，McVey 文件，Biog 盒子 2。

例如，参见 W. F. Wertheim 的《Whose Plot? New Light on the 1965 Events》，发表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9 卷 2 期 (1979 年): 197-215。另请参阅 Oei Tjoe Tat 和 Mas B 的采访，日期为 1979 年 4 月 21 日，收录于 McVey Papers, 盒 8, 文件 169a。

35. 1979 年 4 月 9 日，与 SB 的访谈，伦敦，麦克维文件，文件 169b。

36.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吉尔克里斯特）致外交部（斯图尔特），印度尼西亚发生未遂政变。

37. 周陶默，《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印度尼西亚 98（2014 年 10 月）：29-58。虽然周陶默暗示艾地告诉了毛泽东有关该运动的计划，但她提供的证据并不支持这一说法。

因此，他们写道：10 月 1 日的政变基本上是军队内部的事务，源于 Diponegoro 师的一个小团体，他们试图利用 Soekarno 和 PKI 领导层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结果只是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一个人的道德和政治权威，并导致了另一个人的身体破坏。安德森和麦克维，初步分析，119 页。

39. 诺托苏桑托和萨莱，政变企图。关于康奈尔大学和军队之间争议的历史，请参阅 Benedict R. OG. Anderson 的《印度尼西亚和国家理性的学术研究：个人经历》，《印度尼西亚》62 期（1996 年 10 月）：1-18；Asvi Warman Adam，《本·安德森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挑战苏哈托的军事统治》，《雅加达环球报》，2015 年 12 月 18 日；George McT. Kahin，《东南亚：一个证言》（纽约：Routledge，2003 年），第 8 章。

查看由 Kopkamtib 准备并于 1967 年 1 月由苏哈托将军提交给 MPRS 的文件编制，包括审讯

报告和 Mahmillub 证词：Departemen Angkatan Darat，Direktorat Kehakiman，Team

Pemeriksa Pusat，Laporan Team，雅加达，1967 年 1 月 19 日，Kahin Papers。

Antonie Dake，The 苏加诺 File，1965–1967: Chronology of a Defeat (Leiden: Brill, 2006)。

42. Salim Haji Said, *Gestapu 65: PKI, 艾地, 苏加诺, dan Soeharto* (Jakarta: Mizan Publishers, 2015)。

43. 军队通过媒体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后，相当多的当地观察家显然相信苏加诺曾参与绑架但未杀害将军的阴谋。这些人包括乔治·卡欣采访的以下人物：1967 年 6 月 18 日，雅加达，五位 HMI 领导人；1967 年 6 月 12 日，日惹苏丹；1967 年 6 月 14 日，一位高级 PSI 人物；1967 年 6 月 20 日，Sumarman，卡欣文件。

44. George Kahin 采访 Johannes Leimena，1976 年 5 月 3 日，雅加达，Kahin 文件。

45. 对于 Dakes 毫不批判地依赖 Widjanarko 证词的尖锐批评，请参阅一位前政治犯的回忆录，Tan Swie Ling 的《930 1965，Perang Dingin dan Kehancuran Nasionalisme:

Pemikiran Cina Jelata Korban Orba》(雅加达: Komunitas Bambu, 2010 年), 14-17 页。在那些强烈质疑苏加诺涉嫌串谋的人中, 曼奈·索菲安是其中之一, 他曾担任印度尼西亚驻莫斯科大使 (1964-1967)。他的书《Kehormatan Bagi Yang Berhak: Bung Karno Tidak Terlibat 930/PKI》(雅加达 Mencerdaskan Kehidupan Bangsa 基金会, 1994 年) 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的抗议。

47. W. F. Wertheim, Suharto and the 翁达 Coup—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 no. 2 (Winter 1970): 50–57; Wertheim, Whose Plot? Suharto also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nected to some of the lower-ranking figures in the plot, including Lieutenants Dul Arief and Djahurup. Both were members of the Presidential Guard and were believed to be close to Colonel Ali Murtopo, Suharto's close confidant. Although further research is certainly needed to draw any conclusions, these connections at least raise the possibility that Murtopo and Suharto were involved in the plan to kidnap and kill the generals. See Adam, Ben Anderson's Work on Indonesia.

48. 有关这些联系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 Wertheim, Whose Plot?; Ruth McVey, A Preliminary Excursion through the Small World of Lt. Col. 翁达, 未发表手稿, n.d.

49. Abdul 拉蒂夫, *Pleidoi Kol. A. 拉蒂夫, Soeharto Terlibat 930* (Jakarta: Institut Studi Arus Informasi, 2000), 279.

50. 关于那次会议及其影响的更全面讨论, 请参阅 Wertheim 的《谁的阴谋?》(208-11 页)。据称, 拉蒂夫在被指控发动政变的两天前, 还曾拜访苏哈托和他的妻子在雅加达的家, 询问有关将军会议的事情。据拉蒂夫所述, 苏哈托在那个场合告诉他, 他最近收到了有关将军会议计划政变的信息。请参阅拉蒂夫的《辩护词》(277 页)。

51. Ibid., 279.

52. 作为陆军司令, 纳苏甘将军于 1959 年 10 月解除了苏哈托对中爪哇迪波内戈罗师的指挥。Hamish MacDonald, *Suharto's Indonesia* (悉尼: Fontana, 1980), 32.

53. 苏加诺, Nawaksara, 引自 Kammen 和 McGregor 的《大规模暴力的轮廓》, 4 页。

54. 彼得·戴尔·斯科特, 《美国与苏加诺的推翻, 1965-1967》, 《太平洋事务》58 卷 2 期 (1985 年夏季): 239-64。1967 年, 一位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高级 PSI 人物告诉卡欣, 10 月 1 日的行动很可能是由英国情报机构策划的挑衅行动。卡欣与高级 PSI 人物的采访, 1967 年 6 月 14 日, 卡欣文件。

55. 对斯科特观点的批评, 请参阅 H.W. 布兰兹的《操纵的极限: 美国如何未能推翻苏加诺》(《美国历史杂志》1989 年 12 月第 76 期: 785-808 页)

56. 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1965–1968* (Washington, DC:

Compass Press, 1990), 63. See also B. Hugh Tovar, *The Indonesian Crisis of 1965–1966: A Ret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7, no. 3 (Fall 1994): 313–38.

57. 引用于《中央情报局在反共运动中的角色被否认》，《雅加达邮报》，1994年11月2日。

58. NSC 5429/5, 1954年12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当前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声明，引用自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第12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52-1954年），第1部分：1066页。

George McT. Kahin 和 Audrey Kahin ,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纽约: New Press, 1995 年)

60. 中央情报局局长 W. F. Raborn 致总统的草稿信，1965年7月20日，Kahin 文件，时间文件夹。

61. 尽管风险更大，将军们的谋杀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故意挑衅的行为，旨在让军队采取行动对抗印尼共产党和左翼势力。在明显的政变企图发生几周后，英国大使吉尔克里斯特观察到，将军们被迫在10月1日采取行动，这是对他们可能给予的最极端挑衅。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吉尔克里斯特）致外交部（斯图尔特），印尼政变企图。

62. 一些印尼观察家强调了煽动者在引发危机中的可能参与。例如，一位前 PSI 官员在1967年指出，10月1日运动的奇怪行动似乎是为了引发军队的强烈反应，并猜测斯贾姆曾担任

MI6 的煽动者。乔治·卡欣与 PSI 高级人物的采访，1967年6月14日，雅加达，卡欣文件。

63. 罗萨，大屠杀的借口。罗萨所引用的新证据包括 1966 年某个时候由陆军准将 Supardjo 撰写的有关该运动的文件，囚禁期间由政治局成员 Iskandar Subekti 撰写的文件，以及他与 PKI 成员 Asep Suryaman 进行的采访。克劳奇多年前曾提出类似的观点：PKI 领导层最多只是与一群亲左翼的军官合作行动的伙伴。参见哈罗德·克劳奇，《再看印度尼西亚政变》，《印度尼西亚》15 期（1973 年 4 月）：1-20。另见克劳奇，《军队与政治》。

64. See 罗萨,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49.

65. 罗萨, Mass Murder 的借口, 201. 这个论点的另一个支持在于, 10 月 1 日被杀的六位将军之一 Parman 是 Politiburo 成员 Sakirman 的兄弟。Sakirman 似乎不太可能知道任何杀害将军的计划。

66. 罗萨, 九月三十日运动, 39. 当时有些观察家认为艾地和也许是恩约托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迫使党走上更激进的道路。这种推理是基于印尼共产党内部存在一个亲北京派(艾地和恩约托)和亲莫斯科派(朱素夫·阿吉托罗普和卢克曼)之间的分裂迹象, 还有一些人保持独立(萨克里曼)。乔治·卡欣与卡布尔·阿里芬将军、帕尔托诺上校和库斯纳迪的访谈, 1967 年 5 月 16 日, 雅加达, 卡欣文件。

根据官方规定, 那些涉嫌直接参与该运动并被定义为 A 类囚犯的人包括所有计划、参与计划或知道反革命运动计划但未向有关当局报告的人。请参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 总统/ABRI/KOTI 第 22/KOTI/1965 号指令-致各部门/机构, 政府机构-执行对 930 运动中的公民人员进行整顿/清洗的命令, 由苏哈托(最高作战指挥部/安全与秩序恢复行动指挥官)代表总统签署, 日期为 1965 年 11 月 15 日, 刊登在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930 运动》一书中的第 239-248 页。有关详细讨论, 请参阅下面的第 8 章和第 9 章。

68. 罗萨, 大规模谋杀的借口, 221 页。

第四章：冷战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苏加诺,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Summer 1985): 239–64; W. F. Wertheim, Suharto and the 翁达 Coup—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 no. 2 (Winter 1970): 50–57.

2. 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1965–1968 (Washington, DC: Compass Press, 1990);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Indonesia—1965: The Coup That Back red (Washington: CIA, 1968); H. W. Brands,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苏加诺,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85–808; B. Hugh Tovar, The Indonesian Crisis of 1965–1966: A Ret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7, no. 3 (Fall 1994): 313–38.

中国策划所谓政变的外国观察家中，维克多·菲克（Victor Fic）是其中之一，《雅加达政

变解剖：1965 年 10 月 1 日》（新德里：阿比纳出版社，2004 年）

参见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编，1965 年：印度尼西亚和世界，Indonesia

dan Dunia，双语版（雅加达：Gramedia Pustaka Utama，2013 年）

"关于古巴在这些年间在拉丁美洲的作用，请参阅塔尼亚·哈默尔（Tanya Harmer）的《阿

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2011 年，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关于万隆会议，请参阅乔治·麦克特·卡欣（George McT. Kahin）所著的《亚非会议：印度尼西亚万隆》（The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Bandung, Indonesia, 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6 年）。"

关于危地马拉，请参阅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的《最后的殖民屠杀：冷战中的拉丁美洲》，修订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1 年）。关于刚果，请参阅斯蒂芬·R·韦斯曼（Stephen R. Weissman）的《刚果真相》，《外交事务》第 93 卷，第 4 期（2014 年 7-8 月）：14-24 页。关于玻利维亚，请参阅托马斯·C·菲尔德（Thomas C. Field Jr.）的《从发展到独裁：肯尼迪时代的玻利维亚和进步联盟》（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4 年）。关于这些年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请参阅罗德里·杰弗里斯-琼斯（Rhodri Je reys-Jones）的《中央情报局与美国民主》（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9 年），82-155 页。对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干预的有用概述，请参阅乔治·麦克·卡欣（George McT. Kahin）和奥德里·卡欣（Audrey Kahin）的《颠覆作为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印度尼西亚的秘密惨败》（纽约：新闻出版社，1995 年），3-19 页。

9. 蘇卡諾也反對這個計劃，理由是它否定了沙巴和砂拉越的人民在決定自己未來方向上的發言權。

10. Ruth Ann Swift, The Road to Madiun: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Uprising of 1948 (Ithaca, NY: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89).

11. NSC 171/1,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和行动课程，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 [FRUS]第 12 卷，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52-1954），第 2 部分：398 页。

12. NSC 5429/5,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当前美国远东政策的政策声明，在 FRUS，卷 12，第 1 部分：1066。

13.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 288, 1964 年 3 月 17 日, 引自弗朗茨·舒尔曼的《世界权力的逻辑: 对世界政治的起源、潮流和矛盾的探究》(纽约: 兰登书屋, 1974 年), 450 页。

14.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 请参阅大卫·莫津戈 (David Mozingo) 的《中印尼关系概述, 1955-1965》(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65)。还请参阅周涛墓 (Taomo Zhou) 的《矛盾的联盟: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60-1965》(《中国季刊》221 期, 2015 年 3 月): 208-28; 周涛墓 (Taomo Zhou) 的《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 印度尼西亚 98》(2014 年 10 月): 29-58。

15. NSC 171/1,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行动方针, 396。另见联合参谋部致国防部长备忘录, 1958 年 2 月 28 日, 美国解密文件目录[DDC], 1981 年, #313B。

1965 年 3 月 15 日的电话交谈中, 国务次卿乔治·鲍尔告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 他对印度尼西亚非常担心, 并且昨天和今天他一直在与石油公司开会。乔治·W·鲍尔文件, 第 3 系列, 西利·G·马德手稿图书馆, 普林斯顿大学[Mudd 图书馆]。

17. Bradley Simpson, 《拿枪的经济学家: 威权主义发展与美印尼关系, 1960-1968》(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州: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Bradley Simpson, 《印度尼西亚的杀戮与国际维度, 1965 年》: 《印度尼西亚与世界, Indonesia dan Dunia》, 编者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双语版 (雅加达: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年), 52 页。

正如克劳奇所写, 1964 年和 1965 年外交政策发展对国内产生的影响加强了 PKI 新的激进主义已经引发的趋势。哈罗德·克劳奇, 《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8 年), 第 68 页。

19. 詹姆斯 C. 汤姆森先生致邦迪先生备忘录, 1965 年 6 月 11 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NLK77-95 # 3。乔治·麦克 T·卡欣的个人档案[卡欣文件]。

Franklin B. Weinstein, The Uses of Foreign Policy in Indonesia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2)。

21. Embtel 2116 (part 2 of 3), US Embassy 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5, 1965, Indonesia, vol. 4, Country le, NSF, box 247,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LBJ Library]。

22. Weinstein, Uses of Foreign Policy, 588。

23. 1735 年 3 月 4 日,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记录组[RG] 59, 国务院中央档案

馆, 1964-1966 年[中央档案], 印度尼西亚-美国关系,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24. 乌尔夫·松德豪森,《权力之路: 印度尼西亚军事政治, 1945-1967 年》(吉隆坡: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188 页。

25. Rudolf Mráz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1945–1966* (Pragu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 1978), 2:152.

26.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73.

NSC 5518 的进展报告, 关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 1957 年 4 月 3 日, DDC, 1982 年, # 588。另见 NSC 171/1, 关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行动方针, 1953 年 11 月, FRUS, 第 12 卷第 2 部分。

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大选...很可能伊斯兰主义者党和社会党将拥有最大的实力, 而共产党将遭受相对的地位下降。NSC 171/1,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 1953 年 11 月, 397 页。

29.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71/1,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ndonesia*, January 12, 1955, 13; NSC Series, Policy Papers Subseries, box 8, NSC 171/1—Policy on Indonesia,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30. Joseph B. Smith, *冷战勇士的肖像* (纽约: 普特南出版社, 1976 年), 210-11, 215。

31. Kahin 和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78。

32. Cited in *ibid.*, 78n12.

33. Herbert Feith, 1955 年印度尼西亚选举 (纽约: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57 年), 58 页。

34. 卡欣夫妇写道: 1955 年的印度尼西亚首次全国选举使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加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国内政治。尽管共产党 PKI 只是第四大党派, 但华盛顿方面将这一发展视为不祥之兆。卡欣和卡欣,《颠覆作为外交政策》, 79 页。

35. 《关于情报活动方面的政府行动研究特别委员会》美国参议院, 中期报告: 涉及外国领导人的被指控的暗杀阴谋, 1975 年 11 月 20 日, 第 4 页。

36. Smith, *Portrait*, 238–40, 248. Sam Halpern, an official in the Far East Division of the CIA's Deputy Directorate of Plans, apparently hatched the idea. In an interview in

1990, Halpern said that the plan had back red, but that papers in Mexico City, Bangkok, and the Philippines had covered the story. BBC interview with Sam Halpern, October 23, 1990, transcript in authors possession.

"37. 关于地区叛乱, 请参阅 Kahin 和 Kahin 的《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Barbara

Harvey 的《Permesta: Half a Rebellion》(Ithaca, N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1977)。"

38. 印度尼西亚特别报告, 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度尼西亚临时部门委员会于 1957 年 9 月 3 日准备, FRUS, 第 22 卷, 东南亚 (1955-1957), 436-40。

39. Memorandum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 to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pril 8, 1958, DDC, 1982, #2385.

40. 那次行动使用了民航运输公司拥有的多达二十架飞机, 该公司是中央情报局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用于东亚和东南亚秘密军事行动的前线航空公司。教皇的飞机在 1958 年 5 月 18 日被击落。他在印度尼西亚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但在 1962 年获释并被允许返回美国。

大卫·怀斯和托马斯·B·罗斯,《隐形政府》(纽约: 兰登书屋, 1964 年), 第 145 页。政府

虚伪的中立宣称被主流媒体接受并重复。见《纽约时报》, 1958 年 5 月 9 日。

42. Embtel 265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国务院, 1965 年 6 月 7 日, RG 59, 中央文件, DEF 6 INDON, NARA。

"43. 军队能够在当时被称为欠发达国家中充当现代化和政治稳定的推动者的想法, 并不仅限于印尼的背景。这是一个更广泛的趋势的一部分, 由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家提出, 并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的支持。参见罗恩·罗宾,《冷战敌人的制造: 军事-知识复合体中的文化与政治》(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相比之下, 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获得了大量援助。例如, 印度支那国家在同一时期获得了总计超过 12.5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泰国获得了约 1.4 亿美元, 菲律宾获得了约 1.14 亿美元。有关完整的数据, 请参阅 NSC,《美国在远东地区经济和军事项目的批准和预计成本》, FRUS, 第 12 卷, 第 1 部分: 290-293 页。

45. Memorandum for the Director of the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White House, June 16, 1955, DDC, 1992, #1557.

46. Memorandum for the Joint Chiefs of Sta from Department of the Navy, "Sino-Soviet Bloc Assistance to Indonesia," March 28, 1958, *DDC*, 1982, #2384.

47. 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 , "Aid forIndonesia," September 22, 1958, *DDC*, 1982, #2386.

48.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30, 1959,*DDC*, 1995, #0224.

见丹尼尔·列夫,《印度尼西亚的民主: 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编辑: 大卫·布尔奇尔和

约翰·莱格, 编号 31 (墨尔本: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4 年), 39-42 页。

50. 1961 年一份给总统的国务院备忘录指出,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始于 1958 年, 并在 1961 年之前每年达到约 2,000 万美元, 到 1961 财年开始时总计达到 5,980 万美元。与此同时, 中苏援助总额约为 10 亿美元。参见国务院给总统的备忘录《苏加诺访问》, 1961 年 4 月 20 日, *DDC*, 1981 年, #367A; 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秘书的备忘录《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60 年 12 月 19 日, *DDC*, 1982 年, #592。

见 NSC 5429/5, *DDC*, 1982 年, # 586; 备忘录给国防部长, 1958 年 9 月 22 日, *DDC*, 1982 年, # 2386。有关这一时期美国军事训练影响的仔细研究, 请参阅布莱恩·埃文斯三世, 《美国陆军对印度尼西亚陆军发展的影响 (1954-1964)》,《印度尼西亚》47 期 (1989 年 4 月): 25-48。

52. 电报 (JCS 5747) 来自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4 年 4 月 8 日, RG 59, 中央档案, DEF 19 美印尼, NARA。

53. OCB Report on Indonesia (NSC 5901), January 27, 1960, *DDC*, 1982, #590.

从 1962 年开始, 该计划得到了美国军事训练咨询团 (MILTAG) 的指导, 该团由本森·斯科

特上校领导, 美国, 248, 255。

55. 对于公民行动的同情描述, 请参阅盖伊·帕克尔 (Guy Pauker) 所著的《印度尼西亚农村发展计划的政治后果》(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Indonesia),《太平洋事务》(Paci c A airs) 41 卷 3 期 (1968 年秋季): 400-401 页。

56. CIA Paper for the Special Group, December 11, 1961, and Minutes of the Special

Group, December 14, 1961, cited in Memorandum Prepared for the 303 Committee, February 23, 1965, FRUS, vol. 26, Indonesia; Malaysia-Singapore, Philippines (1964-66), 237n2. 在这个网络上, 参见斯科特, 美国, 246-51 页。根据某些说法, Pauker 还负责将康奈尔文件传递给印度尼西亚军方和其他官员的联系人。与乔治·卡欣的个人交流, 1984 年 5 月, 纽约州伊萨卡市。另请参阅与兰斯·卡斯尔斯的谈话要点, 1966 年 9 月 18 日至 19 日, 鲁思·T·麦克维的个人档案[麦克维文件], 第 4 盒, 第 97 个文件, 第 1 页。

59. Suwanto 也是美国驻雅加达的 MILTAG 办公室负责人 Benson 上校的合作伙伴, 该办公室为公民行动计划提供指导和支持。Scott, 美国, 255。

60. David Ransom, *The Berkeley Massacre and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Ramparts, October 9, 1970; Hamish McDonald, *Suhartos Indonesia* (Sydney: Fontana, 1980), 68-86.

61. Sundhaussen, *Road to Power*, 188.

62. 在这个网络中的关键人物中, 有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卡尔泰克斯和斯坦瓦克斯, 他们的专利费通过陆军石油公司佩尔米纳来进行转移, 该公司由苏哈托的盟友伊布努·苏托沃领导, 还有第二家印尼石油公司佩尔塔明, 由查鲁尔·萨莱领导。另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是美国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公司, 他们可能为军队合同支付佣金。在这些涉嫌安排中被认定为中间人的两个人物是阿拉姆斯贾将军, 他在 1960 年加入苏哈托的工作人员, 以及商人鲍勃·哈桑。两人后来成为苏哈托将军的亲密伙伴和商业合作伙伴。《斯科特, 美国, 254-57》。

63. Embtel 2536, US Embassy 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7, 1961, FRUS, vol. 23, *Southeast Asia (1961-1963)*, doc. 152.

64. 周, 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 41.

65. 1964 年 8 月 14 日, 《纽约时报》。

66. 国务卿迪恩·拉斯克致总统的备忘录, 关于您与图库·阿卜杜勒·拉赫曼总理的会议, 1964 年 7 月 17 日, 美国解密文件, 2017 年 6 月 1 日访问,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47QSU4>。在他的回忆录中, 大使琼斯写道, 通过向军队和警察提供一些援助, 我们为他们与迅速崛起的印尼共产党不可避免的对峙做好了准备。霍华德·P·琼斯, 印度尼西亚: 可能的梦想 (纽约: 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 1971 年), 324 页。

67.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August 30, 1964, *FRUS*, vol. 26, attachment to doc. 67.

68. 1964 年 8 月 27 日, 来自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给总统的备忘录, 卡欣文件, 琼斯档案。

69. *Ibid.*

70.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pecial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McGeorge Bundy, August 31, 1964, *FRUS*, vol. 26, doc. 67. 纽约时报, 1964 年 8 月 16 日。

72. 关于美国对这些袭击的反应, 请参阅《纽约时报》, 1964 年 1 月 21 日和 24 日, 2 月 26 日, 4 月 23 日, 5 月 2 日, 8 月 16 日, 18 日和 12 月 9 日; 1965 年 2 月 4 日, 19 日, 20 日和 27 日, 3 月 1 日, 17 日, 19 日, 20 日, 22 日和 24 日, 4 月 7 日, 18 日和 29 日, 5 月 22 日, 7 月 19 日, 8 月

1 日, 4 日, 8 日, 22 日和 31 日, 以及 9 月 15 日。

73. 国务院致总统备忘录, 哈罗德·威尔逊访问华盛顿, 1964 年 12 月 5 日, DDC, 1978 年,

#431A。

74. 中央情报局, 国家估计办公室, 特别备忘录第 4-65 号, 印度尼西亚的主要问题和前景, 1965 年 1 月 26 日, 印度尼西亚, 第三卷, 国家文件, 国家科学基金会, 盒子 247, LBJ 图

书馆。

75. 为 303 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 1965 年 2 月 23 日, *FRUS*, 第 26 卷, 237n3。

76. 乔治·鲍尔与麦克乔治·邦迪的电话交谈 (电话交流), 1965 年 3 月 15 日, 乔治·W·鲍尔文件, 盒子 4, 印度尼西亚 (1964 年 12 月 4 日至 1965 年 10 月 11 日), LBJ 图书馆。

国家安全顾问的备忘录, 来自国防部助理秘书, 附在军事援助重新评估 FY 1967-1971 报告中, 国防部助理秘书办公室, 国际安全事务, 1965 年 6 月, DDC, 1981 年, #33A。

78. 中央情报局局长 W. F. Raborn 致总统的草稿信, 1965 年 7 月 20 日, Kahin 文件, 时间文件。

79. George Ball Telephone Conversation (Telcon) with McGeorge Bundy, August 16, 1965, George W. Ball Papers, Mudd Library.

80. 格林此前曾担任驻韩国大使，并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起与 CIA 官员威廉·科尔比是好朋友。关于格林的任命，请参见总统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于 1965 年 6 月 30 日致总统约翰逊的备忘录，FRUS，第 26 卷，文件 125。

81. CIA 情报信息电缆#TDCS-315-00846-64，美印尼关系，1964 年 9 月 19 日，DDC，1981 年，#273B。

82. Ibid.

根据 1964 年 9 月的 CIA 文件，纳苏甘-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领域的政治倾向军队成员也对萨莱赫和马利克持好感.... 沿着这样的线路形成的力量联盟，绝非不可想象，如果目前的离心倾向能够克服的话，它将是强大的。同前文。

1990 年，这位前官员告诉一名采访者，在他（马利克）回莫斯科（他在 1959 年至 1962 年担任印度尼西亚大使期间）之前，我在机构的授权下与他见面，告诉他是时候组织起来反对共产主义了... 他说他会考虑一下... 中情局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成为了组织起来的反抗计划的一部分。威廉（比尔）奥斯特伦德在 BBC 的采访，1990 年 4 月。

85. BPS 成立于 1964 年 9 月，并于 1964 年 12 月 17 日被禁止。它由马利克和报纸编辑 B.M.迪亚领导，并得到萨莱赫的支持。Murba 党成立于 1948 年，并于 1965 年 1 月 6 日被冻结。1964 年该党的领导人是苏卡尼，而马利克和萨莱赫是重要的赞助人。参见 Crouch, 《军队与政治》，第 65 页；雷克斯·莫蒂默，《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1959-1965 年（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4 年），377 页；科恩·霍尔扎佩尔，《9 月 30 日运动：军队的政治运动还是情报行动？》，《当代亚洲研究杂志》9 卷 2 期（1979 年）：238 页。

86. 1965 年 1 月 9 日，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致国务院，印度尼西亚，第三卷，国家文件，

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

87. Embtel 1435, US Embassy 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1, 1965,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accessed June 2, 2017, <http://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44QB88>.

88. 对印度尼西亚的秘密行动的进展报告。请参阅为 303 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日期为

1965 年 2 月 23 日, FRUS 第 26 卷, 234-37 页。

89. Bunker 的次要目的显然在 Gilchrist 信中提到。根据美国大使馆的一份电报, 1965 年 5 月底, 尤尼将军告诉一群地区指挥官, 该信说约翰逊总统的个人特使的访问将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讨论和准备谨慎的联合计划。Embtel 5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7 月 10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INDON-US, NARA。

90. 总统备忘录, 邦克斯大使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报告, 1965 年 4 月 24 日, 引自弗雷德里克·邦内尔的著作《1965 年政变前几个月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低姿态政策》,《印度尼西亚》50 期 (1990 年 10 月): 45 页。

91. 引自西奥多·弗雷德,《印度尼西亚的命运》(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2 页。

92. NSC 6023, "US Policy on Indonesia," December 19, 1960, DDC, 1982, #592.

93. Embtel 2154, US Embassy 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5, 1961, FRUS, vol. 23, doc. 143.

94. 1963 年, 英联邦政府采取了秘密战争的方式来应对对抗行动, 旨在引发长期的权力斗争, 导致内战或无政府状态。辛普森, 美国, 53。

对于这些计划的详细说明, 请参阅大卫·伊斯特 (David Easter) 在《情报与国家安全》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4 卷 4 期 (1999 年冬季) 的文章《1963 年至 1966 年“对抗”期间英国和马来西亚对印度尼西亚反叛运动的秘密支持》(British and Malaysian Covert Support for Rebel Movements in Indonesia during the 'Confrontation, 1963-1966) 第 195-208 页。

96. Cited in *ibid*.

97. JA(65)9 (Final), cited in *ibid*.

98. 正如克劳奇所写, 因此在 1964 年和 1965 年期间, 军队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阻碍有效实施对抗政策的操纵。克劳奇,《军队与政治》, 73 页。

根据各种说法, 一些 PSI 和前 PRRI/Permesta 的人物协助与马来西亚人取得联系。他们包括

Des Alwi、Daan Mogot、Welly Pesik 和 Jan Walandouw。参见 Masashi Nishihara 的《日本人与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东京-雅加达关系，1951-1966》（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 年），第 149 页；Crouch，《军队与政治》，第 74-75 页；Julius P. Pour，《Benny Moerdani：国家战士的简介》（雅加达：苏迪曼奋斗基金会，1993 年），第 323-43 页。

100. 1965 年 1 月 1 日，苏哈托被任命为科拉加（Kolaga）的副指挥官。罗萨（罗萨）写道，苏哈托减缓了部署，并使驻扎在马来西亚边境附近的部队一直处于人员不足和装备不足的状态。约翰·罗萨（John 罗萨），《大规模屠杀的借口：印度尼西亚的九月三十日运动和苏哈托的政变》（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187 页。另见克劳奇（Crouch），《军队与政治》（Army and Politics），71-75 页。

101. CIA 情报信息电缆#TDCS-315-00846-64，美印尼关系，1964 年 9 月 19 日，DDC，1981 年，#273B。

102. Howard P. Jones, 美印尼关系, 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 上的演讲, 菲律宾巴奎市, Howard P. Jones 文件, 箱子 21, 胡佛机构档案馆, 12, 引自 罗萨,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193.

103. 引用自罗萨,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190.

104. 英国外交部关于新西兰驻伦敦高级专员 M.J.C. Templeton 的备忘录，关于苏加诺继任问题，1964 年 12 月 18 日，FO 371/175251，UKNA。有趣的是，新西兰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原始报告也提到了提前发生的印尼共产党（PKI）政变的优势，指出 PKI 试图夺取权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对印尼和我们自己都有利。新西兰驻雅加达大使馆报告，致外交事务秘书，惠灵顿，苏加诺和继任问题，1964 年 12 月 1 日，FO371/175251，UKNA。

105. Simpson, "United States," 56.

106. Embtel 1735, US Embassy 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4, 1965,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INDO-US, NARA.

107. 为 303 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秘密行动的进展报告，1965 年 2 月 23 日，FRUS，第 26 卷，234-37 页。

108. NSC 6023,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60 年 12 月 19 日，DDC，1982 年，#592；

罗萨，大规模谋杀的借口，193。

109. 内维尔·麦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一位英国学者，在巴基斯坦外交部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文件。他于 1978 年 6 月 5 日写给《纽约书评》的未发表信件中描述了文件的内

容，后来被印刷为《内维尔·麦克斯韦尔，中情局参与 1965 年军事政变的新证据：来自内维尔·麦克斯韦尔的新证据》，见《当代亚洲杂志》第 9 卷第 2 期（1979 年）：251-52。

110. 这些信息的分享很有可能是更广泛的心理战行动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荷兰北约军官可能有意将具有煽动性的信息与巴基斯坦大使分享，合理地期望这些信息最终会传递给印度尼西亚人。

111. Ruth McVey，致 George McT. Kahin、Benedict Anderson、Herbert Feith 和 Frederick Bunnell 的信，1978 年 7 月 4 日，McVey 文件，盒 8，文件 172。Mortimer 引用 Harian Rakyat（1965 年 1 月 22 日）声称该文件是伪造的。Mortimer，《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367 页。

112. 传闻中的智囊团包括 Suprpto 将军，Harjono 将军，Parman 将军和苏肯多将军。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局，印度尼西亚-1965 年：逆袭的政变（华盛顿特区：CIA，1968 年），191 页。参与应急计划的还有 Suwanto，他是 Seskoad 的前负责人，与 Pauker 是好朋友，曾在莱文沃思堡接受过训练，Ethel 上校形容他是真正亲美的人。David Ransom 采访

Willis Ethel 上校，无日期，McVey 文件，盒 10，文件 198，5 页。

113. 大卫·兰索姆采访威利斯·埃塞尔上校，无日期，麦克维文件，盒子 10，文件 198，5。同样，当被问及 1965 年 11 月的将军理事会时，本森说，我认为将军们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些他们不愿意写出来的事情，并计划着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印尼共产党的那一天。参见 1965 年 11 月

15 日乔治·本森上校、鲁思·麦克维和弗雷德·邦内尔之间的电话交谈记录，麦克维文件，盒子

9，文件 190。

114. 政治局成员 Njono 在他 1966 年的审判过程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参见 Gerakan 30 September Dihadapan Mahkamah, Perkara Njono (Jakarta: Pusat Pendidikan Kehakiman

A.D., 1966), 31-42。另请参阅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133。

115. NSC 6023,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60 年 12 月 19 日，DDC，1982 年，#592。在 1966 年，一些马利克的随行人员认为将军会议的谣言是由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故意散布的。参见鲁思·麦克维与亚当·马利克及其团队的访谈，1966 年 10 月 2 日，麦克维文件，盒子

2, 文件 31C, 8。

引用自 Brian May 的《印度尼西亚悲剧》(伦敦: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年), 125-26 页。

根据美国大使馆关于他演讲的报告, 尤尼告诉地区指挥官, 他已经向苏加诺承认军队中有一些成员对政治问题非常批评, 其中一些人对美国人表示同情。Embtel 5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7 月 10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INDON-US, NARA。

118. 进一步研究的另一个可能性是, 吉尔克里斯特信和关于将军委员会计划政变的谣言

是科斯特拉德情报首长和苏哈托盟友穆尔托波上校的创作。

119. Crouch, *Army and Politics*, 133.

120. 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拉尔夫·麦吉希(Ralph McGehee)提出, 1965 年后, 这种策略成为

了中央情报局的一种标志。拉尔夫·麦吉希采访, 1983 年 11 月, 纽约州伊萨卡市。

121. 周, *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 40.

122. 斯科特指出, 例如, 关于中国武器走私给印尼共产党的传闻似乎起源于最初在曼谷、香港和吉隆坡发表的来源模糊的媒体报道。他观察到, 这种无法追踪性是中央情报局秘密媒体行动的风格特点。斯科特, 美国, 260 页。

123. 周, *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 58。

124. 毛主席会见印尼共产党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中央档案馆, 1965 年 8 月 5 日, 引自周的

《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 第 51 页。

125. 周, *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 58.

126. Frederick Bunnell 采访 William Colby, 1978 年 8 月, McVey 文件, 盒子 10, 文件 198。

第五章：大规模屠杀

1. 美国中央情报局, 情报局, 印度尼西亚—1965 年: 逆袭的政变 (华盛顿特区: CIA, 1968 年), 70 页。

2. 除了旧的已出版来源和解密的外国政府文件外，本书还特别参考了一些最近出版的幸存者和加害者的回忆录和证词，包括巴斯卡拉·T·瓦达亚（Baskara T. Wardaya）编著，《真相将显现：1965 年印尼大规模暴力的印尼人口述》（译者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3 年）；普图·奥卡·苏坎塔（Putu Oka Sukanta）编著，《打破沉默：关于 1965-1966 年印尼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口述》（译者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4 年）；库尔尼亚万等编著，《大屠杀：面对 1965 年创伤》（雅加达：Tempo，2015 年）；梅丽·科利蒙（Mery Kolimon）、莉莉娅·韦唐特拉（Liliya Wetangterah）和凯伦·坎贝尔-纳尔逊（Karen Campbell-Nelson）编著，《禁忌的记忆：东印度尼西亚妇女对 1965 年的经历》（译者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5 年）。它还参考了乔舒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执导的两部纪录片中一些加害者的非凡证词：《杀戮行动》（Drafthouse Films，2013 年）和《沉默的目光》

（Drafthouse Films，2016 年）。

3. 一项官方事实调查委员会在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调查（1965 年 12 月 27 日至 1966 年 1 月 6 日）期间提出了 78,500 的数字，当时屠杀仍在进行中。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KOTI), Fact Finding Commission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Jakarta, January 10, 1966)。这个数字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显著低估；其中一名委员会成员告诉苏加诺，真实数字是几倍于此的。

Oei Tjoe Tat, Memoar Oei Tjoe Tat: Pembantu Presiden 苏加诺, ed. Pramoedya Ananta Toer and Stanley Adi Prasetyo (Jakarta: Hasta Mitra, 1995), 192。1989 年，直接参与暴力行动的准将 Sarwo Edhie Wibowo 提出了 300 万人死亡的数字，但被广泛认为过高。同样，一些来源提到的 200 万人的数字也是如此。有关估计的综述，请参阅 Robert Cribb, ed.,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12。

Richard Howland, 九月三十日事件的教训，《情报研究》第 14 期（1970 年秋季）：26。另见 Hugh Tovar, 1965-1966 年印尼危机：回顾，《情报与反情报国际期刊》第 7 卷第 3 期（1994 年秋季）：313-38；J. Foster Collins 和 Hugh Tovar, 苏加诺的辩护者再次发表，《情报与反情报国际期刊》第 9 卷第 3 期（1996 年秋季）：337-57。

5. Nugroho Notosusanto 和 Ismail Saleh, 《印度尼西亚九月三十日运动的政变企图》（雅加达：Pembimbing Massa, 1968 年），77 页。

1966 年 2 月 23 日，英国大使馆（吉尔克里斯特）致外交部（德拉马尔），FO

371/186028, 英国国家档案馆[UKNA]。瑞典大使(埃德尔斯塔姆)在1966年2月提出了100万的估计。参见埃德尔斯塔姆致尼尔松, 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消灭, 1966年2月21日, 瑞典国家档案馆, 外交部档案, HP系列, 第1组, 第11卷, 政治: 印度尼西亚总体情况,

1965年5月至1966年7月, 瑞典国家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UA/HP 1/XI, 国家档案馆]。在1966年6月的一份报告中, 大使指出前德国大使(韦尔兹)甚至提出了更高的数字。参见H. 埃德尔斯塔姆致H.贝格斯特伦(外交部), 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的共产党人清算,

1966年6月16日, UA/HP 1/XI, 国家档案馆。

7. 这位军官是斯坦博尔上校。参见英国大使馆(穆雷)1966年1月13日致外交部(德拉马尔)的信函, 档案号FO 371/186027, 英国国家档案馆。

8.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An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77), 22. A 1966 Kopkamtib report on the killings reportedly conclud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killed was about 1 million. Robert Cribb, On Victims Statistics, in *The Massacr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Trauma of 1965*, ed. Kurniawan et al. (Jakarta: Tempo, 2015), 133.

9. 在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 瓦伦多向大家讲述了穆尔托波上校亲自执行的不可靠分子的残忍处决。用瓦伦多的话来说, "任何不相信法治的人都会被枪杀。" 瓦伦多将被消灭的共产党人总数定为120万人。Deptel 49647, 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6年9月19日, 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的国务院中央文件[Central Files], 1964-66 [Central Files], POL 23-6 INDON。

10. 对于这个误解的详细讨论, 请参阅罗伯特·克里布和查尔斯·A·科佩尔的《从未发生的种族灭绝: 解释印度尼西亚对华大屠杀神话》一文, 发表于《种族灭绝研究杂志》2009年12月, 第11卷第4期, 447-65页。

11. 例如, 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赫尔马万·苏利斯蒂约(Hermawan Sulistiyo)指出, 在1965年前后的几年里, 意识形态是个人冲突和私人仇恨的掩饰。参见赫尔马万·苏利斯蒂约

(Hermawan Sulistiyo)所著《1965-1966年的大屠杀: 复仇与沙文主义》, 收录于《大屠杀: 面对1965年的创伤》, 库尔尼亚万等编, 印度尼西亚: Tempo出版社, 2015年, 第83-87页。

12. 见 J.A.C. Mackie, *Anti-Chinese Outbreaks in Indonesia, 1959-1968*, in *The Chinese*

in Indonesia: Five Essays, ed. J.A.C. Macki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6),

117–18. 对于北苏门答腊，请参阅 Yen-ling Tsai 和 Douglas Kammen, *Anti-Communist Violence and the Ethnic Chinese in Medan, North Sumatra*, in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ed. Douglas Kammen and Katharine McGregor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131–56. 对于 Semarang, 请参阅 Martijn Eickhof, Donny Danardono, Tjahjono Rahardjo 和 Hotmauli Sidabalok, *The Memory Landscapes of '1965 in Semarang*, in *1965 Today: Living with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ed. Martijn Eickhof, Gerry van Klinken, and Geoffrey Robinson,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no. 3 (2017). 另见 Wardaya, *Truth Will Out*, 121–24, 125–28.

13. Oppenheimer, 杀戮行动.

14. Coppel 和 Mackie 都得出结论，1965-1966 年期间，华人并未成为广泛屠杀的受害者。请参阅 Charles A. Coppel 的《危机中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 年)；Mackie 的《反华暴动》。

15. 关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屠杀，蔡和卡门写道，尽管有几位知情人提到了特定个体的谋杀，比如陈福强，苏门答腊省 Baperki 分部的秘书和 PKI 日报《*Harian Harapan*》的编辑，但没有人回忆起任何有组织的逮捕或杀害华人的努力。蔡和卡门，《反共暴力》，142 页。1965-1966 年期间，几位被针对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回忆录反映了类似的模式。例如，参见陈瑞玲，《1930 1965，冷战与民族主义的崩溃：普通华人的奥尔巴受害者的思考》(雅加达：Komunitas Bambu, 2010)；戴香兰 (Lani Anggawati)，《在人类苦难中锻炼》第二版 (克拉滕：Wisma Sambodhi, 2004)。

16. 艾地在 1965 年 11 月 25 日左右被枪杀，Njoto 在 1965 年 12 月 6 日左右被枪杀，Lukman 在 1966 年 4 月 30 日左右被枪杀。其他被杀害的高级党官员包括在 1965 年 12 月被立即处决的巴厘岛 PKI 高级人物 I Gede Puger。参见 John 罗萨，《关于一个公开的秘密的知识状态：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失踪事件》，《亚洲研究杂志》，第 75 卷，第 2 期 (2016 年 5 月)：281-97。

17. Dinas Sejarah TNI-AD, *Crushing the 930/PKI in Central Java*, in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ed. Robert Cribb,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165.

18. Kenneth R. Young, 1965 年暴力事件中的地方和国家影响,《印度尼西亚的屠杀, 1965-1966: 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 罗伯特·克里布编辑, 编号 21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0 年), 82 页。

19. 罗萨, State of Knowledge, 19. Jess Melvin 在 Aceh 的背景下指出了类似的模式。见 Jess Melvin,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How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Initi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The Case of Aceh*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4); Jess Melvin, *Documenting Genocide, Inside Indonesia* 122 (October–December 2015).

20. K. L. Charney, 集团上校, 隶属于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Murray), 向外交部 (Peck) 报告, 1965 年 11 月 25 日, FO 371/180325, UKNA。

21. H. Edelstam 致 Nilsson (外交部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消灭》, 1966 年 2 月 21 日, UA/HP 1/XI, Riksarkivet。有关使用名单的报道广泛存在。正如北苏门答腊的一个死亡小队指挥官后来作证, 我们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共产党员, 日夜不停。我们把他们带到离这里两英里的地方。我们挖了一个坑, 把他们活埋了。我们有一份带到蛇河的囚犯名单。每晚我都签署这份名单。Oppenheimer,《沉默的目光》(0:49) 中提到。

22. Wardaya, *Truth Will Out*, 127. 对于一起类似的事件, 涉及到在中爪哇克拉滕附近 Wedi 河岸上士兵的大规模屠杀, 请参阅同上, 57 页。

23. H. Edelstam to H. Bergström, *Likvidering av kommunister på norra Sumatra, Indonesien*, June 16, 1966, UA/HP 1/XI, Riksarkivet. The transportation of prisoners to execution sites, usually in trucks, is commonly mentioned in the accounts of witnesses and perpetrators. According to an Indonesian journalist, an official in the area of Purwodadi, Central Java, told him, When the prisoners had been collected, they took 75 away each night, in two lots. Later, this became less and they took away 75 prisoners every Saturday night. Maskun Iskandar, cited in Robert Cribb,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in Century of Genocide: Critical Essay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ed. Samuel Totten and William S.

Parsons,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59.

24.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0:24 minutes). 引用自梅尔文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 第 188 页。

26. Gerry van Klinken, *The Making of Middle Indonesia: Middle Classes in KupangTown, 1930s–1980s* (Leiden: Brill, 2014), 246–47.

27. Beny: The Search for Healing, in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27. For a similar account from Bali, see Permadi: A Life in Painting, in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133.

"27. Beny: 寻找疗愈, 在 Sukanta, 打破沉默, 27 页。对于来自巴厘岛的类似描述, 请参阅 Permadi: 绘画中的一生, 在 Sukanta, 打破沉默, 133 页。"

28. Oppenheimer, *Act of Killing* (2:05).

29.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0:02).

30. Agus Sunyoto, Miftahul Ulum, H. Abu Muslih, and Imam Kusnin Ahmad, *Banser Berjihad Menumpas PKI* (Tulungagung: Lembaga Kajian dan Pengembangan Pimpinan Wilayah Gerakan Pemuda Ansor Jawa Timur and Pesulukan Thoriqoh Agung Tulungagung, 1996), 129.

Geo rey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巴厘岛的政治暴力》(纽约州伊萨卡市: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301 页。见 Olle Törnquist, 《第三世界共产主义的困境: 印度尼西亚 PKI 的毁灭》(伦敦: Zed

Books, 1985 年), 233-34; Sunyoto 等, 《Banser Berjihad》, 153。另见 Pipit Rochijat, 《我是 PKI 还是非 PKI? 》, 译者 Benedict Anderson, 印度尼西亚 40 (1985 年 10 月): 3756。

33. 匿名, 在布兰塔斯河畔, 见于 Cribb, 印尼大屠杀, 249 页。

34. Rochijat, "Am I PKI or Non-PKI?," 44.

35. Geo rey Windle 在东爪哇的情况备忘录, 附在英国大使馆(剑桥)给外交部(东京)的信件中, 1965 年 12 月 16 日, FO 371/180325, 英国国家档案馆。一位当地居民同样报告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通往科托克山的道路上装饰着印尼共产党的头颅。Rochijat, 《我是 PKI 还是非 PKI? 》, 44 页。

36. 《印度尼西亚的反革命残酷行为的补充数据, 尤其是在东爪哇地区》, 署名匿名, 收录于《爪哇和巴厘的印度尼西亚屠杀, 1965-1966: 研究》, 罗伯特·克里布编辑, 第 21 号(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0 年), 174 页。根据来自东爪哇帕雷的一份报告, 受害者被卡车带走, 然后被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坑前。然后, 他们的头被一名日本士兵留下的武士刀砍下。罗奇亚特, 《我是 PKI 还是非 PKI? 》, 第 45 页。

37. Cited in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136.

38. 同一位作者描述了一位年迈的自行车修理工的处决：他哭了，因为他无法保持安静，他们用一块土堆堵住了他的嘴。雷乔开始行动，他的刀砍断了受害者的脖子，那位只有一只眼睛、无力的自行车修理工。他的头被放进了一个袋子里。匿名，《布兰塔斯河畔》，250-51 页。

39. Don Moser, 引自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299 页。Moser 还报道了巴厘岛一个左倾的地区主管 (bupati) 的命运，他被军方拘留并在拘留期间被处决。同一天早些时候，有人看到其中一名参与者手持一个纸包，里面装着已故 bupati 的耳朵和手指。

引用自蔡和卡门的《反共暴力》，146 页。

41. 引用自 Melvin,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 153.

42. Cribb 写道，尸体和身体部分的展示凸显了杀戮行为旨在制造恐怖并消灭对手的程度。

Cribb,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248。

43.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1:20).

44. van Klinken, *Making of Middle Indonesia*, 243–44.

45. Cited in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155.

46. 匿名，附加数据，172.

47. Ibid., 171.

48. Ibid., 175. 北苏门答腊的前刽子手同样夸耀刺伤女性的腹部并割掉她们的乳房。参见

Oppenheimer, 《沉默的眼神》(0:18, 0:37) .

49. Rochijat, “Am I PKI or Non-PKI?,” 44.

50.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0:59).

51. 目击者、幸存者和作恶者的证词都一致地证实了这一关键点。请参阅 Kurniawan 等人的《大屠杀》中作恶者的证词，以及 Wardaya 的《真相将大白》和 Sukanta 的《打破沉默》中

的目击者、幸存者和一些作恶者的证词。

52. 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RPKAD 在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详细和透彻的叙述, 请参阅 David Jenkins 和 Douglas Kammen 所著《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和巴厘岛的陆军空降突击队和恐怖统治的轮廓》(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由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 (新加坡: NUS Press, 2012), 75-103 页。

54. 对于这些模式, 我们仍然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尤其是在爪哇岛和巴厘岛以外的地区, 但是一些出色的区域和本地研究已经极大地增进了我们的理解。关于中爪哇, 请参阅 Margot Lyon 的《爪哇乡村冲突的基础》(加州伯克利: 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 研究专著第

3 号, 1970 年); Young 的《1965 年暴力事件中的地方和全国影响》; Jenkins 和 Kammen 的《陆军空降突击队》。关于东爪哇, 请参阅 Robert W. Hefner 的《爪哇山区的政治经济学: 一部解释性历史》(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Greg Fealy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的《东爪哇和纳赫达图·乌拉玛在 1965-1966 年反共暴力事件中的作用》, 收录于《印度尼西亚 1965-1968 年大规模暴力的轮廓》,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主编 (新加坡: NUS 出版社, 2012 年), 104-130 页; Hermawan Sulisty 的《被遗忘的岁月: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缺失历史》(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博士论文, 1997 年); Siddharth Chandra 的《关于 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屠杀的新发现》, 《亚洲研究杂志》第 76 卷第 4 期 (2017 年 11 月)。关于苏腊巴亚, 请参阅 Dahlia G. Setiawan 的《英雄之城的冷战: 美印尼关系与苏腊巴亚的反共行动, 1963-1965 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论文, 2014 年); Robbie Peters 的《苏腊巴亚, 1945-2010 年: 印度尼西亚斗争之城的社区、国家和经济》(新加坡: NUS 出版社, 2013 年)。关于巴厘岛, 请参阅 Geoffrey Robinson 的《天堂的黑暗面: 巴厘岛的政治暴力》(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I Ngurah Suryawan 的《巴厘岛 1965 年的大规模屠杀》(日惹: 加朗出版社, 2007 年); Leslie Dwyer 的《恐怖的亲密关系: 1965-1966 年巴厘岛的性别与暴力》, 《交叉点: 亚洲背景下的性别、历史和文化》第 10 期 (2004 年 8 月)。关于亚齐, 请参阅 Melvin 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关于北苏门答腊, 请参阅 Tsai 和 Kammen 的《反共暴力》。关于印度尼西亚东部, 请参阅 Gerry van Klinken 的《中间印度尼西亚的形成: 库邦镇的中产阶级, 1930 年代-1980 年代》(莱顿: 布里尔出版社, 2014 年); John M. Prior 的《被沉默的历史的哀嚎: 第一部分, 1966 年的毛梅雷大屠杀》, 《交流: 宣教和团结研究杂志》第 40 卷第 2 期 (2011 年): 117-143 页; Steven Farram 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西帝摩和东帝摩的情况, 1965 年及以

后》, 《语言、土地和人类学研究》第 166 卷第 4 期 (2010 年): 381-403 页。

55. On West Java, see Nina Herlina, “ ‘Tata Sunda’ Digonceng Kon ik Sosial Politik,” in

Malam Bencana 1965 Dalam Belitan Krisis Nasional: Bagian II, Kon ik Lokal, ed. Tau k Abdullah, Sukri Abdurrachman, and Restu Gunawan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2), 51–78.

1967–1968 年，杀戮再次在普尔沃达迪 (Central Java) 和布利塔尔 (East Java) 的反共军事行动背景下爆发，但这些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动态的一部分。关于普尔沃达迪的军事行动，请参阅 Maskun Iskandar 的《普尔沃达迪：死亡区域》(收录在《印度尼西亚的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中，由 Robert Cribb 编辑，编号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年)，203–13 页。关于布利塔尔，请参阅 Vannessa Hearman 的《拆除堡垒：东爪哇与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过渡》(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2012 年)。

57. 梅尔文，记录种族灭绝。另见梅尔文，大规模屠杀的机制。

58. 1966 年 3 月，英国驻棉兰领事提出了四万人死亡的估计。Tsai 和 Kammen, 《反共暴力》，146 页。几个月后，瑞典名誉领事在棉兰 (Nyberg) 估计北苏门答腊和亚齐地区有九万人被杀，而一位瑞典传教士则估计仅在北苏门答腊地区有二十万人被杀。Edelstam 致 Bergström,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共产党人清除行动》，1966 年 6 月 16 日，UA/HP 1/XI, Riksarkivet。Ann Stoler 认为可能有十万人在那里被杀。Ann Laura Stoler, 《苏门答腊种植园地区的资本主义与对抗》，1870 年至 1979 年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 年)。

59. Douglas Kammen and Faizah Zakaria, Detention in Mass Viol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donesia, 1965–1968,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no. 3 (2012): 452.

60. 在对东爪哇的杀戮进行详细的人口统计分析中，钱德拉表明，克迪里、布利塔尔和帕苏伦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省级城镇，而东北沿海地区的六个农村县 (西多阿尔朱、帕梅卡桑、帕纳鲁坎、山庞、苏门答腊和泗水) 遭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损失。请参阅钱德拉的《1965–1966 年印尼屠杀的新发现》。肇事者的说法表明，巴尼乌旺、图隆阿贡和马朗也发生了许多杀戮。请参阅苏尼约托等人的《Banser Berjihad》，第 127 页。

根据 1965 年 12 月 23 日的澳大利亚大使馆电报，西德官员估计到那个日期，东爪哇已有 7 万人被杀。参见詹金斯和卡门的《陆军空降突击队》第 95 页。卡门和扎卡里亚引用了东爪哇被杀人数在 18 万到 20 万之间的总体数字。卡门和扎卡里亚的《大规模暴力下的拘留》第 452

页。钱德拉得出结论，根据估计的总人口损失为 175,169，东爪哇的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5 万。参见钱德拉的《关于 1965-66 年印尼屠杀的新发现》。

62. 有关巴厘岛死亡人数的讨论，请参阅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第 273 页。

63. 凭借最近的证词和人口统计证据，范·克林肯提出了六千的数字。参见范·克林肯，《中印尼的形成》，249-50 页。另见约翰·M·普赖尔，《一段被沉默的历史的无声尖叫》；梅丽·科利蒙、丽莉娅·韦唐特拉和凯伦·坎贝尔-尼尔森编辑，《禁忌的记忆：东印度尼西亚 1965 年的女性经历》，译者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5 年）；法拉姆，《1965 年西帝汶和东努沙登加拉：印尼共产党》。

64. 有一位学者举例说，1965-1966 年的暴力事件源于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极度暴力的社会。请参阅克里斯蒂安·格拉赫（Christian Gerlach）的《极度暴力的社会：20 世纪世界的大规模暴力》（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65. Sjoekoer, "Death," 24.

66.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26.

67.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1:08).

68. 全国各地有无数关于人们被迫加入民兵组织和死亡小队的故事。一位参与亚齐大规模处决的学校教师作证说，我不同意。我只是一名教师……哦，有些人尖叫，那些 PKI [人]……我在其中一个杀人现场帮忙。我不想这样做。我看到一些人受到了惩罚。天哪……他们被[斩首]了……流血了。引自梅尔文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第 195 页。

69. Oppenheimer, *Act of Killing* (1:56)

例如，一位印尼作者写道，1965 年在亚齐，成千上万人被杀，因为年轻人失控，并且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教义与亚齐人民作为热衷于伊斯兰教义的信徒的信仰真正相冲突。

Rusdi Su, *Pernak Pernik Sejarah Aceh* (亚齐：亚齐档案馆和图书馆机构，2009 年)，183, 193, 194。

71. C. L. Sulzberger, *Mass Murders go on in Indonesia*,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66.

72. *Le Figaro*, August 1966, cited in Heinz Schutte, September 30, 1965, and *Its Aftermath in the French Press, in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ed. Bernd Schaefer and Baskara T. Wardaya,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124.

73. Airgram #A-263, US Embassy Jakarta to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26, 1966,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atalog [DDC]*, 1980, #85B.

74. Robert Cribb, *Genocide in Indonesia, 1965–19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3, no. 2 (2001): 219–39; John C. Spores, *Running Amok: An Historical Inquiry*, Southeast Asia Series, no. 82 (Athens, OH: Monographs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8).
75. John Hughes, *Indonesian Upheaval*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67), 175.
76. 引用自 van Klinken 的《中印尼的形成》，233 页。
77. Oppenheimer, 沉默的眼神 (1:02)。有关更多示例，请参阅一名退休军官的证词《无法避免的后果》，见 Wardaya, 《真相将显露》，5-26 页。另请参阅一名前安索尔成员的证词，AM：“我们从未埋葬尸体”，见 Kurniawan 等，《大屠杀》，26-29 页。
78. Guy Pauk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Indonesia*, *Pacific Affairs* 41, no. 3 (Fall 1968): 390.
79. Marshall Green,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1965–1968* (Washington, DC: Compass Press, 1990), 59–60.
80. Don Moser, *Where the Rivers Ran Crimson from Butchery*, *Life*, July 1, 1966, 26–27.
81. Hughes, *Indonesian Upheaval*, 175.
82. Melvin,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13.
83. 杨（经常被称为 santri）写到了那些严格按照他们认为的正统伊斯兰教规来过生活的人（通常被称为 Javanists，由 santri 称为 abangan 的人）之间的相互疏离。杨，地方和国家的影响，第 65 页。关于 abangan 的历史和实践，参见 Niels Mulder, 《Abangan 爪哇宗教思想与实践》，*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39 (1983): 260–67; Merle C. Ricklefs, 《Abangan 的诞生》，*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62, 第 1 期 (2006): 35–55; Clifford Geertz, 《爪哇的宗教》(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84. 正如罗伯特·赫夫纳为帕苏鲁安的案例所辩称的那样，圣训派与 abangan 派之间的裂痕并不仅仅是宗教差异的问题：尽管存在着真实的宗教维度，但这场冲突在组织上并不仅仅或甚至主要是关于宗教的。引自杨 (Young), 《地方与国家的影响》，第 88 页。另见罗伯特·W·赫夫纳 (Robert W. Hefner), 《爪哇山区的政治经济学》。
85. 圣地和 abangan 甘在爪哇社会中构成了独特且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流派 (aliran) 的概念，这已经成为关于印尼政治以及中爪哇和东爪哇的屠杀的许多理论的基础。例如，参见罗伯特·R·杰伊 (Robert R. Jay) 的《中爪哇农村的宗教与政治》(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项目，1963 年)；莱昂 (Lyon), 《爪哇农村冲突的基础》(Bases of Conflict in

Rural Java); 赫夫纳 (Hefner), 《爪哇山区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untain Java); 默尔·里克尔夫斯 (Merle Ricklefs), 《爪哇的伊斯兰化及其反对者: 1930 年至今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史》(檀香山: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86. 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在某个省份内的杀戮地理分布。例如, 在对东爪哇的杀戮进行人口统计分析时, 钱德拉发现损失最大的地区是 NU 力量的地区, 而在 PKI 和 PNI 的据点中损失最

轻。参见钱德拉, 《关于 1965-66 年印尼杀戮的新发现》。

87. Rochijat, "Am I PKI or Non-PKI?," 43.

88. 正如钱德拉所承认的那样, 尽管 NU 的支持力度与屠杀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关联, 但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无法建立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钱德拉, 《关于 1965-1966 年印尼屠杀的新发现》。

关于巴厘岛种姓紧张局势的历史和政治, 参见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

90. 在 1963 年 5 月, 西爪哇曾发生反华暴乱。蔡和卡门在《反共暴力》一书中提到。卡门在谈到 1965 年 10 月后苏门答腊的反华暴力时指出, 当军队首次动员反共暴力或需要重新动员时, 华人成为了一个方便的首要目标: 易于辨认且附近。道格拉斯·卡门, 个人通信, 2017 年

1 月 24 日。

91. 在龙目岛和苏门答腊岛上也可能发生了严重的反华暴力事件, 但这些案件尚未得到彻底研究。

92. 请参阅蔡和卡门的《反共暴力》第 142-46 页。梅尔文认为, 尽管 10 月 1 日后亚齐的大部分反华暴力是出于政治动机, 但其中一部分不是。请参阅梅尔文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第 6 章。

93. 关于土地冲突的意义, 例如, 请参阅雷克斯·莫蒂默 (Rex Mortimer) 所著《苏加诺时期的印尼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与政治, 1959-1965 年》(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4 年)。关于巴厘岛冲突的社会经济维度, 请参阅罗宾逊 (Robinson) 所著《天堂的黑暗面》, 第 10 章。

94. 在基迪里, 一个屠杀中心, 年轻指出土地问题引发了严重冲突, 其中一些导致了身体冲突和伤亡。年轻, 地方和国家影响, 第 75 页。关于巴厘岛, 请参阅罗宾逊, 《天堂的黑暗面》, 第 10-11 章。

95. 蔡和卡门,《反共暴力》,133页;斯托勒,《资本主义与对抗》。

96. 丹尼尔·列夫,《向导式民主的过渡:1957年至1959年印度尼西亚政治》(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66年)。

97. 蔡和卡门描述了北苏门答腊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得出结论,该地区是一个拥有强大

PKI 支持基础和不断壮大的军事-穆斯林联盟的地区,等待着反击。蔡和卡门,《反共暴力》,134页。同样,苏尼约托强调了班瑟部队在已知是 PKI 和 SARBUPRI 据点的种植园地区发动的多起致命袭击,尤其是在布利塔尔和克迪里。苏尼约托等,《班瑟圣战》,116-17页。根据美国大使馆官员与陆军军官凯马尔·伊德里斯的谈话,听到所谓政变的消息后,他联系了 Kostrad 总部,并被告知将部队从进入棉兰改为前往附近的橡胶和其他种植园,开始围捕和消灭共产党人。伊德里斯估计,仅在10月的第一周,他就“确保了——即杀死或逮捕了——

20-30%的种植园工人。空报文号 A-82,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6年8月17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3-6 INDON, NARA。尽管有充分理由怀疑早在这份报告所示的时间就发生了大规模杀戮,但该报告确实凸显了军队的观点,即许多种植园工人是共产主义者,需要被安抚。

第六章：军队的角色

1. “最近,根据新发现的印度尼西亚军方文件,杰斯·梅尔文对亚齐省提出了这一观点。参见杰斯·梅尔文,《大规模屠杀的机制:印度尼西亚军方发起和实施印度尼西亚种族灭绝的案例——亚齐省的情况》(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我在其他地方为巴厘岛提出了类似的论点,参见杰弗里·罗宾逊,《天堂的黑暗面:巴厘岛的政治暴力》(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5年)。其他学者,尤其是道格拉斯·卡门、凯瑟琳·麦格雷戈、约翰·鲁萨和罗伯特·克里布,也强调了早期研究夸大了当地社会和文化条件的重要性,同时低估了军队在煽动和组织暴力方面的作用。参见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1965-1968年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新加坡:国大出版社,2012年),1-24页;约翰·鲁萨,《关于一个公开的秘密的知识状态:印度尼西亚1965-1966年的大规模失踪事件》,《亚洲研究杂志》第75卷第2期(2016年):281-297页;罗伯特·克里布,《后殖民亚洲的政治种族灭绝》,收录于《种族灭绝研究牛津手册》,唐纳德·布洛克斯汉姆和A·迪尔克·莫西斯主编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445-465页。”

2. 有关的论点,请参见道格拉斯·卡门和法伊扎·扎卡里亚的《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1965-1968年的政策与实践》,《亚洲研究评论》第44卷第3期(2012年):44166。

卡门和扎卡里亚在解释暴力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时，也考虑了政党竞争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因素，但本文没有探讨。

3. 对于该案件及其支持证据的介绍，请参见梅尔文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梅尔文写道，亚齐的军队领导从第一天开始就对印尼共产党发动了迅猛而协调的攻击。作为证据，她引用了莫科金塔在 1965 年 10 月 1 日午夜发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下令军队成员坚决而彻底地消灭这场反革命和所有的叛国行为。她还引用了亚齐行政委员会在 1965 年 10 月 4 日发布的两项命令。其中第一项命令支持完全消灭 930 运动的计划，而第二项命令则宣布人民必须协助这一努力。参见上文，第 87 页，第 97-98 页。

肯尼斯·R·杨，1965 年暴力事件中的地方和国家影响，《印尼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编辑，第 21 号（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67 页。

1967 年，HMI 领导人告诉卡欣，阿吉对苏加诺完全忠诚，不会对他采取行动。乔治·卡欣与五位 HMI 领导人的访谈，1967 年 6 月 18 日，雅加达，乔治·麦克特·卡欣个人档案[卡欣文件]。

阿杰还讲述了他接待过来自雅加达的 NU 党派政治家的访问，他们在政变后前来鼓励他继续杀共产党人。他训斥他们...说反政变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胜利，如果他发现他们违反了五原则，他会像对待印尼共产党一样严厉对待他们。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默里）致英国外交部东南亚部（电报）1966 年 2 月 10 日，DH 1015，FO 371/186028，英国国家档案馆[UKNA]。

7. 这个估计是由美国官员在 1965 年 10 月 20 日报告给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 Embtel 1098 中报告给国务院的，记录组[RG] 59，1964-66 [中央文件] POL 18 INDON，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

8. 引用自 Yen-ling Tsai 和 Douglas Kammen 的《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梅丹的反共暴力和华人族群》，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轮廓，1965-1968》，由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第 141 页。Tsai 和 Kammen 将北苏门答腊的大规模屠杀始于 1965 年 11 月 2 日。

9. 十月和十一月在巴厘岛发生了一些冲突，包括一些肢体冲突导致了一些伤亡，但与十二月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请参阅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第 286 页，第 290-92 页。

10. 东爪哇省的军队实力有限，因为该省的十六个有机营的八个正在其他地方服役。

David Jenkins 和 Douglas Kammen, 《印尼大规模暴力的轮廓, 1965-68》, 收录于《印尼中爪哇和巴厘岛的陆军空降突击队和恐怖统治》,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主编 (新加坡: NUS 出版社, 2012 年)。

11. 1966 年 9 月, 一位高级军官告诉美国驻苏拉巴亚领事馆, 军队认为右派与左派一样对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安全和福祉构成威胁。伊斯兰国家的理念和 PKI 以及 PNI 的极端苏加诺主义者一样令人担忧。Contel 45, 美国驻苏拉巴亚领事馆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6 年 9 月 13 日, RG 1964-66, 59, POL 15 INDON, NARA。

12. Soetarmadji 是 Sja uddin 的门徒, 和他一样对 PKI 的行动迟缓。最终他被逮捕并由

Abdul Djalal 中校取而代之, 后者立即执行了苏哈托的命令。Gerry van Klinken, 《中印尼的形成: 库潘镇的中产阶级, 1930 年代-1980 年代》(莱顿: 布里尔, 2014), 235-36。另见 John M. Prior, 《被沉默的历史的无声尖叫: 第一部分。1966 年的 Maumere 大屠杀》, 《交流: 宣教学和团结研究杂志》40 卷 2 期 (2011 年): 117-43; Steven Farram, 《西帝汶和东努沙登加拉的 PKI, 1965 年及以后》, 《语言, 土地和民族学论文集》166 卷 4 期 (2010 年): 381-403。

13. 关于 RPKAD 在中爪哇和巴厘岛煽动暴力的关键作用, 请参阅詹金斯和卡门的《陆军空降突击队》。

14. Ibid., 80.

15. 两个位于中爪哇的 RPKAD 营似乎在雅加达的营离开后仍留在该省。一些报道表明,

RPKAD 部队在 11 月份转移到了邻近的东爪哇, 加入了忠于苏哈托的部队以及各种武装青年团体和准军事力量, 镇压了印尼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然而, 詹金斯和卡门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RPKAD 部队直到 1966 年 6 月才前往东爪哇。详见前引文, 96 页, 98-99 页。

16. 在我之前的工作中, 我认为巴厘岛的大规模屠杀仅发生在 1965 年 12 月初 RPKAD 部队到达之后。然而, Jenkins 和 Kammen 后来提供了证据, 表明在这些部队登陆之前的几天, 巴厘岛发生了一些屠杀事件。然而, 毫无争议的是, 在这些外部部队部署之后, 屠杀事件加剧了非常剧烈。参见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295-97 页; Jenkins 和 Kammen, 《陆军空

降突击队》。

17. Embtel 136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6 日, RG 59, POL 23-9

INDON, NARA.

18. 文件中写道, 在清洗/消灭 930 的框架下, 北亚齐第四区的 Hansip/Hanra 成员被北亚齐的 Kosehkan 赋予了武器以达到此目的。引自 Melvin 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 187 页。

19. Kurniawan 等人, 编者, 《大屠杀: 面对 1965 年创伤的方式》(雅加达: Tempo, 2015), 12。

20. Ibid., 53.

21. 有关东爪哇的参考文献, 请参阅范妮莎·赫尔曼 (Vannessa Hearman) 的《拆除堡垒: 东爪哇与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过渡》(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 2012 年), 105、108、

116 页; 库尔尼亚万等人的《大屠杀》(Massacres), 13-14、17、21、25、28、31-32、40 页。有关中爪哇, 请参阅普图·奥卡·苏坎塔 (Putu Oka Sukanta) 主编的《打破沉默: 印度尼西亚 1965-1966 年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发声》, 珍妮弗·林赛 (Jennifer Lindsay) 译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42、133 页。有关亚齐, 请参阅梅尔文 (Melvin) 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17、155、203 页。有关弗洛勒斯, 请参阅库尔尼亚万等人的《大屠杀》, 71-72、78-79 页。有关北苏门答腊, 请参阅约书亚·奥本海默 (Joshua Oppenheimer) 和迈克尔·乌韦梅迪莫 (Michael Uwemedimo) 的《武力展示: 苏门答腊种植园带的权力与暴力的电影降神仪式》,

《Critical Quarterly》第 54 卷第 1 期 (2009 年 4 月): 84-110 页。

22.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118.

23. Robinson, 《天堂的黑暗面》, 297-98。关于从巴厘岛使用卡车的更多报道, 请参阅

Sukanta 的《打破沉默》, 134; Kurniawan 等人的《大屠杀》, 63, 66-67, 69。

引用自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 第 298 页。

25. 引用自 Melvin, 《大规模谋杀的机制》, 203 页。

26. 关于东爪哇的这些名单的参考资料，请参阅库尔尼亚万等人的《大屠杀》，28、37、

57 页。关于中爪哇，请参阅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编辑的《真相将显现：关于 1965 年大规模暴力的印尼记述》，译者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3 年），30 页。关于巴厘岛，请参阅库尔尼亚万等人的《大屠杀》，65、67、69 页。关于北苏门答腊，请参阅约书亚·奥本海默的《沉默的目光》（Drafthouse Films，2016 年），DVD（0:49）。关于佛洛勒斯，请参阅范·克林肯的《中印尼的形成》，239-41 页；库尔尼亚万等人的《大屠杀》，73 页。关于西帝汶，请参阅苏坎塔的《打破沉默》，25 页。

27. 温德尔备忘录，附加于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剑桥）给外交部东南亚部（东京）的信函，1965 年 12 月 16 日，DH 1015/335a，FO 371/180325，UKNA。

28. Rohim, cited in Agus Sunyoto, Miftahul Ulum, H. Abu Muslih, and Imam Kusnin

Ahmad, *Banser Berjihad Menumpas PKI* (Tulungagung: Lembaga Kajian dan Pengembangan Pimpinan Wilayah Gerakan Pemuda Ansor Jawa Timur and Pesulukan Thoriqoh Agung Tulungagung, 1996), 156.

29. 引用自梅尔文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第 142 页。

30.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0:49). 引用自范·克林肯的《中印尼的形成》，第 240-41 页。

32. Ibid., 239–40.

33.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 Instruksi Presiden/Pangti ABRI/KOTI No. 22/KOTI/1965, 15 November 1965. 这些拘留场所和关押在其中的囚犯的待遇在下面的第 8 章中详细讨论。

35. 例如，在北苏门答腊，军队指挥官在所谓的政变之前已经开始动员反共团体：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莫科金塔将军派遣军队人员到大庄园，建立亲穆斯林和亲军队的报纸，通过招募当地的恶棍培养激进青年团体，并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对抗政策的背景下，甚至开始武装军队自己的工会成员。蔡和卡门，《反共暴力》，134 页。

36. 据报道，KAP-Gestapu 是根据 KOTI 政治部门负责人 Sutjipto 准将的建议成立的，而 Kostrad 军官则鼓励其大规模集会。Harold Crouch, 《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 年），141 页。根据 1965 年 12 月初的一份秘密电报，美国大使格林详细说明了向该组织提供秘密资金的计划：这是为了确认我之前的同意，我们向马利克提供他要

求的五千万卢比，用于 KAP-Gestapu 运动的活动。Embtel 1628，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5 年 12 月 2 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FRUS]第 26 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 (1964-1966)，379-80 页。

37. 例如，在抵达巴厘岛后不久，RPKAD 成立了行动前线协调机构，以粉碎反革命盖斯塔普 (Badan Koordinasi Kesatuan Aksi Pengganjangan Kontrev Gestapu)。参见 Badan Koordinasi Kesatuan Aksi Pengganjangan Kontrev Gestapu, Suara Indonesia (登巴萨)，1965 年 12 月 10 日。类似的机构也在库邦、西帝汶成立，只是稍有延迟。参见范·克林肯，《中印尼的形成》，231-35 页。

38. Mansuruddin Bogok，当时外交部长马利克的助手，发表了这番评论。Adam Malik 和 Ruth McVey 的采访，1966 年 10 月 2 日，纽约，Ruth T. McVey 的个人档案[McVey Papers]，盒子 2，文件 31c。

39. 电报 A-583，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6 年 3 月 25 日，POL 2 INDON，NARA。

40. 亚当·马利克和公司采访鲁思·麦克维，1966 年 10 月 2 日，纽约，麦克维文件，盒子 2，文件 31c。

41. 1965 年 11 月 13 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国务院发送的电报，编号为 POL 23-9 INDON，NARA，引自 Jenkins 和 Kammen 的《陆军空降突击队》，91-92n61。

42. 东亚齐五原则保卫前线声称拥有 15,000 名成员，而 1965 年末的一份官方政府文件显示北亚齐有 14,182 名 Hansip 和 Hanra 成员。参见 Melvin，《大规模屠杀的机制》，161 页，186 页。

43. 对于那些对更广泛历史不熟悉的人来说，例如，奥本海默关于 1965-1966 年的第一部电影《杀戮行动》可能会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肇事者只不过是一群与更广泛军事行动无关的当地歹徒。奥本海默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二部电影《沉默的目光》纠正了这一印象，清楚地表明军队将被捕者装在卡车上，蒙着眼睛、双手被绑，交给当地的恶棍杀害并将尸体倒入棉兰附近的蛇河。

44. 例如，Hermawan Sulisty 的《被遗忘的岁月：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缺失历史》(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97 年)；Christian Gerlach 的《极端暴力社会：二十世纪世界的大规模暴力》(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 年)。尽管承认军队在某些地区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作者指出，其他地区的水平社会和文化冲突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些变化是证据。关于这种观点的最新批评，请参见罗萨的《知识状态》。

45. Embtel 1326,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4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文件, NSF, 盒子 247,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LBJ 图书馆]。并且在 1965 年 11 月 13 日的电报中, 大使格林报告说, 东爪哇和中爪哇每晚有 50 至 100 名印尼共产党成员被民间反共军队杀害, 军队的祝福。引自詹金斯和卡门, 《陆军空降突击队》, 90 页。

46. 引用自詹金斯和卡门的《陆军空降突击队》一书, 第 88 页。

47. Dinas Sejarah TNI-AD, 在《印度尼西亚的屠杀, 1965-1966: 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中, 摧毁中爪哇的 930/PKI, 编者罗伯特·克里布, 第 21 号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0 年), 166 页。

48. Contel 32, 美国驻泗水领事馆 至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5 年 11 月 14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49.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89–136, 153–60.

50. 见 *ibid.*, 124 页。有关其他例子, 请参见 *ibid.*, 101 页, 153 页, 157 页。

51. *Ibid.*, 113, 153. See also *ibid.*, 115, 121.

52. *Ibid.*, 124.

53. *Ibid.*, 159.

54. 引用自 Kurniawan 等人, 《大屠杀》, 37 页。

55. 年轻、本地和国家影响, 93。

引用自蔡和卡门的《反共暴力》, 141n40。

57. Oppenheimer, *Look of Silence* (0:59).

58. John Hughes, *Indonesian Upheaval*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67), 181.

59. 《同前注》, 180 页。关于军队在巴厘岛协调屠杀中的角色, 还可参见 Kurniawan 等人的《大屠杀》一书, 第 67 页, 第 69 页; Robinson 的《天堂的黑暗面》第 11 章。有关大部分证据, 请参阅梅尔文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 尤其是第 3 至 5 章。

61. *Ibid.*, 104, 133.

62. 目击证词揭示, Djuarsa 利用这些会议明确呼吁当地平民 ‘通过追捕和杀害 PKI 成员来协助军方, 同时警告那些不参与的人……他们自己也面临成为暴力目标的风险。’ *Ibid.*, 133。

63. 约翰·鲍文, 《苏门答腊政治与诗学: 盖约历史, 1900-1989》(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119-20 页。

64. Van Klinken, *Making of Middle Indonesia*, 235.

65. 迈克尔·范兰根伯格，印度尼西亚的 Gestapu 和国家权力，在《印度尼西亚的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编辑，编号 21（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47 页；约翰·罗萨，《930 运动：官方叙述的困境》，在《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暴力轮廓，1965-68 年》，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29 页。

66. Jenkins 和 Kammen 写道，苏哈托和他的军官同僚竭尽全力煽动已经极度危险和极度分裂的社会中的群体紧张关系，激怒虔诚的穆斯林（以及在某些地方的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使他们毫不留情地对待通常更贫穷、PKI 支持者的 abangan 安（名义上的穆斯林）邻居。Jenkins 和 Kammen，陆军空降突击队，91 页。另见范·克林肯，《中印度尼西亚的形成》，237-38 页。

67. 对于苏哈托在 10 月 1 日的广播讲话的文本，请参阅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Gerakan 30 September》第 2 版（雅加达：Lembaga Pendidikan Ilmu Pengetahuan dan Kebudayaan Kosgoro，1966 年），77-79 页。

68. 引用自 Melvin 的《大规模谋杀的机制》，87 页。

69. Cited in *ibid.*, 98.

70. Berita Yudha 中的原始文本，1965 年 10 月 5 日，重印于《印度尼西亚》杂志 1 期（1966 年 4 月）：203-4 页。

71. 对于苏哈托于 1965 年 10 月 4 日在卢邦布亚亚的讲话内容，请参见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九月三十日运动》第 87-88 页。

72. Pengurus Besar Partai NU, Jakarta, October 5, 1965, cited in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104-6.

73. 引用自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287n41。在 10 月 8 日的大规模集会上，PNI 领导人（I Gusti Putu Merta）呼吁苏加诺总统命令巴厘岛省长 Suteja 清洗当地政府中的所有 930 成员。《印度尼西亚之声》（登巴萨），1965 年 11 月 2 日。

74. 1965 年 11 月 11 日，《苏阿拉印度尼西亚报》（登巴萨尔）报道。在西帝汶库邦，人们普遍呼吁削弱印尼共产党直至根除。范·克林肯，《中印尼的形成》，第 234 页。

75. Berita Yudha 的原文，1965 年 11 月 12 日，翻译并在印度尼西亚 1（1966 年 4 月）上复制：182-83。

76.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剑桥）致英国外交部东南亚部（东京），1965 年 12 月 23 日，DH 1015/349, FO 371/180325, UKNA。

77. 这个术语首次出现在军方控制的报纸之一上。 Inilah tjerita kebinatangan

'Gestapu, Angkatan Bersendjata, 1965 年 10 月 8 日。根据大多数记载, 这是 Angkatan

Bersendjata 总指挥 Sugandhi 准将的创意。Van Langenberg, Gestapu and State Power, 46.

78. 中央情报局致白宫情报室, 印度尼西亚局势。报告编号 21, 1965 年 10 月 7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关于术语 Gestok 的起源和政治意义, 请参阅 Kammen 和 McGregor 的《The Contours》, 3-4 页。

80. *Angkatan Bersendjata*, October 14, 1965.

参见海伦·费恩,《革命和反革命的种族灭绝: 对比 1975 年至 1979 年柬埔寨民主共和国和 1965 年至 1966 年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谋杀》, 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 35 卷 4 期 (1993 年 10 月), 799 页。

82. Nasution's speech was broadcast on RRI on October 5, 1965, and reported by Berita Yudha on October 6. For the text of the speech, see Boerhan and Soebekti, *Gerakan 30 September*, 87–88. Nasution returned with some frequency to the themes of slander and treachery. In an infamous speech to an HMI gathering on March 12, 1966, he reportedly declared that slander is more savage than murder! That night, twenty-one political detainees were reportedly removed from their cells in Wirogunan prison and killed. Hersri

Setiawan, *Aku Eks Tapol*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3), 182. 82. Nasution 的演讲于

1965 年 10 月 5 日在 RRI 广播, 并于 10 月 6 日由 Berita Yudha 报道。有关演讲的文本, 请参见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Gerakan 30 September*》第 87-88 页。Nasution 经常回到诽谤和背叛的主题上。据报道, 他在 1966 年 3 月 12 日的一次 HMI 聚会上发表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演讲, 宣称诽谤比谋杀更野蛮! 当晚, 据报道有 21 名政治犯被从 Wirogunan 监狱的牢房中带走并杀害。Hersri Setiawan, 《*Aku Eks Tapol*》(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3 年), 182 页。

83. *Angkatan Bersendjata*, October 8, 1965.

84. *Angkatan Bersendjata*, October 14, 1965.

85. Tsai and Kammen, "Anti-Communist Violence," 143.

86. Gerwani 故事的第一个轰动版本于 1965 年 10 月 11 日在《Berita Yudha》上出现。这个故事还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陆军官方信息局的出版物中。请参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陆军官方信息局, *Fakta2 Persoalan Sekitar Gerakan 30 September* (雅加达: 出版 Chusus nos. 1, 2 和 3, 1965 年 10 月至 12 月)。

87. 有关这个故事的早期重述, 将鳄鱼洞的事件称为死亡派对, 请参阅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Gerakan 30 September》, 95-97 页。这个故事在多年后仍然被重复。例如, 请参阅 Sunyoto 等人的《Banser Berjihad》, 99 页。它也在 1967 年的 NBC 纪录片《印度尼西亚: 动荡的胜利》中忠实地再现。

88. Saskia Wieringa, *Sexual Politics in Indonesia* (New York: Palgrave, 2002).

89. "Pengakuan Seorang Ketua Gerwani. Diperintahkan Mendjual Diri Kepada AnggotaABRI," *Suara Indonesia* (Denpasar), November 5, 1965.

90. 十月份, 军方控制的媒体开始传播另一个轰动性的故事, 声称驻扎在中爪哇的陆军军官卡塔姆索上校的妻子和七个孩子被印尼共产党 (PKI) 杀害并被切割成小块。像 Gerwani 的故事一样, 这个故事后来被证明是有意制造的谎言, 显然是军方为了制造恐惧和焦虑而设计的。详见 Benedict Anderson 和 Ruth McVey 的《印度尼西亚 1965 年 10 月 1 日政变初步分析》(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71 年), 114n6。

91. 1965 年 12 月, 苏加诺引用官方验尸报告来证明他的观点, 但没有人注意。参见安德森和麦克维, 初步分析, 49n8。根据对官方验尸报告的分析, 对这些指控进行了明确的揭穿, 参见本尼迪克特·R·OG·安德森, 将军们是如何死的? 印度尼西亚 43 (1987 年 4 月): 10934。

92. 对于关于涉嫌发现罪证文件的媒体报道的早期例子, 请参阅《Duta Masyarakat》, 1965 年 10 月 12 日、13 日、15 日;《Sukanta》,《打破沉默》, 52 页。

93. Robinson, *Dark Side of Paradise*, 293.

94. Jenkins 和 Kammen, 陆军 Para-Commando 团, 88.

95. Melvin, *Mass Murder Mechanics*, 139.

96. Sunyoto 和合著者在东爪哇提到了两个这样的案例; 在这两个案例中, 据报道, 安索尔 (Ansor) 或班瑟 (Banser) 单位将这些洞穴用作他们杀害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PKI) 成员的集体坟墓。Sunyoto 等人,《班瑟圣战》, 119 页, 157 页。有关所谓发现洞穴的其他参考资料, 请参见 Angkatan Bersendjata, 1965 年 10 月 8 日; Sukanta,《打破沉默》, 26 页, 52 页; Kurniawan 等,《大屠杀》, 13 页, 25 页, 31 页, 37 页, 52 页。一位高级 PSI 人物在

1967 年告诉卡欣, 他认为这些洞穴纯粹是为了证明后来杀害共产主义者的行为是合理的。George Kahin 与一位高级 PSI 人物的采访, 1967 年 6 月 14 日, 雅加达, 卡欣文件。

97. 对于据称发现武器的早期例子, 请参阅 Duta Masyarakat, 1965 年 10 月 12 日; Angkatan Bersendjata, 1965 年 10 月 14 日。

98. Van Langenberg, *Gestapu and State Power*, 48–49. For examples of such rhetoric in the accounts of perpetrators, see Kurniawan et al., *Massacres*, 25, 31, 37.

99. 正如美国大使馆于十月中旬从雅加达报告的那样, 印度尼西亚新闻界和其他信息媒体的活动几乎肯定会成为苏加诺及其支持者与军队领导层和其他反共主义者之间的争议焦点... 军队仍然对印度尼西亚唯一的新闻机构安塔拉的活动不满, 并继续对其员工进行审讯和骚扰, 而这些员工显然受到了严重的共产主义感染。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047 号电报, 1965 年

10 月 17 日, 国务院 RG 59, POL 23-9 INDON, NARA。

100. Cited in 罗萨,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29.

101.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吉尔克里斯特) 致外交部 (斯图尔特), 印度尼西亚发生未遂政变, 1965 年 10 月 19 日, DH 1015/215, FO 371/180320, UKNA。

102. 对于这些在巴厘岛运作的团队, 请参阅罗宾逊的《天堂的黑暗面》, 293-94 页。对于亚齐, 请参阅梅尔文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 155 页, 180 页。

103. "Orpol/Ormas PKI Bujar, Kekridan, Patjung dan Senganan Lempar Badju," *Suara Indonesia* (Denpasar), November 18, 1965.

104. "Kerambitan Bersih dari PKI," *Suara Indonesia* (Denpasar), December 1, 1965.

105. 引用自 Melvin 的《大规模屠杀的机制》, 116 页。同样, 在 Meulaboh, 据报道 Djuarsa 对人群说, 如果你不杀掉[PKI], 他们将会是那些进行杀戮的人。引用自上述文献, 118 页。

106.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 *Keputusan Presiden/Panglima Tertinggi Angkatan Bersendjata Republik Indonesia/Panglima Besar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KOTI)*, No.

179/KOTI/1965, December 6, 1965, cited in van Langenberg, "Gestapu and State Power," 51 (emphasis added).

107. Dinas Sejarah TNI-AD, *Crushing the 930/PKI in Central Java*, 164.
 108. *Duta Masyarakat*, October 7, 1965.
 109. See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124, 136, 157.
 110. Sunyoto 引用了许多例子。参见 Sunyoto 等人的《Banser Berjihad》，第 128、131、133-35、154 页。另见 Sukanta 的《Breaking the Silence》，第 64 页。
 111. Cited in Sunyoto et al., *Banser Berjihad*, 131–32.
 112. Cited in *ibid.*, 136.
 113. Kiai Djalil, cited in *ibid.*, 160.
 114. Kurniawan et al., *Massacres*, 19.
 115. *Ibid.*, 31.
 116. *Ibid.*, 36. 117. *Ibid.*, 37.
 118. Donald Kirk, Bali Exorcises an Evil Spirit, *Reporter*, December 15, 1966, 42.
 119.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39.
- 根据苏侯吉 (Soe Hok Gie) 的说法，巴厘岛的 PNI 领导人通过声称上帝赞成杀害 PKI 人员，并且法律不会谴责那些这样做的人来煽动人们进行暴力行为。苏侯吉，《巴厘岛的大屠杀》，收录于《印度尼西亚的大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 (Robert Cribb) 主编，编号 21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255-256 页。
121. Ernst Utrecht, *Het Bloedbad op Bali*, *De Groene Amsterdammer*, January 14, 1967. A similar explanation for the killing was provided by a Balinese informant in the 1967 NBC documentary *Indonesia: The Troubled Victory*.
 122. *Suara Indonesia* (Denpasar), October 7, 1965.
 123. Edelstam to Bergström (Utrikesdepartementet), “Likvidering av kommunister på norra Sumatra, Indonesien,” June 16, 1966,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U/HP 1/XI, Riksarkivet.
 124. 引用自普赖尔，《无声尖叫》，133 页。
 125. Cited in *ibid.*, 134.

第七章：亚洲的一线曙光

1. 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科尔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尽管我们在事件过程中没有任何角色，但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关于印度尼西亚进程的持续报告。威廉·科尔比，《光荣的人们：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生活》（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78年），第227页。另请参阅第4章中提到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托瓦尔和科林斯以及前大使格林的否认。

2. 这个案例已经被布拉德利·辛普森在《枪支经济学家：威权主义发展与美印尼关系，1960-1968》（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有力地论证，尤其是第7-8章。引用自Richard Tanter的《1965年：印度尼西亚和世界中的澳大利亚大屠杀》，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和世界》一书中，编辑为Bernd Schaefer和Baskara T. Wardaya，双语版（雅加达：Gramedia Pustaka Utama，2013年），第140页。

4. 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的官员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例如，Schaefer写道，10月1日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在雅加达受到了西德代表的热烈欢迎。Bernd Schaefer，《两个德国和印度尼西亚》（1965年：印度尼西亚和世界，Indonesia dan Dunia），Bernd Schaefer和Baskara T. Wardaya编辑，双语版（雅加达：Gramedia Pustaka Utama，2013年），101页。

5. 乔治·鲍尔与副总统的电话会议，1965年10月8日上午9:18，乔治·鲍尔文件，第4箱，印度尼西亚（1964年12月4日至1965年11月10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LBJ图书馆]。同样在10月9日，美国大使馆从雅加达报告了以下令人鼓舞的进展：共产主义者现在是印度尼西亚多年来首次处于逃亡状态...非共产主义力量今天的集结口号是“绞死艾地”...PKI组织机构已被破坏，党的文件已经散布...军队正在保持目前运动的势头...到目前为止，军队已逮捕了数千名PKI活动人士。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的电报923，1965年10月9日，印度尼西亚

亚，第5卷，国家文件，NSF，第247箱，LBJ图书馆。

6. CIA Report No. 14 to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The Indonesian Situation," October 5, 1965, Indonesia, vol. 5, Country le, NSF, box 247, LBJ Library.

印尼工作组情况报告第8号，1965年10月5日上午5点，印度尼西亚，第5卷，国家档案，

NSF，盒子247，LBJ图书馆。

8. CIA Report No. 21 to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The Indonesian Situation,"

October 7, 1965, Indonesia, vol. 5, Country le, NSF, box 247, LBJ Library.

9. 868 号使馆电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美国外交关系文献[FRUS]，第 26 卷，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1964-1966），309 页。

10. Embtel 1002，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14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强调添加）。同样，在 10 月 23 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写道，这是反共产主义力量和美国以及自由世界在印度尼西亚的关键时刻。美国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帮助正确的一方取胜，但又不让我们的帮助显露出来，从而成为负担而不是资产。Embtel 1166，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23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

11. DOS 报告，印度尼西亚，[1966 年 5 月？]，美国解密文件目录[DDC]，1994 年，#

3183。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于 1966 年 4 月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据报道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提供了类似的评估。辛普森（Simpson），《持枪的经济学家》，189 页。一份后来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任何明显干涉事件都有兴趣（强调添加）。空中电报 A-263，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DOS，关于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年度报告，

1966 年 12 月 21 日，DDC，1980 年，# 85B。

12. 远东司令部政治顾问办公室，新加坡，给外交部（FO），电报编号 678，1965 年 10 月 8 日，FO 371/18031，英国国家档案馆[UKNA]。

13. 1918 年 10 月 12 日，美国驻英国大使馆 DOS 致印度尼西亚，卷 5，国家文件，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这个计划已经在 Ball 和国务卿 Rusk 的讨论和批准下进行。参见 George Ball 与 Dean Rusk 的电话会议记录，1965 年 10 月 12 日下午 5:40，George Ball 文件，卷 4，印度尼西亚（1964 年 12 月 4 日至 1965 年 11 月 10 日），LBJ 图书馆。

14. 447 号部门电报，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1965 年 10 月 13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文件，NSF，247 号信箱，LBJ 图书馆。

15. Embtel 1006，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14 日，FRUS，第 26 卷，321 页。稍后的电报报告称，助手昨晚告诉埃塞尔，纳苏甘对我们的信息非常满意，只希望英国人别管闲事。Embtel 1017，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

务院, 1965 年 10 月 14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文件, NSF, 247 号信箱, LBJ 图书馆。

16. Embtel 109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DOS, 1965 年 10 月 20 日, 引用自 Simpson, 经济学家手持枪支, 184.

17. Embtel 1255,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致 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28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18. 根据与印度尼西亚军官的对话, 该报告称, 在中爪哇, 军队 (RPKAD) 正在训练穆斯林青年并向他们提供武器, 并将他们放在前线对抗 PKI.... 由于大多数 PKI 领导人都在雅加达, 军队避免正面攻击.... 较小的人被系统地逮捕、监禁或处决.... 在外岛上, 当地军事指挥官有自由行动对抗 PKI, 他们正在这样做。Embtel 1326,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4 日, FRUS, 第 26 卷, 354。

19. 外交事务部致加拿大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6 年 1 月 26 日, 20-INDON-1-4,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

20.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Gilchrist) to FO (de la Mare), February 23, 1966, DH1011/66, FO 371/186028, UKNA.

21. 1966 年 2 月 21 日,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国务院发送的 Embtel 2347, 记录组[RG] 59, 美国国务院中央文件, 1964-1966 年[中央文件], POL 23-9 INDON,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

"22. 例如, 参见 1966 年 1 月 13 日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穆雷) 致外交部 (德拉·马雷), 档案号 FO 371/186027; 1966 年 1 月 18 日外交部和英联邦关系办公室 (CRO) 发布的指导第 26 号, 档案号 DH 1015/289, FO 371/186027; 1966 年 2 月 7 日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穆雷) 致外交部 (斯图尔特), 印度尼西亚: 1965 年年度回顾, 档案号 DH 1011/1, FO 371/186025, 英国国家档案馆 (UKNA)。"

23.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Gilchrist) to FO, Telegram No. 527, March 18, 1966, DH1015/111, FO 371/186029, UKNA.

24. Airgram A-598,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马斯特斯) 致美国国务院, 关于苏哈托中将的政治评估, 1966 年 4 月 6 日, RG 59, 中央文件, 1964-1966, POL 15 INDON, NARA.

25. 周涛墨, 《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 印度尼西亚 98 (2014 年 10 月): 29-58。

26. 英国常驻北约巴黎代表团致英国外交部，电报号 61，1965 年 10 月 7 日，FO 317/180317，英国国家档案馆。

27. British Embassy in The Hague (Burrows) to FO (Hanbury-Tenison), October 14, 1965, DH 1015/216, FO 371/180320, UKNA.

28. 澳大利亚外交部致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委员会，AP118，1965 年 10 月 14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馆，DH 1015/161(B)，FO 317/180317，英国国家档案馆。

29. FO (Stanley) to FO (Brown and Cable), October 14, 1965, FO 371/180318, UKNA; replies from Brown and Cable, October 15, 1965, FO 371/180318, UKNA. See also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Gilchrist) to FO, Telegram No. 2134, October 11, 1965, DH 1015/179, FO 371/180318, UKNA.

30. Letter from FO (Cable) to UK Delegation NATO (Millard), November 16, 1965, DH1015/288, FO 371/180323, UKNA.

31. See, for example, Edelstam to Nilsson (Foreign Minister), "Utrotningen av

kommunist-partiet i Indonesien," February 21, 1966, National Archives of Sweden, Riksarkivet [UA/HP 1/XI, Riksarkivet]; Edelstam to Bergström, "Resa till centrala och östra Java," May 13, 1966, UA/HP 1/Mal XI, Riksarkivet; Edelstam to Bergström, "Likvidering av kommunister på norra Sumatra, Indonesien," June 16, 1966, UA/HP 1/Mal XI, Riksarkivet.

32. Edelstam to Bergström, Resa till centrala och östra Java, May 13, 1966, UA/HP1/Mal XI, Riksarkivet.

33. 关于 1965 年 10 月前后苏联-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情况，请参阅拉格纳·博登 (Ragna

Boden) 的《屠宰场中的沉默：莫斯科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收录于《1965 年：印度尼西亚与世界，Indonesia dan Dunia》一书中，由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双语版（雅加达：Gramedia Pustaka Utama，2013 年），第 86-98 页。关于东德，请参阅 Schaefer 的《两个德国》，第 99-113 页。

34. 参见 Boden, 《屠宰场的沉默》; Schaefer, 《两个德国》; Jovan Cavoski, 《在政变之路上：1965 年的印度尼西亚在不结盟运动和中国之间》，收录于《印度尼西亚与世界，Indonesia dan Dunia》，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主编，双语版（雅加达：Gramedia Pustaka Utama，2013），66-81 页。

35. Cavoski, "On the Road," 80.

36. Boden, *Silence in the Slaughterhouse*, 90–91.

37.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联合每周报告第 41 期，1965 年 10 月 23 日，RG 59，中央文件，POL 2–1 INDON，NARA。Cavoski 提到中国对如此多共产党人的杀害表示强烈谴责。Cavoski，《在路上》，77 页。

38. 印度尼西亚工作组，情况报告 32 号，上午 5 点，1965 年 10 月 18 日，印度尼西亚，卷 5，国家文件，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中国还抗议印尼士兵对中国大使馆员工宿舍和中国工程师住所的搜查。周，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53 页。

39.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联合每周报告第 41 号，1965 年 10 月 23 日，RG 59，中央档案，POL 2–1 INDON，NARA。

40. Cited in *Guardian*, October 26, 1965.

41. 警惕黄色新帝国主义，武装力量，1966 年 4 月 25 日，引自周，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55 页。

42. 周，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55–56。中国还派遣了几艘船只到印尼港口城市接载寻求逃离的华裔印尼人。

43. 有影响力的人权和团结组织 TAPOL 是由 Carmel 布迪亚乔创立的，直到 1973 年才成立。有关这些跨国人权行动的案例的探索，请参阅 Katharine McGregor 的《世界保持沉默？冷战时代对 1965 年镇压的全球抵抗社群》（2015 年 3 月 28 日在芝加哥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

44. 但是，舒特指出，尽管批评了镇压行为，但《人类报》从未对军队和西方媒体所描述的事件主流观点提出过严肃的质疑。参见海因茨·舒特，《1965 年 930 及其后果在法国媒体中的反映》，收录于《1965 年：印度尼西亚与世界》，由贝恩德·谢弗和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编辑，双语版（雅加达：格拉梅迪亚普斯塔卡乌塔玛出版社，2013 年），第 128 页。

45. 例如，在一份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写道，他们仍然远未确信印尼共产党领导层计划在 1965 年 10 月 5 日发动政变。印尼共产党的势头太好了，根本不需要政变。Embtel 828，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给国务院的电报，1965 年 10 月 3 日，印尼，第 5 卷，国家档案，NSF，247 号信箱，LBJ 图书馆。

46. 远东司令部政治顾问办公室，新加坡，给外交部，电报号 671，1965 年 10 月 5 日，FO 371/180313，英国国家档案馆。同一天，吉尔克里斯特大使呼吁早日和谨慎地进行宣传和心理战活动，以加剧内部纷争，确保印尼军队摧毁和击溃印尼共产党。远东司令部政治顾问办公室，新加坡，电报 264，1965 年 10 月 5 日，FO 1011-2，英国国家档案馆，引自辛普森《持枪的经济学家》，178 页。

47. FO to Office of the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C-in-C Far East, Singapore, Telegram No. 1835, October 6, 1965, FO 317/180317, UKNA.

48. 1965 年 10 月 3 日，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向国务院发送的电报，编号 827，档案号 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NARA。

很可能他们还与他们的亲密盟友协调，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和德国。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所有这些国家都采用了类似的心理战和宣传策略。例如，参见坦特的《大屠杀》一书，第 129-44 页。

50. 美国电缆收到了斯坦利并传给了电缆、佩克、东京、休伊特和其他外交部门的人员，日期为 1965 年 10 月 5 日，档案号为 FO 371-180319，英国国家档案馆。

51. Embtel 851,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October 5, 1965,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23-9 INDON, NARA.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of psywar plans and propaganda themes by British and US officials, see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Embtels 853, 855, 857, 858, October 5, 1965,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23-9 INDON, NARA; Embtel 1058, October 18, 1965,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23-9 INDON, NARA;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to FO, Telegram No. 2224, October 16, 1965, DH 1015/203(A), FO 371/180319, UKNA.

52. 1965 年 10 月 11 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NARA。

53. 1965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电报，RG 59，中央档案，POL 23-9 INDON，NARA。如第 4 章所述，中国在所谓的政变未遂中的角色指控仍未得到证实。周恩来、中国和九月三十日运动。正如卡沃斯基所写，中国在这些事件中的真实参与程度仍然是个谜……阅读所有那些解密的中国材料，更有可能的是……中国是在政变失败后才出现在现场，为了保护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地位并捍卫其以前的盟友。卡沃斯基，《在路上》，第 77 页。

54. Contel 740, 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至 DOS, 1965 年 10 月 27 日, RG 59, 中央档案, POL 23- 9 INDON, NARA.

55. Embtel 85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VOA, 1965 年 10 月 5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3-9 INDON, NARA.

56. Embtel 92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9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57. 美国大使馆于 10 月 5 日在雅加达新闻中写道...主要关注军队将军的谋杀。两份报纸刊登了一系列令人恐怖的肢解尸体的照片。Embtel 857,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5 日, RG 59, 中央档案, POL 23-9 INDON, NARA.

58. CIA 备忘录, 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领导人的秘密援助, 1965 年 11 月 9 日, FRUS, 第 26 卷, 362 页。

其他西方政府也这样做。例如, Schaefer 写道, 西德驻雅加达大使馆开始毫不犹豫地接受军队的宣传作为真相, 即使它收到了可疑或完全捏造的军队审讯记录。Schaefer, 《两个德国》, 104-5 页。

60. 1965 年 10 月 7 日,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 RG 59, 中央文件, XR POL 23-9 INDON, NARA.

61. British Embassy Washington (Gilmore) to FO (Murray) October 5, 1965, DH 1015/163, FO 317/180317, UKNA.

62. CRO to British High Commission Canberra, Telegram No. 2679, October 13, 1965, FO 371/181455, UKNA; FO to Office of the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C-in-C Far East, Singapore, Telegram No. 1835, October 6, 1965, FO 317/180317, UKNA.

63.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吉尔克里斯特) 致外交部 (斯图尔特), 关于未遂政变的进一步报告, 1965 年 11 月 22 日, DH 1015/311, FO 371/180324, UKNA.

64. FO (东京) 封面附注, 1965 年 11 月 18 日, 吉尔克里斯特致斯图尔特, 1965 年 11 月 23 日, DH 1015/311, FO 371/180324, UKNA.

65. Embtel 90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7 日, RG 59, 中央文件, XR POL 23-9 INDON, NARA. 法国媒体也大量依赖军方控制的媒体获取信息。参见 Schutte, 1965 年 930.

67. Tanter, "Great Killings," 138-40.

68. Schaefer, "Two Germanys," 105.

69. 苏肯德罗曾被苏加诺解雇并被派往国外，苏加诺指责他在 1960 年发起了针对印尼共产党的行动。在流亡期间，他在匹兹堡大学学习，并被认为是与美国情报界建立了联系。他于 1963 年底返回印尼，并于 1964 年被任命为最高经济行动指挥部的国务部长，1965 年参与了与马来西亚的秘密军事谈判。参见哈罗德·克劳奇，《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 年），49、75、81、107 页。辛普森写道，他是中央情报局在军队中最高级别的联系人之一。辛普森，《手持枪支的经济学家》，186 页。

70. 最后，苏肯多警告说，GOI-GOM 通过军队的关系现在必须秘密进行，因为如果 PKI 得知，他们会利用这一点来诋毁军队... 军队正在曼谷建立一个特殊机构，以直接与 GOM-Army 联系，绕过印度尼西亚大使馆。Embtel 563，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1965 年 11 月 17 日，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NARA。

71. Benedict Anders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1983, Ithaca, NY.

72. 11 月 6 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电报称，我们有可靠的报告称，苏肯德罗的反印尼共产党/苏班德里奥/中共报纸《火》已被禁止[可能是由亲苏加诺的信息部长阿赫马迪]，自今天起，但雅加达战时行政长官[乌玛尔·维拉哈迪库苏马]正在反对这一行动。Embtel 1360，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DOS，联合情报报告第 47 号，1965 年 11 月 6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NSF，盒子 247，LBJ 图书馆。

73. CRO to British Embassy Canberra, Telegram No. 2679, October 13, 1965, FO371/181455, UKNA.

74. Tanter, "Great Killings," 139.

75. 乔治·鲍尔与詹姆斯·雷斯頓的电话交谈，1965 年 10 月 4 日下午 3:05，乔治·鲍尔文件，第

4 盒，印度尼西亚（1964 年 12 月 4 日至 1965 年 11 月 10 日），LBJ 图书馆。

76. James Reston, A Gleam of Light in Asia,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66.

77. Embtel 2411,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February 26,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23-9 INDON, NARA.

78. Brian May, The Indonesian Traged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103. 有一个例外是纽约时报的西摩·托平。他的报道准确指出，爪哇和巴厘岛的大部分杀戮是由军队实施或煽动的。参见西摩·托平，《印度尼西亚被大规模屠杀所困扰》，纽约时报，

1966 年 8 月 24 日。

79. 有关 1965 年 10 月 1 日之后美国援助的逻辑和实质的详细说明, 请参阅辛普森的《手持枪械的经济学家》第 7-8 章。
80. 正式结束对抗是在 1966 年 8 月签署的曼谷协议。
81. 因此, 博登写道, 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迫害和屠杀时, 莫斯科正在寻求与军事政权达成理解。关于当时的苏联援助和投资政策, 请参阅博登的《屠宰场中的沉默》, 第 93-96 页。关于东德政策, 请参阅卡沃斯基的《在路上》。
82.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 1965 年 12 月 3 日, DDC, 1977 年, #128E。
83.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Gilchrist) to FO, Telegram No. 2134, October 11, 1965, DH 1015/179, FO 371/180318, UKNA.
84. Deptel 508, DOS to US Embassy Jakarta, October 22, 1965, RG 59, Central Files, POL 23-9 INDON, NARA.
85. Embtel 1164,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美国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23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86. Embtel 1511,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19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87. Deptel 434, 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5 年 10 月 9 日, RG 59, 中央文件, XR DEF 6 INDON, NARA。关于美国在这一时期提供大米援助的讨论, 请参阅辛普森, 《持枪的经济学家》, 第 196 页。
88. *Duta Masyarakat*, October 13, 1965.
89. 10 月 12 日, 纳苏甘的助手告诉埃塞尔上校, 在他通过曼谷返回 (大约在 10 月 9 日) 时, 苏肯德罗将从曼谷安排运送大量大米到印度尼西亚。Embtel 969,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0 月 12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3-9 INDON, NARA。
90. Embtel 111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至 DOS, 1965 年 10 月 21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91.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联合周报第 41 期, 1965 年 10 月 23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1 INDON, NARA

92. 尽管这里的讨论集中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上，但显然还有其他国家参与了类似的活动。例如，根据一份报道，西德情报机构 BND 曾协助印尼的军事情报机构镇压了在雅加达的左翼政变，提供了价值 30 万马克的冲锋枪、无线电设备和金钱。《将军是间谍》(纽约：班塔姆出版社，1972 年)，第 33 页。

93. 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致总统备忘录，关于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军事援助的有效性，1967 年 3 月 1 日，FRUS，第 26 卷，493-95 页。有关此时恢复援助的正式讨论的详细讨论，请参阅辛普森，《手持枪械的经济学家》，第 222 页。

94. 1965 年 10 月 14 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向国务院发出的电报 1017。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国家科学基金会，247 号盒子，LBJ 图书馆。大约在同一时间，雅加达的一篇美联社报道引用了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苏哈托将军已派遣一名上校前往美国寻求帮助，以提供通信设备来遏制共产主义威胁。1965 年 10 月 13 日，国务院向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出的电报 408。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国家科学基金会，247 号盒子，LBJ 图书馆。

95. 610 部电报，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1965 年 11 月 12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文件，NSF，247 号信箱，LBJ 图书馆。很可能是苏肯多提出了要求，他在许多文件中多次呼吁获得通信设备。有关各种援助方面的苏肯多的请求，请参阅 FRUS，第 26 卷，364-66，368-71，440-43。有关苏肯多的请求各种援助的情况，请参阅 Simpson 的《带枪的经济学家》，第 186 页。

根据对美国政府官员的采访，记者凯西·卡丹 (Kathy Kadane) 报道称，通过使用调谐到国家安全局所知频率的美国提供的通信设备，美国情报官员能够监控军队通信，包括苏哈托情报部门对特定人员在特定地点下达的命令。凯西·卡丹，致《纽约书评》编辑的信，1997 年 4 月 10 日。

97. Embtel 1970,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Roger Channel, January 5,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DEF 21 INDON, NARA.

98. Embtel 116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 DOS, 1965 年 10 月 22 日，印度尼西亚，第 5 卷，国家档案，NSF，箱子 247，LBJ 图书馆。

99. 545 号部门电报, 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5 年 10 月 29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247 号信箱, LBJ 图书馆。

100. Embtel 1304,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2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箱子 247, LBJ 图书馆。

101. 610 号部门电报, 美国国务院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5 年 11 月 12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文件, NSF, 247 号信箱, LBJ 图书馆。辛普森写道, 大约在这个时候, 白宫还授权曼谷的中央情报局驻地向苏肯多提供小型武器, 用于武装中爪哇的穆斯林和民族主义青年对付印尼共产党, 辛普森, 《持枪的经济学家》, 186 页。

今天我们正在通知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大使馆, 我们收到苏肯多的医疗用品请求, 我们正在秘密提供。Deptel 610, 美国国务院给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1965 年 11 月 12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文件,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103. Gabriel Kolko, personal communication, October 1998.

104. Embtel 133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4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子 247, LBJ 图书馆。

105. Embtel 1350,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致 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5 日, 印度尼西亚, 第 5 卷, 国家档案, NSF, 盒 247, LBJ 图书馆。

106. Embtel 135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国务院, 1975 年 11 月 7 日, RG 59, 中央文件,

XR DEF 6 INDON, NARA. 参见 Simpson, *Economists with Guns*, 186.

107. Kathy Kadane, 美国官员名单揭示了 60 年代印尼大屠杀的帮凶, 华盛顿邮报, 1990 年 5 月 21 日。

108. Embtel 1628,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至 国务院, 1965 年 12 月 2 日, FRUS, 卷 26, 379–80.

109. 格林曾是 1961 年 5 月 16 日军事政变期间任驻韩国美国大使馆高级外交官 (临时代办)。

110. Embtel 2115,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January 20,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XR POL INDON-US, NARA.

111. 大使馆电报报告称，来自各种平民和军事人物的物质援助请求频繁。例如，参见 Embtel 1245，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28 日，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 NARA; Embtel 1401,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第 1 部分), 1965 年 11 月 10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3-9 INDON, NARA; Embtel 1408,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5 年 11 月 11 日, RG 59, 中央文件, POL 23-9 INDON, NARA; Embtel 2115,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 1966 年 1 月 20 日, RG 59, 中央文件, XR POL

INDON-US, NARA。

112. 赛达在 1964 年至 1966 年 2 月期间担任种植部长。在 1966 年中期担任农业部长的短暂时间后，他又担任了两年（1966 年至 1968 年）的财政部长。从 1961 年至 1968 年，他还担任天主教党主席。Embtel 2115，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6 年 1 月 20 日，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 NARA; Embtel 1245，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国务院，1965 年 10 月 28 日，RG 59，中央文件，POL 23-9 INDON, NARA。

113. 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1965 年 11 月 19 日，DDC, 1979, #435C。 114. 正如辛普森所写，大使馆在每一个机会上都向雅加达的官员们强调这一点，明确表示援助将与印尼努力扭转苏加诺的政策、恢复其经济信誉并按照西方债权人和国际机构批准的政策稳定经济同步进行。辛普森，《持枪的经济学家》，213 页。

115. Deptel 959, DOS to US Embassy Jakarta, January 18,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AID(US) INDON, NARA.

116. Deptel 1892, DOS to US Embassy Kuala Lumpur, March 29,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XR POL 23-9 INDON, NARA.

117. 会谈备忘录，美国国务卿及其他人，1966 年 3 月 31 日，RG 59，中央档案，AID(US) 15-6 INDON, NARA。

118. DOS 报告印度尼西亚，[1966 年 5 月?]，DDC, 1994 年，#3183。白宫在 1966 年 6 月批准了销售。辛普森，《手持枪械的经济学家》，217 页。

119. Simpson, *Economists with Guns*, 212.

120. British Embassy Jakarta (Murray) to FO, Telegram No. 24, May 10, 1966, IM1051/74, FO 371/187573, UKNA.

121. 3970 号部门电报，美国国务院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1966 年 6 月 1 日，RG 59，中央文件，AID（美国）-INDON，NARA。根据国务院备忘录，这 250 亿美元债务中，有 1.44 亿美元欠美国，10 亿美元欠苏联，主要是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据估计，当年的债务偿还可能达到 4.5 亿美元，超过了该年可能的总外汇收入。DOS 报告，印度尼西亚，[1966 年 5 月？]，DDC，1994 年，#3183。另见 Ropa 致 Rostow，1966 年 7 月 9 日，FRUS，第 26 卷，444 页；Rusk 致 Johnson，1966 年 8 月 1 日，FRUS，第 26 卷，452 页。

122. Embtel 144,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July 9, 1966, DDC, 1981, #368C.

123. Simpson, *Economists with Guns*, 225.

124. Embtel 1124,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September 7, 1966, RG 59, CentralFiles, POL 15 INDON, NARA.

125. 这个团体由十四个捐助国家和四个国际金融机构组成。关于它的组建和早期工作，请参阅辛普森的《带枪的经济学家》第 238-239 页。另请参阅行政历史：国务院，第 1 卷，第 7 章，第 L 节-印度尼西亚[ND]，DDC，1994 年，#3184。

126. Embtel 2007, US Embassy Jakarta to DOS, October 27, 1966, RG 59, Central Files, DEF 19 US-INDON, NARA.

第八章：大规模监禁

对于分析拘留和杀戮之间联系的少数研究之一，请参阅道格拉斯·卡门和法伊扎·扎卡里亚的《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政策与实践》（2012 年），亚洲批判研究 44 卷 3 期：

441-66。

2. 引用自 Justus M. van der Kroef,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Pacific Affairs 49 (1976): 626。

3. 106,000 这个数字是在 1966 年 1 月发布的官方事实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给出的。请参阅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KOTI), Fact Finding Commission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雅加达，1966 年 1 月 10 日)，3 页。

1975 年 4 月，外交部长马利克表示大约有 60 万人被拘留，而 1976 年 10 月，国家安全维护机构 (Kopkamtib) 参谋长苏多莫提供了 75 万的数字。引自《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报告》(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1977 年)，第 41 页。有关数字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

卡门和扎卡里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第 451 页;范德克鲁夫,《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第 625-26, 635 页。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23。

6. 官员是 Hari Sugiman, 社会和政治事务总干事。Tapol 通讯 70 期 (1985 年 7 月): 1。关于被拘留者的数量,请参阅 Richard Tanter 的博士论文《情报机构和第三世界军事化:印度尼西亚的案例研究, 1966-1989》(莫纳什大学, 1990 年), 299-300 页。

例如,参见约翰·麦克贝斯 (John McBeth) 的《历史的囚徒》(Prisoners of History),《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 年 2 月 16 日, 27-28 页。140 万的数字也可能代表了该国顽固共产主义者的军队估计人数。例如,1969 年的一份 Kopkamtib 文件指出,共有 1,396,173 名 PKI 成员参加了县级以下的党校。参见 Kopkamtib, Team Pemerika Pusat,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G.30.S/PKI (雅加达, 1969 年 4 月), 55 页。关于政治审判,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45-54 页;范德克鲁夫《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 639-40 页。

9. Sumiyarsi Siwirini C., *Plantungan: Pembuangan Tapol Perempuan* (Yogyakarta: Pusat Sejarah dan Etika Politik (Pusdep), Universitas Sanata Dharma, 2010), 44n7. See also Rachmi Diah Larasati, *The Dance That Makes You Vanish: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Post-Genocide Indones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10. See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Political Prisoners," 630, 638-39.

11. 关于线人和叛徒的问题在许多前囚犯的回忆录中有所讨论。例如,参见苏文多·布迪亚尔乔的《Salemba: Cuplikan Kecil Derita Nasional》(未发表的手稿, 1979 年, 11-12 页);卡梅尔·布迪亚尔乔的《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伦敦:卡塞尔出版社, 1996 年);陈瑞玲的《930 1965, Perang Dingin dan Kehancuran Nasionalisme: Pemikiran Cina Jelata Korban Orba》(雅加达: Komunitas Bambu, 2010 年)。还可以参见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编辑的《Truth Will Out: Indonesian Accounts of the 1965 Mass Violence》(珍妮弗·林赛译, 克莱顿, 维多利亚: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90 页, 108-9 页, 155 页。

12. 例如,一位前 BTI 领导者描述了一个 PKI 官员如何背叛他并向当局供出他,后来参与了他的审讯:现在,在[警察]总部,那个同样的[PKI]干部与警察一起进行审讯,辱骂我们。他甚至比警察还残忍!有相当多的 PKI 干部做了这种事情。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对他们施加的恐怖和暴力。引自 Wardaya 的《真相将显露》第 90 页。

13. Sudisman, 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 Defense Speech of Sudisman,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at His Trial before the Special Military Tribunal, Jakarta, 21 July 1967, trans. Benedict Anderson (Melbourne, Victoria: Works Cooperative, 1975), 3.

例如，参见 Wardaya 的幸存者、目击者和肇事者的描述，《真相将显现》，41、90、9394 页；Putu Oka Sukanta 编辑的《打破沉默：关于 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发声》，Jennifer Lindsay 翻译（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4 年），6465、110、117、133-34、151、160、163-64 页。

15. 威廉·萨缪尔斯，介绍普拉莫迪亚·阿南塔·图尔的《哑巴的独白：回忆录》（纽约：东方海狮，1999 年），第 xviii 页。普拉莫迪亚描述了自己被捕时的情况，我的手被绑在背后，绳子套在我的手腕上，然后绕到了我的脖子上。在印尼革命的早期，这种结是被杀的囚犯的确切标志。同前，第 3-4 页。

16. Ibrahim Slamet,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信件，《审查指数》第 3 卷第 1 期（1974 年）：61。

17. 引用自 Sukanta 的《打破沉默》，151 页。

18. Sumiyarsi, Plantungan, 37-38, 161. 一位 Gerwani 成员 Rukiah 在 1965 年 10 月，当一群

HMI 成员洗劫她在马卡萨尔的住所时，有着类似的经历：一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没有找到 Rukiah，开始拿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手表、收音机、衣服，甚至是餐具。Sukanta, 《打破沉默》，160。

19. Pramoedya, *Mute's Soliloquy*, xix.

参见罗伊·A·梅德韦杰夫，《让历史来评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和后果》（纽约：诺普夫，1971 年）

已知拘留地点的部分清单以及显示其大致位置的地图，请参阅荷兰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特别部门的报告《Wordt Vervolgd》（1973 年 3 月）：16-17。有关稍有不同地图，请参阅 Tapol 的《印度尼西亚：监狱之国》（伦敦：Tapol，1976 年）：8-9。

22. 苏哈托将军于 1965 年 11 月以他作为 Kopkamtib 指挥官的身份建立了军队控制的调查和起诉机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Kammen 和 Zakaria 的《大规模暴力下的拘留》，445-48 页。

23. Sudisman, "Analysis of Responsibility," 1.

这些在前囚犯的回忆录和其他记述中有详细描述。例如，参见 Sumiyarsi, Plantungan,

58, 62, 63; Tan, 930 1965, 19-37; C. 布迪亚乔, *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 第 10 章; Sulami, *Perempuan—Kebenaran dan Penjara* (雅加达: Cipta Lestari, 1999); Sudjinah, *Terempas Gelombang Pasang* (雅加达: Pustaka Utan Kayu, 2003); S. 布迪亚乔, *Salemba*, 13; Wardaya, *Truth Will Out*, 91, 94;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35, 37, 51-52, 55, 117, 136, 163-64.

25. See, for example, Pramoedya, *Mute's Soliloquy*, 4-5.

26. Sumiyarsi, *Plantungan*, 58.

27. C. 布迪亚乔, *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 83.

28. 关于虐待者对待性暴力的问题，请参阅 Komnas Perempuan, *Kejahatan terhadap*

Kemanusiaan Berbasis Gender: Mendengarkan Suara Perempuan Korban Peristiwa 1965 (雅加达: Komnas Perempuan, 2007); Annie Pohlman,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of 1965-66* (纽约: Routledge, 2015); Saskia Wieringa, *Sexual Politics in Indonesia* (纽约: Palgrave, 2002); C. 布迪亚乔, *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

29. 例如，参见 Sukanta 的《打破沉默》一书中 Lambatu bin Lanasi 的案例，52-53 页。

30. 布迪亚尔乔回忆了在雅加达的卡隆拘留中心被反复脱光衣服并殴打的斯里·安巴尔的故事。C. 布迪亚尔乔, 《生存于印度尼西亚的古拉格》，79-80 页。谭指出，男性囚犯有时也会在被审讯前被要求脱光衣服。谭, 《930 1965 事件》，24 页。

引用自 Wardaya 的《真相将显现》，148 页。

32. Sumiyarsi, *Plantungan*, 70n8.

33. 据一名前囚犯透露，例如，Plantungan 女子监狱的指挥官将年轻的囚犯之一作为情妇。参见 Sumiyarsi, *Plantungan*, 96, 99, 152-53。同一监狱的另一名囚犯回忆说，那里的军官与囚犯们发生了非法性行为，因此在 Plantungan 出生了许多没有父亲的婴儿。

引自 Wardaya, *Truth Will Out*, 149。有关军警机关强奸的其他报道，请参见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53, 155。

34. 上述提到的少女们重新演绎舞蹈的影片显然作为苏班德里奥的审判证据呈现。苏米亚

尔斯，普兰通甘，70n8。

35. Slamet, *Letter from Indonesia*, 61. 在这里，人们会想起波尔布特时期柬埔寨图尔斯林监狱 (S-21) 的囚犯被迫向一只被描绘成狗的胡志明形象下跪。参见大卫·钱德勒，《S-21 的声音：波尔布特秘密监狱中的恐怖与历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 年)，134 页。

36. Tan, *930 1965*, 31.

37. 还有一个残留的 X 类别，用于尚未分类的囚犯。以下概述主要参考了国际特赦组织的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van der Kroef 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

38. 引用自《印度尼西亚特刊》，*Wordt Vervolgd* (1973 年 3 月)：12。同样，1976 年 7 月，苏多摩海军上将表示 B 类囚犯间接参与了所谓的政变，但缺乏可以提交给法庭的证据。

Sinar Harapan, 1976 年 7 月 26 日。

1975 年，C 类别进一步分为几个子类别 (C1、C2 和 C3)，显然是为了明确不同的过失责任标准。参见范德克鲁夫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633 页。

40.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总统/ABRI/POTI 第 22 号指示/1965 年 11 月 15 日，由苏哈托代表总统签署，致各部门、政府机构和组织机构，执行清理 930 运动中的平民人员的指令，引自 Boerhan 和 Soebekti 的《930 运动》，第二版 (雅加达：Kosgoro 科学与文化教育机构，1966 年)，238-48 页。这一命令又基于 1965 年 11 月 12 日纳苏甘将军和 1965 年 10 月 10 日苏哈托将军发布的指示，概述了从军队中清除 930 成员的程序。参见 Kammen 和 Zakaria 的《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443 页。

1965 年 11 月的法令中明确规定的分类系统成为总统指令第 09/KOGAM/1966 号中长期政治犯的正式分类基础。Kammen 和 Zakaria 在《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一书中提到，该系统又由 Kopkamtib 在 KEP-028/KOPKAM/10/1968 中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版本为 KEP

010/KOPKAM/3/1969，引自国际特赦组织的《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第 118-20 页。

例如，卡门和扎卡里亚认为，相关法令中的极度模糊语言赋予了军事当局非凡的自由裁量权。卡门和扎卡里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444，450 页。

43. 正如卡门和扎卡里亚所写，他们表明对左翼政治的攻击并不是一场水平冲突，而是苏哈托和军队高层的战略计算的结果，以及下达给地区军队指挥官的命令和实施。引用文献，445 页。

1976 年，官方 Kopkamtib 统计的 B 类囚犯人数为 29,470 人，此外还有 1,309 人已经获释。

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第 36 页。

45. 1967 年 7 月，司法部长表示大约有 4,700 名 A 类囚犯。Van der Kroef, 印度尼西亚政治犯, 634。1975 年 12 月，Kopkamtib 参谋长 Sudomo 上将表示有 1,200 名 A 类囚犯，其中 767 人已经受审并被判有罪。Kompas, 1975 年 12 月 3 日。而在 1976 年，Sudomo 告诉荷兰教会代表，已经有 810 名 A 类囚犯被判有罪，220 人正在等待审判，另外 1,944 人因缺乏证据而被拘留而未经审判。荷兰教会发展项目协调委员会 (ICCO) 总经理 J. Bos 于 1976 年 7 月 30 日的政治犯机密备忘录。政治审判的命令发布于 1965 年 12 月 4 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决定第

370/1965 号关于指定特别军事法庭审理 930/PKI 案件》。

46. 当然，这些一般规律也有一些例外情况。例如，根据一位记者在 1977 年参观了六个拘留设施的报道，尼尔巴亚监狱的条件相对较好，该监狱关押了大约一百名高级别 A 类囚犯。详见 David Jenkins 的《苏哈托监狱内部》，《远东经济评论》(1977 年 10 月 28 日)：8-13。

关于监狱条件的全面概述，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年度报告》，71-89 页。

47. Cited in Jenkins, "Inside Suharto's Prisons," 8.

48. See Tan, 930 1965, 34, 53; Sumiyarsi, *Plantungan*, 48; S. 布迪亚乔, "Salemba," 15-16;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151.

见 Sukanta, 《打破沉默》，53、66、92 页；Wardaya, 《真相将显露》，95、129、131 页；Pramoedya, 《哑独白》。据说在 1966 年至 1972 年期间，官方每天为囚犯提供的食物支出仅为每位囚犯 2.5 卢比，即每 80 名囚犯约 1 美元。引自 van der Kroef,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644 页。

50. Pramoedya, *Mute's Soliloquy*, 10-11.

51. Ibid., 9-10.

52. Ibid., 12–13.

53.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77.

54. Sumiyarsi 回顾了她协助病人的努力，以及监狱医疗设施的不足之处。参见

Sumiyarsi, *Plantungan*, 93-94, 102-11。据称，在 1966 年至 1972 年期间，官方每个囚犯每月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为 0.3 印尼盾，或者每两千名囚犯约为 3 美元。引自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Political Prisoners, 644。

55. S. 布迪亚乔, “Salemba,” 16.

56. 与再教育和安置一起，关押者的强制劳动在 1968 年 10 月的 Kopkamtib 指令中被编码。请参阅 Kopkamtib , *Petunjuk Pelaksanaan No. PELAK-002/KOPKAM/10/1968 tentang Kebijakan Penyelesaian Tahanan/Tawanan 930 PKI*。

57. 这只是 1965 年至 1970 年代末期运营的一部分安置营地的清单。已知在东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北苏门答腊的橡胶种植园附近还存在其他营地。关于中苏拉威西的营地，请参见

Nurlaela A. K. Lamasitudju 的《Rekonsiliasi dan Pernyataan Maaf Pak Wali Kota》（《国家伤口，我们的伤口：过去的人权侵犯和和解提议》），收录于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的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国家伤口，我们的伤口：过去的人权侵犯和和解提议》）（印尼爪哇：Galang Press, 2014 年），第 371-383 页。关于南苏拉威西，请参见 Tau k Ahmad 的《South Sulawesi: The Military, Prison Camps, and Forced Labour》（《南苏拉威西：军队、监狱营地和强迫劳动》），收录于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的《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68》）（新加坡：NUS Press, 2012 年），第 156-181 页。还请参阅 Sukanta 的《Breaking the Silence》（《打破沉默》），第 14、56-59、149、165 页；Kurniawan 等人编辑的《The Massacres: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Trauma of 1965》（《大屠杀：面对 1965 年的创伤》）（雅加达：Tempo, 2015 年），第 105-109、112-114 页。

58. 关于丹格朗和努萨坎巴岛的强迫劳动，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第 85-88 页；Hersri Setiawan, 《我是前政治犯》（印尼：加朗出版社，2003 年），第 198 页。关于萨伦巴监狱，请参阅 S. 布迪亚乔, 《萨伦巴》，第 18 页。

59. Tan, *930 1965*, 48.

60. Sumiyarsi, *Plantungan*, 49.

61. Jenkins, "Inside Suharto' s Prisons," 10.

根据谭 (Tan) 的说法, 例如, 印尼共产党 (PKI) 的人物 Nyoto 曾被借出军事监管, 后来就再也没有被看到过。谭, 930 1965, 55。参见 S. 布迪亚乔, Salemba, 15。有关前囚犯账目中借出行为的进一步参考, 请参阅 Sukanto, *Breaking the Silence*, 36; Wardaya, *Truth Will Out*, 24-25。

63. 布迪亚乔在没有被控告或审判的情况下被拘留了十四年, 后来写道, 对于我们新秩序的政治犯来说, 最沉重的负担就是这种不确定性。S. 布迪亚乔, Salemba, 8。

64. 引用自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51 页。

65. 有关在北苏门答腊监狱进行的一次独特的洗脑会议的音像记录, 请参阅 1967 年 NBC 纪录片《印度尼西亚: 动荡的胜利》。

66. Cited in Jenkins, "Inside Suharto' s Prisons," 8.

67. S. 布迪亚乔, "Salemba," 17.

68. 对于这次访问的一个被拘留者的描述, 请参阅 Sumiyarsi 的《Plantungan》124-27 页。加入这个代表团的少将 Sumitro 是武装部队心理发展中心的负责人, 而不是 Kopkamtib 的首领。Tanter, 《情报机构》298 页。

69. Jenkins, "Inside Suharto' s Prisons," 11.

"70. 参与其中的荷兰机构有尼姆根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 印尼参与者有印度尼西亚大学、加雅·玛达大学和帕亚贾兰大学。参见 Marnix de Bruyne, 《荷兰心理学家如何与苏哈托合作》, *Wordt Vervolgd* 12, no.1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 34-35; Sebastiaan Broere, 《印尼心理学的灰色地带: KUN-2 项目, 1968-1976 年》, 草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2016 年 11 月; Dyah Ayu Kartika, 《心理学的政治化: 新秩序时期印尼拘留营中心理学家的角色》(国际社会研究所硕士论文, 2016 年)。

71. 例如, 参见贾斯珀斯教授与 Sadli 女士讨论的《异常行为, *De Waarheid*, 1978 年 4 月 22 日。

72. Petteri Pietikainen, *Madness: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281. 同样, Tanter 指出, 在审讯政治犯时使用心理学家表明印度尼西亚的情报机构在试图科学化其政治统治策略方面已经追随了工业化国家的脚步。Tanter, *情报机构*, 296。

73. 在一项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中，卡门和扎卡里亚指出了杀戮与拘留比例的显著变化，并对这些不同数值提供了一些解释。卡门和扎卡里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451-56 页。

74. 这些地方当然有一些长期关押的人。根据一位消息来源，在 1974-1975 年间，亚齐有 47 名政治犯。Van der Kroef,《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第 635 页。在巴厘岛，到 1970 年代末仍有大约十几人被关押。其中包括普乔·普拉塞蒂奥 (Pudjo Prasetio)，他在 1979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并一直被关押在巴厘岛，直到 1995 年被转移到塞马兰监狱。参见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1965 年囚犯简报》(伦敦：国际特赦组织，1995 年)。

75. Kammen 和 Zakaria 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指出苏哈托的指令对地区军事指挥官的反应各不相同。Kammen 和 Zakaria,《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453-54 页。另请参阅 van der Kroef,《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635 页。

76. Kammen 和 Zakaria 认为，除了指挥官的政治和个人偏好之外，一个给定地区政党竞争的性质也是这种结果的一个关键因素。Kammen 和 Zakaria,《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454-56 页。这个可能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77. 蔡燕玲和道格拉斯·卡门,《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1968 年间的反共暴力和北苏门答腊华人》，收录于《大规模暴力的轮廓》，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第 147 页。

78. 英国驻雅加达大使馆 (吉尔克里斯特) 致外交部 (德拉马尔)，1966 年 2 月 23 日，DH

1011/66, FO 371/186028, 英国国家档案馆。

79. Agus Sunyoto, Miftahul Ulum, H. Abu Muslih, and Imam Kusnin Ahmad, *Banser Berjihad Menumpas PKI* (Tulungagung: Lembaga Kajian dan Pengembangan Pimpinan Wilayah Gerakan Pemuda Ansor Jawa Timur and Pesulukan Thoriqoh Agung Tulungagung, 1996), 158.

80. 大卫·詹金斯和道格拉斯·卡门,《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和巴厘岛陆军空降突击队 and 恐怖统治的轮廓》，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68 年》，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著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2 年)，94 页。

81. Maskun Iskandar, Purwodadi: 死亡之地, 收录于《印度尼西亚的屠杀, 1965-1966: 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 罗伯特·克里布编辑, 第 21 篇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0 年), 204 页。

82. 在麦克贝思的《历史的囚徒》中引用。正如一位前军官后来澄清的, 许多人被逮捕, 但这引发了与食物供应等问题有关的困难。这很困难。所以他们不得不被集中到一个地方.....这就是将他们送到布鲁岛的想法产生的地方。在瓦尔达亚的《真相将显现》中引用, 第 19 页。

83. 关于布鲁岛的情况, 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90-100 页;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Komnas HAM), Laporan Akhir Tim Pengkaji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Sub-Tim Pengkajian Kasus 1965), 收录于《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编者 Baskara T. Wardaya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273-347 页; Asvi Warman Adam,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Kasus Pulau Buru, 收录于《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编者 Baskara T. Wardaya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349-59 页; I. G. Krisnadi, Tahanan Politik Orde Baru di Pulau Buru 1969-1979, Sejarah: Pemikiran, Rekonstruksi, Persepsi 9 (无日期): 47-58 页; Sindhunata Hargyono, Buru Island: A Prism of the Indonesian New Order, 草稿, 西北大学, 2016 年。1976 年官方 Kopkamtib 数据显示有 11,085 名被拘留者; 国际特赦组织估计人数约为

14,000 人。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91 页。

85. 同上, 95 页。例如, 1972 年 10 月, 司法部长表示, 将政治犯送往布鲁岛的法律依据是

1969 年的 Kopkamtib 第 5 号法规, 该法规授权司法部长拘留和流放被认为扰乱社会的囚犯, 没

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引自范德克鲁夫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 第 631 页。

86. Cited in Krisnadi, "Tahanan Politik," 65.

87. Pramodya 声称, 那些被荷兰人在 Boven Digul 拘留的人比在 Buru 上受到更好的对待。他暗示, 更恰当的比较是日本、德国和苏联的死亡集中营。Pramodya,《沉默的独白》, 39 页, 25 页。同样, 一位前 Buru 囚犯 Leo 写道, 在 Buru 上的经历就像日本占领

期间的 romusha[强迫劳动]...当时人们死去时没有仪式来纪念他们的离世。引自 Sukanta, 《打破沉默》, 72 页。另一位前 Buru 囚犯 Setiawan 写道, Buru 受到 Boven Digul 的启发, 但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更糟糕。参见 Setiawan, 《我是前政治犯》, 149-53 页。

88. 这些条件在前布鲁囚犯的回忆录和账目中详细描述。例如, 参见普拉莫迪亚的《沉默的独白》; 塞蒂亚万的《我是前政治犯》; H.苏帕曼的《从布鲁岛到麦加: 1965 年的悲剧记录》; 瓦尔达亚的《真相将大白》92, 99-120, 123 页; 苏坎塔的《打破沉默》72-77, 137-

41 页。

89. 关于强制劳动计划及政权试图为其辩护的内容, 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96-97 页。

90. 有关这种惩罚的例子, 请参阅普拉莫迪亚的《沉默的独白》26、38、40、43-45 页。

91. Ibid., 38.

92. Ibid., 46.

93. Setiawan, *Aku Eks Tapol*, 155-56. See also *ibid.*, vi-vii, 183-84.

94. 在 1973 年获得写作许可后, 被多年禁止写作的权利为普拉莫迪亚提供了一条回到深渊的道路: 最终, 通过这个过程, 我重新发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印尼人, 一个受尊重的人, 生活和行动中有一种价值观...不是无能为力, 而是实际上具备了定义自己在历史中前进方向的意愿。普拉莫迪亚, 《沉默的独白》, 36。

正如普拉莫迪亚所写, 例如, 四年的拘留和对我的未来的不确定性确实给我造成了严重的精神伤害。参见, 第 35 页。

96. 关于抑郁和自杀问题, 请参阅 Sukanta 的《打破沉默》一书中前布鲁囚犯的描述, 第

141 页; Wardaya 的《真相将显露》一书中的描述, 第 117 页。

97. Sumiyarsi, *Plantungan*, 144-45. 根据范德克鲁夫 (van der Kroef) 的说法, 1971 年 5 月, 以一些布鲁岛囚犯试图与爪哇的印尼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为借口, 暂停了邮件特权。范

德克鲁夫,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 645 页。

98. Cited in *ibid.*, 645.

99. Setiawan, *Aku Eks Tapol*, x.

100. 这部纪录片是《Blok aan het Ben, een Gevangenis in Indonesië》，于1969年在荷兰电视节目《Achter het Nieuws》中播出。

值得注意的是，然而，一些被拘留者发现宗教教育和崇拜的计划是压迫性的。例如，参见

Setiawan, *Aku Eks Tapol*, 43-63 页。

102. 见劳瑞·西尔斯，《定位证言：印度尼西亚文学档案中的恐惧与魅力》（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年），162-65。尽管禁令出台后，学生们仍然继续销售这些书籍，正如第9章所述，其中一些学生本人也被逮捕并入狱。

103. 引用自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101 页。

104. *Newsweek*, February 14, 1972, cited in *ibid.*, 97.

105. 对于红十字会访问的描述，请参阅 Suparman 的《Dari Pulau Buru》；Pramoedya 的《Mutes Soliloquy》；Setiawan 的《Aku Eks Tapol》；Amnesty International 的《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71-74 页；Sukanto 的《Breaking the Silence》，73、75 页；

Wardaya 的《Truth Will Out》，118 页。

106. Sukanto, *Breaking the Silence*, 73, 75; Sumiyarsi, *Plantungan*, 140-42, 153.

107. 引用自 Sukanta, 《打破沉默》，75 页。关于这次访问的详细记录，请参阅普拉莫迪娅的《默默独白》，第 46-64 页。109. 引用自麦克贝斯《历史囚徒》，27-28 页。

第九章：释放、限制、纪律与惩罚

1. Benedict Anderson, “Seperti Minum Air Pegunungan,” preface to Tan Swie Ling, *930 1965, Perang Dingin dan Kehancuran Nasionalisme: Pemikiran Cina Jelata Korban Orba* (Jakarta: Komunitas Bambu, 2010), xvii.

2. 关于此时期的国际特赦组织活动的摘要，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1977年），144-46 页。

3. 莫因（Moyn）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即 20 世纪 70 年代标志着人权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塞缪尔·莫因（Samuel Moyn），《最后的乌托邦：人权史》（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12 年）。

例如，在这段时间里，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劳工组织年会，并经常被迫回答有关布鲁岛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犯是否受到强迫劳动的指控。请参阅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在 1976 年 6 月 16 日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上的声明。

5. 卡特政府在捍卫和促进人权方面的记录并不总是与其言辞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它对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普遍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可能构成种族灭绝。

6. 这些听证会是由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于 1976 年 5 月进行的。受邀参加听证会的人包括印度尼西亚新秩序的知名批评者康奈尔大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和国际特赦组织。

7. H. Suparman, *Dari Pulau Buru Sampai ke Mekah: Sebuah Catatan Tragedi 1965* (Bandung: Nuansa, 2006), 243.

8. 尊重人权的呼吁，在《印尼新闻选编：澳大利亚印尼行动组通讯》第 4 期（1977 年 8 月）重新印刷：9-12 页。

9. DOS 备忘录，印度尼西亚，[1976]，美国解密文件目录[DDC]，1994 年，# 2515。这份文件似乎是为了与 1976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人权问题的国会听证会有关而准备的。有关该部门在那些听证会上作证的严厉批评，请参阅本尼迪克特·R·OG·安德森（Benedict R. OG. Anderson）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权》（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1976 年，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第 94 届国会，1975 年 12 月 18 日和 1976 年 5 月 3 日）的人权准备证词，第 72-80 页。

10. I. G. Krisnadi, "Tahanan Politik Orde Baru di Pulau Buru 1969–1979," *Sejarah: Pemikiran, Rekonstruksi, Persepsi* 9 (n.d.): 56.

11. On the Pertamina crisis, see Hamish McDonald, *Suharto's Indonesia* (Sydney: Fontana, 1981), 159–64.

12. Nugroho Notokusanto 和 Ismail Saleh, 《印度尼西亚 930 运动的政变企图》（雅加达：Pembimbing Massa, 1968 年）。正式的印度尼西亚语版本直到 1989 年才出版。Nugroho Notokusanto 和 Ismail Saleh, 《印度尼西亚 930/PKI 事件的国家悲剧》（雅加达：PT Intermasa, 1989 年）。

13. Notokusanto and Saleh, *Coup Attempt*, ii–iii.

1976 年中期，荷兰教会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在与苏多摩上将的私人会面后写道，我可能错了，但他似乎比我预期的更加敏感于世界舆论。《政治犯机密备忘录》，1976 年 7 月 30 日，作者：J.博斯，ICCO 总经理，荷兰。

15. 关于政治审判的国际批评，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45-54 页；安德森，《印度尼西亚人权准备证词》，9-10 页。参见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人权问题上的准备证词。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的声明，国际劳工组织会议，日内瓦，1976 年 6 月 16 日，3。

18. 1960 年代末，军队内部文件中频繁出现对共产主义潜在危险的引用。例如，参见 Kopkamtib, Team Pemeriksa Pusat,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G.30.S / PKI (Jakarta, April 1969)。

19. 引用自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95-96 页。

20. 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的人权问题上的准备证词。

21. Amnesty International, Amnesty International 报告，115。

22. ICJ Review, no. 17, December 1976. More charitably, van der Kroef has suggested that by this time, foreign pressure was leading to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government policy: The Suharto regime, partly because of persistent probing by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open criticism of Djakartas prisoner policies by a few governments ... and unfavorable publicity by private British, American and other foreign ... campaigns, has moved in recent years to improve prison conditions and accelerate the release of 'C category detainees. Justus M.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Political Prisoners, Pacific Affairs 49 (1976): 646.

23. Kopkamtib 指挥官的新闻声明，1976 年 12 月 1 日，刊登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中，121-23 页。

24. 印度尼西亚媒体在此期间报道了额外营地的建设。其中一个被描述为新布鲁 (New Buru) 的营地建在中加里曼丹的南巴里托 (South Barito)，用于收容 A 类和 B 类囚犯。

《Kompas》，1977 年 6 月 20 日。关于军方提议的批评，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报告》(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第 34 页，第 100 页。关于该计划的较为同情的描述，请参阅大卫·詹金斯 (David Jenkins) 的《印度尼西亚监狱内幕》(Inside Indonesias Prisons)，《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7 年 10 月 28 日)：813。

25. 例如，Sudomo 表达了这个观点。Krisnadi, Tahanan Politik, 54。

26.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待 930/PKI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九月三十日运动) 囚犯的政策 (雅加达：政府印刷局，1978 年 1 月)，17-18 页。关于不断变化的官方数字和对其的怀疑，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报告》，

31-44 页, 113-17 页; 范德克鲁夫《印度尼西亚政治犯》, 626-27 页, 634-35 页。 28. 弗朗西斯·J·加尔布雷思和马丁·埃纳尔斯,《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什么? 交流》,《纽约书评》, 1978 年 2 月 9 日。

29. Ibid.

30. Suparman, *Dari Pulau Buru*, 242.

31. Sumiyarsi Siwirini C., *Plantungan: Pembuangan Tapol Perempuan* (Yogyakarta: Pusat Sejarah dan Etika Politik (Pusdep), Universitas Sanata Dharma, 2010), 162.

32. See, for example, "Beberapa Perkembangan, Pemikiran dan Tindakan di Bidang Hak-Hak Asasi Manusia 'ET,'" Jakarta, April 14, 1994, n.p.; Hardoyo, "Implikasi Penegasan Pangab Tentang Penghapusan Stigmatisasi 'ET' pada KTP eks-Tapol/Napol," Jakarta, December 23, 1993, n.p.

33. 引用自 Hardoyo, *Bersih Diri dan Bersih Lingkungan Khas Indonesia*, 1990 年 4 月 18 日, 无页码。关于 Yap Thiam Hien 的生活和工作, 请参阅 Daniel Lev 的《无让步: 印度尼西亚人权律师 Yap Thiam Hien 的生活》(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4. Douglas Kammen 和 Faizah Zakaria,《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中的拘留: 1965 年至 1968 年的政策与实践》,《亚洲批判研究》44 卷 3 期 (2012 年): 462。在他们的回忆录中, 前拘留者带着一些怨恨描述了这些宣誓仪式。参见 Sumiyarsi,《Plantungan》, 160 页; Suparman,《Dari Pulau Buru》, 254 页。

35. 1976 年 12 月 1 日, Kopkamtib 参谋长的新闻声明, 刊登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国际特赦组织报告》121-23 页。

36. Angkatan Bersendjata Republik Indonesia, "Operasi Ksatria 1974: Langkah Mendasar Untuk Penanggulangan dan Pencegahan Bahaya Latent Subversi Kiri," photocopy, n.d.

37.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 *Keputusan Presiden No. 63 / 1985 tentang Tata Cara Penelitian dan Penilaian terhadap Warga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yang Terlibat G.30.S / PKI yang Dapat Dipertimbangkan Penggunaan Hak Memilihnya dalam Pemilihan Umum*.

38. Richard Tanter,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hird World Militarization: A Case Study*

of Indonesia, 1966–1989 (Ph.D. dis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300n53. By one count, roughly 40,000 of those reviewed were disenfranchised in the 1987 elections. Liberation, Intervention on the Question of Indonesia: Item 9 of the Agenda of the UN

Sub-Commission on the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London, August 1988, 2. Likewise, prior to national elections in 1992,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some 36,345 former PKI prisoners w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vote. Amnesty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Impunity: Human Rights under the New Order*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4), 94.

39. 引用自 Putu Oka Sukanta 主编的《打破沉默：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发声》，译者 Jennifer Lindsay（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4 年），101 页。

40. 查看 Oetoyo 说安全检查 OK，雅加达邮报，1995 年 1 月 11 日。

41. Tanter, "Intelligence Agencies," 291.

42.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Political Prisoners," 637.

43. Ibid.

44. 在《印尼行动组公告》1977 年 6 月第 3 期（1977 年 6 月）第 18 页引用了 ABC 广播的消息。据报道，在某次选举前，军队据称发起了鼓励公民寻找印尼共产党（PKI）的象征并向当局报告的活动。道格拉斯·卡门于 2017 年 1 月 26 日的个人交流。

45. Cited in "巴科斯坦纳斯 da Jaya akan Data Ulang Mantan Narapidana," Jakarta, *Neraca*, September 5, 1994.

46. 引用自约翰·麦克贝斯，《历史的囚徒》，《远东经济评论》，1995 年 2 月 16 日，2728 页。引用自 Sukanta 的《打破沉默》，第 79 页。

48. Ibid., 47.

49. 负责此任务的地方当局包括村庄和社区负责人，但是内部 Kopkamtib 文件明确表示他们是在军方当局的命令和监督下行动的，比如 Koramil 指挥官。参见 Kopkamtib, Daerah Djawa Timur, Pokok-Pokok Kebidjaksanaan tentang Penjelesaian Tahanan/Tawanan G-30S/PKI di Djawa Timur, Surabaya, 1969 年 11 月 6 日。

50. 关于这些流亡者命运的评论，请参阅《纳西布·ET 和他的孩子们》，《苏拉巴亚邮报》，1995 年 4 月 3 日。关于前政治犯和其他人被列入黑名单的情况，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的《权力与豁免》，第 23 页。

这些限制在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struksi Mendagri No. 32/1981 tentang Pembinaan dan Pengawasan terhadap Eks Tapol/Napol 930/PKI 中明确规定。

52. Tanter, "Intelligence Agencies," 295.

53. Hardoyo, Bersih Diri, 2. 参见 Hardoyo, 印度尼西亚 '清洁环境运动' 的影响, 1990 年 5 月, 5.

例如, 参见 Suparman, Dari Pulau Buru, 270-81, 295-317; Marni, I Am a Leaf in the Storm, 翻译 Anton Lucas, Indonesia 47 (1989 年 4 月): 49-60.

55. See Hardoyo, "Effects of the 'Clean Environment' Campaign," 5.

56.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struksi Mendagri No. 32 / 1981*.

57. Hardoyo, "Bersih Diri."

58. 一份内部的 Kopkamtib 文件总结了政府对政治犯的政策, 不祥地规定他们的家庭必须受到监控和引导, 以免成为 930/PKI 成员的目标, 并确保他们成为良好的公民 (拥护 Pancasila 和 1945 年宪法)。Kopkamtib, Daerah Djawa Timur, Pokok-Pokok Kebidjaksanaan tentang Penjelesaian Tahanan.

关于 1965 年事件的情感 and 心理影响以及污名的问题, 请参阅罗伯特·莱梅尔森导演的《沉

默的 40 年》(洛杉矶: 元素制作公司, 2009 年), DVD。

60. 关于前政治犯及其家人所面临的社会污名和其他问题, 请参阅 Andrew Marc Conroe 的

《Generating History: Violence and the Risks of Remembering for Families of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in Post-New Order Indonesia》(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 2012 年);

Hardoyo, 《Clean Environment Campaign 的影响》; Annie Pohlman, 《A Fragment of a

Story: Gerwani and Tapol Experiences》, 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10 (2004 年 8 月), <http://intersections.anu.edu.au/issue10/pohlman.html>。此外, 还可以参考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的《Truth Will Out: Indonesian Accounts of the 1965 Mass Violence》, 译者 Jennifer Lindsay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24-28, 136-46,

151-52; Sukanta, 《Breaking the Silence》, 94, 105, 112, 121-22, 153-56.

对于该系统的深入分析, 请参阅坦特 (Tanter) 的《情报机构》一书, 尤其是第 12 章。

62. 对于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在政府机构中的筛查和清除，主要的法令之一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决定，总统决定号码 300/1968，关于国家/政府机构人员整顿的决定。它授权了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 Kopkamtib 来执行这一政策。

63. Van der Kroef, "Indonesia's Political Prisoners," 643.

64. The key regulations before 1990 were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struksi Mendagri No. 32/1981; Kopkamtib, Petunjuk Pelaksanaan Kopkamtib No. JUKLAK 15/KOPKAM/V/1982* [May 27, 1982] *tentang Screening Mental Ideologis terhadap Pelamar untuk Menjadi Pegawai Negeri Sipil Karyawan Instansi Pemerintah/Perusahaan Swasta Vital.*

See Hardoyo, "Bersih Diri."

65. See Hardoyo, "Implikasi."

66. Pertanyaan-Pertanyaan Screening Pegawai Negeri/Swasta yang Masih Bekerja danyang Akan Masuk (Test), photocopy, November 1985. 此类问卷调查也被军队用作政治监控和控制的手段，用于东帝汶军事行动期间、工业纠纷期间以及其他许多情境中，详见 Tanter 的《情报机构》(Intelligence Agencies)第 292-94 页。

67. 新系统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决定第 16/1990 号中详细说明，日期为 1990 年 8 月 17 日。它取代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决定第 300/1968 号。请参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务员特别审查 (Litsus) 协调会议，日期为 1990 年 7 月 19 日：对总统令第 16 号的澄清，翻译并刊登在亚洲观察组织的《印度尼西亚：言论自由的限制》报告中，日期为 1990 年 9 月 4 日。

68. 一份巴科斯坦纳斯文件解释说，忠诚和服从是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务员的绝对先决条件，而特别审查以确定对 930/PKI 的参与程度是确定忠诚和服从程度的一种方式。巴科斯坦纳斯，特别审查协调会议，5。

69. 巴科斯坦纳斯，维护国家稳定协调机构负责人对部门和机构特别审查小组协调委员会开幕的声明，雅加达，1990 年 7 月 19 日，翻译并收录于亚洲观察组织《言论自由限制》报告，1990 年 9 月 4 日。

70. 巴科斯坦纳斯，特别审查协调会议，4。

71. Ibid., 5。

72. Ibid., 5. 或者正如苏特里斯诺将军告诉政府官员的那样，我们使用术语'影响'，因为基本上社区内的每一次互动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免受自己环境的影响。巴科斯坦纳斯，协调机构负责人的声明，9。

73. 关于政治审查实施中滥用和腐败问题, 请参阅 Hardoyo, 《清洁环境运动的影响》。

74. 1994 年, 一位前政治犯指出, 对于前政治犯的规定将罪行视为遗传可传递, 并修订了集体惩罚的概念。Hardoyo, 《结束对前政治犯的冷战时代》, 《印度尼西亚内幕》(1994 年 3 月): 14-15 页。Tanter 将这种方法描述为一种种姓理论, 其中罪行在几代人和家族的当代分支以及他们的亲属之间传播。Tanter, 《情报机构》, 296 页。

根据一份报告, 1988 年, 政治和安全事务协调部长表示, 仍有大约 17.5 万名 C 类前政治犯在公务员队伍中, 他们将很快被解雇。而在 1985 年 11 月, 据报道, 卡尔泰克斯、珀特拉米纳和特索罗的 1,700 名石油工人因涉嫌与印尼共产党有家族关系而被解雇。解放, 对印尼问题的干预。

76. 例如, 参见《修正印度尼西亚现代法律发展中的一些障碍, 符合五原则/1945 年宪法》, 雅加达, 1995 年 4 月 1 日, 无页码。与其他情况一样, 对意识形态的警察化关注提醒我

们印度尼西亚国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坦特, 《情报机构》, 296 页。

77. Ariel Heryanto, Where Communism Never 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no. 2 (August 1999): 147-77.

7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和鲁思·麦克维 (Ruth McVey), 《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政变的初步分析》(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71 年), 第 132 页。1974 年访问印度尼西亚后, 一群荷兰医生写了一篇关于这幅肖像画及 1965 年事件本身的心理影响的文章: 除了新闻媒体培养了这种焦虑外, 一些人仍然因政变期间的事件而患有焦虑症。引自范德克鲁夫 (van der Kroef),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 第 641 页。

79. 阿里芬·C·诺尔 (Ari n C. Noer) 执导, 《九月三十日/印尼共产党背叛》(Jakarta: Perum Produksi Film Negara, 1984)。《九月三十日/印尼共产党背叛》是 Kopkamtib 电影项目的几部电影之一, 该项目于 1969 年 4 月成立。关于新秩序政府使用电影作为宣传工具及其遗产, 参见阿里尔·赫里安托 (Ariel Heryanto) 著, 《身份与快乐: 印尼电影文化政治》(新加坡: NUS Press, 2014), 第 4-5 章。

80. 所引用的所有数字都来自 Yosef Djakababa 的《关于 65 年悲剧的官方和替代叙述》，收录于《我们的伤痛：过去人权侵犯和和解提议》，编者 Baskara T. Wardaya (印尼日惹：Galang Press, 2014)，第 366 页。2000 年进行的一项针对中学生的 A Tempo 民意调查发现，9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通过电影了解了 1965 年事件的历史。Heryanto, 《身份与愉悦》，第 82 页。

81. 20 世纪初，引入了一些新的中学教材，对反共主义的信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淡化，但这些教材引起了极大争议。2007 年，它们被总检察长禁止，并被回归到旧叙述的教材所取代。同前，83。

82. 引用自乔舒亚·奥本海默导演的《沉默的眼神》(Drafthouse Films, 2016 年) 见 Katharine McGregor, 《制服中的历史：军事意识形态与印度尼西亚过去的建构》(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7 年)；Katharine McGregor, 《1965 年暴力受害者的记忆和历史正义》(2015 年 10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1965 年今天：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共存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Djakababa, 《正式和替代的叙述》，362 页。

84. “KSAD: Komunis Harus Tetap Diwaspadai,” *Berita Yahoo*, September 30, 2011.

关于政治犯的处决，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的《印度尼西亚：四名政治犯被处决》(伦敦：国际特赦组织，1990 年 2 月)；国际特赦组织致苏哈托总统的公开信，1990 年 3 月 9 日。关于国际特赦组织干预的愤怒印度尼西亚官方反应，请参阅《Pangab: 印度尼西亚不愿被指使》，《Kompas》，1990 年 3 月 11 日。

86.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donesia: The 1965 Prisoners—A Briefing (Lond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5).

例如，1988 年，两名大学生因拥有和传播前布鲁囚犯普拉莫迪亚的文学作品副本而被逮捕。这两名学生分别是邦邦·苏博诺和邦邦·伊斯蒂·努格罗霍，他们被判犯有颠覆罪，分别被判处七年和八年监禁。参见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日惹颠覆审判》(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1989 年)。

88. 安德森，关于印度尼西亚人权的准备证词，11。

89. 正如 Heryanto 所写，即使在新秩序专制统治的高峰时期，人们仍然可以在人口中找到大胆的异议之声。Heryanto, 《身份与快乐》，106 页。

90. Sudisman, 责任的分析：苏迪斯曼将军在 1967 年 7 月 21 日雅加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中的辩护词，翻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墨尔本，维多利亚：合作工作社，1975 年)。

91. Cited in *Kompas*, July 28, 1975.
 92. 见 Hardoyo, 《结束对前政治犯的冷战时代》。几个月后, 前 Kopkamtib 负责人 Sumitro 将军据称说, 我不再将 PKI 视为潜在威胁。让我们不再把他们当作替罪羊。引自《正义论坛》, 第 13-14 期 (1993 年 10 月)。
 93. *Kompas*, December 14, 1993.
 94. The prominent citizens included H. Roeslan Abdulgani, Adnan Buyung Nasution, Franz Magnis Suseno, and T. Mulya Lubis. See “Amnesti, Menyembuhkan Luka Lama,” *Surabaya Post*, April 3, 1995.
 95. 意识形态宣传者批评对前政治犯的政策, 雅加达邮报, 1995 年 3 月 15 日。对前政治犯权利的限制是 1995 年初雅加达一次研讨会的主题。参见《印度尼西亚独立 50 年和政治犯问题》, 雅加达, 1995 年 1 月 28 日, 无页码。有关研讨会的反思和结论, 请参见《解决一些障碍》。
- 相关法令于 1995 年 8 月 18 日被废止。
97. 引用自《克莱门特时报》: 苏哈托释放囚犯, 解除政变时代的黑名单, 远东经济评论, 1995 年 8 月 24 日。
 98. Ibid. 一位高级地区官员宣称,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被摧毁。引自《解决一些障碍》。

第十章: 真相与正义?

有关此事件的更多细节, 请参阅 Katharine McGregor 的《Mass Graves and Memories of the 1965 Indonesian Killings》一书, 收录在《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一书中, 由 Douglas Kammen 和 Katharine McGregor 编辑 (新加坡: NUS Press, 2012), 234-62 页。

Mary Zurbuchen, 历史, 记忆和 ‘1965 年印度尼西亚事件, 亚洲调查 42 卷, 第 4 期 (2002 年): 564-81。

3. Ibid., 569.

4. The two key laws were Republik Indonesia,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39 Tahun 1999 tentang Hak Asasi Manusia*; Republik Indonesia,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26 Tahun 2000 tentang Pengadilan Hak Asasi Manusia*.

5. Zurbuchen, “History, Memory,” 571–72.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起源，请参阅前述文献，第 574 页。例如，在 2000 年初，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有力的报告，指责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普遍和系统地侵犯人权。参见 Geo rey Robinson 的《如果我们离开我们，我们将死：东帝汶种族灭绝如何停止》（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年），206-7 页。

8. See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Komnas HAM), “Laporan Akhir Tim Pengkaji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Sub-Tim Pengkajian Kasus 1965),”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 Baskara T. Wardaya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273–47. For an account of the commission’s investigation, see Asvi Warman Adam,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 Baskara T.

Wardaya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267–71.

关于 Komnas HAM 在 1965 年的工作历史，请参阅 Stanley Adi Prasetyo 的《Jangan Biarkan Jalan Itu Kian Menyempit dan Berliku》，收录于《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一书中，由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259–65 页。

10.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Komnas HAM), *Ringkasan Eksekutif Hasil Penyelidikan Tim Ad Hoc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yang Berat Peristiwa 1965–1966*, Jakarta, July 23, 2012),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 Baskara T. Wardaya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25–257. See also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Komnas HAM), “Pernyataan Komnas HAM tentang Hasil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Peristiwa 1965–1966,” Jakarta, July 23, 2012.

11. 关于市长道歉的描述，以及《人权侵犯受害者团结》组织的历史和工作，请参阅

Nurlaela A. K. Lamasitudju 的《市长和解与道歉声明》，收录于《我们的伤痛：过去人权侵犯和和解提议》，编者 Baskara T. Wardaya（印度尼西亚日惹：Galang Press，2014 年），第 371-383 页。

12. 见印尼被敦促进行真相与和解进程以调查大屠杀，卫报，2016 年 4 月 13 日；HRW 呼吁美国政府揭示 1965 年大屠杀真相，雅加达邮报，2016 年 4 月 14 日；Pancasila 团体拒绝 1965 年悲剧研讨会，时代周刊，2016 年 4 月 17 日。

13. Wiranto 发誓解决历史性人权侵犯，雅加达邮报，2016 年 9 月 15 日。

14. 关于这些非政府倡议的综述，请参阅 Katharine McGregor 的《1965 年暴力受害者的记忆与历史正义》(2015 年 10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1965 年今天：与印尼大屠杀共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Anett Keller 的《如何处理过去？地方驱动的民间社会倡议的方法、影响和挑战》(2015 年 10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1965 年今天：与印尼大屠杀共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15. Yayasan Penelitian Korban Pembunuhan 1965–1966,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5, ypkp65.blogspot.com.

16. 除了对 1965-1966 年的研究和倡导外，ELSAM 还通过个人记忆协助当地团体进行寻求真相的工作。Zurbuchen, History, Memory, 578。请参阅 ELSAM，访问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http://elsam.or.id/beranda/>。多年来，Kontras 在广泛的人权问题上积极开展了运动，包括 1965-1966 年，并在 2015 年策划了一场名为“黑色九月运动：反对冷漠”的展览。请参阅 Kontras，访问时间为 2015 年 11 月 18 日，<http://www.kontras.org>。Komnas Perempuan 对 1965-1966 年的基于性别的暴力进行了研究，并与其他团体合作建立了支持受害者的支持系统。请参阅 Komnas Perempuan, *Kejahatan terhadap Kemanusiaan Berbasis Gender: Mendengarkan Suara Perempuan Korban Peristiwa 1965* (雅加达：Komnas Perempuan, 2007)。

17. KKKPK 是一个由 47 个国家和地方组织组成的网络，对人权案件进行听证会，包括 1965-1966 年，并对其调查结果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参见 KKKPK, *Menemukan Kembali*

Indonesia, 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访问，Kkpk.org/category/50-tahun-1965/。亚洲司法与权利开展了涉及人权的项目，包括研究、出版、电影和培训，其中包括 1965-1966 年的各种案件。参见亚洲司法与权利，*Surviving on Their Own: Womens Experiences of War, Peace, and Impunity* (雅加达：亚洲司法与权利，2014 年)；亚洲司法与权利，*Enduring Impunity: Women Surviving Atrocities in the Absence of Justice* (雅加达：亚洲司法与权利，2015 年)。

例如，在其 2016 年度报告中，国际特赦组织强调了 1965-1966 年犯罪的免责问题。参见《雅加达邮报》2016 年 2 月 25 日的《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印尼人权记录》。而在 2016 年 9 月，它将所有关于 1965 年的文件都放在了网上。参见国际特赦组织的《印度尼西亚 1965 文

件》，访问时间为 2017 年 6 月 12 日，网址为 www.indonesia1965.org。与此同时，人权观察呼吁总统维多多向美国政府施压，公开有关 1965-1966 年的美国文件。参见《雅加达邮报》2016 年 4 月 14 日的《人权观察呼吁美国政府揭示 1965 年大屠杀真相》；《雅加达邮报》2016 年 3 月 11 日的《印尼人权机构敦促奥巴马公开秘密美国文件》。

19. 例如，参见由国际特赦组织与亚洲司法与权利、东帝汶行动网络、劳哈穆图克、塔波尔、印度尼西亚观察和哈克基金会合作发布的联合声明：缩小关于 1965 年大规模人权侵犯的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2016 年 10 月 1 日。根据其组织者的说法，IPT 1965 于 2013 年由一群流亡者以及在印度尼西亚的受害者组成的团体以及一群国际人权活动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记者和学者设立。该倡议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广泛的民间社会团体的支持，并建立在他们过去 15 年来对 1965-1966 年犯罪行为的行动基础上。参见国际人民法庭 1965 年，访问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2 日，<http://www.tribunal1965.org/en/>。

21. 1965 年 IPT 新闻声明，引自《雅加达邮报》，2015 年 11 月 5 日。

22. 对于法庭的审讯和调查结果的有用总结，请参阅 Aboeprijadi Santoso 和 Gerry van

Klinken 的《种族灭绝终于进入公众话语：1965 年国际人民法庭》，收录于《1965 年今天：与印尼大屠杀共存》，编者 Martijn Eickho、Gerry van Klinken 和 Geo rey Robinson，特刊，种族灭绝研究杂志第 19 卷第 3 期（2017 年）。

23. 权益组织将在联合国强调印尼种族灭绝问题，雅加达邮报，2016 年 9 月 19 日。

24. ELSAM, “Pembongkaran Kuburan Massal Peristiwa 1965 di Dusun Masaen, Jembrana,” October 29, 2015.

25. See SKP-HAM,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5, www.skp-ham.org.

26. Ibid.

27. 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基层过渡正义：Sekber 65 案例（2015 年 10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1965 年今天：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共同生活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28. 参见 Syarikat, 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访问，<http://www.syarikat.org/>。其他宗教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和解精神，他们过去是反共主义者。弗朗茨·马格尼斯-苏塞诺（Franz MagnisSuseno）是一位耶稣会学者，曾是 1960 年代中爪哇岛一个热衷反共青年团体的成员，他提倡这种方法。他写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PKI）是一个被憎恨和恐惧的敌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对那些被 PKI 吸引的数百万人进行系统性的杀戮和破坏是合理的。弗朗茨·马格尼斯-苏塞诺，清除 930 的集体罪孽，Kompas, 2015 年 9 月 29 日。

29. 克洛伊·奥利弗,《调和 NU 和 PKI》,《印度尼西亚内幕》(2007 年 7 月)。另见阿里尔·赫延托,《身份与愉悦:印度尼西亚电影文化政治》(新加坡:国大出版社,2014 年),87 页,97 页。

Ronnie Hatley, Truth Takes a While, Justice a Little Longer, Inside Indonesia 112 (April–June 2013).

关于这类媒体在印度尼西亚的相对较大影响,请参阅 Heryanto 的《身份与愉悦》90-91 页。

32. 《特别报道:1965 年刽子手的坦白》,《Tempo》杂志,2012 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1-7, 50-125. 以英文出版为《屠杀:面对 1965 年创伤》(雅加达:Tempo, 2015 年)的 Kurniawan 等人编辑。

33. 例如,见 Baskara T. Wardaya, Bung Karno Menggugat! Dari Marhaen, CIA, Pembantaian Massal '65 hingga 930, 第 7 版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9); Baskara T. Wardaya, 编,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编,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双语版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Baskara T. Wardaya, 编, Truth Will Out: Indonesian Accounts of the 1965 Mass Violence, 译 Jennifer Lindsay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University Publishing, 2013)。

34. Asvi Warman Adam, 1965: Orang-Orang di Balik Tragedi (Yogyakarta: GalangPress, 2009).

35. 例如,参见 John 罗萨, Ayu Ratih 和 Hilmar Farid, 编, Tahun yang Tak Pernah Berakhir: Pengalaman Korban 1965: Esai-Esai Sejarah Lisan (雅加达: Elsam, 2004); Hilmar Farid, Indonesias Original Sin: Mass Killings and Capitalist Expansion, 1965–66.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no. 1 (2005): 3–16.

36. Hermawan Sulistiyo, 《被遗忘的岁月: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缺失历史》(博士论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1997 年); Iwan Gardono Sudjatmiko,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毁灭:东爪哇和巴厘岛的比较分析》(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92 年); Yosef

Djakababa, 《印度尼西亚新秩序下的历史建构：鲁邦布亚官方叙事的形成》(博士论文,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09 年)。

37. Soebandrio, *Kesaksianku tentang 930* (Jakarta: Forum Pendukung Reformasi Total, 2000); Sulami, *Perempuan—Kebenaran dan Penjara* (Jakarta: Cipta Lestari, 1999); Pramoedya Ananta Toer, *The Mute's Soliloquy: A Memoir*, trans. Willem Samuels. (New York: Hyperion East, 1999).

38. Zurbuchen, *History, Memory*, 577. Pramoedya had not been permitted to travel abroad for some forty years. See Pramoedya Ke Luar Negeri, *Tempo*, April 5, 1999; James Rush, Pramoedya Ananta Toer, *The Ramon Magsaysay Awards* (Manila: Ramon Magsaysay Foundation, 2003), 12:229–53.

39. Some notable examples include Hersri Setiawan, *Aku Eks Tapol*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3); Tan Swie Ling, *930 1965, Perang Dingin dan Kehancuran Nasionalisme: Pemikiran Cina Jelata Korban Orba* (Jakarta: Komunitas Bambu, 2010); H. Suparman, *Dari Pulau Buru Sampai ke Mekah: Sebuah Catatan Tragedi 1965* (Bandung: Nuansa, 2006); Sumiyarsi Siwirini C., *Plantungan: Pembuangan Tapol Perempuan* (Yogyakarta: Pusat Sejarah dan Etika Politik (Pusdep), Universitas Sanata Dharma, 2010).

40. See, for example, Agus Sunyoto, Miftahul Ulum, H. Abu Muslih, and Imam Kusnin

Ahmad, *Banser Berjihad Menumpas PKI* (Tulungagung: Lembaga Kajian dan Pengembangan Pimpinan Wilayah Gerakan Pemuda Ansor Jawa Timur and Pesulukan Thoriqoh Agung Tulungagung, 1996); Tim PBNU, *Benturan NU–PKI, 1948–1965* (Jakarta, 2013).

重要的例子包括 Wardaya, 《真相将显露》; Putu Oka Sukanta 主编, 《打破沉默: 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发声》, 翻译: Jennifer Lindsay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Mery Kolimon、Liliya Wetangterah 和 Karen Campbell-Nelson 主编, 《禁忌的记忆: 东印度尼西亚 1965 年的妇女经历》, 翻译: Jennifer Lindsay (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Kurniawan 等, 《大屠杀》; 罗萨、Ratih 和 Farid, 《永无止境的岁月》。

42. 阿加莎·苏马尼 (Agatha Sumarni), 引自瓦尔达亚 (Wardaya), 《真相将显露》(Truth Will Out), 152 页。同样, 一位来自巴厘岛的幸存者解释道, 当我与某人交谈并有人

记录下我的故事时，这对我来说是一次胜利。这是我不再被沉默，可以真实地谈论事情的胜利。
I Ketut Sumarta, 引自苏坎塔 (Sukanta), 《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 48 页。

2016 年, Komnas HAM 呼吁修订官方学校教材: 我们不能依赖新秩序政府提供的历史版本。参见《权益机构呼吁修订历史教科书》, 雅加达邮报, 2016 年 3 月 31 日。

44. Sara Schonhardt, Veil of Silence Lifted in Indone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2.

45. 高中老师介绍了关于 1965 年悲剧的另类叙述, 雅加达邮报, 2016 年 4 月 17 日。

46. 其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包括 Eka Kurniawan, 他的历史小说被比作 Pramoedya 的作品, 以及 Ayu Utami, 她的小说《Saman》(1998 年) 和《Maya》(2013 年) 对 1965-1966 年事件后出现的新秩序政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47. Leila S. Chudori, *Pulang*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12).

48. Laksmi Pamuntjak, *Amba*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2). 这些作者还以其他方式挑战了正统观点。例如, Pamuntjak 写了许多公开批评官方政府说法的观点文章。参见 Laksmi Pamuntjak, 《印度尼西亚的审查制度正在以 1965 年清洗的名义重现》, 卫报, 2015 年 10 月 27 日。

50. Chudori, Pamuntjak 和 Utami 都是 2015 年法兰克福书展的特邀嘉宾, 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广泛赞誉。Alex Flor, In the Spotlight, Watch Indonesia, 2015 年 10 月 28 日。

51. 有关这些举措的评论, 请参阅 Keller, 如何处理过去? 另请参阅 Anett Keller, Indonesien 1965 . Die Gegenwart eines Massenmordes. Ein Politische Lesebuch. (柏林: Regiospectra , 2015); Indonesien 1965 , 于 2017 年 6 月 13 日访问 , <http://indonesien1965.de/>。

52. 见 Viola Lasamana, Remixing Archives of Injustice and Genocid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Memory, Media, and Technology: Exploring the Trajectories of Schindlers List, USC Shoah Foundation, Los Angeles, November 16–18, 2014.

53. Komunitas Taman 65, *Melawan Lupa: Narasi2 Komunitas Taman 65* (Denpasar: Taman 65 Press, 2012).

2015 年 8 月 21 日, 在雅加达的歌德豪斯 (Goethe Haus) 举行了 CD 发布会。请参阅《囚徒之歌》(Prison Songs), 《Kompas》杂志, 2015 年 8 月 22 日。

55. 关于歌曲《Genjer-Genjer》及其被禁止的简要历史，请参阅 Setiawan 的《Aku Eks Tapol》第 203-16 页。

56. 关于 Sur 尤尼 美妙 演唱 的 《 Genjer-Genjer 》， 请 参 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f35Gjdusw>。这首歌也在许多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纪录片和故事片中使用，包括《40 年的沉默》，《白灰》，和《Gie》。关于这首歌在新秩序垮台后被印尼左翼使用的讨论，请参阅 Heryanto 的《身份与快乐》，第 85-86 页。

57. 唱歌的行为，Exberliner，2015 年 8 月 24 日。有关 Simatupangs 版本的 Genjer-Genjer，请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8i08pd-NNQ>。

关于电影在后新秩序时期的作用和意义，请参阅 Heryanto 的《身份与快乐》第 4-5 章。虽然 Heryanto 认为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通常对 1965-66 年的主题不感兴趣，但他提出了电影和其他视觉媒体在他们中间的影响力比印刷作品更大的观点。见前文，第 91 页，111 页，117 页。

59. 《舞者之歌》(Isfansyah, 2011) 是根据 Ahmad Tohari 的三部曲《Ronggeng Dukuh Paruk》改编的，该三部曲于 1980 年代出版。Ifa Isfansyah 执导，《舞者之歌》(雅加达：Salto Films, 2011)，DVD。关于《舞者之歌》，请参阅 Heryanto 的《身份与快乐》，1012 页。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虚构电影是 1999 年由 Garin Nugroho 执导的《未埋葬的诗》。

60. Syarikat 还在 2007 年制作了一部短篇小说电影《Sinengker: Sesuatu yang Dirahasiakan》。关于 LKK 及其电影，请参阅 Heryanto 的《身份与快乐》，第 94 页。

62. 关于大规模坟墓，参见 Heryanto，《身份与快乐》，102-3 页。关于 Tjidurian 19，参见同上，111-17 页。关于布鲁岛我的家园和恐惧的起源，参见《印尼悲剧的更多电影》，《雅加达邮报》，2016 年 9 月 11 日。

63. 正如 Heryanto 所写，[杀戮行动]不仅仅是关于 1965-1966 年发生的事情，它更关乎现今的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执行者如何在现实中记忆过去，以及这些杀手希望世界如何记住他们。Heryanto，《身份与快乐》，123 页。

64. 关于《杀戮之季》的独特意义和特质的深入思考，请参阅前述文献，118-32 页。

有关两部电影在公众中的反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乔舒亚·奥本海默，《沉默的眼神》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布，新闻材料，Drafthouse Films 和 Participant Media，2017 年 6 月 13 日访问，<http://thelookofsilence.com/press>。

例如，Zurbuchen 在 2002 年指出，虽然巴科斯坦纳斯和 litsus 政权在 2000 年 3 月都已被关闭，但仍然存在法规要求前政治犯定期向当地政府报告，并限制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公民权利。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这些政策仍然严格执行。Zurbuchen，历史，记忆，577n33。

67. The full title of Law No. 27/1999 is *Undang-Undang Nomor 27 Tahun 1999 tentang Perubahan Kitab Undang-Undang Hukum Pidana yang Berkaitan dengan Kejahatan Terhadap Keamanan Negara*, May 19, 1999.

68. Zurbuchen, "History, Memory," 572.

69. 执行规定是教育部，教育部长的规定号为 22/23/24，2006 年。据报道，部长在解释新规定时引用了 MPRS 决议 XXV/1966。参见亚当，1965 年：《悲剧背后的人们》，4-5 页。另见 Schonhardt，《印度尼西亚的沉默面纱被揭开》。

70. 约翰·鲁萨，《930 运动：官方叙述的困境》，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1968》，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6 页。

71. 2009 年 12 月，检察长办公室禁止了这本书的发行，但拒绝透露除了说它包含了 143 个令人反感的段落之外的原因。Ibid., 49.

72. 2010 年 10 月，宪法法院废除了一项已存在 47 年的法律，该法律允许检察长办公室单方面禁止书籍。有关详情，请参阅《禁止书籍法案》，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访问，<http://lawanpelaranganbuku.blogspot.com/>。

73. Hatley, 真相需要时间，正义更需要时间。

根据 Komnas HAM 的一位成员表示，那次会议标志着总统立场的转折点：就像受害者的声音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的成員的声音突然被埋没了，而之前总统似乎准备接纳这些声音。

Prasetyo, Jangan Biarkan, 265.

75. 值得注意的是，与 NU 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Syarikat 接受了 Komnas HAM 报告，并呼吁总统道歉和社区和解。它的立场反映了 NU 内部的重大分裂，一方面是继续支持军方的人，另一方面是支持瓦希德的人。

76. Komnas HAM 的一名成员将检察长拒绝报告的理由描述为陈词滥调。Ibid.

PKI 清洗并非严重侵犯人权，AGO 称，雅加达邮报，2012 年 11 月 11 日。

78. Prasetyo, “Jangan Biarkan,” 265.

79. 引用自《雅加达环球报》2015 年 8 月 14 日的文章《对于权益受害者而言，总统宣扬和解胜过起诉，没有正义可言》。

80. 和解不足以解决痛苦的过去：活动人士，雅加达环球报，2015 年 8 月 23 日。

关于放弃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成立和解委员会的决定，请参阅 Johannes Nugroho 在 2015 年 7 月 21 日发表于《雅加达环球报》的文章《印度尼西亚可以向东帝汶学习人权》。

82. 关于东帝汶的正义与和解问题，请参阅罗宾逊的《如果你离开我们，我们将死去》第

10 章。

83. On Wiranto’s indictment, see *ibid.*, 212–14.

例如，参见《雅加达环球报》2016 年 10 月 6 日的文章《政府将通过非司法机制解决过去的

人权侵犯问题》。

85. *Ibid.*

根据一份报道，该特遣队将包括来自总检察长办公室、国家警察、法律专家、Komnas HAM 以及未具体指明的公众代表。政府将成立特遣队调查 1965 年清洗期间的人权侵犯：部长，雅加达环球报，2016 年 10 月 1 日。

例如，2017 年 2 月发表讲话时，委员会主席表示，和解必须满足一些最低条件，如查明真相、道歉、承认发生的暴力行为、对受害者和亲属进行康复，并保证不再发生。

《Kompas》，2017 年 2 月 6 日。另见《解决过去人权侵犯的机制仍然存在：国家委员会》，

《雅加达环球报》，2017 年 2 月 2 日。

政府将成立人权滥用问题工作组：部长，雅加达环球报，2016 年 10 月 1 日。桑托索和范·克林肯在 2017 年初的写作中指出，维兰托的举措几乎扼杀了受害者可能对 1965 年事件能够通过司法或总统委员会调查事件并恢复受害者的希望。桑托索和范·克林肯，《种族灭绝终于进入公众话语》。

89. PKI 的道歉：抱歉并不是重点，雅加达邮报，2015 年 8 月 28 日。

90. "Menhan sebut PKI sudah bunuh 7 jenderal, permintaan maaf tak perlu," [Merdeka.com](http://www.merdeka.com/peristiwa/menhansebut-pki-sudah-bunuh-7-jenderal-permintaan-maaf-tak-perlu.html), accessed August 19, 2015, <http://www.merdeka.com/peristiwa/menhansebut-pki-sudah-bunuh-7-jenderal-permintaan-maaf-tak-perlu.html>.

91. Ibid.

92. 引用自 Jon Emont 的《The Propaganda Precursor to 'The Act of Killing'》，2015 年 10 月 24 日，《纽约客》。并且在 2015 年 11 月，副总统朱素福·卡拉表示，第一批受害者是我们的将军。他们（我们将军的杀手）应该向我们请求原谅。参见卡拉：政府不会为 1965 年人权案件道歉，2015 年 11 月 11 日，《康帕斯》。

93. PKI 的道歉：抱歉不是重点，雅加达邮报，2015 年 8 月 28 日。

94. 对于 IPT 1965 的这些和其他官方反应，请参阅 Santoso 和 van Klinken 的《种族灭绝终于进入公众话语》。

关于反印尼共产党（PKI）的研讨会，请参阅前述资料。

96. Pengurus Besar Himpunan Mahasiswa Islam (PBHMI), "Awat Bahaya Laten Komunis," Jakarta, September 2006,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72–73.

97. See Permak, "Organisasi Pendukung," n.d.,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83.

98. Dahlia G. Setiyawan, *The Cold War in the City of Heroes: U.S.-Indonesian Relations and Anti-Communist Operations in Surabaya, 1963–1965*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2014), 254.

99. See Permak, "Organisasi Pendukung."

100. Permak, "Pernyataan Sikap Terhadap Rencana Pengungkapan Pelanggaran HAM 1965," Jakarta, April 1, 2008,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80–82.

101. Forum Komunikasi Purnawirawan TNI–POLRI, "Pernyataan Sikap," Jakarta, April 24, 2008,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84–86.

102. GNPI, “Surat No. 011/Sekre/G.Patriot.Jatim/II/2009 kepada Bapak Kepala PolisiRI,” February 2, 2009,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89–90.

103. YPKP 的负责人随后向 Komnas HAM 提出了对逮捕的抗议。根据他的说法，当三名情报官员和一名制服警察到达并命令我们停止会议时，该团体正要开始会议。请参阅《YPKP Adukan Pembubaran Rapat ke Komnas HAM》，Kompas，2009 年 2 月 24 日。

104. PKS 政治家希望对 1965 年 IPT 的叛徒进行起诉，雅加达环球报，2015 年 11 月 22 日。

105. 五原则阵线团体拒绝 1965 年悲剧研讨会，Tempo，2016 年 4 月 17 日。

106. 在一个案例中，Pemuda Pancasila 成员闯入了位于 Bogor 的一家电台，因为该电台对《杀戮行动》的评论中将 Pemuda Pancasila 称为暴徒。

107. 印度尼西亚官员还以其他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些电影的敌意。在《杀戮行动》获得 2014 年奥斯卡奖提名的公告后，一位总统发言人警告说，印度尼西亚不会被外部势力逼迫匆忙进行和解。《印度尼西亚对《杀戮行动》奥斯卡提名的反应》，《雅加达环球报》，2014 年 1 月 23 日。印度尼西亚面临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威胁，《雅加达邮报》，2016 年 9 月 17 日。

109. 参与其中的团体包括伊斯兰捍卫者前线和真主党巴兰宾塔。参见 Heryanto, 《身份与快乐》，104。

110. Koalisi Masyarakat Anti Komunis Indonesia, “Latar Belakang Mengapa Produksi Film Lastri Ditolak,” Jakarta, November 19, 2008, reprinted in H. Firos Fauzan,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198–200.

111. 一个诗人被 Pemuda Pancasila 大众组织通缉，因在 Facebook 上上传 PKI 照片，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访问，<http://www.tribunal1965.org/en/>。

112. “Dapat Ancaman FPI, Temu Nasional Korban 65 Dibatalkan,” CNN Indonesia, August 6, 2015.

113. 警方下令召回并焚烧关于 1965 年共产党清洗的杂志, Tempo 杂志, 2015 年 10 月 18 日。被下令焚烧的杂志是第 3/2015 期 (1965 年 10 月 9 日), 共印刷了 500 份。参见《雅加达邮报》关于 1965 年大屠杀的学生杂志被撤回的报道, 2015 年 10 月 20 日。

1965 年大清洗幸存者寻找父亲的坟墓被驱逐出境, 列入黑名单, 雅加达环球报, 2015 年 10 月 18 日。

115. 这个事件是乌布作家与读者节。取消的会议包括标题为 1965、见证、1965、写作和 1965、巴厘岛的小组讨论。取消的电影是奥本海默的《沉默的眼神》。有关详细信息和评论, 请参阅乌布作家与读者节, 访问日期为 2017 年 6 月 13 日, <http://www.ubudwritersfestival.com/schedule-changes/>。另请参阅《纽约时报》的文章《在巴厘岛的一个节日上, 印尼对其血腥过去实施沉默》, 发表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116. 乌布节被禁止讨论 1965 年大屠杀, 雅加达邮报, 2015 年 10 月 23 日。

印尼威胁关闭巴厘岛国际作家节, 悉尼先驱晨报, 2015 年 10 月 24 日。

118. 这部电影最终在 Komang HAM 的办公室放映。2016 年 2 月, 一个名为 Left Turn (Belok Kiri) 的艺术节由于类似原因不得不更改场地。尽管受到威胁, 放映场次仍然座无虚席, 雅加达邮报, 2016 年 3 月 17 日。

119. 这份报告来自东南亚言论自由网络。在所记录的电影禁播或干扰案例中, 有一半是《沉默的眼神》的放映。请参阅《印度尼西亚面临言论自由权利的真正威胁》, 雅加达邮报, 2016 年 9 月 17 日。

120. Zurbuchen, "History, Memory," 577.

121. Heryanto, *Identity and Pleasure*, 111, 117.

第十一章：暴力、遗产、沉默

1. 描述朝鲜特权体系时, 内森写道, 特权中层人员害怕质疑体系, 因为他们担心会被降级到遭受更大剥夺的层级。这个体系在整个社会中产生了一种焦虑的一致性, 类似于苏联的古拉格和纳粹德国的种族排斥所产生的一致性。安德鲁·J·内森, 《谁是金正恩?》《纽约书评》, 2016 年 8 月 18 日。

2. 我们还知道, 种族灭绝往往在之前就有对政治上定义的敌人的暴力迫害, 比如在 1930 年代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迫害, 然后才对种族或宗教上定义的群体进行攻击。正如马佐尔所写

的，纳粹党设定的任务是消除来自左翼的威胁，这种威胁在第三帝国早期被视为比犹太人的反应更加紧迫，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涉及到德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数百万曾经属于社会民主党的人。除非我们记住领导层已经批准了一种残酷的虐待行为，不仅针对左翼，甚至在1934年也针对自己右翼的同志，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从1939年秋天开始对波兰人和犹太人展开的巨大暴力。马克·马佐尔，《那些不为纳粹所困惑的历史学家》，《纽约书评》，2016年12月22日，70-72页。

"3. 关于暴力的心理遗留问题，请参阅劳里·J·西尔斯 (Laurie J. Sears) 的《定位证词：印度尼西亚文学档案中的恐惧与魅力》(2013年，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阿里尔·赫里安托 (Ariel Heryanto) 的《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恐怖主义与政治身份：致命的归属》(2006年，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莱斯利·德怀尔 (Leslie Dwyer) 和德贡·桑蒂卡尔马 (Degung Santikarma) 的《当世界陷入混乱：1965年及其在巴厘岛印度尼西亚的后果》(收录于《种族灭绝的幽灵：历史视角下的大规模屠杀》，罗伯特·格拉特利和本·基尔南编辑，2003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89-305页)；罗伯特·莱梅尔森 (Robert Lemelson) 执导的《沉默的40年》(2009年，洛杉矶：元素制作公司，DVD)。"

4. Mery Kolimon, 引用自 Willy van Rooijen 的《谋杀军队，沉默的教堂》，《印度尼西亚内部》124期 (2016年4月至6月)。同样地，根据社区成员的说法，章节10中描述的2016年在巴厘岛发掘的大规模坟墓是为了结束长期困扰社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这些事件被认为是错误埋葬遗骸的结果。ELSAM, 2015年10月29日，Jembrana 的 Dusun Masaen 大规模坟墓的拆除。

5. Heryanto 写道，自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以来，当代伊斯兰化的壮观而迅速的过程得以实现，其中一些原因是对左翼的屠杀。Ariel Heryanto, 《身份与快乐：印度尼西亚电影文化的政治》(新加坡：NUS出版社，2014年)，第75页。另见 Merle C. Ricklefs, 《爪哇的伊斯兰化及其反对者：1930年至今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历史》(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年)。

关于普雷曼，尤其是在苏哈托统治下的北苏门答腊地区，请参阅洛伦·赖特 (Loren Rytter) 的著作《Pemuda Pancasila: The Last Loyalist Free Men of Suhartos Order?》，收录在《苏哈托印度尼西亚的暴力和国家》一书中，由 Benedict R. O'G. Anderson 编辑 (纽约伊萨卡：康奈尔东南亚计划)，124-55页。

7. 引用自 Heryanto, 《身份与快乐》, 129-30 页。
8. 1998 年成立的国家妇女暴力问题委员会 (Komnas Perempuan) 一直积极提出解决性别歧视和暴力持续问题的方案。

9. Peter Dale Sco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苏加诺,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Summer 1985): 264.

关于新秩序国家的这些特点, 请参阅 Benedict R. O'G. Anderson 编辑的《Suharto Indonesia 的暴力和国家》(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东南亚项目, 2001 年); Robinson 的《如果你离开我们, 我们将死: 东帝汶种族灭绝如何停止》(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特别是第 3 章。

"11. 关于新秩序的人权记录和声誉, 请参阅国际特赦组织, 《权力与免责: 新秩序下的人权》(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94 年); 国际特赦组织, 《印度尼西亚: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77 年)。"

12. 玛丽·祖布琴 (Mary Zurbuchen) 编著, 《开始记忆: 印尼现代中的过去》(西雅图: 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页。

13. *Ibid.*, 6.

2017 年 3 月, 美国政府国家解密中心宣布, 针对公众评论, 已开始审查 1963 年至 1966 年间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机密文件。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该过程是否会产生任何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尚无迹象表明解密将包括来自中央情报局或其他情报机构的文件。《印度尼西亚文件解密进行中》, 国家解密中心, 2017 年 3 月 6 日。

15. The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in question wa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6, *Indonesia; Malaysia-Singapore, Philippines (1964–66)*. Se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CIA Stalling State Department Histories," July 27, 2001, accessed August 27, 2015, <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52/>.

16. 联合国, 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 1948 年 12 月 9 日, 第二条。

参考文献

主要来源

Angkatan Bersendjata Republik Indonesia. "Operasi Ksatria 1974: Langkah Mendasar Untuk Penanggulangan dan Pencegahan Bahaya Latent Subversi Kiri." Photocopy, n.d.

匿名。关于印度尼西亚反革命残酷行为的额外数据，尤其是在东爪哇地区。收录于《印度尼西亚的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编辑，169-76 页。第 21 号。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巴科斯坦纳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公务员特别审查 (Litsus) 协调会议，1990 年 7 月 19 日：总统令第 16 号的澄清。翻译并在亚洲观察 (Asia Watch) 中复制，印度尼西亚：限制言论自由，1990 年 9 月 4 日。

——。协调国家稳定保障机构负责人对部门和机构特别审查单位协调委员会开幕的声明。雅加达，1990 年 7 月 19 日。翻译并在亚洲观察报上重印，言论自由受限，1990 年 9 月 4 日。

布迪 亚 乔, Suwondo. "Salemba: Cuplikan Kecil Derita Nasional." Unpublished typescript, 1979.

Departemen Angkatan Darat, Direktorat Kehakiman, Team Pemeriksa Pusat. "Laporan Team." Jakarta, January 19, 1967.

Dinas Sejarah TNI-AD. Crushing the 930/PKI in Central Java. In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edited by Robert Cribb, 159–67.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Gerakan 30 September" *Dihadapan Mahmillub, Perkara Dr. Subandrio*. Jakarta: Pusat Pendidikan Kehakiman A.D., 1967.

"Gerakan 30 September" *Dihadapan Mahmillub, Perkara Njono*. Jakarta: Pusat Pendidikan Kehakiman A.D., 1966.

"Gerakan 30 September" *Dihadapan Mahmillub, Perkara 翁达*. Jakarta: Pusat Pendidikan Kehakiman A.D., 1966.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Instruksi Mendagri No. 32/1981 tentang Pembinaan dan Pengawasan terhadap Eks Tapol/Napol 930/PKI*.

Kementerian Pendidikan. *Peraturan Menteri Pendidikan Nasional Nos. 22/23/24, 2006*.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KOTI). Seksi Penerangan. *Tjataan Kronologis Disekitar Peristiwa "Gerakan 30 September"*. Jakarta, October 22, 1965.

———. *Fact Finding Commission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Jakarta, January 10, 1966.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Komnas HAM). "Pernyataan Komnas HAM tentang Hasil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Peristiwa 1965–1966." Jakarta, July 23, 2012.

———. "Laporan Akhir Tim Pengkaji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Sub-Tim Pengkajian Kasus 1965)."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273–347.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 *Ringkasan Eksekutif Hasil Penyelidikan Tim Ad Hoc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yang Berat Peristiwa 1965–1966*. Jakarta, July 23, 2012.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25–257.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Kopkamtib. KEP-028/KOPKAM/10/68, as amended by KEP 010/KOPKAM/3/1969.

———. *Petunjuk Pelaksanaan No. PELAK-002/KOPKAM/10/1968 tentang Kebijakan Penyelesaian Tahanan/Tawanan 930 PKI*.

———. *Keputusan Pangkoptib No. KEP.06/KOPKAM/XI/1975 tentang Penyempurnaan Ketentuan Tata Cara Pemberian Surat Keterangan Tidak Terlibat 930.PKI*.

———. *Petunjuk Pelaksanaan Kopkamtib No. JUKLAK 15/KOPKAM/V/1982 [May 27, 1982] tentang Screening Mental Ideologis terhadap Pelamar untuk Menjadi Pegawai Negeri Sipil Karyawan Instansi Pemerintah/Perusahaan Swasta Vital*.

Kopkamtib, Daerah Djawa Timur. "Pokok-Pokok Kebidjaksanaan tentang Penjelesaian Tahanan/Tawanan 930/PKI di Djawa Timur." Surabaya, November 6, 1969.

Kopkamtib, Team Pemerika Pusat.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G.30.S/PKI*. Djakarta, April 1969.

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 (MPRS) Republik Indonesia. *Ketetapan MPRS*

Republik Indonesia No: XXV/MPRS/1966 tentang Pembubara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Pernyataan Sebagai Organisasi Terlarang Diseluruh Wilayah Republik Indonesia bagi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Larangan Setiap Kegiatan Untuk Menjebarkan Paham atau Adjaran Komunis/Marxisme-Leninisme. July 5, 1966.

国家安全档案。中央情报局拖延国务院历史。2001 年 7 月 27 日，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访问，<http://nsarchive.gwu.edu/NSAEBB/NSAEBB52/>。

"屏幕员工的公务员/私人问题，仍在工作和即将进入（测试）。复印件，1985 年 11 月。"

Presiden Republik Indonesia. *Instruksi Presiden/Pangti ABRI/KOTI No. 22/KOTI/1965—*

Kepada Kompartimen2/Departemen2, Badan2/Lembaga2 Pemerintah—Untuk Laksanakan Penertiban/Pembersihan Personil Sipil dari Oknum “Gerakan 30 September.”

Signed on president' s behalf by Soeharto (Kepala Staf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Panglima Operasi Pemulihan Keamanan dan Ketertiban), November 15, 1965.

———. *Keputusan Presiden No. 370/1965 tentang Penunjukan Mahkamah Militer Luar Biasa untuk Perkara 930/PKI. December 4, 1965.*

———. *Keputusan Presiden/Panglima Tertinggi Angkatan Bersendjata Republik Indonesia/Panglima Besar Komando Operasi Tertinggi (KOTI), No. 179/KOTI/1965. December 6, 1965.*

———. *Instruksi Presiden 09/KOGAM/1966.*

———. *Keputusan Presiden No. 300/1968 tentang Penertiban Personil Aparatur Negara/Pemerintah.*

———. *Keputusan Presiden No. 63/1985 tentang Tata Cara Penelitian dan Penilaian terhadap Warga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yang Terlibat G.30.S/PKI yang Dapat Dipertimbangkan Penggunaan Hak Memilihnya dalam Pemilihan Umum.*

———. *Keputusan Presiden No. 16/1990 tentang Penelitian Khusus Bagi Pegawai Negeri Republik Indonesia, August 17, 1990.*

Pusat Penerangan Angkatan Darat Republik Indonesia. *Fakta2 Persoalan Sekitar Gerakan 30 September. Jakarta: Penerbitan Khusus nos. 1, 2, and 3, October–December 1965.*

Republik Indonesia.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39 Tahun 1999 tentang Hak Asasi Manusia.*

———. *Undang-Undang Republik Indonesia Nomor 26 Tahun 2000 tentang Pengadilan Hak Asasi Manusia.*

Sekretariat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Gerakan 30 September: Pemberontaka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Latar Belakang, Aksi dan Penumpasannya. Jakarta: Sekretariat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1994.*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九月三十日运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未遂政变：其背景、行动和清除。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秘书处，1994 年。

联合国。预防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1948 年 12 月 9 日。

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 (FRUS)。卷 12，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1952 年至 1954 年)。

- . 美国的外交关系 (FRUS)。第 22 卷, 东南亚 (1955–1957)。
- . 美国的外交关系 (FRUS)。第 23 卷, 东南亚 (1961–1963)。
- . 美国的外交关系 (FRUS)。第 26 卷,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新加坡; 菲律宾 (1964–1966 年)。

档案馆收藏引用

解密文件目录, 美国 (DDC)

Dwight D.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oward P. Jones Papers)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LBJ Library)

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NARA)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

瑞典国家档案馆 (Riksarkivet)

英国国家档案馆 (UKNA)

Personal archive of George McT. Kahin (Kahin Papers) Personal archive of Ruth T. McVey (McVey Papers) 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Mudd Library)

二手资料

Abdullah, Taufik, Sukri Abdurrachman, and Restu Gunawan, eds. *Malam Bencana 1965 Dalam Belitan Krisis Nasional: Bagian I, Rekonstruksi dalam Perdebatan*.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2.

———. *Malam Bencana 1965 Dalam Belitan Krisis Nasional: Bagian II, Konflik Lokal*.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2.

Adam, Asvi Warman. 1965: Orang-Orang di Balik Tragedi.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9.

———.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Kasus Pulau Buru."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349–59.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 “Penyelidikan Pelanggaran HAM Berat Soeharto.”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267–71.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 本·安德森在印度尼西亚对苏哈托的军事统治提出挑战,《雅加达环球报》,2015年12月18日。

Ahmad, Tau k. 南苏拉威西: 军队、监狱营地和强迫劳动。在《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 1965-68 年》, 由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 156-81 页。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Al an, M. Alfar. *HMI, 1963–1966: Menegakkan Pancasila di Tengah Prahara*. Jakarta: Kompas, 2013.

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77 年。

———. 印度尼西亚: 日惹的颠覆审判。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89 年。

———. 印度尼西亚: 四名政治犯被处决。伦敦: 大赦国际出版社, 1990 年 2 月。

———. 给苏哈托总统的公开信。1990 年 3 月 9 日。

———. 权力与免责: 新秩序下的人权。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94 年。

———. 印度尼西亚: 1965 年囚犯——简报。伦敦: 国际特赦组织出版社, 1995 年。

安德森, Benedict R. OG. *Java 在革命时期*。伊萨卡,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2 年。

———. 《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在《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中, 由克萊尔·霍尔特、本尼迪克特·R·安德森和詹姆斯·T·西格尔编辑, 1-69 页。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2 年。

———. 在印度尼西亚的人权问题上准备的证词。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人权》一书中, 72-80 页。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印刷局, 1976 年。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第 94 届国会第 18 次和第 3 次听证会, 1975 年 12 月 18 日和 1976 年 5 月 3 日。

———. 士官们是如何死去的? 印度尼西亚 43 (1987 年 4 月): 109-34。

———. 旧国家, 新社会: 印度尼西亚的新秩序在比较历史视角下。在《语言与权力: 探索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文化》中, 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编辑, 94-120 页。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关于印度尼西亚和国家理性的学术研究：个人经历。印度尼西亚 62 (1996 年 10 月): 1-18。

——，编。《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暴力和国家》。伊萨卡，纽约：康奈尔东南亚项目，2001 年。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和鲁思·麦克维。《1965 年 10 月 1 日印度尼西亚政变初步分析》。伊萨卡，纽约：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71 年。

——。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什么？《纽约书评》杂志，1978 年 6 月 1 日。

Angkatan Bersendjata Republik Indonesia. *40 Hari Kegagalan 930*. Jakarta: Staf Pertahanan Keamanan, 1966.

亚洲正义与权利。自力更生：妇女在战争、和平和免罪中的经历。雅加达：亚洲正义与权利，2014 年。

——. *Enduring Impunity: Women Surviving Atrocities in the Absence of Justice*. Jakarta: Asia Justice and Rights, 2015.

巴托夫，奥马尔。寻找现代种族灭绝的根源：关于大规模屠杀的宏观和微观历史。在《种族灭绝的幽灵：历史视角下的大规模屠杀》一书中，由罗伯特·格拉特利和本·基尔南编辑，第 75-96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本达，哈里 J. 《新月与旭日：日本占领下的印尼伊斯兰教》。海牙：W. van Hoeve, 1958 年。

“Beberapa Perkembangan, Pemikiran dan Tindakan di Bidang Hak Hak Asasi Manusia

‘ET.’ ” Jakarta, April 14, 1994, n.p.

柏根，多丽丝·L. 战争与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简明历史。牛津：罗曼与利特菲尔德，2003 年。

“布洛克斯汉姆，唐纳德。最终解决方案：一场种族灭绝（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博登，拉格纳。《屠宰场的沉默：莫斯科与印尼大屠杀》。收录于《1965 年：印度尼西亚与世界，Indonesia dan Dunia》，编辑：贝恩德·谢弗和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86-98

页。双语版。雅加达：格拉梅迪亚普斯塔卡乌塔玛出版社，2013 年。

Boerhan and Soebekti. *"Gerakan 30 September."* 2nd ed. Jakarta: Lembaga Pendidikan Ilmu

Pengetahuan dan Kebudayaan Kosgoro, 1966.

Bourchier, David. "Crime, Law, and State Authority in Indonesia." I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Indonesia*, edited by Arief Budiman, 177–211. No. 22.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Bowen, John. *Sumatran Politics and Poetics: Gayo History, 1900–198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rands, H. W. The Limits of Manipulation: How the United States Didn't Topple 苏加诺.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6 (December 1989): 785–808.

Broere, Sebastiaan. The Gray Area of Indonesian Psychology: The KUN-2 Project, 1968–1976. Draft pap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November 2016.

布朗宁, 克里斯托弗·R. 普通人: 预备警察第 101 大队和波兰的最终解决方案。纽约: 哈珀柯林斯, 1993 年。

Browning, Christopher, and Jürgen Matthäus. *Th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Evolution of Nazi Jewish Policy, September 1939–194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布迪亚乔, Carmel. *Surviving Indonesia's Gulag*. London: Cassell, 1996.

Bunnell, Frederick.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在 1965 年政变前几个月的 '低姿态政策。印度尼西亚 50 (1990 年 10 月): 29-60。

卡沃斯基, 约万。在政变的道路上: 印度尼西亚在不结盟运动和中国之间。在 1965 年: 印度尼西亚和世界, 印度尼西亚和世界, 由贝恩德·谢弗和巴斯卡拉·T·瓦尔达亚编辑, 6681 页。双语版。雅加达: 格拉梅迪亚普斯塔卡乌塔玛, 2013 年。

Chandler, David.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Chandra, Siddharth. 1965-66 年印尼大屠杀的新发现。《亚洲研究杂志》76 卷 4 期 (2017 年 11 月)。

Chudori, Leila S. *Pulang*. Jakarta: Kepustakaan Populer Gramedia, 2012.

Colby, William. *Honorable Men: My Life in the C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8.

Collins, J. Foster, and B. Hugh Tovar. 苏加诺 s Apologists Write Ag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9, no. 3 (Fall 1996): 337–57.

Colombijn, Freek, and Thomas Lindblad, eds., *Roots of Violence in Indonesia: Contemporary Viol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eiden: KITLV Press, 2002.

康罗, 安德鲁·马克。生成历史: 暴力与后新秩序印度尼西亚的前政治犯家属记忆风险。密歇根大学博士论文, 2012 年。

Coppel, Charles A. *Indonesian Chinese in 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克里布, 罗伯特。《印度尼西亚杀戮史学编年史问题》。收录于《1965 年至 1966 年的印度尼西亚杀戮: 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 罗伯特·克里布编辑, 1-44 页。第 21 号。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 1990 年。

———, 编著《印度尼西亚大屠杀, 1965-1966: 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第 21 号。克莱顿, 维多利亚: 莫纳什东南亚论文集, 1990 年。

———. “Genocide in Indonesia, 1965–19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3, no. 2 (2001): 219–39.

———. 1965-1966 年印尼屠杀中的未解决问题。《亚洲调查》42 卷, 第 4 期 (2002 年 7 月-8 月): 550-63。

———.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In *Century of Genocide: Critical Essay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edited by Samuel Totten and William S. Parsons, 234–62.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后殖民亚洲的政治种族灭绝。在《种族灭绝研究牛津手册》中, 由唐纳德·布洛克斯汉姆和 A. Dirk Moses 编辑, 445-65 页。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 关于受害者统计。在《大屠杀: 与 1965 年创伤和解》一书中, 由 Kurniawan 等人编辑。雅加达: Tempo 出版社, 2015 年。

Cribb, Robert, and Charles A. Coppel. “A Genocide That Never Was: Explaining the Myth of Anti-Chinese Massacres in Indonesia, 1965–66.”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1, no. 4 (December 2009): 447–65.

Crouch, Harold. “Another Look at the Indonesian Coup.” *Indonesia* 15 (April 1973): 1–20.

———. 印度尼西亚的军队与政治。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8 年。柯蒂斯，马克。Democratic Genocide. *The Ecologist* 26,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202–04.

达克，安东尼。《苏加诺档案，1965-1967：一次失败的年表》。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6 年。

Davidson, Jamie, and Douglas Kammen. 《印度尼西亚未知的战争和西加里曼丹暴力的渊源》。《印度尼西亚》73 期（2002 年 4 月）：53-87 页。

de Bruyne, Marnix. “Hoe Nederlandse psychologen collaboreerden met Soeharto.” *Wordt Vervolgd* 12, no. 1 (December 2016–January 2017): 34–35.

Demokrasono, A. Gumelar, and Harsutejo. *Dari Kalong Sampai Pulau Buru: 11 Tahun Dalam Sekapan, Penjara, Pembuangan dan Kerja Rodi (Kisah Tapol Dalam Sketsa)*. Yogyakarta: Pusat Sejarah dan Etika Politik, Universitas Sanata Dharma, 2006.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印度尼西亚政府处理 930/PKI（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九月三十日运动）被拘留者的政策。雅加达：政府印刷厂，1978 年。

Djakababa, Yosef.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under Indonesias New Order: The Making of the Lubang Buaya Official Narrativ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2009.

———. “Narasi Resmi dan Alternatif Mengenai Tragedi ‘65.”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361–69.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Djie Siang Lan (Lani Anggawati). *Di Dalam Derita Manusia Membaja*. 2nd ed. Klaten: Wisma Sambodhi, 2004. 多尔，约翰·W. 《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纽约：兰登书屋，1986 年。

Dwyer, Leslie. *The Intimacy of Terror: Gender and the Violence of 1965–66 in Bali*. *Intersections: Gender,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Asian Context* 10 (August 2004).

Dwyer, Leslie, and Degung Santikarma. “When the World Turned to Chaos: 1965 and Its Aftermath in Bali, Indonesia. In *The Specter of Genocide: Mass Mu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Robert Gellately and Ben Kiernan, 289–3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复活节，大卫。英国和马来西亚对印度尼西亚反叛运动的秘密支持在 ‘对抗’ 期间，1963 年至 1966 年。情报与国家安全杂志，第 14 卷，第 4 期（1999 年冬季）：195-208 页。

Eickhof, Martijn, Donny Danardono, Tjahjono Rahardjo, and Hotmauli Sidabalok.

"The

Memory Landscapes of '1965' in Semarang," in *1965 Today: Living with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edited by Martijn Eickhof, Gerry van Klinken, and Geoffrey Robinson.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19, no. 3 (2017).

ELSAM. "Pembongkaran Kuburan Massal Peristiwa 1965 di Dusun Masaen, Jembrana." October 29, 2015.

Evans, Bryan, III. The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onesian Army (1954–1964). *Indonesia* 47 (April 1989): 25–48.

Farid, Hilmar. 印度尼西亚的原罪：大屠杀与资本扩张，1965-1966 年。《亚洲文化研究》第 6 卷第 1 期（2005 年）：3-16 页。

Farram, Steven. "The PKI in West Timor and Nusa Tenggara Timur, 1965 and Beyond."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166, no. 4 (2010): 381–403.

Fauzan, H. Firos. *Pengkhianatan Biro Khusus PKI: Pelurusan Sejarah Tragedi Nasional 1 Oktober 1965*. 6th ed. Jakarta: n.p., 2009.

Fealy, Greg. The Release of Indonesian Political Prisoners: Domestic versus Foreign Policy, 1975–1979. Working paper no. 94.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5.

Fealy, Greg, and Katharine McGregor. East Java and the Role of Nahdlatul Ulama in the

1965–66 Anti-Communist Violence. In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edited by Douglas Kammen and Katharine McGregor, 104–30.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Feillard, Andrée. *NU vis-à-vis Negara: Pencarian Isi, Bentuk dan Makna*. Yogyakarta: LKiS, 1999.

Feillard, Andrée, and Rémy Madinier. *The End of Innocence: Indonesian Islam and the Temptation of Radicalis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

Fein, Hele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ational Responses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 种族灭绝：社会学视角。《当前社会学》38 期（1990 年春季）：1-126 页。

- 。革命与反革命的种族灭绝：对比 1975 年至 1979 年的民主柬埔寨和 1965 年至 1966 年的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屠杀。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第 35 卷，第 4 期（1993 年 10 月）：796-823。
- Feith, Herbert. 1955 年印度尼西亚选举。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57 年。
- 。《印度尼西亚宪政民主的衰落》。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2 年。
- Fic, Victor. *Anatomy of the Jakarta Coup: October 1, 1965*. New Delhi: Abhinay Publications, 2004.
- Field, Thomas C., Jr. *From Development to Dictatorship: Bolivia and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in the Kennedy Er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 “50 Tahun Kemerdekaan RI dan Problem Tapol/Napol di Indonesia.” Jakarta, January 28, 1995.
- Flor, Alex. “In the Spotlight.” *Watch Indonesia*, October 28, 2015.
- Friend, Theodore. *Indonesian Destin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Galbraith, Francis J., 和 Martin Ennals. What Happened in Indonesia? An Exchang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9, 1978.
- 甘丹，约书亚。印度尼西亚对《杀戮季节》获奥斯卡提名的反应。雅加达环球报，2014 年 1 月 23 日。
- Geertz, Cli ord. *The Religion of Java*.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0.
- Gerlach, Christian. 极端暴力社会：二十世纪世界的大规模暴力。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高斯查，克里斯托弗·E.和克里斯蒂安·奥斯特曼，编。《连接历史：1945 年至 1962 年东南亚的去殖民化和冷战》。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 年。
- Grandin, Greg. *The Last Colonial Massacre: Latin America in the Cold War*. Update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 Green, Marshall. *Indonesia: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1965–1968*. Washington, DC: Compass Press, 1990.
- Hardoyo. “Bersih Diri dan Bersih Lingkungan Kas Indonesia.” April 18, 1990, n.p.
- 。《印度尼西亚的‘清洁环境运动’的影响》。1990 年 5 月，无页码。

———. “Implikasi Penegasan Pangab Tentang Penghapusan Stigmatisasi ‘ET’ pada KTP eks-Tapol/Napol.” Jakarta, December 23, 1993, n.p. 结束对前政治犯的冷战时代。《印度尼西亚内幕》(1994年3月): 14-15页。

Hargyono, Sindhunata. *Buru Island: A Prism of the Indonesian New Order*. Draft paper,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016.

Harmer, Tanya. *Allendes Chile and the Inter-American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Harvey, Barbara. *Permesta: Half a Rebellion*. Ithaca, NY: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 1977.

Hatley, Ronnie. “ ‘Truth Takes a While, Justice Even Longer.’ ” *Inside Indonesia* 112 (April– June 2013).

Hearman, Vannessa. “The Uses of Memoirs and Oral History Works in Researching the 1965–1966 Political Violence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5, no. 2 (July 2009): 21–42. 拆除堡垒：东爪哇与苏哈托新秩序政权的过渡。墨尔本大学博士论文, 2012年。

哈夫纳, 罗伯特 W. 山地爪哇的政治经济学：一部解释性历史。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0年。

Herlina, Nina. “ ‘Tata Sunda’ Digonceng Kon ik Sosial Politik.” In *Malam Bencana 1965 Dalam Belitan Krisis Nasional: Bagian II, Kon ik Lokal*, edited by Tau k Abdullah, Sukri Abdurrachman, and Restu Gunawan, 51–78. Jakarta: Yayasan Pustaka Obor Indonesia, 2012.

Heryanto, Ariel. “Where Communism Never 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 no. 2 (August 1999): 147–77.

———. 《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身份：致命的归属感》。纽约：Routledge, 2006年。

———. 身份与快乐：印度尼西亚电影文化的政治。新加坡：NUS出版社, 2014年。

Hinton, Alexander L. “Why Did You Kill? The Cambodian Genocide and the Dark Side of Face and Hono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7, no. 1 (February 1998): 93–118.

Hoehne, Heinze, and Herman Zolling. *The General Was a Spy*. New York: Bantam, 1972.

Hoek, Anne-Lot. Wij gaan het hier nog heel moeilijk krijgen. NRC Weekend, January 9–10, 2016.

Holtzappel, Coen. "The 30 September Movement: A Political Movement of the Armed Forces or an Intelligence Op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9, no. 2 (1979): 216–40.

Howland, Richard Cabot. "The Lessons of the September 30 A air."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14 (Fall 1970): 13–29.

Hughes, John. *Indonesian Upheaval*. New York: David McKay Co., Inc., 1967.

"Indonesia: Vengeance with a Smile." *Time*, July 15, 1966, 22–26.

Isa, Ibrahim. *Bui Tanpa Jerajak Besi: Pikiran Seorang Eksil Indonesia di Luar Negeri*. Jakarta: Klik Books, 2011.

伊斯坎达，马斯昆。普尔沃达迪：死亡之地。在《印度尼西亚大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罗伯特·克里布编辑，203-13 页。第 21 号。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国际转型正义中心和 Kontras。《脱轨：苏哈托下台以来的印度尼西亚转型正义》。雅加达：国际转型正义中心和 Kontras，2011 年 3 月。

Jay, Robert R.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Rural Central Jav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Program, 1963.

Je reys-Jones, Rhodri. *The CIA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Jenkins, David. Inside Suhartos Prison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28, 1977): 8–13.

Jenkins, David, and Douglas Kammen. The Army Para-Commando Regiment and the Reign of Terror in Central Java and Bali. In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edited by Douglas Kammen and Katharine McGregor, 75–103.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Jetschke, Anja. *人权与国家安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11 年。

Jones, Howard P. *Indonesia: The Possible Drea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Kadane, Kathy. 美国官员名单揭示了 60 年代印尼大屠杀。《华盛顿邮报》，1990 年 5 月 21 日。

———.《纽约书评》读者来信。1997 年 4 月 10 日。

- Kahin, George McT.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 . 亚非会议, 万隆, 印度尼西亚。伊萨卡,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56 年。
- . 东南亚: 一个证明。纽约: Routledge, 2003 年。
- Kahin, George McT., and Audrey Kahin. *Subversion as Foreign Policy: The Secret Eisenhower and Dulles Debacle in Indonesia*.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 Kammen, Douglas, and Katharine McGregor, eds.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 Kammen, Douglas, and Faizah Zakaria. *Detention in Mass Violence: Policy and Practice in Indonesia, 1965–1968*.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4, no. 3 (2012): 441–66.
- Kartika, Dyah Ayu. 心理学的政治化: 新秩序时期印度尼西亚囚禁营中心理学家的角色。国际社会研究学院, 2016 年的硕士论文。
- Keck, Margaret,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Keller, Anett. 如何处理过去? 地方驱动的公民社会倡议的方法、影响和挑战。在 1965 年今天: 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共同生活的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阿姆斯特丹, 2015 年 10 月 2 日。
- . *Indonesien 1965 . Die Gegenwart eines Massenmordes. Ein Politische Lesebuch*. Berlin: Regiospectra, 2015.
- Kiernan, Ben. 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 从亚美尼亚到东帝汶的潜在意识形态主题。在《种族灭绝的幽灵: 历史视角下的大规模屠杀》, 由罗伯特·格拉特利和本·基尔南编辑, 29-52 页。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 Kirk, Donald. *Bali Exorcises an Evil Spirit*. *Reporter*, December 15, 1966, 42–53.
- Kolimon, Mery, Liliya Wetangterah, and Karen Campbell-Nelson, eds. *Forbidden Memories: Womens Experiences of 1965 in Eastern Indonesia*. Translated by Jennifer Lindsay.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University, 2015.
- Komnas Perempuan. *Kejahatan terhadap Kemanusiaan Berbasis Jender: Mendengarkan Suara Perempuan Korban Peristiwa 1965*. Jakarta: Komnas Perempuan, 2007.
- Komunitas Taman 65. *Melawan Lupa: Narasi2 Komunitas Taman 65*. Denpasar: Taman 65 Press, 2012.

Krisnadi, I. G. "Tahanan Politik Orde Baru di Pulau Buru 1969–1979." *Sejarah: Pemikiran, Rekonstruksi, Persepsi* 9 (n.d.): 47–58.

Kurniawan 等人, 编辑。大屠杀: 面对 1965 年创伤的妥协。雅加达: Tempo, 2015 年。

Lamasitudju, Nurlaela A. K. "Rekonsiliasi dan Pernyataan Maaf Pak Wali Kota."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371–83.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拉拉萨蒂, 拉奇米·迪亚。让你消失的舞蹈: 种族灭绝后印度尼西亚的文化重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Lasamana, Viola. 重新混合不公正和种族灭绝的档案。在《记忆、媒体和技术: 探索辛德勒名单的轨迹》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由 USC Shoah Foundation 主办, 于 2014 年 1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洛杉矶举行。

Lashman, Paul, and James Oliver. How We Lied to Put a Killer in Power. Independent, April 16, 2000.

拉蒂夫, Abdul. I, the Accused. In *Silenced Voices: New Writing from Indonesia*, edited by Frank Stewart and John McGlynn, 193–98.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 *Pleidoi Kol. A 拉蒂夫: Soeharto Terlibat 930*. Jakarta: Institut Studi Arus Informasi, 2000.

Legge, J. D. 《印度尼西亚的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 1950 年至 1960 年的地方行政研究》。伊萨卡, 纽约州: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61 年。

———. *苏加诺: A Political Biography*.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0. 莱马尔尚, 雷内。《中非暴力动态》。费城: 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Lestariningsih, Amurwani Dwi. *Gerwani: Kisah Tapol Wanita di Kamp Plantungan*. 2nd ed. Jakarta: Kompas, 2011.

Lev, Daniel. Indonesia 1965: The Year of the Coup. *Asian Survey* 6, no. 2 (February 1966): 103–10.

———. 过渡到有导向的民主: 1957 年至 1959 年的印度尼西亚政治。伊萨卡, 纽约: 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 1966 年。

——。关于议会制度的崩溃。收录于《印度尼西亚的民主：1950 年代和 1990 年代》，由大卫·布尔奇尔和约翰·莱格编辑，39-42 页。第 31 号。墨尔本：莫纳什东南亚论文集，

1994 年。

——。无让步：印度尼西亚人权律师叶添贤的生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1 年。

《解放。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干预：联合国反歧视和少数民族保护小组委员会议程第 9 项。伦敦，1988 年 8 月。》

Limpach, Rémy. "Business as Usual: Dutch Mass Violence in the Indonesian War of Independence." In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and Mass Violence: The Dutch Empir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Bart Luttikhuis and A. Dirk Moses, 64–90.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De Brandende Kampongs van General Spoor. Amsterdam: Uitgeverij Boon, 2016. 李普顿，萨拉。《黑暗之镜：反犹太图像的中世纪起源》。纽约：大都会，2014 年。

"Liputan Khusus: Pengakuan Algojo 1965." *Tempo*, October 1–7, 2012.

Lubis, Firman. *Jakarta 1960an: Kenangan Semasa Mahasiswa*. Jakarta: Masup Jakarta, 2008.

莱昂，马戈。爪哇乡村冲突的基础。加州伯克利：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专著第 3 号，

1970 年。马基，J.A.C.《印尼通胀问题》。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现代印度尼西亚项目，1967 年。

——。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动，1959 年至 1968 年。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华人：五篇论文》，编辑：J.A.C. Mackie。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6 年。

Magnis-Suseno, Franz. "Membersihkan Dosa Kolektif 930." *Kompas*, September 29, 2015. 曼恩，迈克尔。《民主的黑暗面：解释种族清洗》。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5 年。

Marni. 我是风暴中的一片叶子。由 Anton Lucas 翻译。印度尼西亚 47 期 (1989 年 4 月)：4960。

Maxwell, Neville. 1965 年军事政变中的中央情报局参与：来自 Neville Maxwell 的新证据。《当代亚洲学杂志》第 9 卷第 2 期 (1979 年)：251-52 页。

May, Brian. *The Indonesian Traged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马佐尔，马克。对纳粹并不感到困惑的历史学家。《纽约书评》杂志，2016 年 12 月 22 日，第

70-72 页。

McBeth, John. Prisoners of Histo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6, 1995, 27–28.

McClintock, Michael. *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 U.S. Guerrilla Warfare, Counter-Insurgency, and Counter-Terrorism, 1940–1990*.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McDonald, Hamish. *Suharto's Indonesia*. Sydney: Fontana, 1981.

McGehee, Ralph. The CIA and the White Paper on El Salvador. *Nation*, April 11, 1981, 423–25.

McGregor, Katharine. *History in Uniform: Military Ide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onesias Pas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 大规模坟墓和 1965 年印尼屠杀的记忆。在《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

68》，由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234-62 页。新加坡：NUS 出版社，2012 年。

———. 1965 年暴力受害者的记忆与历史正义。2015 年 10 月 2 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1965 年今天：与印尼大屠杀共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 世界沉默了吗？冷战时代对 1965 年镇压的全球抵抗社群。在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发表的论文，芝加哥，2015 年 3 月 28 日。

McMahon, Patrice. *Taming Ethnic Hatred: Ethnic Coope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Networks in Eastern Europe*.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McVey, Ruth. *The R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 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后革命转型。印度尼西亚 11 (1971 年 4 月): 133-42。

———. 《印尼共产主义中的民族主义、革命和组织》。在《制造印度尼西亚：献给乔治·麦克特·卡欣的现代印度尼西亚论文集》中，由丹尼尔·列夫和鲁思·麦克维编辑，96-117 页。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东南亚项目，1996 年。

———. 翁达中校的小世界初步探索。未发表的手稿，日期不详。

Medvedev, Roy A.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Knopf, 1971.

梅尔森, 罗伯特。革命与种族灭绝: 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的起源。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Melvin, Jess. *Mechanics of Mass Murder: How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Initi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Indonesian Genocide—The Case of Aceh*.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4.

———. “Documenting Genocide.” *Inside Indonesia* 122 (October–December 2015).

“Membenahi Beberapa Kendala Pembangunan Hukum Moderen Indonesia Sesuai dengan Jiwa Pancasila/UUD 45.” Jakarta, April 1, 1995.

Midlarsky, Manus. *The Killing Tra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rajadi. “Tiga Tahun Provokasi Madiun.” *Bintang Merah*, August–September 1951.

莫蒂默, 雷克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与土地改革, 1954 年至 1965 年》。克莱顿, 维多利亚州: 莫纳什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1972 年。

———.《苏加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与政治, 1959-1965 年》。伊萨卡, 纽约州: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4 年。莫瑟, 唐。《屠杀中的红色河流》。《生活》杂志, 1966 年 7 月 1 日, 26-33 页。

Moyn, Samuel.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莫辛戈, 大卫。中印尼关系: 1955 年至 1965 年概述。圣莫尼卡, 加利福尼亚州: 兰德公司,

1965 年。

Mrázek, Rudol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onesian Military, 1945–1966*. 2 vols. Prague: Czecho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 1978.

Muldar, Niels. *Abangan Javanese Religious Thought and Practice*.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139 (1983): 260–67.

Nadia, Ita F. *Suara Perempuan Korban Tragedi '65*. 3rd ed.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9. Naimark, Norman. *Stalin's Genocid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纳森, 安德鲁 J. 金正恩是谁? 纽约书评, 2016 年 8 月 18 日。

西原正志。日本与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 1951 年至 1966 年的东京-雅加达关系。檀香山: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76 年。

Notosusanto, Nugroho, and Ismail Saleh. *The Coup Attempt of the “September 30 Movement” in Indonesia*. Jakarta: Pembimbing Massa, 1968.

———. *Tragedi Nasional Percobaan Kup 930/PKI di Indonesia*. Jakarta: PT Intermasa, 1989.

努格罗霍, 约翰内斯。《印尼可以从东帝汶学习人权》。《雅加达环球报》, 2015 年 7 月 21 日。

Oei Tjoe Tat. *Memoar Oei Tjoe Tat: Pembantu Presiden 苏加诺*, edited by Pramoedya Ananta Toer and Stanley Adi Prasetyo. Jakarta: Hasta Mitra, 1995.

Olliver, Chloe. Reconciling NU and the PKI. Inside Indonesia (July 2007).

Oppenheimer, Joshua, and Michael Uwemedimo. Show of Force: A Cinema-Séance of Power and Violence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Critical Quarterly* 54, no. 1 (April 2009): 84–110.

Pamuntjak, Laksmi. *Amba*.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2.

———. "Censorship Is Returning to Indonesia in the Name of the 1965 Purges." *Guardian*, October 27, 2015.

Pauker, Guy.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 in Indonesia." *Pacific Affairs* 41, no. 3 (Fall 1968): 386–402.

彼得斯, 罗比。《苏拉巴亚, 1945-2010: 印度尼西亚斗争之城的社区、国家和经济》。新加坡: NUS 出版社, 2013 年。

Pietikainen, Petteri. *Madness: A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15.

Pizzicaro, John T. "The 30 September Movement in Indonesia."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13 (Fall 1969): 97–111.

Poesponegoro, M. D., and N. Notosustanto. *Sejarah Nasional Indonesia*. Vol 6. 6th ed. Jakarta: Balai Pustaka, 1990.

Pohlman, Annie. 一个故事的片段: Gerwani 和 Tapol 的经历。Intersections: 亚洲背景下的性别、历史和文化 10 (2004 年 8 月)

———. 妇女、性暴力和 1965-1966 年印尼大屠杀。纽约: Routledge, 2015 年。

Pour, Julius P. *Benny Moerdani: Pro I Prajurit Negarawan*. Jakarta: Yayasan Keuangan Sudirman, 1993.

Power, Samantha. *A Problem from Hell: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人类的大地》。由 Max Lane 翻译。纽约: 企鹅图书, 1996 年。

——。哑剧的独白：一部回忆录。由 Willem Samuels 翻译。纽约：Hyperion East, 1999 年。

Prasetyo, Stanley Adi. "Jangan Biarkan Jalan Itu Kian Menyempit dan Berliku." In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edited by Baskara T. Wardaya, 259–65.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

Prior, John M. The Silent Scream of a Silenced History: Part One. The Maumere Massacre of 1966. *Exchange: Journal of Missiological and Ecumenical Research* 40, no. 2 (2011): 117–43.

Ransom, David. The Berkeley Massacre and the Indonesian Massacres. *Ramparts*, October 9, 1970.

Reid, Anthony. *The Indonesian National Revolution*. Hawthorn, Victoria: Longman, 1974.

Reston, James. A Gleam of Light in Asia.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66.

Ricklefs, Merle C. The Birth of the Abangan.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en Volkenkunde* 162, no. 1 (2006): 35–55.

——。伊斯兰化及其在爪哇的对手：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历史，约 1930 年至今。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2 年。

Robben, Antonius C.G.M.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rauma in Argent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Robin, Ron. 冷战敌人的形成：军事智库中的文化与政治。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1 年。罗宾逊，杰弗里。《天堂的黑暗面：巴厘岛的政治暴力》。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5 年。

——。Rawan Is as Rawan Does：新秩序亚齐的混乱起源。印度尼西亚 66 (1998 年 10 月)：127–58。

——。印度尼西亚——走向新的道路？在《强制与治理：亚洲军队政治角色的衰落》一书中，由穆蒂亚·阿拉加帕编辑，226-56 页。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人民战争：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民兵。《东南亚研究》9 卷 3 期 (2001 年 11 月)：

271–318。

——。如果你们离开我们，我们将会死亡：东帝汶种族灭绝如何停止。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 年。

——。亚洲的国家支持的暴力和分裂叛乱。在《种族灭绝研究牛津手册》中，由唐纳德·布洛克斯汉姆和德克·莫西斯编辑，466-88 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年。

Rocamora, J. Eliseo. Nationalism in Search of an Ideology: Indonesias Nationalist Party, 1946–1965.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Rochijat, Pipit. 我是 PKI 还是非 PKI ? Translated by Benedict Anderson. Indonesia 40 (October 1985): 37–56.

罗萨, John. Pretext for Mass Murder: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and Suhartos Coup d'Etat in Indonesi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6.

——。九月三十日运动：官方叙述的困境。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的轮廓，1965-68》，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25-49 页。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关于一个公开的秘密的知识状态：1965-66 年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失踪。《亚洲研究杂志》第 75 卷，第 2 期（2016 年 5 月）：281-97。

罗萨, John, Ayu Ratih, and Hilmar Farid, eds. Tahun yang Tak Pernah Berakhir: Pengalaman Korban 1965: Esai-Esai Sejarah Lisan. Jakarta: Elsam, 2004.

Rush, James. Pramodya Ananta Toer. 在 Ramon Magsaysay 奖项中，12:229–53。马尼拉：Ramon Magsaysay 基金会，2003 年。

Ryter, Loren. Pemuda Pancasila: Suharto 秩序的最后忠诚自由人？在 Suhartos 印度尼西亚的暴力和国家中，由 Benedict Anderson 编辑，124-55 页。Ithaca, NY: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Said, Salim Haji. *Gestapu 65: PKI, 艾地, 苏加诺, dan Soeharto*. Jakarta: Mizan Publishers, 2015.

桑托索 (Santoso), 阿布普里亚迪 (Aboeprijadi) 和杰里·范·克林肯 (Gerry van Klinken)。种族灭绝终于进入公众话语：1965 年国际人民法庭。收录于《1965 年今天：与印度尼西亚大屠杀共存》，由马尔廷·艾克霍夫 (Martijn Eickho)，杰里·范·克林肯 (Gerry van Klinken) 和杰弗里·罗宾逊 (Geoffrey Robinson) 编辑。《种族灭绝研究杂志》特刊，第 19 卷，第 3 期 (2017 年)。

Schaefer, Bernd. The Two Germanys and Indonesia. In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edited by Bernd Schaefer and Baskara T. Wardaya, 93–113.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 Schaefer, Bernd, and Baskara T. Wardaya, eds.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 Schonhardt, Sara. Veil of Silence Lifted in Indonesi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2012.
- Schulte Nordholt, Henk. A Genealogy of Violence. In *Roots of Violence in Indonesia: Contemporary Viol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Freek Colombijn and Thomas Lindblad, 33–61. Leiden: KITLV Press, 2002.
- Schurmann, Franz.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 Schutte, Heinz. September 30, 1965, and Its Aftermath in the French Press. In 1965: 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edited by Bernd Schaefer and Baskara T. Wardaya, 114–28. Bilingual ed. Jakarta: Gramedia Pustaka Utama, 2013.
- Scott, Peter Da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verthrow of 苏加诺, 1965–1967. *Pacific Affairs* 58, no. 2 (Summer 1985): 239–64.
- 西尔斯, 劳里·J. 《坐落证言：印度尼西亚文学档案中的恐惧与魅力》。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13 年。塞梅兰, 雅克。净化与毁灭：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政治用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 年。
- Setiawan, Hersri. *Aku Eks Tapol*.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3.
- Setiawan, Dahlia G. 英雄之城的冷战：美印尼关系与 1963 年至 1965 年在苏拉巴亚的反共行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论文，2014 年。
- Setiyono, Budi, and Bonnie Triyana, eds. *Revolusi Belum Selesai: Kumpulan Pidato Presiden 苏加诺 30 September 1965—Pelengkap Nawaksara*. 2 vols. Semarang: Masyarakat Indonesia Sadar Sejarah, 2003.
- Sherman, Scott. "A Return to Java." *Lingua Franca* 11, no. 7 (October 2001): 38–49.
- Sidel, John T. *Riots, Pogroms, and Jihad: Religious Violence in Indone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impson, Bradley. *Economists with Guns: 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 and U.S.-Indonesian Relations, 1960–1968*.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印度尼西亚 1965-1968 年暴力事件的国际维度》。收录于《印度尼西亚大规模暴力事件的轮廓, 1965-1968 年》, 由道格拉斯·卡门和凯瑟琳·麦格雷戈编辑, 50-74 页。新加坡: NUS 出版社, 2012 年。

——。美国与印尼的屠杀事件的国际维度。在 1965 年: 印度尼西亚和世界, 印度尼西亚和世界, 由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 43-60 页。双语版。雅加达: Gramedia Pustaka Utama 出版社, 2013 年。

Sjoekoer, Mohammad. Death. In *Gestapu: Indonesian Short Stories on the Abortive Coup of 30th September 1965*,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arry Aveling, 23-2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5.

Slamet, Ibrahim. Letter from Indonesia. *Index on Censorship* 3, no. 1 (1974): 60-64.

Smith, Joseph B. 冷战战士的肖像。纽约: 普特南出版社, 1976 年。

Soe Hok Gie. "The Mass Killings in Bali." In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edited by Robert Cribb, 252-58.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Soebandrio, H. *Kesaksianku tentang 930*. Jakarta: Forum Pendukung Reformasi Total, 2000.

Soeharto. *My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An Autobiography*. Jakarta: Citra Lamtoro Gung Persada, 1991.

Sophiaan, Manai. *Kehormatan Bagi Yang Berhak: Bung Karno Tidak Terlibat 930/PKI*. Jakarta: Yayasan Mencerdaskan Kehidupan Bangsa, 1994.

孢子, 约翰 C. 狂奔: 历史调查。东南亚系列。第 82 号。Athens, OH: 国际研究专著, 1988 年。

Staub, Ervin. *The Roots of Evil: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Other Group Vio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斯特恩。史蒂夫·J 为心灵而战: 1973 年至 1988 年智利皮诺切特的记忆斗争。杜克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Stoler, Ann Laura. *Capitalism and Confrontation in Sumatras Plantation Belt, 1870-197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斯特劳斯, 斯科特。种族灭绝的秩序: 卢旺达的种族、权力和战争。伊萨卡,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摧毁他们以拯救我们：种族灭绝理论与政治暴力逻辑。恐怖主义与政治暴力 24, 第 4 期 (2012 年): 544-62。

制造和解体国家：现代非洲的战争、领导和种族灭绝。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Straus, Scott, and Evgeny Finkel. Macro, Meso, and Micro Research on Genocide: Gains, Shortcomings, and Future Areas of Inquiry.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7, no. 1 (Spring 2012): 56–67.

Subritsky, John. Confronting 苏加诺: British, America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plomacy in the Malaysian-Indonesian Confrontation, 1961–196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苏迪斯曼。责任分析：苏迪斯曼将军在 1967 年 7 月 21 日在雅加达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前的辩护词。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翻译。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合作工作社，1975 年。

苏杰特米科，伊万·加尔多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毁灭：东爪哇和巴厘岛的比较分析》。

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92 年。

Sudjinah. *Terempas Gelombang Pasang*. Jakarta: Pustaka Utan Kayu, 2003.

Su , Rusdi. *Pernak Pernik Sejarah Aceh*. Banda Aceh: Badan Arsip dan Perpustakaan Aceh, 2009.

Sugama, Yoga. *Memori Jenderal Yoga*. Jakarta: Bina Rena Pariwisata, 1990.

苏坎塔，普图·奥卡。剩余的灵魂。在《被沉默的声音：印度尼西亚的新写作》一书中，由弗兰克·斯图尔特和约翰·麦克格林编辑，214-23 页。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 年。

———，编辑。《打破沉默：1965-1966 年印度尼西亚暴力事件的幸存者发声》。由詹妮弗·林赛翻译。克莱顿，维多利亚：莫纳什大学出版社，2014 年。

苏加诺。国家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由 Karel H. Warouw 和 Peter D. Weldon 翻译。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东南亚项目现代印度尼西亚计划，1970 年。

———。印度尼西亚指责！1930 年政治审判中的苏加诺辩护词。罗杰·佩吉特编辑和翻译。吉隆坡：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 年。

Sulami. *Perempuan—Kebenaran dan Penjara*. Jakarta: Cipta Lestari, 1999.

苏利斯特约, 赫尔马万。被遗忘的岁月: 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缺失历史。博士论文,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1997 年。

———. *Palu Arit di Ladang Tebu: Sejarah Pembantaian Massal yang Terlupakan 1965–1966*. Jakarta: JKG, 2000.

———. 1965 年至 1966 年的大规模屠杀: 复仇和沙文主义。在《大屠杀: 面对 1965 年创伤》一书中, 由 Kurniawan 等人编辑, 83-87 页。雅加达: Tempo 出版社, 2015 年。

Sulzberger, C. L. "Mass Murders Go on in Indonesia." *New York Times*, April 19, 1966.

Sumarwan, Antonius. *Menyeberangi Sungai Air Mata: Kisah Tragis Tapol '65 dan Upaya Rekonsiliasi*. Yogyakarta: Kanisius, 2007.

Sumiyarsi Siwirini C. *Plantungan: Pembuangan Tapol Perempuan*. Yogyakarta: Pusat Sejarah dan Etika Politik (Pusdep), Universitas Sanata Dharma, 2010.

Sundhaussen, Ulf. *The Road to Power: 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 1945–1967*.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Sunyoto, Agus, Miftahul Ulum, H. Abu Muslih, and Imam Kusnin Ahmad. *Banser Berjihad Menumpas PKI*. Tulungagung: Lembaga Kajian dan Pengembangan Pimpinan Wilayah Gerakan Pemuda Ansor Jawa Timur and Pesulukan Thoriqoh Agung Tulungagung, 1996.

Suparman, H. *Dari Pulau Buru Sampai ke Mekah: Sebuah Catatan Tragedi 1965*. Bandung: Nuansa, 2006.

Supriatma, Made. "Kamerad Dalam Keyakinan: Pater Joop Beek, SJ dan Jaringan BA Santamaria di Asia Tenggara." *Harian Indoprogess*, September 29, 2016.

Suryawan, I Ngurah. *Ladang Hitam di Pulau Dewata: Pembantaian Massal di Bali 1965*. Yogyakarta: Galangpress, 2007.

Swift, Ruth Ann. *The Road to Madiun: The Indonesian Communist Uprising of 1948*. Ithaca, NY: 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1989.

Tan Swie Ling. *930 1965, Perang Dingin dan Kehancuran Nasionalisme: Pemikiran Cina Jelata Korban Orba*. Jakarta: Komunitas Bambu, 2010.

Tanter, Richard.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hird World Militarization: A Case Study of Indonesia, 1966–1989*. PhD diss., Monash University, 1990.

———. 通过澳大利亚大众媒体看印度尼西亚的大屠杀。收录于《1965 年：印度尼西亚与世界》(Indonesia and the World, Indonesia dan Dunia), 由 Bernd Schaefer 和 Baskara T. Wardaya 编辑, 129-44 页。双语版。雅加达: Gramedia Pustaka Utama 出版社, 2013 年。

Tapol. "Women on Trial." *Tapol Bulletin* 9 (1975): 1-4.

———. *Indonesia: The Prison State*. London: Tapol, 1976. 印度尼西亚政治犯的待遇: 强制劳动和移民。伦敦: Tapol, 1978 年。蒂利, 查尔斯。《集体暴力的政治》。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Tim ISAI. *Bayang-Bayang PKI*. Jakarta: Institut Studi Arus Informasi, 1996.

Tim PBNU. *Benturan NU-PKI, 1948-1965*. Jakarta, 2013.

村舞者。在《沉默的声音：印尼新写作》一书中，由弗兰克·斯图尔特和约翰·麦克格林编辑，第 13-23 页。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 年。

顶部, 西摩。《印度尼西亚被大规模屠杀所困扰》。《纽约时报》，1966 年 8 月 24 日。

Törnquist, Olle. *Dilemmas of Third World Communis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KI in Indonesia*. London: Zed Books, 1985.

Totten, Samuel, and William S. Parsons, eds. *Century of Genocide: Critical Essays and Eyewitness Accounts*. 4th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Tovar, B. Hugh. "The Indonesian Crisis of 1965-1966: A Retro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7, no. 3 (Fall 1994): 313-38.

Tsai, Yen-ling, and Douglas Kammen. Anti-Communist Violence and the Ethnic Chinese in Medan, North Sumatra. In *The Contours of Mass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65-68*, edited by Douglas Kammen and Katharine McGregor, 131-5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2.

Üngör, Ugur. When Persecution Bleeds into Mass Murder: The Processive Nature of Genocide. *Genocide Studies and Prevention* 1, no. 2 (2006): 173-76.

美国中央情报局, 情报局。印度尼西亚—1965 年: 逆袭的政变。华盛顿特区: CIA, 1968 年。乌萨马。战争与人性。在《盖斯塔普: 1965 年 930 未遂政变的印度尼西亚短篇小说集》中, 由哈里·阿维林编辑和翻译, 12-22 页。檀香山: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1975 年。

Utrecht, Ernst. "Het Bloedbad op Bali." *De Groene Amsterdammer*, January 14, 1967.

Valentino, Benjamin. *Final Solutions: 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van der Kroef, Justus M.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犯》. *Pacific Affairs* 49 (1976): 625–47.
van Dijk, C. *Rebellion under the Banner of Islam: The Darul Islam in Indonesi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1.

van Klinken, Gerry. *The Making of Middle Indonesia: Middle Classes in Kupang Town, 1930s–1980s*. Leiden: Brill, 2014.

van Langenberg, Michael. *Gestapu and State Power in Indonesia*. In *The Indonesian Killings, 1965–1966: Studies from Java and Bali*, edited by Robert Cribb, 45–62. No. 21. Clayton, Victoria: Monash Papers on Southeast Asia, 1990.

van Rooijen, Willy. *Murdering Army, Silent Church*. *Inside Indonesia* 124 (April–June 2016).

万迪塔, 加鲁, 和塔蒂·克里斯纳瓦蒂。生活的行动: 印尼种族灭绝的女性幸存者如何组织自己以创造变革。在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 芝加哥, 2015年4月。

Wardaya, Baskara T. *Bung Karno Menggugat! Dari Marhaen, CIA, Pembantaian Massal '65 hingga 930*. 7th ed. 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09.

———, 编。《真相将显: 1965年印尼大规模暴力的印尼人口述》。翻译: 詹妮弗·林赛。维多利亚州克莱顿: 莫纳什大学出版社, 2013年。

———, 编辑。 *Luka Bangsa Luka Kita: Pelanggaran HAM Masa Lalu dan Tawaran Rekonsiliasi*. 第7版。Yogyakarta: Galang Press, 2014年。

———。基层过渡正义: Sekber 65 案例。2015年10月2日, 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1965年今天: 与印尼大屠杀共存》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Webb, R.A.F. Paul. *The Sickie and the Cross: Christians and Communists in Bali, Flores, Sumba, and Timor, 1965–1967*.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7, no. 1 (February 1986): 94–112.

Weinstein, Franklin B. "The Uses of Foreign Policy in Indonesia." PhD diss., Cornell University, 1972.

Weissman, Stephen R.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Congo." *Foreign Affairs* 93, no. 4 (July–August 2014): 14–24.

韦茨, 埃里克·D. 一世纪的种族灭绝: 种族和国家的乌托邦。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种族灭绝的现代性：二十世纪的战争、种族和革命》。在《种族灭绝的幽灵：历史视角下的大规模屠杀》，由罗伯特·格拉特利和本·基尔南编辑，53-74 页。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 年。

Wertheim, W. F. "Suharto and the 翁达 Coup—the Missing Li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 no. 2 (Winter 1970): 50–57.

———. 谁的阴谋？对 1965 年事件的新认识。《当代亚洲杂志》9 卷 2 期（1979 年）：197–

215。

Wieringa, Saskia. *Sexual Politics in Indonesia*. New York: Palgrave, 2002. 智慧，大卫，和托马斯·B·罗斯。《隐形政府》。纽约：兰登书屋，1964 年。年轻，肯尼斯 R. 1965 年暴力事件中的地方和国家影响。在《印度尼西亚屠杀，1965-1966：来自爪哇和巴厘岛的研究》中，由罗伯特·克里布编辑，第 21 卷，63-100 页。维多利亚州克莱顿：莫纳什东南亚论文，1990 年。

周涛墨。中国与九月三十日运动。印度尼西亚 98（2014 年 10 月）：29-58。

———. 矛盾的联盟：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1960 年至 1965 年，中国季刊 221 期（2015 年 3 月）：208-28。

Zurbuchen, Mary. History, Memory, and the '1965 Incident in Indonesia. *Asian Survey* 42, no. 4 (2002): 564–81.

———, 编。Beginning to Remember: The Past in the Indonesian Present.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电影

40 年的沉默。导演：罗伯特·莱默森。洛杉矶：元素制作公司，2009 年。DVD。印度尼西亚的本监狱。荷兰，1969 年。

Indonesia: The Troubled Victory. NBC, 1969.

Pengkhianatan Gerakan 30 September/PKI. Directed by Ari n C. Noer. Jakarta: Perum Produksi Film Negara, 1984.

Putih Abu-Abu: Masa Lalu Perempuan. Syarikat and Komnas Perempuan, 2016.

Sang Penari. Directed by Ifa Isfansyah. Jakarta: Salto Films, 2011. DVD.

《杀戮季节》。导演：乔舒亚·奥本海默。Drafthouse Films, 2013 年。DVD。

《沉默的眼神》。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Drafthouse Films, 2016。DVD。

媒体

Agence France-Press

Angkatan Bersendjata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erita Yudha

Duta Masyarakat

编辑远东经济

评论守护者

Jakarta Globe

Jakarta

Post Kompas

生活

Los Angeles Times 纽约

时报

Reuters

Suara Indonesia

Surabaya Post 节奏时间

Washington Post

索引

注意：斜体字的页码表示插图。

abangan (nominal Muslims), [13](#), [141–42](#)

绑架, 作为印尼政治的传统, [72](#), [78](#)

Abdulgani, H. Roeslan, [261–62](#)

Aceh: 军队的姿态和能力, [150](#); 军队在其中的角色, [14](#), [21](#); 华人印尼人作为受害者, [144](#); 拘留, [9](#), [226–27](#); 对暴力的解释, [14](#); 人权侵犯, [3](#); 印尼使用暴力, [303](#); 伊斯兰行动者, [35](#); 大规模屠杀, [8](#), [63](#), [134](#), [140](#), [150](#), [162–63](#), [226–27](#), [345n58](#); 叛乱, [45](#); 义务团体, [162–63](#)。

The Act of Killing (documentary). See under [Oppenheimer, Joshua](#)

Adam, Asvi Warman, [272](#)

Adisumarto, [213](#)

阿吉, Ibrahim, [103](#), [150–51](#)

Adjitorop, Jusuf, [330n66](#)

Afro Asian People' 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88](#)

《逆忘：1965 公园社区的故事》(选集), [275](#)。

Ahmadis, [302](#)

艾地, [43](#), [44](#), [57](#), [69–71](#), [78–80](#), [114](#), [122](#), [189](#), [322n45](#), [330n66](#) 空军。参见印度尼西亚空军。

aksi sepihak (unilateral land seizures), [45](#), [48](#), [51](#), [145](#)

Alamsjah, [335n62](#)

Albania, [88](#) algojo

(executioners), [7](#) Allende,

Salvador, [85](#), [303](#) Ambar,

Sri, [216](#), [367n30](#)

Ameroro prison camp, [223](#)

Amnesty International, [185](#), [188](#), [210](#), [222](#), [235](#), [239](#), [243–46](#), [260](#), [269](#), [310](#)

amok culture, [13](#), [138–39](#)

Anderson, Benedict, [31](#), [67–71](#), [194](#), [242](#), [257](#), [260](#),
[315n3](#) *Angkatan Bersendjata* (newspaper), [57](#), [82](#), [166](#), [169](#)
animism, [141](#), [302](#)
Ansor, [48](#), [130](#), [133](#), [142](#), [154](#), [159](#), [161–62](#), [173](#), [212](#)
Antara (news service),
[169](#), [191](#) apartheid, [251](#) Api
(newspaper), [194–95](#)
Api group, [203–4](#)
Api Pancasila (newspaper), [169](#)
apologies, government-issued, [11](#), [266](#), [267](#), [279](#), [282–83](#)
Arbenz, Jacobo, [85](#)
Arendt, Hannah, [231](#)
Argentina, [4](#), [212](#), [306](#), [311](#)
Arief, Dul, [328n47](#)
Armenia, [298](#)
武器, 美国供应, 201-2 陆军。参见印度尼西亚
陆军。拘捕。见大规模监禁。
Arto, Sugih, [219](#), [243](#)
Asia Justice and Rights (AJAR), [269](#) Asian-
African Conference, [85](#)
atheism, [36](#), [47](#), [52](#), [139–40](#), [142–43](#), [166](#), [172](#)
Australia, [107](#), [177](#), [185–86](#), [193–94](#), [195](#)
Aziz, Imam, [271](#)
Bahasa Indonesia, [29](#)
巴科斯坦纳斯 (Badan Koordinasi Bantuan Pemantapan Stabilitas Nasional), [254–55](#),
[385n66](#) 巴厘岛: 军队的姿态和能力, [151](#); 军队在其中的角色, [14](#), [21](#); 关押在其中, [8](#), [9](#),
[226](#); 对暴力的解释, [14](#); 土地改革, [51](#); 地图, [2](#); 大规模屠杀, [8](#), [14](#), [63](#), [133](#),
[134](#), [135](#), [139](#), [140](#), [145–46](#), [151](#), [152](#), [154–55](#), [162](#), [173–74](#), [226](#); 宗教,
[142–](#)
[43](#), [173–74](#); 社会经济条件, [13–14](#), [144–46](#); 私刑团体, [162–63](#)
Ball, George, [103](#), [177](#), [179](#), [195–96](#)

Bandar Betsy plantation, [52](#)
 Bangkok Accord, [362n80](#)
 Banser (Barisan Ansor Serbaguna), [21](#), [48](#), [130](#), [133](#), [155](#), [159](#), [161–62](#), [172](#), [173](#),
[212](#), [228](#) Baperki (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 [63](#), [122](#), [144](#)
 英国广播公司。参见英国广播公司。
 Beding, Marcel, [233](#)
 Beek, Josephus (Joop), [62](#)
 Bell (US ambassador), [104–5](#)
 Benson, George, [67](#), [98](#), [106](#), [334n59](#)
Berita Yudha (newspaper), [57](#), [169](#)
 Berkeley Ma a, [62](#), [99](#)
 Bhutto, Zul kar Ali, [110](#)
 black magic, [141](#), [142](#), [172](#) 黑色行动。参见心理战
 争。
 Blitar, East Java, [64](#), [326n19](#)
 Bolivia, [85](#)
 Borneo, [86](#)
 Bosch, Juan, [85](#)
 Bosnia, [4](#), [306](#)
 Boven Digul penal colony, [31](#), [42](#)
 Bowen, John, [163](#)
 BPS (Body to Promote 苏加诺 ism), [104](#), [111](#), [336n85](#)
 东爪哇, 布兰塔斯河, [128](#)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193](#)
 British Embassy, [89](#), [112](#), [128](#), [150](#), [155](#), [192–93](#), [195](#)
 Browning, Christopher, [12](#), [133](#), [137](#)
 BTI (Barisan Tani Indonesia): 和土地改革, [48](#), [51–52](#), [144–45](#); 针对其的暴力, [122](#),
[139](#) Buddhism, [302](#)
 布迪亚乔, Carmel, [216](#)
 布迪亚乔, Suwondo, [ix](#), [222](#)
 Bundy, McGeorge, [90](#), [101](#), [103](#)
 Bundy, William, [101](#), [203](#)

Bunker, Elsworth, [90](#), [105–6](#)

Buru Island My Homeland (documentary), [276](#), [290](#)

Buru prison island, [223](#), [226](#), [228–35](#), [243](#), [244](#)

Caltex, [51](#), [89](#), [335n62](#)

Cambodia, [4](#), [86](#), [123](#), [217](#), [298](#), [303](#), [306](#), [311](#)

Canada, [184](#)

Carter, Jimmy, [11](#), [23](#), [239–40](#), [244](#), [309](#),

[373n5](#) castration anxieties, [167](#) Castro, Fidel, [85](#)

天主教党。参见 Partai Katolik。

Catholics, [132](#), [174–75](#), [302](#)

天主教青年。见 Pemuda Katolik 审查, 260, 287。另见媒体: 军队对...的控制

Central America, [303](#)

中央情报局 (CIA): 秘密行动, 10、85、86、92-95、105、192、194、309、333n40; 否认参与, 11、356n1; 参与印度尼西亚政治, 6、10-11、14、103-4、116; 以及 1965-66 年事件, 4、120、179-80、183; 官方版本得到支持的事件, 11、326n22; 以及 9 月 30 日运动, 76-78、188

Central Java: 在中爪哇: 拘留 228 人; 大规模屠杀 8、14、63、133、134、145-146、152、228 人; 民兵组织在中爪哇 159、160-161 人; 反对对 1965-1966 年事件重新评估的人在中爪哇, 287-288 人; 与九三零事件有关的, 71 人; 中爪哇的社会经济条件 13-14、144-146 人; 对九三零事件的支持在中爪哇 60 人。

CGMI (Consentrasi Gerakan Mahasiswa Indonesia), [122](#)

Charney, K. L., [124–25](#)

普遍斗争章程。参见 Permesta。

Chile, [4](#), [85](#), [212](#), [303](#), [306](#), [311](#)

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 256、307; 大跃进中, 307; 其意识形态基础, 298; 与印尼的关系, 9、23、26、42、84、87-88、91-92、113-16、178; 大规模关押, 212; 大规模屠杀, 4、310; 与 1965-66 事件, 185、187-88; 与九三〇事件, 66、70、82-83、114-15、117、190-91; 对反人类罪行的沉默, 307; 与苏联的关系, 187、201。华裔印度尼西亚人, 作为大规模屠杀的受害者, 121-22, 143-44, 187-88

Chou En-Lai, [49](#), [87](#)

Christianity. See [Catholics](#); [Protestants](#)

Chudori, Leila, *Pulang*, [274](#)

Civic Action (US program), [98–99](#), [101](#) 民用航空运输公司, 333n40 民防单位, 153–54, 159。另见民兵组织。

clean environment campaign, [253–54](#)

Colby, William, [116](#), [336n80](#)

冷战, 82–117; 期间的共产主义, 86–90; 1965–66 事件对其影响, 303; 作为大规模暴力因素, 18、23、25、84、171、295; 期间的外国干预, 85; 印度尼西亚政治和, 9–10、23、115–17; 国际背景, 83–92、295; 期间的政治分歧, 89–92; 美国参与, 89–113

Collins, J. Foster, [11](#)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24–25](#), [28–32](#), [84–86](#)

共产主义: 据称由前特务警察构成的威胁, 252–60, 262; 关于共产主义的信息被禁止, 65, 279, 286–88; 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筛查, 252–56; 印尼倾向于共产主义, 9–10, 86–90, 94, 97–98, 103; 作为潜在危险, 238, 243, 254, 262, 285; 将大规模暴力归因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 139–40; 对共产主义的敌意持续存在, 278–91, 307; 种植园工人与共产主义有关, 348n97; 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 256–60; 宗教领袖对共产主义的谴责, 173–75; 美国反对共产主义, 76–77。参见 PKI

confessions, [60](#), [69](#), [73](#), [122](#)

Confrontation (Konfrontasi), [10](#), [39](#), [50](#), [91–92](#), [101](#), [104](#), [107–8](#), [113](#), [186](#), [196](#), [199](#), [362n80](#) Congo, [85](#)

constitution, [34–35](#), [37–38](#), [242](#) Cornell Paper, [70–72](#), [260](#)

corpse display, [7](#), [15](#), [21](#), [128–31](#)

corvée labor, [223](#)

Council of Generals, [50–51](#), [55–56](#), [70](#), [75](#), [78](#), [111–13](#), [323n67](#) 伊斯兰学者委员会。见 NU。

隐秘行动, 由美国主导, 10, 85, 86, 92-95, 98-99, 105, 192, 198-99, 303, 309。

另

见宣传; 心理战争

Cribb, Robert, [14](#), [315n3](#)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178](#), [189](#), [267](#), [269](#), [281–82](#), [295](#), [306–7](#)

Crouch, Harold, [53](#), [112](#), [329n63](#)

Cuba, [85](#)

文化干预, 涉及 1965-66 年事件, 271-77, 287-91

Cultural Revolution (China), [256](#), [307](#)

Cumming, Hugh,

[93](#) *D & R* (magazine),

[272](#)

Dake, Antonie, [72](#)

Darjatmo, [151](#)

Darul Islam, [35](#), [45](#), [150](#). *See also* [Islamism](#)

death lists, [155–56](#)

death squads, [15](#), [33](#), [126–27](#), [131](#), [139](#), [146](#), [159–63](#), [303](#)

政治敌人的非人化, 17, 20, 125, 127, 166, 223-24, 231, 258, 297。另见政治敌人的妖魔化。

democracy, [37–40](#) 政治敌人的妖魔化, 20, 153, 166-67, 257。另见政治敌人的非人化。

Derian, Patricia, [241](#)

拘留。参见前托派; 大规模监禁。

Dhani, Omar, [47](#), [49–50](#), [57](#), [61](#), [63](#), [87](#), [92](#), [190](#), [211](#)

Diah, B. M., [336n85](#)

政治敌人的消失, 15, 21

Discussing the 1965 Tragedy (symposium), [267–68](#), [283](#), [287](#)

Djahurup, [328n47](#)

Djakababa, Yosef, [272](#)

Djalal, Abdul, [349n12](#)

Djuarsa, Ishak, [150](#), [162](#), [170](#)

documentary lms, [276–77](#)

Dominican Republic, [85](#)

Duta Masyarakat (newspaper), [169](#), [171](#), [199](#)

Dwifungsi/dual function, [46](#), [98](#)

东爪哇省：军队姿态和能力在, [151](#); 拘留在, [9](#), [226](#), [228](#); 伊斯兰教在, [172-73](#); 土地改革

在, [51](#); 大规模屠杀在, [8](#), [14](#), [63](#), [104](#), [134](#), [145-46](#), [151](#), [172-73](#), [226](#), [228](#), [345n60](#), [345n61](#); 民兵组织在, [161-62](#); 社会经济条件在, [13-14](#), [144-46](#)

East Nusa Tenggara, [8](#), [134](#), [135](#), [139](#). See also [Flores](#)

East Timor (Timor Leste), [3](#), [281–82](#), [303](#), [306](#), [311](#), [373n5](#) 经济, [52](#), [99](#), [204-7](#), [241](#)。另见工业和财产的国有化。

Edelstam, Harald, [125](#), [174](#), [184](#), [186–87](#)

Edhie, Sarwo, [152](#), [160](#), [168](#)

Editor (magazine), [272](#)

Eisenhower, Dwight, [93–96](#)

选举, 美国影响力的努力, [10](#), [48](#), [92-93](#)。

ELSAM (Lembaga Studi dan Advokasi Masyarakat), [268](#), [270](#), [381n16](#)

Ennals, Martin, [243](#), [246–47](#). See also Amnesty International.

Ericsson-Indonesia, [184](#)

ETAN, [269](#)

Ethel, Willis, [111](#), [182](#), [200](#)

种族/种族：作为大规模屠杀的因素, [7](#), [121-22](#), [132](#), [143-44](#); 不是政治因素, [17](#), [24](#),

[29-30](#)

ET 标记, [251](#), [261-62](#)。另见 ex-tapols。

1965–66 事件。参见 1965–66。事件 ex-tapols (eks-tahanan politik, 或前政治犯)：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 [252-60](#); 对其政治权利的限制, [248-50](#); 对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限制, [250-52](#), [261-62](#); 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审查, [249](#), [252-56](#); 因关押而带来的生活后果, [251-52](#), [300](#); 回忆录, [272-73](#); 释放,

237-47, 262-63; 对其的限制, 247-53, 261-62, 279, 294, 300, 385n66; 沉默, 249-50, 308。另见幸存者需求

Farid, Hilmar, [272](#)

Fein, Helen, [16](#), [17](#), [297](#)

Feith, Herbert, [238](#)

腿的围栏, [35](#)

Fifth Force, [49-50](#), [87](#), [92](#), [113](#) *Le Figaro* (newspaper), [138](#) *Im*, [276-77](#), [287-90](#)

电影审查机构, [287](#)

Flores, [8](#), [151](#), [174-75](#)

food, prison, [221](#), [230](#), [369n49](#) forced labor, [223](#), [228](#), [230](#)

外国援助法案 (美国), [100](#)

40 Years of Silence (documentary), [276](#)

Forum Komunikasi Purnawirawan TNI-POLRI (Communications Forum of Military and Police Veterans), [286](#)

Foucault, Michel, [225](#)

FPI (Front Pembela Islam), [285](#), [287-90](#), [301](#)

France, [86](#)

Franco, Francisco, [212](#), [217](#), [299](#)

《信息自由法案》(美国), [309](#)

Front Anti-Komunis, [285](#)

Front Pembela Panca Sila (Pancasila Defenders Front), [162](#)

Galbraith, Francis J., [183](#), [246-47](#)

Geertz, Clifford, [139](#)

generals, abduction and execution of, [6](#), [54-56](#), [58](#), [61](#), [72-73](#), [75](#), [98](#), [165](#), [167](#), [179](#), [193](#), [196](#), [257-58](#)

Genjer-Genjer (song), [257](#), [275–76](#), [288](#)

Genjer-mania (documentary concert), [276](#)

种族灭绝: 特征, 164、166、296、297; 比较, 298; 定义, 310; 在东帝汶, 281、311; 战争对其影响, 299; 阻碍, 298-99; 印度尼西亚暴力作为种族灭绝, 4-5、148、269、283、295、298、310、315n3; 地方行动者在其中的角色, 317n27; 国际行动者的角色, 298; 目标, 389n2; 在美国, 针对土著民族, 307、310。另见大规模屠杀。

Germany, [177](#), [193–94](#), [205](#), [306](#), [363n92](#). *See also* [Nazi Germany](#)

Gerwani (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 据称在将军们被杀案中扮演的角色, 61, 165, 167, 168, 217, 257, 288, 354n86; 对其进行妖魔化, 153, 167, 288; 对其持续的敌对态

度, 287-288; 与九三〇运动有关, 57-59, 68, 71; 针对其的暴力行为, 122, 130, 153

Gestapo, [166](#)

Gestapu (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 [61](#), [166](#), [354n77](#). *See also*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Gestok (Gerakan Satu Oktober), [61](#), [166](#)

Gilchrist, Andrew, [3](#), [50](#), [182](#), [227–28](#)

Gilchrist Letter, [50–51](#), [78](#), [112](#), [184](#), [193](#), [197](#), [339n118](#)

GNPI (Gerakan Nasional Patriot Indonesia), [286–87](#)

Golkar, [248](#)

Goodyear, [51](#), [89](#)

GPI (Garda Pembela Islam), [289](#)

Grandin, Greg, [18](#)

大跃进 (中国), [307](#)

Green, Marshall, [11](#), [76](#), [82](#), [91](#), [103](#), [139](#), [180](#), [183](#), [184](#), [197](#), [200](#), [203–4](#), [205](#), [336n80](#), [351n36](#), [364n109](#)

group psychology, [136–37](#)

Grundinski, Ulrich, [194](#)

930/PKI. *Se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Guatemala, [85](#), [311](#)

Guided Democracy, [39–49](#), [62](#), [141](#), [164](#), [171](#)

Hadibroto, Yasir, [122](#)
 Halim Perdanakusuma Air Force Base, [54](#), [56](#), [57](#), [68](#), [71](#), [73](#)
 Halpern, Sam, [333n36](#)
 Hanra (Pertahanan Rakyat), [46](#), [153–54](#), [159](#), [212](#)
 Hansip (Pertahanan Sipil), [46](#), [153–54](#), [159](#), [212](#)
Harian Rakyat (newspaper), [68–69](#), [170](#)
 Hari Kesaktian Pancasila (Sacred Pancasila Day), [258–59](#)
 Harjono, [338n112](#)
 Harmoko, [262](#) Hasan, Bob,
[335n62](#)
 Hasan, Fuad, [235](#)
 Hatta, [72](#)
 Hendropriyono, [249](#)
 Heryanto, Ariel, [256](#), [276](#), [290](#), [301](#)
 Hinduism, [132](#), [141](#), [142](#), [173–74](#), [302](#)
 Hinton, Alexander, [12](#), [137](#)
 Hiroshima, [307](#)
 Hitler, Adolf, [298](#), [299](#)
 Hizbullah, [34](#), [36](#)
 HMI (Himpunan Mahasiswa Islam), [48](#), [52](#), [134](#), [284–85](#)
 Holocaust, [298](#)
 Holt, Harold, [177](#)
 水平社会和文化冲突, [7](#), [14](#), [352n44](#), [368n43](#)
 HSI (Himpunan Sarjana Indonesia), [122](#)
 Hughes, John, [139](#), [140](#), [162](#)
L'Humanité (newspaper), [188](#)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10–11](#), [23](#), [239–41](#), [261–63](#), [266](#), [280–81](#), [286](#), [304](#),
[310–11](#) 人权观察, [269](#) ICRC. 见国际红十字会
 identity cards, [250–51](#), [261–62](#)

意识形态/政治：在印尼国家身份中的重要性，29-30；在指导性民主中的作用，164；对囚犯的灌输，221、225、230、232；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暴力，15-17、132、141-42、156、298-99；媒体与之关系，169；国家革命对其影响，34；新秩序对其执行，252-

56；分化，24、164；宗教团体与之关联，141-43；对前囚犯的筛查，249、252-56

Ilias, Tom, [289](#) 国际劳工

组织

IMF. 请参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押。参见大规模关押。

印度尼西亚：形成，28-29，318n1；地图，1。另见州

Indonesia Committee, [188](#)

Indonesian Air Force, [46](#), [49-50](#), [58](#), [60](#), [113](#), [190](#)

印度尼西亚军队，148-76；1965-66 事件的账目，11，21，23，55，66-70，81；外国力量对其的保证，178-88；其公民使命政策，99；其公民盟友，62-63；对其的批评，187-88；其内部分歧/紧张关系，60，70-71，323n54；其双重职能原则，46，98；其经济基础，38-39，45，145；形成该军队的意识形态因素，31，34；关于 1965-66 事件的信息，11，21，23，

61（另见关于 1965-66 事件的信息：在官方版本中）；其内部安全重点，46；其进行的审讯，215；日本对其实践的影响，31-32；其关键作用，45-47；其与劳动关系，145；其实施的戒严法规，38-39，45，322n46；其指导和进行的大规模监禁，208，212，218，22636，241-47，293-94；其指导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133，148-76，293-94，352n43；其控制的媒体，55，57，61，68，169，191-95，259-60；其通过动员民兵和群众组织，21，25，157-63，212；国家革命对其的影响，33-34，37；其与 1965-66 事件，6-7，14，19-21，20，293-94；其与印尼共产党的关系，6，9，20，22-24，35-36，39，43-44，46-47，49-50，53，60-61，79-80，180；其政治权力，25，65，198；运动前的政治角色，9，25，45-46；其反印尼共产党暴力的借口，83，103-12，116；其赞助的宣传，6，12，20，61，114，163-71，191-95，240-41，354n90；对其进行的清洗，61；其与 9 月

30 日运动的关系，56，68，70-72，74-75；其与苏加诺的关系，46，60，72，180；其领土结构，34，46；大规模屠杀的时间和地点与其有关，149-57；其全民防御原则，25，

34，46；美国和其他西方对其的支持，10，22-23，46，91-92，95-101，177-88，196-

204, 206, 363n92。另见制度文化; 暴力手段的选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请参阅 PKI。

Indonesian Daily Mail (newspaper), [192](#), [193](#) 印度尼西亚历史教师协会, 274 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党。见 PNI。印度尼西亚社会主义党。见 PSI。

informants, [212–13](#), [218](#)

关于 1965-1966 年事件的信息: 缺席/无知/遗忘, 4-5, 292, 308 (另见压制); 军队在其中的角色, 11, 21, 23, 61 (另见官方版本); 对重新评估的反弹, 278-91, 308; 竞争性解释对其产生影响, 66-81; 对其持不同意见的声音, 312; 扭曲, 11, 21; 第一手账目对其的贡献, 272-74; 收集和传播, 11-12; 大规模杀戮, 120; 在官方版本中, 23, 66-71, 120, 240-42, 256-58, 278-91, 311-12, 326n21, 326n22; 重新评估, 264-77; 对其采取行动的提议, 312-13; 压制, 5-6, 12-13, 20-23, 249-50, 256, 290-91, 292, 301, 306-9, 311-12 (另见缺席/无知/遗忘); 西方大国在其中的角色, 11, 22, 23。另见媒体; 宣传; 心理战。制度文化: 定义, 16; 1965-1966 年事件作为其加强的证据, 303; 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 16、21、133、296; 日本对其影响, 32; 军事和准军事组织的文化, 133; 国家革命对其影响, 33-34

印度尼西亚政府间集团, 206 国际法律委员会, 239, 244, 260 国际红十字会 (ICRC), 232, 234-35

国际人权法, 310-11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188](#), [239](#), [24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5](#), [206](#), [241](#)

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 on 1965 (IPT), [269](#), [283](#), [310](#), [382n20](#) interrogation and torture, [21](#), [31–32](#), [69–70](#), [122](#), [214–18](#)

IPKI (Ikatan Pendukung Kemerdekaan Indonesia), [133](#), [159](#), [212](#)

IPPI (Ikatan Pemuda dan Pelajar Indonesia), [122](#) 国际人民法庭
1965 年

Iran, [85](#)

Irian Jaya, [39](#), [46](#). See also [Papua/West Papua](#)
Islam. See [Muslims and Islam](#)

伊斯兰捍卫者前线。参见 FPI。

Islamism, [29](#), [35–37](#), [287–88](#), [301–2](#). *See also* [Darul Islam](#)

雅加达：拘留在, [8](#), [226](#), [227–28](#)；大规模屠杀在, [8](#), [134](#)

Jakarta Charter, [35](#)

Jakarta Post (newspaper), [272](#)

Jamsiah, [130](#)

日本：对监禁实践的影响, [31–32](#), [229–30](#), [236](#)；从中获得的军事和经济支持, [178](#), [199](#), [205](#)；对人类罪行的反应, [306](#)；战时占领, [25](#), [31–32](#)

Java, 地图, [2](#)。参见中爪哇；东爪哇；西爪哇

Jawa Pos (newspaper), [285](#)

Jenkins, David, [152](#), [224–26](#)

jihād, [172](#), [173](#), [289](#), [302](#)

Johnson, Lyndon, [10](#), [77](#), [90](#), [100–101](#), [105](#), [179–80](#)

Jokowi. *See* [Widodo, Joko](#)

Jones, Howard, [67](#), [100](#), [103](#), [105](#), [107](#),

[109](#) judicial apparatus, quasilegal, [63](#), [72](#)

judicial executions, [259](#)

正义。参见恢复性正义；真相与正义倡议

Kadane, Kathy, [203](#), [363n96](#)

Kahin, George, [67](#), [68](#)

Kalla, Jusuf, [283](#)

卡隆拘留中心, [221](#)。

Kalsum, Oerip, [130](#)

KAMI (Kesatuan Aksi Mahasiswa Indonesia), [62](#), [158–59](#)

Kammen, Douglas, [14](#), [152](#), [227](#), [315n3](#)

KAP-Gestapu (Komando Aksi Pengganyangan Gerakan September Tiga Puluh), [157–58](#), [203–4](#), [351n36](#)

KAPPI (Kesatuan Aksi Pemuda Pelajar Indonesia), [62](#), [158](#)

Kasdi, Aminuddin, [285](#)

KASI (Kesatuan Aksi Sarjana Indonesia), [158–59](#)

Katamso, [354n90](#)

Katjasungkana, Nursyahbani, [269](#)
 Kejawen (belief system), [302](#)
 Kelana, [288](#)
 Kemaro Island prison camp, 223. "克马罗岛监狱营地, 223。"
 Kennedy, John F., [86](#), [107](#)
 Khrushchev, Nikita, [100](#) kiai
 (Islamic teacher), [47](#), [141](#), [172](#) 绑架。见到拐卖。
 King, Jerry, [196](#)
 KINKONAS (Komisi Pencari Kebenaran untuk Rekonsiliasi), [266](#)
 Kirk, Donald, [173](#)
 KKPK (Koalisi Keadilan Pengungkapan Keadilan), [269](#), [381n17](#)
 Koalisi Masyarakat Anti Komunis Indonesia, [288](#)
 Kolaga (Komando Mandala Siaga), [108](#)
 Komnas HAM (Komisi Nasional Hak Asasi Manusia), [11](#), [265](#), [266–67](#), [280](#), [285](#), [286](#),
[288](#)
 Komnas Perempuan (Komisi Nasional Anti Kekerasan terhadap Perempuan), [268–](#)
[69](#), [274](#), [276](#), [288](#), [381n16](#)
Kompas (newspaper), [257](#), [272](#)
 Komunitas Taman 65 (1965 Park Community), [275](#)
 KontraS (Komisi untuk Orang Hilang dan Korban Tindak Kekerasan), [268](#), [381n16](#)
 Kopkamtib (Komando Operasi Pemulihan Keamanan dan Ketertiban), [58](#), [63](#), [170](#),
[215](#), [220–21](#), [225](#), [229](#), [254](#)
 Kostrad (Komando Cadangan Strategis Angkatan Darat), [56](#), [74](#), [79](#), [324n67](#)
 KUN-2 Project, [226](#), [370n70](#)
 Kurniawan, Eka, [290](#), [384n46](#)
 Kusumaatmadja, Mochtar, [244–45](#)
 labor relations, [145](#)
 land reform, [45](#), [48](#), [51–52](#), [143](#), [144–45](#) 表达创伤经历的不足之处, 308; 国家的,
 29; 病毒的持久性, 284–286; 宗教领袖对其使用, 171–172; 病毒的毒力, 17–18, 163–
 172, 297, 354n82

Laos, [86](#), [303](#)

Lastri (Im), [287–88](#)

lasykar (struggle organizations), [25](#), [31](#), [34](#)

拉蒂夫, Abdul, [69](#), [74–75](#), [79](#), [211](#), [325n5](#)

Law No. 27 of 1999, [279](#), [284](#), [286](#)

Lay, James, [44–45](#)

左派, 反对九三〇运动的行动, [6–12](#), [28](#), [34](#), [58–60](#), [63](#), [158](#), [163](#), [178](#), [181](#), [183](#), [185](#), [197](#), [207](#), [210–12](#), [236](#); 与华裔印尼人有关的, [143](#); 灭亡, [65](#), [197](#); 因涉嫌与之有关而受虐待, [211](#), [251](#), [274](#); 与穆斯林有关的, [143](#); 和民族革命, [35–37](#); 对其持续的敌意, [288](#); 与之有关的政党, [35–36](#), [65](#); 运动前的政治角色, [9](#), [38–40](#); 对其进行心理战, [107](#), [110–12](#), [170](#); 右派对其的对立, [24](#), [38](#), [64](#), [84](#), [89](#), [113](#), [115–16](#), [295](#); 被压制, [301](#); 与苏加诺有关, [9–10](#), [50](#), [58–59](#), [88](#), [95](#); 作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威胁, [17](#), [20](#), [24](#), [63](#), [111](#)。另见共产主义; 印尼共产党

Leimena, Johannes, [73](#)

LEKRA (Lembaga Kebudayaan Rakyat), [62](#), [122](#), [276](#)

Lembaga Bantuan Hukum (Legal Aid Institute), [261](#)

Lentera (magazine), [289](#)

文学, 关于 1965–66 年事件, [274](#)

litsus regime, [254–55](#), [385n66](#)

LKK (Lembaga Kreati tas Kemanusiaan), [276](#)

本地情况和参与者: 殖民军队和, [31](#); 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 [17](#), [297](#), [317n27](#); 对 1965–
[66](#)

事件重新评估的抵抗, [284–88](#)

Lockheed, [335n62](#)

The Look of Silence (documentary). See under [Oppenheimer, Joshua](#)

Lubis, Mochtar, [62](#)

Lukman, [44](#), [122](#), [330n66](#)

Lumumba, Patrice, [85](#)

Madiun uprising, [24](#), [33](#), [36–37](#), [42](#), [48](#), [86](#), [124](#), [125](#), [190](#), [219](#)

Magnis-Suseno, Franz, [382n28](#)

Mahmillub (Mahkamah Militer Luar Biasa), [63](#)

Majapahit, [28](#)
 Majelis Ulama (Ulama' s Council), [280](#)
 Malang, [161](#)
 Malaya, [86](#)
 马来西亚: 对抗运动, 10, 39, 45, 52, 186, 199; 秘密行动, 106-8, 178, 189, 194; 成立, 86, 89, 116; 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关系, 104, 108; 英国的支持, 25, 89, 116; 联合国会员资格, 42; 美国的支持, 89-91, 116。
 Malik, Adam, [104](#), [159](#), [203](#), [205](#), [336nn83-85](#)
 Maluku, [8](#)
 Manek, Gabriel, [174-75](#)
 Mao Tse-tung, [4](#), [84](#), [114](#), [212](#), [298](#), [299](#)
 Marhab, Rahim, [214](#)
 Marhaenism, [41](#)
 Martadinata, [104](#)
 Martens, Robert, [201](#)
 martial law, [38](#), [45](#), [322n46](#) Marxism-
 Leninism, [41](#), [65](#), [248](#), [279](#) 大屠杀, 作为文化现象, 13, 138-39
Mass Grave (documentary), [276](#)
 大规模监禁, 4, 8, 153, 158, 208-36, 211, 223; 军队在其中的作用, 208, 212, 218, 226-36, 241-47, 293-94; 涉及的残酷行为, 213-18, 230; 在布鲁岛上, 22835; 对囚犯的分类, 219-20, 245-46; 受害者的特征, 210-11; 比较, 209, 212, 21718, 229, 372n87; 条件, 220-26, 229-30, 234-35; 有意和有组织的性质, 209, 210, 212, 218-20, 229, 236; 疾病和死亡的结果, 222; 目击者的描述, 213-14, 216, 221-22, 233-35; 强迫劳动, 223, 228, 230; 政府对此的道歉, 270; 洗脑, 221, 225, 230, 232; 国际反应, 11, 23, 233-35, 238-41, 244-47, 260, 262-63, 310; 审讯和拷问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214-18; 日本对此的影响, 31-32, 229-30, 236; 编制的名单, 155-56, 203; 租借, 221, 224; 长期, 218-28; 大规模杀戮与之密切相关, 209, 226-28, 294; 医疗护理, 221, 222, 229, 369n54; 受害者数量, 208-10; 官方版本, 214, 240-47; 结果, 11, 208-9, 220, 237-63; 模式, 8-9, 210-14, 22628; 个人财产破坏/没收, 214; 心理学, 212-13, 221, 225-26, 231-33, 235-36,

300301, 304-5; 目的, 218; 释放囚犯, 237-47, 262-63; 对前受害者的限制, 247-53,

261-62, 279, 294, 300, 385n66; 地点, 156-57; 受害者的运输, 154-55。另见前政治犯; 大规模杀戮; 1965-66 事件。

大规模屠杀, 118-47; 军队在其中的作用, 133, 148-76, 293-94; 开始于, 58, 63-64; 受害者的特点, 219-20; 比较, 4-5, 123, 133, 187, 298; 批评者, 185-88; 文化干预, 27177; 故意和有组织的性质, 123, 131, 133, 148-50, 152-53, 156, 175-76; 否认, 120; 种族因素, 143-44; 解释, 15-19, 135-47, 296; 目击者账目, 124-31; 一般问题, 5-6; 地理位置, 7-9, 134-35, 144, 149-57, 347n86; 政府对此的道歉, 11, 266, 267, 279, 282-83; 受害者的身份, 121-23; 印尼的调查, 267-68; 信息, 118, 120; 国际因素, 29798; 编制的名单, 155-56, 203; 大规模监禁与之密切相关, 209, 226-28, 294; 为受害者举行的纪念和重新埋葬, 264, 270; 方法, 7, 123-32, 124, 125; 人口动员, 157-63; 受害者人数, 3, 118, 120-21, 184, 187; 模式, 6-9, 119-35, 160-62; 作案者, 132-34; 政治/意识形态因素, 15-17, 132, 141-42, 156, 298-99; 宣传作为因素, 163-71; 与之相关的伪法律机构, 63; 对作案者和目击者的心理影响, 300-301, 304-5; 心理解释, 13637; 问题, 146-47; 宗教因素, 140-43, 171-76; 社会经济冲突作为因素, 144-46; 时间安排, 8, 134, 135, 149-57; 受害者的运输, 154-55; 西方对此的容忍, 183-85。另见种族灭绝; 大规模监禁; 1965-66 事件; 作案者, 大规模暴力的。

大规模政治和组织: 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 25、40、157-59; 在 10 月 1 日事件之后, 61-

62; 策略, 91。

Masters, Edward, [184–85](#)

Masyum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 formation of, [323n57](#);
management a liated with, [145](#);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35–36](#); in pre-Movement
politics, [37](#), [38](#), [48](#); 苏加诺' s banning of, [95](#); US support of, [48](#), [93–94](#)

May, Brian, [196](#)

Mazower, Mark, [389n2](#)

McCarthyism, [256](#)

McGregor, Katharine, [188](#)

McVey, Ruth, [69–71](#), [242](#), [257](#)

军队对媒体的控制, 55、57、61、68、169-70、191-95、260-61; 外国的, 195-96; 军队的政治倾向, 169; 使用对 1965-66 事件的重新评估, 271-72、273、275。另见有关 1965-66 事件的信息; 宣传; 心理战。医疗行业和拘留设施, 222, 226, 235-36。

Melvin, Jess, [14](#), [140](#), [315n3](#)

前特务和其他幸存者的回忆录, 272-73 页

mental screening, [252–56](#)

MI6. Se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e UK.

Mikoyan, Anastas, [187](#)

军国主义, 在大规模暴力中的基础, 17、209、236、238、299 军事训练计划, 97-98, 101 民兵组织: 军队的控制和动员, 21、25、46、212; 拘留, 212; 大规模杀戮, 159-63; 在

1965-66 事件中的角色, 7、21。参见死亡小队; 准军事组织。

Mobil, [89](#)

Mocong Loe prison camp, [223](#)

Moenaf, Darmawan, [204](#)

Mokoginta, Ahmad, [150](#), [164–66](#), [351n35](#)

Mosaddeq, Mohammad, [85](#)

Moser, Don, [129](#), [140](#)

MPRS (Majelis Permusyawaratan Rakyat Sementara), [65](#), [279](#)

MPRS Resolution No. XXV of 1966, [65–66](#), [266](#), [279](#), [284](#), [286–88](#), [290](#)

MSI (Masyarakat Sejarawan Indonesia), [285](#)

Mukdar, Pak, [129](#)

Murba Party, [104](#), [111](#), [336n85](#)

Murdani, L. B., [108](#)

Murtopo, Ali, [108](#), [243](#), [324n67](#), [328n47](#), [339n118](#)

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动物教徒转变为, 302; 军队与之关系, 34; 大规模杀戮, 132, 171–73; 伊斯兰主义者和, 48, [323n57](#); 更虔诚与不那么虔诚的, 13, 141–42; 国家统一党和, 47; 反对对

1965-1966 年事件的重新评估, 282, 284–85, 287–88; 宣传对其的吸引力, 166。另见 abangan 教徒; 达鲁尔伊斯兰; 伊斯兰主义; 圣人

Musso, [36](#), [320n19](#)

Mustaqim, Abdul Ghofur, [172](#)

政治敌人的残害, 15、21、130、131。另见暴力行为的剧目《相互安全法案 (美国), 96》

Nagasaki, [307](#)

Nahdlatul Ulama. *See* [NU](#)

Nanga-Nanga prison camp, [223](#)

Nasakom (Nasionalisme, Agama, Komunisme), [30](#), [40](#), [42](#), [50](#)

Nasser, Gamal, [84](#)

Nasution, A. B., [159](#), [204](#)

Nasution, Abdul Haris, [14](#), [54](#), [56](#), [60](#), [75](#), [98](#), [100–101](#), [103](#), [165–66](#), [180–82](#), [180](#), [187](#), [189](#), [199–201](#), [204](#), [261](#), [323n54](#), [354n82](#)

Nathan, Andrew, [294](#) 国民阵线政府, 36 国家人权委员会。见 Komnas HAM。

民族主义: 冷战期间, 84-85; 印度尼西亚的形成, 29; 独立运动, 33; 在日本占领期间, 31;

苏加诺, 25, 29-30, 33, 40-41, 85。

n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es and properties, [38–39](#), [45](#), [51](#), [89](#), [145](#)

National Revolution (1945–49), [25](#), [31](#), [32–37](#), [86](#)

Nazi Germany, [4](#), [133](#), [166](#), [187](#), [251](#), [298](#), [311](#), [389n2](#)

Nefos (New Emerging Forces), [40](#)

Nehru, Jawaharlal, [84](#)

Nekolim (Neokolonialisme, Kolonialisme, Imperialisme), [40](#), [42](#), [44](#), [204](#)

荷兰: 对政治犯的倡导, 239; 殖民统治, 25、28-31、33、39、42、86; 提供的经济援助, 205; 和 1965-66 年事件, 185-186、188; 对囚犯进行心理测试, 226

新秩序: 纪律实践, 252-60; 统治的影响, 3-4, 12; 意识形态筛选和协议, 252-56; 作为执念的秩序, 57、58、63、209、238、263、300; 思维模式的持续存在, 264-65, 27891, 307; 由其赞助的宣传, 256-60; 对其进行重新评估, 264-77; 在其统治下的抵抗和异议, 260-63; 崛起, 3; 对前囚犯的对待, 247-63; 美国对其的支持, 10。另见大规模监禁; 大规模杀戮; 1965-66 事件。

纽约书评 (杂志), 246

New York Times (newspaper), [10](#), [138](#), [195–96](#)

新西兰, 107, 110, 177, 195, 337n104 1965-66 事件: 军队在其中的角色, 6-7, 14, 19-

21, 148-76, 293-94; 关于文化干预的讨论, 271-77; 暗示独特的印度尼西亚特色, 5, 13; 对其的根深蒂固观点, 278-91, 308; 对其的解释, 12-15, 19-26, 27, 293; 历史条件, 24-26, 27-28, 295-96; 印度尼西亚对其的重新审视, 264-77; 与之相比的国际情况, 4-5, 298; 国际背景, 22-23, 297-98; 官方版本, 23, 120, 256-58, 278-91, 311-12; 结果和遗产, 3-4, 299-306, 308; 概述, 6-12; 先决条件, 27-53; 问题, 15, 292; 对其持怀疑态度的人, 185-88; 转折点, 26; 美国在其中的角色, 22-23, 158,

177-207。另请参阅有关 1965-66 事件的信息; 大规模监禁; 大规模屠杀; 新秩序; 9 月 30 日运动

Njono, [69](#), [211](#)

Njoto, [44](#), [122](#), [330n66](#)

Nkrumah, Kwame, [84](#)

nonalignment, [9](#), [85](#)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238](#), [240](#), [262](#), [265–66](#), [268–71](#)

Noor, M., [163](#)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111](#)

North Korea, [88](#)

North Sulawesi, [226](#), [227](#)

北苏门答腊: 军队姿态和能力, 151; 土地改革, 51-52; 大规模屠杀, 8、63、134、139、151、162、345n58; 民兵组织, 162。

North Vietnam, [83](#), [90](#), [116](#), [190](#)

NSC. 请参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U (Nahdlatul Ulama): hostility of, to PKI, [9](#), [48](#), [62](#), [142](#), [171](#), [173](#); and land reform, [48](#), [51](#), [144–45](#); management associated with, [145](#); and mass killing, [11](#), [142](#), [266](#); Muslims associated with, [141–42](#); after October 1st events, [62](#); paramilitary groups of, [21](#), [48](#), [133](#),

157–58, 159, 212; in pre-Movement politics, 9, 37, 47–48; and reconciliation initiatives, 271, 280, 386n75; US support of, 104

《核试验禁止条约》, 87

nuclear weapons, 84, 87, 92, 113–14

Nugroho, Bambang Isti, 379n87

Nusa Kambangan prison, 223

October 1st Movement. *See* Gestok;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Oei Tjoe Tat, 61, 211

Oka, Ida Bagus, 174

恐惧的起源 (纪录片), 276 滚雷行动, 83

Oppenheimer, Joshua, 129; *The Act of Killing*, 121, 137, 277, 300, 301, 352n43, 388n107; *The Look of Silence*, 136–37, 258, 274, 277, 278, 287, 300, 301, 352n43

oral histories, 273–74

秩序和纪律, 新秩序对此的迷恋, 57、58、63、209、238、263、300

Orwellian mindset, 224, 254

Pakistan, 110

Pamuntjak, Laksmi, Amba, 274

Pancasila (Five Principles), 37, 40, 42, 225, 232, 243, 258–59, 320n23

Pancasila Front, 287

Panjaitan, Luhut B., 283

Papua/West Papua, 3, 303

准军事组织: 军队动员, 36; 在日本战时占领期间, 31; 和大规模屠杀, 133; 对叛乱分子

进行动员, 34; 与 NU 有关联, 48。另见民兵组织。

Parman, 104, 105, 338n112

Partai Katolik (Catholic Party), 62, 134, 144–45, 158, 175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See* PKI

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See* PNI

Partai Sosialis Indonesia. *See* PSI

Partindo (Partai Indonesia), [122](#), [143](#)

Pauker, Guy, [99](#), [139](#), [338n112](#)

Paz Estenssoro, Victor, [85](#)

PDI (Partai Demokrasi Indonesia), [249](#)

Peck, Edward, [109–10](#)

Pembela Rakyat (People' s Defenders), [162](#)

Pemerintah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 *See* [PRRI](#)

Pemuda Demokrat (Democratic Youth), [133](#)

Pemuda Katolik (Catholic Youth), [134](#), [175](#)

Pemuda Marhaen (Marhaenist Youth), [21](#), [49](#), [119](#), [133](#), [159](#), [162](#), [212](#)

Pemuda Pancasila (Pancasila Youth), [133–34](#), [159](#), [212](#), [280](#), [287](#), [288](#), [301](#)

人民青年 (Pemuda Rakyat): 据称在将军们被杀案中的角色, 165; 与印尼共产党 (PKI)

的关联, 48; 关于其的宣传, 168; 与 9-30 运动 (September 30th Movement) 的关系,

57-59, 68, 71, 113; 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 121, 131, 153

Pengkhianatan Gerakan 30 September/PKI (The treachery of the September 30th Movement/Indonesian Communist Party) (Im), [257](#), [275](#)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187–88](#)

Permak (Persatuan Masyarakat Anti-Komunis Jawa Barat), [285–86](#)

Permesta (Piagam Perjuangan Semesta), [38](#), [94](#)

Permina, [335n62](#)

大规模暴力的肇事者: 将其绳之以法, 268、270-71、277; 特征, 7、132-34; 心理, 12、17、136-37、212-13、300-301; 沉默, 290-91; 来自肇事者的证词, 124-31、169、

273-74

Pertamin, [335n62](#)

Pertamina, [241](#)

经学院 (Islamic boarding school), [141](#), [172](#)

Pesindo, [34](#)

Peta (Pembela Tanah Air), [31](#)

Philippines, [86, 98, 303](#)

Piagam Perdjuangan Semesta. See [Permesta](#)

Pietikainen, Petteri, [226](#)

Pizzicaro, John T., [11](#)

PKI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与军队的关系, 6、9、20、22-24、35-36、39、45-46、46-47、49-50、53、60-61、79-80、180; 被指责为无神论, 36、47-48、52、140、142-43、166、172; 与巴厘岛人有关, 143; 被禁止, 219、252、255、256、266、279; 以涉嫌与其有联系为由进行拘留和政治限制, 214、219-20、236、243、245-46、248-60; 历史, 42-44; 内部有告密者, 212-13、218; 关键角色, 42-45; 土地改革, 47、51、143、144-45; 穆斯林对其的态度, 47、142; 对国家革命的影响, 36; 成员被杀害或虐待的数量, 315; 被取缔, 65; 对其持续敌视的原因, 278-91、307; 政治成就, 44; 受欢迎程度, 42-44; 在运动前的政治中的作用, 9、37-38、42-45、49-53; 作为采取行动的借口, 83、103-12、116; 根据涉嫌与其有联系将囚犯分类, 219-20; 针对其进行的宣传和心理战活动, 106-13、116、163-71、188-96、256-60; 在 930 运动中的角色, 6、60、66-72、78-79; 特别局 (Biro Khusus), 47、66-67、69; 与苏加诺的关系, 6、9、41-42、45、53、67、322n45; 对国家和民族构成威胁, 24、36-37;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其的反对, 10、22、93、96、98-99、101、103-13、178-80、188-204; 针对其的暴力行为, 3、4、58-59、59、61、63-64、64、118-47、124、125、150、154-55、157、158、159-63、168-76、228、348n97; 其弱点, 44。另见左派。种植园工人, 针对的暴力, 126, 348n97。

PNI (Partai Nasional Indonesia): Balinese affiliated with, [142](#); and land reform, [51, 144-45](#); management affiliated with, [145](#); and Marhaenism, [41](#); Muslims affiliated with, [142](#); opposition to, from the Right, [63](#); paramilitary group of, [21, 133, 159, 212](#); in pre-

Movement politics, [9, 37, 48-49](#)

警察: 和拘留, 212; 由其进行的审讯, 215; 和大规模屠杀, 7, 127, 133; 美国对其的支持, 96-97, 101。政治犯。请参阅前政治犯; 大规模监禁。

political rights, [248-](#)

[50](#) Pol Pot, [217, 298, 299](#)

pondok. See [经学院](#)

Pope, Allen Lawrence, [95, 333n40](#)

后殖民国家, 国家革命对其影响, 34-35。

Pramoedya Ananta Toer, [211](#), [213](#), [214](#), [221–22](#), [230](#), [231](#), [233](#), [235–36](#), [266](#), [272](#), [292](#), [379n87](#); *The Buru Quartet*, [233](#)

Prasetyo, Muhammad, [283](#)

Prasetyo, Stanley Adi, [280](#)

preman (thugs for hire), [301–2](#) 新闻。见
媒体。

监狱条件, 220–26。另见大规模监禁。

Prison Songs: Nyanyian Yang Dibungkam (song collection), [275](#)

宣传: 军队主导, 6, 12, 20, 61, 114, 163–71, 191–95, 240–41, 354n90; 妖魔
化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166–67, 354n90; 新秩序赞助, 256–60; 在大规模杀戮中的角色,
163–

71; 学童作为目标, 257–58, 379n81; 美国主导, 22, 92–93。另见有关 1965–66 事
件的

信息; 心理战争

繁荣正义党, 287

Protestants, [132](#), [174](#), [302](#)

PRRI (Pemerintah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 [38](#), [94](#)

PSI (印度尼西亚社会党): 与巴厘岛有关, 142; 在运动前的政治中, 37, 38; 苏加诺
禁止, 95; 美国支持, 93–94

心理战争。参见 psywar。

心理学: 意识形态筛查, 252–56; 大规模监禁的心理学, 212–13, 221, 225–26,
231–33, 235–36, 300–301, 304–5; 大规模杀戮的心理学, 136–37, 300–301, 304–
5; 对政治囚犯的测试, 225–26

心理战: 印度尼西亚, 170–71, 191–95; 美国和其他外国势力, 106–13, 116, 188–
96。另见宣传

public executions, [130](#)

惩罚: 集体, 32, 247, 256, 378n74; 日本对其的影响, 32; 在监狱营地中的限制作为
惩

罚形式, 230; 对囚犯的限制作为惩罚形式, 247

Putih Abu-Abu: Masa Lalu Perempuan (documentary), [274](#),

[276](#) Raborn, W. F., [10](#), [77](#), [103](#) race. See [ethnicity/race](#)

Rachmat, Basoeki, [151](#)

Radio Republik Indonesia (RRI), [55](#), [169](#), [191–92](#)

Radio Jakarta, [192](#), [193](#)

Radio Malaysia, [193](#)

Radio Peking, [187](#)

Rahim, J. A., [110–11](#)

Ramli, [131](#)

强奸。参见性暴力。

Ratih, Ayu, [272](#)

叛乱和反叛，应对方法，31，34，35

reconciliation initiatives, [264](#), [268](#), [269–71](#), [281–82](#), [305–6](#), [308](#), [382n28](#)

Reksosamudro, Pranoto, [57](#)

宗教：反印尼共产党情绪，171-75；1965-66 事件对其影响，302；作为大规模屠杀因素，7、132、140-43、163、171-75；与意识形态关联的思想倾向，141-43；正统与异端之争，302；在政治中的角色，29-30；宣传对其的吸引力，166；和和解倡议，270；作为心理创伤疗法，301

reparations, [267](#), [270–71](#)

暴力的曲目：定义，16；1965-1966 年事件作为加强，303；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16, 21, 133, 296；日本对其的影响，32；大屠杀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138-39；国家革命对其的影响，33-34；国家的使用，305；用于大规模暴行，131-32。

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17-18，297 共和党，和国家革命，33-37。

Reston, James, [195–96](#)

restorative justice, [271](#), [281](#)

限制，对释放的被拘留人员。见前政治犯

Revolutionary Council (Dewan Revolusi), [56](#)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参见 PRRI。

rice, [197](#), [198–99](#), [205](#)

Ricklefs, Merle, [301](#)

对，与之相关的军队有 42、43、53、88、91、295；与之相对的左派有 24、38、64、84、

89、113、115-16、295；与之相关的穆斯林有 142-43；对苏加诺的反对有 91-92；与之相关的政党有 142、145；运动前的政治角色为 9。

Rochijat, Pipit, [131](#), [142](#)

Rookmaker (Dutch social), [186](#)

罗萨, John, [14](#), [78–80](#), [114](#), [123](#), [280](#), [329n63](#)

RPKAD (Resimen Para Komando Angkatan Darat), [60](#), [133](#), [152–53](#), [155](#), [160–61](#), [350n15–16](#)

Rusk, Dean, [100–101](#), [205](#)

Rwanda, [4](#), [123](#), [298](#), [306](#), [311](#)

Ryacudu, Ryamizard, [282–83](#)

Sabilillah, [36](#)

Said, Salim Haji, [72](#)

Sakirman, [122](#), [330n65](#), [330n66](#)

Saleh, Chaerul, [104](#), [111](#), [335n62](#), [336n85](#)

Salemba prison, [223](#)

Sang Penari (film), [276](#)

Santikarma, Degung, [272](#)

santri (devout Muslims), [13](#), [141–42](#)

Sarbani, [103](#)

SARBUPRI (Sarekat Buruh Perkebunan Republik Indonesia), [51](#), [145](#)

Schaefer, Bernd, [194](#)

school curriculum, [257–58](#), [274](#), [280](#), [379n81](#)

Scott, Peter Dale, [76](#), [303](#)

英国秘密情报局 (MI6)：秘密行动，194；参与印度尼西亚政治，14；以及 930 运动，[76](#)，[78](#)，[329n62](#)。

Seda, [205](#), [364n112](#)

Sekber 1965 (Sekretariat Bersama 1965), [270–71](#)

九月三十日运动：军队对其支持，152；作为军队行动，70-72，74-75；由此引发的事件，[6](#)，[54–57](#)，[324n4](#)；关于此的证据，68-70，73，168，170，217-18；挫败将军政变的目的，111-12；外国在其中的角色，76-78，82-83，107-17；对此的解释，66-81，

272; 官方版本, 66-71, 242, 326n21, 326n22; 对其的普遍支持, 60; 苏加诺在其中的角色,

56-61, 72-74; 根据涉嫌与其有关的个人的对待, 219, 254-55; 针对其的言行, 152,

164-67。另见将军, 绑架和处决; 1965-66 事件

Seventh-Day Adventists, [302](#)

性暴力: 在军队的暴力行为中, 21; 归因于 Gerwani, 167, 217; 在拘留中, 216-17; 实例, 7, 15, 130-31; 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介绍, 32; 妇女受到的, 130, 216-17, 302。

影子戏 (纪录片), 276

Shell Oil, [51](#)

show trials, [11](#), [21](#), [63](#), [69](#), [220](#), [238](#)

Sihanouk, Norodom, [303](#)

沉默/压制, 306-13; 当局的执法, 21, 256, 259-60, 306-9, 311-12; 遗产, 5-6, 305; 其他国家对反人类罪行的反应, 306; 政治异议的压制, 301; 大众对其的加强, 284-91; 有关问题, 12-13, 20, 22, 306-7; 对抗, 260-63, 265-77, 306; 美国和其他国际行动者的压

制, 22, 23, 120, 178-85, 206-7, 295, 306, 309; 受害者和证人的压制, 12, 231, 249-50, 301, 308-9 Simatupang, Tomi, [276](#)

Simpson, Bradley, [89](#), [356n2](#)

Sitepu, Ulung, [151](#)

Sja uddin, [151](#)

斯贾姆, [66-67](#), [69-70](#), [78-80](#), [329n62](#)

SKP-HAM (Solidaritas Korban Pelanggaran Hak Asasi Manusia), [270](#)

Slamet, Bing, [275](#)

Smith, Joseph, [93](#)

Sobiran, [151](#)

SOBSI (Sentral Organisasi Buruh Seluruh Indonesia), [145](#)

社会经济条件, 作为大规模暴力的因素, 13-14, 144-46。

Soedjono, Welly, [161](#)

Soeghandi, [192](#)

Soe Hok Gie, [261](#)
 Soetarmadji, [151](#), [349n12](#)
 SOKSI (Sentral Organisasi Karyawan Sosialis Indonesia), [145](#)
 South Africa, [251](#), [306](#)
 South Kalimantan, [35](#)
 South Korea, [98](#)
 South Sulawesi, [35](#), [226](#)
 South Vietnam, [83](#), [91](#), [98](#), [103](#), [116](#)
 苏联：与中国的关系，187，201；在冷战中，23，84；意识形态的基础，298；大规模监禁，212，214；大规模屠杀，4，310；军事支持，96，100，113，197，201；
 1965-
 1966 事件，178，185，187；对人类罪行保持沉默，307
 Spain, [212](#), [217](#)
 Srivijaya, [28](#)
 Stalin, Joseph, [35](#), [212](#), [214](#), [298](#), [299](#)
 Stannard, Ted, [196](#)
 Stanvac, [51](#), [89](#), [335n62](#)
 状态：容量，16；竞争的概念，35；民主在其中，37-40；1965-66 事件对其影响，303-5；
 形成，24-25，[318n1](#)；军事化，25，31（见军国主义，大规模暴力基础）；国家革命和形
 成，32-37。另见印度尼西亚；后殖民国家
Straits Times (newspaper), [195](#)
 Straus, Scott, [16](#), [17](#), [297](#)
 斗争组织。看到 *lasykar*
 student groups, [158-59](#), [285](#), [289](#)
Suara Islam (newspaper), [68](#)
 Suara Malaysia (radio station), [194](#)
 Subandrio, [50-51](#), [61](#), [63](#), [73](#), [87](#), [107](#), [112](#), [204](#), [210-11](#), [272-73](#)
 Subchan, Z. E., [62](#), [158](#), [165](#), [204](#)

Subekti, Iskandar, [329n63](#)

Subianto, Prabowo, [301](#)

Subono, Bambang, [379n87](#)

Subroto, [166](#)

Sudirman, [103](#)

Sudisman, [69](#), [208](#), [211](#), [213](#), [215](#), [238](#), [260–61](#)

Sudjatmoko, Iwan Gardono, [272](#)

Sudomo, [121](#), [244](#), [248](#)

Sugama, Yoga, [108](#)

Sugandhi, [196](#), [354n77](#)

Suharto: 背景, 31; 军队指挥权由他接管, 56-57; 与马来西亚有关, 108; 大规模监禁, 219、229、236; 大规模杀戮, 148-49、152、156、175、299; 1965-66 事件, 6、14;

对 930 运动的官方说法, 71; 他的照片, 180; 他的政治网络, 99; 他执政的政治权力, 61-66、177、183、204; 他的政权, 66、209、249、307; 他的辞职, 11、208、257、263、264-65; 他的修辞手法, 164; 与 930 运动有关, 56-57、74-75、79、328n47;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他的支持, 10、22、103-4、180-81、183-84、199、201、204-6

Sukarni, [336n85](#)

苏加诺: 被绑架, 72; 据称密谋对付, 50-51; 与军队的关系, 46-47, 60, 72, 180; 荷兰拘留, 31, 40; 苏加诺 宣布指导民主, 39-40; 健康状况, 52-53, 55, 88, 114; 关键角色, 40-42; 左倾政治, 9-10, 50, 58-59, 88, 95; 宣布戒严, 38; 大规模监禁, 219; 民族主义, 25, 29-30, 33, 37, 40-42, 85; 1965-66 事件, 150, 156, 183; 照片, 30, 41, 90; 与 PKI 的关系, 6, 9, 41-42, 53, 67, 322n45; 政治, 41-42; 担任总统, 37; 名誉和声望, 40, 59-60; 关于革命, 27; 九月三十日运动, 56-61, 72-74, 78-79, 167, 193; 破坏和废黜, 3, 6, 60, 65-66, 72-73, 83, 94, 106-12, 116, 184-85, 188, 189, 196, 198, 321n34; 与美国的关系, 10, 22, 42, 89-91, 94-96, 102-4, 116, 178-80, 204

苏肯多, [194–95](#), [201](#), [338n112](#), [361n69](#)

Sulami, Ibu, [272](#)

苏拉威西, 8, 38, 45, 94。另见北苏拉威西; 南苏拉威西

Sulistiyo, Hermawan, [272](#)

Sumatra, rebellion in, [38](#), [45](#), [94](#)

Sumber-Rejo prison camp, [223](#), [224](#), [304](#)

Sumitro (armed forces psychologist), [225](#)

Sumitro (Kopkamtib commander), [234](#), [235–36](#)

Sumiyarsi, [214](#), [216](#), [224](#)

Supardjo, [211](#), [325n5](#), [329n63](#)

Supersemar (Surat Perintah Sebelas Maret), [65](#)

Suprpto, [338n112](#)

Suroto, [218](#)

survivors' needs, [264](#), [268](#), [269–71](#)

Suryaman, Asep, [329n63](#)

Sur 尤尼, Lilis, [275](#)

Sutari, Luh, [248](#)

Suteja, Anak Agung Bagus, [143](#), [151](#)

Sutjipto, [351n36](#)

Sutowo, Ibnu, [335n62](#)

Sutrisno, Try, [237](#), [254](#)

Suwarto, [71](#), [99](#), [334n59](#), [338n112](#)

Sweden, [178](#), [185–87](#)

Syarikat (Masyarakat Santri untuk Advokasi Rakyat), [271](#), [274](#), [276](#), [386n75](#)

Tameng Marhaenis. *See* [Pemuda Marhaen](#)

Tan Swie Ling, [224](#)

Tangerang prison, [211](#), [223](#)

Tanjung, Feisal, [261](#), [262](#)

Tanks/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s, [153](#)

Tanter, Richard, [193–94](#)

Tapo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239](#), [260](#), [269](#)

Taylor, Maxwell, [98](#)

Taylor, Ross, [128](#), [155](#)

Templeton, M. J. C., [110](#), [337n104](#)

Tempo (magazine), [257](#), [272](#), [273](#)

Tentara Islam Indonesia, [35](#)
 Terlena: Breaking of a Nation (纪录片), [276](#)
 Territorial Warfare, [98](#), [99](#)
 Thailand, [178](#), [199](#), [303](#)
 Thomson, James, [90](#)
Time (magazine), [10](#), [13](#)
 Tim Indoktrinasi (Indoctrination Teams), [170](#)
 Tim Komando Operasi Mental (Operation Mental Command Teams), [170](#)
 Tim Operasi Kalong, [215](#)
 Timor Leste. *See* [East Timor](#)
 Tim Penerangan Operasi Mental (Operation Mental Information Teams), [170](#)
Tjidurian 19 (documentary), [276](#)
 Topping, Seymour, [362n78](#) 拷打。见审讯和拷打。
 Tovar, Hugh, [11](#)
 Tower Amendment (US), [100](#), [101](#)
 trauma, [300–301](#)
 Tritura (Tri Tuntutan Rakyat), [62](#)
 trucks, [154–55](#)
 truth and justice initiatives, [268–69](#), [281–83](#), [305](#), [306–7](#), [308](#)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11](#), [266](#), [267](#), [279](#)
 Tsai, Yenling, [227](#)
 Turkey, [187](#)
 TVRI (television station), [169](#)

 联合国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 [31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69](#) 天主教大学生联合会, [134](#)
 英国: 提供的经济援助, [205](#); 英国在印尼的参与, [10](#), [25](#), [86](#), [89](#), [106–13](#), [109](#), [11516](#), [294–95](#); 以及 1965–66 年事件, [177–78](#), [181–82](#), [184–86](#); 宣传和心理战活动, [107–10](#),

112, 116, 188-90, 192-93, 195; 在 1965-66 年事件中的角色, 22-23; 苏加诺和英国, 41。另见英国大使馆; 英国秘密情报局联合国: 印度尼西亚的参与, 33; 印度尼西亚的撤军, 9, 42, 185; 以及 1965-1966 年的事件, 23, 185, 269, 310

美国: 反美情绪和行动, 41、51、89-91、102、110、116; 秘密行动, 198-99、303; 提供

的经济援助, 204-7、241; 对外干预, 85-86; 对土著人民的种族灭绝, 307、310; 印尼的涉入, 9-11、23、25、33、48、76-78、83、89-113、115-17、294-95、309、

351n36; 麦卡锡主义在美国, 256; 对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军事支持, 333n44; 来自美国的军事支持, 10、22-23、46、91-92、95-101、196-204、206; 1965-66 事件, 22-23、158、177-207; 宣传和心理战活动, 22、92-93、106-13、116、188-96; 对 930 运动

的沉默, 76-78; 面对反人类罪行的沉默, 307; 苏加诺和美国, 10、22、41、89-91、94-

95、102-4、116、178-80、204 人权宣言, 37,
24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269

翁达, 54-57, 60, 63, 69, 70, 73, 74, 79, 189, 194, 211, 325n5

翁达, Bedjo, 288-89

美国陆军服务学校, 97-98

US Congress, 100-101, 239-40, 244, 262

US Embassy, 91, 95, 105, 110, 138, 153, 159-60, 179, 181-84, 190-93, 196, 198-203, 201, 205, 206, 228

U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93, 183, 190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97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86-87, 88, 98, 107, 108, 112, 183; 303
Committee,

105, 110, 200

美国橡胶公司, 51

US State Department, 10, 97, 100, 102, 105, 109, 181-83, 197-98, 200-201, 203-5, 240-41, 309 Utami, Ayu, 384n46 utopianism, 16-17, 298 Valentino, Benjamin, 16

Van der Kroef, Justus M., 253

Van Klinken, Gerry, [130](#), [163](#)

Vietnam, [86](#), [90–91](#), [303](#). *See also* [North Vietnam](#); [South Vietnam](#)

Vietnam War, [25](#), [52](#), [77](#), [83](#), [90](#), [116](#)

义务武装：武器供应给军队，154；拘留，212；大规模杀戮，133-34，162-63；对印尼共产

党的动员，155；对叛乱分子的动员，34。另见死亡小队；民兵组织。

暴力。见种族灭绝；大规模屠杀；暴力手段

Voice of America (VOA), [190–92](#)

voting rights, [248](#)

Wahid, Abdurahman, [11](#), [266](#), [279](#)

Walendouw, Jan, [121](#)

Walujo, [218](#)

战争，作为一种结果的大规模暴力，18，299

Wardaya, Baskara, [272](#)

Watch Indonesia, [269](#)

武器。见武器，美国供应的

Weitz, Eric, [16](#), [299](#)

Wertheim, W. F., [78](#)

西爪哇：军队姿态和能力，150-51；拘留，8，150-51，226-27；伊斯兰行动者，35；
大规

模屠杀，8，132，134；叛乱，45

West Kalimantan, [64](#), [326n19](#)

Wibowo, Pramono Edhie, [259](#), [259](#)

Widjanarko, Bambang, [73](#)

Widodo, Joko (commonly known as Jokowi), [267](#), [271](#), [281–83](#), [288](#)

Wieringa, Saskia, [167](#)

Wilson, Harold, [102](#)

Wirahadikusuma, Umar, [57](#)

Wiranto, [281–82](#)

妇女：暴行，130，216-17，217，302；1965-66 事件对妇女地位的影响，302-3。另见

Gerwani (印度尼西亚妇女运动)

妇女与将军 (纪录片), 276

Woolcott, Richard, 195

World Bank, 206, 241 世界

历史项目, 5

尤尼, 51, 56, 57, 72–73, 75, 95, 100, 104, 106, 111–12, 194, 323n54, 323n67

Yap Thiam Hien, 224–25, 247

Young, Ken, 123, 162

YPKP (Yayasan Penelitian Korban Pembunuhan 1965–66), 268, 286–88

Yudhoyono, Susilo Bambang, 280

Zhou, Taomo, 114–15

Zurbuchen, Mary, 290, 308, 385n66

人权和反人类罪

ERIC D. WEITZ, SERIES EDITOR

暴力的回响：战地记者的来信

食人岛：西伯利亚古拉格的死亡

《从阿尔及尔到巴格达的酷刑与帝国黄昏》作者：Marnia Lazreg 恐怖在车臣：俄罗斯与战争中的平民悲剧

"如果你们把我们留在这里，我们会死：东帝汶如何停止种族灭绝" 斯

大林的种族灭绝反对大屠杀：1815 年至 1914 年奥斯曼帝国的人道干预

所有失踪的灵魂：戴维·谢弗的战争罪行法庭个人历史

《青年土耳其人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塔纳尔·阿克恰姆所著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与奥斯曼帝国的种族清洗》》国际人权运动：阿里耶·内尔的历史儿童移民与全球时代的人权

"他们可以生活在沙漠中，但无处可去：罗纳德·格里戈尔·苏尼著《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历史》" 希望的证据：在 21 世纪使人权发挥作用，作者：凯瑟琳·西金克

《The Killing Season》：印度尼西亚大屠杀的历史，1965-1966 年，Georey B. Robinson 著。

字体说明



本书使用了 Miller 字体进行排版，该字体由 Matthew Carter 设计，于

1997 年由 Font Bureau 首次发布。它类似于 Monticello 字体，该字体在

1940 年代由 C.H. Griffith 和 P.J. Conkwright 为《托马斯·杰斐逊文集》开发，并在 2003 年由 Carter 以数字形式重新诠释。

普莱森特·杰斐逊 (P. J.) 康克赖特 (1905-1986) 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排字师，任职于 1939 年至 1970 年。他是备受赞誉的书籍设计师和 AIGA 奖章获得者。

这本书中使用的装饰图案是由皮埃尔·西蒙·福尼埃 (1712-1768) 设计的，是康克赖特先生的最爱，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编年史的设计中使用了这个图案。